二十四史通俗演义

吕抚 著

VISIT...

LANZAROTE Caliente.COM

二十四史通俗演义

吕抚 著

二十四史通俗演义

[清] 吕抚

简介

原书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》有雍正间刊本，四十四回。本书删去原先四十一至四十四回（各朝年号丶儒家道德丶历朝各地物产丶历朝各地灾异风俗），另增二十回，总计六十回。内容：　原书一至四十回记叙盘古开天至清兵南下统一全国之大事。本书由清康熙时期，平西王吴三桂绞死明朱桂王一事写起，至民国时期军阀混战，各派代表签订和约，将上海改为商埠一事止，着重在民国之事

前言

清代雍正时人吕安世，根据北宋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、南宋朱熹的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及二十四史，编成本书。书的《凡例》中说；"是书悉遵《纲鉴》，半是《纲鉴》旧文。"这倒确是事实。辑录者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把不相联属的内容和费解的字句"略加删订"，"统二十四史事实，说得原原本本；至其中条分缕析处，亦复一线穿成"，因而成为一本演义体的书。原名《纲鉴演义》，后又改为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》。因它"半是《纲鉴》旧文"，就难言"通俗。"我们这次印行时，取二者而折衷之，称为"二十四史演义"。它的内容，正如《序一》中所说："事事悉依正史，言言若出新闻"。因此，它实际是一种简明历史知识读物。在目前这类读物缺少的情况下，是可以聊备一格的。

从这本书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明代以前历史的一个大概轮廓，特别是对历朝大政及其盛衰得失，能有一个概括的了解。诚然，这本书脱胎于旧的史书，而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。但由于帝王将相掌握了最高的统治权力，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就关系着每个朝代的兴衰治乱，也就是关系着千百万被统治人民的命运。我们不难看到：一个朝代统治权力的动摇以至最后瓦解，往往都是由于统治者极端残暴腐朽，弄得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。"赤地千里，父子相食"的惨景，酿成了"乱世英雄起四方"的局面。斗争的结果，旧朝瓦解，新朝产生，新的统治者代替了旧的统治者，对被压迫者往往不得不采取某些让步措施，使他们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，于是生产又开始上升，社会又呈现出某些繁荣景象。但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痼疾，到了一定时期，治又变成乱。这种现象，在史书上，在这本《演义》中、都归之为"天意"，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解释，我们切不可上当。但综观兴衰治乱之由，与帝王将相的品质作风、政策措施，尤其是用人行政，又不无关系，甚至关系很大。"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"诸葛亮的这几句话，可以说明很多朝代的致治致乱之由。这类历史经验，即使在今天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足供借鉴的。

第一回 盘古王一出世初分天地

诗曰：

混沌初开气候淳，标枝野鹿看君臣。

三皇五帝宾天去，辛苦阎浮世上人。

却说王者父天母地，而子万民。可见天为父，地为母。帝王为之子，而天下万世臣民，则又帝王之子也。此书单言历代帝王之事，自不得不由子而溯源其父母。

从来言天地者，曰形如鸡卵，诚哉斯言。第以为悉如鸡卵，则又与鸡卵不同。盖鸡卵只一重，而天凡九重。其第一重宗动天，无星转动，有气无形。为黑罡风，瞬息千里，其力甚猛，带三垣二十八宿天，以至土、木、火、日、金、水月轮诸重天，自东而西，一日绕地一周，而过一度。其外则浑沦一气，冲穆无际矣。又曰宗动天之外，为元际天，为常静天，元远无极，宗动天之内。其第二重为经星三垣二十八宿天，与宗动天甚近，带转甚速，其自西而东转也，一岁只差得一分，六十年只行得一度，七千年作一周。此以下八重天，俱自西而东行。然为宗动天所带转，故在下望之，俱升东而没西也。第三重填星，即土星天，去宗动天稍远，带转稍迟，其自西而东行也，二十八日差一度，二十八年一周天。第四重岁星，即木星天，去宗动天渐远，带转渐迟，其自西而东行也，一日差一度，十二年一周天。第五重荧惑，即火星天，去宗动天较远，带转较迟，其东行也。二日差一度，二年一周天。第六重日轮天，去宗动天远，带转迟，其东行也，一日差一度，一年一周天。第七重太白，即金星天。第八重辰星，即水星天，去宗动天远，带转俱迟，其东行也，一日差一度，一年一周天。第九重月轮天，去宗动天愈远，且以近地，带转极迟，其东行也，一日差十三度有奇，一月一周天。

其经星分六等：第一等最大者，穿心三百五十六里零，其余以次而减。至六等星最小者，每天穿心二百六十里零。日大穿心一千七百五十里零，月大穿心六百里零。其五星惟土星、木星为大，穿心俱三百四十里零。太白穿心一百一十四里，辰星穿心六十里零。其诸重天，各相去九万里零。

一重天，间一重气，而日轮经星二重天倍之。其所谓差者，谓宗动天自东而西行，诸重天自西而东行，与宗动天差，所谓天道左旋，日月五星右旋也；一度者，下望天一尺也。此九重相包，如忽头皮皆坚硬。

而日月星辰，定在其体内，如木节在板，因天而动。

第天体明无色，则能通透光，如水晶玻璃然，而内外若一体。星则如石然，而润泽有光，故在下视之，能透九重，愈远愈明也。其月轮天之下，为火际，火际之下为冷际，冷际之下为温际，人物俱在温际气中。

其月有晦、朔、弦、望，日月有薄蚀者，以日犹火，月犹水也。月与星俱无光，借日照之光以为光。月在第九重天，于人最近。日居第六重天，远而在外，故晦朔，则日照月之上面，而下面无光。弦则月东行，渐与日远，日从旁照，渐有一线之明。望则日月相对，日光照月之下面，而全明矣。然所谓相对者，以日行黄道。月春行二青，夏行二赤，秋行二白，冬行二黑之八道。此八道，皆斜出于黄道之内外，虽相对不甚正，从傍借照也。若日月各当九道之交，相对甚正，则地居中，日光为地所掩，而月蚀。若当晦朔之时，日月之行，适当九道交处，则日光为月魄所掩，而日蚀矣。其交处近日者曰天首，是为罗猴，故日犹火也，故曰火之余。其对冲为地尾，是为计都，以其常当地影，故曰土之余。勃星生于月，月行有迟速之不同，其最迟处为孛。月属水，故孛为水之余。而气则生于闰，二十八年十闰，而气一周天。闰为岁之余，故气为木之余。此四余，无形而有度，并七政为十一曜也。

其有瑞星、妖星者，乃治乱灾祥之气。积而先见，本乎地而应乎天。又或一方冤淫之气上蒸，积为彗孛，必有刀兵杀掠之惨，皆生于月轮天之下者也。其流星乃五行之散精，其陨星乃日月五行之厉气，积而成象于月轮天之下，非真星也。

其风雨，则以海水广受日照，湿热之气上腾，至冷际扼不得上，渐结成云。其内地湿热之气引之，随风带入内地而为雨。

若日照诸海山，与地面干燥之气上腾，至冷际，扼不得上，则横飞而为风。风所以带雨，故雨随风至也。若本地干燥之气，上升而为风，与本地湿润之气，发越而为云，皆无雨，虽雨亦小也。若霞者，系日照云而成。若虹霓，系雨气映日而生。若雷者，乃阴阳搏击之气。其猛烈者，为霹雳，物遭之无不破。

而电则又以阳之精气，格于雨水之阴气，映斗成光，其甚者为霆也。若露者，乃土气津液，从地上升，天气下降，凝而为露。

而霜则又以露凝结而成，雾则从湿土之气而生者也。若雪霰，本雨

也，冷气薄之，寒甚，而在云中结者为雪。其既下于云，而在空中结者为霰，故霰如雨点之形，而且下在雪前也。其独厚于高山者，以高山招风。雪体轻，故随风飘至也。其雨各种异物者，大抵不祥之兆，皆此方灾厉之气，积而成形；或妖龙野鬼，亦能为之也。其江河之水，日出不穷，且多出于高原者，以地上面为高山，地下面为深穴。其穴之西向者，以天行运转鼓水入穴，有入无出，遂从泥沙上涌，而为江河诸水。其温泉，以地下入水处，适当黄道，日之热气所致也。其有地震者，亦以地下多岩穴，日行海底，热气熏蒸，穴中日日蒸之，愈积愈重，渐升而上，至地面，势不得散，必溃围四出，以致震动。或陷裂，或有声有火。故地土厚，而无江湖池井之处，以泄气者，震恒多。

地土薄，而多江湖池井之处，以泄气者，震恒少也。

其气候有寒暑者，以中国之地近北，故日行北陆则暖，日行南陆则寒也。其海水有潮汐者，以日行海底，所过处热气极盛，月升而冷气与之一激，乃号叫怒起而生潮。潮既过，而日之精神热气，与月之精神冷气，恒映积淤冲。盖与日月相对之处，积有一股冷热之气，亦与日月同，故再值再潮而为汐，其有大小者，以日月之行，有远近之异势，近则潮大，远则潮小。

至晦朔时，月虽无光，而月之体魄，与冷气仍在，故犹然发潮发汐，朔望同也。其海水之咸，亦由太阳亢炎，干湿二气熏蒸所致。所以夏月之水，常咸于冬月。海面之水，独咸于海底。

其浸入地中者，以得土渗而淡也。

至于地面之大，穿心九万里零，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，去月轮天周围隔海四万五千余里零。盖地面是土，土之下是砂石，砂石之下是浮岩，浮岩之下是海，海之下仍是天。其不与天俱动者，以地之四旁底下，皆是海如载舟然。地之东为潮海，水随天升，舟上则覆。地之西为溜海，水随天入，舟至则陷。地之北为冰海，海水常冰，舟行则碍。地之南为热海，海水如热油，舟入则焚，此天之所以终古不可近也。又天升东而没西，故海水亦自西北而东南流也。

其地舆，则居中近北之地，曰亚细亚洲。国土不啻百余，大者首推中国。又小岛各自为国者数百。其亚细亚洲之西而略北，曰欧罗巴洲，即今之所谓西洋。国之大者七十余，小岛亦不下数百。其亚细亚洲之西南，欧罗巴洲之南，曰利未亚洲。

大小共百余国，小岛数百。亚细亚洲之东而带北，曰亚墨利加洲，地分南北，中有一峡相连。峡南曰南亚墨利加，峡北曰北亚墨利加。地极广，平分天下之半，小岛千余，总之四洲之内，奇奇怪怪之事，所在多有，载不胜载。其亚细亚洲之南，曰墨瓦蜡泥加洲，此洲人至者少，未审其山川国土、人物风景何如。

此天地形体之大略也。

若夫天地之数，止于一元，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。元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会，每会一万八百年。会统三十运，每运三百六十年。运统十二世，每世三十年。前此一元之天地，亦是万国九州岛，花花世界。无奈行到申会，便昼夜失序，寒暑舛错，五谷不生，人类日稀。行至酉会，渐渐无君无长，不复知有文字。再至戌会之初，千里才得见人，五谷全无，民乃食土，亦少衣服，男女相遇即交，交讫而退，即间有生育，亦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。道路不通，其后渐至无人无物。至于亥会，黑黑暗暗，山川日月，尽归乌有，不觉天地混蒙起来。直至子会，逐渐开明，乃生起日月来，渐有天光而天开。再至丑会，复生起水土砂石来，渐渐凝结而有地。再至寅会，于大荒山腰，受天地之灵秀，蕴日月之光华，遂孕有灵通之性，内育人胎，于十月十六日寅时，豁刺刺一声响亮，山腰迸裂，产出一个人来。学爬学走，餐风吸露，食草饮水，渐渐长成，龙首人身，身长百尺，头角狰狞，神眉怒目，獠牙露齿。

遍体皆毛。将身爬上山顶，用手把天细摸，觉天之体，跃跃欲动。将身走到地上，用足把地细踹，觉地之体，凝凝欲静。且天渐渐高起来，地渐渐低下去，渐次将开，相附而动，仔细一看，见昆仑山顶，与月轮天相连，坚不可破。天性欲动而不得动，地性欲静而不得静。天地相连，两不得所，人物难生。

盘古心中自忖，必得一件物事，断其连处。自然天清地宁，万物得所。东寻西寻，并无物件。寻至多时，不期事有凑巧，一日行至西方，寻得先天金石之精，一斧一凿。盘古约重千斤，乃右手持斧，左手执凿，或用斧劈，或用凿开，用功多时。忽然一日凿开，有如天崩地裂，大响一声，天地两分。轻清者为天，渐高而运转；重浊者为地，渐低而凝静。天地遂分而为二。

又在上者名之为天，在下者名之为地，而混茫开矣。自后阴阳二气交媾，生人生物，继之者为天皇氏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至三皇传多氏渐剖乾坤

词曰：

细想三皇五帝，一般锦绣江山。风调雨顺万民安，不见许多公案。后世依他样子，齐家治国何难。流芳百世在人间，万古称扬赞叹。

邵康节曰：天开于子，复卦也。地辟于丑，临卦也。人生于寅，泰卦也。周十二宫而终于坤，是为一元。盘古生于寅。

天皇在寅，地皇在卯，人皇在辰，五帝在巳。自夏禹八年，始入午会。今正为午会之中，未至未会也。

却说盘古后，阴阳二气，交媾融结，渐渐生起人来。或从天降，或从地出，或三或五，尽成人形，皆长大丑汉。星散而居，饮水食草，无知无识，亦无君长。乃于木德王。岁起于摄提，冲动四象，于昆仑山腰，瑞气结成灵胎，产出十三个人来，而天皇氏为之长。身有毛，面青色，裸体无衣，披发两肩，长三丈六尺，淡泊无为而俗自化。以木德王，乃作天干地支。天干者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。此时甲尚未名之为甲，名之曰阏逢。乙尚未名之为乙，名之曰旃蒙。丙曰柔兆，丁曰强圉，戊曰着雍，己曰屠维，庚曰上章，辛曰重光，壬曰玄默，癸曰昭阳。地支者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。此时子尚未名之为子，名之曰困敦。丑日赤奋若，寅曰摄提格，卯曰阏单，辰曰执徐，巳曰大荒落，午曰敦牂，未日协洽，申曰氵居滩，酉曰作噩，戌日阉茂，亥曰大渊献。天干地支，轮流配合，周而复始，是为六十甲子，以定岁时所在。自是五运始兴，大化始立。

足弟十三人，共治天下一万八千岁。继之者地皇氏也。地皇氏以火德王，生于熊耳龙门之山。于二山中，忽然生出红光数丈，光中现出五色祥云，将二山罩定，涌出十一个人来。而地皇氏尤为聪明首出，身长三丈三尺。膊大数围，身有毛，面黑色，目如火光，立乎中央，以治八方。先时，天皇氏虽创立干支，然而昼夜不分，日月不辨，不知日之升降，与夫月之朔望盈虚。地皇氏乃定明于昼者为日，明于夜者为月。自无而有，从一线之光起，至于大圆，复归一线之光。至无而止凡二十九日，或三十日，为一月。其三三两两，散碎明于天上者为星，星之空处为辰，并日月星辰谓之三辰。三辰既定，以十一月为冬至，凡三百六十五日，共十二月，为一岁，周而复始。于是龙兴鸾集，自然成文，万民安泰，与十弟共治天下一万八千岁。

继之者人皇氏出焉。人皇氏以土德王天下。地皇之末，忽然地气冲天，天地交感，山中降出九个孩儿。出于刑马之山，提地之谷，渐渐长大，凡九人，而人皇氏为之长。生得面带白色，目若明星，身长三丈。乃相厥山川，分天下为九区，自治一区，俾八弟各治一区，故又号曰居方氏。此时风气渐开，时序颇着，万物群生，淳风沕穆，遍处皆山林鸟兽，人民同居，又无衣服，雌雄相视，甚觉奇异。其雄者视雌者：“彼何以独凹也？”其雌者视雄者：“彼何以独凸也？”一日雄物挺然竖立，乃谓凹者曰：“我有余而汝不足，试以有余补不足何如？”

遂向凹者投之。其投也，甚觉美快，于是忻然。众共效而投之，遂分凹者为女，凸者为男，而男女分矣。且自一投，美快之后，而凹者渐觉腹大，至十月而后生男生女，于是乎有生育。有男女生育，遂有父子君臣。此时君乃明君，而主不虚王；臣乃良臣，而臣不虚贵。制治渐敷，而政教由此兴；礼义渐备，而君尊臣卑自此起；饥飧渴饮，而民之食用渐着；男女交媾，而民之婚姻渐起。兄弟九人，共治天下一万五千六百年；或曰四万五千六百年，非也。

人皇之后，有五龙氏。兄弟五人：一曰皇伯，二曰皇仲，三曰皇叔，四曰皇季，五曰皇少。五姓同朝，治在五方。司五行，布山岳，驾五龙，以治天下，行无为之化。今上郡肤施有五龙山，盖出治之所也。继五龙氏而治者，曰巨灵氏。巨灵氏出于汾脽，与元气齐生，握大象，持大权，挥五丁乏士，驱阴阳，反山川，居无恒处，而迹躔于蜀。继治有句疆式、谯明氏、涿光氏、钩陈氏、黄神氏、巨神氏、犁灵氏、大马鬼氏、鬼隗氏、弇兹氏、泰逢氏、冉相氏、益盈氏、大敦氏、灵阳氏、巫常氏、泰壹氏。泰壹氏开图挺纪，调大鸿之气，正神明之位。

盖茫无形，尝无味，操法久视而长存者。厥后，皇帝老子受法于泰壹元君，有泰壹之书传于世。空桑氏、神民氏，盖使民神异业，而精气通行者，猗帝氏、次民氏、辰放氏。

古初之人，卉服蔽体，辰放氏教民扌搴木茹皮以御风霜，绹鬓閪首以去灵雨，而人从之，号曰衣皮之民，传四世。蜀山氏、马鬼豗氏、浑沌氏，生而不杀，予而不夺，天下之人，服其威而怀其德。当是时，阴阳和平，万物无争。蜚鸟之巢，可俯而探也，走兽可系而走也。盖执中涵和，无内而无外者，传七世。

东户氏，当是之时，禽兽成群，竹木遂长，道不拾遗，传十七世。皇覃氏、启统氏、吉夷氏、几蘧氏、稀韦氏、有巢氏，太古之民，穴居

野处，搏生咀华，与物相友，尚有与禽兽同食共宿者。至是，民有机智，凌虐禽兽，而禽兽始为人敌，爪牙角毒，概不足以胜禽兽。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，居而避之。未知稼穑，食草木之实。

未有火化，渴饮禽兽之血，饥则带毛而食禽兽之肉，故曰茹毛饮血。取禽兽之皮，以蔽前后。传二世而燧人氏继之。燧人氏有四贤臣：一曰明山、二曰必育、三曰成博、四曰陨丘，辅燧人氏以治天下。时民不知有火，未知熟食，燧人氏仰观列宿，俯察五行，知空中有火，丽木则明。一日游于南垂，有木焉。

鸟喙其枝，见磷磷火出，燧人氏感之，于是钻木取火，教民烹饪，放于石上，炙而食之，以免腥臊生食，民大利之。

时未有文字，燧人氏作结绳之政，大事则大结，小事则小结。立传教之台，为日中之市，兴交易之道，人情以遂，故又谓之燧皇，传八世。继治有庸成氏，再继有伏羲氏出焉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五帝起亶聪明创制立法

词曰：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。英雄五霸闹春秋，秦汉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田地后人收，更有收人在后。

吕氏曰：从来五帝之说，纷纷莫定。有以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为五帝者；有以太昊、炎帝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为五帝者。惟《易经系辞》传，称古者伏羲氏王天下，伏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。不据传而据经，而五帝之名实定矣。此一回只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三帝事实。

尧、舜见下回。

却说太昊伏羲氏，成纪人也。其母华胥氏，居于华胥之渚。

华胥，即今陕西西安府蓝田县是也。一日闲嬉游入山中，见一巨人足迹，羲母以脚步而履之，自觉意有所动，忽然红光罩身，遂因而有娠。怀十六个月，生帝于成纪。成纪，今陕西巩昌府泰州是也。身长一丈六尺，首若蛇形。

生有圣德，人民感戴，推之为君。以木德王天下，以风为姓。建都于宛丘，今河南府陈州是也。帝居位，上合天心，下合人望。共工、柏皇、朱襄、昊英等诸文武大臣，各秉贤能，分理宇内，而政大治，教民作网罟，捕鱼虾，以瞻民用。又教民养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六畜，以充庖厨，且以为牺牲、享神祇之用。上古之民，卧则口去口去，起则吁吁，饥则求食，饱则弃之，与禽兽无异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知有爱而不知有礼。帝始制嫁娶之法，凡欲娶人女，先正姓氏，遣媒妁，说合议定，然后以俪皮为礼。俪皮者，双兽皮也。古者衣服用皮，故用之以合配偶。而民始知有父子、男女有别，而不相渎。

时帝治极盛，文明将起，聚天地之精华，于河中生出一件物事来。其物龙首马身，而龙鳞，高八尺五寸，形类骆驼，左右有翼，波中踏水，如履平地。背负图点，其文后一六，前二七，左三八，右四九，中五十，出于孟津河中。百姓看明，飞报入朝。伏羲闻报，即命驾至河边观看。果见其物踏水不没，乃叹曰：“此文明之始也。”命抬石案至前，同群臣拜礼讫，遂将其背上图点，用火孚炭画于石上，再取竹木之板，画于板上。

由是则而象之，推而广之，画成干、坤、艮、巽、震、离、坎、兑八卦。卦有三爻，因而互相配合，重为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教民决嫌疑，定犹豫，使民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。开物成务之学，天地秘藏之机，至此而尽泄矣。

于是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近参乎身，远取诸物，初作文字，以代结绳之政。虽草草创立，未能精工，至于仓颉制以六义，而文字大备矣。因有河图之瑞，以龙纪官，各官皆以龙名，如飞龙、潜龙、居龙、降龙之类。作甲历，甲历者，起于甲寅，支干相配，为十二辰。六甲而天道周矣。岁以是纪而年不乱，月以是纪而时不易，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，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不忒，此为历日之始。又斲桐为琴，以绳丝为弦。

弦二十有七，命之曰离徽。又纟亘桑为瑟，弦三十有六。以通神明之贶，以合天人之和，以修身理性，反其天真，而乐音自此兴焉。帝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，寿一百九十有七，葬于陈。

戊辰元年，妹女娲氏立。女娲氏与伏羲氏同母所生，生而神灵，面如傅粉，齿白唇红，身长一丈。佐兄太昊氏，正婚姻媒妁嫁娶之礼，以重万民之制，是为神媒，帝爱而敬之。伏羲氏崩，群臣推女娲氏为主，号为女皇。以云为姓，建都于中皇之山。

时有镇守冀方诸侯共工氏名康回者，生得面如黑漆，发似朱砂，身长二丈六尺，遍身皆毛，任智自神，俶乱天常，窃保冀方，自谓水德，以水德纪官。

共工神通广大，善用妖法，能驾云涌水为助，乃壅防百川，隳高堙卑，振滔洪水，以害天下，大兴兵马作乱。女娲氏命祝融氏征之。共工氏念动真言，涌水滔天冲来。祝融氏聚卢灰止之。共工氏大败，乃驾云望北而逃。岂知当初盘古开天之时，凿破昆仑山，原有一半带在月轮天上，名曰不周山。亦曰天柱。

彼时原在天中，迨后日运日移于北，且亦体重将崩。此时共工氏驾云逃至北方，见天柱下垂，挡住去路，心中大怒，大吼一声，以头尽力向不周山一触，天柱大折，崩将下来，将共工氏尸首压得粉碎，又将地压成侧势，海水浸将上来，地乃大缺一角。祝融氏得胜回朝，将此一段事情奏与女皇，女皇亦未有良策处治。只见北方一群百姓前来求见，女皇问其原故。百姓奏道：“自祝将军征康回之后，彼处昼夜不分，黑黑暗暗，阴风凛冽，不似人世，百姓们取火寻路至此，望吾皇速为主张。”

女皇闻奏，即同群臣起驾，令百姓引路，前往不周山审视。只见天昏地暗，冷气逼人，举火照之，西北方一带，天缺有七八痕。只因天气大泄，故冷风吹下，日月无光。女皇寻思良久，乃命群臣于五方寻取五色云母石，复命取五色矾石炼成膏，将云母黏成大块备用。女娲氏原是女仙，能腾云驾雾，念动咒语，云生足下，将石升在空中，凡天有缺处，随其缺用膏用石补之。

事毕，天体照旧完好。女娲氏下来，又将前所崩之不周山凿断，分为四段，凿成鳌足之形，大展神通，运入海底，将地撑起，地体依然如旧。第天体原与水晶玻璃一样，故日月照之，所在有光。石则不能明亮，故石所补处，乃复体浊无光，女娲氏患之。

彼时钟山有神，人面蛇身而赤色，身长千里，两眼有光，开目则如日月一般，有光照地，且其气暖，吐出温和，就如夏天一般。女娲氏乃以法制钟山之神，令之常居钟山之上，昂其首以照北海诸国。其目开则为昼，闭则为夜，其气出则为夏，吸则为冬。不饮不食，使之乘时以吐风雨，而百姓乃得安生。

女娲氏治天下一百三十年，继之者柏皇氏、中央氏、大庭氏、栗陆氏。栗陆氏刚愎自用，民始携叛。其臣东里子谏而被杀，天下益贰，栗陆氏亡，浑沌氏、骊连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昊英氏、有巢氏。前有巢氏教民架木为巢于树，及其久也，木处而颠。此有巢氏，教民编槿缉藿，造成茅屋，而民赖之，盖屋庐之始也。故亦号有巢氏。朱襄氏、葛天氏，其治世也，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，俗熙熙而自治。阴康氏，此时水渎不疏，阴凝易闷，人郁于内，脉理壅滞，多患重腿之疾，阴康氏始制舞焉，以和其关节，治于华原。无怀氏，其民甘食乐居，怀土重生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自后神农氏作，而帝王之历代世数，遂斑斑可稽矣。

炎帝神农氏，名石年，乃少典国君之子。初，少典国君娶有虫乔氏之女，曰安登，生二子焉。长曰石年，感神龙而生帝，故身似龙形，生于烈山之石室，身长八尺七寸，以火德王天下，故曰炎帝，都于陈，迁都曲阜。曲阜，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是也。癸未元年，初艺五谷。古者民茹草木之实，食禽兽之肉。

神农氏思禽兽有限，而人民众多，一旦禽兽食尽，民将无以为生。若草木一年可生一次，源源无穷，而草木之可以养人者，莫如五谷。乃因天时，相地宜，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作陶冶，制镈耨。教民树艺五

谷，而农事兴矣。教民治麻为布，而衣服起矣。时民有疾病，未知药石，故多死亡。神农始尝百草，察其温、平、寒、热之性，辨其君、臣、佐、使之宜。尝一日而遇七十毒，神而化之，遂作方书，以疗民病。始列廛于国，为日中之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而不相争。作蜡祭，以赭鞭鞭草木。作扶犁之乐，致丰年之咏。

有火瑞，以火纪官，如大火、鹑火、西火、北水之类。诸侯夙沙氏叛，煮海为盐，不受帝命。其臣箕文谏而被杀，帝益修德。

夙沙氏之民，自攻杀其君而来归。于是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东至旸谷，西至三危，莫不从其化。帝南巡狩，崩于长沙之茶乡，今湖广长沙府茶陵州是也。在位一百四十年，寿一百六十八岁。

神农氏纳莽水氏之女，曰听，生帝临魁，在位八十年。

临魁生帝承，在位六十年。承生帝明，在位四十九年。明生帝宜，在位四十五年。宜生帝来，在位四十三年。来生帝里，在位四十三年。里生节茎，节茎生克及戏，俱不在位。克生子帝榆罔立，居于空桑，为政苛急，务乘人而斗其捷，法多酷民。

群臣怨望，诸侯携贰。

其臣蚩尤，乃姜姓，炎帝之裔也。好兵喜战，作大弩刀戟，以兼诸侯。帝榆罔不能制，命居少颢以临四方。蚩尤益肆其恶，出洋水，登九淖，以攻帝榆罔于空桑。炎帝逊居涿鹿，轩辕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。蚩尤作大雾，军士昏迷，不能取胜。轩辕乃作指南车，以示四方，遂擒杀蚩尤于中冀，因名其地曰绝辔之野。炎帝榆罔仍然不改前非，轩辕修德治兵，与炎帝榆罔战于板泉之野。三战，然后胜之。榆罔在帝位五十五年。诸侯遂推轩辕，代神农氏为天子，是为黄帝有熊氏。

初，神农氏之母生二子，长为神农氏，其弟则世嗣少典氏为诸侯。至帝榆罔之代，少典国君之妃曰附宝者，见大电绕北斗枢星，感而怀孕。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轩辕之丘，因名曰轩辕。

轩辕，今河南开封府新郑县是也。姓公孙，长于姬水，故又以姬为姓。帝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聪明绝世，国于有熊，故又号有熊氏。以土德王天下，故号曰黄帝。

都于涿鹿，今北直保安州是也。帝始制阵法，内行用刀锯，外行用

甲兵。设旌麾，有不顺者则征之。拔山通道，未尝宁居。

虽都涿鹿，而迁徙无常，以兵师为营卫。时有云瑞，乃以云纪官，如青云、缙云、白云、黑云、黄云之类。帝一日忽梦大风，吹天下之尘垢皆去，又梦人执千钧之弩，驱羊万群。寤而叹曰："风为号令执政者也，垢去土而后在也，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。夫千钧之弩，异力者也。驱羊万群，能牧民为善者也，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？"于是依二占求之，得风后于海隅，进以为相。得力牧于大泽，进以为将。又得六相而天下治。风后明乎天道，故为当时；力牧察乎地势，故为禀者；奢龙辨乎东方，故为土师；祝融辨乎南方，故为司徒；大封辨乎西方，故为司马；后土辨乎北方，故为司李。帝一日又梦两龙以图授帝，帝乃斋戒往河求之。有大鱼溯流负图文而进，帝拜受之，得其五要。乃设灵台，立五官以叙五事。命羲和占日，常仪占月，鬼臾蓲占星，车区占风。命大挠探五行之情，占斗纲所建，始作甲子，干支相配，而定以纳音。命容成作盖天以象天，以占日月星辰而定气运。造神历，积邪分以置闰，于是时惠而辰从矣。

帝又命仓颉制文字。仓颉四目，生有圣德。时有灵龟负书，出于洛水之汭，丹甲青文，仓颉受之。遂穷天地之变，仰观奎星圆曲之势，俯察龟文鸟羽山川，以指画掌，而创文字。文字成，天为雨粟，鬼为夜哭。初，自伏羲画卦以来，略有文字。至是以六义制字，一曰象形，二曰指事，三曰谐声，四曰会意，五曰转注，六曰假借，而天下之文字备矣。

命隶首作算数，命伶伦造律吕，命大容作承云之乐，命之曰咸池。作冕垂旒充纩为玄衣黄裳，以象天地之正色，帝观翚翟草木之华，乃染五色为文章，以表贵贱，于是兖冕衣裳之制兴。命宁封为陶正，赤将为木正，作杵臼，而谷粟始凿。作斧灶，而民始粥。作甑，而民始饭。以烹以炰，以为醴酪。泽有桥梁，行有屦履，死有棺椁。命挥作弓，夷牟作矢，岐伯作鼓吹铙角灵鞞神钲，以扬武德。命共鼓化狐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以济水，邑夷法斗之周旋，作大辂以行四方。帝始立宫室之制，遂作合宫，祀上帝，接万灵，布政教。始范金为货，制金刀，立五币，为轻重以制国用。

帝以人之生也，负阴而抱阳，食味而被色，咨于岐伯，而作《内经》。复命俞跗、岐伯、雷公察明堂，究息脉；巫彭桐君处方饵，而人得以尽年。

命元妃西陵氏之女嫘祖，教民育蚕。初，太古之时，未有君长，无所统摄，所聚，即推一人为长。蜀地有长，为邻所掠去，已逾年，唯所乘之马在。女念父隔绝，或废饮食，其母慰抚之，因誓于众曰：“有得父还者，以此女嫁之。”部下之人，唯闻其言，无能致父归者。马闻其言，惊跃振迅，绝其拘绊而去。数日，父乃乘马归，自此马嘶鸣不已。父问其故，母以誓众之言白之。父曰：“誓于人，不誓于马，安有人而偶马乎？”

但厚其刍养，马不肯食，每见女出入，辄怒目奋击。父怒，射杀之。曝其皮于庭，女行过其侧，马皮蹷然而起，卷女飞去。

旬日，得其皮于大树之上，女化为蚕，食叶，吐丝成茧。因名其树曰桑。桑者，丧也。父母悔恨，念之不已。忽见蚕女乘流云，驾此马，侍卫数十人，自天而下。女谓父母曰：“上帝以我孝能致身，心不忘义，授以九嫔宫仙之任，长生于天矣，无复忆念也。”乃冲虚而去。父母不忍，年年取茧，出蛾生子，收养之。至是上其事于朝，西陵氏取养之。一日偶将数茧入于汤内，以之抽丝，牵之牢而不断。织而成绢，比苎麻所织之布，软而娇嫩，披之可蔽寒暑，又可染各种颜色，其茧又可煮为绵枲以御寒。西陵氏教民间女子，各收养之。治丝以供衣服，后世祀为先蚕。

黄帝画野分州，得百里之国万区，命匠营建国邑，置左右监，监于万国。帝又分田亩，为井田之制，定经界以杜争端。

由是民不习伪，市不预价，见利不争，风雨时若。时有草生于庭，见佞人即指之，名曰屈轶。凤凰巢于阿阁，麒麟游于苑囿，称极治之世焉。

帝彩首山之铜，铸三鼎于荆山之阳。八月既望，鼎成。有龙垂髯下迎，帝骑龙上天，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。小臣不得上，悉持龙髯，时挂弓于髯，髯拔弓堕，仰攀莫及，乃抱弓而号。后因名其地曰鼎湖，弓曰乌号。群臣葬其衣冠弓剑于峤山。

帝在位一百一十年。初，帝与仙女西王母相往还，凡一切宫室衣冠器用之物，俱于仙域得其法，效而为之，故制度无不举。帝四妃，元妃西陵氏，二妃方累氏，三妃彤鱼氏，四妃嫫母。生子十二人，并庶子二十五人。

少昊金天氏立，姓己，名质，黄帝之子。母西陵氏嫘祖感大星如

虹，下临华渚而生。帝以金德王，故号金天氏，能修太昊之政，故曰少昊。都曲阜，时凤鸟适至，因以鸟纪官，作乐曰大渊。其晚年，诸侯黎氏九人作乱，能为妖法，以役鬼神，天下之人，相惧以神，相骇以怪。家为巫史，民渎于祀，灾祸并至。在位八十四年崩。

兄昌意之子，颛顼高阳氏立。姬姓，黄帝之孙、昌意之子。昌意娶蜀山氏之女，曰女枢，感瑶光贯月之祥，生帝于若水，以水德王。初国高阳，故号高阳氏，迁都丘帝。自少昊之衰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揉，不可方物。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北正黎司地以属民，绝地通天，无相侵渎，革除九黎之乱。神人不杂，万物有序，民安其生焉。作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，作承云之乐，在位七十八年崩。

少昊之孙，帝喾高辛氏立。姬姓，名俊，父曰虫乔极，祖即少昊金天氏。初受封于辛，故号高辛氏。以木德王，色尚黑，都于亳，今河南偃师县是也。帝普施利物，不私其身，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，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其身而天下服。帝四妃，元妃有邰氏女姜嫄，与帝禋祀上帝，感巨人迹而生稷。陈锋氏女庆都，有赤龙之祥，孕十四月而生尧。有女戎同戈氏女简狄，祈于高礻某，有飞燕之祥而生契。女戎訾氏之女常仪生子挚。帝在位七十年崩。子挚立，荒淫无度，不修善政，居九年，诸侯废之，而尊尧为天子。上五帝，已表过伏羲、神农、轩辕三帝，尚有尧、舜二帝未表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尧让舜舜让禹总为斯民

诗曰：

百岁光阴似水流，道高德重把名留。

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作远忧。

却说帝尧陶唐氏，乃高辛氏之子，挚之弟也。生于丹陵，育于母家伊侯之国。后徙祁，故曰伊祁氏，以祁为姓。年十三，佐挚封植，封于陶。年十五，改封唐，故又号陶唐氏。年十八，代挚为天子，以火德王，色尚白，都于平阳之安邑，今山西平阳县是也。甲辰元载，时以年为载。帝智如神，而仁如天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，茅茨不剪，太羹不和，饭于上簋，饮于土铏。命羲氏、和氏置闰法，定四时成岁，以授民时。时有蓂荚生于庭，十五日以前，日生一叶，十五日以后，日落一叶。月小尽，则一叶厌而不落，观之可知旬朔。

帝巡狩方岳，观于华。华封人祝曰："嘻！请祝圣人，愿圣人多福多寿多男子。"帝曰："辞，多男子则多惧，富则多事，寿则多辱。"封人曰："天生万民，必授之职，多男子而授之职，何惧之有？富而使人分之，何事之有？天下有道，与物皆昌；天下无道，修德就闲，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，何辱之有？"帝置敢谏之鼓，使天下得尽其言；立诽谤之木，使天下得攻其过。作乐曰《大章》。帝治天下五十载，不知天下治与不治，百姓愿戴己与不愿戴己。问左右，左右不如；问外朝，外朝不知。问在野，在野不知。乃微服游于康衢。

闻童谣曰："立我烝民，莫非尔极；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"有老人含哺鼓腹，击壤而歌曰："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？"

却说黄帝之后瞽瞍，娶妻握登，见大虹，意有所感，而生舜于姚墟。故瞽瞍姓妫，舜以姚为姓。舜母早丧，瞽瞍更娶后妻壬妇而生象。象为人极傲，瞽瞍爱后妻之子，常欲杀舜，舜巧避之，而又不失为子之道。年二十，以孝闻。耕于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；渔于雷泽，雷泽之人皆让居；陶于河滨，河滨之人器不苦窳缺壤。作什器于寿丘，就时于负夏。所居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尧得舜于服泽之阳，问曰："我欲致天下，奈之何？"对曰："执一无失，行微无怠，忠信无倦，而天下自来。"曰："奚事？"对曰："事天。"日："奚任？"

对曰：“任地。”曰：“奚务？”对曰：“务人。”曰：“人之情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，嗜欲得而信衰于友。夫人道则吉，反道则凶，犹影响也。”初，帝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，生九男二女。长子丹朱不肖，好聚男子，朋淫于家。其八于虽无失德，亦无恁好处，俱不足以承天下。帝求贤自代，群臣举舜，帝亦素知舜贤，乃以二女娥皇、女英妻舜。舜以德化，二女皆执妇道，帝贤之。历试以诸艰难之事，舜皆能胜任，遂与舜以相位。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天下谓之八恺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天下谓之八元。此十六族，世济其美。尧未及举，舜于是举之。帝鸿氏有不才子，号曰浑沌，即欢兜。少昊氏有不才子，号曰穷奇，即共工，颛顼氏有不才子，号曰梼杌，即鲧。

缙云氏有不才子，号曰饕餮，即三苗。天下谓之凶，尧未能去，舜皆投之四裔，乙卯七十二载，舜摄位，乃命鲧之子禹治水。

自洪荒以来。原自水多地少，漫山遍野，甚是厉害。初，尧使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分四方之极边，看验日影与星宿，以验四时。乃知四方海水极低，可以泄水。因求能治水者，四岳举鲧。帝曰：“鲧方命圮族，不可用。”四岳力举之，帝不得已，乃命鲧治水。鲧承命，乃作城以御水，聚民居之，水至而民尽淹死。又以荆州有息壤，息壤者乃是一块大石，径六尺八寸，上有城池山川人物，甚是生得奇巧可观。原系众水之母，鲧遍寻，掘出之。只道掘出水之根原，则水患自可息灭，岂知自掘出之后，水来救母，霪雨不止，水愈大了，浩浩荡荡，高出于众山之上，将略小山头尽行没了，各处经过，劳而无功。

至于九年，徒然劳民伤财，竟不能治一水。舜相尧，知其凶顽虐民，乃命祝融殛鲧于羽山。鲧死三年不腐，剖之以吴刀，化为黄熊，寻化为黄龙，入于羽渊，反将息壤窃去。不知己之不是，反怨尧舜将他殛也。乃纠集党类巫支祁、天吴、相柳氏等，一同鼓起水来，于是水势愈觉大了。尧与舜日夜忧心，各处诸侯告急。舜思鲧既灵异，盗去息壤，助水为害，必得鲧之后裔治之，则彼自悦服，息壤可得，水患可除矣。又见禹克勤克俭，日懋乃德，知虑如神，乃命禹为司空，付以治水之任。

禹伤父鲧功不成而受诛，乃劳身焦思，虔诚祷于上下神祇，仰空咨嗟。俄见上帝授以太上呼召万灵之书，且命之曰：“凡有鬼怪蛇龙护惜巢穴者，可先攻之以火，继之以兵箭。若再不可治，可攻之以神力。”遂令其臣狂章、虞余、黄魔、大费、庚辰、童律为之助。由是能呼吸风雨，役使神物，又命应龙为之辅。应龙者，乃有翼之龙也，以尾画地，则不

论岩石坭砂，地开而水通。禹谨凛上帝之命，乃奏请益为掌火之官，领步兵五百前行，多持干柴火把，凡遇山林丛木，尽行烧着，烧得烟焰闭天，响声震地，满山通红。于是恶禽怪兽，见之俱仓惶失措，四散奔逃。复奏请羿为继阵，引弓弩手一千，凡有恶禽恶兽逃匿者，尽数射死，以绝祸根。时有猰貐，状类虎，大如屋，猛不可当，食人无算。此时走出，被羿先射瞎其双目，众兵乱箭射死。又桑林之野，有桑高十九丈，内有封豨，大如小山，身有毛如箭，逢人远，-则放毛如箭射之，射过之后，又能收毛入身；近则不论人畜，尽皆食之。此时走出，亦被羿射死。

禹乃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辇。又南浔国献五色毛龙于尧，雌雄各一。因置豢龙氏，至是赐禹乘之以治水。

禹率人役五千，从帝都治起，冀在北，其北条水患之大者莫如何。时河淮有水神，名巫支祁者，状如青猿，身长五丈余，鼓水则水涌，触岸则岸崩。又有水神名天吴者，虎身人面，八首、八足、八尾，青黄色，是为水伯。以八口喷水，八足鼓水，八尾扇水，则水浪滔天而至。禹自冀州壶口山起事，治至吕梁山，只见水中波浪，忽然涌起，陵山驾埠而来，将治水人役汆去一半。大禹正在山上督工，见之大惊，又恍惚见水中二怪物，鼓起浪来。禹即请狂章等天将，命之擒捉妖魔。那巫支祁与天吴虽然神通广大，如何敌得天将？大战良久，抵敌不过，以兖州水大，逃奔兖州去了。

初，诸怪因帝都在冀，恐帝治水，故群聚于冀以为难也。

禹乃将吕梁之山及岐山凿开，河水顺流而下。又为龙门山所塞，其山悬崖峭壁，人力难施，禹乃请应龙以尾穿之，使河水悬流直下，竟如大门一般，即今鱼鳖不能上，是为龙门，今在山西平阳府河津县。龙门既下，又有底柱山，在黄河中流，仍将河水阻住。禹凿底柱以通河，三川既决，谓之三门。又治汾水、漆水、淇水，清、浊二漳水，俱导之入河，而冀州之水治矣。

冀州既治，禹以兖州居河下流，遂从兖州治起。那巫支祁与天吴自以为遁迹既远，水势浩大，甚觉喜欢。不期坐尚未暖，山中仍然火起，禽兽仍然逃匿被杀，仍是冀州一般光景。二怪大惊，遂纠集水怪，龙子龙孙，虾兵蟹将，专候大禹兵到，出其不意，鼓起大浪，夏禹几为所溺。禹急请天将擒治，二怪与天将大战了七日七夜，二怪大败，巫支祁遁回扬州，天吴遁入豫州去了。禹乃疏河为九，使分其势，以入于海，

而河水安流矣。

又治济水、潍水、沮水，俱使之安流，而兖州之患息。兖州既毕，乃至青州。时青州有风伯，鼓大风以起波浪，又将百姓房屋庐舍尽行吹坏。恍惚中见一物在山头鼓风，禹命羿伏地至山后，缴矢射之，应弦而倒，风患遂息。

时禹有船，破不能载，乃弃之石室中，今山东济南大湖山上石室中，有败漆船一只，乃禹所弃者。又治潍水、淄水，使之安流。青州之大患已除，遂至徐州，治淮水、沂水、济水，诸流事毕，竟至扬州治水。扬州为江水之下流，水患之大者，在北条莫如河，在南条莫如江。禹正欲治江之下流，只见众百姓前来禀曰："此处洞庭山中，有修蛇，身长千尺，不论人畜，遇之无不被吞。吾主必须仔细。"禹闻言，乃命伯益、后羿一同戒严。益使人放火烧山，至洞庭，长蛇果出，逢人即吞，羿射伤其双目，蛇无目乱滚，乃射杀之。

彼时巫支祁自兖州败后，遁回扬州，潜居彭蠡。彭蠡即今之鄱阳湖，水广且深，自为得计，料禹王断不到此。岂知坐尚未暖，见山头火起，犹然与前日之火一同无异。乃大惊骇，用尽平生之力，鼓起滔天之浪。禹见势头不好，即召狂章、虞余、英魔、大费、庚辰、童律等，八面擒拿。又遣应龙入水，协力擒捕。巫支祁力屈，乃遁入涡水中藏身。被应龙于涡水中拿获，献于禹，禹命斩之。谁知刀斧凿锯俱不能入。狂章等禀曰："此怪亦有神通，利于水而不利于火。若以火烹烧，用醋沃之即死。然党羽甚众，恐水族为之报仇，水患未必宁静，不如用火烧针通红，钻其鼻孔，锁之深渊，则水忠永息矣。"禹乃为大铁索，锁其怪于龟山下。今凤阳府盱眙县东北三十里龟山西南，上有绝壁，下有重渊，即其处。

唐永泰中，李汤以牛五十，引索出之，索末锁一青猿，高五丈许，水浪大作，复拽牛入水。明洪武以千人拽出看之，大吼水涌而入。又有共工氏之臣相柳氏，因共工氏败，投于河，变为水神，九首，人面蛇身而青色，能作大浪，与巫支祁一同为害。禹遣天将治之，相柳氏遁入荆州去了。彭蠡既定，禹又凿峡石山以通淮水，峡石山今在寿州。又于今淮安府赣榆县羽渊中，见黄龙鼓浪甚猛，禹遣天将治之。天将曰："此系伯鲧，不可治，可祷之，则患自息。"禹知是父，乃泣下，因具表启奏于其父。鲧见表大悦，遂置息壤于岸而去。禹得息壤，仍埋之于江陵城南门外，后世若遇大旱，掘出之，必有大水，埋之则止。禹又凿宛委山，得赤圭如日，碧圭如月。又藏书于石匮山。宛委、石匮二山，今在绍兴

府。禹乃注水于越东，势猛，积沙成岩，是为海门，今在绍兴府新昌县南岩山。山下岩洞中有佛寺，禹遂凿丫溪，引水入海。丫溪、今在嵊县。禹弃余粮于丫溪山上，今化为禹余粮石，因以名山。

事毕，乃至荆州，济大江。相柳氏知禹济江，急遣黄龙覆其舟。黄龙如命负舟，舟中人大惧。禹仰天叹曰："吾受命于天，竭力以劳万民，生寄也，死归也，视龙如蝘蜓耳！"颜色不变。急命天将拥护。龙乃俯首低尾而去？相柳氏乃据九江之中，遣罔象鼓起九江之水，作起风沙大雾，雷电晦暝，白昼如夜，迷失道路，对面不见人，浪大如山，将一切山头尽行沉没。

百姓半入波臣。又遣巴蛇，身长三千尺，腰大五十围，不论人马驼象，尽行吞入。

禹大怒，知是相柳氏所为，乃使羿聚兵，先射瞎巴蛇双眼，乱剑斩之。蛇死积骨成丘，今湖广岳州府巴丘山是也。又急遣天将擒捕相柳氏党羽。罔象大惧，急循入海中去了。相柳氏遁入梁州地界。禹乃平定九江之水，又治沱、潜诸水。荆州水患既平，禹于岣嵝山上，勒碑以记其事，凡七十二字，皆科斗，不可晓，今在衡州府。

事毕，乃至豫州。大河原从豫州经过，天吴自从兖州一直从黄河直上，遁入豫州，潜居河底，并不敢鼓水作浪，自以为禹未必到此。谁知一日，益纵火焚山，后羿畋猎杀兽，复与昔日光景一般。天吴大骇，无计可施。禹率三军掘堑疏河，天吴乃作起浪来。三军四散奔逃，见天吴踏行水面，往来如飞。禹急请天将擒治，天将曰："是不可杀。须得铁门四扇，各长八尺，厚十尺。铁柱十六根，各长一丈，各重八百斤。铸成，用索贯之。又用锁一开。沉之水底。令千兵呐喊助威，可锁此怪于河底。"禹如言，令军人如法铸成铁门、铁柱、铁索、铁锁，沉之水中，金鼓呐喊之声，闻百余里。只见阴云四布，怪风异浪拍击不绝。须臾云开浪息，禹令止金鼓，分拨疏河，旬日告成。禹乃于峡州城外，铸铁牛一个，头在河南，尾在河北，以镇河患。又凿阙塞山以导伊水入河。乃导洛水，有神龟负文出于洛，是为"洛书"。禹叙之为《洪范九畴》，而天下之义理，尽具于"河图洛书"内矣。

禹又导瀍水、涧水、荥水、波水，俱入于河。豫州治毕，乃从豫至梁州。导汉水、沱水、潜水，俱入于江，再往北，疏通渭水。相柳氏见禹又至，大惊无措。复鼓浪来争，大阻一阵，知不能敌，竟遁至雍州昆仑山北，黄河之源，藏身去了。禹知其恶不可纵，竟至雍州，急遣天将

追捕，搜擒之于昆仑山北，遂斩之。其血腥臭，不可以治五谷，乃以其地为众帝之台。又从昆仑西至岷山，见长人，授禹以黑玉圭，上有字，禹拜受之，乃疏凿江河，至白帝城。见其悬崖削壁，水门狭隘，令军人用火燔之，不开。工人曰：“此不可为也。”禹曰：“岷山周围千里，惟此一道，若不安流，其害更有甚于淮河之水者。”乃命应龙为助，次日兴工，崖崩如雷，上起西陵峡，中巫峡，下至归峡止。三峡共七百余里，顷刻疏通。至今西陵峡壁岸犹有影不灭，故人皆称神禹焉。禹导弱水西流，复导泾水、渭水、漆水、沮水、澧水，俱入于河。雍州原系诸水上流，治之最后。

雍州之水治，而九州岛之水尽治矣。

初，禹承命治水时，娶于涂山氏，才得四日，遂出外治水，凡三过家门而不入。涂山氏自夫离后，生子四岁，名曰启，闻夫治水过家，抱启出视，启呱呱而泣，禹不之顾。在外十三年，所在欢声载道。水患始息，民可耕种粒食。禹乃任土作贡，以在岷山长人所授之元圭为贽，告成功于帝。帝大悦，心服禹之功，后来禅位之命基此矣。

时冀州有一仙狐，原系洪荒时物，神通广大。因狐属众多，散居宇内，伯益放火，后羿和猎，狐狸之属，杀死过半。老狐不愤，心生一计，以为大禹能治水者，未必能治火。乃以乌鸦精九只，各衔大玻璃一块，借日之光，映照于地，与日略同。

并真日俨然如十日之并出，遍地若火，禾稼干槁，草木焦枯，百姓惊惶，竟有为日所晒死者，屋宇竟有无故自焚者。帝大以为忧，问群臣以弭灾之术。后羿进曰：“臣观此九日，附日而行，虽光焰如火，而不甚高。日边有飞鸟之形，待臣登高射之，看是如何？”帝曰：“或得射之而中，此生民之福也。姑试为之。”

羿乃登三峻山，见九日过来，皆有一乌衔之。后羿看得亲切，一箭射去，只见堕下一只乌鸦，口衔一片玻璃，如日一般。

羿见射落一日，精神倍增，连射八矢，八日皆落。羿试将真日连射数矢，分毫不动，遂走马复命。帝大悦，封羿于穷，是为有穷后羿，其子孙袭爵。因有帝相时之乱，后羿既屡立大功，又得封赏，喜气洋洋，朝散回家。见妻出迎，手内擎药一丸，光闪焰灼，香气袭人。羿问曰：“卿手中所执何物？”妻曰：“此长生不死药也。”羿曰：“有此佳宝，卿从何处得来？”妻曰：“自君奉差去后，仙人西王母怜我孤身独宿，夜夜到此相伴。遇月明时，则呼侍女捣药。试问所捣何药？西王母曰：‘此

长生不死药也。每百年捣成一丸，服之后天而老。'三日前，恰好捣成一丸，命我收起，她去蓬莱探望东王公，约至半月后到此取讨。我今夜见月明如昼，取出试一展玩耳。"羿曰："卿何不吞之？"妻曰："他来讨时，我何词以对？是欲求长生，先得短命也。"羿曰："既号灵药，是处可以潜形，何必拘此而自误乎？汝不能吞，我代吞之，看是何如？"其妻沉吟不语。羿曰："我昔从禹治水，尝至西王母家，王母许我丹药，必此是也。我当吞之。"妻见势不可遏，因思我若自吞之，有此灵药，或可回避不死。若夫吞之，王母问我取讨，我系凡身，必死无疑矣。遂自吞之，习习欲飞，身轻若云，遂奔入月宫之内。羿紧揽其衣，随之而去。妻为嫦娥，羿为蟾蜍云。时帝尧八十年甲辰八月十五日夜也。

彼时，明昕佐禹治东方有功，封于卯地，尝与嫦娥相好。

其八世孙需，当殷时，居中山，得神仙之术，能入月宫，窃嫦娥。蟾蜍讼之天帝，天帝捕之急，遂变为兔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却说舜自摄位以来，作璇玑玉衡之浑天仪，以占日月五星之七政，祭天地寒暑日月星辰水旱，及山川岳渎之神，以时巡狩于四方。光阴迅速，不觉二十八载。帝尧游于阳城，忽沾疾，数日而崩，在位一百载，寿一百一十七岁。百姓如丧考妣。三年，舜与天下，终帝三年之丧，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。

天下之人，不归尧之子而归舜。舜不得已，乃于丙戌元载正月上日，舜至文祖之庙，即天子位，号有虞氏。帝舜有虞氏，以土德王天下，色尚赤，都蒲坂。帝明目达聪，广天下之视听为视听，咨于十二州诸侯之长。命禹作司空，宅百揆。弃作后稷，播百谷。契作司徒，敷五教。皋陶作士，明五刑。垂作共工，理百工。益作虞，治山泽。伯夷作秩宗，典三礼。夔典乐，教胄子。龙作纳言，出纳帝命。是为九官。封尧之子丹朱于丹渊，以奉尧祀，谓之虞宾而不臣。养国老于上庠，养庶老于下庠，宪其行止。贵德尚齿，恭己无为。弹五弦之琴，歌《南风》之诗，而天下自治。其词曰："南风之熏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

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"作《九韶》之乐，而凤凰来翔。景星出，庆云兴。百工相和而歌曰："卿云烂兮，纠缦缦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"八伯咸进，稽首曰："明明在天，烂然星陈，日月光华，宏于一人。"帝载歌曰："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，四时顺经，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，配天之灵。迁于贤圣，莫不咸听。鼚乎鼓之，轩乎舞之。精华为竭，褰裳去之。"

舜之子商均亦不肖，舜于是荐禹于天，使之代己，命之曰："天之历数在汝躬，汝终陟元后。"禹曰："枚卜功臣，惟吉之从。"帝曰："朕志先定，鬼神其依。卜不习吉。"禹拜稽首固辞。帝曰："毋惟汝谐。"正月朔旦，禹受命于神宗帝尧之庙，率百官若帝之初。初，帝已窜三苗之君于三危，其臣民不服，相聚为乱。舜命禹征之，兵临其地，已是一月，苗民仍然逆命。

益赞于禹曰："惟德动天，无远弗届，至诚足以感神，矧兹有苗。"禹拜昌言曰俞。乃班师而回。愈修文德，有苗来格，乃考其善恶而分别之。善者仍居故土，恶者迁之他乡。

禹摄位十七年，舜南巡狩，至苍梧之野，忽然染病不起，乃召禹及群臣至苍梧，后娥皇、女英亦至。帝曰："朕出南巡，陡沾风寒，想不能起矣。朕子商均不肖，众臣可立禹以代朕位。"又谓禹曰："昔帝尧以重任付朕，朕今以付卿，卿其勉之。"又谓二后曰："朕蒙先帝之不弃，授以天下，又以二卿配朕，此恩此德，无有报日。但朕承位，不敢偷安，今得天下安宁，皆赖二卿内助之力。不想一病不起，不能与二卿相随久远。朕崩之后，以天下授之禹，二卿其自爱。"言罢而崩。舜在帝位五十载，寿一百十岁。娥皇、女英大恸，泪洒于竹，皆成斑痕，今谓之湘妃竹。禹同群臣即行殡礼。葬帝于九嶷山，众臣随二后还朝。禹避舜之子于阳城。天下之人不归商均而归禹，共请禹还朝即位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夏后氏四百年一十七世

词曰：

天上乌飞兔走，人间古往今来。沉吟屈指数英才，多少是非成败。富贵歌楼舞榭，凄凉废冢荒台。万般回首化尘埃，只有青山不改。

诗曰：

为看青山日倚楼，白云红树两悠悠。

秋鸿社雁催人老，野草闲花满地愁。

却说夏禹王，姓姒氏，字高密，黄帝玄孙也。黄帝生昌意，昌意生颛顼，颛顼生骆明，骆明生鲧。鲧娶有莘氏之女曰志，是为修己，感流星贯昴，梦接意感而怀孕。孕十有四月，以帝尧之五十五年六月六日，生禹于僰道之石纽乡。年十七，舜闻其贤，举之使续父业治水。在外十三年，水害皆息。

禹为人敏给克勤，其德不违，其仁可亲。声为律，身为度。

都安邑，以金德王。色尚黑，以建寅之月为岁首，改载为岁。

封尧之子丹朱于唐，封舜之子商均于虞。南巡狩，会诸侯于涂山。承唐、虞之盛，执玉帛者万国，立贡法，作乐曰《大夏》。

悬钟鼓、磬、铎革召，以待四方之士，曰："教寡人以道者击鼓，谕以义者击钟，告以事者振铎，语以忧者击磬，有讼狱者摇革召。"

一食而十起，一沐三握发，以劳天下之民。古有杜康造醴酪之酒，饮之不能醉人。至是帝女仪狄作酒进于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，曰："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。"禹任皋陶、伯益以国政，后皋陶卒，禹荐益于天，天雨金三日。收天下之美铜，铸九鼎，以象九州岛。每州之舆图贡赋，山川草木，奇禽异兽，并诸神怪，俱载于鼎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相传，至秦灭周，迁九鼎于咸阳。其一飞入泗水，其八项羽焚阿房，同为灰烬。

禹出巡狩，见罪人，下车问而泣之。左右曰："罪人不顺道，君王何为痛之？"禹曰："尧舜之人，皆以尧舜之心为心，故不犯法。今寡人为君，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，因而犯法，是以痛之。"禹巡狩于江南，致诸

侯于会稽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戮之。

防风氏长大而勇，其骨节专车，后为长狄种。禹崩于会稽，摄位一十七岁，在位十岁，寿一百六岁。

古以天下为家，故不载还都，遂葬之会稽。苇席桐棺，穿圹七尺，上无泻泄，下无邸水，坛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延袤一亩，命以益为王。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。天下之人，不归益而归启，曰：“吾君之子也。”启乃即天子位。

或曰，禹初行于涂山，有九尾白狐，瑞狐也。化为美女，造于禹。天姿国色，百媚千娇，因是狐足小而不能变大，遂为弓跬装，美冠一时。聪俊有德，禹乃纳而爱之，是为女侨。生三子，长曰启，承其本姓；次日宰，为顾氏；三日罕，封余庆王，即姓余氏。

涂山氏能明训教，而致其化，三子皆贤明。禹王治水，其黄帝水经，与降龙伏魔、穿山透地之书，俱授于涂山氏，故天下不归益而归启也。启命益为辅佐，不一岁而益没，启岁献牺牲以祭之。时有扈氏无道，不奉正朔，启召六卿征之，大战于甘，不胜。六卿请召诸侯伐之。启曰：“吾地非浅也，民非寡也，今兹不胜，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，何以伐之？”于是班师，琴瑟弗张，钟鼓弗考，不茵席，不仍味，亲亲长长，尊贤委能。行之期年，而有扈自服。在位九岁而崩，子太康立，厥弟五人，分封于卫。

太康荒逸，不理国事，大权归于有穷国之君后羿。王愈盘游无度，出猎于洛水之外，至百日之久，尚不思返国，民大怨恨。后羿因民心弗忍，乃作起乱来，距之于河外，不得归国。

厥弟五人，御其母，同待其兄于洛水之汭.五人待兄不至，见后羿作乱，乃述大禹之戒，作歌五章以怨之。太康既不得归，遂弃旧都，都于夏阳。在位二十九岁，崩于夏阳。后羿迎立王之弟仲康。仲康即位之初，首命允侯掌六师，以收羿之兵权，羿犹为相。时掌天文之官羲和，党于羿。至日蚀大变，竟不奏闻救护。意谓日者君象，有难，欲使天下莫救也。王命允侯征之，剪羿之羽翼，以潜消其逆志，故终仲康之世，而不得逞其恶。王在位十三岁崩，于帝相立。相既立，微弱不能制服后羿，后羿专权，逐相居于商邱，依同姓诸侯斟灌、斟寻斗氏，羿因代夏为政，恃其善射，不治民事，专好畋猎，弃贤臣而用寒浞。

浞行媚于羿之宫人，施赂于羿之左右，愚弄其民，使称羿之功德，

娱羿于畋，内外咸服浞。羿犹弗悛，将归自畋，家众逢蒙等杀而烹之。以食其子，子弗忍食，亦杀之。浞自立为王。夏旧臣靡奔有鬲氏。浞因奸宿后羿之妻，生浇及氵豕壹。浇即是也，力能陆地行舟。至是浞使灭斟灌、斟寻斗氏，而弑帝相。相后缗方娠，逃出白窦，归于有仍，生少康于有仍。

少康既长，为仍牧正，使其臣椒求之，逃奔有虞，为虞庖正。虞君思妻之以二姚，以邑诸纶，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，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谋，以收夏众，抚其官职，谋中兴焉。潜通信于旧臣靡。靡自有鬲氏收斟灌、斟寻斗二国之烬以灭浞，而立少康为王。王使其臣女艾灭浞长子于涡，使太子季杼灭浞次子氵豕壹于戈，乃归故都即位。夏道复兴，诸侯无不悦服。后羿专权八岁，寒浞篡位六十岁。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，春秋祀禹墓于会稽，享国极久，至汉武帝时乃亡。

或曰：“相后之逃，少康之奔，与旧臣靡之举兵，皆狐后涂山氏为之通信，为之主宰。”然史册并无此说，恐系小说家附会，兹不敢从。少康以位二十二岁崩，子季杼立。杼在位十七岁崩，子槐立。槐在位二十六岁崩，子芒立。芒在位十八岁崩，子泄立。泄在位十六岁崩，子不降立。不降在位五十九岁崩，弟扃立。扃在位二十一岁崩，子廑立。廑在位二十一岁崩，不降之子孔甲立。孔甲无道，好鬼神之事，肆行淫乱，夏政始衰。

时天降二龙，一雌一雄。王求养龙者。昔殿叔安有裔子曰董父，甚好龙，能求其嗜欲而饮食之，龙多归焉。于是有豢龙氏。陶唐氏衰，后有刘累者，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事王，能饮食之，赐氏曰御龙。龙一雌死，累潜醢以食王。王食之甘美，既而使求其羔，累无以应，又虑龙死之事发觉，惧而迁于鲁县。

其雄龙见雌死，又无豢之者，流漦于庭，曰：“余褒国之神也，还我雌来。”孔甲卜杀之留之俱勿吉，卜请其漦而藏之，吉。

乃布币而策告之。漦者，龙之精气也，龙亡漦在，椟而藏之。

传及殷周至厉王之末，又有一段奇闻出来，且待后话不提。

孔甲在位三十一年崩，子皋立。皋在位十一岁崩，子发立。

发在位十九岁崩，子履癸立，是为桀。尤为无道，暴虐荒淫。

有赵梁者，教之贪狠，天下怨恨，诸侯或不朝。桀有力，能申铁钩

使直，铁索使断，诸侯有不朝者伐之。伐有施氏，有施氏以妹喜女焉。喜有宠，所言皆从。为琼宫瑶台，弹百姓之财。

将肉砌于糟堤，将脯悬于林间，酒池可以行船，糟堤可望十里。

宫女三千人，尽去其衣，闻鼓声一响，俱使之将头倒扑在池上饮酒。将阴器高耸献出，如牛一般。又闻鼓声一响，俱使之就林食脯，将一足踏地，一足踏树，俱要献出阴物。又一鼓饮酒，又一鼓倒在堤上食肉，如牛一般，纷纷忙乱。桀与妹喜观之，大笑取乐。凿山穿陵以通于河，有谏者即杀之。凿池为夜宫，张灯饮酒，男女俱使之杂处而裸体，观交接之势。桀与妹喜大以为乐，因作女乐。太史终古执其图法泣谏，不听，遂出奔商。

时商汤为夏方伯，得专征伐，邻国葛伯放而不祀。汤使人问之曰："何为不祀？"答曰："牺牲不给故耳！"汤使遗之牛羊，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汤又使人问之曰："何为不祀？"曰："粢盛不供故耳。"汤使亳众往为之耕，葛伯率其民夺之，其不与者杀之。时有童子以黍肉饷耕者，葛伯欲夺，童子死不肯与，葛伯乃杀而夺之。汤大怒，起兵征之，民大悦服，惟恐汤师之不至，曰："彳奚我后？后来其苏。"汤尝外出，见人张网四面而祝之曰："从天坠者，从地出者，从四方来者，俱入吾网。"

汤曰："噫！尽之矣！"乃解其三面，止留一面，更祝曰："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，不用命者，乃入吾网。"汉南诸侯闻之曰："汤德至矣，恩及禽兽。"归之者四十余国。桀穷其宗族，辱其勋旧，轻其贤良，弃其礼义。关龙逢谏曰："人君谦恭敬信，节用爱人，故天下安，而社稷宗庙固。

今君用财若无穷，杀人若不胜，民惟恐君之后亡矣。人心已去，天命不佑，盍少悛乎？"桀曰："吾之有天下，犹天下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"遂囚龙逢而杀之。商汤闻又叹息，使人哭之，桀怒囚汤于夏台，已而得释。

时星陨地震，伊洛竭，泰山崩，灾异迭见。桀暴虐愈甚，伊尹佐汤帅师伐桀。桀起九夷之师，不至，曰："吾悔不杀汤于夏台，使至于此。"及战不胜，奔于三朡之国。汤又从而伐之，放于南巢。在位五十二岁，后三岁死于亭山。夏亡，凡十七王，并羿、浞共四百三十九岁。汤因代夏为王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殷汤氏三十世六百余春

词曰：

携酒上吟亭，满目江山列画屏。赚得英雄头似雪，功名，虎啸龙吟几战争。一枕梦魂惊，落叶西风别换声。谁弱谁强都罢手，伤情，打入渔樵话里听。

却说商王成汤，名履，又名天乙，黄帝之后，姓子氏。初，帝喾高辛氏第三妃有娀氏女名简狄，祈嗣于高禖，适有紫燕堕卵于地，简狄知是祥瑞，拾而吞之，遂孕而生契。契事唐虞为司徒，教民有功，封于商。十一传至主癸，娶扶都氏，感白气贯月而生汤。汤既伐桀，诸侯大会，汤退就诸候之位。曰："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也，惟有德者可以处之。"三让，诸侯皆推汤，于是即天子位。以水德王，色尚白，国号商，都于亳，今河南归德府商邱县是也。

王既即位，除桀虐政，以宽治民，用人惟已，改过不吝，远近归之。乃改正朔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，改岁曰祀。立助法，以六百三十六亩之田，画为九区，形如井字，是为一井。区七十亩，中一区为公田，其外八家各授一区，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，而不复税其私田。其国君及卿大夫列士之禄，各取给于公田有差，是为助法。以伊尹、仲虺为相。二十一祀，大旱。伊尹言于王，发庄山之金铸币，通有无于四方，以赈救之，民是以不困。时大旱七年，太史占之，曰："当杀人以祷。"汤曰："吾所以请雨者，为民也。若以人祷，吾请自当之。"遂斋戒，剪发断爪，素车白马，身婴白茅，以为牺牲，祷于桑林之野，祝曰："无以予一人之不敏，伤万民之命。"以六事自责，曰："政不节欤？民失职欤？宫室崇欤？女谒盛欤？苞苴行欤？谗夫昌欤？"言未已，大雨数千里。岁则大熟，天下欢洽，遂作桑林之乐，名曰《大濩》。作诸器用之铭，以为警戒。王在侯位十七祀，在王位十三祀，共三十祀而崩。寿一百岁，葬于济阴之桐宫。太子太丁早卒，太丁之子太甲立，百官总己，以听冢宰，国事俱听伊尹处分。太甲恃有伊尹，不明厥德，颠覆汤之典型。伊尹屡次诰戒，王未克变。伊尹因谅阴之制，居太甲于汤墓所桐官，使思祖业之艰难，无终身迷惑也。太甲居桐宫三年，果能顾乃祖而兴思，自怨自艾，处仁迁义。伊尹乃以冕服，迎太甲复位。太甲增修厥德，诸侯咸服，在位三十三祀而崩，子沃丁立。八祀，伊尹薨，年百有余岁，大雾三日，沃丁葬以天子之礼，亲临其丧。任贤臣咎单为相，一顺伊尹所行之事，在位二十九祀崩。弟太庚立，庚在位二十五祀崩。子小甲立，甲在位十七祀崩。弟雍已立，已在位十二祀崩。弟太戊立，太戊即位，

以伊尹之子陟与臣扈为相，巫咸佐之。时有祥桑谷共生于朝，七日而大拱。王惧，以问伊陟。陟曰："妖不胜德，君之政其有阙欤？"王于是修先王之政，明养老之礼。早朝晏退，问疾吊丧，三日而祥桑枯死，诸侯皆朝。远方重译丽至者，七十三国，商道复兴，在位七十五祀崩。子仲丁立，时亳都有河决之患，乃迁都嚣，在位十三祀崩。国内乱。弟外壬立，王在位十五祀崩。弟河亶甲立，时嚣都又有害，乃迁都于相，在位九祀崩。子祖乙立，时相都又有河患，乃迁都于耿，复迁于邢，以巫咸之子贤为相，诸侯宾服。商道复兴。在位十六祀而崩。子祖辛立，辛在位十六祀崩。弟沃甲立，甲在位二十五祀崩。国乱，祖辛之子祖丁立。丁在位三十二祀崩。国乱，沃丁之子南庚立，庚在位二十五祀崩。国乱，祖丁之子阳甲立。甲在位七祀崩。弟盘庚立，时邢都又有河决之患，乃复迁都于亳，复汤之故都，改国号曰殷。复行成汤之政，商道复兴，诸侯来朝，在位二十八祀崩。弟小辛立，辛在位二十一祀崩。弟小乙立，乙在位二十八祀崩。子高宗武丁立。初，武丁为太子时，小乙欲知其民疾苦，使居民间，以知稼穑之艰难。及即位，以甘盘为相，恭默思道，居丧三年不言政事，皆决于冢宰，既免丧，亦弗言。群臣咸谏曰："不言无所禀命。"王曰："朕梦上帝赐我以良弼，其代予言。"乃以梦中所见形象画为图，使人持其像，旁求于天下，见传说在传岩之野筑墙，与画中人无异，遂聘请以见武丁，武丁与语，大悦，用以为相，天下大治，殷道复兴，在位五十九祀崩。子祖庚立，庚在位七祀崩。弟祖甲立。初，高宗欲废祖庚而立祖甲，祖甲以为不义，逃于民间。

及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，不敢侮鳏寡。国大治，在位三十三祀崩。子禀辛立，辛在位六祀崩。其弟康丁立，丁在位二十一祀崩。子武乙立，迁都河北。武乙无道，为木偶人，谓之天神。与之博戏，行双陆，令人代为天神行博，天神不胜，乃戮辱之。为革囊，盛血其中，悬于空际，仰射之，使血流下，名曰射天。在位四祀，猎于河渭之间，暴雷震死。子太丁立，丁在位三祀崩。子帝乙立，乙在位三十七祀崩。子受辛立。初，帝乙三子，同母所生。其母初为妾时，生微子启及仲衍；后立为后，时乃生受辛。帝乙与后欲立启为太子。太史据法争之曰："有妻之子，不可立妾之子。"乃立受辛，即纣也。纣资辩捷疾，闻见甚敏，才力过人，手格猛兽。智足以拒谏，言足以饰非，以为天下皆出己之下。

纣闻有苏氏有女妲己甚美，因伐有苏氏。有苏氏以妲己进献。或曰：妲己本一贤慧女子，因禹后涂山氏忿成汤取桀之天下，屡决河水以窘之。至是因冀州侯苏护进女，乃遣千年粉面妖狐，于恩州驿舍魅死妲

己，脱其形容，而卧帐中，苏护不知，以进于纣，其足仍小，而不能变大，亦为弓跬装，娇媚无比。

卒以亡商。此系小说家话，无据，不敢擅入。纣宠妲己，所言皆从，所好者贵之，所憎者诛之。作奇伎淫巧以悦之。使师涓作朝歌北鄙之音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，淫乱无比。造鹿台为琼室玉门，其大三里，高千尺，七年乃成。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，盈巨桥仓之粟，狗马奇物充满后宫。广沙邱苑台，为离宫别馆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。男女俱要脱去衣服，精着身子，相逐于其间，使相遇即交，又使纷纷乱交。纣与妲己观其交接之势以为乐。宫中九市，为长夜之饮，百姓怨望。诸侯有叛者，妃己以为罚轻，乃重刑辟，为熨斗内燃以火，以熨人手，实时糜烂。更为铜柱，外涂以膏，内燃以火，缚罪人于柱，号叫之声不忍闻，糜烂见骨而后毙。纣与妲己大以为乐，名曰炮烙之刑。纣诏天下诸侯，各进美女。九侯进女于纣，貌美无比，肤如凝脂，纣王亦尝幸御，但见其畏畏怯怯，无甚风情，与妲己大不相同。纣王心生一计，要此女精着身子，与人交接。纣与妲己纵观为乐。此女不肯，纣杀之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，并杀鄂侯。又裸孕妇于前，剖开其腹，视其胎之或男或女。又在鹿台之上，于寒天霜朝，见老幼二人涉水，而老者反不畏寒，乃使人拿来，砍断其足胫，视其骨髓谁盈谁虚。

西伯昌闻之叹息。崇侯虎以告纣曰："西伯昌与子发及旦，皆圣人也，三圣合谋，君其虑之。"纣乃囚西伯于羑里，将杀之。西伯曰："吾唯明于天人之道，以顺受之耳。"因取庖牺氏八卦，重为六十四卦，演成爻辞，垂世立教，而筮吉凶焉。

时西伯长子伯邑考，质于殷，进谏于纣。纣烹为羹，以赐西伯曰："圣人当不食其子羹。"西伯食之。纣曰："谁谓西伯圣者？食其子羹，尚不知也。"因有欲赦之意。西伯之臣闳夭散宜生，求有莘氏之美女，骊戎之文马，有熊之九驷，及奇怪之物，因纣嬖臣费仲献之。纣大悦，指有莘氏之美女曰："此一物足释西伯，况其多乎？"乃赦之。

西伯既释，献洛西之地，请除炮烙之刑，许之。遂赐西伯弓矢铁钺，得专征伐。西伯退而修德，诸侯多叛纣归昌。昌率殷之叛国以事纣。西伯将出猎，卜之曰："非龙非彨，非熊非罴，非虎非貔，所获霸王之辅。"及出猎，果遇吕尚于渭水之滨，在水边垂钓，与语大悦，曰："自我先君太公曰：'当有圣人适周，周因以兴。'子真是耶？吾太公望之久矣。"故号之曰："太公望"。载与俱归，立为师，谓之师尚父。时西伯化行江汉汝坟之间，四方诸侯皆来决平。有虞、芮二君相与争田，

久不决，乃相与朝周，入其境，耕者让畔，行者让路。入其邑，男女异路，斑白不提挈。入其朝，士让为大夫，大夫让为卿。二君感而相谓曰："我之所争，周人之所耻。我等小人，不可以履君子之庭，何往为？只取辱耳。"遂还，俱让其田而不取。汉南诸侯闻之，归之者四十国。西伯伐密须、伐耆、伐邢、伐崇，作丰邑，徙都之。西伯立灵台，凿灵沼，掘地得死人骨。西伯曰："葬之。"吏曰："此无主矣。"西伯曰："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也。有一国者，一国之主也。寡人固其主矣。"遂以衣冠更葬之。天下闻之曰："西伯泽其枯骨，况其人乎？"于是归者三十国，三分天下，奄有其二。以服事殷，终身不贰。西伯寝疾，五日而地动。只国都，不出四郊。有司请曰："地动不出四郊，人主当之，请兴师动众，以增国城，可以移之。"西伯惧其劳民，不可。及疾甚，谓世子发曰："见善勿怠，时至勿疑，去非勿处，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。"世子再拜受教。

西伯昌薨，寿九十七岁。子发嗣为西伯，西伯发以太公望为师，周公旦为辅，召公奭、毕公高之徒，皆在左右。率修父之绪业。时殷地山鸣河竭，两日见女子化为丈夫，宫中夜闻哭声，而不见其人。黎侯近于王畿，不恭王命，纣不知治。西伯发戡黎，殷人大震。祖伊恐，奔告于王。王曰："我生不有命在天。"勿听。西伯发观兵于孟津，渡河，至中流，有白鱼跃入舟中。西伯俯取以祭。既渡，有火自上而下，至于西伯所居之屋，流为乌，其色赤，其声魄。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，皆曰："纣可伐矣。"西伯曰："吾观兵，冀其悔悟耳！天命有在，未可伐也。"乃还师而归。纣愈淫乱不止。有梅伯者，性忠直，数谏诤，纣怒杀而菹醢之。有雷开者，性阿佞，进谄言，纣赐之金玉而封之，赏以夏田。微子数谏不听，乃与太师箕子、少师比干谋，遂去之。抱祭器以归于周。箕子谏亦不听，或劝之去。箕子曰："知不用而言，愚也。杀身以彰君之恶，而自悦于民，吾不忍为也。"乃佯狂为奴。纣又囚之，遂隐而鼓瑟以自悲。

比干乃陈先王创业之艰难，天命之不易，国家将亡之征，伏于象魏之门。纣大怒曰："比干自以为圣人矣！吾闻圣人心有七窍，信有之乎！"遂杀比干，刳视其心。太师疵，少师彊，抱其乐器奔周。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："殷有重罪，不可不伐。"乃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其父将死，遗命立叔齐。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"父命也。"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至是武王伐纣，载西伯昌木主以行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谏曰："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忠乎？"左右欲杀之。太公曰："此义士也。"

扶而去之。武王大会于孟津。己卯正月戊午，师毕渡，陈师牧野。纣发兵七十万人拒之，皆无战心。武王使师尚父以百夫致师。纣前徒倒戈，反攻其众，自相残杀。武王驰之，纣兵皆崩畔。纣衣珠衣，登鹿台自燔而死。在位三十三祀。武王斩妲己，殷亡。凡二十八王，共六百四十四祀。

诸侯尊周为天子，伯夷、叔齐耻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。野有妇人曰：“子义不食周粟，此亦周之草木也。”

遂饿而死。未知武王治周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成周氏至平王迁都洛邑

诗曰：

世上生灵作业多，功名富贵反成魔。

常怀杞国忧天闷，不见康衢击壤歌。

仗剑提刀争日月，伏尸流血换山河。

白头钓叟秋江上，笑指清鸥下碧波。

却说周武王，姓姬，名发，黄帝之后。初，帝喾高辛氏元妃，有邰氏之女姜嫄，出野见巨人迹，悦而践之，心动有娠，期年而生子。以为不祥，弃之隘巷。马牛过者皆避之，徙置林中，适山林多人，迁之。又弃之渠中冰上，飞鸟以翼复之。姜嫄以为神，遂收养之。初欲弃之，因名曰弃。弃为儿时，屹如成人。其游戏，好种植麻菽，及为成人，遂好耕农。尧举为农师，天下得其利。有功，封于邰，号曰后稷，别姓姬氏。稷之曾孙公刘迁豳；又九世曰古公亶父，避狄人之难，去豳迁岐。

古公三子，长泰伯、次仲雍、次季历。季历生昌，有圣德，古公欲传位于季历以及昌。泰伯知之，与仲雍逃之荆蛮。古公卒，季历立，是为王季。王季卒，子西伯昌立，是为文王。文王娶有莘氏女曰太妊，不妒忌，有圣德，生十子。长伯邑考，早卒。

次发。

文王薨，子发立，是为武王。遂伐商而有天下，封纣子武庚为殷侯。王为殷初定未集，乃使其弟管叔鲜、蔡叔度为之监，相武庚治殷。命召分释箕子之囚，命毕公释百姓之囚，表商容之闾。命南宫括、散宜生散鹿台之财，发巨桥之粟，以赈贫弱。

命闳夭封比干之墓，微子胶鬲为臣，殷人大悦。改正朔，以建子月为岁首，改祀曰年。色尚赤，服以冕。乃祀于周庙，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，季历曰王季，文考曰文王。立彻法，一夫受田百亩，其法与助法略同。王践祚三日，召士大夫而问曰："恶有藏之约，行之博，万世可为子孙恒守者乎？"师尚父对曰："黄帝颛顼之道，在丹书有之，曰：'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，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。'凡事不强则枉，弗敬则不正。

枉者废灭，敬者万世，藏之约，行之博，可以为子孙恒守者此也。”王闻言，惕若恐惧，退而为戒，书于席之四端，及凡鉴、盥、盘、楹、杖、带、履、觞、豆、户、牖、剑、弓、矛，各有铭焉。王虚己，问箕子殷所以亡。曰：“语杀纣，是欤？非欤？”箕子不忍言，王乃问以天道，箕子陈《洪范》，遂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。武王追思元圣，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，黄帝之后于祝，少昊之后兹舆于莒，帝尧之后于蓟，帝舜之后胡公妫满于陈，大禹之后于杞，祝融之后于�，四岳之后文叔于许，仲虺弟雍滑之后于薛。又封功臣同姓，而师尚氏为之首，封于营邱，曰齐。封周公于曲阜，曰鲁，封召公奭于北燕，封毕公高于毕，封弟叔鲜于管，封叔度于蔡，封叔振铎于曹，封叔武于郕，封叔虔于霍，封康叔封于卫，封叔绣于滕，封虢仲于西虢，封虢叔于东虢，封泰伯之后周章于吴，仲雍之后于虞，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。封兄弟之国十五人，姬姓之国四十人。

周之子孙不狂惑者，即为诸侯。班赐宗彝，分殷器物于诸侯。

王威德远扬，遂通道于九夷八蛮。各以其方物来贡，肃慎氏贡楛矢石砮，西旅贡獒。王迁都于镐，是为镐京。建学养老，作乐曰《大武》。王有疾，周公旦为坛，祝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求以身代王死。史录其册祝之文，藏于金滕之匮。王翌日乃愈。

后五年，王崩。在西伯位十三年，在王位七年，寿九十三年。

初，武王暮年，纳吕望之女曰邑姜，亦有圣德，生子诵，至是立，年方一十三岁。周公旦位冢宰，乃摄政，代王当国，南面负扆以朝诸侯。管叔、蔡叔、霍叔乃流言于国曰：“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王亦疑公，周公旦乃避位，出居东土，取《易》之三百八十四爻，各系以词。周公居东，忧武庚必叛，王室必摇，乃作，《鸱鸮》之诗以贻王。三年秋，大熟未获。天大雷电以风，禾尽偃，大木斯拔，邦人大恐。王与大夫尽弁。以启金滕之匮，考往古事迹，以占验其吉凶。乃见周公请祷代武王之事，王执书以泣。乃出郊，迎周公。周公乃相成王，天乃雨，反风，禾则犀起。毕公、召公命邦人尽竖起所偃大木，以土筑之，依然无恙。岁则大熟，奄君薄姑谓禄父曰：“武王既死，今王尚幼，周公见疑，此百世一时也。”清举事。武庚从之，与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等同反，奄及淮夷、徐戎皆叛。周公乃作《大诰》，晓谕天下。奉王命以讨武庚、管叔，诛之，放蔡叔于郭邻，降霍叔为庶人。命子鲁侯伯禽代淮夷、徐戎，遂定奄及淮夷，东土其宁。封微子于宋，以绍殷后。用殷礼乐，于周为宾而不臣。王渐长，能听政。

周公归政于王，王中立听政，四圣维之。周公常立于前，太公常立于左，召公常立于右，史佚常立于后。是以虑无失策，事无过举，天下大治。定鼎于郏鄏，郏鄏即洛邑，以其居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，道里均也，是为东都，又为成周，迁殷顽民于成周，使周公分治之。复封蔡叔之子蔡仲于蔡。封弟叔虞于唐，后为晋国。王在位三十七年崩。子钊立，是为康王。

成康之际，天下太平，人不犯法，刑措四十余年不用，在位二十六年崩。子瑕立，是为昭王。在位五十一年，周道渐衰。王巡狩，返济汉，楚使汉滨人以胶舟乘王，王至中流，胶液船散，王及蔡公皆溺死。子满立，是为穆王。穆王得八骏马，造父以善御得幸。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。徐戎作乱，率九夷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。穆王畏其逼，分命东方诸侯徐子主之。徐子，嬴姓也，国方五百里，行仁义。得朱弓矢，自以为天瑞，乃称偃王。诸侯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。王正西巡狩，乐而忘返，闻徐子僭号，乃命造父为御而归，以救偃王之乱。命楚伐徐，徐子爱民无权，不忍斗，乃北走彭城，百姓随之万数。徐子将死，曰："吾赖于文德，而不明武备，故至此。"穆王乃以赵城封造父，其族由此为赵氏。命吕侯作祥刑。王在位五十五年崩，寿一百四岁。子共王繄扈立，在位十二年崩。子懿王又喜鸡立，在位二十五年崩。弟孝王辟方立，时有商蜚廉、恶来之后曰非子者，好马，善养息之，王命主马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，王封为附庸之君，邑于秦，使续伯翳之后。天大雨雹，牛马冻死，江汉冰。王在位十五年崩。懿王之子夷王燮立，始下堂而见诸侯，在位十六年崩。子厉王胡立，以夷公为卿士，专以聚敛图利为事。国人谤王，召公曰："民不堪命矣。"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出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："吾能弭谤矣。"召惠公曰："是障之也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今王塞天下之口，而遂上之过，恐为社稷忧。"弗听。于是国人莫敢言。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，乃相与畔袭王。王出奔于彘，太子靖匿召公家，国人围之。召公以其子代太子，太子竟得脱。王在彘不敢归。二相周真公、召惠公以太子靖尚幼，乃相与和协，共理国事，号曰共和。王崩于彘，在位五十一年。子靖立，是为宣王。

周公、召公辅王修政，法文武成康之治，任申伯、仲山甫、张仲，顺天下之人心，而更改其失理之事。兴德教，举逸士，海内翕然向风。诸侯复宗周，王化复行。王尝晏起，姜后脱簪珥，待罪于永巷，使其传母通言于王曰："妾不才，至使君王乐色而忘德，失礼而晏起，乱之兴，自婢子始，敢请罪。"王曰："寡人不德，实自生过，非夫人罪也。"自是

勤于政事，早朝晏罢，卒成中兴之名。时有马化为人，有兔舞于镐京之异。

王欲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，伯之友左儒争之，王不听，杀杜伯，左儒死之。因出猎，见杜伯、左儒以朱弓矢射王，中心，王病心痛而崩，在位四十六年。子幽王宫涅立。

初，夏孔甲时，卜藏龙漦于椟，传及商周，莫敢发也。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。漦流于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妇人裸体噪之，化为鼋，入于王府。府有童妾，龀齿尚未尽，遭之，既笄而怀孕，积至多年。至宣王时，乃生一女，以其不夫而育，惧而弃之。时童谣曰："厌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"山桑曰厌；弧，弓也；箕，草名，似荻而细，可结为服以盛箭。王禁国人不得鬻是器。有夫妇不知，仍鬻桑弧箕服者，王使执而戮之，弃而逃，于道见前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，夫妇哀其夜号而取之，逸逃于褒。褒人褒姁有狱，入是女于王，王置是女于后宫，而舍褒姁之罪。弃女子出于褒，龙漦肇于夏。夏姒姓，是为褒姒。生得两颊芙蓉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因是龙精所生，双弯瘦小，为弓鞋装。与妲己一般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王往后宫，见而爱之，宠幸无比。生子伯服。褒姒与虢石父相比，而谮申后及太子宜臼。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。以褒姒为后，以其子伯服为太子。宜臼出奔申。西周地震，三川竭，岐山崩。

太史伯阳父曰："周将亡矣，祸成矣，无可奈何矣！"褒姒好闻裂缯之声，王日发缯裂之，以适其意，而不得一笑。盖褒姒一笑嫣然，媚人肠胃，王百计诱之而不能得。先王尝置烽火，与诸侯约，有寇至则举火，诸侯各引兵来援。王欲褒姒笑，乃无故举烽火。诸侯悉至，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时王欲杀太子宜臼，求之于申，申侯弗与，王伐申，申侯与鄫人召西夷犬戎入寇。王举烽火征兵，无一人一骑至者。

犬戎遂弑王于骊山下，在位十一年。犬戎虏褒姒，并杀郑桓公，尽收周宝赂而去。秦襄公力战却戎，卫武公和晋文侯仇，将兵救周逐戎，郑世子掘突收父散兵，从诸侯迎故太子宜臼于申，归即王位，是为平王。

王以丰镐逼近犬戎，乃东迁洛邑以避之。秦襄公以兵送王，王始命秦为诸侯，赐以岐丰之地，秦于是始大；命卫侯和为公，赐晋侯仇以河内附庸，而晋始大。西周遂亡，凡十二主，共三百五十二年而东。自王室东迁，天子微弱，号令不行，政由方伯。未知五霸之起，起自何人，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齐桓公晋重耳五霸称尊

词曰：

滚滚龙争虎斗，匆匆乌飞兔走。席前花影坐间移，百岁光阴有几。说古谈今话本，图王霸业兵机。要知成败是和非，都在渔樵话里。

却说幽王时，郑桓公友为王司徒，甚得周众。后犬戎入寇，桓公友死于犬戎之难。平王命其子掘突为司徒，是为武公。及武公卒，子庄公寤生，复为王卿士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。王曰："无之。"故周郑交质，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平王崩，周公将畀虢公政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复取成周之禾。周郑交恶，桓王夺郑伯政。郑伯不朝，王以诸侯之师伐郑，郑伯御之。战于绣葛，蔡、卫、陈皆奔，王卒大败。祝聃射王中肩，王尚能军，祝聃请从之。郑伯曰："君子不欲多上人，况敢凌天子乎？苟自救也，社稷无陨足矣。"乃遣祭足劳王，且问左右。时郑兵强政举，齐僖公禄甫欲以其女文姜妻郑太子忽。忽辞。人问其失故，曰："人各有偶，齐大，非吾偶也。《诗》云：'自求多福'，在我而已，大国何为？"

及北戎伐齐，郑公子忽帅师求齐，大败戎师。齐侯又请妻之，固辞。

齐侯乃以文姜妻鲁桓公。文姜生得秋水为神，芙蓉似面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真乃绝世佳人，古今国色。兼且通今博古，出口成文，因此号为文姜。只是举动轻浮，妖淫成性，鲁桓公宠爱无比。

及齐僖公卒，子襄公诸儿立，鲁桓公欲与文姜如齐，申繻曰："女有家，男有室，无相渎也，谓之有礼，易此必败。"

公不听，与夫人文姜会齐侯于泺，遂与文姜如齐。文姜入宫，与齐襄公叙饮，四目相视，两下动情，不顾兄妹之亲，竟成苟且之事，色欲昏迷，日上三竿，尚相抱未起。早有宫人报与鲁桓公。桓公谪文姜，文姜以告于襄公。鲁桓公辞行，齐襄公享鲁桓公，桓公醉，襄公使公子彭生抱桓公登车，折其阴，鲁桓公死于车。

鲁人立桓公之子庄公。齐襄公政令无常，复因鲁人之请。

杀彭生以悦于鲁。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襄公猎贝邱，逐豕，忽变彭生。夜宿离宫，弟无知弑之。管夷吾、召忽奉公子纠奔鲁。齐雝廪

杀无知，鲁纳公子纠，小白自莒先入，立为桓公。

发兵拒鲁，大败鲁师。鲍叔牙使言于鲁曰："子纠，亲也，请君讨之；管仲，仇也，请受而甘心焉。"乃杀子纠于生窦。召忽死之，管仲请囚。桓公欲使鲍叔为相，辞曰："臣不若管夷吾，君必欲治国家，非管夷吾不可。"公曰："夷吾射寡人中钩，是以滨于死。"鲍叔牙曰："彼各为其主尔。君若宥而用之，亦犹是也"。乃请管仲于鲁。鲁庄公以问施伯，对曰："管子，天下才也。所在国必得志，请杀而以其尸授之。"庄公将杀之，齐使者请曰："寡君愿生以为戮。"于是使缚以与齐，鲍叔牙受之。至常阜而脱之。比至，三衅三浴之。桓公亲迎之郊，解其缚而问之，对辄称善，乃以为相，号曰仲父。制国为二十一乡，工商之乡六，不从征役。士农之乡十五，作内政而寄军令。五家为轨，轨有长。十轨为里，里有司。四里为连，连有长。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。五乡一师，桓公帅十一乡。高子、国子各帅五乡。勿使迁徙，世同居，少同游，耳目足以相识，欢忻足以相死。守则同固，战则同强。又使重罪赎以犀甲，轻罪赎以珠玉，小罪赎以金。复官山海盐铁之利。为女闾三百，专居美妇，日事颜华脂粉，务为妖淫妖媚，以迷各国之商贾宾旅，征其夜合之资，以足国用。于是国富兵强，诸侯畏服。

初，桓公出亡过谭，谭不礼焉。齐师灭谭，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，以平宋乱，遂人不至，齐人灭遂。齐桓公会诸侯于鄄，宋服也。与诸侯同盟于幽，陈、郑服也。山戎伐燕，齐桓公救燕，伐山戎，克之，至孤竹而还。狄人伐邢，管仲言于桓公以救邢，迁邢子夷仪，邢迁如归。狄人灭卫。初，卫公子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，石蜡与国人共杀之，而立桓公之弟宣公。宣公尝烝其父妾夷姜，生子伋，为伋娶于齐而美，宣公遂自娶之，是为宣姜。夷姜失宠而自缢。宜姜生公子寿、公子朔。宣姜与朔构伋子，宣公伪使伋子于齐，使盗待诸莘而杀之。寿子知之，以告伋子，使逃奔他国以避难。伋子曰："弃父之命，恶用子矣。"勿听，寿子不忍，饮伋子以酒而醉之，载其旌以先，冀盗杀己，可以免兄之死。盗果杀之。伋子酒醒，追至曰："我之求也，此何罪？请杀我乎尸盗又杀之，国人痛忿。及宣公卒，惠公朔立，左公子泄、右公子职等攻逐之，而立公子黔牟。宣姜年少而寡，齐人使宣公庶于顽烝庶母宣姜，生齐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许穆夫人。迨惠公朔逐黔牟而自立，传子懿公赤，性最喜鹤，鹤有乘轩者。狄人伐卫，将战，国人受甲者皆曰："使鹤，鹤实有禄，予何能战！"战于荥泽，卫师败绩，杀懿公，遂灭卫。宋桓公迎其遗民，渡河而南，立戴公以庐于漕，未期而卒。齐桓公帅诸侯救卫，立戴公之弟焰，是为文公，城楚邱而迁焉。卫国勿忘

亡，卫文公衣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训农通商，劝学任能，卒兴卫。齐与诸侯会于阳谷，谋伐楚也。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，蔡溃，遂伐楚。与楚盟于召陵而还。

初，周惠王娶于陈，生太子郑及叔带。王爱叔带，欲立之。

齐桓公帅诸侯会太子郑，盟于首止，以定其位。惠王使周公召郑伯曰："吾抚汝以从楚。"郑伯喜于王命，逃归不盟。齐桓公会诸侯伐郑，围新城。郑人乞盟，惠王崩。太子郑立，是为襄王。齐桓公会诸侯于葵邱。襄王使宰孔赐齐胙侯曰："以伯舅耋老，加劳，赐一级，无下拜。"对曰："天威不违颜咫尺，小白敢贪天子之命？无下拜，恐陨越于下，以遗天子羞。"下拜登受。宰孔归，路遇晋献公，将来与会。宰孔谓晋侯曰："可无会也。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，其在乱乎？"晋侯乃还。王子叔带欲与戎狄伐周。王知之，将诛叔带。叔带奔齐，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。戎侵王室，王以戎难告齐，齐侯使诸侯各发卒戍周。齐管仲卒，桓公用易牙、开方、竖刁，霸业稍衰。

初，桓公好内，姑姐妹因美貌不嫁者七人，内嬖如夫人者六人。及桓公薨，五公子争立。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，尸虫出于户。易牙与寺人貂，因内宠以杀群吏，而立公子无亏，孝公奔宋。初，齐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，至是，宋襄公以诸侯伐齐，齐人杀无亏。四公子之徒与宋人战，宋败齐师，立孝公而还。宋人执滕子婴齐。宋公盟诸侯于曹南，鄫子会盟于邾，邾人执?子，宋公使杀?子，用为牺牲，祭于次雎之社，欲以属东夷。于是诸侯患宋之虐。宋人为鹿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，楚人许之。诸侯会宋公于盂，楚执宋公以伐宋，诸侯为会于薄而释之。宋伐郑，楚救之。宋及楚人战于泓，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，司马请击之，公曰："不可，君子不困人于厄。"

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，公曰："未可。"既陈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，公伤股，门官歼焉。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"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，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"司马子鱼曰："若爱重伤，不如勿伤，爱其二毛，不如报焉！君未知战。"

襄公以伤股故，遂薨，子成公立。

时周天子不能驾御诸侯，诸侯悉遵霸主号令。自齐桓公薨，宋襄公欲图霸而不能成。诸侯正苦无所告诉，而晋文公重耳出矣。初，晋献公并吞各国，而国日强。烝于父妾齐姜，生太子申生。又娶二女于戎，大戎胡姬生重耳，小戎生夷吾。公伐骊戎，骊戎女骊姬生得如花似玉，娇

艳异常，公甚嬖之，生奚齐；其娣生卓子。骊姬欲立己子，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，使言于公曰："若使太子主曲沃，而二公子主蒲与屈，则可以威民而惧戎，且旌君伐。"公乃使申生居曲沃，重耳居蒲城，夷吾居屈。晋献公将立奚齐，与中大夫成谋。骊姬谓申生曰："君梦齐姜，必速祭之。"申生祭齐姜于曲沃，归胙于公。公方出田猎，姬置诸宫中六日，公至，毒而献之。公祭之地，地坟；与犬，犬毙；与小臣，小臣亦毙。姬泣曰："贼由太子。"

太子闻之，奔新城，公杀其傅杜原疑。或谓太子辩之，君必明焉。申生曰："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饱，我辩明，姬必有罪。君老矣，吾又使君不乐，何以为孝？"或曰："子其行乎？"申生曰："君实不察其罪，被此名也以出，人谁纳我？"缢于新城。姬遂谮二公子曰："皆知之。"重耳奔蒲，复奔翟；夷吾奔屈，复奔梁。献公使荀息传奚齐。晋献公疾，谓荀息曰："以是藐诸孤，辱在大夫，其若之何？"荀息对曰："臣竭其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贞。其济，则君之灵也；不济，则以死继之。"

公卒，里克以申生之死及公子出亡之故，结党杀奚齐。荀息将死之，或曰："不如立卓子而辅之。"荀息立公子卓以葬，里克又杀卓子，荀息死之。秦穆公、齐桓公遣兵纳公子夷吾，立为晋侯，是为惠公。惠公杀里克、丕郑及七舆大夫？许秦河东五城以求返国。归而背约，不与其在秦也。秦穆夫人嘱以贾君，贾君色未衰，归而烝于贾君。贾君泣从之，而请葬其太子申生。晋侯许之，改葬太子。狐突往新城，遇太子于路，告之曰："夷吾无礼，吾得请于帝矣，敝于韩。"晋饥，乞籴于秦，秦输之粟；秦饥，乞籴于晋，晋闭之籴。秦伐晋。晋惠公与秦穆公战于韩，秦获晋侯。秦穆公夫人姬氏，惠公之姑也，为之请于穆公，不杀而仍归之，以惠公公子圉为质。是岁，晋又饥，秦又馈之粟，曰："吾怨其君而矜其民。"秦穆公以女妻子圉，子圉自秦逃归。晋惠公卒，子圉立，是为怀公。其妻在秦，是为怀嬴。

初，晋公子重耳自翟奔齐，齐桓公妻以宗女姜氏，居五年，无去心，赵衰与舅犯谋行。齐女侍者闻之，以告其主姜氏。姜氏杀侍者，与赵衰等谋醉重耳，载之以行。及曹，曹共公闻其骈胁，使之浴，迫而观之。僖负羁之妻曰："吾观晋公子之从者，皆足以相国，若归，必得志于诸侯。得志于诸侯，而诛无礼，曹其首也。子盍早自贰焉。"乃馈盘飧，置壁焉。公子受飧返璧。及宋，宋襄公赠以马二十乘。及郑，郑文公亦不礼焉。

去之楚，楚子飨之，送诸秦，秦穆公纳女五人，怀嬴与焉。

秦纳重耳，怀公围奔高梁，杀之，重耳立。吕甥、郄芮将弑之。寺人披以告，晋侯僭会秦伯于王城，秦伯诱吕、郄而杀之。晋侯迎夫人嬴氏以归，即侄妇怀嬴也。因归文公为妻以后，复号文嬴。周王子叔带以戎兵入寇王室，襄王出适郑，处于氾，秦穆公师于河上，将纳王。狐偃言于晋侯曰："求诸侯莫如勤王，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。"晋侯辞秦师而下，逆王入于王城，取叔带于温，杀之。晋侯朝王，王与之阳樊、温原、攒茅之田。

原不服晋，晋侯围原，命三日之粮，原不降，命去之。谍出曰："原将降矣，军吏请待之。"公曰："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庇也，得原而失信，何以庇之？所亡滋多。"退一舍而原降。

初，晋文公为公子出亡时，过卫、过曹，曹卫俱不礼焉；过宋。宋襄公礼之。宋以其善于晋侯也，故叛楚即晋。楚令尹子玉帅师伐宋，围缗；鲁以楚师伐齐，取谷。宋公孙固如晋告急，晋先轸曰："报施救患，取威定霸，于是乎在矣！"狐偃曰："楚始得曹。而新婚于卫，若伐曹、卫，楚必救之，则齐、宋免矣。"于是搜于被庐，作三军，侵曹伐卫。楚人入卫，晋人救曹，执曹伯以畀宋人。令无人僖负羁之家而免其族。楚师子玉请战。晋侯、齐师、宋师、秦师与楚师战于城濮，楚师败绩。晋献楚俘于周王，王策命晋侯为诸侯伯。晋召诸侯朝周王会于河阳践土，诸侯毕朝。郑二于楚，晋侯、秦伯围郑。郑使烛之武夜见秦穆公，曰："郑在晋之东，秦在晋之西，越国鄙远，君知其难也。焉用亡郑以倍邻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"秦伯悦，与郑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戍之，乃还。

及晋文公薨，子襄公立，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："郑人命我掌北门之管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"穆公访诸蹇叔，蹇叔曰："劳师以袭远，不可。"公辞焉。召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，使出师。蹇叔送其子白乙丙曰："晋人御师必于淆，淆有二陵焉，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，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。

子必死是间，予收尔骨焉。"秦师遂东行。及滑，郑商人弦高遇之，以乘韦先，以牛十二犒师，曰："寡君闻吾子将步师，出于敝邑，敢犒从者。"且使遽告于郑。孟明视曰："郑有备矣，不如还也。"灭滑而还。晋先轸曰："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，天奉我也。奉不可失，敌不可纵，必伐秦师。"遂发命，遽兴兵戎，败秦师于淆。获百里、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以归。文嬴请释三帅，使归就戮于秦，乃舍之。既而使追之，则在舟中矣。孟明稽首曰："君之惠，不以累臣衅鼓，使归就戮于秦，若从君

之惠而免之，三年将拜君赐。”秦伯素服郊次，向师而哭曰：“孤违蹇叔，以辱二三子，孤之罪也！大夫何罪？

且孤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复使孟明视为政。秦穆公复使孟明视伐晋，济河焚舟，取王宫及郊，晋人不出，遂自茅津济，封淆尸而还。秦穆公用由余之谋伐戎，并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周天子使召公过贺秦穆公以金鼓，命为西方诸侯伯。穆公任好薨，子康公立。自是秦与晋为仇，而与楚相好矣。

却说楚自熊通僭号称王，并吞诸小国，而国日强。至穆公商臣卒，子庄王旅立，三年不出号令，日夜为乐。伍举入谏，王左把郑姬，右抱越女，坐钟鼓之间。伍举进曰：“有鸟于此，三年不蜚不鸣，是何鸟也？”王曰：“三年不蜚，蜚将冲天。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”举退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居数月，淫益甚。大夫苏从又谏，乃罢淫乐听政。所诛者数百人，所进者数百人，任伍举、苏从以政，国人大悦。楚大饥，戎伐楚。庸人帅群蛮以叛楚，麇人率百濮聚于选，将伐楚。楚人谋徙于阪寓，蔿贾曰：“不可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，不如伐庸，夫麇与百濮，谓我饥，不能师；若我出师，必惧而归。”乃出师，遂灭庸；群蛮从楚子盟。宋昭公无道，弟公子鲍礼于国人，宋饥，竭其粟而贷之，养老尊贤，亲自桓以下，无不恤也。鲍美而艳，鲍嫡祖母宋襄公夫人王姬欲通之。鲍不可，乃助之施。国人奉公子鲍以通于夫人，昭公将田孟诸，未至，夫人使卫伯帅郊甸之师，攻而杀之，公子鲍立，是为文公。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，宋及晋平。楚庄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，晋师不出，宋及楚平。楚子伐萧，巫臣曰：“师人多寒。”王巡三军，抚而勉之。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纩，遂灭萧。楚灭舒蓼而疆之。及滑汭，盟吴、越而还。

时有夏姬，郑女也。貌极美而善淫，淫其兄子蛮，子蛮夭死。嫁于陈夏御叔，生征舒，御叔亦为淫死。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通于夏姬，皆藏其近体亵服，以戏于朝，饮酒于夏氏。

公谓仪行父曰：“征舒似汝。”对曰：“亦似君。”征舒病之。

公出，自其厩射而杀之。孔宁、仪行父奔楚。楚入陈，杀夏征舒，虏夏姬，因县陈。申叔时曰：“合诸侯以伐陈，讨有罪也。

今县陈，贪其富也，以讨始而以贪终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庄王曰：“善。”乃复封陈，立成公。庄王将纳夏姬，申公、巫臣止之，王乃止。子反欲娶之，巫臣又止之。乃以与连尹襄老，襄老战死于邲，不获

其尸。其子黑要烝于夏姬，巫臣使谓夏姬曰：“归郑，吾聘汝。”夏姬遂以求襄老之尸为名，归于郑。巫臣因谋聘齐之役，遂适郑，娶夏姬以奔于晋。子反怨巫臣之娶夏姬也，遂杀巫臣之族，而分其室。巫臣乃通吴于晋。教吴乘车，教吴战阵，教吴叛楚，蛮夷属于楚者，吴尽取之。而吴于是始大，通吴于上国。盖夏姬善彭祖交接之术，以故老而复少者三，巫臣必欲娶之，以传其术。归巫臣后，又生男女数人，至百余岁，犹如二三十岁时，后与巫臣皆仙去。所著有《夏姬秘诀》二十七卷，皆言男女采补交接之事，其书不传，即今妖狐术也。此系闲话不提。

却说郑既受盟于楚，又二于晋，楚子围郑，晋荀林父救郑，与战于邲，晋师大败，郑属于楚。初，楚庄王宴群臣，命美人行酒，日暮酒酣，烛灭，有引美人衣者，美人援绝其冠缨，请取火视之。王曰：“奈何显一妇人之节，而辱士乎？”命曰：“今日与寡人饮，不绝缨者不欢。”群臣尽绝其缨而火，极欢而罢。及围郑之役，有一臣常在前。五战五获首，遂得胜，询之，则夜绝缨者也。因以美人赐之，人心悦服，楚遂大霸诸侯。

楚庄王旅卒，子共王审立。晋悼公周复霸，三驾而楚不敢与争。

春秋之世，自晋文公后，晋霸于北，北方诸侯晋主之。楚霸于南，南方诸侯楚主之。齐服于晋，秦服于楚，而郑为必争之地。郑服于晋，则楚伐郑。郑服于楚，则晋代郑。所谓伐者，入其乡邑，淫其妇女，掳其人民，服则盟而还之，不甚杀人。

故郑风不过妇女淫乱，犹可以为国也。如是者八十余年，郑几于亡。后赖于产为政，善于治国，又善于事大国，乃四十余年不被兵。宋向戌善于晋执政赵文子，又善于楚令尹子木，请合二国之好，弭兵释争，为会于宋。除齐、秦外，使二国之属国交相见，于是秦晋分霸。楚属国陈侯、蔡侯、北燕、杞伯、胡子、沈子、白狄朝于晋，晋属国宋公、鲁侯、郑伯、许男朝于楚，如是者十八年。

自晋会诸侯于平邱，而晋不复主诸侯。是年，楚公子比弑灵王，公子弃疾杀比自立，是为平王。平王使伍奢为太子建师，费无极为副，为建娶妻于秦，无极与迎，先归，谓平王曰：“秦女极美，王可自取之。”平王遂自娶建妻，置建于城父。费无极复谗建将叛，王执伍、奢，使司马奋扬杀子建，奋扬告建使行，建奔宋。平王使召伍、奢二子，伍尚来归，弟伍员奔吴。

楚杀奢尚，伍员欲报之，求用于吴。吴自巫臣教战以来，而吴渐

强，至寿梦称王。寿梦四子，长诸樊，次余祭，次夷昧，次季札。札甚贤，寿梦欲立札，札让不可，乃立诸樊，约以次相传，必致国于札。三兄俱以酒色狂乐，自促其寿。及夷昧卒，以国授札，札逃去。吴人立夷昧之子僚。诸樊之子光使专诸弑僚而自立，是为阖闾。用伍员，复以孙武子为将则伐楚。五战及郢，楚昭王奔随。吴人入郢，以班楚宫，而淫其妇女，孙子乃去。伍员使人取平王之尸，鞭之三百。申包胥乞师于秦，秦伯使就馆。包胥依庭墙则哭，勺饮不入口者七日。秦哀公为赋《无衣》，秦师乃出。申包胥以秦师救楚，于越乘吴兵在楚，兴师入吴。阖闾闻有越师，又与秦战不胜，乃弃楚归吴，昭王入郢复位。吴伐越，越子勾践御之，败吴于槜李。阖闾伤将指卒，子夫差嗣立。夫差使人立于庭，苟出入必叫曰：“夫差！尔忘越王之杀尔父乎？”王应曰：“唯！不敢忘。”三年乃报越。吴伐越，败越于夫椒，遂入越。越勾践以甲楯五千，栖于会稽，用范蠡计，使大夫种困于平城，因吴太宰嚭以行成于吴，夫差将许之。伍员不可。勿听，员退而告人曰：“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后，吴其为沼乎？”吴及越平。

勾践返国，劳身焦思，卧薪尝胆，养士爱民，与范蠡、文种谋。以古今绝色，如花似玉，国色天香之美女西施馈吴。西施得宠，教之荒淫失政。吴内荒于色，外荒于兵，而国日危矣。

伍员数谏，反赐之死。吴伐齐，败齐师于艾陵，与晋定公会于潢池。而吴霸诸侯，越勾践日夜谋吴，生聚教训，知众可用，因吴与晋会，乘虚伐吴。吴王兵败，栖于姑苏。使人行成于碎。

- 勾践举许之，范蠡不可，勾践听之，夫差自杀。

勾践以众北渡淮，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致贡于周天子。

周王使人赐以胙命为伯，使号令齐、楚、秦、晋，歃血盟而去。

横行江淮，诸侯毕贺。迨范蠡去，而文种诛，势稍弱。其后六卿分晋，并为韩、赵、魏三国。田和篡齐，新国四，加旧国秦、楚、燕，是为战国七雄。至秦孝公用商鞅之计，而秦渐强，并吞之势成矣。夫春秋之世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男女乱伦，恬不为怪。公卿大夫，易室饮酒。先师孔子，为世道人心忧惧，乃因鲁史以作《春秋》，为百王之大法。而物则彝民，赖以不坠。

不知孔子之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简王后至灵王时生孔子

诗曰：

孔子孔子，大哉孔子！

孔子之前，未有孔子；

孔子之后，未有孔子。

孔子孔子，大哉孔子！

却说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鲁人，今为山东曲阜县，宋微子启弟微子衍之后也。衍号微仲，五传至弗父何，逊国于其弟厉公，世为宋卿。何生宋父周，周生世父胜，胜生正考父，考父生孔父嘉。五世亲尽，别为公族，始以孔为氏焉。

宋华督见孔父之妻于路，目逆而送之曰："美而艳。"遂攻杀孔父，而娶其妻。嘉生金父，金父生睾生夷，睾夷生防叔。

防叔避华氏之乱而奔鲁，生伯夏。伯夏生叔梁纥，娶施氏，生九女而无子；其妾生孟皮，孟皮病足，纥乃求婚于颜氏。颜氏有三女，其幼曰征在。颜父问三女曰："陬大夫虽父祖为士，然其先圣王之裔，今其人身长十尺，武力绝伦，吾甚贪之。虽年长性严，不足为疑，三子孰能为之妻"？二女莫对。征在进曰："从父所制，将何问焉？"父曰："即尔能矣。"遂以妻之。征在求子，祷于尼丘之山。征在升山时，草木之叶皆上起，及祷毕而下，草木之叶皆下垂。是夜梦黑帝见召，嘱曰："汝有圣子。"觉而有孕，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庚子夏正八月二十七日，生孔子于鲁昌平乡。先是未生时，有麒麟吐玉书于阙里，其文曰："水精之子，继衰周而为素王。"颜氏异之，以绣绂系麟之角，信宿而去。怀妊十一月生。诞生之辰，有二龙绕室，五老降庭，颜氏房中闻钧天之乐，空中有声云："天生圣子。"

孔子生有异相，牛唇虎掌，鸳肩龟脊，海口辅喉，顶门状如反宇，中间低，而四傍反高，胸有文曰："制作定世符。"

父纥曰："此儿秉尼山之灵。"因名曰丘。孔子生三岁，父叔梁纥卒。葬于鲁东防山。六岁为儿嬉，尝陈俎豆，设礼容。十七岁，鲁大夫孟僖子病且死，诫其嗣懿子，与其弟南宫敬叔，往学礼焉。十九岁，娶

宋亓官氏。二十岁为鲁委吏，料量平。

二十一岁为乘田，养畜蕃息。是岁，子鲤生。其生也，鲁君适以鲤赐孔子，孔子荣君之赐，因名曰鲤，字伯鱼。二十二岁，始教于阙里，颜、闵之徒，皆受学焉。二十四岁，母颜氏卒，合葬于防。二十七岁，郯子来朝，夫子见而问官。二十八岁，见郯子而学礼，既而告人曰：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，信哉。”

二十九岁，闻师襄善琴，往学焉。三十一岁，齐景公遣使聘孔子，孔子遂适齐。齐有一足之鸟，飞集于公朝，舒翅而跳，齐侯使问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此鸟名商羊，水祥也。昔童儿屈于脚，振肩而跳。且谣曰：‘天将大雨，商羊鼓舞。’将有大水为灾。”

顷之大霖雨，水溢。景公曰：“圣人之言，信有征矣。”三十二岁，景公欲以廪邱之邑为养。辞不受，谓弟子曰：“吾闻之，君子当有功受赏，今吾言而君未行，先赐邑，其不知某亦甚矣。”

三十四岁，谓南宫敬叔曰：“吾闻周有老聃，博古知今，通礼乐之原，明道德之归，则吾师也，今将往学焉。”敬叔言于鲁君，赐之车马侍御，与敬叔俱适周，见老聃而学礼焉。老聃曰：“子所言，其人与骨，俱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，且君子得时则驾，不得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，凡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议人者也。博辨宏远而危其身者，好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，无以有己。为人臣者，无以私己。归而求之于身，则道不远矣。”子曰：“敬受教。”

又访乐于苌弘。孔子观乎明堂，睹四门墉，有尧、舜、桀、纣之像，又有周公抱成王，负扆朝诸侯之图，谓从者曰：“夫明镜所以察形，往古所以知今，人主不务袭其所以安，而忽其所以危，是犹却步而求及前人也，岂不惑哉？”又入后稷之庙，有金人三缄其口，而铭其背曰：“古文慎言人也，诫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。无多事，多事多患。安乐必戒，无行所悔。

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。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。勿谓大闻，神将伺人。焰焰不灭，炎炎若何，涓涓不塞，流为江河，绵绵不绝，或成网罗，毫末不扎，将寻斧柯。诚能慎之，福之根也。口是何伤，祸之门也。强梁者必得其死，好胜者必遇其敌。盗憎主人，民怨其上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。知众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后之。温恭慎德，使人慕之。执雌持下人莫逾之，人皆趋彼，我独守此，人皆惑之，我独不徙。内藏我智，不示人技。我虽尊高，人莫我害。江海虽左，长于百

川，以其下也。

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诚之哉！”顾谓弟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，此言实而中情。”夫子自周返于鲁，而道益尊。弟子弥众，远方来受业者，盖三千焉。

三十五岁，昭公出奔。孔子适齐，舍于外馆，景公造焉。

宾主之使既接，而左右白曰：“周使适至，言先王之庙灾。”

公问曰：“何王之庙？”孔子曰：“必厘王之庙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子曰：“厘王变文王之政，而作玄黄华丽之饰，宫室高崇，舆马奢侈。而勿可振，天灾所宜加也。”俄顷，果报厘王庙灾。公曰：“善乎！圣人之智，过人远矣。”三十七岁，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齐人称之。景公问政，大悦，将以尼溪之田封孔子。晏婴沮之。孔子遂行，返于鲁。

四十二岁，在鲁，季桓子穿井得土缶，中若羊，问仲尼，云得狗。仲尼曰：“以丘所闻，羊也。某闻之：木石之怪，夔，罔虫两；水之怪，龙，罔象；土之怪，羵羊。”吴伐越，堕会稽，得骨节专车。吴使使问仲尼：“骨何者最大？”仲尼曰：“禹会群臣于会稽，防风氏后至；禹杀而戮之，其骨节专车，此为大矣。”吴使曰：“谁为神？”仲尼曰：“山川之神，足以纲纪天下，其守为神。”吴使曰：“防风何守？”仲尼曰：“汪罔氏之君厘姓，在虞、夏、商为汪罔，在周为长翟，今谓之大人。”客曰：“人长几何？”仲尼曰：“僬侥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。长者不过十倍之，数之极也。”使曰：“善哉圣人。”

四十四岁，在鲁。时季氏强僭，阳虎专政，孔子不仕，退而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弟子益众。四十六岁，在鲁，观于鲁桓公之庙，有欹器焉。问于守庙者：“此谓何器？”对曰：“此宥坐之器。”子曰：“吾闻宥坐之器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明君以为至诚，故常置之于坐侧。”顾谓弟子：“试注水焉。”乃注水中则正，满则覆。夫子喟然曰：“呜呼！夫物乌有满而不覆者哉。”子路进曰：“敢问持满有道乎？”

子曰：“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让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谦。损之又损，所谓道也。”

四十七岁，鲁定公以为中都宰，制为养生送死之节，长幼异食，强

弱异任，男女别途，路不拾遗。器不雕伪，市不二价。为四寸之棺，三寸之椁。因丘陵为坟，不封不树。行之一年，四方则之。公曰：“学子之法，以治鲁国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虽天下可也，何但鲁国哉？”于是定公以为司空，乃别五土之性，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。五十一岁，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，理朝政七日，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于两观之下。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，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，或者太过乎？”夫子曰：“天下有大恶五，而窃盗不与焉。心逆而险，行僻而坚，言伪而辩，记丑而博，顺非而泽。五者有一于身，则不免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有之，此乃人之奸雄者也，不可以不除也。”五十二岁，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：“鲁用孔子，其势危齐。”乃使使告鲁，为好会，会于夹谷，鲁定公将以乘车往，孔子摄相事。曰：“臣闻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，请具左右司马以从。”定公曰：“诺。”

会齐侯于夹谷，为坛位，上阶三等，以会遇之礼相见，揖让而登。献酬之礼毕，齐有司趋而进曰：“请奏四方之乐。”景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旍旄羽袚，矛戟剑拨，鼓噪而至。孔子趋而进，历阶而登，不尽一等，举袂而言曰：“吾两君为好会，夷狄之乐。何为而进，请命有司。”景公心怍，麾而去之。有顷，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。景公曰：“诺。”优倡侏儒，为戏而前。

孔子趋而进，历阶而登，不尽一等，曰：“匹夫而荧惑者，罪当诛。请命有司。”齐人莫应。孔子曰：“齐鲁一也，鲁左右司马何在？”鲁左右司马加以法焉，手足异处。景公惧而动，知义不若，乃返所侵鲁之郓、汶阳、龟阴之田以谢过。五十四岁，孔子言于定公曰：“臣无藏甲，大夫五百雉之城，今三家过制，请损之。”使仲由为季氏宰，将堕三郈.于是叔孙先堕邱，季氏将堕费。公山弗狃、叔孙辄率费人袭鲁，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，登武子之台，费人攻之，弗克。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，费人北，国人追之，败诸姑蔑，二子奔齐，遂堕费。

将堕郕，公敛处父谓孟孙曰：“堕郕，齐人必至北门，且我孟氏之保障，无郕，是无孟氏也，我将弗堕。”十二月，公围郕，弗克。五十五岁，孔子相鲁，鲁大治，齐人闻而惧。用犁钮谋，馈女乐。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听政，郊又不致月番肉于大夫，孔子遂行，适卫，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

五十六岁，在卫，卫灵公至粟六万，居顷之，或谮孔子于灵公，灵公使以兵仗卫孔子，孔子恐获罪焉，居十月，去卫。

将适陈，过匡，颜刻为仆，以其策指之曰：“昔吾与阳货入匡，彼缺处，被攻之所也。”匡人闻之，以为鲁之阳虎。阳虎曾暴于匡，孔子貌似阳虎，遂拘孔子五日。弟子惧。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乃使从者求解于卫臣宁武子。匡人曰：“吾以为阳虎，故围之。今非也，释之去。”过蒲，时子路治蒲，孔子善其政，月余返乎卫，主蘧伯玉家。卫灵公夫人南子，甚有美色，旧通于宋朝。宋朝者，男子中之美色者也。既通于灵公之母襄姜，复通于灵公之夫人南子。宋朝惧，遂作乱奔晋。

自晋归宋，南于思之不置。灵公复为南子召宋朝，男女并宠焉。

南子虽有淫行，而复贤慧，尝与灵公夜坐，闻车声辚辚，至明而止，过阙复鸣，南子曰：“此必蘧伯玉也。”灵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南子曰：“君子不为昭昭饰节，不为冥冥堕行，吾闻之，蘧伯玉君子也，是以知之。”公使人问之，果伯玉也。

孔子主伯玉家。南子使人谓孔子曰：“四方君子不辱，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愿见。”孔子辞谢，不得已入见之。孔子入门，北面稽首。夫人答拜，环佩之声璆然，隔帘相见而出。居月余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宦者雝渠参乘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市过之。孔子丑之，去卫适曹，又去曹适宋，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。

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，伐其树。孔子遂微服过宋，适郑，与弟子相失。孔子独立郭东门，郑人或谓子贡曰：“东门有人，其颡似尧，顶类皋陶，肩类子产，自腰以下，不及禹三寸，累累若丧门之狗。”子贡以实告。孔子欣然笑曰：“形状末也，而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”遂至陈，主司城贞子家。五十九岁，自陈过蒲，会公叔氏以蒲叛，蒲人止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孺者，以私车五乘，从孔子，贤而勇，曰：“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，今又遇难于此，命也。吾与夫子再罹难，宁斗而死。”斗甚疾，蒲人惧，谓孔子曰：“苟无适卫，吾出子。”与之盟，孔子出东门。孔子遂适卫。子贡曰：“盟可负耶？”孔子曰：“要盟也，神不听。”卫灵公闻孔子来，郊迎问曰：“蒲可伐乎？”

对曰：“可。”灵公曰：“吾大夫以为不可，今蒲、卫之所以待晋、楚也，以卫伐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妇人有保西河之志，吾所伐者，不过与公叔氏同叛者四五人。”灵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不伐蒲。晋佛肸为中牟宰，赵简子攻范中行，伐中牟。佛肸叛。使人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子路不悦，已而竟不行。将西见赵简子，至河，闻窦鸣犊、舜华二人见杀，临河叹曰：“美哉水，洋洋乎！某之不济此，命也

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二人皆贤大夫也。赵氏未得志时，用此二人。而后从政，君子恶伤其类，故余云然。”遂反乎卫，主蘧伯玉家。他日，灵公问陈，孔子对以未学。明日与孔子语，见飞鸿，仰视之，色不在孔子。孔子遂行，复如陈。

六十岁，在陈。鲁桓僖之庙灾，南宫敬叔救火。孔子在陈闻之，曰：“灾必桓僖庙乎？”既而果然。秋，季桓子病，谓其子康子曰：“我死，汝必相鲁，相鲁必召孔子。”康子立，欲召仲尼。公之鱼曰：“昔吾先君用之不终，为诸侯笑。今又用之不能终，是再为诸侯笑矣。”康子曰：“然则谁召而可？”

曰：“必召冉求。”于是使使召冉求。冉求将行，孔子曰：“鲁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将大用之也。”是日，孔子有“归与！归与！”之叹。六十一岁，自陈如蔡。六十二岁，自蔡如叶。叶公问政，既而返乎蔡，有《问津》诸章。六十三岁，孔子在陈、蔡之间。

楚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拜礼。陈、蔡大夫谋曰：“孔子用于楚，则陈、蔡危矣。”相与发徒兵，围孔子于野。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’吾道非耶，吾何为于此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天下莫能容。”颜回曰：“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君子。”孔子遭围，请诵弦歌不衰。使子贡至楚，楚昭王兴师来迎，然后得免。时楚昭王渡江，有一物触王舟，使使问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此萍实也，其甘如蜜”。使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子曰：“吾昔之郑，适乎陈之野，闻小儿谣曰：‘楚王渡江得萍实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甘如蜜。’得无是乎？”验之果然。楚昭王将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。

楚令尹子西沮之，昭王乃止。’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。

六十四岁，在卫。先是，卫灵公夫人南子淫于宋朝，灵公之太子蒯聩献地于齐。过宋野，宋野人歌曰：“既定尔娄猪，盍归吾艾豭.”太子羞之，谓戏阳速曰：“从我朝少君，我顾，乃杀之。”速曰：“诺。”乃朝夫人。太子三顾，速不进，夫人见其色，啼而走曰：“蒯聩将杀余。”公执其手以登台，太子奔宋，尽逐其党。及灵公薨，蒯聩之子辄立。蒯聩欲人，辄兴兵拒之，诸侯数以为让。卫君欲得孔子为政，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？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”故子路仕于卫。六十六岁，夫人亓官氏卒。期年，伯鱼犹哭。孔子闻之曰：“谁与哭者？”

门人曰：“鲤也。”子曰：“嘻！其甚也。”伯鱼闻之，遂除之。六十

八岁，在卫，冉有为季氏将，与齐师战于郑，克之。

季康子曰："子于军旅，学之乎？性之乎？"冉有曰："学之于孔子。"康子曰："我欲召之，可乎？"对曰："欲召之，则无以小人间之，斯可矣。"康子遂以币迎孔子。孔子至鲁，哀公馆焉。哀公问政，终不能用。乃序《书》，上自唐、虞，下至秦缪，删古诗三千，为三百五篇。晚而喜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修《礼记》。六十九岁，子伯鱼卒。

七十一岁，鲁哀公十四年春，西狩于大野。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，伤其左足，见其麕而角，以为不祥，以赐虞人。仲尼观之，曰："麟也，孰为来哉？"反袂拭面，涕泗沾袍，曰："麟出而死，吾道穷矣。"乃因鲁史作《春秋》，自隐至哀十二公，自平至敬十四王，凡二百四十二年。而绝笔于获麟。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文学如游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。

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颜回、闵损、冉耕、冉雍、端木赐、宰予、仲由、冉求、言偃、卜商、颛孙师、曾点、曾参、澹台灭明、高柴、宓不齐、樊须、有若、公西华、原宪、公冶长、南宫适、公皙哀、颜高、商瞿、漆雕开、公良孺、秦商、颜刻、司马耕、巫马期、梁鳣、琴牢、冉孺、颜辛、伯虔、公孙龙、曹恤、陈亢、叔仲哙、秦祖、奚藏、公祖兹、廉洁、父黑、公西葴、壤驷赤、冉季、石处、左郢，狄黑、商泽、任常、郑邦、乐欣、颜之仆、孔忠、漆雕哆、颜哙、颜无繇、公夏首、申振、邬单、荣旗、悬成、燕仅、原亢、部巽、施之常、秦非、句并疆，步叔乘。七十二岁，子路死于卫。初，卫孔文子圉之妻伯姬，蒯聩之娣也，素通于家人浑良夫。圉卒，子悝执政，蒯聩因浑良夫求人，伯姬劫孔悝，立蒯聩，辄出奔鲁，仲由入，石乞、孟黡以戈击之，断缨，子路结缨而死。悝立蒯聩.孔子在鲁，闻卫之乱，叹曰："柴也来，由也其死矣。"

七十三岁，壬戌四月己丑，夏正二月十八日，孔子卒。先时七日，蚤作，负手曳杖，逍遥于门，歌曰："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哲人其萎乎！"既歌而入，当户而坐。子贡闻之曰："泰山其颓，吾将安仰？梁木其坏，哲人其萎，吾将安仿？夫子殆将病也。"遂趋而入。孔子曰："赐，余畴昔之夜，梦坐莫于两楹之间，此殷礼也，某殷人也，夫明王不兴，天下其孰能宗予？殆将死也。"寝疾七日而殁。哀公诔之曰："夏天不吊，不宁遗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茕茕余在疚，呜呼哀哉！尼父！无自律。"子贡曰："君其不殁于鲁乎？夫礼失则昏，名失则愆。生不能用，死而诔之，非礼也；称一人，非名也。君两失之。"五月，葬鲁城北泗水上，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。惟子贡庐于冢上，凡六

年。鲁人从冢而家者百余，因名曰孔里。

孔子之弟子，惟颜回最贤，先孔子卒。其传道有曾子。曾子名参，字子舆，父点，学于孔子之门。曾参年十六，孔子在楚，命参之楚，受学焉。参性至孝，尝出彩薪于野，客至其家，母以手搤臂。参即驰至，问母曰：“臂何恙乎？”母曰：“今有客至，搤臂以呼汝。”参母死，后母遇参无礼，而供养不衰。

尝芸瓜，误斩其根。曾皙怒，援杖击之。参扑地，有顷而苏，蹷然而起。进曰：“大人用力教参，得无疾乎？”退鼓瑟而歌，欲父听其歌，而知其平也。孔子闻之；告门人曰：“参来，勿纳也。昔舜事瞽瞍，索而使之，未尝不在侧；索而杀之，未尝可得，故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。今参委身待暴怒，以陷父不义，安得为孝乎？”曾子曰：“参之罪大矣！”遂造孔子谢过。曾子每读丧礼，泣下沾襟曰：“往而不可还者，亲也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是故椎牛以祭，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。初吾为吏，禄不及釜，尚欣欣而喜者，非以为多也，乐其逮亲也。既没之后，吾尝南游于楚，得尊官焉，犹北面而涕泣者，非以为贱也，悲不逮吾亲也。”孔予以其能通乎道，故授以一贯之传。曾子以《大学．圣经》一章教弟子，弟子记其意为十传，为千古儒学之宗。其弟子孔伋，字子思，孔鲤之子，孔子之孙也。逮事孔子，而受业于曾子。于思年十六，适宋，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而怒，遂围于思。宋君闻之，驾而救子思。子思既免，曰：“文王拘于羑里，作《周易》。尼父厄于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。吾困于宋，可无作乎！”于是述父师之意，作《中庸》。古云：“孔仅穷居于宋，惧家学不明，作《大学》以经之，《中庸》以纬之。《学》、《庸》皆于思作，甚为近理。

初，伯鱼卒，其妻转嫁于卫之庶氏，其后死于庶氏之家，讣于子思，子思哭于庙。门人至，曰：“庶氏之母死，何为哭于孔子之庙乎？”于思曰：“吾过矣！吾过矣！”遂哭于他室，见《礼记》。

子思之弟子孟子，名轲，字子舆，鲁孟孙之后，邹人也。

父激，字公宜，娶仉氏，梦神人攀龙凤，自泰山来，将止于峄，凝视久之，忽见片云坠而寤。时闾巷皆见五色云，覆孟氏居，而孟子生焉。孟子三岁丧父，母有贤德，挟其子以居。始舍近墓，孟子之少也，嬉戏为墓间事，踊跃筑埋。孟母曰：“此非所以居于也！”乃去。舍近市，嬉戏为贾彳玄亍事。母曰：“又非所以居子也。”遂徙舍学宫旁，其嬉戏乃设俎豆，揖让进退。

母曰：“此真可以居于矣！”遂居之。稍长，就学而归。母方绩。问曰：“学何所至矣？”轲曰：“自若也。”母以刀断织。

轲问其故，母曰：“君子学以立名，问以广知皆由积累而成，亦犹织之待积而成也。若废学无成，与断机何异！”轲惧，旦夕勤学不息，受业于子思，道既通。值梁惠王卑礼厚币，以招贤者，乃至梁。既而去梁适齐，齐宣王以为客卿。当是时，天下务于合纵连衡，以攻伐善战为贤；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，序诗书仲尼之道，作《孟子》七篇，以诏来世。娶由氏，生子名仲子。孟子曰：“人皆知以食愈饥，不知以学愈愚。夫学者，崇名立身之本也。孟子之学，尊孔子而辟杨、墨，曰：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”故杨、墨之害，亦自是灭息，此孟子不世之功也。

或曰：“佛老之教，甚于杨、墨，不知孟子之时，虽未知有佛，而老子生于孔子之前，其书流传已久，何孟子初无一语辟之也？”今之人以儒、释、道为三教，欲知佛老之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李老子释迦氏说法谈经

诗曰：

图利贪名满世间，不知破衲道人闲。

笼鸡有食汤锅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。

富贵百年难保守，轮回六道易循环。

劝君早觅修行路，一失人身万劫难。

却说自洪荒以来，已有男仙东王公，姓木，名倪，字君明；女仙西王母，姓杨，名回，字婉妗。男子得道者，名隶东王公；女子得道者，名隶西王母。周时，仙已八万余人。夫仙家之所宝三，曰精、神、气。其入门之诀三，曰炼精，养神，运气。

运气之法，叩齿按摩，以鼻吸东南方生气，周身运转，人亦多能为之，但恐或助或忘，为之久而有作辍耳。若炼精，人多惑于释氏之戒，疑而不信，以为真仙，宜从苦修得。不知生子继嗣，岂从苦中得乎？且物彩人精尚能神通，况于人乎？夫男女媾精，大易垂焉，采补不过拾女子之余精以自益。又妇女身中，恒结有金丹，譬如草上露时，急吸取之，则寿而仙。而法并无损于女，若有损者，即属旁门外道，天诛之所必及者也。至于养神，力修天仙正路，无上至真之道，最上一乘之法。不特道家用此而飞升，即佛家亦由此而得度。盖佛氏之教多端，纵苦行勤修，俱属皮毛影响，其有得道者，修法与仙家同。佛家明心见性，即仙家养神法。又鬼得汞而成仙，太阴炼形术，大抵少妇为多。三教俱本于易，道教则兼先后天。其言幻，言尸解飞升，以炼精、养神、运气为丹头，难学而易成，成则为仙。

释教本乎先天。其言寂，言前生来世，以明心见性为觉悟，易学而难成，成则为佛，为菩萨。儒教本乎后天。其言庸，言伦常、修、齐、治、平，极其至，为圣，为贤。所以经世有大忠、大孝、大贞，及有功德于民者，则为神。儒教前回已经表过，佛教回末便见。今先将道教序明。

孔子云："窃比于我老彭。"彭祖姓篯名铿，帝颛顼之孙，陆终氏之仲子。陆终氏娶鬼方之女，孕而不育十一年，开左右胁而出六人，其三日老彭。封于大彭之墟，即彭城也。至殷之末，年七百余岁而有少容，

好恬静，惟以养神治生为事。善于补导之术，御女多多益办。周穆王闻之以为大夫，称疾不与政事，王使采女乘辎耕，往问以道。彭祖与采女交，悉授以诸般秘法。采女归，转以教王，王试为之，有验。彭祖知之，乃去，不知所往。彭祖以善御女致寿，尝丧四十九妻，生五十四子，而婢妾不与焉。所著有《房中秘术》一百八十六卷。彭祖尚未仙去，天又续生老子。孔子尝问礼于老聃，又曰："吾见老子，其犹龙乎？"

老子者，即太上老君也。于商阳甲时分神化气，始寄胎于元妙王女理氏腹中。理氏食李而孕，八十一年。暨武丁庚辰二十四祀二月十五日卯时，降生于楚之苦县濑乡曲仁里，从母左腋而生于李树下，指树曰："此吾姓也。"生时白首，面黄白色，额有参牛达理，日月角悬，长耳短目，鼻纯骨，双柱，耳有三漏门，美须广颡，疏齿方口，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号老聃。周文王为西伯，召为守藏吏。武王时为柱下史。成王时，游西极大秦、竺干等国，号古先生，化导其国，后流为佛。康王时还归于周，复为柱下史。昭王时，复欲开化西域。驾青牛车，过函谷关，关令尹喜知之，求得其道，与尹喜同度流沙。穆王时复还中国。敬王十七年，孔子问礼于老聃。烈王时过秦，秦献公问以历数。秦时降峡河之滨，授道安期生。汉文帝时降，文帝遣使问之。老子曰："道德尊贵，非可遥问。"帝即命驾诣之。

帝曰："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域中有四，大王居一焉。子虽有道，犹朕民也。不能屈，何乃高乎？朕足使富贵贫贱人。"老子乃拊掌坐跃，冉冉在虚空中，如云之升，去地百余丈。良久俯而答曰："今上不至天，中不类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之有？陛下焉能令之富贵贫贱乎？"帝下辇，稽首礼谢。授帝以道、德二经。汉桓帝时降天台，授葛孝先上清、灵宝、大洞诸经。唐高祖时降羊角山，语吉善行，唐公受命符。玄宗天宝初，降丹凤门，帝亲享于兴庆宫。宋政和二年，降华阳洞天，授梁先生加句天童护命经。盖无世不出，先尘劫而行化，后无极而常存，隐显莫测，变化无穷，普度天人，不可具述。

老子于汉顺帝时，传道于张道陵。张道陵字辅汉，子房八世孙，身长九尺二寸，庞眉广颡，朱顶绿睛，隆准方颐，目有三角，伏犀贯顶，玉枕峰起，垂手过膝，美髭髯，龙蹲虎步，丰下锐上，望之俨然。汉光武建武十年，生于天目山。初，母氏梦大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，长丈余，衣绣衣，以蘅薇香授之。既觉，衣服居室皆有异香，经月不散，感而有孕。及生日，黄云笼室，紫气盈庭，室中光气如日月；复闻昔日之香，浃旬方散。七岁通道德经、天文地理、河洛图纬之书。举贤良方

正，身虽仕而志在修炼。无何，隐北邙山，有白虎衔符文置座傍。

和帝征为太傅，封冀侯。三诏不就。入蜀，爱蜀中溪岭深秀，遂隐于鹤鸣山。山有石鹤，每鸣则有得道者。道陵居此苦节学道，啬气养神，鹤乃鸣。弟子有王长者，相与炼龙虎大丹。一年，有红光照室；二年，有青龙白虎绕护丹鼎；三年丹成。真人年六十余，饣甘之，若三十许人。行及奔马，与王长入北嵩山。遇绣衣使者告曰：“中峰石室藏上三皇内文，黄帝九鼎太清丹经，得而修之，乃升天也。”于是真人斋戒七日，入石室，足所履处，蛩然有声，即掘丹地以取之，果得丹书。精思修炼，能飞行遥听，得分形散影之妙。每泛舟池中，诵经堂上，隐几对客，杖藜行吟，一时并赴，人莫测其灵异。西城房陵间，有白虎神，好饮人血，每岁其乡杀人祭之。真人召其神戒之，遂灭。又梓州有大蛇，鸣则山石震动，吐毒雾，行人中毒辄死。

真人以法禁之，不覆为害。顺帝壬午岁正月十五夜，真人在鹤鸣山，闻鸾佩珊珊，天乐隐隐，香花覆地，紫云满空。瞪目东瞻，见紫云中素车一乘，驾五白龙，车傍旌旗仪卫甚盛。车中一神人，仪容若冰玉，手执五明宝扇，项负八景圆光，身长丈六，神光照人，不可正视。车前一人，敕真人曰：“子勿惊怖，吾即太上老君也。”真人礼拜。老子授真人《三洞经箓》、雌雄二剑、都功印一枚、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，且曰：“与子千日为期，后会阆苑。”真人乃叩头领讫。日味秘文，按法遵修千日，内顾五脏，外集三万六千神。又感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气，摄伏精邪，隐遁出没，皆得自然。乃还阳平山，以飞仙轻举之法付嗣师，仍还鹤鸣山。上帝遣使者持玉册，授道陵以正一真人之号，谕以行当飞升。真人乃以盟威、都功等诸秘箓、斩邪二剑、玉册玉印，以授其长子衡，戒之曰：“此文总统三五步罡，正一之枢要，驱邪诛妖，佐国安民，世世子孙绍吾之位，非吾家子孙木传。”谓弟子王长、赵升曰：“尚有余丹。二子可分饣甘之，今日当随吾上升矣。”亭午，群仙仪从毕至，玉女二人，引真人夫人雍氏，升登黑龙紫舆，天乐拥导，于云台峰白日升天。时真人年一百二十三岁。今其子孙世袭真人，居于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之龙虎山。

道陵之后，至唐时又有吕洞宾。洞宾名岩，唐蒲州永乐人。

其祖渭，礼部侍郎。父让，海州刺史。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，因号纯阳子。初，母就蓐时，异香满堂，天乐浮空，一白鹤自天而下，飞入帐中不见。生而金形木质，道骨仙丰，鹤顶龟背，虎体龙腮，凤眼朝天，双胥入鬓，颈修颧露，额阔身圆，鼻梁耸直，面色白黄，左

眉角一黑子，足下纹起如龟。

少聪明，日记万言，矢口成文。身长八尺二寸。游庐山，遇火龙真人，传天遁剑法。唐会昌中，两举进士不第，时年六十四岁。游长安酒肆，见一道士，青巾白袍，相与吟诗，谈论至洽。

道士曰：“吾云房先生也，居终南鹤岭，子能从吾游乎？”洞宾未应。云房因与同憩肆中，云房自为执炊。洞宾忽就枕昏睡，梦以举子赴京，状元及第。始自郎署，擢台谏翰苑秘阁，及诸清要，无不备历，两娶富贵家女，生子婚嫁蚤毕，孙曾振振，簪笏满门，如此几四十年。又独相十年，权势熏炙。偶被重罪，籍没家赀，分散妻孥，流于岭表，一身孑然，穷苦憔悴，立马风雪中。方兴浩叹，恍然梦觉，炊尚未熟。云房笑吟曰：“黄粱尚未熟，一梦到华胥。”洞宾惊曰：“先生知我梦耶？”云房曰：“子适来之梦，升沉万态，荣悴千端，五十年间，一瞬息耳。”洞宾感悟，遂拜云房，求度世之术。云房凡十试洞宾，洞宾不为动。云房授以黄白之术。洞宾曰：“所作金银有变乎？”

云房曰：“三千年后，复还本质耳？”洞宾曰：“误三千年后人，吾不为也。”云房笑曰：“子推心如此，三千功行，即在此矣！”

悉传以上真秘诀。洞宾既得云房之道，兼火龙真人天遁剑法，始游江淮，试灵剑，除蛟害，隐显变化，四百余年。常游湘潭、岳、鄂及两浙间，时时济度人。其余诸仙颇多，不能尽述。

又中国川陕云南之西曰西藏，西藏之外曰西域。西域大秦、天竺等国，凶顽暴虐，创为锉、烧、舂、磨等刑。老子悯其人类将尽，因至其地，用手一指，其锉、烧、舂、磨等具或断或折，俱无所施。因教国王以仁慈，遂开化于西域，号古先生。

其后大茅草王老而无子，传位大臣，出家学道，得成正果。弟子以笼盛尸，悬树上，猎人射之，滴血于地，出二甘蔗。日炙，出一男一女。即善生与妃，后为甘蔗王。甘蔗王斥四子于雪山北，以德化人，成大国。中国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，山川震动，五色光贯太微。太史苏田奏曰：“有大圣人生于西方，一千年后，声教及此。”时天竺迦维卫国，净饭王妃摩耶氏，梦天降金人，遂有孕。是日生太子于右胁，姓刹利，名悉达多。

初生时，放大光慧光呀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莲，捧住双足，东西南北，各行七步，分开玉指，指上天下地，作狮子吼声，曰：“天上地

下，东西南北，惟我为尊。”至周昭王四十二年二月八日，年十九，欲求出家。是夜子时，有一天人名曰净居，于窗牖中叉手曰：“太子出家时至，可去矣！”太子闻言，心生欢喜，即逾城而去，于檀特山中修行。又至象头山，日食麻麦，参悟性灵，经一十六年而道成。入水火，贯金石，乘虚不坠，触实不碍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极。既而于鹿野苑中，论道说法，又于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以灯喻法。住世四十九年，于周穆王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天地震动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，连夜不灭。太史扈多曰：“西方有大圣人死，衰相现耳。”遂圆寂于拘尸那城。既圆寂后，复从棺起，为母说法。既返，金光直透，忽空中化三昧火，将棺自焚。是为世尊，又号如来，化为金身丈六，圆光七尺，顶上肉髻，光明显照，其根长广而绕于耳，眉间有白毫，其毫中空，右旋，宛转如玻璃筒。

释迦传一祖摩诃迦叶，迦叶传二祖阿难，至菩提达摩，凡二十八传，是为西天二十八祖。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元年，自西土泛海至金陵，与武帝语，师知几不契，遂去梁。折芦渡江，止嵩山少林寺，终日面壁而坐。九年，形入石中，拭之益显。

达摩以法宝袈裟授意可曰：“如来以正法眼藏付迦叶，辗转至我，今以付汝。吾灭度后二百年，衣钵无传。”自初祖达摩始至中国，以钵盂、锡杖、袈裟传二祖慧可，慧可传三祖僧璨，僧璨传四祖道信，道信传五祖宏忍，宏忍传六祖慧能。是为中原六祖。慧能姓卢。初，五祖欲传衣钵，令寺僧各述一偈。上座神秀曰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不令染尘埃。”时慧能在堆坊杵臼之间，夜书于秀偈旁曰：“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用拂尘埃。”五祖来观，心契其语，法嗣遂定，传以衣钵。池州使君问曰：“会中五百僧不付衣钵，为恁付与卢行者？”五祖曰：“虽五百人，四百九十九人会佛法，惟卢行者不会佛法。他则悟道，谓之过量人，方传得衣钵。”六祖于韶州曹溪说法，乃置衣钵而不传。于是言佛法者，群推道场教主观世音矣。

观世音乃鹫岭孤竹国祇树园施动长者第三子施善化身，托生于北阙国中，今并入日本国。父妙庄王，姓婆，名伽，母伯牙氏。初，妙庄王无嗣，祝于其国西岳香山寺。天帝以其父好杀，夺其嗣而与之女。长曰妙清，次曰妙音，三曰妙善。生时，异香满室，霞光遍座。幼而聪敏，便欲了人间事。至九岁，力阻父命，誓不成姻。后因长、次二女招二郎，父乃强妙善毕偶。

妙善不从，乃禁于后园中。善守净弥笃，再舍入汝州龙树县白雀寺

为尼，暗命僧头夷优寺劝化之。百计不从，无奈善何，乃厄以苦行。妙善朝汲水，暮听经，晨焚扫，昼柴炊，毫无难色。

诚感上天，使三千八百天龙持护，伽蓝扫地，东海龙王扫尘，六丁上香，游奕点烛，伽雀进茶，飞猿进菜，白虎衔柴，飞走毛墙滋化，八洞神仙献果，夜夜风雷喧吓，鬼神走动。众僧惧，而复命于妙庄王。庄王遣五城兵马忽必力，驱兵围寺焚之，而妙善口叩灵山世尊，齿啮玉指，喷血成红雨，灭火救寺，五百僧咸无恙。忽必力再火再息，三火三息，无奈，奏闻庄王。庄王怒，命必力捆押妙善入法场，阴以母旨救之。盖深爱三女之慈顺，欲其完聚成婚，以摄国政也。岂意妙善色不变而志愈坚。

乃囚于冷宫。日夜宫娥、父母苦劝，不听，反出语激父。父大怒，立命必力斩讫回报。土神忙奏玉帝，赐以红光罩体，刀砍刀断，枪刺枪截。乃赐红罗绞死。时有一虎跳入法场，负善而去。庄王曰："不孝儿，当得恶报。"不知天使猛虎负善入于黑松林中，正所以完善之正果也。善一时昏晕，真灵杳杳，不知去向。忽一童子，手执幡幡，请曰："阎君有命迓公主，闻公主大慈惠，十王恭候于步天桥。"善如命行。只见鬼门关上，牛首跪门，夜叉秉烛，铁头扫地，诸王于桥上盖绵，紫云布地，玉辇相迎，歌女侧立。善谢之曰："妾有何德，敢辱宠招。"诸王曰："闻大慈悲，愿侍经筵。"善曰："阿弥，善哉，善哉！"

不意一诵，而天花乱坠，地拥金莲，铁狱铜枷，尽为齑粉，凡诸造孽者，皆脱离地狱，八千余部之地狱尽空。诸判官奏曰："从来赏善罚恶，非地狱无以待凶人。今大慈悲说法，而地狱颓矣。似此久留，则铁无坚狱，天帝闻之，必有罪责矣。"急请邀返阳间。诸王乃车送于孟婆亭而别，命狱卒引至黑松林还魂。善醒曰："吾已升天界矣。奈何复至此乎？"沉吟芳草，不知去向。已而释迦如来，驾云和南而揖，因戏之曰："草庐中堪并坐，吾与汝并坐片时，以聊生也。"善曰："奈何以披毛之语渎我耶？"释迦曰："愿带往香山可乎？"善不答。释迦曰："吾戏汝耳，汝心坚矣。吾非别者，乃佛祖释迦是也。特来示汝去处。"善稽首称谢曰："何处？"释迦曰："越国南海中间普陀岩是汝去处。吾代呼地龙，化一座莲台，渡洋而过。"于是白虎为之衔木，龙王为之拥土，四部天王为之柱石。善坐普陀岩，九载功成。割手目以救父病，持壶中甘露以救万民。

上帝封为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。左善才，右龙女，一家骨肉，俱升天界。父妙庄王为善胜仙官，母伯牙氏为劝善菩萨。大

姊妙清为大善文殊菩萨，青狮骑坐；次姊妙音为大善普贤菩萨，白象骑坐。

又，陕西肃州之外，千五百里曰哈密，哈密之外曰土鲁番。

土鲁番城西百里有灵山，相传辟支佛，尝领兵十万，修行于此。

其十八尊者，乃其下领兵大将；五百尊者，乃其下领兵官也。

皆成罗汉，涅盘于此。近山有石，青黑，纷若毛发者，乃罗汉发。是十万罗汉削发处。有石成堆，似玉，纹理明析，颜色光润，状若人骨者，乃罗汉骨。是十万罗汉涅盘处。群山悉五色，砂石光焰灼人，峻壑穷崖，天巧奇绝。其余诸佛、诸菩萨、诸罗汉、禅师，不胜载。今西藏西域中，代有活佛一人，系佛祖转世，每年八九十岁而死，随死随生。其生也，即有道术，能知前世及过去未来事。亦近女色，受有缘者之供养。至今数千年如一日，与孔子之世袭于曲阜，张氏之世袭于贵溪无异。此之谓三教也。

其入中国，自汉明帝梦金人，身长丈余，外有日光，飞空而至。于是遣蔡愔、张骞、秦景、王遵等十二人往天竺，写取心经、大悲咒等四十二章。及沙门摩腾竺法兰以来，帝令藏经兰台石室，起白马寺于雍门外，以处摩腾，由是化流中国。其后，晋僧西游，唐僧取经，得心经写本，所谓佛母心经也。其余经忏，多出于后人所附会。晋谢灵运，宋苏东坡，甚好于此，每托佛意造经，犹今之文章也。佛家千言万语，总不越于收放心三字。盖放心收，自能明心见性，而成正觉，所谓即心是佛，见性成佛也。夫佛者，觉也；菩萨者，觉有情也；南无者，皈依也；阿弥者，无量寿也。盖性灵亘万古而常存，常常念之，则能自觉其性灵，得无量寿，身虽坏而性灵不坏也。故学佛者，必以习静养神，参悟性灵为主。性灵即元神，即魂也。人能习静养神，参悟本来面目，则能自觉其神魂。既能自觉其神魂，渐渐使魂离身，由黍米大，渐养至与身等，则身外有身，能神游万里之外，出定入定而道成。若朝夕勤修，参拜土木神像，诵经礼忏，皮毛事耳，何益之有？故学佛者，但当求佛于我，不当求佛于佛也。夫佛教与儒教，同源而异流。儒教以孔子为主，而孟子继之；道教以老子为主，而张道陵继之；佛教以释迦如来为主，而观世音继之。三教皆起于周室东迁之后，可见极乱固莫如东周，而极盛亦莫如东周也。

周室东迁，及相传事迹，因讲五霸三教，尚未说明，下回便见。

第十一回 周社稷八百年三十七世

诗曰：

成败兴亡古至今，飞云去鸟入销沉。

荒郊废冢伤心处，不待田文听鼓琴。

却说平王迁洛之事，已于第七回之末序明。其即位迁洛之后，不思申侯杀父之仇，反怀申侯全己之功，遣畿内之民，戍申及许，以防戎患。又不能自强于政治，晚年失道滋甚，日渐衰微，诸侯背叛。故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托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，而王人遂下同列国矣。在位五十一年崩，孙桓王林立。王伐郑，郑人御之，战于繻葛，郑射王中肩。楚子熊通侵随，因使随请爵于王，王不许。通怒曰："吾先君鬻熊，文王之师也。成王举我先公居楚，蛮夷慑服，而王不加位，我自尊耳。"乃自立为武王，而王不能问。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，子庄王佗立。周公黑肩欲弑庄王而立王弟克。辛柏以告于王，遂与王杀周公黑肩，克奔燕。庄王在位十五年崩，子厘王胡齐立，亦曰僖王。

时齐桓公创霸，自后权归霸主。厘王在位五年崩，子惠王阆立。

初，王姚嬖于庄王，生子颓。蔿国为之师，欲立为太子而未克。及惠王即位，取蔿国之圃以为囿。边伯之宫，近于王宫，王取之。王又夺子禽、祝跪与詹父田，而收膳夫之秩。二年，蔿国等五人因苏氏作乱。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，不克，奔温。

苏子奉子颓奔卫。卫师、燕师伐周，立王子颓。三年，郑伯和王室，不克，遂以王归，处王于栎。王及郑伯入于邬，遂入成周，取其宝器而还。冬，周子颓享五大夫，乐及遍舞。郑伯闻之，见虢叔曰："寡人闻之，哀乐失时，殃咎必至。今子颓歌舞不倦，是乐祸也。夫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而况敢乐祸乎？奸王之位，祸孰大焉，盍纳王乎。"虢公曰："此寡人之愿也。"

四年夏，郑伯、虢公、纳王杀子颓及五大夫。郑伯飨王，王与之虎牢以东之地界。虢公为王宫于王丰，王与之酒泉，请器，王与之爵，与郑伯以后之鞶鉴。郑伯由是始怨于王。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，子襄王郑立。

初，惠王娶陈妫，生太子郑及叔带。带食邑于甘，有宠。

惠王欲立带而不克。襄王立，叔带欲与戎狄伐周。王知之，将诛叔带，叔带奔齐。齐使管夷吾和戎于王，又使诸侯各发卒戍周。其后富辰请召太叔带，王从之，召叔带于齐。郑人伐滑，王使伯服、孙伯如郑请滑，郑文公不听，而执二子，王怒，将以狄伐郑。富辰谏曰：“不可，太上以德，亲亲。今天子不忍小忿而弃郑亲，其若之何？”王弗听，使颓叔、桃子出狄师伐郑取栎。王德狄人。又闻狄女叔隗如花似玉，而有美色，将以其女为后。富辰又谏曰：“狄固贪忄林，王又启之。女德无极，妇怨无终，狄必为患。”勿听。既而狄女戎隗，戎装出猎，与叔带较射，叔带因通于隗氏。王知之，因废隗后。颓叔、桃子曰：“我实使狄，狄将怨我。”遂奉叔带以狄师伐周，大败周师。

王出适郑，处于汜，狄人立叔带为王。叔带以隗后为后，居于温。王使告难于诸侯。晋文公迎王复位，入王城，杀叔带于温。

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崩，子顷王壬臣立。在位六年崩，子匡王班立，亦在位六年崩，弟定王瑜立。

楚子伐陆浑之戎，至于洛，观兵于周郊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，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。满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鼎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楚庄王惭惧而退。

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崩，子简王夷立。简王在位十四年崩，子灵王泄心立，生而有髭，在位二十七年崩，子景王贵立。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崩。

初，景王太子圣早卒，王立次子猛为太子，又庶子朝有宠于王，王欲立之，未果。至是崩，单子、刘子立猛为王。子朝因旧官之丧职秩者，帅甲以逐刘子。刘子奔扬，单子奉王猛于庄宫。子朝之徒，夜使人取猛以归，单子出奔。子朝之徒，奉王猛以追单子。晋人帅师纳王猛于王城。猛卒，诸大夫奉王猛之弟丐，是为敬王，居于狄泉，称为东王。大夫尹氏立于朝为王，称为西王。单子、刘子与晋师攻之，未克。晋顷公使士司景伯莅问周故，子朝辞曲，乃辞子朝，不纳其使。四年冬，晋师及刘子、单子之师进攻子朝，克之。尹氏、召伯、毛伯以子朝出奔楚，王入于王城。其后吴入郢，王人因楚之乱杀子朝于楚。

敬王三十九年春，鲁西狩获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终此，以前为春秋，以后为战国。

敬王在位四十四年崩，子元王仁立。在位七年崩，子贞定王介立，

在位二十八年崩，子哀王去疾立。三月，弟叔弑之而自立，是为思王。秋八月，少弟嵬杀叔自立，是为考王，在位十五年崩。子威王午立，在位二十三年。初，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，在位二十四年崩。子安王骄立。十六年，初命齐田和为诸侯。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崩。子烈王喜立。在位七年崩。弟显王扁立。八年，慧星见西方，卫公孙鞅入秦，秦孝公用其计，遂为天下莫强之国矣。秦初称王。显王在位四十八年崩。子慎靓王定立，在位六年崩，子赧王延立，在位五十九年。秦庄襄王伐赵，赧王畏秦之强，欲与诸侯讨之，秦遂入寇。赧王入秦，顿首受罪，尽献其地三十六城，口三万户。秦受其献，赧王归周而卒。

先时，王子朝之乱，余党多在河南王城。敬王避都成周，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，以续周公官职，在成周之西，亦号西周。

三传而至惠公，别以巩邑，封少子班于王城之东，亦号东周。

其后，赧王徙都西周，西周武公依焉，至是并亡。惟东周君尚存，传子杰。又七年，东周君与诸侯谋伐秦，秦使相国吕不韦帅师灭之，迁东周君于阳人聚，周遂不祀。周比亡，凡有七邑。

上以东周起平王辛未，至东周君壬子，凡二十五王，计五百二十二年。通西周共三十七王，八百七十四年。其后，汉封周之后嘉为君，又为侯，又为公，至晋犹不废。

其列国之兴亡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九州岛中诸列国并入强秦

诗曰：

野草闲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。

贤愚千载知谁是，贵贱同归土一丘。

词曰：检尽残篇断简，细评千古英雄。功名富贵笑谈中，回首一场春梦。昨日香车宝马，今朝禾黍秋风。谁强谁弱总成空，傀儡棚中搬弄。

却说武王克商，封建诸侯，爵五品而土三等：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不满为附庸，盖千八百国。周室既衰，转相吞并，数百年间，列国耗尽。其见于《春秋》传经者，总一百二十四国。自夷王之世，卫康叔七世孙顷侯首坏王制，并邶墉之地。春秋晋灭十二国：耿、霍、魏、虢、虞、焦、杨、韩、逼阳、肥、陆浑、鼓；楚灭二十一国：息、弦、黄、夔、邓、权、江、六、蓼、庸、赖、陈、舒、鸠、蔡、唐、顿、胡、申、随、杞、莒；齐灭四国：谭、遂、纪、鄣；秦灭四国：梁、滑、蜀、义渠，又灭西戎十二国。吴灭二国：徐、州来；越灭二国：吴、郯。又鲁灭项，邾灭须句，卫灭邢，莒灭曾阝，郑灭许，蔡灭狄，沈灭温，宋灭曹。又，赵无恤灭代，晋荀瑶灭夙繇，赵灭中山。春秋之世，其见于征伐会盟最著者十二国，而莫强于晋。北方诸侯，惟晋之号令是听。初，成王九年，封弟叔虞于唐，号为晋。姬姓，侯爵，称叔虞为唐侯。传晋侯燮、武侯宁族、成侯服人、厉侯福、靖侯宜臼、僖侯司徒、献侯籍、穆侯费。穆侯生太子仇，及成师。

穆侯薨，弟殇侯篡立，仇袭杀殇叔而自立。犬戎之难，晋文侯仇将兵救周，平王赐以河内附庸，而晋始大。传子昭侯伯，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，号为桓叔。晋都于翼。曲沃日强，而翼渐弱，于是翼与曲沃分为二。昭侯传孝侯平、鄂侯郄、哀侯光、小子侯、晋侯缗，为曲沃武公所灭。曲沃自桓侯成师始封，传庄伯鲜、武公称，乃灭翼而继晋统。传献公诡诸，并吞各国，而晋日强。传奚齐卓子、惠公夷吾、怀公圉，而文公重耳立，大霸诸侯。其事迹已见第八回中。以后世为霸主。传襄公驩、灵公夷皋。灵公不君，厚敛以雕墙；从台上弹人，而观其避丸也。赵盾骤谏，公屡使人杀之，不果。盾出奔。盾弟赵穿，攻灵公于桃园而弑之。盾未出境而复返，迎立文公之少子成公黑臀。成公传景公据。初，晋献公使赵夙御戎，毕万为右，灭耿，灭霍，灭魏，赐赵夙耿、毕

万魏以为大夫，夙为赵氏之祖，万为魏氏之祖。文公时，先轸将中军，后为范氏。荀林父将中行（盖改中军为中行也），后为中行氏。林父之弟荀首，食邑于智，后为智氏。曲沃桓叔之子庄伯，封弟韩万于韩原，后为韩氏。谓之六卿。诸侯不必多序，惟赵氏有存孤之事，不得不详其实。

据《左传》，赵盾之子朔娶晋成公之女庄姬，生赵武。朔早卒。盾之弟赵婴，通于侄妇庄姬，赵同、赵括以为讨，放之于齐。婴曰："我在，故栾氏不作；我去，吾二昆其殆哉！且人各有能有不能，舍我何害？"勿听。婴梦天使谓己："祭余，余福汝。"祭之，明日而行。庄姬为赵婴之亡，故谮之于晋侯曰："赵同、赵括将为乱，栾书、却至为证。晋杀赵同、赵括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，因以其田与祁奚。晋景公梦大厉，被发及地，搏膺而踊曰："杀余孙不义，余得请于帝矣！"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公惧。入于室又坏户。公觉，召桑田巫占之，巫言如梦。公曰："何如？"曰："不食新麦。"公疾病，求医于秦，秦使医缓治之。未至，公梦疾为二竖子，曰："彼良医也，恐伤我，焉逃之！"其一曰："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！"医至，曰："病不可为也。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针之不及，药不至焉。"公曰："良医也。"厚为礼而归之。六月丙午，晋侯欲麦，使甸人献麦。馈人为之召桑田巫，示而杀之。

将食，腹胀如厕，陷而卒。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，及日中，负晋侯出于厕，遂以为殉。景公之未薨也，韩厥言于晋侯曰："成李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其惧矣。"乃立武而反其田焉。

孔子《春秋》，载晋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，并不及朔，此圣经之班班可据者也。乃《史记》载有屠岸贾为难。及程婴、公孙杵臼存孤事，不知何据。或曰："此汉韩信存孤故事。信当钟室难作，信家有客，匿其三岁儿；知萧何素与信善，不得已为吕后所劫。客私往见之，微示信无后意。萧何仰天叹曰："冤哉！冤哉！"泪淫淫下。客见其诚，以情告。何惊曰："若能匿淮阴侯儿乎。中国不可居矣，急逃南粤赵佗，必能保此儿。"

遂作书遣客，匿儿于佗，曰："此淮阴侯儿，公善视之。佗养以为子，而封之海滨，赐姓韦，用韩之半也。今其族豪于广南海濡间。因汉人为之立传，不便明言，遂以吕后为屠岸贾，以韩为赵，以萧何家为公宫，而程婴、公孙杵臼，乃韩信客名。

司马迁作《史记》因之，遂为千古疑案，若今之小说然，非实录也。

景传厉公州蒲，为栾书，中行偃所弑。使迎襄公曾孙悼公周于京师而立之。悼公年方十四，而甚贤明，任用魏绛等，救灾患，薄赋敛，节器用，时用民，重兴霸业，三驾而楚不敢与之争。悼公传平公彪、昭公夷。六卿渐强而专权，晋侯渐弱而不能制。再传顷公去疾、定公午、出公凿。智瑶与韩、魏、赵灭范氏、中行氏而分其地。晋出公告于齐、鲁，请伐四卿，四卿反攻其君。晋侯奔齐，道死，智伯立昭公之曾孙骄，是为哀公，而专其政。及智伯宣子卒，智襄子为政，求地于韩魏，韩魏皆与之。又求地于赵，赵襄子不与。遂率韩康子、魏桓子以攻赵。初，赵简子使尹铎治晋阳。铎请曰："茧丝乎？保障乎？"

简子曰："保障哉？"铎因省赋税以纾民力。至是襄子思其言，乃走晋阳，三家决水灌之，城不浸者三板，沈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，见韩魏二子曰："臣闻唇亡则齿寒，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，赵亡，则韩魏为之次矣。"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。赵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反决水以灌智伯军。二子翼而击之，大败其众，尽灭其族，而三分其地。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晋哀公传幽公柳，为其夫人秦嬴所弑。魏文侯立烈公止，传孝公颀、靖公俱酒。于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，三晋共废其君俱酒为家人，而三分其地，晋亡。凡四十君，共七百二十二年。自后晋分为三，一曰魏，文王庶子毕公高之后。威烈王命魏斯为诸侯，传武侯击，至惠王莹称王，即孟子书梁惠王也。再传襄王、昭王、安厘王、景闵王，至魏王假，凡八世，共一百七十七年，秦始皇灭之。一曰赵，与秦同祖，蜚廉之后。威烈王命赵籍为诸侯，是为烈侯。传武侯、敬侯、成侯、肃侯，至武灵王雍，称王。再传惠文王、孝成王、悼襄王，至幽穆王迁，秦始皇灭之，其兄嘉自立于代，号代王。

六年，秦又灭之。凡十一世，共一百八十二年。一曰韩，与晋同祖，曲沃伯桓叔之后。威烈王命韩虔为诸侯，是为景侯。传烈侯、文侯、哀侯、懿侯、昭侯。至宣惠王称王。再传襄王、僖王、桓惠王，至韩王安，秦始皇灭之。凡十一世。共一百七十四年。

其历来与晋为敌、分霸于南者，曰楚。凡南方诸侯，惟楚之号令是听。芊姓，子爵，颛顼之后。高祖鬻熊事文王，成王以旧恩，封其玄孙熊绎以子男之田，曰楚。传熊艾、熊鱼旦、熊胜、熊扬、熊渠、熊挚红。挚红弟熊延，弑挚红而自立。延传熊勇、熊严、熊霜、熊徇、熊

愕、熊仪（即若敖）、熊坎（即霄敖）、熊眴（即蚡冒）。冒弟熊通，杀冒子而自立，乃僭号称王，并吞各国，日渐强大。传文王熊赀，杜敖熊又喜。为其弟威王熊恽所弑。恽立四十六年，为其子穆王商臣所弑。穆王传庄王旅，大霸诸侯，事见第八回中。庄王传共王审、康王昭、郏敖员。郏敖为康王弟灵王围所弑。围立十二年，为公子比、公子弃疾所弑。弃疾立，是为平王，奸娶子妇而杀伍奢、伍尚，伍员奔吴。及平王卒，子昭王轸立。伍员以吴师伐楚，五战及郢，楚昭王奔随。申包胥以秦师救楚，吴师大败而归。昭王复位，传惠王章、简王中、声王当、悼王疑。悼王以吴起为将，捐公族不急之禄，以养战士，楚国大强。及悼王卒，贵族共攻杀起。再传肃王臧、宣王良、威王商、怀王槐。秦昭王伐楚，取八城，秦遗楚王书，愿为会五关而罢兵。怀王信而入秦，屈平止之，勿听。秦令一将军诈为王，伏兵武关，执怀王以归。

怀王病发，卒于秦。子顷襄王横立，传考烈王完，无子。春申君黄歇，以李园之妹为妾，既有孕，园说春申君进之王，遂生男。考烈王卒，春申君子幽王悼立。李园欲专权，伏甲宫门，刺杀春申君而灭其家。幽王在位十年卒，弟哀王犹立，五月而为庶兄负刍所篡。负刍立，五年而为秦始皇所灭，楚亡，传四十世，共八百八十余年。其次曰齐，姜姓，又吕姓，侯爵。太公望股肱周室，武王十三年己卯，封之于营邱曰齐。传丁公伋、乙公得、癸公慈母、哀公不辰。不辰为周懿王所烹，弟胡公靖立。癸公子献公山，袭杀胡公而自立。传武公寿、厉公无忌、文公赤、成公脱、庄公购、僖公禄甫，而国渐强。子襄公诸儿，淫乱无道，为从弟公孙无知所弑，弟桓公小白立，大霸诸侯，事见第八回中。及薨，易牙竖刁立无亏，为齐人所弑。宋人纳孝公昭，及薨，于为开方所弑。弟昭公潘立。昭公薨，子舍为懿公商人所弑。懿公为邴蜀欠、阎职所弑，国人立懿公之兄惠公元。传顷公无野、灵公环、庄公光。庄公通于崔杼之妻棠姜，宣淫无忌，为崔杼所弑，景公杵臼立，而陈氏日盛。景公嬖子荼，立之。陈乞弑之，而立悼公阳生。悼公为鲍牧所弑，齐人立悼公之子简公壬。

简公为陈恒所弑，恒立壬之弟平公骜，而专其政。传宣公积，至康公贷，田和乃迁其君于海上，而夺其国，姜氏之齐亡。凡二十九世，共七百四十四年，为后齐田和所篡。

田和请为诸侯，周安王许之。和亦号太公；子午亦号桓公。

午子因称王，是为齐威王，威王之子宣王辟疆，即《孟子》书齐宣王也。时燕相子之与苏秦弟苏代婚，子之欲得燕权，适苏代使齐还。燕

王哙问曰：“齐其霸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燕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于是燕王专任子之。鹿毛寿复以尧舜之让天下说燕王，燕王乃让国于其臣子之，而哙反为臣，燕国大乱。齐宣王伐燕，取子之醢之，遂杀燕王哙。三年，燕人共立哙之子平，是为昭王，尊贤养士，与百姓同甘苦，卑礼厚币，以招贤者。于是乐毅自魏往，剧辛、邹衍等俱自各国往。昭王以乐毅为亚卿，任以国政。齐宣王传子愍王地。愍王既灭宋而骄，乃南侵楚，西侵三晋，欲并二周而为天子。燕昭王悉起国中兵，以乐毅为上将，连结秦、魏、韩、赵之兵以伐齐。齐愍王悉起国中兵，拒战于济西，大败。乐毅长驱入临淄，呼吸间下齐七十余城，独莒、即墨未下。愍王走莒，求救于楚，楚使淖齿将兵救之，因为齐相，亦在莒城，楚欲与燕共分齐地，乃擢愍王筋悬之庙梁，隔宿而死。愍王子法章，变姓名，为太史敫家灌园。敫女奇其貌，怜而窃衣食之，因与私通焉。王孙贾纠合市人，攻杀淖齿，求法章，立为襄王，复保莒城以拒燕。燕乐毅围即墨，即墨大夫出战而死。即墨人共推田单为将以拒燕。燕围二邑，三年不下。会燕昭王薨，惠王立。

惠王自为太子时，素不快于乐毅。田单闻之，乃纵反间计，以间乐毅。燕王疑之，使骑劫代将，而召乐毅，毅奔赵。田单诳言神师下助，而复伪请降，阴收城中牛，得千余，为绛缯衣，画以五彩龙文，束兵刃于其角，而灌脂束苇于其后；凿城数十穴，夜纵牛，烧其尾，牛怒，尽力而奔燕军，燕军大败。齐人杀骑劫，七十余城皆复焉。乃迎襄王于莒，入临淄复位，以太史敫女为后，是为君王后，生子建。襄王君薨，王后当国。君王后薨，齐王建为秦始皇所灭，后齐亡。凡七世，共一百六十六年。

其次曰燕，姬姓，伯爵。武王十三年己卯，封召康公奭于燕，传三十六世，至文公子易始称王。子燕王哙，让国于其臣于之，为齐所杀，齐遂灭燕。哙子昭王平复燕，几灭齐。传惠王、武成王、孝王。至燕王喜，为秦所伐，避秦居辽东。又四年，秦始皇灭之。凡传四十三世，共九百有一年。已上晋自春秋时，合为一国；自战国时，分为魏、赵、韩三国，而韩仍为晋之支派。齐自春秋时为姜齐，自战国时为田齐。及楚与燕，凡六国，俱起自周初，日渐强盛，历春秋战国，而灭于秦始皇，所谓并吞六国也。

此外，文献之邦，首推鲁国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，曰鲁国。传鲁公伯禽、考公酋、炀公熙、幽公宰。

于昭王时，弟魏公氵费弑幽公而自立。传厉公擢、献公具、直公

濞、武公敖、懿公戏。侄伯御弑懿公而自立。周宣王讨诛之，懿公之弟孝公称立。传子孝公弗湼、惠公元妃孟子。孟子卒，继室以声子，生隐公息姑。宋武公生仲子。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为鲁夫人，故仲子归于鲁。生桓公轨，惠公以手文之故，欲传位于轨。惠公薨，桓公少，兄隐公权国。桓公既壮，隐公遵父志，将让国于桓公。桓公反听羽父之谗，弑隐公而自立。

桓公生四子，长庄公周，次庆父，次叔牙，次季友。季友之将生也，公使卜之，曰："男也，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。季氏亡，则鲁不昌。"及生，有文在其手，曰"友"，因以名之。及桓公与夫人文姜如齐，齐襄公兄妹通奸，医而杀桓公。鲁人立庄公。

庄公娶齐襄公之女，曰哀姜，无子。其娣叔姜，生启方，即闵公也。又纳党氏女孟任，生子般，欲立之。公疾，问嗣于叔牙，对曰："庆父材。"问季友，对曰："臣以死奉般。"乃以鸩赐叔牙死，而以其子公孙兹为大夫，是为叔孙氏。庆父通于哀姜，及子般立，庆父杀之而立闵公，又弑闵公而谋自立。季友奉公子申立之，是为僖公。哀姜奔邾，齐桓公取而杀之，以尸归鲁。

庆父奔莒，季友以赂求之于莒，追而缢之，亦以其子公孙敖为大夫，是为孟孙氏。季友贤，卒定鲁国，遂相鲁，是为季孙氏。

三家俱出桓公之后，谓之三桓。僖公传文公兴。文公长妃齐女出姜，亦曰哀姜，生恶及视。次妃敬嬴，生宣公倭。敬嬴嬖，而私事孟孙氏襄仲，即公子遂。文公薨，襄仲杀恶及视，而立宣公。自是三桓专权，四分公室，季氏取其二，孟孙；叔孙各取其一，皆尽征之，而贡于公。宣公传成公黑肱、襄公午、昭公稠。昭公欲去季氏，为季平子所逐，薨于干侯。昭公弟定公宋立，传哀公蒋，请兵于越，欲因越伐鲁，而去三桓。三桓攻公，公奔于卫，去如邹，遂如越，国人迎公归，卒于有山氏之家。子悼公宁立。鲁君如小侯，卑于三桓。再传元公嘉、穆公显、共公奋、康公屯、景公郾、平公叔、文公贾、顷公雠，为楚考烈王所灭。凡传三十四世，共八百六十八年。

又有郑，姬姓，伯爵。周宣王封母弟桓公友于郑，死幽王犬戎之难。已见第八回中。郑处晋楚之间，晋楚急霸，交伐郑，郑几于亡。至于产当国，而国大治，且善事大国，而兵争少息，自后差可粗安。时公孙黑、公孙段与驷带强杀伯有。子产已杀公孙黑，至七年后，郑人忽相惊曰："伯有至矣！"则皆走，不知所往。或梦伯有介而行曰："壬子，余

将杀带也。明年壬寅，余又将杀段也。”及壬子，驷带卒。明年正月壬寅，公孙段卒，国人大惧。子产立公孙泄及伯有子良止以抚之，乃止。子太叔问故。子产曰：“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，吾为之归也。”太叔曰：“并及公孙泄何为？”子产曰：“若为鬼而立后，恐惑民，故并及公孙泄，盖为大义存绝者然，以自解说于民也。”余不尽述。至康公乙，韩哀侯灭其国，徙都之。凡传二十三世，共四百三十二年。

又有宋，子姓，公爵。成王三年戊子，既诛武康，封微子启于宋，以继殷祀。弟微仲嗣位，十七传而至襄公兹父，亦霸诸侯。事见第八回中。传子成公、孙昭公。宋襄公夫人王姬，因与孙文公鲍通，遂弑昭公而立文公。又十传而至宋公剔成。

弟偃弑兄自立，灭滕，灭薛，败齐、楚、魏之兵，乃僭称王，淫于酒色，齐愍王与楚、魏共灭之。凡传三十二世，八百二十八年。

又有卫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十三年，封弟康叔于卫，七传而至顷侯，首坏王制，并邶、墉二国。又二传而至武公和，将兵救周，辅平王东迁，始命为公传庄公、桓公。桓公为州吁所弑。石蜡与国人共杀州吁，而立宣公晋。宣公奸娶子伋之妻宣姜，而生寿及朔。复听惠公朔之谗，而杀伋及寿。及宣公薨，惠公立，宣公庶子顽，又烝其庶母宣姜，而生戴公、文公。及惠公薨，子懿公赤立，为狄所灭。齐桓公帅诸侯之师救卫，立戴公及文公。文公毁以勤俭兴卫，七传而至灵公元，宠夫人南子，复为南子召宋朝，男女并宠。太子蒯聩丑之，欲杀南子，不果，出奔。灵公薨，蒯聩之子辄立，是为出公。蒯聩欲入，辄兴兵拒之。蒯聩因孔悝之母以入，辄出奔。蒯聩立，是为庄公。父子争国，辄出而复入，入而复出；蒯聩亦再出再入。晋赵鞅逐蒯聩，立灵公之侄般师。齐人执般师而立灵公之子起，石圃复逐之，而立灵公之子悼公黔。八传而至成侯速，贬号曰侯，服属三晋。又二传而至卫嗣君，贬号曰君。又三传而至卫君角。秦并六国，唯卫尚存，至始皇三十六年，始废为庶人。

凡传四十世，共九百有二年。

又有陈，妫姓，侯爵。武王封舜后胡公满于陈。十八传而至灵公平国，以淫夏征舒之母，为征舒所弑。楚入陈，已而复封。再五传而至闵公越、楚惠王灭之。凡传二十四世，共六百四十五年。其后复盛于齐，是为后齐田氏。

又有蔡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封弟叔度于蔡。度以乱诛，子蔡仲复封。至蔡侯齐，楚惠王灭之。凡传二十五世，共六百六十二年。

又有曹，姬姓，伯爵。武王封弟振铎于陶邱，曰曹。至伯阳，为宋景公所灭。初，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，而谋亡曹，曹叔振铎请待公孙疆，许之。旦而求之，曹无之，戒其子曰："我死尔闻公孙疆为政，必去之。"及曹伯阳即位，好田弋。

曹鄙人公孙疆好弋，获白雁献之，有宠，使为司城以听政。梦者之子乃行，疆言霸术于曹伯。曹伯从之，乃背晋而奸宋。宋人伐之，晋不救。宋灭曹。凡传二十五世，共六百三十六年。

夫晋、楚、齐、燕、秦、鲁、郑、宋、卫、陈、蔡、曹，是为春秋十二国。秦、楚、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，是为战国七雄。

此外，又有吴，姬姓。秦伯逃吴，弟雍继之。雍传子季简，简传叔达，叔达传周章。武王封为吴伯，十四传而至寿梦，称王。传诸樊、余祭、夷昧、王僚、阖闾。至夫差，以强暴霸中国，为越王勾践所灭。凡传二十六世，共七百六十年。

又有越。夏少康封子无余于会稽，以奉禹祀，号于越。至允常称王。允常子勾践灭吴，而国疆，六传而至越王无疆，伐楚，为楚所败，而地削。再七传而至闽君摇，佐诸侯平秦，汉高祖封为越王。至汉武帝三十一年，始平东越。东越繇王居股，杀东越王、余善以降。共一千九百五十九年而亡。

又有邾，曹姓，于爵，颛顼之后。武王封曹侠于邾。战国时，改号邹，灭于楚。

又有杞，姒姓，公爵，武王封禹后东楼公于杞。战国时，灭于楚。

又有滕，姬姓，侯爵。武王封弟叔绣于滕。战国时，灭于宋。

又有薛，任姓，侯爵。夏禹封奚仲于薛，凡一千九百余年，为宋王偃所灭。

其有起自附庸，日渐强大，卒之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并天下为一者，曰秦，嬴姓，伯爵。舜时伯益赐姓嬴氏，其后为蜚廉，蜚廉子恶来极有力。同事纣，武王伐纣，俱杀之。恶来五世孙非子者，居太邱，好马，善养息之。周孝王命主马于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。孝王封为附庸君而邑于秦。传秦侯、公伯、秦仲、庄公。至襄公，因周幽王被犬戎之难，力战却戎，卫平王东迁，尽取周之弃地，而国始大。传文公、宁公、出

子。三叔弑出子而立武公。传德公、宣公、成公。至穆公任好，并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大霸西戎，而国始强。事见第八回中。传康公、共公、桓公、景公、哀公、惠公、悼公、厉共公、躁公、怀公。怀公为庶长晁所弑，躁公之孙灵公立，传简公、惠公、出公。出公为庶长改所弑，灵公之子献公立。献公传子孝公。时诸侯皆以夷狄遇秦，擯斥之，不得与中国之会盟，于是孝公发愤修政，令国中曰：“宾客群臣，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尊其官而封之土。”卫人商鞅闻之，西入秦，因秦嬖臣景监以见孝公，说以富国强兵之术。孝公大悦，与议国政，语数日不厌。卫鞅欲变法，秦人不悦。鞅言于孝公曰：“夫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以乐成。论至德者，不和于俗；成大功者，不谋于众。智者作法，愚者拘焉。”公曰：“善”。以鞅为左庶长，定变法之令，令民为什伍，而相连坐。告奸者赏，不告奸者罚。有军功者，各以其功受上赏；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。务本业耕织，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；事末利，及怠而贫者，收为奴婢。其有军功者，荣显；五军功者，虽富无所芬华。严刑厚罚，驱民于战。令具，未布，恐民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能徙置北门者，与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又曰：“能徒者，与五十金。”

有一人徙之，辄与五十金。乃下令，令行期年。秦民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，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，太子嗣君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”明日，秦人皆趋令，行之十年，秦国大治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。周王致霸于秦，诸侯毕贺。

时魏使庞涓伐韩，韩乃求救于齐，齐以田忌为将，以孙膑为军师，伐魏以救韩，直走魏都。庞涓还战，是夜至马陵道，齐伏兵射杀之，虏太子申。秦卫鞅因魏败，说孝公曰：“秦与魏同壤，非魏并秦，则秦并魏，莫若因其败而取之。”公从之，使鞅将兵伐魏。魏使公子卬将兵御之。鞅乃诱公子卬会盟乐饮而罢兵，卬信之，因伏甲虏公子卬，开地七百里。魏孝王去安邑，徙大梁。秦封魏鞅以商于十五邑，号曰商君。鞅用法严酷，尝临谓论囚，渭水尽赤，人多怨之。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薨，子惠文王立。公子虔之徒，告卫鞅欲反，发吏捕之。鞅出亡，欲止客舍。舍主人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鞅叹曰：“为法自毙。一至于此哉！”去之魏，魏不之入，纳之秦，秦人车裂以殉。

是时秦人蚕食诸侯，诸侯俱患秦之强。初，洛阳人苏秦，与魏人张仪，俱师事鬼谷先生。苏秦出游数岁，大困而归，兄弟妻嫂皆笑之。秦乃闭户不出，出其书，遍观之，得太公“阴符”之法，伏而诵之。揣摩期年，曰：“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

乃去游燕，说燕文公以合纵之术。文公从之，资以车马，使说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，各国皆从之。赐赍甚厚，以苏秦为纵约长，并相六国。北报赵，车骑辎重，拟于王者。苏秦恐秦伐赵，而约纵败，乃阴遣张仪入秦，使无攻伐各国，以坚其约楚、赵、燕、韩、魏同伐秦，攻函谷关。秦出兵逆之，五国之师皆败走。

秦惠王使公孙衍欺齐、魏，使伐赵，赵肃侯让苏秦，秦恐，请使燕以报齐。苏秦至燕，通于燕文公夫人，惧得罪，复奔齐，与齐大夫争宠，为贼所杀。张仪乃说各国，连横以事秦，而纵约解。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薨，子武王立。武王在位四年，因与力士赌举鼎，绝脉而卒。弟襄昭王立。时秦攻伐诸侯，取其都邑，诸侯畏秦如虎。

初，齐王封田婴于薛。婴有子四十余人，其贱之子曰文，有英才，多智略，说婴散财养士。婴使文主家待客，宾客争誉其美。婴立文为嗣，号孟尝君。招致诸侯，游士食客尝数千人，名重天下。秦王闻孟尝君之贤，使泾阳君为质于齐，而请孟尝君入秦，秦王以为丞相。或谓秦王曰：“孟尝君相秦，必先齐而后秦，秦其危哉！”秦王乃以楼缓为相，而欲杀孟尝君。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。姬曰：“愿得君狐白裘。”孟尝君有白裘，已献之秦王，无以应姬求。客有善为狗盗者，入秦藏中，盗狐白裘以献于姬。姬乃为之言于王而遣之。王后悔，使追之。

孟尝君至关，关法：鸡鸣乃出客。时尚早，追者将至，客有善为鸡鸣者，野鸡闻之皆鸣，孟尝君乃得脱归。及归，率齐与韩、魏攻秦，败其军，入函谷关，渭河绝一日，秦使公子池割河东三城以求和，三国乃退。历来伐秦之得志，无有逾于此者。

《战国策》载：孟尝君之客，有与其夫人相爱者，或告孟尝君曰：“为君之客，而内与夫人相爱，亦不义甚矣。其杀之勿赦也！”孟尝君曰：“睹色而相悦者，人之情也。其措之，勿言也。”待客如此，故能得人之死力，而所向有功。时秦以白起为将，所战无不胜，所攻无不拔，杀人以数十万计，而诸侯日削矣。

初，楚之野民卞和，得璞玉楚山中，献之楚武王。王使玉人相之。玉人曰：“石也。”以欺君罪刖其左足。武王立，和又捧璞献。玉人又曰：“石也。”刖其右足。文王立，和抱璞泣，下荆山下，王使人问之，和曰：“吾非悲刖也，悲夫宝玉，而题之以石，贞士而名之以狂。”王使玉人破之，得宝玉，因名为“和氏璧”，后为赵王所得。秦昭王欲之，请易以十五城。

赵王以问蔺相如。对曰："秦以城求璧，而王不许，则曲在我。与之，而秦不与我城，则曲在秦。臣愿为使，奉璧而往。秦城不入，臣请完璧而归。"相如至秦，秦王无意偿赵城，相如乃绐秦王，复取璧，遣使者怀璧归赵，而以身待命于秦。秦王贤之而不诛，礼而归之。后秦并六国，得和氏璧。李斯刻文其上曰："受命于天，既寿且昌。"遂为传国玉玺。赵王以相如为上卿，位在廉颇右。廉颇曰："我见相如必辱之。"相如闻之，每朝，常称疾；出而望见，辄引而避匿。其舍人以为耻。相如曰："以秦之强，相如尚廷叱之，岂独畏廉将军哉？顾吾念之，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相争，势不俱生，吾所以避之者，先国家之急，而后私仇也。"廉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至门谢罪，遂为刎颈之交。时，赵以赵奢、廉颇为将，蔺相如为相，国势稍强。及赵奢卒，廉颇为将。秦王使王齿乞伐赵，赵军数败，廉颇坚壁自守，秦人患之。范雎使人行反间曰："秦独畏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，若廉颇易与，且降矣！"

赵王信之，遂以赵括代廉颇为将。秦亦潜以白起代王齿乞为将，战于长平，大败赵师，斩其将赵括，坑卒四十万。赵人大恐。

时秦昭王用范雎为相，说以远交而近攻，曰："得尺则王之尺，得寸则王之寸。"故三晋被兵尤甚。秦忌武安君白起功，贬而杀之，使王齿乞围邯郸。赵使平原君赵胜求救于楚。胜求门下文武俱备者二十人与俱。毛遂自荐，至楚。见楚王，楚王未决。毛遂劫楚王，说以合纵之利。楚王从之，使春申君将兵救赵。平原君又求救于魏，魏使晋鄙将兵救赵。秦王使谓魏曰："吾攻赵，旦暮且下，诸侯敢救者，必移兵先伐之。"魏王恐，止晋鄙壁邺，不敢进，使将军辛垣衍说赵王，欲共尊秦为帝，以却其兵。鲁仲连闻之，往见新垣衍曰："彼秦者，弃礼义而尚首功之国也。彼若肆然为帝，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，不愿为之民也。况彼既为帝，魏亦何能晏然已乎。"衍乃不敢言帝秦。

赵平原君夫人，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之姊也。无忌礼贤下士，食客三千人，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。让公子无忌曰："所以自忖于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义，能急人之困也。今邯郸旦暮下，而魏救不至，岂所望于公子哉！"公子数请魏王敕晋鄙救赵，魏王终不听。无忌乃以所属宾客，约车骑百余乘，欲赴难，斗死于赵。过见侯生。侯生者，隐士也，名赢，年七十，家贫，为夷门监者。无忌引为上客，礼之甚恭。生曰："公子无他计，而欲赴秦军，如以肉投馁虎，何功之有？"信陵君再拜问计。

生曰："吾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。如姬最幸，力能得之。公子尝为报

其父仇，如姬欲为公子死，诚一开口，则得虎符，夺晋鄙军，北救赵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功也！”无忌从其计，得兵符。侯生曰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如晋鄙疑而复请之，则事危矣。臣客朱亥力士，可与俱行。不听，使击之。”信陵君至邺，晋鄙合符，果疑之，举手视无忌曰：“吾统十万之众，屯之境上，国之重任。今单车来代之，何哉？”亥袖四十斤铁椎，椎杀鄙。无忌下令曰：“父子在军中者，父归；兄弟俱在军中者，兄归；独子无兄弟者，归养。”得选兵八万人，将之而进，大破秦师于邯郸下。王齿乞败走，郑安平以三万人降。

信陵君不敢归，遂留赵，使将将其军以还。平原君欲官鲁仲连。

仲连曰：“与其富贵而诎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哉！”遂隐而不复见。

时周赧王献地于秦，秦取其宝器九鼎以归。韩王入朝于秦，魏举国听令。秦昭襄主在位五十六年薨。子孝文王立。初，孝文王为太子时，妃曰华阳夫人，无子。夏姬生子异人，质于赵。

秦数伐赵，赵不礼之，因不得意。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，见之曰：“此奇货可居也。”乃说之曰：“秦王老矣，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，子之兄弟二十余人，子居中，不甚见幸，不得立为嗣矣。”异人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能立嫡嗣者，独华阳夫人耳。不韦虽贫，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立于为嗣。”异人曰：“必如君策，秦国与子共之。”不韦乃与五百金，令结宾客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。见夫人姊，而以献于夫人。因称异人之贤，宾客遍天下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。夫人喜。不韦因对其姊说曰：“夫人爱而无子，不以繁华时，早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，立以为嗣。倘色衰爱弛，虽欲开一言，尚可得乎？

今异人贤，自知中子，不得为嗣。诚以此时拔之，则异人无国而有国，夫人无子而有子矣。”夫人以为然，乘间言之。太子约以为嗣，因请不韦傅之。不韦娶邯郸姜女绝色者与居。知其有娠而且男也。见于异人，异人悦而请之。不韦佯怒，既而饮之缓药而献之。期年生子政，异人遂以为夫人。邯郸之围，异人亡赴秦军，逃归秦。华阳夫人，楚人也。异人因楚服以见夫人，更名楚，至是孝文王遂以为太子。孝文王在位三日而薨，子庄襄王楚立。以不韦为相国，封文信侯。

秦蒙骜帅师伐魏，魏师败绩。魏王请信陵君于赵。信陵君畏得罪，不肯还。毛公、薛公曰：“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，以有魏也，今魏急而公子不恤，一旦秦人克大梁，夷先王之宗庙，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！”语未

毕，信陵君色变，趋驾还魏。魏王持信陵君而泣，以为上将。信陵君求援于诸侯，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，皆遣兵救魏。信陵君帅五国之师，大败蒙骜于河外，追至函谷关而返。历来秦伐之不得志，无有逾于此者。秦患信陵君，捐金行间，言信陵君欲为魏王，魏王信之。信陵君称病，淫于酒色，日夜为乐，四年卒。

秦庄襄王在位三年薨，子政立，是为始皇。国事皆决于文信侯，号称促父。以前之秦为嬴，以后之秦为吕。嬴秦凡三十五君，共六百五十一年。不韦用一女子，从容谈笑，以吕易嬴，斯亦奇矣。后来始皇并吞六国，恣行无道。未知其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秦无道四十年止传二世

词曰：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。红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
诗曰：

记得东周并入秦，回头楚汉闹乾坤，

时来骤雨推潢氵尞，势败狂风卷片云。

富贵一场鸳枕梦，是非千载马啼尘。

残山剩水年年在，不见图王争霸人。

却说秦吕政立为秦王，时年十三岁，吕不韦当国。不韦因与太后有旧，时入宫，与太后私通。即而王渐壮，不韦恐事觉及祸，乃以嫪毒诈为宦者而进之，生二子，封毒为长信侯，政事皆决于毒。后有人告毒实非宦者，王下吏治毒。毒矫御玺，发兵作乱。王使昌平君、昌文君攻毒，获之，夷三族，迁太后于雍，杀其二子。不韦徙蜀，自杀。后以茅焦谏，迎太后，谏复为母子如初。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，于是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合纵以伐秦，以楚王为纵长，春申君用事，至函谷关．秦师出，五国之兵皆败走。秦王政十七年，秦使内史胜灭韩，虏王安，初置颍川郡。十八年，秦王翦伐赵，赵使李牧御之。秦与赵嬖臣郭开金，使言牧欲反，赵王使赵葱、颜聚代之。牧不受命，遂杀之。秦灭赵。虞王迁，初置邯郸郡。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，与燕合兵，军上谷。

初，燕太子丹尝质于赵，与秦王善。及秦王即位，丹质于秦，秦王不礼焉。丹怒，亡归，欲报秦王。秦将军樊于期得罪，亡之燕，丹受而舍之。闻卫人荆轲贤，卑词厚礼请见，使劫秦王，反诸侯侵地；不可，则刺杀之。轲曰：“行而无信，秦未可亲。愿得樊将军首及燕督亢地图，以献秦王，秦王必悦见臣，臣乃有以报。”丹曰：“樊将军穷困来归，丹不忍也。”轲乃私见樊于期而说之。于期泣涕自刎，乃函盛其首。又尝预求天下之利匕首，使工以药焠之，以试人，血濡缨，无不立死者。乃遣入秦。太子及宾客送至易水上，慷慨悲歌，白虹贯日。轲至咸阳，秦王设九宾而见之，轲奉图以进，图穷而匕首见，把王袖而扌甚之，未至

身。王惊起，袖绝，轲逐秦王，王环柱而走。

秦法：群臣侍殿上，不得操尺寸兵，左右以手共搏之。侍医夏无旦以药囊投轲，左右曰："王负剑！王负剑！"王遂拔剑击轲，断其左股。轲引匕首擿王不中。自知事不就，叹曰："事所以不成者，欲生劫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"遂体解以殉。王怒，益发兵就王翦于中山，与燕代战易水西，大破其军。遂围蓟，拔之。燕王走辽东，斩丹以献于秦。

二十二年，秦王贲伐魏，引河灌大梁城。魏王假降，杀之，遂灭魏。二十四年，秦王问李信曰："吾欲取荆，度用几何人？"

信曰："不过二十万。"问王翦。翦曰："非六十万人不可。"王曰："将军老矣，何怯也。"乃使信及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。翦谢病归频阳。信败楚军，引兵西与蒙恬会。楚人随之，三日不顿舍，秦军大败，信奔还。王怒，自至频阳谢翦，强起之。翦曰："大王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"王许之。于是将兵伐楚。王自送之霸上。翦请美田宅甚众，王曰："将军行矣，何忧贫。"既行，又数使使者归请之。或曰："将军之乞贷，亦已甚矣。"翦曰："玉怛中而不信人。今空国委我，不有以自坚，令王坐而疑我矣。"翦至平舆，坚壁不出，日休士洗沐，而善饮食抚循之，亲与士卒同食。久之，问："军中戏乎？"对曰："方投石超距。"剪曰："可矣！"因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项燕，遂灭楚，虏其王负刍。悉定荆江南地，降百越之君，置会稽楚郡。二十五年，秦遣王贲灭燕，虏燕王喜；还灭代，虏代王嘉。二十六年，灭齐。初，齐王建年少，政事皆决于君王后。

君王后事秦谨，与诸侯信。齐亦处东海边上，秦日夜攻五国，五国各自救，以故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。及君王后薨，后胜相齐，与宾客多受秦王间金，劝王朝秦，不修战备，不助五国攻秦，秦以故得灭五国。至是王贲攻齐，民莫敢斗。建遂降。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，饿而死。齐人歌曰："松耶柏耶，住建共者客耶！"疾建用客之不详也。

秦王初并天下，自以为德兼三皇，功高五帝，乃更号曰皇帝。命为制，令为诏，自称曰朕，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除谥法，曰："死而以生平所行之事为谥，则是子议父，臣议君也，甚无谓。自朕为始皇帝，二世、三世，以至万世，传之无穷。"

定为水德王，以十月为岁首，衣服旌旗皆尚黑。变封建为郡县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置守、尉、监。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钟狂鐻；为金人十二，高二丈，重各千石，每石重一百二十斤，置宫廷中。

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，更名民曰“黔首”。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峄山，立石颂功；上泰山，筑土祭祀，立石。既下，风雨暴至，休松树下，封五松为五大夫。禅于梁父，遂东游海上，南登琅琊，作台刻石。浮江至湘山祠，逢大风，几不能渡，问：“湘君何神”？对曰：“尧女舜妻。”

始皇大怒，使伐湘山树，赭其山，遂游阳武。韩人张良，五世相韩，及韩亡，良散千金之产，欲为韩报仇。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，张良令力士操流星椎，狙击始皇，误中副车。始皇惊，令天下大索十日，不得。遂登之罘山，巡北边。卢生入海还，因奏录图书曰：“亡秦者胡也。”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，北伐匈奴，收河套地为四十四县。筑长城，西起临洮，东至辽东，延袤一万余里，威震匈奴。李斯以儒生多是古而非今，奏请史官，非秦纪者，悉焚之。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，皆诣守尉杂烧之。有偶语诗书者，弃市；以古非今者，族。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，诏从之。

侯生、卢生相与讥议始皇，因亡去。始皇大怒。曰：“卢生等，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谤我。诸生在咸阳者，我使人廉问，或为妖言以乱黔首，使御史悉按问。”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之咸阳。长子扶苏谏曰：“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以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”始皇怒，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。以先王宫廷小，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。先作前殿阿房。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万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，周驰为阁道。自殿下直抵南山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，为复道渡渭，属之咸阳。役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，乃分作阿房宫。关中计宫三百，关外四百余。咸阳旁三百里内，宫观复道相连，帷帐钟鼓美人充之，各按署，不移徙。所行幸，有言其处者死。群臣决事者，悉于咸阳宫。时有石陨于东郡，或刻之曰：“始皇死而地分。”使御史按问，莫报，乃尽诛石旁居人，燔其石。三十六年冬十月，始皇东巡，至云梦，祀虞舜，上会稽，祭大禹，立石颂德。秋七月，至沙邱崩。丞相李斯，宦者赵高，矫遗诏，立少子胡亥为太子，杀故太子扶苏及将军蒙恬，还至咸阳，胡亥袭位。九月，葬骊山，以后宫无子者殉。

赵高奏曰：“沙邱之谋，诸公子大臣多不服，请严刑治之。”乃杀公子十二人于咸阳市，裂公主十人于杜。赵高、李斯教以愈为严刑，以治天下。

元年七月，楚人陈胜、吴广起兵于蕲。陈胜，字涉。时发贫民戍渔阳，九百人屯大泽乡。胜、广为屯长。会天下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，

乃召令徒曰：“公等皆失期，当斩，且壮士不死财已，死则举大名耳。王侯将相，岂有种乎？”众皆从之。

乃诈称公子扶苏，楚将项燕，为坛而盟，称大楚。胜自立为将军，广为都尉。攻蕲，下之。入据陈，大梁陈余、张耳上谒。

胜素闻其贤，大喜。因陈中父老请，遂自立为王，号张楚。郡县苦秦法，争杀长吏以应之。使从东方来，以反闻。二世大怒，下之吏。后至者曰：“群盗鼠窃狗偷，郡守尉捕且尽，不足忧也。”乃悦。张耳、陈余说张楚陈王略赵地。陈王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张耳、陈余为左右校尉，与卒二千人徇赵；使魏人周市徇魏；使陈人周文西击秦。周文行收兵，得数万人。至戏，二世乃大惊。少府张邯请赦骊山徒，悉发以击楚军，大破之，周文败死。张耳、陈余辅武臣行收兵，得数万人，号武臣为武信君。下赵三十余城。闻诸将为陈王徇地者，多以谗毁诛，乃说武臣自立为赵王。后赵将李良弑其君武臣，张耳、陈余逃脱，收散兵击良，良败走。张耳、陈余立赵后歇为赵王。

楚人刘邦起兵于沛，自立为沛公。邦字季，沛人，今江南徐州沛县是也。季隆准龙颜，左股有七十二黑痣，爱人好施，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业。为泗上亭长，亭中无所不狎侮。尝以供役至咸阳，观秦始皇，喟然叹息曰：“嗟呼！大丈夫当如是矣。”单父人吕公奇其貌，以女妻之。女名雉，字娥姁，有美色，即吕后也。秦始皇尝以东南有天子气，因东游厌之。季即自疑，亡匿，隐于芒砀山泽间。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季怪问之。吕氏曰：“季所居，上常有云气，故从往，常得季。”沛中子弟闻之，多欲附者。时始皇葬骊山，郡县皆送徒士役作。

季为县送徒骊山，徒多道亡。到丰西，乃解纵所送徒曰：“公等皆去，吾亦从此逝矣。”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。季被酒，夜径泽中，有大蛇当径，季拔剑斩之。后人来至蛇所，有老妪夜哭曰：“吾子‘白帝子也’化为蛇当道，今赤帝子斩之。”妪忽不见。后人告季，季心喜，自负，诸从者日益畏之。及陈胜起兵，沛令欲应之。掾主吏萧何、曹参曰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背之，恐子弟不从。愿召诸亡在外者，以劫众。”乃令樊哙召季，季众已数十百人矣。沛令后悔，恐其有变，乃闭城。季乃书帛，射城上，遗沛父老，为陈利害。父老乃率子弟，杀令迎季，立为沛公。旗帜皆赤，由所杀蛇者言“赤帝子”故也。萧、曹等为收沛子弟，得二三千人，以应诸侯。

楚人项梁起兵于吴。梁，下相人，今江南淮安府邳州是也，楚将项

燕之子。尝杀人，与兄子籍避仇吴中。吴中贤士大夫，皆出其下。籍字羽，长八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器过人。少时，学书不成；去学剑，又不成。梁怒之。籍曰："书足以记姓名而已；剑一人敌，不足学。请学万人敌。"梁乃教以兵法，籍大喜，略知其意。秦始皇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"彼可取而代也？"梁掩其口曰："毋妄言，族矣！"梁以此奇籍。会稽守殷通，欲应陈胜，使梁将。梁因使籍斩通。梁持守头，佩其印绶，击杀数百人。遂举吴中兵，收下县，得精兵八千人。梁自为会稽守，以籍为裨将。籍年二十四岁。时有田儋者，故齐王族也，与从弟田荣、田横皆豪杰，得人，起兵，略定齐地，自立为齐王。后儋救魏，败死于章邯。齐人立故齐王建之弟假为王。儋弟荣逐王假，立儋子市为齐王，而己相之。

赵将韩广略定燕地，遂背赵，自立为燕王。楚将周市略定魏地，立魏后公子咎为魏王，而自为相。后章邯击魏，市败死，咎自杀。楚立咎弟豹为魏王。二年冬，秦益遣兵击楚，楚庄贾弑其君陈胜，以降于秦。吕臣讨贾，杀之，复以陈为楚，谥胜曰隐王？秦攻陈，下之，吕臣败走。陈人秦嘉起兵于郯，立景驹为楚王。项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众至六七万，击景驹，驹走死。

至薛，沛公往从之。梁召诸将问计，居鄛人范增，年七十，好奇计，说梁曰："楚自怀王入秦不返，楚人至今怜之。故楚南公曰：'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'陈胜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将，能复立之楚后也。"梁然其言，乃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，都盱眙。梁自号为武安君。时张良从沛公在楚，良亦说梁曰："君已立楚后，韩诸公子，成最贤，可立为王，益树党。"梁从之，立成为韩王。以良为司徒，略定韩地。

时盗贼日迫，赵高教二世愈为无道。左丞相李斯、右丞相冯去疾，以忠言谏二世，请止阿房宫作者，减四边戍转。二世怒，下吏按罪。去疾自杀，李斯就狱。赵高诬其欲反，遂腰斩斯，夷其三族。以赵高为中丞相，政事皆决于高。高欲专秦权，乃持鹿献于二世曰："马也。"二世笑曰："丞相误耶，谓鹿为马。"问左右，或默，或言马，或言鹿。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。后群臣皆畏高，莫敢言其过．而秦之亡决矣。

楚项梁击破章邯军于东阿下，引兵至定陶，再破秦军。项羽、沛公又与秦军战于雍邱，大破之，斩其将李由。梁益轻秦，有骄色。宋义谏曰："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，臣为君畏之！"勿听。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，大破之于定陶。梁死，怀王徙都彭城，并项羽、吕臣军自将之。以

沛公为砀郡长，封武安侯。

项籍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。章邯已破项梁，乃北击赵，破邯郸。

张耳以赵王走巨鹿，王离围之。陈余军其北，章邯军其南。赵请救于楚。楚怀王闻宋义先策武安君必败，召与计议，大悦之，因以为上将军；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以救赵。诸别将皆属于义，号为卿子冠军。宋义至安阳，留四十六日不进。项羽劝义疾引兵渡河，义曰：“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疲，我乘其敝；不胜，则我鼓行而西，必举秦矣！”因下令曰：“有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使者，皆斩之！”遣其子襄相齐，送之无盐，饮酒高会。天寒大雨，士卒冻饥。羽曰：“今岁饥民贫，卒食半菽，须戮力攻秦。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与赵并力，乃曰‘乘其敝’。夫以秦之强，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，何敝之乘？且国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属将军。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，而徇其私，非社稷臣也。”十一月，羽晨朝义，即帐中斩之。出令军中曰：“宋义与齐谋反，王阴令籍诛之。”诸将莫敢枝梧。遣使报命怀王，王以羽为上将军，羽悉引兵渡河，沉船破釜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示士卒以必死。

与秦军遇，九战，皆大破之。章邯败走，遂虏王离。时诸侯救巨鹿者十余遍，莫敢战。及楚击秦，皆从壁上观。楚军无不一当十，呼声动天地，诸侯军人人惴恐。既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将，皆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兵皆属焉。章邯既败，军棘原，使司马欣奏事咸阳。赵高匿不使见。欣恐，还报邯。章邯以军降羽。羽立章邯为雍王，以司马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初，楚怀主与诸侯约：“先人关者王之。”时秦兵尚强，诸将莫敢先入关，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，愿与沛公西。诸将曰：“羽残暴不可遣。”乃遣沛公伐秦。

三年春二月，沛公击昌邑，彭越以兵从。沛公过高阳。高阳人郦食其，年六十余，家贫落魄，为里监门。其里人有为沛公骑士者。食其曰：“吾闻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愿从游。”骑士曰：“沛公不好儒。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辄解其冠，溲溺其中，不可以儒生说也。”郦生曰：“第言之。”骑士从容言。至高阳传舍，使人召郦生。生至入谒。沛公方踞牀，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。生长揖不拜，曰：“足下必欲诛无道秦，不宜倨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辍洗而起，延生上坐，问计。

生曰：“足下兵不满万，欲以径入强秦，此所谓探虎口者也。夫陈留天下之冲，又多积粟，臣善其令，请得使之，令降足下。即不听，举兵

攻之，臣为内应。”乃遣生行，沛公引兵随之，遂下陈留，号生为广野君。其弟商，亦聚兵四千人，来属沛公。

沛公攻颍川，取之。因张良遂略韩地。良引兵从沛公，略南阳郡；引兵而西，无不下者。所过禁掳掠，秦兵皆喜。八月，沛公攻屠武关。

赵高前言关东盗无能为，至是二世使责高。高惧，乃与其婿咸阳令阎乐谋立新君。乐将吏卒入望夷宫。二世召左右，皆惶忧不斗。乐前数二世曰：“足下骄恣，诛杀无道，天下皆叛。其自为计。”二世曰：“吾愿得一郡为王。”弗许。又曰：“愿为万户侯。”又弗许。曰：“愿与妻子为黔首。”乐曰：“吾受命丞相，为天下诛足下。足下虽多言，臣不敢报。”麾其兵进。二世自杀，赵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子婴为秦王。子婴称疾不行。高自往请，子婴遂刺杀高，夷其三族；遣将将兵拒峣关。沛公欲击之。张良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”乃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，为疑兵；使郦食其、陆贾往说秦将，啖以利。秦将果欲连和。

沛公欲许之。张良曰：“此独其将欲叛，恐其士卒不从，不如因其懈怠击之。”沛公遂击秦军，大破之；至蓝田北，又破之。

冬十月，沛公至霸上。秦王子婴素车白马，系颈以组，奉皇帝玺符节，降轵道旁。诸将或言：“诛秦王。”沛公曰：“始怀王遣我，因以我能宽容，且人已服，杀之不祥。”乃以属吏。秦凡三主，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庚辰，并天下为一统，至二世乙未，子婴为君四十六日，共一十六年而亡，通共四十二年。

未和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六国人并楚汉起义争衡

诗曰：

前人创业非容易，后代无贤总是空。

回首汉陵并楚庙，一般潇洒月明中。

词曰：

落日西飞滚滚，大江东去滔滔。夜来今日又明朝，蓦地青春过了。千古风流人物，一时多少英豪。龙争虎斗谩劬劳，落得一场谈笑。

却说子婴既降，沛公入咸阳，诸将争取金帛财物，萧何独先入丞相府，收图籍藏之，以此得俱知天下扼塞，户口多少，强弱之处。沛公见秦宫室帷帐，货物妇女，欲留居之。樊哙谏曰："凡此奢丽之物，皆秦所以亡也，公何用焉？请急还霸上。"不听。张良曰："秦为无道，故公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除残贼，宜缟素为先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纣为虐也。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愿听哙言。"乃还军霸上，召父老谓曰："父老苦秦苛法久矣。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，吾当至关中，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乃盗抵罪。余悉除去。吏民皆安堵如何？"秦民大悦，争持牛酒飨军。沛公又让不受，民益喜，惟恐沛公不为秦王。项羽既降章邯，定河北，率诸侯兵欲西入关，秦降卒多怨言，羽乃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，而独与章邯及长史司马欣、都尉董翳入秦。或说沛公守函谷关以拒羽，沛公从之。羽至关下，关门闭，大怒，使黥布等攻破之，进至戏，沛公左司马曹无伤，使人言于羽曰："沛公欲王关中，珍宝尽有之，欲以求封。"羽大怒，飨士卒，期旦日击沛公军。时羽兵四十万，号百万，在新丰鸿门；沛公兵十万，号二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羽曰："沛公居山东时，贪财好色。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成五彩，此天子气也。急击之。勿可失。"时有项伯者，项羽伯父也，素善张良。夜驰约良走。

良曰："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有难，不可不告。"遂入告沛公。固要项伯入见沛公，沛公奉卮酒为寿，约为婚姻，曰："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以待将军。所以命将守关者，防他盗也，岂敢反乎！愿伯明言，不敢忘德。"

项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"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。"项伯仍夜去，具以

沛公言告羽，因言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；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羽许诺。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羽于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攻河北，臣攻河南，不意臣先入关，先破秦，得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。”项羽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。”羽因留沛公饮。范增数目羽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羽不应。增出谓项庄日：“君王为人不忍。汝入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因击杀沛公。不然，汝属皆为虏。”庄入为寿毕，拔剑起舞。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良出，见樊哙曰：“项庄舞剑，其意常在沛公也！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！”即带剑拥盾而入，瞎目视羽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。羽曰：“壮士。”赐之斗卮酒，一生彘肩。哙立饮，拔剑切而啖之。羽曰：“壮士能复饮乎？”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！夫秦有虎狼之心，天下皆叛。怀王与诸将约：‘先入关者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，入咸阳，一毫不敢有所近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将军。劳苦功高，未见封爵之典，而听细人之言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谓将军不敢也！”羽无以应。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哙出，将亡去，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奈何！”哙曰：“人方为刀俎，我方为鱼肉，何辞为？”遂间行趋霸上，留张良谢羽，因以白璧一双献羽，玉斗一双与增。羽受璧。增拔剑撞破玉斗，曰：“唉！竖子不足与谋。夺将军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”沛公还军，立诛曹无伤。居数日，羽兵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熄。掘始皇冢，收宝物妇女而东归。秦民大失所望。项羽使人致命怀王。王曰：“如约。”羽曰：“怀王者，吾家所立，非有功也，何以得专主约！”乃阳尊怀王为义帝，徙都郴，实不用其命。

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都彭城，管梁楚地九郡。羽与范增疑沛公，业已讲解，又恶负约，以巴蜀道险，乃曰：“巴蜀亦关中地也。”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蜀、汉中，立秦降将章邯为雍王，司马欣为塞王，董翳为翟王。三分关中，以拒塞汉路。

又分诸王侯将相，凡十四人。并三秦、楚、汉、义帝，共二十国。夏四月，诸候各罢兵就国。张良归韩。良劝汉王烧绝所过栈道，以备诸侯盗兵袭之，且示羽无东意。齐相田荣，以不将兵从楚，故不封。荣大怒，遂击走齐王田都，弑胶东王田市，自立为齐王。寻击杀济北王田安，并王三齐。陈余与张耳不合，弃将印而去，不从入关，故不封。余怒，使人说齐王荣，以兵共袭常山。张耳亡走汉，余迎代王歇，复王赵地。歇立余为代王。项羽废韩王成而杀之。张良间行归汉。

初，淮阴人韩信家贫，寄食于新昌亭长。亭长妻患之，乃晨炊蓐

食。食时，信往，不为具食，乃钓于城下。有漂母见信饥，饭信。信喜，谓母曰："吾必有以重报母。"母怒曰："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！"淮阴少年当众辱之，曰："若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中情怯耳！能死，刺我；不能死，出我胯下。"信熟视之，俯出胯下，市人皆笑为怯。

项梁渡淮，信仗剑从之。梁败，复以策进项羽，羽不用，亡归汉。为连敖，坐法当斩。信仰视，适见滕公，曰："上不欲就天下乎？为何斩壮士！"滕公奇其言，壮其貌，释不斩。与语，悦之。言于王，王以为治粟都尉，亦未之奇也。信数与萧何语，何奇之。王至南郑，将士皆思归，多道亡者，信度何等已数言上，王不我用，遂亡去。何闻信亡，追之。人言于王曰："丞相何亡。"王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来谒王。王且怒且喜，骂曰："若亡，何也？"对曰："臣追亡者耳！"王曰："追者谁？"何曰："韩信。"王骂曰："诸将亡者以十数，公无所追，追信，诈也。"何曰："诸将易得耳，如信者，国士无双。王欲长王汉中，无所事信；必欲争天下，非信不可。顾王策安决耳？"王曰："我亦欲东耳，安能郁郁久居此乎？"欲召信，拜大将。何曰："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如呼小儿，此信之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择良日，斋戒，设坛具礼，乃可耳！"王许之。诸将皆喜，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。至拜大将，乃韩信也，一军皆惊。

信拜礼毕，上坐。王曰："丞相数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？"信辞谢，因曰："今东向与王争天下者，非项王耶！"汉王曰："然。"信曰："大王自料勇悍仁强，孰与项王！"汉王良久曰："不如也。"信曰："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。然臣尝事之，请言项王之为人也。项王喑哑叱咤，千人皆废，然不得良将，此匹夫之勇耳。见人慈爱，言语煦煦，至人有功当封爵者，印角敝，忍不能与，此妇人之仁也。不居关中，而居彭城；放逐义帝，所过无不残虐，名虽曰霸，实失天下之心。今大王诚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所不诛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；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，何所不克。且三秦王为将，欺其众降诸侯，至新安，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，唯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得脱。秦人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入关，秋毫无所害，除秦苛法，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。今大王举兵而东，三秦可传檄而定也。"

汉王大喜。自以为得信晚，遂部署诸将，留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粮食。令人修栈道，引兵暗度陈仓故道出。雍王章邯败走，塞王欣、翟王翳皆降，遂定三秦。张良遗项王书曰："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而

止，不敢东。”又以齐梁反书遗之。项王以此无西意，而北击齐。

西楚霸王项籍，使吴芮、黥布、共敖击弑义帝于江中。汉王至洛阳，新城三老董公遮道说汉王曰：“臣闻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故曰‘名其为贼敌乃可服’。项羽无道，放弑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大王宜率三军，为之素服，以告诸侯而伐之，此三王之举也。”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，军皆缟素，告诸侯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今项籍弑之，大逆无道。寡人悉发关中兵，收三洞士，南浮江汉而下，愿从诸侯王，击楚之弑义帝者。”

初，楚击齐，齐王荣与楚战，败走死，项羽复立田假为齐王。时荣弟田横，收散卒得数万人，立荣子广为齐王以拒楚。

项王因留，连战未能下。虽闻汉东来，欲先破齐而后击汉，汉王以故得率五诸侯兵，凡五十六万人伐楚。彭越将兵归汉，汉王遂入彭城，收其宝货美女，日夜置酒高会。项王闻之，自将精兵三万人，还至彭城。大破汉军于睢水上，死者二十余万，睢水为之不流，围汉王三匝，会大风，昼晦，楚军大乱。王乃与数十骑遁去。欲过沛，收妻室，路逢子盈（即惠帝）及女鲁元公主，载以行。楚兵追至，汉王急推堕二子于车下。滕公为太仆，常下车收载之。如是者三，卒保护脱二子。食其从太公、吕后，间行求汉王，为楚军所获。项王尝置军中为质，诸侯复背汉归楚。齐田横因楚与汉战，进攻田假。假走楚，楚杀之，横复定三齐之地。汉王至荥阳，诸败兵皆会。萧何亦发关中老弱，悉诣荥阳。汉复大振，击破楚军于荥阳东。楚不能西，汉军荥阳，筑甬道属之河，以取仓廒粟。

时韩信东击魏，魏盛兵塞临晋，信为疑兵，陈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，袭安邑，虏魏王豹。传诣荥阳，悉定魏地。木罂者，以罂瓶千百塞其口，以木缚之，浮于水以代船也。韩信既定魏，使人请兵三万，愿以北举燕赵、东举齐，南绝楚粮道，西与汉王会于荥阳。汉王许之，乃遣张耳与俱。

遂破代兵，擒夏说。韩信、张耳以兵数万，东击赵。赵王乃成安君陈余闻之，聚兵井陉口，号二十万。广武君李左车说陈余曰：“韩信、张耳乘胜远来，其锋不可当。臣闻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。今井陉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渡水，足下深沟高垒，勿与战。再用计从间道绝其辎重，不十日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。否则必为二子所擒矣。”陈余尝自称义兵，不用诈。韩信使人探视，知其不用广武君

之策，大喜。遂引兵下，未至井陉口，三十里，止舍。夜选轻骑二千人，往伏之，诫曰：“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汝疾入赵壁，拔赵帜而立汉赤帜。”令稗将传餐立食，曰：“今日破赵会食！诸据境自强，非死战不可。”因出背水阵。赵军望见大笑。信引兵鼓行出井陉口，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，信军佯走水上。赵果空壁逐之，从风而靡。信所遣骑，即驰入赵壁，拔赵帜立汉赤帜。赵军归，见帜大惊，遂乱。其时汉兵夹击，大败之，斩陈余于泜水。有缚李左车至麾下者，信解其缚，东向坐，师事之。问曰：“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若何而有功？”左车曰：“将军虏魏王豹，诛成安君，威震天下。然欲举疲惫之兵，顿于燕坚城之下，旷日持久，粮食殚竭，燕既不服，齐何论乎？为今之计，莫如北至燕境，遣辩士奉书于燕，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从，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为齐计矣！”信从其策。遣使报汉，请以张耳王赵，汉王许之。汉使随何说九江王鲸布归汉。汉益其兵，与俱屯成皋。

初，阳武人陈平，家贫，好读书。因魏无知求见汉王，汉王与语，悦之，平曰：“项王信谗，诚能捐金行间以疑其心。”

王益厚平，拜护军中尉。诸将皆让。平居家时，尝盗其嫂，多受诸将金。周勃等言于王曰：“陈平虽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可深信，愿王察之。”王询无知，无知曰：“臣所言者，以其人才智计谋足用耳，盗嫂受金，何足深罪。汉将军纪实谓平曰：“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”平曰：“项王骨鲠之臣惟亚父、钟离昧、龙且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项王意多疑忌，粮食必在后，愿假臣金，用奇计，破楚必矣。”王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，不问出入。

平多纵反问，言昧等功多，不得裂土而王，欲与汉共灭楚而分其地。时楚围荥阳急，汉王请和。羽使至汉，平为具大牢以进。

见使佯惊曰：“吾以为亚父使也。”乃持去，更以恶物不堪食。

楚使归，以报项王，王果大疑亚父及昧等。亚父欲急下荥阳，羽不听。亚父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王自为之。愿请骸骨归！”未至彭城，疽发于背而死。

楚围荥阳益急，纪信曰：“事急矣，臣请服王之服以诳楚，王可以间出。”于是陈平夜出子女二千余人于东门。楚方掳掠女子，纪信乃乘王车出东门，曰食尽，汉王愿降。楚人皆呼万岁，往城东观看。汉王乃令周苛守荥阳，而与数十骑出西门，遁去。羽烧杀信。汉王至成皋，收兵欲复东。辕生说汉王深壁勿战，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。汉王从其计，出

军宛、叶间，与鲸布行收兵。羽闻汉王在宛，果引兵来，汉王坚壁不与战。

彭越在梁地，为汉将游兵击楚。羽乃使终公守成皋，而自东击彭越。汉王破终公，复军成皋。羽已破走彭越，乃引兵西拔荥阳城，烹周苛，遂围成皋。汉王逃去，北渡河，宿小修武。晨自称汉，使驰入赵壁。张耳、韩信未起，即卧内夺其兵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。信、耳起，乃知汉王来，大惊。汉王既夺两人军，即令张耳循行，备守赵地；拜韩信为相国，收赵兵未发者击齐。使刘贾、卢绾渡白马津，佐彭越击楚，烧其粮米，以破其业。

时楚兵拔成皋欲西，汉使兵拒之于巩，令不得西。彭越击楚，下梁地十七城。项羽闻之，使曹咎守成皋，戒曰："即汉欲战，慎勿与战，勿令得东而已。"遂自引兵东击彭越所下城，围外黄数日，乃降。羽欲尽坑之。外黄令舍人儿，年十三，说羽曰："彭越强劫外黄，外黄恐；故且降以待大王。今尽坑之，则从此以东十余城，不可下矣！"羽从之。所下城皆复为楚。

汉王欲捐成皋以东，屯巩洛以拒楚。郦食其劝王急取荥阳，据廒仓之粟，示天下形势。乃复谋取廒仓。时楚大司马曹咎，谨守成皋不战，汉军数挑之，终不出，乃使人辱之。数日，咎怒，渡兵汜水。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其宝货。咎及司马欣自刎。汉王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，军广武，就廒仓食。

羽闻之，还军广武，相持数月，楚军食少。羽为高俎，置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"今不即服，吾烹太公。"汉王曰："吾与羽俱北面受命怀王，约为兄弟，吾翁即若翁。必欲烹而翁，幸分我一杯羹。"项王怒，欲烹之。项伯曰："为天下者，不顾家，虽烹之无益也！"乃止。或曰："吕后多智而色美。"项王召吕后于月下，使佐酒，每带在军中为质，与虞姬为伴，尝被宠幸。食其有书达汉王，汉王知武后才智，必能脱太公，故为是隐语。若曰："吾妻为若妻，则吾公翁即若翁矣。"使闻之自止，非真欲烹太公也。

附考。项羽谓汉王曰："天下汹汹数岁，徒以吾两人故。愿与王会战以决雌雄，毋徒苦天下父子为也！"汉王曰："吾宁斗智，不愿斗力。"因子羽十罪。羽怒，伏弩射中汉王，伤胸。

王扪足曰："虏中吾指。"王病疮卧，张良请王强起劳军，从之。王病甚，因驰入成皋。初，郦食其谓汉王，请说齐王使降，以为东藩，王

许之。郦食其至齐。果说齐降汉，罢守备，日与郦生饮酒为乐。蒯彻说韩信曰：“将军受诏击齐，而汉独发间使下齐，宁有诏止将军乎？且郦生以一士，下齐七十余城，将军将数万众，反不如一竖儒功乎？”信然之，遂袭破齐。齐王以郦生卖己，乃烹之。引兵东走高密，使求救于楚。楚使龙且将兵二十万救齐，与汉夹潍水而阵。韩信夜令人为万余囊，盛沙壅水上流，引军半渡击龙且，佯不胜还走。龙且追之，信使人决壅沙，水大至，龙且军分为二。急击之，杀龙且，虏齐王广，田横遁走，尽定齐地。信请为假王以镇之，汉王大怒。张良、陈平蹑王足，王悟，遂封信为齐王，张耳为赵王，征其兵击楚。项王闻龙且死，大惧。使盱眙人武涉，说信反汉，与楚连和，三分天下而王之。蒯彻亦劝信背汉。信不从。项羽自知地小少助，食尽兵微，韩信又进兵击楚，甚患之。汉王因遣侯公说羽，请太公。羽乃与汉约：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为汉，以东为楚；归太公、吕后，引兵解而东归。汉王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说曰：“汉有天下大半，楚兵疲食尽，今释而不击，此养虎自遗患也。”汉王从之，追羽至固陵。与齐王韩信、魏相国彭越，约会击楚，信、越不至，楚攻汉军，大破之。汉王坚壁自守，谓张良曰：“诸侯不从奈何！”对曰：“楚兵且破，二人未有分地，其不至固宜。若能捐睢阳以北至谷城，以王彭越；捐陈以东至海，以与韩信，使各自为战，楚必败矣！”汉王从之。于是韩信、彭越皆引兵来。刘贾诱楚大司马周殷叛楚，与鲸布皆将兵来会。

羽至垓下，与汉战，不胜，入壁。汉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

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大惊曰：“汉皆已得楚乎？何楚人之多也！”乃夜起，饮于帐中。有美人名虞姬，常幸；骏马名骓，常骑。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曰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！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泣数行下。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美人自刎。羽乃乘其骏马，从八百余骑，值夜溃围南出。驰至阴陵，遂失道。问一田夫，田夫绐曰：“左。”左乃陷大泽中。汉将灌婴追及之。至东城，只有二十八骑，汉追者数千人。羽谓其骑曰：“吾起兵八岁，大小七十余战，未尝败北。今卒困此，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今日固必死，愿为诸君决战，必溃围斩将，令诸君知天之亡我。”乃分其骑为四队，四向。汉军围之数重。羽大呼驰下，斩汉一将、一都尉，杀数十百人。复聚其骑，亡其两骑耳！羽曰：“何如？”诸骑皆服。羽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舣舟以待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亦足王也。愿大王急渡！”羽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且我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江东父老乎？”乃令骑皆下马，持短兵接

战。羽杀汉军数百人，身亦被数十余枪。望见汉将司马吕马童，曰：“若非我故人乎！”马童指谌王翳曰：“此项王也！”项王乃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邑万户，吾为若德。”乃自刎而亡。

楚地悉定，独鲁不下，汉王欲屠之。至城下，犹闻弦诵之声，为其守礼义之国，为主死节，因持羽头示之，乃降。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，亲为发丧，哭之而去。项氏支属皆不诛。封项伯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西楚亡，凡五年。楚自二世元年，陈胜起兵自立，历吴广、景驹、怀王、项籍，凡五主，共八年。

汉王还军至定陶，驰入齐王韩信壁，夺其军。己亥二月，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，西都洛阳，追尊母先媪曰昭灵夫人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汉高祖定江山一十二帝

诗曰：

虎斗龙争势若何，百年豪气苦无多。

将军老去秋江上，手拈银髭作浩歌。

却说汉高祖高皇帝，姓刘，名邦，帝尧之后。母刘媪，尝息大泽之中，梦与神遇，雷电大作，太公往视，见蛟龙踞其上，遂产高祖。高祖既夺韩信军，改封信为楚王，封彭越为梁王，以黥布为淮南王。韩信至楚，召漂母，赐以千金，召辱己少年，以为中尉。告诸将曰：“此壮士也。方辱我时，岂不能杀之耶？但杀之无名，故忍而就此耳！”齐田横闻项羽已灭，惧诛，与其徒五百余人，入居海岛中。帝恐其为乱，使人赦横罪，而召之曰：“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侯；不来，且举兵加诛。”横乃与其客二人，乘传诣洛阳，至户乡，谓其客曰：“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，今汉王为天子，而横为亡虏，耻甚矣。”乃自刎。

令客奉其头，从使者驰奏。帝以王礼葬之。二客亦自刎，余五百人在岛中者，闻之，皆自杀。齐人娄戍陇西，过洛阳，因虞将军求见上，说上迁都关中，上是之。即日车驾西幸长安，徙都之。号敬为奉春君，赐姓刘氏。张良谢病辟谷。赵王张耳卒，子敖，因其相贯高、赵午等谋反，事觉，坐废。

楚王韩信之国，陈兵出入。人有告信反。帝用陈平谋，伪游云梦，信谒上，上令武士缚信，械系信以归。至洛阳，赦之。封为淮阴侯，封萧何酇侯，张良为留侯，陈平为户牖侯。封从兄贾为荆王，弟交为楚王，兄喜为代王，微时外妇之子肥为齐王。帝微时，其嫂尝嘎羹，恨之，不封伯氏之子。太公累言之，乃封其子为嘎羹侯。帝大封诸功臣为列侯，五日一朝太公，太公家令说曰：“皇帝虽子，人主也；太公虽父，人庄也。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，而使威令不行乎？”后上朝太公，太公拥彗，迎门却行。上大惊，下扶太公。太公曰：“帝人主，奈何以我乱天下法。”上乃诏尊太公为太上皇，赐家令金五百斤。帝起草莽，礼从简易。群臣饮酒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、帝益厌之。叔孙通说上起朝仪，于长乐宫成，朝贺行之。帝曰：“吾今乃知皇帝之贵也。”拜通为太常。匈奴单于头曼，欲杀太子冒顿，而立少子。冒顿遂弑头曼而自立，因弃其母。以强暴雄于诸国，屡入寇边，上自将击之，率兵三十万众，北至平城。

冒顿以四十万骑，围帝于白登七日，用陈平计，使画工画美女，遣人遗阏氏云：“汉有女如此，今皇帝因厄，欲献之。”阏氏畏其夺己宠，因说冒顿，使解围去，上乃得脱。（单于，犹中国所称皇帝。阏氏，皇后也）。代相国陈豨反，帝自将击之。太尉周勃从太原入代地，陈豨军败。淮阴侯舍人弟谢公着，尝获罪于信，信欲杀之，于是告信欲反。吕后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上所来，言：“豨已得死，列侯群臣皆贺。”相国绐信曰：“虽疾，当强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使武士缚信，斩之。信临斩，曰：“吾悔不用蒯彻之言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”遂夷信三族。上之击陈豨也，征兵于梁。梁王称疾，使将将兵诣邯郸。上怒，使人让之。梁王恐，扈辙劝王反，王不听。上使使掩缚王，囚之洛阳。有司治反刑已具，上赦为庶人，传处蜀。

至郑，逢吕后从长安来。彭越为吕后泣，自言无罪，愿处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与俱来。至洛阳，白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今徙之蜀，是自遗患，不如诛之，妾与之俱来。”遂夷越三族，醢其肉以赐诸侯。淮南王黥布大恐，发兵反。上自将击之，与布兵遇于蕲西。布兵精甚，大战良久，布军败走。吴臣诱与走越，杀之。上为流矢所中，行道疾甚，及还长安，崩于长乐宫。在王位四年，在帝位八年，寿六十三岁。葬长陵，太子盈即位，是为孝惠皇帝。尊吕后为皇太后。

初，高帝最宠戚夫人，生赵王如意。欲立之，不果。吕后最怨戚夫人，至是，太后鸩杀赵王如意，断戚夫人手足，去眼耳，饮瘖药，使居厕中，号曰“人彘”。居数日，乃召惠帝观人彘。帝见之，问而知其为戚夫人，乃大哭，因病，岁余不能起。使人请于太后曰：“此非人所为。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帝以此日饮酒为淫乐，不听政。在位七年崩，无子。

初，吕太后命张皇后取他人子，养为惠帝子，而杀其母。至是即位，谓之少帝。吕太后临朝称制，拜吕台、吕产、吕禄为将，将南北军，诸吕皆居中用事。以审食其为左丞相。食其自少通于太后，高祖知而不问，太后最宠幸之。至是，公卿皆因而决事焉。少帝年渐长，自知非皇后子，乃曰：“后安得杀吾母而名我？我未壮，壮即为变。”太后废而幽杀之，立恒山王义为帝，更名宏。宏亦他人子。太后封吕台、吕产、吕禄，俱为王。

于上巳日，太后祓禊而返，见物如苍犬，据太后掖，忽不见。

卜之，云赵王如意为祟。遂病掖伤而死，临朝者八年。越二百年

后，赤眉兵发诸陵，凡有水银玉匣殓者，率皆颜色如生，四肢柔软，乃裸吕后尸，众行淫秽讫，弃地腐烂无存；其凶恶之报欤！

时诸吕欲为乱，而未敢发。朱虚侯刘章，以吕禄女为妇，知其谋，告其兄齐王襄，令发兵讨诸吕。吕产等遣灌婴将兵击之。婴至荥阳，与齐连和。右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，使郦商之子郦寄说吕禄，以兵属太尉，而身归故，高枕而王千里。禄从之。太尉周勃得入军门，乃以兵千余人，与朱虚侯章入宫击斩吕产、吕更等，尽诛诸吕，无少长皆斩之。遣章告齐王罢兵，灌婴亦罢兵归。群臣迎薄姬所生高祖之中子代王恒即位，是为文帝。宽仁恭俭，专务以德化民，定赈穷养老之令；除收孥连坐、诽谤妖言之法；亲耕籍田，除肉刑，除天下田租。每上朝，郎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其言。言不可用，则置之；言可用则彩之，未尝不称善。是以海内富庶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几致刑措焉。在位二十三年崩，寿四十六岁，葬霸陵。

太子启立，是为景帝。御史大夫晁错，见诸王强盛，几分天下之半，屡功上削其地，方议削吴。吴王濞，约胶西王卬、胶东王雄渠、菑川王贤、济王辟光、楚王戊、赵王遂，俱反。

罪伏晁错，帝用袁盎言，斩错于东市，无少长皆弃市，而七国仍反。乃以周亚夫将三十六将讨之。亚夫言于上曰：“吴楚兵轻剽，难与争锋，愿以梁委之，绝其粮道，乃可制也。”上许之。亚夫乘六传，会兵荥阳。至霸上，赵涉说曰：“吴王知将军且行，必置人于郩、渑之间。兵事尚神密，何不右去，走蓝田，出武关，抵洛阳，直入武库。诸侯闻之，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！”太尉然其言。至洛阳，使人搜郩、渑间，果得吴伏兵。

吴攻梁急，亚夫坚壁不出，使轻骑出淮泗口，绝吴兵后路，塞其饷道。吴粮绝，卒饥，数挑战不出。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，乃引去。亚夫出精兵追击，大破之。吴王弃军走渡淮，保东越，东越人杀之。楚王自杀，齐王饮药死，胶西王自杀。胶东、济南、菑川王皆伏诛。帝躬行节俭，一遵孝文之业，移风易俗，黎民淳厚。周云成、康，汉言文、景，美矣！然景帝废薄后，废太子荣，而立胶东王彻，弟梁王以忧卒。黜申屠嘉，杀晁错，杀功臣周亚夫，则不如文帝远矣。在位十六年崩，寿四十八岁。孝武帝彻立，时始有年号，曰建元元年。

初，景帝妹长公主嫖，陈午尚之，以女嫁胶东王彻，遂誉彻之美，劝景帝立为太了。及彻即位，立陈氏为后。陈后骄妒，擅宠而无子，宠

渐衰。上尝过姊平阳公主家，悦妓女讴者卫子夫。主奉迭入宫，恩宠日隆，皇后怒恨，几死者数矣。子夫同母弟卫青。青本姓郑，父郑季为县吏，给事平阳侯家，与侯妾卫媪通而生青，故冒姓卫，为侯家骑奴，召为侍中。既而以子夫为夫人，青为大中大夫。后陈后以挟媚事觉，收玺绶，退居长门宫。长公主惭惧，稽颡谢，上慰谕之。公主有私人董偃，使侍上酒，上悦之。因为主置酒宣室，使谒者暗纳偃。因东方朔谏，改置北宫。自是公主贵人，多逾礼制矣。卫子夫生皇子据，上立卫氏为皇后。上自初即位，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，四方上书言得失，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。庄助最先进，后又得吴人朱买臣、赵人母邱寿王、蜀人司马相如、平原东方朔、吴人枚臯、济南终军等，并在左右，每令与大臣辩论，大臣数屈焉。内惟东方朔，观上颜色，时时直谏，有所补益。时汲黯数直谏，上每优容之，称为社稷臣。每不冠，不见黯。上表章六经，置五经博士，而天下之人，始得以五经公相授受，无所秘藏。始行夏之时，以正月建寅为岁首。上慕长生之术，始亲祠灶，遣方士求神仙。起柏梁台，作承露盘，铸铜为仙人，高二十丈，以掌承露，和玉屑饮之，云可长生。宫室之修，自引日盛。通南夷，置犍为郡（今四川叙州等地）；通西夷，置一都尉（今邛州、黎州等地）；通西南夷，置苍海郡（今辽东地）。使将军路博德、杨仆等平南越，置南海、苍梧、郁林等九郡（今广西、广东及琼州、安南等地）。击东越，东越以众降。上以闽地蛆崄反复，悉徙其民于江淮间，遂虚其地（东越即今福建地）。使车骑将军卫青等击匈奴，取河南地，立朔方郡，募民居之（即今河套地）。

时卫青数击匈奴，斩获甚众，上宠幸无比。青姊与家奴霍仲孺私通，生子去病。年十八，从大将军击匈奴，以八百骑弃大军趋利，所杀过当，封冠军侯。自后去病日见亲幸。匈奴浑邪主降，上用汲黯言，徙之陇西、朔方、云中、北地、上郡之外，置为五属国。帝又遣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等征匈奴。李广失道自杀，青亦少功，惟去病擒匈奴贤王将相等八十余人，斩首七万四百四十余级，封狼居胥山，禅于姑衍，登临瀚海。于是匈奴远遁。漠北无王庭，置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等郡，即今凉州、甘州、肃州地。而去病宠过卫青矣。上将封禅，乃亲帅师，幸边。出长城，北登单于台，勒兵十八万，旌旗十余里，单于大恐远遁，乃还。使张骞通西域，大夏、大宛、大月氏、康居、乌孙、于阗、安息、身毒等，凡三十六国。于是自陕西玉门关，西达葱岭，直穷河源矣。遣中郎将郭昌、卫广平南夷，为牂丬可郡，今四川乌蒙等地。又置越嶲、沈黎、汶山、武都等郡，今四川越嶲、黎州、成都府茂州、陕西巩昌府阶州等地。遣将军郭昌、中郎将卫广击灭劳深、靡莫，以兵临

滇，滇王举国降，乃以为益州郡，今云南地。遣将军荀彘等击朝鲜，置乐良、临屯、玄菟、真番四郡。又辟交趾，置十三部刺史。

上遣苏武等至匈奴，匈奴留之。上复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。

别将李陵以五千兵深入，先胜后败，遂降虏。司马迁为之辩白，上以奸律，下迁腐刑。上求长生，喜延方士。公孙卿言见仙人迹于缑氏城上，上幸缑氏。观大人迹，礼祭中岳，东巡海上，求神仙，封泰山，禅肃然，至碣石而还，周行一万八千里。又广为宫室，高作楼台，东征西讨。国用不足，乃任用酷吏义纵、王温舒、赵禹、张汤等；又任桑宏羊等，利析秋毫，置平准于京师，受天下委输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，使富商大贾，无以得大利。又令天下入粟补官，及罪人赎罪，使世家子富人，更相牵引，名株送徒，入财者得补为郎，不入财者罪之。又禁民酿酒，官自开置而取其利。昔高祖封功臣为列侯，凡百四十有三人。至是令其献金助祭，悉以金色不足夺爵，见侯才得四人。

于是民怨盗起。帝使范昆、张德、暴胜之等，衣绣衣，持虎符，发兵击之，散亡复聚。无可奈何，乃作沉命法，曰：“盗起不发觉，发觉而捕不满数者，二千石以下，至小吏，主者皆死。

一时二千石以下，诛杀殆尽。上居建章宫，见一男子，带剑入中龙华门，命收之，不获。上怒，斩门侯，发三辅骑士，收上林，索长安城，十一日乃解。而坐蛊事起矣。

初，上立皇子据为太子，后卫后宠日衰。然太子仁恕温谨，卫后善于防闲，虽无宠而礼遇不衰。时方士女巫，多聚京师，率皆左道惑众。而女巫往来宫中，教诸美人度厄，每屋辄埋木人，祭祀之。因妒恚骂，更相讦以为诅咒。上尝昼寝，梦木人数十，持杖欲击上。上惊寤，因此体不适。江充与太子有隙，因言祟在巫蛊。上命充治其事，充言于太子宫，得木人尤多，又有帛书，所言不道。当奏闻，太子惧，充持之急，因用石德谋，收捕充等斩之。上大怒，使丞相将兵捕太子，太子亦勒兵自卫。合战五日，太子兵败出亡，卫后自杀。太子东逃至胡，匿泉鸠里。主人家贫，卖履以给太子。事觉，吏围捕。太子自刎，皇孙二人皆并遇害。一时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。惟孙宣帝，以年幼系狱，得不死，留待后话。

田千秋上书讼太子冤。上悟，怜太子无辜，族江充家。乃深悔从前之非，省靡费，凡方士之候神仙及有害于民生者，悉罢之。有司请于轮台东募民屯田，以威西国。上曰：“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，前击车师，因

道远，死者数千人，况益西乎？

朕不忍闻。从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横敛，无乏武备而已。”自是不复出军，惟以养民为事，而民得休息矣！初，钩弋夫人赵氏，生皇子弗陵，时年一十四岁，上以事遣钩戈夫人赐死，而立弗陵为太子。使霍光、金日禅、上官杰等辅之。上在位五十四年崩，寿七十一岁。太子弗陵立，是为昭帝。或曰：昔武帝巡狩河北，见青紫气，自地属天。帝使求之，见一女子，在空屋空棺中，姿容殊绝，两手皆拳。帝令开其手，数百人擘，莫能开，上自擘，手即开，能言语，由是得幸，号为拳夫人，进为婕妤，居钩弋之宫。解黄帝素女之术。善采补法，因以教帝，大加宠幸，孕十有四月而生昭帝。因命其门曰“尧母门”。后至甘泉，因幸。告帝曰：“妾当尸解，在前途候帝。”上怪其言语不伦，呵叱之。夫人遂卒。既殡，上哀思之，又疑其非常人。发棺视之，空棺无尸，惟衣履存。香闻十余里，帝亦随尸解去，盖皆仙也。传载武帝崩后，能于陵寝幸御宫人，玉箱玉杖，凡随殓随葬者，复能出在人间，则成仙可知矣。昭帝即立，霍光秉政。

光知时务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至是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，稍复文景之旧焉。

苏武仗汉节，牧羊于匈奴十九年，至是得还。上以为典属国。初，霍光女为上官杰子安妻，生女年甫五岁，安欲因光纳之宫中，光以为尚幼，不听。杰因盖长公主私客丁外人，言于公主，立安女为后。杰因为外人求封侯，不许，怨霍光。燕王旦自以为弟兄、不得立，常怀怨望。御史大夫桑宏羊，为子弟求官，不得，亦怨霍光。于是，盖主、杰、安、弘羊，皆与旦通谋，诈令人为燕王上书，言霍光大阅武备，拣宿卫之士于道上，僭用天子警跸之制，擅调益幕府校尉，专权自恣，疑有非常。候光出沐日奏之，杰欲从中下其事，宏羊与大臣共执退光。

书奏，帝不肯下。明旦，光闻之，不敢入。上问：“大将军安在？”杰曰：“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。”诏召大将军入，光免冠顿首谢。上曰：“将军冠。职知是书诈也，将军无罪。”光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将军往广明都门，大习郎官，调校尉以来未有十日，燕王何以得知？且将军为非，不须校尉。”

是时年方十四，尚书左右皆惊，而上书者果亡，捕之甚急。杰等惧，谋益急。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，以告大司农杨敞，敞以告杜延年，延年以闻，诏捕上官杰、上官安、桑宏羊、丁外人等，并宗族悉诛

之。盖主、燕王皆自杀，皇后以年幼不与谋，亦因霍光外孙，故得不废。时泰山有大石自起立。上林有僵柳自起生，有虫食柳叶，曰："公孙病已立。"又有流星，大如月，众星皆随西行。帝在位十三年，寿二十二岁而崩。无嗣，大将军光承皇后诏，迎武帝之孙、昌邑哀王髆之子贺入即位。

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王居丧无礼，淫戏无度，霍光与田延年、张安世等以太后诏废之，议立贤嗣。

初，卫太子纳史良娣，生子，号史皇孙。皇孙纳王夫人，生子病已，号皇曾孙。曾孙生数月，遭巫蛊事系狱。丙吉受诏治狱，心知太子冤，哀皇曾孙，择谨厚女人收养之。望气者言狱中有天子气。武帝遣使者治狱，无轻重皆斩之。使者至，吉闭门不纳，曰："他人无辜，犹不可杀，况亲曾孙乎？"使者还以闻，武帝亦悟，乃赦之。张安世之兄张贺，尝言卫太子，为之聘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。至是，丙吉言皇曾孙之美材，年十八，通经术，行安而节和。光然之，因白太后，立为昭帝嗣，是为宣帝，立许氏为后。初年，霍光秉政，天下称治。光夫人显，欲贵其少女成君，会许后怀孕而病，女医淳于衍者，入侍疾。显谓衍曰："将军素爱成君，今皇后当娩身，若投毒药去之，成君即为后矣。事成，富贵共之。"遂合药丸以饮后。

后曰："我头岑岑，药中得无有毒药？"对曰："无有。"遂加烦懑而崩。会有人告诸医侍疾无状者，皆收系诏狱。显恐甚，即具语光，曰："既失计为之，毋令吏急衍。"光大惊，欲自发举，不忍，奏上，光署衍勿论，显因劝光纳其女入宫，遂以为后。及光卒，上始亲政。霍显及霍禹、霍山、霍云，日见侵削，数相对哭泣。谋令太后置酒，召丞相平恩侯以下斩之，废天子而立禹。事露，云、山、明友自杀，禹腰斩，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。与霍氏相连坐，诛灭者数十家。皇后霍氏废，封告者为列侯。帝之少也，实赖丙吉而生，而吉绝口不道前恩。会掖庭宫婢，自陈尝有阿保之功，词引使者，丙吉如状，上亲见问，然后知丙吉有旧恩，而吉终不言。上大贤之，封张贺子、彭祖及丙吉等皆为列侯。宣帝励精图治，赏罚必信，综核名实，政平讼理，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，郡县久于其任。用赵充国为将，而羌虏平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而边患息。以朱邑、龚遂、尹翁归、黄霸、张敞等为太守，而汉世良吏于此为盛。惜以赵广汉之廉明，盖宽饶之清直，韩延寿之恩信，杨恽之廉洁，而不免于见杀，则上用申韩之刻也。皇太子仁柔好儒，见上多用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，尝侍宴，从容言："陛下宜用儒生。"帝作色曰："汉家自有制度，俗儒不达时务，好是古而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

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！”乃叹曰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”以太子出于许后，故得不废。帝寝疾，以史高、萧望之、周堪受遗诏辅政。上在位二十五年崩。太子奭即位，是为元帝，立婕妤王氏为皇后。

初，宣帝时，皇太子奭所幸司马良娣病死，太子忽忽不乐，帝令王皇后择后宫家人子，得元城王政君，送太子宫。政君，故绣衣御史王贺之孙女也。是岁生成帝骜，至是立为后，骜为太子，而王莽之祸始此。元帝牵制文义，优柔不断。时萧望之、周堪与刘更生及侍中金敞等同心辅政，宦者宏恭、石显忌之，奏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着，欲以专擅权势，请召致廷尉。上不省，召致廷尉为送狱，可其奏。后上召堪、更生，左右对曰：“系狱。”帝大惊，令出视事，恭、显等复谗之，竟罢免。

上器重萧望之不已，欲以为相，恭、显等谗之，复召下狱，望之自杀。元帝不食，涕泣，哀动左右，然终无如显等何。是岁恭卒，遂以显为中书令。时京房学《易》于焦延寿，屡言灾异有验，天子悦之。尝晏见，与上语，微言石显之乱天下。上曰：“已谕。”显知而谗之，遂下京房狱，坐弃市，妻子徙边。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，西走康居。西域副校尉陈汤，矫制发兵，与都护甘延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，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，且喜且惧。入朝，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。上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。单于称谢归，号昭君为宁胡阏氏。甘延寿、陈汤至京师，将论功行赏，石显加以矫制擅兴师之罪。刘向上书力辩，乃赦其罪而录其功。上在位十六年崩，太子骜立，是为成帝。以皇后王氏为太后，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。石显有罪免官，归故里。道死。帝以许广汉之侄女为后，与班婕妤并有宠。班婕妤至贤，常辅上以正。

后上过阳阿主家，悦歌舞妓女赵飞燕，召入宫。大幸。女弟合德复召入，姿性尤醲粹，姊妹俱为婕妤，贵倾后宫。谮告许后、班婕妤诅咒上。许后坐废，考问班婕妤。对曰：“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正尚未蒙福，为邪将欲何望？使鬼神有知，不受不臣之诉，如其无知，诉之何益？”上善其对，赦之。班婕妤恐久见危，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。帝许之，遂立赵飞燕为后，合德为昭仪。帝内惑于淫后妖妃，外制于外家奸佞，政事皆决于王凤。王凤卒，以王音为大司马秉政。音卒，以王商为大司马秉政。商卒，以王根为大司马秉政。王根以病免，遂以王莽为大司马秉政。时有大风如血，又有两月相承，岷山崩，壅江三日，江水竭之异。莽欲名誉昭著，愈折芦为俭约，赏赐邑钱，悉以享士。刘向屡为上言之，上不能用。帝素强无疾，以赵合德淫之无度而崩，在位二十

六年。皇太后诏王莽杂治皇帝起居病状，赵昭仪自杀，寻废皇后为庶人，后亦自杀。上无嗣，以元帝之孙、定陶王之子欣入继为嗣，是为哀帝。追尊定陶共王为定陶共皇，尊定陶王太后傅氏曰定陶共太后，尊生母丁姬曰定陶共皇后，立傅太后从侄女傅氏为后。封丁明、傅晏皆为列侯，俱官拜大司马，掌朝政。遣新都侯王莽，罢官就国。

侍中董贤，年少美丽，得幸于帝，赏赐巨万，封高安侯，贵震朝廷。贤妻及贤妹皆有美色，帝诏贤妻，得通籍入宫，又召贤妹为昭仪，夫妻兄妹并宠，言无不听，至有法尧禅舜之语。

丞相孔光等趋承拜谒，而权与人主侔矣。帝欲收揽大权，屡诛大臣，然内制于太后，外宠于董贤，信谗疾忠，汉业遂衰。在位六年崩。无嗣，太皇太后王政君召新都侯莽佐理丧事。收董贤印绶，罢归第，即日与妻皆自杀，家属徙合浦。太皇太后以王莽为大司马，领尚书事，迎元帝庶孙、中山王箕之子衎即位，是为平帝。

太师孔光、大司徒马宫等盛称莽功德比周公，于是群臣咸颂莽功德，号为安汉公。帝聘安汉公莽女为后，莽长子宇劝莽归政。帝外家卫氏私与卫宝通书，事露，莽杀其子宇，尽灭中山王后家卫氏。又杀敬武公主，及泛乡侯何武，故司隶鲍宣等数百人，海内大震。以安汉公莽为宰衡，加新息、召陵二县，及新野田，伪辞不受，加九锡。时帝益壮，以母家卫氏为莽所害，常不悦。莽因腊日上椒酒，置毒酒中。帝有疾，莽作策命于泰峙，愿以身代，藏策金滕，置于殿前，敕诸公莫敢言。帝在位五年，为王莽所弑而崩，寿十四岁。

前辉光郡谢嚣，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，上圆下方，有丹书曰：“安汉公莽为皇帝。”于是群臣奏太后，请安汉公践位，谓之摄皇帝。太后不可，太保王舜谓太后曰：“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。”太后力不能制，诏曰：“可。”莽遂南面朝群臣，郊祀天地，赞曰假皇帝。平帝无子，莽立宣帝玄孙广成侯勋之子婴为皇太子，年方二岁，号曰孺子。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起兵讨莽，从者数百人，进攻宛，不克，死之。东郡太守翟义与都尉刘宇、陈丰等举兵西，诛不当摄位者，立宗室子孙严乡侯刘信为天子，移檄郡国，众十余万。莽闻之，惶惧不能食，乃使王邑等击义。莽曰：“昔周公摄政，而管蔡挟禄父以叛。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，自古圣人犹惧此，况臣莽之斗筲乎。”

群臣皆曰：“不遭此变，不彰圣德。”莽依周公作大诰，谕天下以反位孺子之意，于是吏民攻义，破之。义战死，信逃亡。三辅豪杰赵朋、

霍鸿起兵应翟义，王级等击灭之，诸县悉平。莽自谓威德日盛，大获天人之助，遂谋即真矣。梓潼人袁章游于长安，素无行，作铜匮以献，署其一曰天帝行玺，其一曰赤帝玺，谓上帝与高祖传位于莽也。莽遂即真天子位，定号曰新，自称新皇帝。时孺子未立，玺藏太后长乐宫处。莽使人请玺于太后。太后不肯与，怒骂之曰："汝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，既无以报受人孤寄，乘时利便夺取其国，不顾恩义，天下岂有汝兄弟耶？我汉家老寡妇，旦暮且死，欲与此玺俱葬。

何能与汝！"舜谓太后曰："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能终不与耶？"太后恐莽胁之，乃出玺投之地曰："我老且死，今知汝兄弟灭族也。"莽更号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。废孺子为定安公，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。孺子未立，在虚位三年。西汉凡十三帝二主，起高祖乙未，终孺子婴戊辰，共二百一十四年，为王莽所篡。徐乡侯刘快起兵讨莽，不克，死之。东汉光武建武元年，平陵人方望等起兵，立孺子婴为天子，淮南王遣将击斩之，此是后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二百年遭王莽篡国鸩君

诗曰：

一自沙场战罢归，剑华生涩马空肥。

风憔伏虎莲花帐，尘锁蟠龙帅字旗。

战策兵书慵再展，龙韬虎略有谁知。

昨宵梦想相持处，血迸金枪污铁衣。

却说汉自高祖开基，传至二百年后，被王莽用鸩酒毒杀平帝，篡孺子婴而自立。乃执孺子手，流涕唏嘘，孺子反北面称臣，百僚莫不感叹。莽女安定太后，常称疾不与朝会。时年未二十，莽欲嫁之，乃更号曰“黄皇室主”，欲绝之于汉。后大怒，坚卧不起，莽亦不复强。废汉庙，立王氏九庙，方四十丈，高十七丈，费数百余万，卒徒死者数万。废汉诸侯王为民，废诸刘为吏者。莽母功显君死，莽无哀意。自以为身承汉宗为天子，为服缌麻，如天子吊诸侯之服。以孙新都侯宗为丧主，服丧三年。其后太皇太后王政君崩，莽反为之服丧三年，立庙，以元帝配食。莽又以谗杀其嫂及其兄子光。莽孙宗自画容貌，被服天子衣冠，发觉自杀。莽妻死，莽太子临谋杀莽，事觉自杀。莽性躁扰，不能无为。每有兴造，动欲慕古，不度时宜。

每狭小汉家制度，乃曰：古者一夫百亩，十一而税。秦坏圣制，废井田，强者规田以千数，弱者曾无立锥之地。又置奴婢之市，与牛马同，昧于天地人为贵之义。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买卖。其男口不盈八，而田过一井者，分余田以与九族。敢有非井田圣制者，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。于是富者不自保，贫者不聊生，天下嗷嗷，民大愁怨思乱。

初，莽之谋篡也，吏民争为符命，皆得封侯。其不为者相戏曰：“独五天帝持书乎？”久而莽亦厌之。元年秋，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，班符命二十四篇于天下，外及蛮夷，其后言符命，非五威将所颁者罪之。莽好空言，慕古封建之制，多封爵人，而性实吝啬，托以地理未定，故且先颁菁茅四色之土，用慰封者，于是诸侯食用皆乏。莽恃库府充足，欲立威匈奴，乃遣孙建等率十二将，分道并出击匈奴。严尤切谏，勿听，转运兵谷如故。内郡苦于征发，始流亡为盗贼。北边自宣帝以来，数世不见烽火之警，人民炽盛，牛马满野。及莽扰乱，单于怒曰：“先单于受

汉宣帝恩，不可负也。今天子非宣帝子孙，何以得立？”乃遣兵分道入塞。杀守尉，掠吏民，边民死亡者殆尽。莽遣五威将王骏、李崇等出西域，使诸国郊迎送兵食。焉耆诈降，而聚兵自备。骏等至，伏兵袭杀之，西域遂绝。莽大募兵击匈奴，下令曰：“敢有趋避违令者，斩首。”于是杀人无算，百姓倒悬，道路以目。彗星出见，黄雾四塞，大风拔木，飞瓦，大雪深一丈余，竹树皆枯死。雨雹杀牛羊，民间讹言，黄龙堕死黄山宫中，走观者万数，莽悉收捕斩之。又飞蝗蔽天，大饥，人相食。夏陨霜，杀草木。莽法令烦苛，民摇手触禁，不得耕桑，于是并起为盗贼。临淮人瓜田仪等，依阻会稽长洲，聚众为盗。琅邪女子吕母，聚党数千，杀海曲县令，人海作乱，聚众至数万人。荆州饥馑，更相侵夺。

新市人王匡、王凤，聚众数百人，诸亡命者马武、王常、成丹等，皆往从之，藏于绿林山中。数月间，至七八千。琅邪樊崇起兵于莒，众百余人，群盗以崇勇猛，多附之，一岁间至万余人。东海刁子都起兵抄击徐、兖，莽遣兵击之，不能克。

关东大饥，人相食。南郡秦丰起兵，平原女子迟昭平亦聚众数千人，在河阻中。樊崇等众寖盛，乃相与约：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偿创。莽遣太师王匡、更始将军廉丹征之。崇等恐其众与莽兵乱，乃皆朱其眉以相记别，由是号曰赤眉。莽将王匡、廉丹，共领锐卒十余万人，所过放纵淫掠。东方为之语曰：“宁逢赤眉，勿逢太师；太师尚可，更始杀我。”赤眉破莽更始将军廉丹，斩之。新市兵王匡等攻随。平林人陈牧、廖湛，复聚众千余人，号平林兵以应之。

初，汉景帝第十子、长沙定王发三世孙曰钦，钦娶南阳樊重女，生三子：演、仲、秀。演字伯升，性刚毅，慷慨，威名素着；仲初起兵时，战死于小沛。秀隆准日角，性勤稼穑，演常非笑之，比于高祖兄仲。秀尝过秾，秾人蔡少公颇学图谶，言：“刘秀，当为天子。”或曰：“是国师公刘秀乎？”（此刘秀乃刘向子歆，更名秀，时为王莽国师，封嘉新公者）秀戏曰：“何由知非仆也？”坐者皆大笑。宛人李守，好星历谶记，尝谓其子通曰：“刘氏当兴，李氏为辅。”及新市、平林兵起，南阳骚动。通从第轶谓通曰：“今四方扰乱，汉当复兴。南阳宗室，独刘伯升兄弟，泛爱容众，可与谋大事。”通笑曰：“吾意也！”会秀卖谷于宛，通令轶迎秀，与秀约归南阳白水乡，起兵南阳，今河南南阳府是也。刘演召诸豪杰计议，分遣亲友于诸县起兵。演自发白水乡子弟，子弟皆恐惧亡匿，及见秀，绛衣大冠，皆惊曰：“谨厚者亦复为之。”乃稍自安。凡得子弟七八千人，部署宾客，自称柱天都部。秀时年二十八，

演使族人招降新市、平林兵。杀南阳尉，进拔棘阳。李轶、邓晨皆将宾各来会。又与下江兵王常合，夜袭蓝乡，尽获其辎重。时汉兵已十余万，诸将议立汉后，以从人望。南阳豪杰欲立刘演，而景帝五世孙玄在平林中，军中号更始将军。新市、平林将帅惮演威名，贪元懦弱，先定策立之，然后召演示共议。演以为宜且称王，待破莽、降赤眉后，然后举尊号。众不从，立刘玄为皇帝，大赦改元，号更始元年。南面朝群臣，愧羞汗流，举手不能言。置公卿，拜演为大司徒偏将军。刘秀等攻昆阳，定陵郾，皆下之。王莽遣王邑、王寻发兵平定山东，征诸明兵法者六十三家，以备军吏，以长人巨无霸为垒尉。无霸身长丈二，腰大十围，辂车不能载，三马不能胜，能驱诸猛兽虎、豹、犀、象之属，以助威武，号百万，围昆阳。诸将见兵盛，大惧，皆欲散归诸城。刘秀曰："今兵少而敌强，并力御之，庶可立功；如欲分散，势无俱全，昆阳既拔，诸城亦灭矣。今不同心共举功名，反欲守妻子财物耶？"诸将怒曰："刘将军何敢如是！"

秀笑而起。会莽兵至，城北诸将窘迫，乃又请秀计之。秀复为图画成败，皆曰："诺。"时城中惟有八九千人，秀使王凤、王常守昆阳，夜与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，以收外兵。时莽兵至城下者且十万，秀等几不得出。王邑、王寻纵兵围昆阳，严尤曰："昆阳城小而坚，不如先击宛，宛败，昆阳自下。"王邑不听，遂围之数十里。严尤又曰："兵法围城必缺，一使得逸出，以怖其下。"又不听。

刘秀至郾、定陵，悉发诸营兵而进，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，王邑、王寻亦遣数千来战。秀犇之，斩首数千级。诸将喜曰："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，今见大敌勇，甚可怪也。"乃复进。

王邑、王寻兵却，都部共乘之，胆气益壮，无不以一当百。初，莽兵恃巨无霸召神怪助胜，而秀军中有侏儒郅君章，能役鸦禽破之，遂杀王寻。城中亦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势，震动天地，莽兵大溃，死者数万。会大风雷，屋瓦皆飞，雨下如注，河川盛溢，士卒溺死者又数万。王邑、严尤等渡水逃去，尽获其军实辎重。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，皆杀其牧守，自称将军，用汉年号，以待诏命。岑彭以宛城降汉，更始入都之。宛，即今河南南阳府是也。刘秀巡颍川，冯异以五县降。莽闻之大惧，欲外示自安，乃染其髭须，进所征淑女杜陵史氏为皇后。史氏有美色，莽亲迎，成同牢之礼。是日大风拔木，群臣上寿。莽日与方士考验方术，纵淫乐焉。莽闻汉兵言鸩杀平王事，乃会公卿于王路堂，开所为平帝请命金滕之策，泣以示群臣。时有卫将军王涉，与国师刘秀、大司马董忠等，谋劫莽降汉（此刘秀乃刘向之子歆，阿附王莽，复闻图谶有

刘秀名，因改歆为秀）。

事觉，莽召忠，寸斩之。秀、涉皆自杀。莽以大军外破，大臣内叛，忧愤不能食，但饮酒，啖鳆鱼，阅军书，倦困凭几寐，不复就枕矣。更始遣上公王匡攻洛阳，大将军申屠建攻武关，三辅震动。析人邓晔、于匡起兵应汉，开武关，迎汉兵。诸县大姓各起兵称汉将，共会城下，莽愈忧，不知所出。莽大司空崔发曰：“古者国有大灾，则哭以厌之。宜告天以求救。”莽乃帅群臣至南郊，陈其符命本末，仰天大哭。气尽，伏而叩头。

诸生小民，旦夕会哭，为设餐粥，甚悲哀者，除以为郎，郎至五千月余人。又拜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。时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余万斤，莽赐九虎士，每人钱四千，众无斗志。又赦城中囚徒，杀牲饮其血，与誓曰：“有不为新室者，社鬼记之。”既而皆败走。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，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，火照城中。汉兵攻长安，众宜平入，火及掖庭。黄皇室主曰：“何面目以见汉家？”自投火中而死。莽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辄随之。时值九月，莽绀色单衣，持虞帝匕首旋席随斗柄而坐，曰：“天生德于予。汉兵其如予何？”庚戌旦平明，群臣扶掖莽之渐台。众兵围之。晡时上台，商人杜吴杀莽。校尉杀莽头，军人分莽身，节解脔分，争相杀者数十人。传莽头诣宛，悬于市，百姓共提击之，或切食其舌。王莽年三十八为大司马，五十一居摄，五十四即真，六十八诛死，窃位一十八年。

汉上公王匡拔洛阳，斩莽将王匡、哀章。成纪人隗嚣与周宗等起兵应汉，移檄郡国，勒众十万，攻下陇西、武都等地。

茂陵公孙述起兵成都，自称辅汉将军，兼益州牧。淮南李宪起兵据卢江称王。安定三水人卢方，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，据平凉等地，与匈奴和亲，匈奴立为汉帝。更始封梁孝王八世孙刘永为梁王，即据国起兵，攻下济阴、山阳等地，以董宪、张步为将军，遂专据东方。汉新市、平林诸将，以刘演兄弟威名日盛，因劝更始除之。演部将刘稷闻更始立，怒曰：“本起兵图大事者，伯升兄弟也。今更始何为者耶？”更始收稷，将诛之，演固争。李轶、朱鲔因劝更始并执演杀之。秀自父城驰诣宛谢，司徒官属迎吊秀，秀不与私交一语，惟深引过而已，未尝自伐昆阳之功，又不为演服丧，饮食言笑如平常。更始以是自惭，乃拜秀为破虏将军，封武信侯。更始将迁都河南洛阳，以刘秀为司隶校尉，使前往整修宫室。秀乃置僚属，作文移，从事司察，一如旧章。时三辅吏士来迎更始，见诸将过，皆冠帻而服妇人衣，莫不笑之。及见司隶僚属，

毕喜不自胜。一老吏垂涕曰："不图今日复见汉宫威仪。"由是识者皆心向焉。

更始以刘秀行大司马事，持节北渡河，镇慰州县。秀至河北，即今北直隶等地，所过郡县，考察官吏，黜陟能杏，平遣囚徒，除莽苛政，复汉宫兵。吏民大悦，争持牛酒迎劳，秀皆不受。南阳邓禹仗策追秀，及于邺。秀曰："我得专封拜，生远来，岂欲仕乎？"井禹曰："不愿也。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，禹得效其尺寸，垂功名于竹帛耳。"禹进说曰："今山东未安，赤眉，青犊之属，动以万数。更始既是常才，不自听断；诸将皆庸人崛起，志在财帛子女，非有忠良明智，深虑远图，欲尊主安民也。明公素有盛德大功，为天下所向服，军政齐肃，赏罚有信。为今之计，莫如延揽英雄，务悦民心，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。以公而虑，天下不难定也！"秀大悦，因令禹常止宿于此，与定计议。每任使诸将，多访于禹，皆当其才。秀自兄演死，每独居，不御酒肉，枕席有涕泣痕。主簿冯异独宽慰之。秀止之曰："卿勿妄言。"异因进说曰："更始政乱，百姓无所依戴。夫人久饥渴，易为充饱。令公专命方面，宜分遣官属，循行郡县，宣布惠泽。"秀从之。骑都慰耿纯谒秀于邯郸，见其官屑将兵法度，不与他将同，遂自结纳。

初，王莽时，长安中有自称成帝子子舆者，莽杀之。邯郸卜者王郎，缘是诈称真子舆，百姓多信之，立郎为天子。赵地以北，辽东以西，皆望风响应。时上谷太守耿况遣其子宾弇诣长安。弇年二十一，至宋子，会王郎即行。从吏曰："子舆成帝正统，舍此不归，远行安之？"弇曰："子舆敝贼，卒为降虏耳。我至长安，陈渔阳上谷兵马，归发突骑，以击乌合之众，如摧枯折朽耳。公等不识去就，灭族不久也。"弇闻大司马刘秀在卢奴，乃北驰上谒。秀留署长史，与俱北。至苏，秀将南归，弇曰："今兵从声方来，不可南行。渔阳太守彭宠，公之同邑人，上谷太守，即弇父也。发此两郡，控弦万骑，邯郸不足虑也，"秀官属皆曰："死尚南首，奈何北行入囊中？"秀指弇曰："是我北道主人也？"大司马秀在蓟，会王子接起兵蓟中，以应王郎。城内拢乱，秀趋驾而出，不敢入城邑，舍食道旁？至芜蒌亭，时天寒冽，冯异上豆粥。至下曲阳传舍，闻王郎兵在后，从者皆恐。至滹沱河，候吏还白，河水流澌，无船不可济。秀使王霸往视之。霸恐惊众，即还诡报曰："冰坚可渡。"遂前至河，河水亦合。乃渡，未毕数骑而冰解。至南宫，遇大风，秀引车入道旁空舍。冯异抱薪，邓禹爇水，秀对灶燎衣。冯异复进麦饭，驰赴信都。

是时，郡国皆降王郎，独信都太守任光、和戎太守邳彤不肯从。光

闻秀至，大喜。邳肜亦自和戎来会。议者多言，可因信都兵自送，西还长安。邳肜曰：“吏民歌吟，思汉久矣。今卜者王郎，假名因势，驱集乌合之众，遂振燕赵之地，无有根本之固，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之，何患不克。今释此而归，岂但空失河北，必更惊动三辅，堕损威重，非计之得者也！”秀乃止。任光发傍县，得精兵四千众，稍合至万人。移檄边郡，共击邯郸，郡县又复响应。耿弇以上谷渔阳兵行定郡县，会大司马秀于广阿。秀以其将，寇恂、吴汉等为将军，进军拔邯郸。

王郎出走，追斩之。收郎文书，得吏民与郎交关，毁谤者数千章。秀不省，会诸将烧之曰：“令反侧者自安。”更始遣使立秀为萧王，悉令罢兵。耿弇进曰：“王郎虽破，天下革兵乃始耳。今使者从西方来，令罢兵，不可听也。铜马、赤眉之属数十辈，兵数十百万人，所向无前，必不能久，非圣人不能办也。百姓患苦王莽，复思刘氏。今更始为天子，虽诸将用命，而贵戚纵恣，掳掠不已，元元叩心，更思前朝，是以知其必败也。公功名已着，以义征伐，天下可传檄而定也。天下至重也，公可自取，毋令他姓得之。”萧王乃辞以河北未平，不就征，始贰于更始。时诸众铜马、铁胫、尤来、大枪、上江、青犊、富平、获索等，各领部曲，众约百余万，所在寇掠。萧王击铜马于鄡，吴汉将幽州十郡突骑来会，士马甚盛。铜马食尽，夜遁。萧王追击于馆陶，悉破降之，封其渠帅为列侯。诸将未能信贼，降者亦不自安，王敕令降者各归营勒兵，自弃轻骑按行部陈。降者更相语曰：“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效死乎？”知其皆服。悉以降人分配诸将，众遂数十万。南巡河内，太守韩歆降。萧王北击尤来、大枪、五幡于元氏县，追至北平，连破之。贼退入渔阳，所过掳掠。强弩将军陈俊曰：“贼无辎重，宜令轻骑出贼前，使百姓各自坚壁，以绝其食，可不战而殄也。”

王遣俊，如其策。贼无所得食，遂散败。吴汉率耿弇、景丹等十三将军追尤来等，斩首万三千余级。贼散入辽西、辽东，为乌桓貊人抄杀殆尽。萧王还至中山，诸将请上尊号。勿听。耿纯、冯异力劝王从众议，以收人望。至鄗，会诸生强华奉赤伏符诣王曰：“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四夷云集龙斗野，四七之际火为主。”群臣因复奏请，王乃即皇帝位于鄗，且待后话不提。

且表更始既都洛阳，复从洛阳迁都于长安。时长安惟未央宫被灾，其余官室供帐仓库宫府皆如故。更始居长乐宫，升前殿，郎吏以次列庭中。更始羞惭，俯首刮席不敢视。诸将后至者，更始问：“掳掠几何？”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，惊愕相视。

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，以萌为大司马，委政于萌，日夜饮宴后庭。群臣欲言事，辄醉不能见。萌专权自恣，群小膳夫，皆滥官爵。长安语曰：“灶下养，中郎将；烂羊胃，骑都尉；烂羊头，关内侯。”由是关中离心，四海怨叛。赤眉樊崇等攻长安，以名为群贼，不可以久，议立宗室，挟义诛伐。先是，赤眉掠得故式侯萌之子盆子，在军中主牧羊，时年十五，披发跣足，敝衣赭汗，至是立为上将军，见众拜，恐惶欲啼。赤眉至宏农，更始遣兵击之，大败。赤眉入长安，更始奔高陵，将相百官皆降。更始亦请降赤眉，封赤眉为长沙王。三辅苦赤眉暴虐，皆怜更始，欲盗出之。张卬使谢禄缢杀之，刘恭夜收藏其尸。更始在位二年而亡。光武中兴，其话颇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汉光武复中兴一十三帝

词曰：

豪杰千年往事，渔樵一曲高歌。乌飞兔走疾如梭，眨眼风惊而过。妙算龙韬虎略，英豪铁马金戈。争名夺利竟如何，必有收场结果。

却说世祖光武皇帝，姓刘名秀，字文叔。景帝第十子长沙定王发之后。发生舂陵节侯买。舂陵，即南阳白水乡也。买长子戴侯熊渠袭爵，买少子外为郁林太守；生巨鹿都尉回，回生南顿令钦，钦生秀于南顿，有嘉禾一茎九穗之瑞，故名曰秀。

乙酉六月，即皇帝位于高阝南，大赦，改元建武元年。上以寇恂文武足备，有牧民御众之才，拜恂为河内太守。恂调糇粮，治器械以供军，未曾乏缺。时朱鲔坚守不下，帝以廷尉岑彭曾为鲔校尉，令往说之。鲔日："大司马被害时，鲔预其谋，又谏更始毋令萧王北伐，自知罪大，不敢降。"彭还报。帝曰："举大事者，不忌小怨。鲔降，官爵可保，况诛罚乎。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。"彭复以告。鲔面缚诣河阳降。帝解其缚，拜平狄将军，封扶沟侯。

十月，军驾入洛阳，遂定都焉，立祖庙于洛阳。刘恭知赤眉必败，密教盆于归玺绶。刁为辞让之言，及正旦大会，盆于下牀解玉绶，叩头曰："今设置县官，而为贼如故，四方怨恨，此皆所立非人所致，愿乞骸骨，以避贤路。如必欲钉盆子以宣塞责，无所逃死。"因涕泣欷歔.崇等避席顿首曰："臣无状，负陛下，请后不敢。"因共抱持盆子，带以玺绶，既罢，出，各闭营自守，三辅安然。称天子聪明。百姓争还，长安市里且满。后二十余日，复出大掠如故。长安城中粮尽，赤眉纵火杀掠，遂入安定北地，邓禹引兵至长安，军昆明池，谒高庙，收十一帝神主，送诣洛阳。赤眉欲西至上陇，隗嚣击破之，又遇大雪，人多冻死，及复还，发掘诸陵，取其宝物，污辱吕太后尸。邓禹击之，不利，禹乃出之云阳。赤眉复入长安。邓禹威名日损，又乏粮食，数战不利，帝乃遣偏将军冯异代禹，征禹还。禹惭受任无功，要与异共攻赤眉，异曰："赤眉尚多，可以恩信倾诱，难猝用兵破也。"禹不听，遂战，大败，禹以二十四骑脱归宜阳。异弃马奔回溪，归营坚壁自守。冯异再整兵，与赤眉约期会战，使壮士变服，与赤眉兵同，伏于道侧。旦日，赤眉攻异，异纵兵大战。日昃，贼气衰，伏兵猝起，衣服相乱，赤眉惊溃，追击，大破之。赤眉余众东向宜阳。帝亲勒六军，严阵以待之。赤眉惊恐，遣刘恭乞降曰："盆子将百万众降，陛下将何以待之？"帝

曰："待汝以不死耳！"盆子及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，肉袒降。上所得传国玺绶，积兵甲宜阳城西，与熊耳山齐。赤眉尚有十余万人，帝令县厨皆赐食。明日，大陈兵马临洛水，令盆子君臣列观。帝谓樊崇等曰："得毋悔降乎？"

徐宣叩头曰："今日得降，犹去虎口归慈母，诚欢诚喜，无所恨也。"帝曰："卿所谓铁中铮铮，佣中佼佼者也。"帝怜盆子，以为赵王郎中，赐樊崇等洛阳田宅。其后樊崇、逢安以反诛；徐宣、杨音卒于乡里；刘恭为更始报仇，杀谢禄，自投狱，帝赦不诛，后为更始子寿光、候鲤所杀。盆子后病失明，赐荥阳均输地，使食其税终身。

初，帝之讨王郎也，渔阳太守彭宠发突骑以助军，转粮食前后不绝，帝以为大将军，封列侯。及帝追铜马至蓟。宠自负其功，意望甚高，帝接之，不能满其意，以此怀不平。吴汉、王梁皆宠所遣，并为三公，而宠无所加，愈怏怏。至是有诏征宠入朝，其妻及所亲信吏皆劝勿就征，遂发兵反。幽州牧朱浮以书责之曰："往时辽东有豕，生子白头，异而献之。行至河东，见群豕皆白，怀惭而返。以子之功，论于朝廷，犹白豕也，今乃愚妄，自比六国，岂不误哉！"宠不听，攻朱浮于蓟，宠又遣使诱耿况同反，况斩其使。涿郡太守张丰反，与彭宠连兵，朱浮上书求救。浮城中粮尽，会耿况遣兵来救，浮乃得脱，蓟遂降宠。宠自称燕王，攻拔右北平、上谷数县，北连匈奴，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贼，声势大张。征虏将军蔡遵等讨张丰，斩之。帝诏建威大将军耿拿，进击宠，弇使其子舒袭击匈奴，斩匈奴两王，宠退走。宠斋居密室，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，共缚于牀，矫宠命，使诸吏归休。缚其奴婢，又以宠呼其妻，妻入惊曰："奴反？"奴击其颊。宠急呼曰："趣为诸将军办装。"两奴将其妻入取宝物，使妻缝两缣囊装之，昏夜后，解宠手，令作记，告城门校尉速开门。书成，斩宠及妻头，驰出城，诣阙。宠尚书韩立等立其子午为王，国师韩利斩之，诣蔡遵降。帝封子密为不义侯，燕地悉定。淮南李宪，王莽末为虚江连帅，因据庐江，称王四年，称帝三年。扬武将军马成破走之，其军士帛应斩之以降。

初，梁王刘承之叛更始也，使沛人周廷等攻下济阴、山阳、沛、楚、淮、阳、汝南等地，又遣使拜西防贼帅佼僵为横行将军，东海贼帅董宪为翼汉将军，琅琊贼帅张步为辅汉将军，遂专据东方，未几称帝于睢阳。更始将苏茂降永，张步治兵于剧，遣将巡泰山、东莱、城阳、胶东、济南、齐郡、北海，皆下之。

帝遣虎牙大将军盖延克睢阳，刘永走保湖陵，延遂定沛、楚、临淮

等地。帝使大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、徐二州，招降郡国。

青、徐群盗闻永败，皆惶怖请降，张步献鳆鱼，帝以步为东莱太守。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，张步为齐王。步贪王爵，降而复叛，执杀伏隆而受永封，据郡十二，刘永将庆吾斩永首以降，苏茂、周建复立永于纡为梁王，帝遣捕虏将军马武，骑都尉王霸，围刘纡、周建于垂惠。时吴汉、耿弇击富平、获索于平原，大破之，因诏弇进讨张步。平敌蒋军庞萌，为人逊顺，帝信爱之，尝称可以托孤寄命，使与盖延共击董宪。时诏书下延而未及萌，萌疑延谮己，遂反。袭延军，破之。与宪连和，攻破彭城。帝怒，自将讨之，与诸将书曰："吾尝以庞萌为社稷臣，将军辈得毋笑其言乎？其各厉兵秣马会睢阳。"董宪使苏茂、佼僵助庞萌，围桃城。帝时幸蒙，自将轻兵驰赴之，去桃城六十里，休息养锐以挫其锋。时大司马吴汉在东郡，驰使召之，大破之。萌等悉兵攻桃城。城中闻车驾至，众心益固，二十余日不下，萌众疲困。吴汉等军皆至，帝乃帅兵亲自督战。萌等走从董宪。帝四面攻宪，大破之，佼僵降，苏茂奔张步，董宪、庞萌走郯。又走朐，吴汉拔朐，斩董宪、庞萌。刘纡军士高扈，斩纡以降。耿弇进讨张步，拔祝阿，破其军，斩其将费邑，攻下西十余城。遂定济南，进兵破临淄。张步将兵二十万攻弇，弇与步战，飞矢中股，弇以佩刀截去之，左右无知者，遂大破之。时帝在鲁，闻弇为步所攻，自往救之，未至，强弩将军陈俊谓曰："剧虏兵盛，可且闭营休士，以待上来。"弇曰："乘舆且到，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贼遗君父乎？"乃出兵大战，复大破之，弇知步困，将退，乃预置左右翼伏以待之，人定时，步果引去，伏兵起纵击，追至巨洋昧水上，死尸相属，收其辎重二千余辆。步还剧，帝至劳军，进幸剧。弇复追张步，步奔平寿，苏茂救之。帝遣使告步、茂，能相斩以降者，封为列侯，步遂斩茂以降，入据其城，众尚十余万，辎重七千余辆，皆罢遣归乡里，封步为安邱侯。后步谋逃奔临淮，亡入海，陈俊击斩之，江淮、山东悉平。耿弇降五校余党，齐地悉平。弇为将，平郡四十六，攻城三百，未尝挫折焉。伪汉卢芳诈称武帝曾孙，立为平西王，又称汉帝，十三年，奔入匈奴，越三年来降，封代王。时天下大定，惟陇蜀未下。初，隗嚣据陇，今陕西临洮、巩昌、甘肃等地；公孙述据蜀，今四川成都等地。又南郑人延岑起兵据汉中，汉中王嘉击降之，有众数十万。未几，延岑反，汉中王嘉败走。岑据汉中，因寇顺阳，邓禹击破之，延岑奔蜀。时公孙述称帝，以岑为大司马，封汝宁王。隗嚣降于汉，帝待以殊礼，称其字季孟而不名。嚣遣马援奉书诣洛阳，觇帝动静。援还，盛称上威德，嚣不之信。

初，更始时，平陵窦融据河西，自称五郡大将军。五郡者：酒泉、张掖、金城、武威、敦煌也，俱在陕西行都司。融欲事汉而未能自通，乃以隗嚣受建武正朔，遣长史刘钧等奉书诣洛阳，帝赐以玺书，授融为凉州牧。公孙述使田戎出江关，招其故众，欲取荆州，不克。帝诏隗嚣伐蜀，嚣不从，帝遣耿弇等七将军从陇伐蜀，先使中郎将来歙，喻旨于嚣。嚣犹豫，歙欲刺之，嚣起，勒兵将杀歙，歙仗节就车而去，嚣遂反。诸将与嚣战，大败，各引兵下陇，退而东。帝诏耿弇军漆，冯异军栒邑，蔡遵军汧.初，马援闻嚣欲贰于汉，数以书责譬之，嚣怒。

及嚣反，援上书请诣行在，极陈灭嚣之术。帝召之，援具陈谋画。帝因使援将突骑五千，往来游说，离嚣支党。嚣乘胜，使王元、行巡将二万人下陇，进而东，遣行巡取栒邑。冯异驰兵潜往闭城，偃旗鼓。巡不知，驰赴之，异建旗鼓而出，巡军惊乱，追击，大破之。蔡遵亦破王元于汧.于是北地诸豪长悉叛嚣来降。隗嚣称臣于公孙述，述立嚣为朔宁王。来歙将二千余人，伐山开道，从回中竟袭略阳，斩其守将金梁。嚣大惊曰："何其神也？"帝闻得略阳，甚喜，诸将争趋略阳，帝皆追还，曰："嚣亡要城，必来攻，旷日持久而城不下，乃可乘也。"嚣果悉以精锐围略阳。歙固守，不能下。帝乃自将征嚣，至高平第一，窦融帅五郡太守乃羌虏小月氏等，与大军会，帝善之。

置酒高会，待以殊礼。遂数道上陇，进而西，使王遵招嚣将牛邯，降之，拜邯大中大夫。于是嚣将十三人，属县十六，众十余万皆降，嚣将妻子奔西城。帝劳赐来歙，班坐绝席，在诸将之右，赐歙妻缣千匹。进幸上邽，诏告嚣曰："若束手自诣，父子相见，保无他。嚣终不降，乃诛其子恂，使吴汉、岑彭围西城，封窦融为安丰侯，遣西还所镇。颍川盗起，帝还宫六日，自将讨平之。隗嚣病且饿，恚愤而卒，少子纯立为王。来歙帅冯异等五将军，讨隗纯于天水。来歙等攻破落门，隗纯降，王元走蜀，陇右悉平。

帝因讨蜀，遣征南大将军岑彭攻田戎等，不克，遣吴汉发荆州兵，凡六万余人，骑五千匹，会荆门。岑彭装战船数十艘，直冲浮桥，顺风并进，蜀兵大乱，长驱入江关，军无掳掠，百姓大喜，争开门降。田戎走保江州。彭到江州，以城固粮足难猝拔，留冯骏守之，自引兵乘利，直诣垫江，攻破平曲，遂收其米数十万石。吴汉留夷陵，装露桡继进。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，使与领军环安拒河池。来歙等进攻元安，破之，蜀人大惧，使客刺歙，未果。歙驰召盖延，延悲哀不已，歙叱之曰："虎牙，何敢然！今使者中刺客，无以报国，故呼巨卿，欲属以军事，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？"延收泪受诫。歙自书表曰："昨夜入定后，臣为贼所

伤，中臣要害，臣不敢自惜，诚恨奉职不称，以为朝廷羞。夫理国以得贤为本，大中大夫段襄，骨鲠可任，愿陛下裁察。”投笔抽刀而绝。帝得书流涕，诏以扬武将军马成代之。帝自将征公孙述，次长安。述使延岑拒广汉，侯丹拒黄石。岑彭使辅威将军臧宫从涪水上平曲，拒延岑。岑彭自分兵下还江都，溯都江而上，袭击侯丹，大破之，因晨夜兼行二百余里，竟拔武扬，使精骑驰击广都，去成都数十里，势若风雨，所至皆奔散。蜀地震动，或劝述降，述曰：“废兴，命也，岂有降天子哉？”述使人诈为亡奴，降岑彭，夜刺杀彭。

吴汉代领其军，冯骏拔江都，获田戎。吴汉乘胜，以步骑二万进击成都，去城十余里，阻江北为营，作浮桥，使副将刘尚将万余人屯江南，相去二十余里，帝闻之大惊。使人让汉曰：“公轻敌深入，又与刘尚分营，贼出兵纵公，而以大兵攻尚，尚败，公即败矣。可急引兵还广都。诏书到，述果使谢丰、袁吉出攻汉，使别将劫刘尚。汉飨士秣马，夜衔枚，与尚合军。丰等不知，引兵攻江南。汉悉兵迎战，大破之，斩丰吉，引兵还广都。

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、成都之间，八战八克。述危困，乃悉散金帛，募敢死士五千余人，以配延岑。岑于市桥伪建旗帜挑战，潜遣奇兵，出汉军后，袭破汉。汉堕水，缘马尾得出。汉具船欲遁，蜀郡太守张堪止之，汉从之。臧宫拔绵竹，破涪城、繁郫，与汉会于成都。述自将攻汉，使延岑拒宫大战，三战三胜，自旦及日中，军士疲乏，汉因使护军高午、唐邯将锐卒击之，述兵大乱，午刺述洞胸，左右舆入城，夜死。明旦，延岑以城降。蜀地悉平，诏窦融与五郡太守入朝，赏赐恩宠，倾动京师，拜冀州牧。后融年七十有八而卒，谥曰戴候。自是而天下复归一统矣。

吴汉自蜀整旅而还，大封功臣，邓禹等三百六十五人为列侯，已封者加邑，已没者封其子孙。邓禹有子十三人，使各习一艺，修整门庭，教养子孙，皆可为后世法。

帝偃武修文，皆令列侯就第，不烦以政事，不使以吏职，而善全之。初起太学，帝亲幸之，稽式古典，修明礼乐，焕然文物可观。严光，本姓庄，字子陵，少与帝同学，甚相善。及帝即位，光乃改姓名，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，令人物色访之。

后齐国上言，有一男子披羊裘，钓泽中。帝疑是光，乃备安车元纁，遣使聘之，三反而后至。车驾即日幸其馆，光卧不起，帝即其卧

所，抚光腹曰：“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为理耶？”光乃张目熟视曰：“昔唐尧着德，巢父洗耳，士各有志，何相迫乎？”帝曰：“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耶？”于是升舆，叹息而去。复引光入，论道故旧，相对累月，因共偃卧。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：客星犯帝座甚急。帝笑曰：“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？”除为谏让大夫，不就，乃耕于富春山，以寿终于家。帝如南顿，赐吏民南顿田租一岁，吏民固请十岁，帝复增一岁。帝如章陵，时改白水乡为章陵县，修园庙，祀旧宅，观田庐，置酒作乐，赏赐故旧。时宗室诸母，因酣悦，相与语曰：“文叔少时谨信，与人不款曲，惟直柔耳，今乃能如此。”

帝闻之，大笑曰：“吾治天下，亦欲以柔道行之。帝妹湖阳公主，嫁为邓晨之妻，新寡，帝与共论群臣，微观其意。至宋宏，主曰：“宋公威容德器，群臣莫及。”后宏被引见，帝令主在屏风后，谓宏曰：“谚云，‘贵易交，富易妻’。人情乎？”宏曰：“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帝固谓主曰：“事不谐矣！”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，因匿主家，吏不能得。及主出行，苍头骖乘，洛阳令董宣于夏门亭侯驻车叩马，以刀画地，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。主即还营诉帝。帝大怒，召宣欲棰杀之。宣叩头曰：“愿乞一言而死。”帝曰：“欲何言？”宣曰：“陛下圣德中兴，而纵奴杀人，将何以治天下乎？臣不须捶，请得自杀。”即以头击楹，血流满面。帝令小黄门持之，使宣叩头谢主。宣不从，强使顿之。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主曰：“文叔为白衣时，藏亡匿死，吏不敢至门，今为天子，威不能行一吏乎？”帝笑曰：“天子不与白衣同。”因敕强项令出，赐钱三十万，宣悉以分诸吏，由是搏击豪强，京师莫不震栗。帝欲封阴贵人兄兴为列侯，兴固辞。贵人问其故，兴曰：“外戚家苦，不知谦退，富贵有命，人当知足。”贵人感其言，深自降抑，帝甚善之。

帝令天下州郡检复垦田户口，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，优饶豪右，侵刻羸弱。时诸郡各遣使奏事，常见陈留吏牍上有书，视之云：“颍川宏农可问，河南南阳不可问。”帝诘问吏因由，吏不肯说，托言于长安街上得之。帝怒。时皇子东海公阳，年十二，在幄后，言曰：“吏受郡敕，欲以垦田相方耳？”帝曰：“既如此，何故言‘河南南阳不可问’？”对曰：“河南帝城，多近臣；南阳帝乡，多近亲，田宅逾制，不可为准。帝令虎贲将诘问吏，吏乃首服，如东海公对。上由是益奇爱阳。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。帝欲立东海公阳为太子，而未发，会郭后宠衰，数怀怨怼，上怒之，遂废后而立贵人阴氏为后。

郭后既废，太子强意不自安，辞太子位，帝因废太子强为东海王，

而立东海王阳为太子，改名庄。帝以强去就有礼，以鲁益东海，食二十九县，赐虎贲旄头，设钟簴之乐，拟于乘舆。以郭后弟郭况为大鸿胪，帝数幸其第，赏赐金帛无数，京师号郭家为金穴。后郭后及故太子强俱得令终。时天下太平，交趾女子征则、征贰反，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讨平之。帝每旦视朝，日昃乃罢。数引公卿郎将，议论经理，夜分乃寐，总揽朝纲，审时度力，事无过举，休养生息。恐勤兵于远，辞西域之请都护，身致太平，匈奴畏服，兵革不兴，其中兴之美，比少康焉。

在位三十三年崩，寿六十二岁。太子庄立，是为明帝，以定都洛阳，谓之东汉，至献帝而汉室三分。欲得其详，下回便见。

第十八回 二百年曹操起汉室三分

词曰：

飒飒西风渭水，萧萧落叶长安。英雄回首北邙山，虎斗龙争过眼。闲看坝桥烟柳，凄凉露冷风寒。断蝉声里倚阑干，不觉斜阳又晚。

却说东汉光武崩，太子庄立，是为明帝。立马援之女贵人马氏为皇后。后好读书，尚谦肃，为汉室贤后。明帝幸辟雍，行大射礼。又行养老礼，以李躬为三老，桓荣为五更，礼毕，引桓荣及弟子升堂，上自为辩说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，冠带缙绅之人环桥而观，听者盖亿万计。诣孔子室，亲御讲堂，命皇太子诸王说经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帝闻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因遣使至天竺，求其道，得其书。及沙门以来，一时王公贵人，独帝弟楚王英最先好之。英，光武第六子也，后以谋反自杀，穷治党羽至数千人。耿秉数请击匈奴，帝从之，令秉与窦固等分道并出，伐匈奴，固独有功。固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，俱使西域。超行至鄯善，鄯善王广奉诏，礼敬甚备，后忽懈怠，超谓其官属曰："此必有北虏使来，明者睹于未萌，况已着耶？"

乃会其吏士三十六人，曰："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"因夜以攻虏使营，斩其使及从者三十级，余众百许人悉烧死。明日乃还，召鄯善王广以虏首示之，一国震怖，广叩首愿属汉无二心，遂纳子为质。还白窦固，固大喜，具上超功，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叙前功。固复使超使于寘，其王广德降，于是诸国皆遣子人侍。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，至是复通焉。窦固、耿秉击西域，平车师，复奏置西域都尉，及戊己校尉。益州刺史朱黼，宣示汉威，德怀远夷，自汶山以西，前代所未至，正朔所未加，白狼、盘木等百余国，皆举首称臣奉贡，白狼王唐菆作诗三章，歌颂汉德，黼使译而献之。明帝遵奉建武制度，无所变更，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。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而不许，乃赐钱十万，谓群臣曰，"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何可滥也。"是以吏得其人，民乐其业，远近畏服，户口滋殖焉。在位十三年崩，太子炟立，是为章帝。

章帝继明帝察之后，承之以宽大，奉承太后，尽心孝道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体之以忠恕，文之以礼乐；谓之慈祥长者，为东汉贤君，不亦宜乎！然因窦后之谮而废太子，知后兄窦宪之恶，而不能罪，所少年略近优柔耳。在位十三年崩，太子肇立，是为和帝。

和帝年方十岁，窦太后临朝，窦宪当权用事。都乡侯刘畅，齐虎王刘演之孙也，来吊国忧，太后数召见之。窦宪惧畅分宫省之礼，遣客杀之，而归罪于畅弟刚。尚书韩棱以为贼在京师，不宜舍近求远。何敞请独奏案之，具得其实。太后怒，窦宪惧诛，因自求北击匈奴以赎罪。时北匈奴饥乱，太后从之。

窦宪将行，公卿诣朝堂，上书谏，以为匈奴不犯边塞，无故劳师远伐，损费国用，非社稷计。袁安、任隗免冠固争，前后十上章，众皆危惧。安、隗正色自若。太后终听宪言，遣窦宪、耿秉将精兵万余，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，大破之，降者前后八十一部，二十余万人。宪秉出塞三千余里，登燕然山，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，纪汉威德而还。窦宪以北匈奴微弱，遂欲灭之，遣耿夔、任尚围于金微山，大破之，出塞五千余里而还，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。窦宪既立大功，威名益盛，父子兄弟充满朝廷，专权谋逆。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，独中常侍郑众谨敏有心机，遂与众定计诛宪。帝以太后故，不欲明诛宪，迫令自杀；班周似宪之宾客收捕，死狱中。固尝着《汉书》，尚未就。诏固女弟曹寿之妻昭踵而成之，所谓曹大家也。

初，梁贵人为窦后所谮，废死，宫省事秘，莫有知帝为深氏出者。及至窦太后崩，舞阴公主子梁邑奏记三府太尉张酺言状，帝感动良久，会贵人姊上书自讼，乃知贵人枉死之状。三公请贬窦太后尊号，不宜合葬先帝。帝手诏曰：“窦氏虽不遵法度，而太后常自减损，朕奉事十年，深惟大义。《礼》曰：臣子无贬尊上之文。恩不忍离，义不忍亏，其勿复议。”乃追尊母梁贵人为皇太后，封梁竦子三人为侯，竦之孙商二女俱为后梁氏自此盛矣。立邓禹女孙贵人邓氏为皇后，后性孝友，好读书，选入宫为贵人，恭肃小心，动有法度，虽宫人隶役，皆加恩惜，帝深嘉之。及为皇后，俭约谦逊，帝每欲官爵邓氏，后辄哀请退让，故兄骘终帝之世，不过中郎将。孝和幼冲即位，年十四岁，即能诛锄窦宪，自是大柄在手，威权不失。尊信儒术，友爱兄弟，优礼贤者，克纳嘉言，四夷希侵，中国绥靖，方之章帝，实为过之。在位十七年崩。长子有痼疾，少于隆始生百余日，迎立为太子，即位，是为殇帝。邓太后临朝，帝在位一年崩，太后迎立清河王庆之子佑入即位，是为安帝，太后犹临朝。夏旱，太后亲录囚徒。洛阳有囚，实未杀人，而被拷，自诬服，羸困与见，畏吏不敢言，将去，举头若欲自诉。太后呼还，问状，具得枉实，即收令抵罪。行未还宫，澍雨大降。

立贵人阎氏为皇后。皇太后邓氏崩，帝始亲政。

帝少称聪颖，故邓太后迎之。及长，多不德，不当太后意，故久不还政。时中常侍樊丰、刘安、陈达，及帝乳母王圣、圣女伯荣，煽动内外，竟为侈虐，出入宫掖，互通奸贿。司徒杨震上书切谏，帝不听，封王圣为野王君，太子保为济阴王。帝南巡，崩于叶，在位十九年。阎后与阎显等谋。济阴王保在内，恐公卿立之，乃伪云帝疾甚，徒御卧车驰归，四日至洛阳，乃发丧。阎后临朝，欲久专权，贪立幼子，与阎显等定策禁中，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，即皇帝位。济阴王保以废黜不得上殿，亲临梓宫，悲号不食，内外群臣莫不哀之。北乡侯懿立数月而崩，中常侍孙程、王康等十九人聚谋于阳德殿，迎故太子济阴王保即皇帝位，是为顺帝。时年十二，收阎显下狱诛之，迁太后于离宫，封孙程等皆为列侯，是为十九侯。帝朝太后于东宫，皇太后阎氏崩。帝生母李氏葬城北，帝初不知，至是左右白之，感悟悲泣，亲到葬所，更以礼殡葬恭陵北。帝征用处士樊英、杨厚等，天下想望其丰彩。又李固、黄琼相继登用，虞栩、左雄直言时闻。立梁商之女梁贵人为后，虽以德进，梁商颇贤。商卒，而商之子梁异专权，实自此始。帝德十九之立己，而又恨阉宦之弄权，虽无甚失德，汉祚实由是而衰矣。帝遣杜乔、张纲等，分生州郡，表贤良，除贪污。乔等各之部，张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，曰：“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？”

遂劾奏大将军梁冀及其弟河南尹梁不疑无君之心十五事，京师震悚。帝虽知纲言直，而不能用。梁冀恨张纲，思有以中伤之。

时广陵贼张婴寇乱扬、徐间，积十余年，二千石不能制，冀乃以纲为广陵太守。前二千石率多求兵马自卫，纲独单车就职，既到，径诣婴垒门。婴大惊，遂走闭垒。纲于门外罢遣吏兵，只留所亲者十余人，以书谕婴，请与相见。婴见纲至诚，乃出拜谒，延置上座。纲谕之曰：“前二千石多肆贪暴，故致公等怀愤相聚，二千石信有罪矣。然公等所为，亦非义也。今主上仁圣，欲以文德服叛人，故遣太守来，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。”婴闻，泣下曰：“荒裔愚民，不能自通朝廷，不堪侵枉，乃相聚偷生，若鱼游釜中，知不可久。今闻明府之言，乃婴等更生之辰也。”乃辞还营。明日，率所部万余人归降。纲单车入婴垒，置酒为乐，散遣部众，南州安然。论功当封，冀遏之。纲在部一岁卒，婴等五百人，为之制服行丧，送到犍为，负土成坟而去。帝在位十九年崩，太子炳立，时方二岁，梁太后临朝，是为冲帝，在们一年崩。

时清河王蒜、渤海孝王子缵，皆章帝公孙。蒜为人凝重，运止有法度，公卿皆归为心焉。而缵年八岁，李固谓梁冀曰：“立帝宜择年长有德、可亲任政事者。愿将军详审之。”冀不从，与太后定策禁中，迎缵入

南宫，即皇帝位，是为质帝。太后委政宰辅，李固所言，太后多从之，黄门宦官为恶者，一皆斥退，天下咸望治平。而梁冀深忌嫉之。帝少而慧聪，尝因朝会，目梁冀曰："此跋扈将军也！"冀深恶之，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以进。帝苦烦甚，召李固，固入前问，帝曰："食煮饼腹闷，得水尚可活。"冀曰："恐吐，不可饮水。"语未绝而崩，在位一年。固伏尸号哭，推罪于侍医，议立嗣。李固、杜乔欲立清河王蒜。冀白太后，策免固，迎章帝曾孙蠡吾侯志入南宫即位，是为桓帝，时年十五，太后犹临朝听政。立太后之妹梁氏为后京师地震，杜乔以灾异策免，会清河刘文等谋立清河王蒜，事觉，蒜坐徙贬自杀。梁冀因诬李固、杜乔与文等交通。

太后素知乔忠，不允。冀遂收固下狱，死于狱中。冀使人胁杜乔曰："早自引决，妻子可得全。"乔不肯，遂收系之，亦死狱中。四年正月，太后归政于帝，二月崩。至十年七月，皇后梁氏崩。八月，大将军梁冀伏诛。冀一门前后七侯、三后、六贵人、二大将军，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，其为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，冀专擅威柄二十年，天子拱手，不得与政，学不平之。又遣客刺杀议郎邴尊，并欲杀尊妻母宣。宣以女猛在宫为贵人，驰白帝。帝大怒，呼中常侍单超、徐璜，黄门令贝瑗，小黄门左悺、唐衡，定计诛之。瑗等请剑戟士千余人，共围冀第，收大将军印绶，冀与妻孙寿皆自杀。悉收梁氏、孙氏，无少长皆弃市，宾客故吏免黜者三百余人，百姓莫不称快。收冀财货，合三十余万万，以充王府之用，减天下税租之半；散其苑囿，以业穷民；封单超、徐璜等为列侯，世谓之五侯。梁冀新诛，用黄琼、陈蕃，琼辟范滂，蕃辟徐稺等，而海内翕然望治。立贵人窦氏为皇后，乃窦融之玄孙窦武女也。

时太学诸生三万人，郭泰及颍川贾彪为之冠，与李膺、陈蕃、王畅更相褒重，于是中外承风，兑以臧否相尚，自公卿以下，莫不畏其贬议，屣履到门。河南张成善风角，推占当赦，教子杀人。司隶李膺督促收捕，既而逢宥获免，膺愈怀愤疾。

竟案杀之。张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，帝亦颇信其占，宦官教成子弟牢修告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互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于是天子震怒。班卞郡国收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，案经三府，大尉陈蕃却之曰："今所案者，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，此等犹将十世宥也，岂有罪名不彰，而致收掠者乎？"不肯平署。帝愈怒，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。其辞所连及，杜密、陈翔、陈实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，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相望，陈实曰："吾

不就狱，众无所恃。”乃自往请囚。范滂至狱，狱吏谓曰：“凡坐系者，皆祭皋陶。”滂曰：“皋陶古之直臣，知滂无罪，将理之于帝，如其有罪，祭之何益？”陈蕃上书极谏，帝讳其言切，托言蕃辟召非其人，策免之。陈蕃既免，朝廷震栗，莫敢复为党人言者。贾彪曰：“吾不西行，大祸不解。”乃入洛阳，说窦武、霍谞等，使讼之。窦武上疏极谏，霍谞为之表情，帝意稍解，使中常侍主甫就狱讯党人。范滂等皆三木囊头，暴限阶下，甫以次辩，语曰：“卿等更相拔举，迭为唇齿，其意何如？”滂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。滂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恶恶同其污，惟王政之所愿闻，不知更以为党。古之修善，自求多福，今之修善，身陷大戮。身死之日，愿埋滂于首阳山侧，上不负皇天，下不愧夷齐。”甫愍然，为之改容，乃得并解桎梏。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，宦官惧，请帝以天时宜赦，乃赦天下党人二百余人，放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

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崩，无子，窦后与窦武求宗室贤者。侍御史刘儵以章帝玄孙、渎亭侯苌之子宠对。武白窦后，迎立之，是为灵帝，时年十二岁，窦太后临朝。初，窦太后之立，陈蕃有力焉，及临朝，政无大小，皆委于蕃，蕃与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，征天下名贤，李膺、杜密、尹勋、刘瑜等皆列朝廷，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。而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共相朋结，谄事太后。太后信之，蕃、武疾焉。会有日食之变，蕃谓武曰：“昔萧望之困于一石显，况今石显数十辈乎。可因日食，罢斥宦官，以塞天变。”武乃白太后，请诛曹节等，太后犹豫未忍，曹节召尚书，胁使作诏板，拜王甫为黄门令，持节捕收武等。

陈蕃闻难，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，并拔刀，突入尚书门，攘臂呼曰：“大将军忠以卫国，黄门反逆，何云安氏不道耶？”王甫使剑士收蕃，送北寺狱，即日杀之。时张奂征还，节等以奂新至，不知本谋，矫制使奂率五营士讨武。甫将千余人，出与奂合，围武，武自杀。遂迁太后于南宫，张奂迁大司农，封侯。

奂深病为节等所卖，固辞不受，于是群小得志，士大夫皆丧气。

宦官深恶李膺等，复申党人之禁，侯览怨张俭尤甚，诏捕俭及李膺、杜密、朱寓、荀昱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，请下州郡考治。时上年十四，问曹节曰：“何以谓之钩党？”对曰：“钩党者，即党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党人何恶，而欲诛之？”对曰：“欲为不轨。”上曰：“不轨欲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欲图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或谓膺曰：“可去矣？”对曰：“事不辞难，罪不逃刑，臣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将安

之？”乃诣诏狱，考死。汝南督邮吴道，受诏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抱诏书闭傳舍，伏牀而泣，一县不知所为。滂闻之，曰：“必为我也。”即自诣狱。县令郭揖大惊，出解印绶，引与俱亡，曰：“天下大矣，子何为在此？”滂曰：“滂死则祸已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及令老母流离乎？”其母就与之诀曰：“汝今与李、杜齐名，死亦何恨，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？”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辞，凡党人死者百余人，妻子皆徙边，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，宦官一切指为党人，其死徙废禁者，又六七百人。郭泰闻党人之死，私为之恸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汉室灭矣。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矣？”泰虽好臧否人物，而不为危言激论，故能处浊世而祸不及焉。张俭亡命，望门投止，所在重其名，莫不破家相容。夏馥闻之，叹曰：“孽自己作，空污良善，一人逃死，祸及万家，何以生为？”乃自剪须变形，入林虑山中，隐姓名为治家佣，人无知者，党禁未解而卒。及党禁解，张俭仍还乡里。

初，申屠蟠见范滂等非讦朝政，叹曰：“昔战国之时，处士横议，列国之王至为护拥，先驱，卒有焚书坑儒之祸。”

乃绝迹于梁、砀之间，因树为屋，自同佣人。二年，滂等果罹党锢之祸，惟蟠超然无事。初，中常侍张让父死，归葬颍川，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让耻之。陈实独往吊焉。及诛党人，让以实故，多所全宥。立贵人何氏为皇后。后本南阳屠家，以色选入掖庭，生皇子辨，欲立之，征其兄何进为侍中。后王美人生皇子协，后鸠杀美人。帝怒，欲废后。中官固请，乃止。

开西邸卖官，二千石二千万，四百石四百万，其县令随县份之大小为贵贱。又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。时有青蛇见于御座上，又雌鸡化为雄，又有黑气堕温德殿庭中，气如龙，长十余丈，青虹见玉堂殿庭中。

巨鹿张角，奉祀黄老，以妖术教授，咒符水以治病，众共神之，徒众数十万，置为三十六方，名立渠帅，讹言：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”以中常侍封谞、徐奉为内应，约以三月五日，内外俱起。角弟子唐周上书告之，诏捕角等。角敕诸方俱起，皆着黄巾为识，旬月之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。帝召群臣会议，北地太守皇甫嵩，以为宜开党禁。中常侍吕强亦曰：“党锢之积，人心怨愤，若不赦宥，转与张角谋，为变滋大。”而从之，乃赦天下党人。张让谮吕强“与党人共议朝廷，数读《霍光传》。”强自杀。遣中郎将卢植讨张角，皇甫嵩、朱隽讨颍川黄巾。朱隽与贼战败，会骑都尉曹操适至，嵩、曹与朱

隽合军，更与贼战，大破之。时汝南许劭，好核论人物。操往造劭而问之，劭曰：“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也。”操大笑而去。卢植破举角，随当拔之，宦官诬植抵罪，诏皇甫嵩讨角，嵩与角弟梁战，大破之，斩梁。角先以病死，剖腹戮尸，传首京师。

帝在位二十三年崩，皇子辨立，是为献帝。何太后临朝，封皇子协为陈留王。中军校尉袁绍，劝何进悉诛诸宦官，进白太后，太后不听。绍又为画策，多召四方猛将，使并引兵向京城，以胁太后。进然之。主簿陈琳谏曰：“此事但可速发，行权立断，则天人顺之，若召外兵，则大兵聚会，强者为雄，只为乱阶耳！”不听，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：“宦官之祸，古今有之，但人主不当假之权宠耳。若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一狱吏足矣。何至纷纷召外兵乎？欲尽诛之，事必宣露，吾见其败也？”

何进召并州牧董卓，使将兵诣京师，卓实时就道，上书曰：“中常侍张让等，幸承恩宠，浊乱海内，臣辄鸣钟鼓如洛阳，请收让等，以清奸秽。”卓故意迟延不至，进为中常侍张让等矫诏所杀。袁绍闻进被害，乃勒兵捕诸宦者，无少长皆杀之。

张让困迫，遂将帝与陈留王协出谷门，让等见捕之急，悉投河而死。帝独乘一马，从雒舍南行，失传国玉玺。董卓闻乱急至，闻帝在北，迎于北邙阪下。卓与帝语，语不分明，乃更与陈留王语，语言明白，卓大喜，以王为贤，有废立之意。袁绍不可，卓按剑叱绍曰：“竖子敢然，天下事，岂不在我？”绍遂出奔冀州。

卓废少帝为宏农王，奉陈留王协即位，是为献帝。遂弑太后何氏，又弑宏农王。初，蔡邕因宦官之祸，亡命江海，积十二年，卓闻其名而辟之，称疾不就，卓怒詈曰：“我能族人。”

邕惧而应命，至则署为祭酒，甚见敬重，三日之间，周历三台，迁为侍中。董卓自为太尉，加节钺虎贲，吏封郿侯，又自为相国，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董卓购求袁绍甚急。袁术奔南阳，曹操变姓名，间行东归，至陈留，散财。合兵，得五千人，关东起兵讨卓，推袁绍为盟主。绍自号车骑将军，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，曹操屯酸枣，袁术屯鲁阳，众各数万。

董卓以山东兵盛，欲迁都以避之，遂烧焚宗庙宫府，劫迁天子，弃洛阳，车驾入长安。初，灵帝时，会稽妖贼许生作乱，起句东，即今宁波府，称阳明皇帝。吴郡富春人孙坚，字文台，少为县吏。召募精勇，助州郡讨平之，又助朱隽讨黄巾有功，屡官至参军。又长沙贼区星作

乱，拜孙坚为长沙太守，讨平之，封乌程侯，至是亦起兵讨董卓。至南阳，众已数万人，前到鲁阳，与袁术合兵，术由是得据南阳，表坚为破虏将军。孙坚进屯阳城，与董卓战，大破之。坚进至洛阳，扫除陵庙，祠以太牢，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宫井中，分兵追卓，卓奔长安，坚遂军鲁阳。时关东州郡，务相兼并，袁绍、袁术亦白离贰，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，绍遣周昂袭夺坚阳城，坚叹曰："同举义兵，以救社稷，逆贼未破，而各自若此，吾其谁与戮力乎？"引兵击昂，走之，袁术遣公孙越助坚攻昂，越为流矢所中而死。公孙瓒怒曰："予弟死，祸起于绍。"遂出军屯盘河，数绍罪恶，进兵攻之，冀州诸城多叛从瓒。

北直涿郡刘备，字玄德，景帝子，中山靖王之后也。少孤贫，以贩履为业？有大志，少语言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尝与瓒同师事卢植，因往依瓒。至是，瓒使与其将田楷巡青州有功，因以为平原相。备少与河东关公，讳羽，字云长，涿郡张飞，字翼德，友善，以关公、张飞为别部司马，公统部曲。备与二人寝则同牀，恩若兄弟，而稠人广坐，则侍立终日，随备周旋，不避艰险。常山赵云为郡将，将兵诣瓒。刘备见而奇之，深加接纳，云遂从备至平原，为备主骑兵。刘表为荆州刺史，袁术使孙坚击表，表遣黄祖迎战，射坚杀之。

董卓凶恶日甚，选民间美女八百人为侍妾，车服僭拟天子。

司徒王允与司肃校尉黄琬、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。中郎将吕布膂力过人，卓爱信之，拜为义子，出入护卫。王允有义女貂蝉，其颜色之美丽，冠绝一时，兼之聪明歌舞，巧会人意，而才更过之。允因设谋，以貂蝉先许吕布，后许董卓，竟送貂蝉归卓。

卓宠爱貂蝉，貂蝉复与布私，于中取事，使布与卓成仇隙。一日，吕布戏貂蝉于凤仪亭。卓见之，掷戟杀布，布避得免。允结布为内应。布曰："如父子何？"允曰："公自姓吕，本非骨肉，掷戟时，岂有父子情耶？"布遂许之。卓入朝，伏勇士于北掖门刺之，卓堕车，大呼："吕布何在？"布曰："有诏讨贼臣。"应声持矛刺卓，急斩之，出怀中诏板，令吏士曰："诏讨卓耳，余皆不问。"吏士皆称万岁，百姓歌舞于道，暴卓尸于市。卓素肥，吏为火炷置卓脐中燃之，光达曙者数日。

卓既死，蔡邕在王允坐，闻之惊叹。允勃然怒曰："董卓国之大贼，而君怀私恩，反相伤痛，岂欲共为逆耶？"即收付廷尉，遂死狱中。董卓部将李傕、郭汜、张济等，将兵在陕，遣使至长安求赦，王允不许。李傕、郭汜等举兵西向，收卓故部曲樊稠等，众至十余万，杀入长安城，

收王允与黄琬杀之。

吕布自武关奔南阳，投袁术，术待之甚厚。士孙瑞归功不侯，故得免于难。李傕、郭汜争权，治兵相攻，傕迎帝幸其营，遂烧宫殿官府。杨奉、董承等将兵送乘舆东归，乘舆居荆棘中。

初，青州黄巾贼寇兖州，杀刺史刘岱。曹操部将陈宫谓操曰："州今无主，而王命断绝，宫请说州中纲纪，明府往牧之，资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"宫因说济北相鲍信等，迎东郡太守曹操并兖州刺史进击黄巾，悉降之，得精兵三十余万。杨奉、韩暹奉车驾弃长安，还洛阳。时州郡各自分据土地，朝廷政令不行。又洛阳宫室前为董卓焚烧，百官披荆棘，依墙壁间。

曹操在许，谋迎天子而未决，荀彧曰："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，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，诚因此时，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挟大义以致英贤，大德也。四方虽有逆节，其何能为？"操遣曹洪西迎天子而不得入，议郎董昭作操书，结杨奉，值董承患韩暹矜功肆恣，因潜召操。操至，诛有罪，赏有功，矜死节，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。曹操问计于董昭，昭曰："此中诸将，人殊意异，今留匡弼，事势不便，惟有移驾幸许都，夫行非常之事者，乃有非常之功。愿将军熟思之。"操曰："此孤本志也。"乃奉车驾东迁，始立宗庙社稷于许，自是政归曹氏，天子惟守位而已。其后遂分为三国。欲得其详，下回便见。

第十九回 三国志乱纷纷五十余载

诗曰：

剩水残山古又今，逢时人物此登临。

诗吟杜牧孤鸿句，泪落雍门一操琴。

老去深藏经济手，病来灰却战争心。

残篇检到兴亡处，闲闷闲愁海样深。

却说曹操字孟德，父嵩，为中常侍曹腾养子，实夏侯氏子也。操少机警，有权数，任侠放荡，不治本业。初举考廉，为议郎，余见前。曹操既迁天子于许，自为大将军，封武平侯，以荀彧、荀攸、郭嘉等为谋士，募民屯田许下，州郡各置田官，所在积谷，兵食以足。初，曹操之攻徐州牧陶谦也，平原相刘备将兵救之，会谦病笃而卒，遂以备代领徐州。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，备使张飞守下邳，自将拒术，吕布袭下邳，张飞败走，备降于布，布复以备为豫州刺史，布自为徐州牧。刘备在豫州，合兵得万人，吕布恶之，攻备，备败走，归曹操，操厚遇之，仍以为豫州牧，东屯沛。时陈宫归布，袁术称帝于寿春，布与术通，遣高顺、张辽攻备，破沛城，虏备妻子，备只身走。荀攸劝操自击布，围下邳。操围下邳久，疲惫欲还。荀攸、郭嘉曰："吕布勇而无谋，陈宫有智而迟，今布气未复，宫谋未定，急攻之，布可拔也。"乃引沂水泗水灌城。月余，布益困迫，乃降。布见操曰："明公之所患，无过于布，今已服矣。着今布将骑，明公将步，天下不足定也。"操命缓布缚。刘备曰："不可！明公不见吕布尝事丁建阳与董卓乎？"操颔之。宫请死，操曰："奈卿老母妻子何？"宫曰："宫闻以孝治天下者，不害人之亲，施仁政于天下者，不绝人之祀，老母妻子声存否，在明公不在宫也。"操亦涕泣，并吕布、高顺皆杀之。召宫母养之终身；嫁宫女，抚恤其家，厚待如初。张辽、臧霸等皆降。

刘备从操还许都，操以备为左将军，礼之愈厚。

袁术既称帝，淫侈益甚，既而粮米空虚，不能自立，欲奔袁绍。操遣备邀之，复走寿春，军江亭，坐箦牀，叹曰："袁术乃至此乎？"因愤怒，呕血而死。袁绍既灭公孙瓒而骄，简精兵十万，令郭图、审配等攻许。操进军黎阳，分兵守官凌。

一日。操与备饮，闲论英雄，操曰：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孤耳！袁本初之徒，不足数也。”备惧其知己，大惊，适遇雷震，备方食，失箸，乃伪曰：“圣人云，迅雷风烈必变，良有以也。”操心轻之，使邀袁术。备邀袁术还，闻操出，遂巷徐州刺史车胄，留关公守下邳，行太守事，身还小沛。郡县多叛操归备，备众数万人，遣使与袁绍连兵。操遣长史刘岱击之，不克。车骑将军董承女，为献帝贵妃，受帝衣带中密诏，与刘备等谋诛操。董承谋泄，操杀承等，皆夷三族，求贵妃于宫中杀之。帝以贵妃有孕为请，不许。操欲自讨刘备，诸将皆曰：“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，今绍方来，反弃之而东，如绍乘公后，若何？”操曰：“刘备，人杰也，今不击，必为后患。”郭嘉曰：“绍性迟而多疑，来必不速；备新起，众心未附；急击之必败。”操师遂东。田丰说袁绍曰：“曹、刘相攻，未可猝解，公举兵袭操后，可一往而定。”绍辞以子疾，丰举杖击地曰：“嗟乎？遭难遇之时，而以小儿病失其机会，惜哉！大事去矣。”曹操击刘备，破之，获其妻子。进拔下邳，擒关公。操使张辽说公降，公谓张辽曰：“吾有三约，与皇叔誓扶汉室，降汉不降曹，一也；二嫂在彼给养，上下人等不许到门，二也；知吾主去向，不分远近，便当辞去，三也。如其不允，吾必不降。操从之，封公为汉寿亭侯。操欲乱其主臣之义，使公与备妻甘、糜二夫人共室。公避嫌秉烛侍立至天明。刘备既败，奔青州，归袁绍，绍去邺二百里迎之。操还军官渡，袁绍议攻许，进军黎阳，令其将颜良攻刘延于白马。曹操北救刘延，颜良来逆战，操使张辽、关公先登击之。公望见良麾盖，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，斩其首而还，遂解白马之围，徙其民而西。绍渡河追之，至延津南，操陈辎重以饵敌，遣将纵击，斩文丑。良、丑皆绍良将，两战拆之，绍军夺气。

关公既斩良、丑，方知刘备在袁绍军，乃尽封曹操所赐，拜书告辞，奔刘缶于袁军。左右欲追之，操曰：“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”绍军阳武，操与战不利，粮食将尽，与荀彧书，欲还许。彧报曰：“今粮食虽少，未若楚汉在荥阳、成皐间也。是时刘、项莫肯先退者，以先退则势屈也。公以弱当强，若不能制，必为所乘，此用奇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”操乃坚壁持之。

荀攸言于操曰：“绍运车旦暮且至，其将韩猛锐而轻故，击之必破。”乃令偏将军徐晃，邀击绍运车，烧其辎重。绍复遣车运谷，沮授请遣支军，以绝曹操之钞。绍不从。许攸曰：“操兵少而悉师拒我，许都空虚，若遣轻骑，星行掩袭，许可破也。

许破，则奉天子以讨操，操成擒矣？如其未溃，可令首尾奔命，破

之必也。”绍亦不从。会攸家犯法，治中审配收系之，攸遂奔操。操跣足迎之，抚掌笑曰：“子卿远来，吾事济矣！”攸因言袁氏辎重万乘，在故市乌巢，军无严备，轻兵袭之，焚其积聚，不过三日，袁氏败矣！”操大喜，乃留曹洪、荀攸守营，自将步骑五千人，皆用袁军旗帜，间道衔枚，人抱束薪。既至，围屯放火，营中大乱，遂大破之，焚其粮米。杀士卒千余人，皆取其鼻，牛马割唇舌，以示绍军。绍军惶惧，大溃，绍及子谭等，幅巾乘马，与八百骑渡河。操追之不及，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，余众降者，操尽坑之。乃击刘备于汝南，备奔荆州刘表。表闻备至，自出郊迎，以上宾之礼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袁绍军既败还，以不听田丰言；恐为所笑，遂杀之。惭忿发病，吐血而亡。绍为人宽雅有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矜愎自高，短于从善，故至于败。

绍有三子：谭、熙、尚。绍后妻刘氏爱尚，绍在日，欲立为后。众以谭长，当立谭。审配矫绍命立尚，谭不得立，自将兵屯黎阳，欲攻尚。谭别驾王修谏曰：“兄弟者，左右手也，今与人斗，而断其左右手曰：‘我必胜’。其可得乎？夫弃兄弟而不亲，天下谁其亲之！”不听，袁谭、袁尚治兵相攻。时曹操击刘表，军于西平，谭遣辛毗诣操请救。操群下多以为刘表强，宜先平之，谭尚不足忧也。荀攸曰：“天下方有事，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，其无四方之志。可知矣，袁氏据西州之地，带甲数十万，使二子和睦，天下之患未息也，今及其乱而取之，天下定矣！”操从之。袁尚攻袁谭，曹操攻邺，尚还战，败走幽州，投袁熙。操遂入邺，自领冀州牧。袁谭复背操，操攻平原，拔之，谭走保南皮，曹操攻南皮，克之，斩袁谭。幽州刺史袁熙，为其将焦触、张南所攻，与尚俱奔辽西乌桓，触自号幽州刺史，率守令来降曹。其后曹操击乌桓，袁熙、袁尚奔辽东，辽东太守公孙康斩熙、尚之首献操，袁氏遂亡。

却说琅琊诸葛亮，字孔明，寓居襄阳隆中，每自比管仲、乐毅，时人莫之知也，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信之。刘备访士于襄阳司马徽。徽曰：“儒生俗士，岂知时务，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”备问为谁，曰：“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也。”徐庶亦谓备曰：“诸葛孔明，卧龙也。将军其愿见之乎？”备曰：“君与俱来。”庶曰：“此人可就见，不可屈致，宜枉驾顾之。”备诣亮，凡三往，乃见。因屏人曰：“汉室倾颓，奸臣窃柄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伸大义于天下。请问计将安出？”亮曰：“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地险丽民附，贤能乐为之用，此可与为援，丽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地，而其主刘表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；益州险

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地，刘璋闇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着于四海，若跨有荆、益，结好孙权，内修政治，外观时变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！”

备曰：“善！”于是与亮情好日密。关公、张飞不悦。备解之曰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。愿诸君勿复言。”关、张乃止。

曹操自为丞相，奏封功臣二十余人为列侯，引兵击刘表。

初，刘表二子琦、琮，表为琮聚其后妻蔡氏之侄女，蔡氏遂爱琮而恶琦。琦不自安，与亮谋自安之策。亮曰：“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”琦意感悟，会孙权报父仇，击江夏太守黄祖，破斩之。琦求代其任，表乃以琦为江夏太守。

表卒，琮嗣。未几，曹操兵至；蒯越等劝琮降。操至新野，琮举州降。操遂进兵。时刘备屯樊城，琮降，不以告备，及觉，则操已在宛矣。备大惊，呼部曲共议，或劝备攻琮，荆州可得。

备曰：“刘荆州危亡，托我以孤，背信自济，吾所不为。”备将其众去，过襄阳，州人多归之。比到当阳，众十余万人，辎重数十辆，日行十余里。别遣关公乘船数百艘，使会江陵。或曰宜速行，可保江陵。备曰：“夫成大事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而去！”曹操以江陵有军实，恐刘备据之，乃释辎重，轻车至襄阳。闻备已过，遂将精兵五千往追之，一日 - 夜行三百余里，至当阳之长坂。备乃弃妻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骑走。徐庶母为曹操所获。庶辞备，指其心曰：“本欲与将军共图王业者，以此方寸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乱矣。在此无益于事，请从此别。”遂诣操。张飞拒后，据水断桥，目真目横矛曰：“吾乃张翼德也，可共来受死！”操兵无敢近者。云怀备子禅，与关公船会，得济沔，遇刘琦兵万余人，与俱到夏口。

初，孙坚为袁术攻刘表，为黄祖所杀。坚四子：策、权、翊、匡。坚死，时策年十七，乃渡江，居江东，结纳豪杰，有复仇之志。至寿春，见袁术。术奇之，以坚余兵还策，许为九江太守。已而更用陈纪，又使策攻庐江太守陆康，谓曰：“庐江拔，真卿有也。”策攻拔之，复用其故吏刘勋，策大失望。

术以吴景为丹阳太守，扬州刺史刘繇逐之，遣将屯横江以拒袁术。孙坚旧将朱治，见袁术德政不立，劝策归取江东。策从之，说术曰：“家有旧恩在江东，愿助舅吴景讨横江，横江拔，因投本土召募，可得兵三

五万，以佐明公定天下。”术素知其事，又以策未必能定刘繇，且不叛已，乃许之，表策为折冲校尉；策行收兵，至历阳。周瑜从父尚为丹阳太守，将兵迎之，助以资粮。策进攻横江，拔之，渡江转斗，所向皆破，莫敢当其锋者。百姓闻孙郎至，皆失魂魄。及策至，军士奉令，不敢掳掠，鸡犬菜果，一无所犯，民乃大悦，竞以牛酒劳军。遂破秣陵，攻刘繇于曲阿，繇败走豫章。

策美姿容，善笑语，阔达听受，又善于用人，是以士民见者，莫不尽心，乐为效死。旬日之间，得二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威震江东。孙策引兵渡浙江，会稽功曹虞翻说太守王郎避之，郎不从，为策所破，乃降。策自领会稽太守，复命翻为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礼。策好游猎，翻谏曰："白龙鱼服，困于豫且，愿少留意。"策善之而不能改。袁术有逆谋，闻孙坚得传国玺，拘坚妻而夺之，策遂与术绝。袁术县吏周瑜、鲁肃知术无成，皆弃官从策。策擒刘繇将太史慈，复解其缚而用之。会刘繇卒，众万余人，属豫章太守华歆。孙策袭庐江太守刘勋，取之，得袁术妻子，善遇之。因巡豫章，使虞翻说华歆降，策军至，歆葛巾迎策，策礼以上宾。时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，策欲乘虚袭许，部署未发，会先所杀吴郡太守许贡家奴，因其出猎，伏竹篁中，射之中颊。创甚，召张昭等谓曰："中国方乱，以吴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观成败，公等相吾弟。"呼权，佩以印绶，谓曰："决机于两陈之间，战胜攻取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"遂卒，年二十六。权悲号不视事。张昭曰："考廉，此岂哭时耶？"权易服巡军，张昭、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，遂委身任事焉。

孙权报父仇，击江夏太守黄祖，破斩之。曹操下书责孙权任子为质。周瑜曰："将军承父兄之余资，兼六郡之众，兵精粮足，将士用命，铸山煮海，境内富饶，有何逼迫，而欲送质。质一入，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，与相首尾，则命召不得不往，往则见制于人，极不过一侯印，岂与南面称孤同哉？"吴夫人曰："公瑾之言是也，公瑾与伯符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视之如子，汝其兄事之。"遂不送质。鲁肃闻刘表卒，言于孙权，曰："荆州与我国邻接，江山险固，沃野千里，士民殷富，若据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资也，请往说刘备，使抚表众，共治曹操。"

权遣肃行，会备南走，肃迎之于当阳长坂，谓备曰："孙将军敬贤礼士，兵精粮足，足以成事。今为君计，莫若遣心腹结好于东。"备用肃计，由夏口，进往鄂县之樊口，自江陵，将顺流东下。诸葛亮曰："事急矣，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。"遂与鲁肃诣孙权。见于柴桑，说曰："海内大乱，将军起兵江东？刘豫州收众汉南，与曹操并争天下。今曹操芟夷

大难，略已平矣，又破荆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逃难至此，愿将军量力而处之，若能以吴越之众，与中国抗衡，不如早与之绝，若不能，何不北面而事之？”权曰：“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”

亮曰：“田横，齐之壮士耳，犹守义不辱，况刘豫州乎？以帝室之胄，英才盖世，安能为之下乎？”权勃然曰：“吾不能举全吴之地，受制于人。吾计决矣！非刘豫州不可以当曹操，然豫州新败之后，安能抗此敌乎？”亮曰：“操众远来疲弊，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，此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者也。且北方之人，不习水战，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，破操必矣。操既破，则荆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败之机，在于今日。”权大悦。是时，曹操遣权书曰：“近者奉命伐罪，旌麾南指，刘琮束手。今治水军八十万，可与将军会猎于吴。”

权以示群下，莫不大惊失色。张昭等曰：“操得荆州，长江之险，已与我共之矣，不如迎之。”鲁肃密谓权曰：“使肃迎操，犹不失下曹从事，累官致不失州郡也。将军迎操，欲安归乎？”

因劝权召周瑜定计。瑜至，谓权曰：“操虽托名汉相，其实汉贼也。将军割据江东，兵精粮足，当为天下除残去恶，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耶！今北土未平，马超、韩遂尚为后患，而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，不服水土，必生疾病。将军擒操，宜在今日。瑜请得精兵五万人，保为将军破之。”

权曰：“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，但忌二袁、吕布、刘表与孤耳。今数雄已灭，惟孤尚存。孤与老贼势不两立。”因拔刀砍案曰：“诸将吏敢有复言迎操者，与此案同！”遂令瑜督兵三万，与刘备并力御操。权军与操遇于赤壁。时操军已生疫疾，初战不利，引次江北。瑜部将黄盖曰：“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，可烧而取也。”

乃取蒙冲斗舰载燥荻枯柴，灌油其中，先以书遗操，诈云欲降。

时诸葛亮祭祷祈风，东南风急，盖以十舰居前，江中举帆，余船以次俱进。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视，指言盖降。去北军二里余，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往如箭，烧尽北船，延及岸上营落。

烟焰张天，人马烧溺，死者甚众。北军大溃。操引兵从华容道步走，刘备与周瑜水陆并进，追操至南郡，操军死者大半。操乃留曹仁、徐晃守江陵，引兵北还。于是吴将士形势自倍，瑜乃渡江，屯北岸，与曹仁相拒。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，引兵巡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四

郡，皆降之。周瑜攻曹仁岁余，杀伤甚众，仁委城走，瑜屯据江陵。会刘琦卒，权以备领荆州牧，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。权以妹妻备。妹才捷刚猛，有诸兄风，侍婢百余人，皆执刀侍立，备每入，心常懔傈。周瑜还江陵，道病，与权笺曰："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场未静，刘备寄寓，有似养虎，天下之事，未知终始。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代瑜，倘所言可采，瑜死不朽矣！"卒于巴邱。权即命鲁肃代瑜领兵。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备，相与共拒曹操，权从之。曹操谋取巴蜀，据吴之上流以伐吴，乃遣司隶校尉钟繇等讨张鲁。

韩遂、马超在陕西陇地，疑为袭己，十部俱反，操自将击之。

夹潼关而陈，令徐晃、朱灵以兵四千人渡蒲阪津，据河西为营，操乃北渡河，兵众先行，而自断后。超将万余人，攻之，矢下如雨，操据胡牀不动。及事急，都尉许褚扶操上船，船工中流矢死，褚左手举马鞍蔽操，右手划船。校尉丁裴放牛马以饵贼，操乃得渡。超等挑战，不许。操与韩遂有旧，请与遂相见，交马语移时，但说京都旧话，抚手欢笑，而不及军事。既罢，超问遂曰："曹操何言？"遂曰："无所言也。"超心疑之。他日，曹操又与遂书，多所点窜，如遂改定者，韩遂、马超遂自相疑贰。操先以轻兵挑战，后纵虎骑夹攻，大破之。遂、超奔凉州，操追至安定而还。操既还，马超复率羌胡攻陇上诸县，郡县皆应之。辑阜、姜叙等起兵讨超，超大败，南奔张鲁，后三年，降于刘备。西平、金城诸将共杀韩遂，送诣操降。

却说刘备以庞统为耒阳令，不治，免官。鲁肃遗刘备书曰："庞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处治中、别驾之任，始得展其骥足耳！"

诸月葛亮亦言之。备见统，与言谈，大器之，遂用统为治中，相衙门于诸葛亮。初，刘焉为益州牧，见汉乱，阴蓄异志。沛人张鲁，自乃祖道陵以来，世为五斗米道，客居于蜀，焉以为督义司马，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，断斜谷关。及焉卒，子璋立，张鲁以璋阇弱，遂据汉中扶风。法正为璋军议校尉，璋不能用，悒悒不得志。益州别驾架松与正善，自负其才，度璋不足以有为，劝璋结备以讨张鲁。璋曰："谁可为使？"松举法正。璋然之，遣正将兵四千迎备。主簿黄权切谏，璋不听。法正至荆州，阴说刘备举益州，备疑而未决，庞统曰："益州土沃财富，大业可成，逆取顺守，古人所贵，若事成之后，封以大国，何负于信。今日不敢，终为他人利耳。"备以为然，乃留诸葛亮、关公等守荆州，自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。备至巴郡，太守严颜拊心叹曰："此所谓独坐深山，引虎自卫者也。"备至涪，璋往会之，增备兵，厚加资给，使击张

鲁。备北到葭萌，不即讨鲁，厚树碑以收民心。刘备在葭萌，庞统言于备曰："今阴选精兵，昼夜兼行，径袭成都，此上策也。杨怀、高沛，璋之名将，各拥强兵据关隘，闻数谏璋，遣将军还荆州。将军遣人相闻，说荆州有急，欲还救之，二子喜，必来见，因而执之，取其兵，进向成都，此中计也。退还白帝，连引荆州，徐徐，图之，此下计也。若沉吟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"备用其中计；进据涪城。诸葛亮留关公守荆州，与张飞、赵云将兵溯流，克巴东，破巴郡，获太守严颜。飞呵颜曰："何以不降？"

颜曰："卿等无状，侵夺我州。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霜降将军也！"飞壮而释之，引为宾客。分遣赵云丛外水定江阳、犍为，飞定巴西、德阳，庞统中流矢卒。马超知张鲁无成，亦来降备。

时刘璋城中，尚有精兵三万余人，粮草支一年，吏民廊欲死战。

璋曰："我爷子在州二十余年，无恩德于百姓。于心何安！"

遂牙城出降。备迁刘璋于荆州公安县，尽归其财物。备自领益州牧，政事悉委于诸葛亮。亮用人行政，事事咸宜。刘璋每事从宽，亮纠之以严，而属大治。孙权令诸葛瑾从备还索荆州诸郡，备不许，权遂置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长吏，关公皆逐之。

权大怒，令吕蒙取三郡。刘备闻之，自蜀亲至公安，遣关公争三郡。孙权进住陆口，鲁肃将万人屯益阳，以拒关公。会闻曹操将攻汉中，刘备恐失益州，使使求和于吴。权令诸葛瑾报命，更寻盟好，遂分荆州，发湘水为界：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以东属吴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属备。初，曹操之杀董贵妃也，操纳三女于献帝，俱为贵妃，帝之左右，皆操耳目。伏后大惧，与父完书，令密图操，至是事泄，操使郄虑持节策，收皇由后印绶。尚书令华歆坏户发壁，牵后出。时帝在外殿，后披发徒行泣过，决曰："不能复相活耶？"帝曰："我亦不知命在何时？"顾谓虑曰："天下岂有是耶？"操将后下暴室，以幽死；所生二子，皆鸠杀之。遂以操女贵人曹氏为皇后，以冀州十郡封操为魏公，加九锡，位诸侯王上，又进爵为王，设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，以子丕为王太子。操自将击张鲁，拔阳平。鲁奔南山，遂出降，操封鲁为阆中侯。法正说刘备曰："曹操一举而张鲁降，定汉中，不因此时以图巴蜀，身遽北远，而留夏侯渊、张合屯守，今策渊、合才略，不胜国之将帅，举众往讨，必可克之。"备以为然，乃率诸将进兵汉中，屯阳平关。夏侯渊、张合、徐晃等相拒。备遣其将陈式等绝马鸣阁道，徐晃击破之。

备急书发益州兵。诸葛亮以问从事杨洪，洪曰："汉中为益州咽喉，无汉中则无蜀矣，发兵何疑。"乃大发兵取汉中。夏侯渊战数胜，与备相拒逾年，备自阳平稍前，营于定军山，渊引兵追之。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，渊军大败，斩渊。

曹操自长安出斜谷，军遮要以临汉中。备敛众拒险，不与交锋。

操运米北山下，黄忠引兵欲取之，过期不还。赵云将数十骑，出营视之，值操扬兵大出，云猝与相遇，遂前突其阵，且战且却。魏兵散而复合，追至营下，云入营，更大开门，偃旗息鼓。

魏人疑有伏兵，引去；云擂鼓震天，惟以劲弩于后射魏兵。魏兵惊骇，自相蹂践，堕汉水死者甚众。操引军还长安，备遂有汉中，因自立为汉中王。

关公使糜芳守江陵，傅士位守公安，公自率众攻曹仁于樊城。仁使于禁、庞德屯樊北。秋，大霖雨，汉水溢，禁等七军皆没。禁与诸将登高避水，关公乘船攻之，庞德被获，不屈，关公杀之，禁等穷追，遂降。自许以南，往往遥应关公，公威震华夏。曹操闻庞德死，流涕曰："吾知于禁三十年，何意临危反不及庞德耶？"用议徙都以避其锋，司马懿言于操曰："刘备、孙权，外亲内疏，关公得志，权必不喜也，可遣人劝权罩其后，许割江南以封权，则樊围自解矣！"操从之。司马懿字仲达，河内温人，今河审怀庆府温县是也。少聪明，英断而多大略，兄司马朗为操主簿，操闻懿才而辟之。懿辞以风痹。操怒，欲收之，乃就职。至是为操画计，以害关公。操通使于权，权与吕蒙密谋公。蒙伪称疾笃，而以陆逊代将。逊至陆口，为书与关公，称其功美，深自谦抑。公意大安，撤荆州守兵以赴樊。逊具启形状，权遂发兵袭公，权为笺复操，请以讨关公自效，且乞勿漏。董昭曰："军事尚权宜露之，则樊围自解矣！"

关公闻之，犹豫不决。蒙至寻阳，尽伏精兵于船中，使旦衣摇橹，作商贾人服，昼夜兼行，公所置江边屯侯，尽收缚之，故公不知。糜芳、傅大仁皆素嫌公轻己，开门出降。蒙入江陵，释于禁之囚，得关公及将士家属，皆抚慰之，严禁军士，不得掳掠。公闻南郡失，退保麦城，因遁走。马忠获公及其子平，皆斩之，遂定荆州。吕蒙未及受封，发病而死。

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，假节，领荆州牧，封南昌侯。权上书称臣于操，群臣劝操宜正大位，操曰："若天命在吾，吾其为周文王乎？"操

卒，操子丕以操妻王后卞氏之令，即王位。

寻篡汉，废献帝为山阳公，丕即皇帝位，是为文帝，国号魏；追尊父操为武皇帝，庙号太祖。献帝在虚位三十一年。东汉凡十二帝，起光武乙酉，终献帝庚子，共一百九十六年，而分为蜀（即后汉）、魏、吴三国，后五十余年而并于晋，其年份多寡不同。下回便见。

第二十回 汉归曹吴入晋取次销沉

诗曰：

马力牛筋为子孙，龙争虎斗闹乾坤。

战尘摩擦英雄老，杀气熏蒸日月昏。

千载几人传后代，百年谁主吊忠魂。

孔明若晓其中意，高卧南阳紧闭门。

却说曹丕篡汉，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，于是汉中王刘备发丧，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。大赦，改元章武，是为昭烈皇帝。

以诸葛亮为丞相，立宗庙，祀高祖以下。立夫人呆氏为皇后。

吴氏系将军吴懿之妹，刘璋兄瑁之妻也。立子禅为皇太子。帝耻关公之殁，将击孙权。翊军将军赵云谏曰："国贼乃曹操，非孙权也。今曹丕篡位，众心未附，当因此时早图关中，居河、渭上流，以讨凶逆，则关东义士必有应者；不当置魏，先与吴战。兵势一交，不下，非良策也。"群臣谏者甚众，帝皆不听，留诸葛亮辅太子守都，而自率诸军东下。

车骑将军张飞，勇猛亚于关公。公善待卒伍，而傲于士大夫；飞爱敬士大夫，而不恤军人。帝常戒之，飞不改，至是率兵万人，会江州。临发，为帐下张达、范强所杀，以其首奔孙权。帝闻飞营都督有表，曰："噫嘻，飞死矣。"孙权遣诸葛瑾使蜀求和，帝不许。帝遣吴班、冯习，攻破权将李异等于巫县，进军秭归，权以陆逊为大都督以拒之。帝进军猇亭，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，立数十屯，连营七百余里。自正月与吴相拒，至六月不决。帝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。吴将士皆欲击之，陆逊曰："此必有诈，且观之。"帝知其计不行，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。逊曰："所以不听诸军击之者，揣之必有计也。"陆逊将进攻汉军，诸将皆曰："攻备当在初时，今乃已入五六百里，相守经七八月，其诸要害皆已固守，攻之必无利矣。"逊曰："备是猾虏，更变常多。其军始集，思虑专精，未可干也。今驻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计沮，诈不复生，殄灭此寇，正在今日。"乃先攻一营，不利。诸将皆曰："空杀兵耳。"逊曰："吾已得破之之术矣。"乃令人各持一把茅，每间一营，攻一营，以火攻拔之，斩张南、冯习等。破其四十余营。汉将杜路、刘宁等

穷迫请降。帝升马鞍山，陈兵自卫，逊督诸军四面攻之，死者万数。帝夜遁，仅得入白帝城。其舟船、器械、水步军资一时尽净，尸骸塞江而下。帝大惭恚曰：“吾乃为陆逊所折厚，岂非天耶！”帝疾笃，命丞相亮辅太子。

帝谓亮曰：“君才十位曹丕，必能安国家，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则辅之；如其不可，君当自取，无为他人有也。”亮泣涕曰：“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。”帝又敕太子曰：“勉之，勉之！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！惟德惟义，可以服人，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汝与丞相从事，当事之如父。”遂崩于白帝城。在位三年，年六十三岁。

丞相亮奉丧成都，太子禅即位，时年十七，是为后主。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张飞女张氏为皇后。其后张后崩，复立其妹为后。封丞相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。

亮乃约官职，修法制，开诚心，布公道，集众思，广忠益。谓人曰：“有忠心于国者，但勤攻吾之短。”亮尝自校簿书，主簿杨颙谏日：“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。今明公自校簿书，汗流终日，不亦劳乎！”亮谢之。及颐卒，亮垂涕三日。帝遣尚书邓芝修好于吴，吴使张温来聘，复遣邓报之，吴遂绝魏，专与汉连和。

魏主丕大兴师伐吴，为水军，亲御龙船，至广陵，吴将军徐盛列舟槛于江，而植木衣苇，为疑城假楼。时江水盛长，丕临流叹曰：“魏虽有武骑千群，无所用之，未可图也。”丕御龙舟，会暴风漂荡，几至覆没，乃旋师归。南蛮雍闽，与郡人孟获煽乱，丞相亮率众南征讨雍闿，参军马谡送之曰：“南中恃其险远，不服久矣；今日破之，明日复叛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，愿公服其心而已。”亮纳其言。至南中，所在战捷，由越嶲入斩雍闿.孟获收闿余众以拒亮。获素为南夷所服，亮募生致之，既得，使观于营阵间。获曰：“向者不知虚实，故败。今蒙赐观营阵，若只如此，则易胜耳。”乃纵之，使再战，凡七纵七擒，而亮犹遣获。获止不去，曰：“公天威也。南人不复反矣！”时四郡皆平，亮即其渠帅而用之。

或以谏亮，亮曰：“留外人则当留兵，兵留无所食，必成祸患。

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运粮，纲纪初定，夷汉相安耳。”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，以为官属，终亮之世。夷不复反。

丞相亮屯军汉中，上《出师表》伐魏。初，魏以夏侯楙镇长安，至是丞相亮将伐魏，与群下谋之。魏延曰："夏侯楙怯而无谋，今假延精兵五千，直从褒中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谷而北，不过十日，可到长安。楙闻延奄至，必弃城逃走。比东方相合，尚二十许日，而公从斜谷来，亦足以达。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。"亮以此为危计，不听。乃身率大军攻祁山。

魏以昭烈既崩，数载寂然，略无预防。猝闻亮出，朝野恐惧，于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叛魏应亮，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。亮美其胆智，使典军事。关中震动，魏群臣不知计所出。魏主睿曰："亮阻山为固，今者自来，破亮必矣。"乃勒兵步骑五万，令右将军张合督之，西拒亮。亮以马谡好论军计，深加器异，乃不用旧将魏延、吴懿等为先锋，而以谡督诸军在前，与张合战于街亭。谡违亮节度，舍水登山。张合绝其汲道，大破之。

亮进无所据，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。收谡下狱，亮自临祭，为之流涕斩之。于是考微劳，甄壮烈，引咎责躬。自贬为右将军。厉兵讲武，戎事简炼，民忘其败。

吴主使鄱阳太守周鲂诈以郡降魏，魏扬州牧曹休率步骑十万以应鲂，与陆逊战于石亭，大败而还。汉右将军亮闻曹休败，复上《出师表》伐魏，引兵出散关，围陈仓，陈仓已有备，亮不能克。魏主叡召张合于方城，使击亮。叡问合曰："待将军到，亮得毋已得陈仓乎？"合知亮深入无谷，屈指计曰："比臣到，亮已走矣。"合晨夜进军，未至，亮以粮尽引还。将军王双追亮，亮击斩之。魏遣曹真、司马懿等寇汉中，丞相亮出次成固，魏师还。丞相亮伐魏，围祁山。魏遣司马懿西屯长安，督将军张合等以御之。懿敛军依险，不肯出战。贾诩、魏平曰："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？"懿病之，乃出战，魏兵大败，懿还保守。亮以粮尽引军还。懿遣张合追之，至木门道，中伏弩而死。丞相亮务农讲武，作木牛流马，运米于斜谷口，悉众十万，由斜谷伐魏，遣使至吴，约同时大举，共伐魏。丞相亮至郿，屯军于渭水之南。司马懿引军渡谓，背水为垒以拒之。

亮以前者六出祁山，皆以粮尽引还，乃止于五丈原，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计。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而百姓安堵，军无私焉。

懿与亮相守百余日，亮数挑战，懿不出。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。懿怒，上表请战。亮曰："彼本无战心，固请战者，以示武于其众

耳。”亮遣使者至懿军中，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，使者对曰：“诸葛公夙兴夜寐，罚二十以上，皆亲阅之。日啖食不及数升。”懿告人曰：“孔明食少事烦，其能久乎！”亮病笃。帝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，因谘以国家大计。亮曰：“公所问者，公琰其宜也。”又问蒋琬之后，谁可任。亮曰：“文伟可以继之。”又问费祎之后，亮不答。是日卒于军中。长史杨仪整军而还。百姓奔告司马懿，懿追之。姜维令仪反旗鸣鼓，若将向懿者。懿收军而退，不敢逼，于是仪结阵而回。入谷，然后发丧。百姓为之谚曰：“死诸葛走生仲达。”懿闻之笑曰：“吾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也。”亮尝推演兵法，作《八阵图》。

至是懿按行其营垒，叹曰：“天下奇才也。”追至赤岸，不及而还。蜀前军帅魏延勇猛过人，尝言亮不能尽用己才，又与杨仪不协。及亮卒，杨仪主兵，延遂反。仪遣将斩之，夷延三族。

初，亮表于帝曰：“臣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孙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余财，以负陛下。”至是卒如其言。亮之为政也，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贵势免，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也。

谥遭有余财，以负陛下。”至是卒如其言。亮之为政也，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贵势免，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也。谥曰忠武。后主以蒋琬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费祎、董允相继为尚书令，虽无诸葛亮之盛，而蜀亦大治。

自蒋琬、董允卒，而宦官黄皓始预政事，以姜维为卫将军，与费祎并录尚书事。而姜维始屡次伐魏，维攻魏西平，获中郎郭循，以为左将军。循欲刺帝不果，至是祎与诸大将会沉醉，循刺杀之。祎泛爱不疑，待新附太过，故及于难。

初，姜维自负其才武，每欲大举伐魏，费祎尝裁抑之，与兵不过万人，曰：“丞相犹不能定魏，况吾等乎？不如且保国治民，谨守社稷，无为侥幸，若有不及，悔不可追。”及祎卒，维遂大举伐魏，屡为魏将邓艾所败。维不俊，前后几九伐魏，蜀人愁苦，大怨姜维。司马昭患姜维之北伐无已，欲大举寇汉，朝臣多以为不可，独司隶校尉钟会劝之。乃以钟会为镇西将军，都督吴中。姜维上表于帝曰：“闻钟会治兵关中，欲有进取，宜并遣左右车骑诸军张翼、廖化督诸军，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桥头，以防未然。”黄皓信巫鬼，谓狄终不敢至，启帝寝其事，群臣莫知。魏遣邓艾督三万余人，自狄道越甘松、沓中，以绊缀姜维。诸葛绪督三

万人，自祁山趋武街桥头，绝维归路；钟会统十余人，分从斜谷、驼谷、子午谷趋汉中，以廷尉卫瓘持节监军事。会平行至汉中，使护军胡烈为前锋，攻关口，汉守将傅佥格斗而死。会遂长驱而前。

姜维闻钟会诸军已寇汉中，引兵与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等，合兵守剑阁以拒会。姜维列营守剑阁，会攻之不克，粮道险远，欲引还。邓艾上言，汉兵摧折，宜遂乘之。自阻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，凿山通道，造作桥梁，山高谷深，至为艰险。艾以毡自裹，推转而下。将士皆攀木缘崖，鱼贯而进。先登至江油，蜀守将马邈降。以书诱汉将诸葛瞻，瞻斩其使，列阵以待，艾大破之，斩瞻。瞻子尚曰："父子荷国厚恩，不得早斩黄皓，致败国殄民，用生何为。"策马冲阵而死。诸葛瞻，诸葛亮之子也。汉人不意魏兵猝至，不为城守调度，闻艾已入平土，百姓惊乱，皆遁山野，不可禁止。谯周请降，乃遣使奉玺绶于邓艾。北地王谌怒曰："若势穷力拙，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奈何降乎？"帝不听。谌哭于昭烈之庙，先杀妻子，而后自杀。

艾至成都城北，帝率太子诸王及群臣面缚舆榇，诣军门降。

姜维得帝敕命，乃与廖化、张翼等同诣钟会降。邓艾收黄皓，将杀之，皓赂左右得免。后主禅在位四十二年而亡，并先帝昭烈凡二主，共四十五年。三汉合二十六帝，通共四百六十九年。邓艾在成都，颇自矜伐，欲因平蜀之势，乘势灭吴。钟会有异志，姜维知之，说之使反。会忌邓艾，乃与监军卫瓘，密白艾有反状。魏主以槛车征邓艾父子赴京师。会独统大众，遂与姜维决计谋反。适郭太后卒，会乃矫太后遗诏，使会将兵废司马昭。姜维欲使钟会尽杀北来诸将，已因杀会，尽坑魏兵，复汉帝。适会众兵作乱，杀姜维，争前杀会。邓艾本营将士追艾于槛车中，迎还卫瓘，以与会共陷艾，恐其为变，乃遣护军田续，袭邓艾父子于绵竹西斩之。艾余子在洛阳者悉被诛，后以其孙为郎中。后主禅迁洛阳，秘书郎郄正从行，正相道适宜，举动无阙，禅慨然叹息，恨知正之晚。魏封禅为安乐公，他日与宴，为之作蜀技，旁人皆感怆，禅喜笑自若。昭谓贾充曰："人之无情，亦至于比。虽使诸葛亮在，不能辅之久全。况姜维耶？"

他日问禅曰："颇思蜀否？"禅曰："此间乐，不思蜀也。"

正闻之，谓曰："若王复问，宜泣而答曰：'先人坟墓远在岷蜀，乃心西悲，无日不西适。'"昭复问，禅对如正言，不能泣，因闭其目。昭曰："何乃似郄正语耶？"禅开目惊视曰："诚如尊言。"左右皆笑之。

蜀汉之事已约略叙完。其魏国之事，尚未讲明。却说魏主曹丕。既篡汉即皇帝位，废汉献帝为山阳公，其子俱为操所杀，无子。有二女以嫔于魏。又十四年，善终于魏，葬禅陵。魏主丕营洛阳宫室，遂如洛阳都焉。丕视兄弟如仇雠，而信任强臣司马懿。丕妻郭后无子，使后养平原主叡为子。叡母甄夫人，本袁熙妻也。甚有美色，为郭后谮死。叡事郭后甚谨，后亦爱之。丕在位七年崩，子叡立，是为明帝。曹真、陈群、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政。

叡性好土木，既治许昌官，又作洛阳宫、凌霄阁，徙长安钟橐驼铜人承器盘于洛阳。盘折，声闻数十里。铜人重不可致，乃大发铜铸铜人二，列坐于司马门外，号曰翁仲。起土山于芳林园，植杂木美草，捕禽兽致其中，谏者皆不纳，叡性严急，督修宫室，有过限者，亲召问之，言犹在口，身首已分，而人心离二。叡使太尉司马懿击辽东公孙渊，渊使大将卑衍、杨祚屯辽隧。懿曰："贼大众在此，巢窟空虚，直指襄平，破之必矣。"乃多张旗帜，欲出其南，衍等尽锐取之。懿潜渡水出其北，直走襄平，衍等引兵逆战，懿击大破之，遂围襄平。

渊窘急，粮尽，人相食，突围走，懿击斩之，辽东悉平。有星孛于大辰，又孛于东方，张掖柳谷口水溢，涌宝负图。有石马七，及牺牛之象。有文曰"大讨曹叡以为瑞，岂知自后司马氏专权，凡曹氏之所以欺汉者，一一还报之于司马氏，所谓大讨曹也。牛者，谓以牛赐马也。魏主叡病笃。司马懿还军至洛阳，懿入见。叡执其手曰："吾以后事属君，与曹爽共辅少子，吾忍死以待君，得相见无恨矣。"乃召二王示懿，指齐王芳曰：此是也，君谛视之，勿误也。"时芳年方八岁，即日立为太子。

明帝沈毅善断，优礼大臣，虽臣下犯颜极谏，无所摧戮，其人君之度亦伟矣。然不思建德垂后，以固维城之基，致使大权旁落，遂为司马氏所篡，惜哉。在位十三年崩，太子芳嗣位。

芳明帝养子，莫知所出。曹爽、司马懿并录尚书事，受遗诏辅政。魏大将军曹爽用何晏、邓扬、丁谧之谋，迁郭太后永宁宫，专擅朝政，多树亲党，屡改制度。太傅司马懿与爽有隙，称疾不预政事。曹爽骄奢无度。时魏主芳谒高平明帝陵，爽与弟曹羲、曹训、曹彦皆从。懿与子司马师、司马昭谋诛之。以太后令召司农桓范。范欲应命，其子曰："车驾在外，不如南出。"懿谓蒋济曰："智囊往矣。"济曰："驽马恋栈豆，爽必不能用也。范劝爽以天子诣许都，发四方兵自卫。爽疑未决，自申夜至五鼓，乃投刀于地曰："我亦不失作富家翁。"范哭曰："曹子丹英雄，生汝兄弟，犭屯犊耳，何图今日因汝灭族也？"子丹，曹真字也。懿

遂以太后令闭诸城门，勒兵据武库，曹爽与何晏、邓扬、桓范等谋逆，俱夷三族。何晏以貌自喜，粉白不去身，虽被诛，而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，遂成风流之俗。

司马懿既诛曹爽，自后大权悉归司马，魏主徒拥虚位而已。

及懿卒，以其子师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执魏国柄。魏中书令李丰，及太常夏侯玄，与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，谋杀司马师，不克，师并杀之，遂废其后张氏。魏主芳意颇不平，而不敢发。

司马师勒兵，废魏主芳为齐王，迁之河内，在位十四年，后又二十一年卒。

师迎高贵乡张公髦立之。扬州刺史文钦，镇东将军毋邱俭，起兵讨师。时师新割目瘤，疮甚，带疾征之。斩毋邱俭，夷其族。钦子鸯勇甚，夜劫师营，追骑莫敢逼，遂降于吴。及司马师卒，弟昭自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魏征东将军诸葛诞起兵寿春讨昭，昭奉魏主髦征之。诞求救于吴，吴使全怿、文钦等救之。诞素与钦有隙，因斩钦。钦二子文鸯、文虎，复归司马昭。

昭表为将军，赐爵关内侯，使巡城下，人无固志，遂克之，斩诞，夷其三族。魏主髦见威权日去，不胜其忿，召尚书王经等曰："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，吾不能坐受废辱，今日当自出讨之。"经谏不听，髦遂拔剑升辇，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，鼓噪而出。中护军贾充入，与战于南阙下。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："事急矣，当若何？"充曰："司马公畜养汝等，正为今日。今日之事，无用问也。"济即抽戈，前刺髦，殒于车下。

在位六年。昭闻之大惊，自投于地。昭叔太傅司马孚奔往，枕其股而哭甚哀。曰："杀陛下者，臣之罪也。"昭入殿中，召群臣会议。尚书仆射陈泰不至，昭使其舅尚书荀岂贡召之。岂贡，彧之子也。泰曰："论者以泰方舅，今舅不如泰也。"子弟逼之，乃入。见昭悲恸，昭亦对之泣曰："玄伯，卿何以处我？"

泰曰："独有斩贾充以谢天下耳。"昭思久之，曰："更思其次。"泰曰："泰惟有进于此者，不知其次。"昭乃不复言，收王经及其家属，付廷尉斩之。经谢其母，母笑曰："人谁不死，正恐不得其所，以此毕命，何恨之有。"昭以成济大逆不道，夷三族。昭以皇后令，使其子中护军司马炎，迎常道乡公璜于邺。璜，燕王宇之子，操之孙也，更名奂，以为明帝嗣，立之。时司马昭遣钟会、邓艾等灭蜀汉，晋公马昭进爵为王，

司马昭娶王肃女，生炎及攸。以攸继景王司马师之后。攸性孝友多才艺，清和平允，名过于炎，昭爱之。昭欲以攸为世子，山涛曰：“废长立少，违礼不祥。”乃立炎为世子。司马昭卒，子炎嗣为相国晋公，遂废魏主奂为陈留王，炎即皇帝位。奂出舍于金墉城，司马孚拜辞流涕，郗歔不自胜，曰：“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纯臣也。”魏主奂在位五年，而被篡，至惠帝五年而善终，谥曰元帝，魏亡。右魏起文帝丕，终元帝奂，凡五世，共四十六年。炎既篡位，敢国号曰晋，至太康元年灭吴。

却说吴自孙策开基，孙权继统，赤壁破操，秭归败汉，而后见魏、汉二国称帝，权亦称帝，建国号曰吴。追尊兄坚为武烈皇帝，兄策为长沙桓王。迁都建业，使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守武昌；后登卒，以和为太子。潘夫人有宠于吴主，权生少子亮，权爱之，遂废和而立亮为太子。权在位三十一年殂。子亮立，以诸葛恪为太傅辅政。魏司马昭遣王昶、胡遵、毋邱俭三路击吴。诸葛恪与战于徐塘，魏人败走。吴获资器山积，振旅而还。恪遂有轻敌之心，兴兵伐魏，围新城不克。会大暑，病死者过半，众大怨之。恪引军还建业，愈加严威，欲复兴兵向青、徐。侍中孙峻，因民怨众怒构谋，吴主亮置酒，伏兵杀之。

以苇席裹尸投之石子冈，并夷三族。恪，诸葛瑾之子也。群臣共表奏峻为丞相大将军，都督中外军事。峻骄矜淫暴，国人侧目。吴将军孙仪等谋杀孙峻，不克，死者数十人。时全公主与峻通，谮朱公主伺谋，峻杀朱公主。及峻死，峻从弟偏将军孙綝之辅政。绋专权自恣，吴主亮聪明英察，孙綝忌之。亮与刘承、全纪谋诛綝，使全纪告其父卫将军尚密整士马。尚，亮后父也。亮戒尚曰：“勿令卿母知之。”綝堂妹也。纪以告尚，尚语其妻，妻密语綝.綝夜执尚，杀刘承，全纪自杀。遂围宫，废吴主亮为会稽王，亮在位六年而被废。綝迎权第六于琅琊王休立之，是为景帝。绺又与休有隙。休乃与左将军丁奉谋诛綝，夷其族。休在位六年殂。吴人以蜀初亡而惧，欲得长君，乃白朱后，迎前太子和太子乌程侯皓立之。皓既得志，粗暴骄淫，好酒色，贬朱太后为景皇后，寻逼杀之。使黄门遍行州郡，选美女。其大臣家女，皆岁岁报名，年十五六者简阅，简阅不中，乃得出嫁。后官数千，犹采择无已。作昭明宫，工役之费，以亿万计。左丞相陆凯谏，不听。及凯卒，以凯从弟抗都督荆州诸军事，治乐乡。晋主有灭吴之志，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襄阳。祜绥怀远近，甚得江汉之心。与吴人开诚布信，降者欲去，皆听之。减戍逻之卒，垦田八百余顷，粮有十年之积。其在军，常轻裘缓带，身不被甲。钤阁之下，侍卫不过十数人。晋主与羊祜阴谋伐吴。祜以为伐吴，宜借上流之势。时益州守王浚迁大司农，祜密表留

浚，复为益州刺吏，使治水军。大作舟舰木柹，蔽江而下。吴建平太守吾彦，取其柹以白吴主曰：“晋必有攻吴之计，宜增建平兵，以塞其冲要。”

吴主不从，彦乃为铁锁，横断江路。吴主征西陵都督步阐，阐世在西陵，猝被征。处自惧有谗，据城降晋。晋以阐都督西陵诸军，吴陆逊讨之，晋主令羊祜救之，不克。抗遂拔西陵，诛阐。”吴主既克西陵，自谓得天助，志益张大，使术士尚广筮取天下，对曰：“吉。庚子岁，青盖当入洛阳。”吴主喜，不修德政，专为兼并之计。晋羊祜归自江陵，务修德信以怀吴人。

每交兵，刻日方战，不为掩袭之计。祜以军行吴境，刈谷为粮，皆计所侵，送绢偿之。每游猎，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，后为晋兵所得者，皆送还之。于是吴人悦服，祜与抗对境，使命常通，抗遣祜酒，祜饮之，不疑。抗疾，求药于祜，祜以成药与之。

抗即服之。人多谏抗。抗曰：“岂有鸩人羊叔子哉。”抗告其边茂曰：“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服也，各守分界而已，无求细利。”及陆抗卒，吴主使其子景、元、机、云分将其兵。晋羊祜面陈伐吴之策，晋主善之。以祜疾不宜数人，更遣张华问计。祜曰：“孙皓暴虐已甚。于今可不战而克，若皓不幸而殁，吴人更立令主，虽有百万之众，长江未可窥也，将为后患矣。”华深然之。羊祜疾笃，举杜预自代。及祜卒，晋主哭之甚哀。南州民闻祜卒，为之罢市，巷哭之声相接。吴守边将士，亦为之泣。祜好游岘山，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，岁时祭祀，望其碑者，无不堕泪，因谓之堕泪碑。

益州刺史王浚上疏曰：“孙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，更立明君，则强敌也。臣作舟七年，日有朽坏。臣年七死亡无日。三者一乖，则难图也。”杜预亦上表，请速伐吴。

张华赞成之，晋主意遂决。令王伯、王浑、杜预、王浚、唐彬等，分道伐吴，东西两路进兵，凡二十余万。岁在庚子，杜预向江陵，王浑出横江，所向皆克。吴人于江碛要害处，并以铁锁横截之，又作铁锥，长丈余，暗置江中，以逆拒舟舰。浚作大筏数十万，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遇铁锥，锥辄着筏而去。又作大炬，长数十丈，火数十团，灌以麻油，船前行。遇锁燃炬烧之，须臾融液断绝，船无所碍，浚遂克西陵、荆门夷道诸城。

杜预令周旨等帅骑夜渡扛袭乐乡，多张旗帜，起火巴山。吴都督孙

歆惧曰：“北来诸事，乃飞渡也。”预遂克江陵。预谓诸将曰：“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皆迎刃而解，无复着手处也。”遂指授郡帅方略，径造建业。吴主使丞相张悌、沈莹、诸葛靓率众三万，渡江逆战，大败。靓迎悌，欲共遁去。

悌垂涕曰：“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。”靓流涕而去。悌遂为晋兵所杀，并斩莹等。吴人大惧，分遣使者奉书于浑、浚、伷以请降。正月壬寅，王浚舟师过三山。王浑遣人要浚急过论事，浚举帆直指建业。报曰：“风利，不得泊也。”是日，浚戎卒八万，舟方百里，鼓噪入于石头城。吴王皓面缚舆榇，诣军门降。吴主皓在位十七年而国亡，又四年卒。吴起大帝权壬寅，终乌程侯皓庚子，凡四主，共五十九年。晋封皓为归命侯，自是天下复归一统矣。王浑夺王浚功，久之，乃得迁为镇军大将军。杜预，王戎皆封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司马晋五十年五胡大乱

词曰：

闲行闲坐，不必争人我。百岁光阴弹指过，成得甚么功果。昨日羯鼓催花，今朝疏柳啼鸦。王谢堂前燕子，不知飞入谁家。

诗曰：

燕子来时春雪消，几家留得旧窝巢？

风流王谢无踪迹，剩水残山似六朝。

却说晋世祖武帝司马炎，字安世，河南人，昭之子、懿之孙也。发长委地，手垂过膝，既篡魏灭蜀，复灭吴为一统，都洛阳。武帝明达善谋，能断大事。承魏国奢侈之后，而矫之以仁俭。素冠疏食，以终三年之丧。国富兵强，天下乂安。立子衷为太子，又为太子择妃，欲娶卫瓘女。贾充妻郭槐赂杨后左右，使后说帝择其女，从之贾妃年十五，长太子二岁。妒忌，多权诈，太子衷而畏之。帝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，生皇孙遹.宫中尝夜失火，帝登楼望之。遹年五岁，牵帝裾入暗中，曰：“暮夜仓猝，宜备非常，不可令照见人主。”帝由是奇之。尝对群臣言遹似宣帝。帝知太子多愚，然恃遹明敏，故无废立之心。

尚书卫瓘尝侍宴凌云台，佯醉，跪帝牀前曰：“臣欲有所启。”

帝曰：“公有何言？”瓘欲言而止者三。因以手抚牀曰：“此座可惜。”帝意悟。乃谬曰：“公真大醉耶。”瓘由是不复言。帝自平吴之后，怠于政事，颇事游晏，罢州郡之兵，而武备虚，不能改大中正之选，而人才失。又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，掖庭殆将万人。尝乘洋车，恣其所之，至便晏寝。宫人竞以竹叶插户，盐汁洒地，以引帝居。杨后将殂，荐其叔父骏之女芷，有德色，以自代。帝从之，迎立为后。而后父杨骏及弟杨珧、杨济始用事，势倾内外，时人谓之“三杨”。旧臣多被疏远，山涛数有规谏，帝知之而不能改。

武帝炎在位二十五年崩，太子衷立。尊杨后曰皇太后，立皇后贾氏。太后父杨骏假黄钺，录朝政。而贾后凶悍多权略，每欲干预朝政，而为太傅杨骏所抑，遂构骏以谋反，杀之。太后题帛为书，射于城外，曰：“有能救太傅者重赏。”贾后因宣言太后同谋反，矫诏逐太后于永宁官。寻废太后为庶人，诣金墉城。太后至金墉，尚有侍御十余人。贾后

悉夺之，绝膳八日而卒。贾后恐太后有灵，或诉冤于先帝，乃复而殡之，又施诸符咒以魇之。初，晋惩魏氏孤立之弊，大封宗室二十有七人，皆以为王，各掌兵权，而授之以职任。贾后忌之，于是征汝南王亮及卫瓘秉政。而贾后族兄模，从舅郭彰。贾后女弟之夫韩寿生子谧，贾启母无子，表请为嗣，改姓贾，为贾谧，并预朝政。贾后复召楚王玮，使杀亮及谧，寻复杀玮，委张华以朝政。

华尽忠帝室，弥缝补阙。贾后虽凶悍，犹知敬重张华。贾模与张华、裴頠，同心辅政，故数年之间，虽庸主在上，而朝野清静，华等之功也。

初、吴周鲂之子处，膂力过人，不修细行，乡里患之。处尝问父老曰："今时和岁丰，而人不乐何也？"父老曰："三害不除何乐之有？"处曰："何谓也。"父老曰："长桥蛟，南山白额虎，并子为三矣。"处日："若所患止此，吾能除之。"

乃射虎杀蛟，身从陆机、陆云受学，笃志读书，砥节砺行。比及期年，州府交辟。至是秦雍氐羌齐万年反。梁王彤、夏侯骏令楚以五千兵击之，斩获甚众。但为主将所误，救兵不至，力战而死。后齐万年虽为孟观所破，八王树兵，而刘渊之祸起矣。

八王者，亮、玮、伦、冏、乂、颙、颖、越也。时崇尚清谈，专事虚无，任情放达，裴頠欲救之而不能改，风俗大坏，卒以此亡国。贾后淫虐日甚，私于太医令程据等，又以簏箱载外间美貌少男入宫，沐以香汤，饮以淫药，使极力淫乱，至于疲弊而不能举，则杀之，埋于宫中隙地以灭口。更换新者，常至三五人。裴頠与贾模、张华谋废贾后，而立太子遹，生母谢淑妃为后，以诸王方强，朋党各异，而不敢发，以忧卒。惠帝伪人䫜戆骏，尝在华林园，闻虾蟆之声，而曰："为官乎？为私乎？"

时天下饥荒，百姓饿死。帝闻之曰："何不食肉糜。"由是权在臣下，政出多门。势位之家，更相荐托，有如互市。贾后家与其母郭槐家，听其恣横，货赂公行，而天下之乱成。太子遹幼有令名，及长，不好学，惟与左右嬉戏，名誉遂减。贾后使人诱之为非，强饮之酒，使为反书而废之。程据使孙虑赐之鸩酒，太子不肯饮，虑以药杵击杀之。赵王伦起兵讨后，废贾后为庶人，杀之。遂杀司空张华，仆射裴頠，伦自为相国，都督中外军事，孙秀等并据兵权。伦素庸愚，复受制于秀。秀为中书令，威权震朝廷，天下皆事秀，而无求于伦。淮南王允起兵讨赵

王伦，不克而死。时石崇有美妾绿珠，孙秀求之，崇不与。

及淮南王允败，秀因称石崇、潘岳助允为乱，收之，绿珠坠楼而死。崇叹曰：“奴辈利吾财耳。”收者曰：“知财为祸，何不早散之？”崇不能答。

初，潘岳母常诫岳曰：“汝当知足，尚图利，干没不已乎？”

及败，岳谢母曰：“儿负母矣。”遂皆族诛。立皇后羊氏，赵王伦逼夺玺绶，备法驾入宫，即皇帝位。出帝居金墉城，尊为太上皇。而杀其皇孙臧，惠帝子孙俱尽。以孙秀为侍札其余奴卒为党羽者，亦加爵位。每朝会，貂蝉盈坐。时人为之彦曰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”齐王攸之子冏，及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等举兵讨伦，伦、秀大惧，遣孙辅、张泓等帅兵拒之。成都王颖击败伦，帅师济河，左将军王舆内应，攻斩孙秀，迎帝于金墉城复位，伦伏诛。以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，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各还镇。立武帝之孙清河王覃为太子。齐王冏，骄奢擅权，起府第，与西宫等，期年不朝。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使长沙王乂讨冏，杀之，党羽皆夷三旗。乂在朝执政。颙、颖二王嫌乂在内，不得逞其欲，遂举兵反。乂奉帝自爷讨之，颙将张方袭败之。张方入京城大掠，死者万计。再奉帝与颖都督陆机战于建春门，机军大败。机与宦者孟玖有隙，玖谮机有二心，于长沙斩之并其弟云，夷其族。乂屡破颖兵，前后斩获六七万人，未尝亏奉上之礼。城中粮食日窘，士卒无离心。张方以为洛阳未可克，欲还长安。东海王越恐城中不济，潜与殿中诸将夜收乂，置金墉城，大赦改元，开城门。将士见外兵不盛，悔之，更谋劫出乂以拒颖。越惧，遣人密告方，方取乂炙杀之。颖入京师为丞相，如魏武故事，越为尚书令，颙为太宰。颖谮侈日甚，废羊后及太子贾，众大失望。东海王越奉帝讨颖，复羊后及太子贾。征嵇绍，诣行在。颖遣兵拒战于汤阴，乘舆败绩，绍以身卫帝被杀，血溅帝衣。颖迎帝入邺，左右欲浣帝衣，帝曰：“嵇侍中血，勿浣也。”陈珍、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阳，越走还东海。幽州都督王浚与鲜卑、乌桓及越弟并州刺史东瀛公腾共起兵讨颖。

初，自汉魏以来，匈奴、鲜卑、羌、氐、羯五胡入降者，多处之内地，其后每因忿争，杀害长吏，渐为民患。武帝时，侍御史郭钦上疏，请因平吴之威，渐徙杂胡于边地，不听。时有巴西氐李特起兵于蜀。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渊，幼而俊异，博习经史，膂力过人，有文武才略。为侍子在洛阳，齐王攸请杀之。武帝不听，以为左部帅。惠帝时，以为匈奴五部大都督。

颖表渊为匈奴左贤王。渊子聪，骁勇绝伦，且博涉经史，善属文，挽弓三百斤，弱冠游京师，名士莫不与交。颖以聪为积弩将军。及幽州王浚、并州司马腾兵起，渊说颖曰："今二镇跋扈，恐非宿卫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。渊请还，说五部赴国难。"

颖曰："吾欲奉乘舆还洛阳，何如？"渊曰："殿下，武帝之子也，有大功于王室。王浚竖子，东瀛疏族，岂能与殿下争衡耶？但殿下一邺宫，示弱于人，洛阳恐不得至矣。即至，威权不复在殿下也。愿抚勉士众，静以镇之。渊为殿下，以二部摧东瀛，三部枭王浚，二人之首，可指日而悬也。"颖悦，拜渊为北单于，使将兵如计行。及幽、并兵至邺，颖奉帝还洛阳，王浚大掠邺中而还。张方拥兵专制朝政，太弟颖不得复预政。

诏太弟颖以成都王还第，更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。刘渊闻颖去邺，叹曰："不用吾言，遂自奔溃，真奴才也。然吾与之有言矣，不可以不救。"将发兵出乌桓、鲜卑。刘宣等谏曰："晋人以奴隶御我，今自骨肉相残，是天弃彼，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。鲜卑、乌桓，我之同类，可以为援，奈何击之。"渊曰："善。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，呼韩邪，何足效哉？"宣等稽首曰："非吾所及也。"遂举兵反，迁都左国城，胡人、晋人归之者甚众。渊谓群臣曰："昔汉有天下久长，恩结于民。吾汉氏之甥，约为兄弟，兄亡弟绍，不亦可乎？"乃建国号曰汉，即汉王位，改元元熙，尊蜀汉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。

渊有族子曜，生而眉白，目有赤光。幼聪慧，有胆量，早孤，养于渊。及长，仪表魁伟，性磊落高明，好读书属文。铁厚一寸，射而洞之。又武都羯人石勒，往从渊，渊因据有山西陕西等地。晋东海王越起兵讨张方，大宰颙杀方，送首于越以请和，越不许。成都王颖奔长安，长史刘舆诛颖，惠帝食毒饼而崩，乃太傅东海王越所鸩也。在位十七年，太弟炽入宫即位，是为怀帝，立清河王覃弟诠为太子；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，镇建业。帝虽欲图治，无奈太傅越专权秉政，杀故太子清河王覃，以诏征河间王颙为司徒。颙就征，南阳王模杀之于新安。时汉主渊卒，刘聪代之。晋饥民王如寇南阳，汉刘聪遣石勒寇江夏，并王如兵，遂寇襄阳，太傅率兵御之，次于项，越卒于项。王衍等奉越丧还葬，石勒遣轻骑追而尽执之。

衍等乞生，勒不加以锋刃，夜使人排墙杀之。破越柩，焚其尸曰："乱天下者此人也，吾为天下报之。"汉刘聪使大将呼延晏将兵一万七千寇洛阳，比及河南。普兵前后十二战皆败，死者三万余人。刘耀、

王弥、石勒皆引兵来会，未至，晏先至洛阳，怀帝具舟于洛水，将东走，晏尽焚之。未几，弥及刘曜等继至，晏乃先克宣阳门入。帝出华林门，欲奔长安，汉兵追执之，杀太子诠等，迁帝于平阳，封平阿公。汉主聪遣始安王曜等攻长安，晋南阳王模出降，曜杀之。聪以曜为车骑大将军，镇长安。晋安定太守贾疋，与冯翊太守索綝.金城护军曲允等谋兴复晋室，乃共帅兵向长安，刘曜与疋等战于黄邱，曜兵大败。于是疋等兵势大震，迎秦王业入于雍城。贾疋等围长安数月，汉中山王连战皆败，驱掠士女，奔于平阳。秦王业自雍入于长安。贾疋等奉秦王业建行台于长安。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，使怀帝着青衣行酒。庚珉、王隽等不胜悲愤，因号泣。聪恶之，杀珉、隽等故晋臣十余人，怀帝亦遇害。怀帝凶闻至长安，皇太子业举哀，即皇帝位。

时贾疋为盗所杀，以曲允为左仆射，索纟林为卫将军，军国之事悉以委之。汉令赵梁寇长安，曲允射杀之。帝在位四年，汉令刘曜寇长安，攻陷长安外城，曲允、索綝退守小城，内外断绝，城中饥甚。帝泣谓允曰：“今穷厄如此，外无救援，当忍耻以出城，以活士民。”使侍中宋敞，送降表于曜。綝潜留敞，使其子说曜曰：“若许綝以郡公者，请以城降。”曜斩而送之曰：“帝王之师，以义行也，孤将兵十五年，未尝以诡计败人，今綝所言如此，天下之恶一也。当相为戮之。”帝乘羊车肉袒出降，群臣号泣攀车。帝亦悲不自胜。御史中丞吉朗叹曰：“吾智不能谋，勇不能宛，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乎？”乃自杀。刘曜送帝于平阳，曲允自杀，晋亡。起武帝乙酉，终愍帝丙子，凡四主，共五十二年。汉主聪以帝为光禄大夫，封怀安侯。以刘曜为太宰，假黄钺。都督陕西，封秦王。斩索綝于市。

其后汉主聪出猎，以愍帝戎服，执戟前导。又宴群臣于光极殿，使之行酒洗爵。晋臣多涕泣失声。尚书郎辛宾起，抱帝大哭。

聪命引出斩之，愍帝遂遇害。时海内大乱，独江右少安，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。镇东司马王导，说琅琊王睿，收罗贤俊，与之共事，睿从之。辟掾属百余人，时人谓之百六掾。刁协、卞壶、陈群、庾亮、甘卓、周访、陶侃皆与焉。弘农太守宋哲，为汉所攻，弃郡奔建康，称受愍帝诏．令丞相睿统摄万几机。

睿素服出次，举哀三日，即位改元，置百官，立宗庙社稷。时有以牛易马之谣，且待下回叙明。先将前五胡叙其大略。

其后，五胡分叙于二十四回索头魏之中间。五胡之乱，起于巴西氐

李特。初，张鲁在汉中，賨人李氏，自巴西往依之。

及魏武曹操克汉中，李虎将五百余家归之，拜为将军。其孙特，于惠帝时以流民入蜀。旬月间，众至三万。据广汉，进攻成都，为刺史罗尚所败。斩其首。弟流代领其众，势复盛。及流卒，特之子雄代之，以范长生为谋士，攻走啰尚，入成都自称成都王，寻称帝，国号大成。雄僭位三十一年卒。舍子而立其侄班为君，僭位五月，为雄子越所弑，越以其弟期多才艺，有令名，立为君，僭位三年，为特季弟让之子寿所废，期自缢死。寿僭位六年，改国号曰汉，故世称为后蜀。寿子势僭位四年，势骄淫不恤国事。晋安西将军桓温举兵深入，直指成都。李势战败，遂面缚与榇而降。上凡七世，共四十七年。后其地为前秦苻坚所得。其次作乱，敢于灭晋者曰汉，后改号赵，匈奴人。初，汉献帝时，南单于呼厨泉入朝，魏王操因留之于邺，分其众为工部，居并州。其弟左贤王豹最强，自谓其先汉氏外孙，因姓刘氏。豹生子渊，生而有文在手，曰渊，遂以为名。渊见司马氏八王树兵，骨肉相残，因叛晋起兵，据平阳称帝，国号汉，僭王位四年，僭帝位三年而卒。子和立一月，欲杀其弟聪。北海王义以告聪，聪攻杀和，而立乂为皇太弟。聪两寇晋朝，执二帝，几灭晋，逐晋东居江左。时有流星入紫微垣，有光烛地，陨于平阳北，化为肉，长三十丈，广二十七步之异。汉主聪专事女色，钟于渊后单氏。又中护军靳准有二女月光、月华，色绝美，聪立月晃为上皇后，刘贵妃与月华为左右皇后。及月光以秽行废，又立美婢樊氏为上皇后。三后之外，佩皇后玺绶者复七人。饮酒宣淫，百日不出。太弟乂数谏，聪子粲谗而杀之。

聪僭位八年卒，子粲立，靳准专权用事。刘聪诸后尽年少，粲淫于聪之诸后，白昼宣淫，不理朝政。靳准引兵上殿，执粲杀之。僭位方一月，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。发渊、聪二陵，斩聪尸，焚其庙，自号大将军。汉天王渊族子刘曜闻乱，自长安起兵讨准，石勒自洛阳率精兵五万讨准，准每挑战，勒坚壁以挫之。

曜至赤壁，即皇帝位。以勒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进封赵公。

准将军乔奉等杀准，推准弟靳明为主。遣卜泰奉传国六玺，降于刘曜。石勒大怒，攻拔平阳，焚其宫室。靳明奔曜，曜族诛之。勒遣左长史王修，献捷于汉。修舍人曹平乐言于曜曰：“勒遣修来，实觇强弱。俟其复命，将袭乘舆。”曜听平乐之言，遂斩王修于市。勒闻之大怒曰：“孤事刘氏，于人臣之职有加矣。彼之基业，皆孤所为。今既得志，还欲相图，赵王赵帝，孤自为之，何待于彼耶？”乃诛曹平乐三族。汉主

曜还都长安，立故惠帝后羊氏为皇后。改国号曰赵，世称为前赵。石勒背汉，据襄国称赵王，世称为后赵。后赵石勒攻前赵蒲阪，前赵主刘曜击破之。石虎奔朝歌，曜攻石生于伞墉，围洛阳。后赵主石勒自将救洛阳，卷甲衔枚，诡道兼行，帅步骑四万，入于洛阳城。石虎引步卒攻前赵，中军石堪以精骑击其前锋，大战于西阳门。勒出，自阊阖门夹击之。曜素嗜酒，至是将战，饮酒数斗。至西阳门挥陈就平，石堪因乘之，赵众大溃，曜马陷，为堪所执。勒下令曰："所欲擒者一人耳，今已获，余可纵其归命之路。"以曜归，杀之。曜僭位二十年而亡。前赵凡五主，共二十六年。于是长安、秦陇等地悉归后赵石勒。石勒者，上党羯人也，父周曷朱为部落小帅。勒有胆力，善骑射。晋东瀛公腾执诸胡于山东，卖充军实，勒亦被掠，卖为奴，逃亡为群盗。往从汉主刘渊，渊以为将。众至十余万，以张宾为谋主，每事谘之，呼为右侯而不名。

初，勒为人所掠卖，与母王氏相失。晋并州刺史刘琨得之，遣使并其从子虎送于勒。勒遗珍宝名马谢而绝之。时虎年十六，残忍无度，为军中患。勒白母，欲除之。母曰："快牛为犊，多能破车。汝小忍之。"及长，善弓马，勇冠一时，每屠城邑，鲜有遗漏。然御众严明，莫敢犯者。指授攻讨，所向无前，勒遂宠任之。张宾劝勒进据襄国，襄国即今北直顺德府是也。分掠冀州诸郡。时幽州都督王浚将欲叛晋自立。勒欲袭之，伪为寡弱，以臣子礼推戴浚。浚大喜，益骄之。勒出兵袭晋，声言上礼，直入浚室。升其厅事，召浚妻共坐，执浚于前，送襄国斩之。幽州悉定，复败晋臣刘琨，定并州之地。因与刘曜有隙，遂自立为王，寻灭曜，尽有同豫、徐、兖、并、幽、秦、雍、青、冀之地，改称天王，即帝位，僭位共十五年，卒。太子弘立，石虎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入宿卫，文武皆奔散。刘太后有胆略，佐勒建功业，与石塘、石生、石郎等举兵讨虎，不胜，虎尽杀之。遂篡天王位，弘僭位者一年，为虎所杀。虎既得志，大造宫室，穷工极巧，选民间美女以实之，服珠玉被绮罗者万余人。教官人习皇象，习骑射，以女骑千人为卤簿，锦裤，金银带，羽仪鼓吹，游宴以自随。又作东西两宫、台观四十余所于邺。又治长安、洛阳诸宫，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，大发民间美女三万余人以配之。民有美女美妇，其父与夫不自献者，罪至死，重刑厚敛，苦役百姓，死者以数十百万计。财用不足，尽发前代陵墓，取其金宝。赵太子邃素骁勇，虎爱之。邃骄淫残忍，好装饰美女，与宾客传观。宣淫讫，即裸而剖其腹，却其肠胃，实以五味香料，蒸而共食之。虎既荒淫好色，喜怒无常，数诮责笞棰邃。邃谋杀虎。事觉，虎杀邃并男女二十六人，同埋一棺。立子宣为太子。宣又欲杀虎。以虎素爱秦公韬，使人先杀韬，欲因虎临丧，并以杀虎，事觉，虎肢解之，飞灰道中，杀其妻子

九人。宣子方数岁，虎素爱之，抱之而泣，欲赦之。

大臣不听，取杀之。儿挽虎衣，大叫至于绝带，虎因生病。初，将军张豺获赵主曜幼女，有殊色，纳于虎，嬖之。生齐公世，至是豺说虎立之。虎谓群臣曰："吾欲以纯灰三斛自涤其肠，何为专生恶子，年逾二十，辄欲杀之父，今世年方十岁，比其二十，我已老矣。"以其母刘昭仪为后，虎谪戍宣东宫卫士十余万人于凉州。其众梁犊等遂纠众反，掠民间财物，施以一丈柯柄，攻战若神，所向奔溃，长驱而东。虎大惧，姚弋仲与蒲洪讨平之。虎以弋仲为西平公，后为后秦主。以洪为秦雍都督，后为前秦主。虎僭位十五年卒。幼子世立。一月，兄石遵杀之而自立。遵立六月，弟石鉴杀之而自立。鉴立四月，石闵废而杀之。闵本姓冉，杀石虎三十八孙，尽灭石氏。闵自立为帝，复姓冉，国喜魏。

时虎庶子石祗镇襄国，与姚弋仲、蒲洪连兵讨闵，遂自立于襄国，僭立二年。其将刘显杀之以降闵，后赵亡，凡七主，共三十三年。后显又叛闵，为闵所杀。石琨奔晋，晋斩之，石氏遂绝。闵僭位三年，燕王俊令慕容恪等击魏，魏主闵战数胜。

恪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，为方阵而前。闵直前击之，所乘骏马，日行千里，曰朱龙，忽毙，为燕兵所拭。俊鞭之三百，斩于龙城，前燕遂并有赵地。

前燕者，曹魏时鲜卑莫护跋居辽西，从司马懿讨公孙渊有功，拜率义王，建国棘城之北，今直隶永平府是也。时燕代多冠步摇冠，护跋见而好之，乃敛发袭冠，诸部因呼为步摇，遂讹步摇为慕容氏。四传而至慕容廆，自晋武帝时已为寇，既而降晋，以为鲜卑都督。鹿称大单于，晋封辽东公。廆少子翰，骁勇有智略，佐廆取辽东，斩连津，攻高句丽。廆居位二十七年卒。子皇光立，忌慕容翰。翰奔段氏，复奔宇文氏，宇文逸豆归不能用，皇光潜召而归之。翰佐皇光降服高句丽，破宇文逸豆归，辟地数千里，皇光忌翰益甚，遂杀之。皇光嗣辽东公，又晋封燕王，共十五年卒。子俊立，嗣王位三年，僭称帝十年。俊用慕容恪取中山，复令恪击魏冉闵，并有后赵之地。惟三秦之地为前秦所据，不能有。又令恪破降段龛，定齐地。及俊卒，子日韦立。慕容恪受遣诏辅政，恪虚心待士，量才授任，燕国大治。

及恪卒，晋桓温代燕。燕求救于秦，秦王坚令苟池、邓羌救之。

温遁还燕，慕容垂追击，大破之。垂初名霸，荔王光之子，皇奇其才，欲立为世子而不果。

燕主俊恶之，以其尝坠马折齿，更名曰缺。又以缺为应谶文，更名早曰垂。垂娶段末怀女，才色兼全。与燕主俊后可足浑氏不合，后诬段氏诅咒，杀之。垂纳段氏之妹，色尤美，可足浑后黜之，而以己妹妻垂，垂不悦，由是益恶之。至是垂建大功，威名益震。可足浑后与慕容评密谋诛之。垂闻之，遂自洛阳与段夫子及世子令兄弟等俱奔秦。秦王坚有图燕之志，惮垂不敢发。闻其至，大喜，以为冠军将军。秦王坚令王猛伐燕。燕主啼忧惧，不知所为。太傅评畏猛不敢进，日鄣固山泉卖水与军人，每绢一疋，得水三石，日韦使人让之。评惧出战，大败还邺。

猛破邺，日韦与评等出走，秦追获之。啼僭位十一年亡。前燕起慕容魔凡四世，共六十四年，面并于前秦。此后自应将前秦接叙，然前秦起于东晋，且后五胡颇多，待二十四回再叙。

此外起于西晋者又有前凉。晋惠帝永宁元年，以散骑常侍安定氏人张轨为凉州刺史。时方多难，轨有保据河西之志。以宋配、氾瑗为谋主，诸鲜卑为寇者，悉讨平之，威着西土。汉寇洛阳，轨遣兵入卫，贡献不绝，忠于晋，封西平郡公，居位十五年卒。子实立，勤于政事，忠于晋室，令将军王该帅步骑五千人，入援长安。及汉刘曜陷长安外城，内城饥，逃亡不可制，惟凉州义众守死不移。时京兆人刘宏客居凉州天梯山，以妖术惑众，实左右阎涉、赵印等皆事之，宏谓曰：“天与我神玺，应王凉平。”涉、印信之，谋杀实而奉宏为主。实弟茂知其谋，请诛宏。实遣牙门将史初收之。未至，涉等乱作，杀实。

初执宏，车裂之，尽诛其党。与左司马阴元等，以实子尚幼，推实弟茂为刺史。西平公茂以骏为世子。茂嗣位四年卒，侄张骏立。骏勤修庶政，总御文武，兵强国富，西域诸国皆来朝贡。

遣使于晋上疏，以为石勒、李雄既死，石虎、李期继逆，元老消落，日远日忌，乞敕司空郗鉴、征西将军庾亮等，泛舟江沔，首尾齐举。晋不能用。骏嗣位二十二年卒，了重华立。后赵主石虎遣兵击凉州，凉令谢艾御之，大破之。虎叹曰：“吾以偏师定九州岛，今以九州岛之力困于凉。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重华嗣位七年卒，子曜灵立。重华之庶兄柞废之而篡立，淫为淫虐，杀重华之妃裴氏，复杀谢艾，僭称凉王，用天子礼乐。嗣位一年，张瓘、宋琨等起兵讨祚。柞杀曜灵。琨为发丧，立曜灵之弟元，斩祚，枭其首。张瓘猜忌苛虐，宋琨性忌忠鲠。瓘欲杀琨篡位，琨击破之，瓘自杀。及琨卒，元靓之叔父天锡秉政，遂弑元靓而代之。元靓居位八年，天锡居位十四年，荒于酒色，人人怨

愤。秦主坚令苟苌、梁熙等将兵临西河。天锡使马建、常据拒之，建降秦，据战败自杀，秦兵大进，天锡面缚出降，凉州群县悉为秦有。前凉凡八主，共七十六年。以后前秦败，天锡复归于晋，秦主苻坚并吞各国，几至混一，自寇晋败还，群胡并起，所谓前五胡乱晋，后五胡乱秦也。后五胡再叙于二十四回，索头魏之中间。下回先将南朝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事迹叙明。盖以正朔在南，不得不先南而后北也。东晋元帝中兴之事，下回便见。

第二十二回 走江东承旧统百岁云奔

词曰：

暮鼓晨钟，春花秋月何时了。七颠八倒，往事知多少？

昨日今朝，镜里容颜老。一场谈笑，几个人知道。

却说东普中宗元帝司马睿，字景文，宣帝司马懿曾孙，琅琊王觐之子，其实牛金子也。盖琅琊王觐之妃夏侯氏，生得千娇百媚，水性杨花，因小吏牛金入值，见是美貌少年，诱与私焉。往来既熟，因而有孕。觐虽不时幸御，以其年月不对，疑之。以爱妃之故，不忍发。至生时，有神光之异，一室尽明，因育之。及长，隆准龙颜，目有精光，沉敏有大量，遂冒认为己子。及夏侯氏临终，明为元帝言之。元帝暗召牛金。牛金已死。元帝耻于复姓，遂冒姓司马氏，厚赐其子而遣之。初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及闻愍帝遇害，及即位于建康，立子绍为太子，以王导为谋主，拜为骠骑大将军。以王敦为荆州刺史，又以祖逖为豫州刺史。

逖，范阳人，少有澄清中原之志，尝与刘琨同寝，中夜闻鸡鸣，蹴琨觉，曰："此非恶声也。"因起舞，睿不给以兵仗，使自如召募。逖将其部曲百余人渡江，中流击楫而誓曰："祖逖不能澄清中原，而复济者，有如大江。"遂屯淮阴，起冶铸兵，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。祖逖镇雍邱，数遣兵邀击后赵兵，后赵镇戍者归逖甚众。后赵境土渐蹙，自河以南，多叛后赵而归晋。逖练兵积谷，为取河北之计。后赵主石勒患之，乃下幽州。为逖修祖父墓，置守冢二家。因与逖书，求通使及互市。

逖亦禁诸将不得暴后赵之民，边境之间稍得休息。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，督六州，镇合肥。逖以戴渊虽有才望，无宏志远识，且已剪荆棘，收河南地，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，意甚快快。

又闻王敦将乱，知大功不遂，感愤发病而卒。以逖弟约代领其众。刘琨初为并州刺史，及石勒破乐平，并州震骇，降勒。琨奔段匹磾，后为匹磾所杀。王敦举兵反，敦久蓄反谋，以惮祖逖不敢发，及逖卒，遂反。罪状刘隗、刁协。湘州刺史谯王丞、梁州刺史甘卓起兵讨之。敦令魏乂寇长沙，长沙城池不完，资储又乏，人心震恐，或劝谯王丞出走丞不可，乃据城固守。王敦，王导从兄也，刘隗、刁协劝帝尽诛王氏，周岂页上表救之甚力，而不使知，导甚恨之。帝以导为前锋大都督讨敦。敦叹曰："吾不得复为盛德事矣。"帝令刁协、刘隗、戴渊帅众攻敦，为

敦所败。协为人所杀，隗奔后赵。帝令百官诣石头城见敦，以敦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敦欲杀周岂页、戴渊，以问王导，导不答，遂收岂页并渊杀之。后导检中书，乃见岂页表，执之流涕曰：“我虽未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矣。”敦竟不朝天子而还武昌，举兵陷长沙，杀谯王丞。

又令襄阳太守周虑袭杀甘卓，四方贡献，多入其府。将相岳牧，皆出其门。

元帝忧愤成疾，在位六年崩。太子绍即位，是为肃宗明帝。

司空导受遗诏辅政。明帝仁慈，善文词，喜武艺，好贤受谏，明敏有机断。初，为太子时，王敦切忌，而欲废之，温峤阻之，遂不果。至是敦谋篡位，敦弟彬谏之甚苦，敦变色目左右，将杀之，彬正色曰：“君昔岁杀兄，今杀弟耶？”敦乃止。王敦疾笃，敦无子，以兄含子应为嗣，矫诏拜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。王导闻敦疾笃，率子弟为敦发丧。众以为敦已死，咸有奋志，于是尚书腾诏下敦府，列敦罪恶。教见诏甚怒，而病益笃，不能自将，以兄含帅众五万，奄至江宁。导遗含书曰：“兄妄萌逆节，凡在人臣，谁不愤叹。导受国恩，今日之事，明目张胆，为六军之首。宁为忠臣而死，不为无赖而生矣。”含不答，帝帅诸军袭击之，大破之。敦死众溃，其党钱凤、洗充等，俱伏诛，乃发敦瘗出尸，跪而斩之。王含、王应奔荆州，王舒遣军沉其父子于江，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军事。明帝在位三年崩，司徒王导，中书令庾亮，尚书令卞壶，并受遗诏辅政。

时帝年方五岁，是为显宗成帝。庾太后临朝称制。以温峤都督江翔军事，庾亮以太后故，年少专权。南顿王宗，初为肃宗所亲任，庾亮忿而杀之，由是大失众心。宗之死也，帝不知。

久之，问曰：“当日白头公何在？”亮对以谋反伏诛。帝泣曰：“舅言人作贼便杀之，若人言舅作贼当何如？”亮惧色变。时历阳内史苏峻前守临淮，王敦再犯阙时，入卫有功，威望渐着。

及在历阳，卒锐器精，志轻朝廷，招纳亡命。庾亮修石头城以防之，复以温峤等为声援。亮以苏峻在历阳，终为祸患，欲下谭征之。举朝以为不可，亮不听，征峻为大司马。峻曰：“我宁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。”峻知祖约怨朝廷，乃遣使推崇约，请共起兵讨庾亮。约大喜，以兵会峻。苏峻帅军二万，济自横江，攻青溪栅，卞壶帅兵拒击。力竭苦战而死。二子卞眕、卞盱随之，亦赴敌而死。峻纵火烧台省及诸

营署。峻兵入台城，称诏大赦，惟庚亮兄弟不赦。宣城内史桓彝起兵赴难，竣分兵陷宣城，执彝杀之。温峤有众七千，将起兵讨峻，邀陶侃同赴国难，侃即戎服登舟。郗鉴在广陵，涕泣誓众，入赴国难，将士争奋。峻闻四方兵起，逼迁帝于石头城。王导密令张闿以太后诏谕三吴，使起义兵。会稽内史王舒、吴兴太守卢潭、吴国内史蔡模、义兴太守顾众等，皆起兵应诏讨峻。峤等率诸军同赴建康，戍卒四万，旌旗七百余里。峻望之大惧。陶侃、温峤等讨峻于石头城，相持不决。侃欲西归，峤曰："夫子幽逼，乃臣子肝脑涂地之时，今日之势，譬如骑虎，安可中下哉？"公若违众独返，义旗将回指于公矣。毛宝等劝侃分米以饷峤军，侃督水军向白石。庾亮、温峤、赵孕等帅步兵向白石。

苏竣将八千人逆战，侃部将彭世、李干投之以矛，峻坠马斩首，脔割之，焚其骨，三军皆称"万岁"。余众大溃，峻司马任护等共立峻弟逸为主，闭城自守。赵孕令将击祖约于历阳，约奔后赵，后为后赵所族。渚军攻石头城，建威长史滕含大破其兵，苏逸、韩晃被获，皆斩之。含部将曹据抱帝奔温峤船，群臣见帝叩头，号泣请罪。时宫殿灰烬，众欲迁都，王导请镇之以静，收集散亡，京邑以安。帝不豫，帝二子丕、奕皆在襁褓，庾冰说帝以国有强敌，宜立长君，请以琅琊王岳为嗣，帝许之。帝在位十七年崩。

琅琊王岳即位，是为康帝，亮阴不言，委政于庾冰、何充。

帝在位二年崩，太子聃即位，是为穆帝。时方二岁，太后褚氏临朝称制。何充加侍中录尚书事。江州都督庾翼卒，何充以桓温英略过人，竟代翼。蜀汉主李势骄淫，不恤国事，桓温帅师伐之，拜表即行卜策步卒直指成都。势战败，乃面缚舆榇，诣军门降。温送势及宗室飏人于建康，兴贤旌善，蜀人悦之。诏封势为归义侯，桓温为临贺郡公。既灭蜀，威名大震，朝廷惮之。会稽王昱以扬州刺史殷浩累辞征辟，固征之，乃起，有盛名，朝野推服，乃引为心膂以抗温。殷浩锐志北伐。王羲之、王彪之以书劝之，不听。初，姚戈仲之子姚襄降晋，诏屯谯城、历阳。殷浩恶其强盛，屡遣客刺之，不谐。又潜遣魏憬袭襄。

襄斩憬，至是北伐，又以襄为前驱。襄度浩榜至，阴伏甲以邀之。浩至山桑，襄纵兵击之，浩大败而归。桓温上疏请废之，免为庶人，徒之信安。自此大权悉归于温矣。桓温帅师伐秦，大败秦兵于蓝田，进军霸上，三辅郡县皆来归。温抚谕民人，使安堵复业，民争持牛酒迎劳，男女夹路观之，耆老有垂泣者曰："不图今日复睹官军。"

北海王猛，少好学，倜傥有大志，不屑细务，人皆轻之。

猛悠然自得，隐居华阴。闻桓温入关，披褐谒之。扪虱而谈当世之务，旁若无人。温异之。徐曰："江东无卿比也。"初，温指秦麦为粮，既而秦入悉芟麦，温军乏食，又数与秦战不利，乃徙秦中三千余户而归。温欲与猛俱还，猛不就。桓温率诸军讨姚襄，与寮属登平乘楼，北望中原叹曰："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垢墟，王夷甫诸人，不得辞其责矣。"温至伊水，姚襄迎战，连败而走。温屯金墉，谒诸陵有毁坏者，修复之，置镇戍而还。襄奔平阳，欲图关中，帅师伐秦，大败，为秦所杀。弟苌率其众降秦，后叛秦，为后秦主。时谢安少有重名，前后征辟皆不就，桓居会稽，以山水文章自娱，虽为布衣，人皆以公辅期之，曰："安石不出，如苍生何？"安每游东山，常以妓女自随。会稽王昱闻之曰："安石既与人同乐，自不得不与人同忧，召之必至。"安妻，刘妹也，见家门贵盛，而安独静退，谓："大丈夫不当如此也。"安掩鼻曰："恐不免耳。"年四十余，桓温请为司马，安乃赴召。温大喜，深礼重之。帝在位十七年崩。无嗣，大臣迎立成帝长子琅琊王丕，是为哀帝，在位四年崩。无子，母弟琅琊王奕即位。

桓温帅步骑五万伐前燕，燕主暐求救于秦。秦主坚遣邓羌救燕，与温战于枋头，不利，奔还燕。吴王垂帅八千骑追之，及温于襄邑，大破之。温深耻丧败，乃归罪于袁真，奏免为庶人。真不服，表温罪状。朝廷不报，遂据寿春，叛降燕。及秦灭前燕。大司马温拔寿春，获袁真子瑾斩之。桓温恃其才略位望，阴蓄不臣之志。尝抚枕叹曰："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。"温欲先立功河朔，以收人望，还受九锡。及枋头之败，威名顿挫。既克寿春，谓参军郗超曰："足雪枋头之耻乎？"超曰："未也。""然则奈何？"超曰："明公不能为伊霍之举者，以无大威权镇压四海也。"温深以为然，遂与之定议。乃诣建康，宣太后令，废帝奕为东海王，迎元帝少子会稽王昱立之，是为太宗简文帝。帝奕在位六年而被废，后得善终。温威势日盛，诏进温丞相大司马，留京辅政。温固辞，仍请还镇姑熟。帝在位二年崩，太子曜即位，是为烈宗孝武帝。

桓温入朝，都下汹汹，或云欲诛王谢。因移帝室，王坦之甚惧，流汗沾衣，倒执手板。谢安神色不变，从容款曲，与温语移日。

温尝以郗超为谋主，至是延见朝臣，使超卧帐中听其言，适风动帐开。安笑曰："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。"温有疾，还姑熟，疾笃，讽求九锡，安与坦之故缓其事。时天子幼弱，外有强臣，安与坦之尽忠辅卫，

卒安晋室。及大司马桓温卒，温以世子熙才弱，使弟冲代领其众。冲称温遗命，以少于元为嗣，时方五岁。冲既代温居任，尽忠王室，以谢安素有重望，以扬州让安。

桓氏宗族莫不苦谏，冲处之淡然。

时秦主坚并吞各国，日渐强盛，用兵寇晋梁、益二州，遂取成都，朝廷方以秦寇为忧。诏求文武良将，可御北方者。谢安以兄子元对。诏以元监江北诸军，镇广陵。元得刘牢之等为参军，战无不克，敌人畏之。秦主坚会群臣于太极殿，谋大举伐晋，群臣皆以为未可，惟慕容垂、姚苌心怀异志，劝之伐晋。

阳平以苻融以福德岁星在吴，天道不顺，谏之甚力。坚曰："以吾之众，投鞭于江，足以断彼之流，击之犹疾风之扫秋叶耳。"

坚所幸张夫人，亦谏。坚曰："军旅之事，非妇人所知。"坚令阳平公融，督后将罕张蚝、冠军将军慕容垂等帅步骑二十五万，又以姚苌为龙骧将罕，督益、梁二州诸军为前锋。坚帅戍卒六十余万，骑二十七万，旗鼓相望，前后千里，为后继以伐晋。晋令谢石、谢玄率众人万拒之。秦兵至颍口，兵既盛。都下震恐。元入问计于谢安，安夷然答曰："已别有旨。"既而寂然。桓冲深以根本为忧，令精锐三千入援京师。谢安固却之，曰："朝廷处分，兵甲无阙，西藩且留以为防。"冲叹曰："今大敌将至，谢安乃游谈不暇，遣诸不经事之少年拒之，吾其为左衽矣。"秦将军梁成帅众五万屯洛涧。谢石、谢玄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，惮成不敢进。苻融遣晋旧臣朱序来说谢石、谢玄等使降。序私谓右等曰："若秦首方之众尽至，此诚难与为敌。

今乘诸军未集，宜速攻之，若败其前锋，则彼夺气，遂可破也。"石等从序言。谢玄令刘牢之率精兵五千趋洛涧，梁成阻涧为阵以待之。牢之直前渡水攻成，大破之，斩成。分兵断其归路，秦步卒崩溃，争赴淮水，士卒死者一万五千人。石等诸军水陆继进，秦主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，见晋兵步伐严整，又望见八公山草木，皆以为晋兵。顾谓融曰："此亦劲敌，何谓弱也？"怃然始有惧色。秦兵逼淝水而阵，晋兵不得渡。

谢玄遣使谓平阳公融曰："君悬军深入，而置阵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移阵少却，晋兵得渡，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？"秦诸将皆曰："我众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万全。"坚曰："但引兵少却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铁骑蹙而杀之，无不胜矣。"融亦以为然，遂麾

兵使却。朱序在阵后呼曰：“秦兵败矣。”从闻之，不知其实，相传以为果败，众遂大溃，不可复正。谢玄、谢琰、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。融驰骑略阵，欲以止退者，马倒，为晋兵所杀。玄等乘胜追击，至于青冈，秦兵大败，自相践踏而死者，蔽野塞川。其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敢息，早行露宿，加以饥冻，死者十七八。朱序与张天锡皆奔还晋。秦主坚中流矢，单骑走秦，遂因而乱亡，详见二十四回。桓冲闻谢玄等成功，自悔失言，惭恨成疾而卒。时北方大乱，而江左独偏安无事。帝溺于酒色，迨谢安诸人卒后，委政于琅琊王道子。道子亦嗜酒，日与帝酣歌为事。又崇尚浮屠，穷奢极多，所亲昵者僧尼，近侍弄权，贿赂公行。长星现，自须女至于哭星，帝心恶之，于华林园举酒祝之，祝曰：“长星，吾劝汝一杯酒，自古岂有万年天子耶？”帝嗜酒，流连内殿。张贵人宠冠后宫，年近三十，帝戏之曰：“汝以年亦当废矣，吾意更属少者。”已而醉，寝清暑殿。贵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。帝在位二十四年。贵人重赂左右曰：“因魇暴崩。”时太子闇弱，会稽王道子昏荒，遂不复推问。

太子德即位，是为安帝，道子进位太傅。安帝幼而不慧，口不能言寒暑，饥饱不辨，饮食寝兴，不能自主。母帝琅琊王德文，常侍左右，为之节制。初，烈宗武帝患母弟道子骄恣专权，以王恭都督青、兖等州诸军事，殷仲堪都督荆，益、宁州军事，以暗制之。桓温子桓玄自负才地，以豪杰自居朝廷，疑而不用，拜太子洗马，出为义兴守，玄郁不得志，叹曰：“父为九州岛伯，儿为五湖长。”遂弃官归家，居江陵，使势豪横，士民畏之。殷仲堪以桓氏累世临荆州，礼而用之。时王国宝与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，而恶王恭。恭遣使与殷仲堪谋诛国宝等，桓玄亦说仲堪，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，仲堪然之。上表罪状王国宝及王绪。兴兵讨之。道子欲求姑息，乃赐国宝死，斩绪于市，遣使谢恭。恭乃罢兵还京口。未几，王恭复兴兵反，约毁仲堪、桓玄同反。玄陷江州，加会稽王道子黄钺，讨王恭。

时恭仗刘牢之为爪牙。而以部曲将遇之。牢之负才怀恨。会稽王道子之子元显知之，遣人说使叛恭，事成，授以恭位号。牢之从之，执恭以降，斩之，以牢之都督青、兖七州军事。道子又以重利啖桓玄及杨佺期，使讨殷仲堪。玄与佺期等虽喜于朝命，而资仲堪兵势，不得不与之合，乃联名上疏，申理仲堪无罪。乃以桓玄为江州刺史，复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敕使回军。

殷仲堪恐桓玄跋扈，乃与杨佺期结婚为援。玄引兵击杀仲堪，与佺期克荆、雍二州，求领荆、雍、江三州牧。朝廷不能违。

朝廷以会稽世子元显为扬州刺史，显性苛刻、生杀任意。

孙恩因民心骚动，自海岛帅其党攻陷会稽，杀内史王凝之，自称征东将军。表奏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之罪，请诛之。于是内外戒严。朝廷加道子黄钺，命元显领中军，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、义兴军，以讨孙恩。刘牢之亦发兵讨恩，拜表辄行。琰与牢之转斗而前，所向每克。初，彭城刘裕勇健有大志，以卖履为业，好樗蒲，为乡闾所贱。刘牢之击孙恩，引裕参军事，使将数十人觇贼，遇敌数千人，即迎战击之，从者皆死，裕坠岸下。敌临岸欲下，裕奋长刀仰砍杀数人，乃得登岸，仍大呼逐之，敌皆走，裕所杀伤甚众。刘敬宣怪裕久不返，引兵寻之。见裕独驱数千人，咸共叹息，因进击敌，大破之，斩获千余人。孙恩闻刘牢之引兵济江，驱男女二千余口逃入海岛。

朝廷以谢琰为会稽太守，琰不为武备。孙恩复攻会稽，太守谢琰败死。恩转攻临海，朝廷大震，令兵讨之，不克，以刘裕为下邳太守，讨孙恩于郁州，大破之。孙恩复攻，临海太守景辛击破之。恩所掠三吴男女，死亡殆尽，恩赴海死。其党从死者以百数，谓之水仙。余众数千人，推恩妹夫卢循为主。循神采清秀，雅有才艺，而志存不轨。桓玄欲抚安东土，以循为永嘉太守。循虽受命，而寇暴不已。桓玄表其兄伟为江州刺史，镇夏口。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镇襄阳。令其将皇甫敷、冯该戍隘口，厉兵训卒，专伺朝廷之隙。数使人上己符瑞，又致笺于会稽王道子，追论王恭之事，元显大惧。张法顺谓元显曰："桓玄始得荆州，人心未附，若使刘牢之为前锋，大军继进，玄可取也。"元显以为然，会武昌太守庾楷使人自结于元显，请为内应，元显大喜。遣法顺至京口说牢之，牢之以为难。法顺还谓元显曰："观牢之言色，必贰于我，不如召入杀之，不尔败人大事。"元显不从，大治水军，以刘牢之为前锋，谯王尚之为后部，讨桓玄。玄闻之大惊，遂举兵反。玄兵至姑熟，刘牢之叛于玄，元显军溃，玄入建康，自为太尉，总百揆，杀元显及谯王尚之等。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。牢之曰："如此殆夺我兵，祸其至矣。"于是大集僚佐，议据江北以讨玄。参军刘袭曰："事之不可者，莫大于反。将军往年反王恭，近日反司马元显，今复反桓玄，一人三反，何以自立？"语毕，趋出，僚佐多散走。牢之惧，帅部曲北走，至新州，缢而死，道子等皆死。

桓玄初至，黜佞奸，擢贤士，京师欣然，冀得少安。既而奢华纵恣，政令无常，朋党互起，凌侮朝廷。帝几不免饥寒，由是众大失望。玄自为相国，封十郡为楚王，加九锡，未几篡之，即皇帝位，国号楚。

废帝为平固王，迁浔阳。玄登座而御牀忽陷，群下失色。刘裕从桓修入朝，玄后刘氏有智鉴，谓玄曰：“刘裕龙行怒步，瞻视不凡，恐终不为人下，不如早除之。”

玄曰：“我方平荡中原，非裕莫可用者。俟关河平定，然后别议尔。”刘裕与何无忌同舟还京口，密谋兴复晋室。刘毅家于京口，亦与无忌谋讨玄。无忌曰：“天下草泽之中，非无英雄也。”毅曰：“所见惟有刘下邳。”无忌笑而不答，还以告裕。

遂与毅定谋。无忌夜草檄文，其母刘牢之姊也，密窥之，泣曰：“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！汝能如此，吾复何恨？”裕问无忌曰：“急须一府主簿，何由得之？”无忌曰：“无过刘道和。”道和者，东莞刘穆之也。裕即驰信召焉，至则署为主簿。刘裕托以游猎，与何无忌收合徒众，得百余人。诘旦，京口城开，无忌着传诏服，称敕居前，徒众随之齐人，即斩桓修以徇于众。

刘毅复帅壮士直入，斩桓宏，众推刘裕为盟主。玄时忧具特甚，或曰：“刘裕乌合之众，势必无成。”玄曰：“刘裕足为一世之雄。刘裕家无担石之储，樗蒲一掷百万。何无忌酷似其舅，共举大事。何谓无成？”玄欲复舟山，按兵坚阵以待之，桓谦等固请战。遂与裕战于复舟山，裕大破之。裕与刘毅等分为数队并进，裕拭身先之，裕军与玄枭将吴甫之遇于江东，斩之，进与玄将皇甫敷战，又斩之。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呼声震动天地。时长北风急，因纵火焚之，烟火冲天，鼓噪之音震动京邑，诸军大溃。玄率亲信数千人，趋走石头城。裕入建康，率百官奉迎乘舆，诛桓玄宗族之在建康者。裕至建康，诸大处分皆委于刘穆之，仓笋立定，无不允惬。时晋政宽弛，纲纪不立，豪族陵纵，小民穷蹙。穆之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。裕以身先物，戚禁内外，百官肃然。刘毅等与玄战于峥嵘州，大破之。玄复挟帝入江陵，宁州督护冯迁迎击之，抽刀而前。玄曰：“汝何人？敢杀天子。”迁曰：“我杀天子之贼耳。”遂斩之。乘舆反止于江陵。毅等传送玄首，枭于大桁，诛诸桓氏，特宥桓冲之孙孕。安帝至建康，以刘裕都督中拜渚军事，出镇京口。以卢循为广州刺史，循遣使贡献，遗刘裕益智棕，裕报以续命汤。时扬州刺史王猛卒，刘毅等不欲裕入辅政，议以谢琨为扬州刺史。穆之密白裕曰：“晋命已移，公勋高位重，岂得遂为守藩将耶。扬州根本所系，不可假人。”裕从之，遂自领扬州牧。刘裕抗表伐南燕，南燕起没见二十四回。

初，苻氏之败，王猛、孙镇恶来奔，骑射不能及人，而有谋略，善

果断，或荐于裕，与语悦之，曰：“吾闻将门有将，信然。”裕帅舟师自淮入泗，南燕主超召群臣会议。公孙五楼曰：“吴兵轻入，利在速战。宜据大岘，使不得入。沮其锐气，坚壁清野。简精骑，循海而南，绝其粮道。敕段晖帅兖州之众，缘山东下，腹背击之。”超不从。裕过大山，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。左右曰：“公未见敌而先喜，何也？”裕曰：“兵已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士，余粮栖亩，人无匮乏之忧，虏入吾掌中矣。”

进与蒸兵战于临朐，燕众大败，斩段晖等十余人，超遁还广固。

广固，今在山东青州府城北。裕乘胜逐北至广固，克其大城。

超收众入保小城，裕筑长围守之。北方之民，执兵负粮归裕者，日以千计。南燕内城久不下，裕悉众攻之。南燕尚书悦寿开门纳晋师，超突围出走，追获之，送超诣建康，斩之。初，卢循之姊夫徐道复向刘裕北伐，劝循乘虚袭建康，循从之。朝廷急征刘裕，裕方议留镇下邳，经营司雍。会诏书，引兵还，以船载辎重，自帅精锐步卒归。至山阳，闻何无忌败死，虑京邑失守，卷甲兼行，将济江，风急，众咸难之。裕曰：“若天命助国，风当自息，不然覆溺何害。”即命登舟，舟移而风止。及至建康，毅与卢循战于桑落州，毅兵大败。卢循至淮口，中外戒严。裕谓将佐曰：“贼若于新亭直进，其锋不可当，宜且避之。若回泊西岸，此成擒耳。”循回泊西岸，裕率众齐力击循，循大败走，趋豫章，收散卒径还番禺，奔交州。刺史杜慧度羽斩之，送首建康。刘裕帅师袭荆州，杀都督刘毅，又杀豫州刺史诸葛长民。又击并州司马休之，休之奔后秦。太尉裕戒严，将伐后秦。后秦起没见二十四回。刘穆之为左右仆射，总摄内外。穆之决断如流，宾客满座，求诉百端，目览词讼，手答书笺，耳行听受，口并酬应，不相参涉，悉皆瞻举。裕发建康，遣王镇恶、檀济、沈田子等，数路并进。王镇恶、檀道济所向皆捷，进逼洛阳，克之。裕至潼关，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桥，王镇恶大破之于渭，泓兵不战而溃，单马还宫，将妻子群臣诣王镇恶军门降。王恶抚慰，号令严明，百姓安堵。太尉裕入长安，送姚泓诣建康斩之。裕留于长安，经略西北，而诸将士皆久役思归。会刘穆之卒，裕以根本无托，遂决意东还。乃以次子桂阳公义真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诸军事。义真时年十二，以王镇恶为司马。是役也，镇恶之功为多。田子等忌之，屡言镇恶家在关中，不可保信。裕曰：“古语云：猛兽不如孤群。卿等十余人，何惧镇恶？”

裕发长安，自洛入河，开汴渠而归。夏主赫连勃勃闻之大喜。使其子赫连王贵帅骑二万向长安，勃勃自将大军为后继。

沈田子将兵拒之，畏其众盛，不敢进。王镇恶闻之，曰："公以十岁儿付吾，当共竭力。而拥兵不进，贼何由得败乎？"遂与田子俱出。田子与镇恶素有相图之志，至是益忿惧。勃勃独惧镇恶一人，闻二人不协，使人大播谣言，言镇恶欲尽杀南人，据关中反。田子遂请镇恶至营中计事，矫称太尉刘裕之令斩之。

义真与王修被甲登门，以察其变。修执田子，数以专戮而斩之。

勃勃进据咸阳，长安樵彩路绝。裕闻之，召义真东归，以朱龄石代镇长安。赫连王贵帅众三万追义真，力战数日。晋兵大败，义真仅得免归。勃勃克长安，朱龄石欲奔还，至潼关，夏兵追执送长安，勃勃杀之。宋公刘裕以谶文云：昌明之后，尚有二帝。及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弑帝，而立文德。文德常在帝左右，韶之不得间。会文德有疾出居于外，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，安帝在位二十二年而被杀。

裕因称遗诏，奉帝母弟琅琊王文德即位，是为恭帝。宋公裕进爵为王，移镇寿阳。宋王裕欲受禅，而难于发言，乃集群臣宴饮，从容言曰："桓玄篡位，鼎命已移。我倡义兴复，功成业着，遂荷九锡。今年将衰暮，物忌盛满，非可久居，今欲送还爵位，归老京师。"群臣莫喻其意。日晚座散，中书令傅亮乃悟，叩扉请见曰："臣暂宜还都。"裕解其意，无复他言。

亮出，见长星竟天，拊髀叹曰："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始验矣。"

亮走至建康，征刘裕入辅。裕留子义康镇寿阳，以参军刘湛为长史，决府事。裕至建康，亮具草诏，使帝书之。帝欣然操笔曰："桓玄之时，晋氏已无天下，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年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"遂书赤纸为诏，逊于琅琊第，在位二年。

裕立坛南郊即位，大赦改元，国号宋，封恭帝为零陵王，居于故秣陵县，以兵守之。裕以毒酒，使郎中令张伟鸩之，伟自饮而卒。裕令褚淡之伺王隙，令兵逾垣而入，以被掩而弑之。

裕率百官，临于朝堂者三日。东晋亡，起元帝丁丑，终恭帝庚申，凡十一主，共一百四年。二晋通共一百五十六年。刘裕篡位，是为宋高祖武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宋齐梁传陈国俱都江左

词曰：

一片残山并剩水，年年虎斗龙争。秦宫汉苑晋家营。

川原流恨血，毛发凛威灵。白发诗人闲住马，感时怀古伤情。战场田地好宽平。前人将不去，留与后人耕。

诗曰：

诗向会家闲讲究，话逢知己细评论。

评论往事知贤否，讲究前贤说废兴。

东岸水流西岸响，南山风送北山云。

云容冉冉舒还卷，水势滔滔古又今。

流水浮云何日了，人生在世几回春。

消磨白发诗和酒，断送青春利与名。

盖世功名野马焰，掀天事业闼婆城。

半张故纸留踪迹，千古渔樵作话文。

阔论高谈依故典，长歌短曲吊英魂。

就中多少悲欢处，珍重相知勿倦闻。

却说宋高祖武帝，姓刘名裕，小字德兴，字寄奴，彭城人，汉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后也。裕生而母死，父翘，侨寓京口，将弃之，从母救而乳之。长于后母，不读书，但识字。尝行遇大蛇，击伤之。后至其所，见有群儿捣药，裕问："何为？"答曰："吾主为刘寄奴所伤。"裕曰："何不杀之？"答曰："寄奴王者，不死。"裕叱之，即散不见。仕晋为太尉，封宋王。

受恭帝禅，国号宋，仍都建康。在位三年，少嫔御，孝后母，严正有度。帝疾甚，其子义符年方九岁，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、檀道济同受顾命。

在位一年，居丧无礼，狎昵左右。庐陵王义真与谢灵运、颜延之等谋立。徐羡之等恶之，先奏废庐陵王为庶人，然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、檀道济等废其主义符为荥阳王，迁于吴，即使邢安泰弑之，并杀庐陵王于新安，迎武帝第三子宜都王义隆立之，是为文帝。以谢晦为荆州刺史。徐羡之、傅亮上表归政。文帝下诏，暴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杀荥阳王、庐陵王之罪。

帝以檀道济初不预，废弑之谋，止于胁从，豫抚而用之。至是，乃命刘彦之、檀道济收捕羡之等。羡之、傅亮伏诛。谢晦举兵反，文帝乃自将讨晦，斩之。立于邵为太子。宋主有恢复河南之志，遣右将军刘彦之自淮入泗，沂河西上。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，命诸军收兵北渡，皆弃地北去。于是司、竟二州皆平。

宋檀道济等进至济上，前后与魏三十余战，道济皆捷。军至历城，魏将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谷草，道济等食尽，自历城引还。军士有亡降魏者，具以告之。魏人追之，众惧将溃，道济夜筹量沙，以所余少米覆其上。及旦，魏军见之。谓道济资粮有余，以降者为妄而斩之。道济乃全军而归。道济威名日盛，朝廷惮之，乃下诏诛之。道济见收，愤怒，目光如炬，脱帻投地曰："乃坏汝万里长城！"魏人闻之，喜曰："道济死，吴人不足复惮矣。"

宋主大起军旅伐。魏使王玄谟进围滑台，魏主自将救之，众号百万。玄谟惧走，魏人追击，大破之。魏主引兵南下，所过无不残灭，郡县皆望风奔溃，魏军至瓜步，声言欲渡江，建康震恐，民皆荷担而立。宋主登石头城，有忧色，叹曰："檀道济若在，岂使胡马至此耶？"魏人反，破南、兖、徐、豫、青、冀六州，杀掠不可胜计。丁壮即加斩截，婴儿贯于槊上，槊乐以为戏，淫掠妇女，所过郡县，赤地无余。春燕无室可依，巢于林木。文帝命将出师，常授以戒律。虽交战日期，亦待中诏，以至于败。初，帝仁厚恭俭，勤于政事，吏久于任，民安其业。在位三十年，户口蕃息，讲诵相闻，士敦操尚，乡耻轻薄。江左风俗于斯为美。至是邑里萧条，元嘉之政衰矣。帝欲废太子劭，而议久不决。以其谋告潘淑妃，淑妃以告其子浚，浚驰报劭，劭乃逆谋，帅张超之等之云龙门，拔刀上殿，帝举几扞之，五指俱落，遂弑帝，并弑潘淑妃。沈庆之辅文帝第三子，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讨劭，诛劭及浚。

骏遂即位，是为世祖武帝。帝于闺门无礼，不择亲疏尊卑，无所不至。狎侮群臣，奢欲无度，嗜酒好利，大兴土木。侍中袁觊，盛称高祖俭素之德，以讽宋主曰："田舍翁得此，已为过矣！"但为人机警勇决，

学问博洽，文章华敏，又善骑射。

每酣饮昏睡，或外有奏事，即肃然整容，无复醉态，由是内外畏之。在位十一年崩，太子子业立。子业幼而狂暴，及即位，残暴淫虐，无所不至。淫其姊山阴公主，公主性最淫，不遂其欲，帝为置面首三十人。面首者，面貌美男子也。又畏忌诸叔，皆拘于殿内．捶殴凌曳，无复人理。谓湘东王彧为猪王，建安王休仁为杀王，山阳王佑为贼王，东海王伟为驴王。以木槽盛食，裸或纳泥水中，使就槽食。少府刘蒙妾，孕临月，迎入后宫，俟生男，以为太子。彧尝忤旨，裸之，缚其手足，担付大官，曰：“今日屠猪。”休仁笑曰：“不若待皇太子生，杀取肺肝。”乃释之。及蒙妾生子，为之大赦，彧乃得释。又诏诸王妃、公主、命妇列于前，使左右自裸其衣，复尽强裸女衣，使共淫于一殿中。南平王铄妃江氏不从，遂杀其三子，裸鞭江妃一百，而复强淫之。诸女大惧，悉自去其衣，不留寸丝遮掩，宣淫无忌，纵帝观阅，以免其祸。宁朔将军何迈尚帝姑新蔡长公主，帝纳主于后宫，谓之谢贵嫔，诈言主死，杀宫婢送迈殡葬。迈素豪侈，多养士，谋废帝而立晋安王子勋，事泄见杀。

帝欲杀子勋。时勋为江州刺史，举兵反于浔阳。帝游华林园竹林堂，使诸妃宫女与左右裸相逐，或使数女淫一男，或使数男淫一女。又裸宫人，使与羝羊、猴、犬交。又缚马，仰于地，使宫人裸与之交。一女子不肯裸衣从淫，斩之。夜梦在竹林堂，有一女子骂曰：“悖逆无道，明年不及熟矣。”乃于宫中求得一人，似所梦者斩之。又梦所杀者骂曰：“我已诉于上帝矣，行当杀汝。”宫中群言竹林堂有鬼。帝出华林园，至竹林堂，见有红袖相招，帝与群巫采女，射鬼于竹林堂。寿寂之等抽刀直入，帝射之，不中而走。阮佃夫追杀之，在位一年。

后湘东王彧即位，是为明帝。封寿寂之等十四人为侯，遣建安王休仁讨江州。台军克江州，杀子勋，传首建康。明帝无子，尝以宫人陈氏，赐嬖人李道儿，已有孕，复迎还，生子昱。

又密取诸王姬有孕者，纳之宫中，生男，则杀其母而使宠姬母之。帝每大宴，使诸妃妇女裸于前，与王皇后共观以为乐。后以扇障面，帝大怒之。帝与魏战败，使萧道成镇淮阴。道成收养豪杰，宾客始盛。帝恐诸王谋帝位，杀诸王十五六人，惟恐昱之不立。至是殂，在位七年。

太子昱立，年方十岁。以萧道成为中领军，入直决事。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，萧道成遣兵击斩之。宋主昱自京口既平，骄恣尤甚，诛戮

大臣，惨裂其尸，以为欢笑。尝直入领军府，道成方昼卧裸袒，昱令起立。画腹为的，引满弓将射之。道成敛容曰：“老臣无罪。”乃更以骨箭，射中其脐，投弓大笑。

道成忧惧，密与袁粲、褚渊谋废立。粲曰：“主上年幼，微过易改，伊霍之事，非所宜行。”渊默然。道成命王敬则阴结帝左右杨玉夫等，使乘机便。会帝乘露车，晚至新安寺，偷狗饮酒，醉还，乃使杨玉夫弑帝。在位五年。追废为苍梧王。道成以太后令，迎立明帝第三子安成王准即位，是为顺帝。沈攸之、袁粲、刘秉各起兵，谋诛萧道成，俱不克而死。顺帝在位三年，遂为萧道成所篡。帝曰：“愿世世勿生帝王家。”卒为道成所弑，灭其族。宋亡，凡八主，共六十年。

齐高祖萧道成，字伯绍，萧何之后。姿表英异，龙颡钟声，鳞文遍体。肩有赤痣，似日月状。初仕宋，以功封齐公，进爵齐王。竟代宋国，号齐帝。深沉有大量，性清俭，博学能文。

在位四年殂。太于颐立，是为世祖代帝。世祖留心政事，务总大体，严而有断，郡县久于其职，长吏犯法，封刃行诛。故永明之世，百姓丰乐，盗贼屏息。然颇好游宴华靡之事，常言恨之而未能改。太子长懋早卒。初，太子素恶西昌侯鸾，尝曰：“我殊不喜此人，不解何故。”及鸾得政，太子子孙无孑遗。

帝在位十一年殂，以朝事委其侄西昌侯鸾。鸾奉太孙昭业立之，在位一年。萧鸾弑其君昭业，以太后令追废为郁林王，而立新安王昭文，自为骠骑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封宣城公。昭文在位三月，萧鸾废之为海陵王，寻弑之。鸾遂篡位，是为高宗明帝。

魏孝文帝宏，大举伐齐，攻钟离不克，遣使临江数齐王之罪而还。明帝躬亲细务，纲目亦密，昧于为政之体，以萧衍为雍州刺史。在位一年殂，太子宝卷立。每哭，辄云喉痛。大中大夫羊阐入临，无发，俯仰帻脱。宝卷辍哭大笑曰：“秃鹫啼来乎！”

嬉戏无度，亲信宦官。始安王遥光与徐孝嗣、江佑、萧坦之、江祀、刘喧六人，更直内省，分日帖敕。雍州刺史萧衍闻之，谓张宏策曰：“一国三公犹不堪，况六贵同朝，势必相图，乱将作矣。避祸图福，无如此州。”乃密与宏策修武备，聚骁勇以万数。齐主杀其仆射江佑、侍中江祀。始安王遥光起兵东城，右将军萧坦之讨平之。齐主又杀其仆射萧坦之领军刘喧。

初，明帝临殂，戒宝卷曰："作事不可在人后。"故齐主数与近习谋诛大臣，皆决于仓猝，于是大臣人人不自保。齐主杀其司空徐孝嗣、将军沈文季。自是无忌惮，与近习大叫戏马，常以五更就寝，至晡乃起。台阁案奏，或不知所在。五省黄案，皆为宦者裹鱼肉还家。时时出外游走，驱斥所过人家，唯置空宅。司尉击鼓蹋围，鼓所闻，奔走不暇衣履，犯者奋手格杀。

常以三四更中，鼓声四出，火光照天，士民震惊，啼号塞路，尝有妇临产不得去，剖腹视其男女。太尉陈显达举兵袭建康，败死。北豫州刺史裴叔业，以寿阳叛降魏。齐遣将军崔慧景将兵讨寿阳。慧景还兵反。奉江夏王宝元向建康，鼓叫临城，台军惊散，宫门闭，慧景引众闹之。将军左兴盛望风退走，擒杀之。时南豫州刺史萧懿在小岘。帝密遣使召之。懿方食，投箸而起，自彩石济江击慧景等。慧景等战败皆死。齐王昏淫益甚，嬖倖之徒皆号为鬼。有赵鬼者，能读《西京赋》，因齐后宫火，言于齐主曰："柏梁既炎，建章是营。"帝乃大起芳乐、玉寿等殿。后宫服御，极选珍奇，凿为莲花以贴地，令藩妃行其上，曰此步步生莲花也。又于苑中立市，以潘妃为市令，自为录事，小有过失，妃则杖之。敕虎贲不得进大荆子，嬖倖因缘为奸利，课一输十，百姓尽困，号泣道路。夺萧懿兵权，以为尚书令。

初，懿之入援也，萧衍使所亲驰说懿曰："诛贼之后，则有不赏之功。当明君贤主，尚难自立，何况乱朝。若灭贼之后，勒兵入宫，行伊霍故事，此万世一时也。如其不尔，便托外拒，遂还历阳。若复释兵，受其高爵，必生后悔。"懿不从，至是齐主将杀之。长史徐曜甫密具舟江渚，劝懿奔襄阳。懿曰："自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耶？"帝赐懿药于省中，懿且死，曰："家弟在雍，深为朝廷忧之。"懿既死，其弟雍州刺史衍起兵襄阳，荆州长史萧颖胄，亦以荆州刺史南康王宝融起兵于江陵，乃以宝融敕署衍为都督前锋诸军事，移檄建康，数宝卷罪恶，称奉海陵王昭文之母宣德皇太后令，以南康王宜纂承大统，废宝卷为涪陵王。上庸太守韦叡帅郡兵二千，倍道赴衍。

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宝融即位于江陵，是为和帝。加萧衍征东大将军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假黄钺。时尚书令巴东公萧颖胄卒，于是众望皆归于萧衍。衍引兵东下，宝卷与黄门及宫人习战，而吝于军赏，曰："贼来独取我耶？何为就我求物？"法茹珍、梅虫儿说以悉诛大臣，将军王珍国及其殿张稷等大惧，弑宝卷于含德殿，以黄油绢裹宝卷首，送诣右城，在位二年。萧衍入建康，以太后令，追废宝卷为东昏侯，自为大司马，承制下令大赦。凡昏制谬赋，淫刑滥役，悉皆除荡。潘妃有中色，

衍欲留之。领军王茂曰："亡齐者，此物也。"乃并茹法珍等诛之。

以宫女二千人，分赍将士。"衍内有受禅之志。沈约进曰："齐祚已终，明公当承其运，今王业已成，迟延不取，若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则君臣份定，岂复有人同公作玻耶？"衍然之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梁，废和帝为巴陵王。和帝在位一年而被篡，迁太后于别宫，封拜其功庄有差。梁主欲以南海郗为巴陵国，徙巴陵王居之。沈约曰："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。"梁主乃使所杀郑伯禽诣姑孰，以生金进王。王曰："我死不须金，醇醪足矣。"乃饮沉醉，伯禽折杀之。折杀者，败其防而杀之也。

御史中丞颜见远不食而死。齐亡，凡七主，共二十四年。

梁高祖武声萧衍，字叔达，兰陵人，齐之疏族也。母张氏，见菖蒲生花，旁人皆不见，吞而生衍。状貌殊特，日角龙颜。

舌文八字，顶有浮光。右手有文曰武，居室常有云气。长而英达，有文学。既篡齐，乃盅谤木、肺石二函，曰："若有在位莫言而下欲有言者，投谤木函；若有功劳才器，宛沈莫达者，投肺石函。"置五经博士，立州郡学，建孔予庙以重儒，善政颇多。及其中年，惑于佛教。禁文绮不得为人兽之形，为其剪裁，有乖仁恕。罢宗庙牲牢，荐以疏果牺牲，皆以面为之。为其有累冥道，朝野宜传，以为宗庙不血食。沈约卧病，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，呼道士奏章，称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。梁主大怒，谴责数四。约益惧，得恶疾而死。帝益信因果，三次舍身于同泰寺，设四部无遮大会，释御服，持法衣，亲为四众讲《捏盘经》、《三慧经》，群臣以钱亿万奉赎，表请还宫，三请乃许。至真佛祖迭摩之言，反摈弃不用。达摩渡江而去，盖帝之所学者，佛中之皮毛。至于收放心，养性灵，真正法门，曾不知学也。同泰寺浮屠灾，帝为起十二层浮屠，值侯景乱而止。

帝颇好边功，使其弟临川王宏伐魏，克梁城。魏遣邢峦与中山王英合兵攻梁城。宏惧，召诸将议旋师，吕僧珍劝之退。

魏人为之歌曰："不畏萧娘与吕姥，但畏合肥有韦虎。"韦虎者，韦睿也。会是夜暴风雨，军中惊。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，将士皆散归，弃甲投戈，填满水陆，死者五万人。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，乘胜领众数十万，进攻钟离。梁曹景宗、昌义之随方抗御。魏人昼夜苦攻，梁主命韦睿救钟离，受景宗节度。

人畏魏兵众盛，劝使缓行，睿曰："魏人已堕吾腹中，卿曹勿忧

也。”遂至邵陵，梁主预敕景宗曰：“韦睿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礼其恭，梁主闻之曰：“二将和，师济必矣。”

睿等预装高舰，与魏桥平，先以舰击其洲上军，尽殪。别以小船载草灌膏，焚其桥栅。风怒火盛，烟尘晦冥，死士拔栅砍桥，倏忽俱尽。军人奋呼，声震天地，魏军大溃。英脱身走，大眼等亦焚营去。睿遣报昌义之，义之悲喜，不暇答语，但叫曰：“更生！更生！”魏降将王足献计，请堰淮水以灌魏寿阳。帝然之。使水工陈承伯将军祖口恒，发徐杨民假康绚都督诸军事，共二十万人筑之。南起浮山，北抵巉石，长九里，下广四十丈，上广四十丈，高二十丈，围以杨柳，军垒列居其上。至是淮水暴涨，堰坏，其声如雷，闻三百里。缘淮城戍村落，十余万口，皆漂入海。时东魏、西魏分为二。东魏大行台侯景右足偏短，弓马非其所长，而多谋略。高欢使将兵十万，专制河南。景素轻高澄，及欢卒，遂以河南降西魏。复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，请以十三州内附。梁主召群臣廷议，仆射谢举等曰：“顷与魏通和，今纳其叛臣非宜。”梁主曰：“得景则塞北可清，岂宜胶柱。”先是正月乙卯夜，梁主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，旦见朱异告之。异曰：“此宇内混一之兆也。”及丁和至，称景定计，以正月乙卯夜。梁主愈神之，然意犹未决，尝言：“我国家如金瓯，无一伤缺，今勿受景地，脱致纷纭，悔之何及？”

朱异揣知梁主意，遂定议纳景，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。东魏大将军高澄遣书于梁，复求通好。帝召群臣议，司农卿傅峻曰：“高澄何事须和，必是设间，欲令侯景自疑，图祸乱耳！

许之必堕其计。”朱异等曰：“静寇息民，和实为便。”主亦厌用兵，乃从异言。景果为反计。帝弟临川王宏之子临贺王正德所至贪暴，屡得罪于帝。由是愤恨，阴养死士，储米积货，幸国家有变。景知之，致笺于正德，请自效。正德大喜。景反于寿阳，引兵临江。尚书羊侃请以二千人急据彩石，令邵陵王袭寿阳，则乌合之众，自然瓦解。朱异曰：“景必无渡江之志。”

事遂寝。羊侃曰：“今兹败矣。”帝以临贺王正德都督诸军事，屯丹阳郡。正德遣大船数十艘，诈称载获，密以济景。景自横江济于彩石，有马数百匹，兵八千人，至慈湖。时梁兴四十七年，境内无事，罕见兵甲，贼至猝迫，公私震骇。正德守宣阳门，帅众于张侯桥迎景入宣阳门，至阙下，正德即僭皇帝位。景列兵绕台城既匝，百道俱攻。尚书令羊侃随方拒守，景亦不能克。侃子鸾为景所获，执以示侃，侃不为动。会羊侃卒，城中益惧。时诸王大臣、各处勤王兵俱集，景伪求和，使梁

帝敕止诸路援军，而攻城益急。帝从释氏教，食惟莱羹粝饭。至是蔬茹皆绝，乃食鸡子。邵陵王纶，因使上鸡子数百枚。侯景百道攻城，昼夜不息。梁主闻城已陷，安卧不动，叹曰：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？”俄而景入，见于太极东堂，以甲士五百自卫。景稽颡殿下，不敢仰视，汗流披面。退谓王僧贵曰：“吾尝跨鞍对阵，矢刃交下，了无怖心。今见萧公，使人自慑，岂非天威难犯，吾不可以再见之。”景以临贺王正德为大司马。德谋杀景，景因杀之。景纵兵惊帝宫人服御殆尽。

自后梁主所求，多不遂意，饮膳亦为所裁，忧愤成疾。五月丙辰，梁主卧净居殿，口苦索蜜不得，再曰“荷荷”，遂殂。在位四十八年，寿八十六岁。

是日太子纲即位，是为简文帝。初，武帝昭明太子统；五岁能通五经，读书一目五行俱下。善属文，孝谨宽和，喜怒不形。以宫临鲍邈之诬告厌祷事，不能自明，忧愤而卒。生三子：观、誉、察。武帝舍孙而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太子。朝野多以为不顺，武帝内愧，以岳阳王察都督雍、凉、益、秦、郢随诸军事。察既居形胜之地，折节下士，树恩百姓，勇侠之士多附之，境内称治。值侯景乱，时湘东王绎不能讨景，乃与察交兵。邵陵王纶劝之，不听。察乞师于西魏，西魏使杨忠救之。

察降魏为附庸君，是为后梁，待后再叙不提。

却说梁简文帝纲，六岁能属文，读书一目十行俱下。虽承父业，而受制于贼臣侯景。景与帝登重云殿，礼佛为誓，两无猜贰。以帝女溧阳公主为妻，请帝禊饮于乐游苑。帝闻丝竹之声，凄然泣下。景自称汉王，加宇宙大将军，都督六合诸军事。帝惊曰：“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？”景性残忍，于石头城立大碓，有犯法者，捣杀之，化为肉粉。常戒诸将曰：“破栅平城，当尽杀之，使天下知吾威名。”又禁人偶语，犯者刑及外族，由是百姓不附。梁湘东王绎，移檄远近，下令大举讨侯景，而兵仍不行。邵陵王纶大修铠仗，将讨景，湘东王绎恶之，遣王僧辨袭之。纶收散卒，遣使降于齐。梁始兴太守陈霸先讨景，投湘东王绎，绎遣大都督王僧辨讨侯景，次巴陵，景攻之不克。

绎复使胡僧佑击景，败之，获其将任约，景循还。绎复遣僧辨引兵东下，克郅州，获景将宋子仙，杀之。

初，景克建康，欲待平定中原，然后为帝。后娶溧阳公主，才貌兼全，景杀太子大器等，及王侯之在建康者二十余人。太子神明端凝，于景党未尝屈意，临难不惧，从容就义。景复使王伟弑帝，迎昭明太子之

孙豫章王栋立之。未几，景废帝为淮阴王，锁于密室，自称汉帝。湘东王绎遣王僧辨、陈霸先等击侯景，败景兵于江中，其将卢晖略以石头城降。霸先进军击景，众殊死战，景兵大溃。以皮囊盛其所生二子，挂之鞍后，与其党百余骑东走，将入海，羊侃之子鹍为暴都督，杀之，送尸建康，传首江陵，暴尸于市，士民争取食之。溧阳公主以父兄之仇，亦欲食其肉，众以其阴与之，公主食之。湘东王绎使朱买臣沉豫章王栋于水，自即帝位于江陵，是为世祖元帝。遣王僧辨还建康，陈霸先还京口。元帝眇一目，性残忍。先时不赴父难，后亦不奉简文正朔，忌弟杀侄，惟营己私，践祚江陵，好谈玄教，讲《老子》于龙光殿，侄察钩连魏伐梁。西魏遣于谨、宇文护、杨忠将兵五万伐梁，内外戒严，梁主尚戎服讲《老子》。魏人百道攻城，反者开四门以纳魏兵。帝焚图书十四万卷，曰："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。"遂以素车白马出降。在位三年，魏人杀之，及太子元良、子方诸、方略等。元帝第九子晋安王方智自浔阳即梁王位。时年十三。齐使邢子才纳梁武帝兄懿之子渊明于梁，与王僧辨书，以为嗣主幼冲，未堪负荷。

贞阳侯渊明，以年以望，堪保金陵。僧辨纳渊明即皇帝位，以方智为太子。

初，僧辨与霸先共灭侯景，情好甚笃。倒是霸先遗争之，往返数四。僧辨不从，霸先叹曰："武帝子孙，唯孝元能复仇雪耻，其子何罪而忽废之，欲何为乎？"遂誉兵袭僧辨，缢杀之。渊明称帝凡七月，逊位出就邸。晋安王方智复即皇帝位，是为敬帝，称藩于齐，政由霸先。在位二年。陈霸先自为相国，封陈公，加九锡，皐进爵为王，遂称帝。梁主禅位于陈霸先，奉梁主为淮阴王，寻弑之。梁亡，凡四主，共五十六年。陈霸先字兴国，吴兴人，汉太邱长陈实之后。少有大志，及长，涉猎史籍，好读兵书。既篡梁国，号陈，是为陈高祖武帝。陈主复信佛，舍身于大庄严寺。子昌初在江唪，江陵陷，见虏于魏。

陈武帝既即位，请于魏，未得还。在位三年殂，乃召兄子临川王蒨即位，是为世祖文帝。昌归，文帝坏之于江。文帝起自艰难，知民疾苦，性明察俭约，每夜刺取阃外事分判者，前后相续，敕传更签于中者，必投签于阶石之上，令铿然有声，曰："吾虽眠，亦令惊觉。"在位七年殂。太子伯宗立。

伯宗柔弱，权尽归于其叔安成王顼。在位二年，顼遂废伯宗为临海王而自立，是为商宗宣帝。帝遣吴明彻攻齐，克寿春，擒刺史王琳斩之。遂取齐昌州、徐州等地。已而闻周灭齐，欲争徐、兖等地，遣吴明

彻围周彭城。周遣王轨引兵蹙之，众溃，明彻为周人所执。在位十四年殂。太子叔宝立，是为长城公。

于光昭殿前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各高数十丈，连延数十里。其窗牖栏槛，皆以沉檀为之。饰以金玉，间以珠翠，外施珠廉，内有宝牀宝帐。其服玩瑰丽，近古未有。每微风渐至，香闻数里。其下积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杂植奇花异卉。陈主自居临春，张贵妃居结绮，龚、孔二贵嫔居望仙，复道往来，以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。时江总虽为宰辅，不亲政务。日与尚书孔范、散骑王王差等文士十余人，侍宴后庭。谓之狎客。陈主每饮酒，使诸妃嫔及女学生与狎客共赋诗彩，其尤艳丽者，被以新声，选宫女千余人，习而歌之。其曲有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临春乐》等，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。君臣酣歌，自夕达旦，以此为常。张贵妃名丽华，本兵家女，为龚贵嫔侍儿，发长七尺，光可鉴人。性敏慧，有神采，进止闲华。每瞻视盼睐，光彩澄目，照映左右，善伺人主颜色。帝见而悦之，因得幸。贵妃引荐诸宫女，以悦于帝。百司启奏，多因宦者以进。陈主置妃膝上共决之，由是宦官宗戚内外连结，货赂公行，群臣谏者辄罪斥之。沈后身居俭约，衣服无绵绣之饰，帝遇之素薄，未尝有所忌怨。惟寻阅书史，数上书谏诤。陈主欲废之，而不果。

时江南妖异特众，临平湖岸久塞，忽然自开，陈主恶之，乃卖于佛寺为奴以魇之。时隋已篡周，又灭后梁。后梁者，昭明太子第三子察也。梁武帝以察都督雍、凉、益、秦、郢、随诸军事。侯景之乱，湘东王未能讨景，反与察连兵。察降西魏，西魏立为梁王。寻为帝资以荆州之地，屯兵守之。奉魏正朔，追尊父统为昭明皇帝。以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，王操为五兵尚书。

大宝严整有谋，雅达政事，文辞赡足。操亦亚之。后梁中兴，二人功居多。后梁宣帝察，知人善任，御下有恩，称帝七年殂。

子明帝岿立，孝慈俭约，有人君之量，嗣世二十四年殂。子琮立，嗣位二年，隋文帝征琮入朝，废为莒国公，后梁亡，凡三主，共三十三年。二梁通计八十五年。

时隋天下大定，惟陈未下，隋主问取陈之策于高颎，颎曰：“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。江南水田早熟，量彼收获之际，微征士马，声言掩袭，彼必屯尽守御，足以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。再三若此，彼以为常。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犹豫之顷，我乃济师，攻其无备，自无不

克。又江南土薄，舍多茅竹，所有蓄积，莫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烧之。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”隋主用其策，陈人始困。隋主命大作战船，人请密之。隋主曰：“吾将显行天诛。

何密之为？”使投其木柹于江，曰：“彼若惧而能改，吾复何求？”戊申十月甲子，隋命晋王广、秦王俊、清河公杨素与韩擒虎、贺若弼等率兵五十一万，旌旗舟楫，横亘数千里。杨素出永安，下三峡，顺流东下。陈主以萧摩诃等为都督，从容谓侍臣曰：“王气在此，齐兵三来，周师再至，无不摧败，彼何为者耶？”孔范曰：“长江天堑，虏岂能飞渡耶？”帝笑以为举，故不为深备，奏伎纵酒，赋诗不辍。己酉正月朔旦，陈主朝会，大雾四塞，于是贺若弼自北道、韩擒虎自南道并进。缘江诸戍，望风尽走。陈主通于萧摩诃之妻，故摩诃初无战意，任忠率数骑迎降，引擒虎直入朱雀门。陈主惶遽，自投于井。

盖井傍有穴，穴有地室，积有金银粮草，谓可避难也。既而军人窥井，呼之不应，欲下石，乃闻叫声，以绳引之，惊其太重，及出，乃与张贵妃、孔贵嫔同束而上，执送长安。在位七年，陈亡，凡五主，共三十三年。

晋王广驰书高颎，令留张丽华。高颎斩之，广由是恨颎.沈后与叔宝俱入长安，及叔宝卒，沈后每随炀帝。炀帝被弑，乃为尼而卒。初陈宣帝时，陈州刺史欧阳纥反，阳春太守冯仆之母冼氏发兵擒送建康，陈封冼氏为石龙太夫人。及陈亡，而陈两广岭南诸郡奉冼氏为主，保境拒守，号为圣母。亚王广使陈叔宝为书招之，夫人恸哭，尽日乃降，岭南悉定。以上两朝之事，已经叙明。其北朝自前秦而后，至隋文帝。如何兴废如何得国，并未及叙。故下二十四、二十五两回，单叙北朝之事。

直至二十五回之末，隋文帝灭陈、合天下为一统，然后直接此回。未能遽尔讲明，且听逐渐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索头魏分齐周北地称尊

词曰：

六代瓜分世界，五胡云扰中原。纵横三百有余年，几度交锋索战。马过生灵齑粉，血流河洛腥膻。耳闻犹自不堪言，有眼休教看见。

却说非朝拓跋氏，本东胡别部鲜卑，汉时李陵之后，世为尊长，至诘汾，居匈奴故地。尝由于山泽，见辎车并自天而下，有美妇人，车从甚盛，自称天女，相与偶而去。明年，以所生男授诘汾，是为力黴。力微立，部从寖盛。三国曹魏时，力微遣长子索头沙漠汗入贡。晋武帝时，复遣入贡，幽州刺史卫王瓘，表奏在留并州，既而复遣归国，诸部大人谮杀之。力微年一百四岁卒。子悉禄、禄官相继立。禄官卒，汗次子猗卢立，善用兵，西击匈奴乌桓，皆破之。与刘琨同破前赵，以前赵未可猝灭，大猎而还。晋怀帝封为代公，愍帝封为代王。猗卢欲立其少于比延，为长字六修所弑，猗卢兄猗之子普根，杀六修而自立。画中大乱，遂弱。普根卒，国人立其从父郁律，西取乌孙，东兼勿吉，雄于北方。猗妻惟氏，忌郁肆之强，恐不利于其子，乃杀之，而立其子贺亻辱。

郁律之子什翼犍，幼在襁褓，其毋王氏，匿于胯中。祝之曰：“天苟存汝，则勿啼。”冬之不啼，乃得免。养于后赵。

惟氏专制朝政，贺卒，子纥那立。初，代王郁律之子医槐，居于其舅贺兰部，纥那求之不得，引兵击之弗克，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医槐为代王，纥那奔宇文部。医槐卒，次弟屈刚猛多诈，诸大人杀之而立其弟孤。孤不可，自诣赵迎什翼犍，请身留为质。后赵主虎义而许之。什翼犍立，分国之半以与孤。时代国寖衰，什翼犍雄勇有智略，国人附之。有众数十方，代国复强。后以继嗣不定，为了实君所弑，代国大乱。前秦主苻坚以兵伐代，取实君车裂之。分代为二部，使刘库仁、刘卫辰统之。贺氏以实君子圭依库仁，自是代并于前秦。前秦者，略阳临渭氐蒲洪也，世为西戎酋长。始，其家池中生蒲，长五丈，时咸谓之蒲家，因以为氏。洪骁勇多雄略，群氐畏服之，初服于晋，后降前赵。后赵遣石虎攻之，洪败降虎。洪说虎遣关中豪杰，及羌氐以实东方，虎从之。徙秦雍豪杰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，以洪为龙骧将军，流民都督，使居枋头。枋头者，今北直大名府睿县西南是也。及石虎卒，石遵篡立，罢洪都督，秦雍流民相率西归，路由枋头共拥洪为主，众至十余万。后赵石鉴畏洪之逼，以洪都督关中，僭秦雍州刺史。洪遂据关右，自称大都督

三秦王，以谶文有草付应王，又以其孙坚，字永固，背有草付字，遂改姓苻氏。

洪为后赵降将麻秋所鸩，僭王位一年，世子健收秋斩之，据长安，称天王一年，称帝三年殂。子生立。生幼少一目，力举手千钧，手格猛兽，走及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，残忍好杀，自皇后丞相而下，一言之误，立死。无辜及应天变族诛，与酒后被杀者，不可胜数。初，秦主健之弟东海王雄，位兼将相，谦恭泛爱，健甚重之。及卒，子坚袭爵。坚性至孝，博学多能，交结豪杰，与吕婆楼等善。生遣坚击姚襄，擒斩之。襄弟苌以其众降。襄苌皆姚戈仲之子，戈仲，南安赤亭羌人，相传大舜之后。戈仲服于前赵，后襄降晋，复叛晋而奔平阳，据襄陵，欲图关中，坚击斩之。生屡欲杀坚，赖李威营救，始得免。生好剥人面皮，使之歌舞，饮酒无昼夜，乘醉多所杀戮，奇淫异刑。群臣得保一日，如度十年，于是薛赞等劝坚为社稷计。坚问尚书吕婆楼，楼请咨于里人王猛。坚招猛与语，大悦。

遂与吕婆楼等帅麾下三百人，鼓噪直进，宿卫将士皆舍仗归坚，生犹醉寐。生僭位二年，坚杀之而自立，任用王猛，秦大治。

秦主坚有图燕之志，会晋遣桓温伐燕，燕求救于秦，秦王猛密言于坚曰：“燕虽强大，慕容评非温敌也，若使温灭燕，则势愈大，陛下大事去矣，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。温退则燕亦病矣，我承其敝而取之，不亦善乎！”坚从之。遣洛州刺史邓羌，帅步骑二万以救燕，战于枋头。桓温遁还燕，吴王垂追之，大败温兵。垂还邺，威名益震。太傅评忌之。垂与后妻段氏及子弟侄俱奔秦。秦主坚闻燕太宰慕容恪卒，久有图燕之志，惮垂威名，不敢发。及闻垂至，大喜，以为冠军将军。秦遣王猛督军伐燕，克壶关，所过郡县，望风降附，燕人大震。燕长史申孕叹曰：“邺必亡矣。然赵得岁而吴伐之，卒受其祸。今福德岁星在燕，秦虽得志，而燕之复建，不过一纪耳。”秦王猛入晋阳，大败慕容评于潞州，遂围邺，燕散骑侍郎徐蔚夜开北门纳寿命兵。燕王暐与慕容评奔龙城，秦追获之，前燕亡。王猛知慕容垂必不能久为人下，数劝坚除之，而慕容垂后夫人段氏有绝色，得幸于坚，坚每与之同辇游后庭，故不纳王猛之言，而任垂以兵柄有加。后垂得志，以段氏为后。秦伐晋，取成都，于是晋、凉、益三州入于秦。凉公张天锡，荒于酒色，秦遣苟苌、姚苌将兵灭之，又灭代。于是高句丽、新罗西南夷皆朝于秦。秦清河侯王猛寝疾，秦主坚亲至其第视疾，问以后事。猛曰：“晋虽僻处江南，然正朔在晋，愿勿以晋为图。鲜卑慕容氏、西羌姚氏，我之仇敌，终为大患，宜渐除之。”言讫而终。坚谓太子宏曰：“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？何夺

吾景略之速也。”景略，猛字也。

时秦已并吞各国，惟晋未下，欲大举灭晋，群臣谏者皆不听。坚所幸张夫人与幼子诜皆谏，坚曰：“军旅之事，非妇人孺子所知。”遂统百万之众大举伐晋，为晋谢石、谢玄等所破。

诸军皆溃，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。坚以千余骑赴之。垂世子宝与其弟德，皆请杀坚以复燕。垂曰：“我昔为太傅所不容，置身无所，秦王以国土遇我，恩不可忘。”悉以兵授坚。坚集离散，北至洛阳，众十余万。慕容农劝垂乘机复燕，垂善其言。

行至渑池，会北狄丁零国翟斌作乱，垂言于坚，请奉诏镇抚北方。坚许之。权翼、石越等言垂必为乱，坚不听，曰：“朕已许之，何可食言？苟有此，亦天命也。”长乐公丕乃给羸兵敝铠，又遣苻飞龙帅氐骑一千为之副。垂行至南阳，夜袭飞龙兵，尽杀之，而与翟斌兵合，垂自称燕王，是为后燕。遣使如邺，告慕容农等起兵相应，以弟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封范阳王，帅众二十余万，长驱向邺。慕容农起尽于列人，众至数万。长乐公丕使石越将兵讨之，农大败秦兵，斩越。于是人心骚动，盗贼群起。垂至邺，农引兵会之，遂进攻邺。燕慕容泓起兵华阴，慕容冲起兵平阳，秦主坚谓权翼曰：“不用卿言，使鲜卑至此，关东之地，吾不复争，将若泓何？”乃遣苻睿都督诸军，以姚苌为司马讨之。泓惧，将奔关东，睿驰兵邀之。姚长谏曰：“鲜卑皆有思归之志，故起为乱，宜驱令出关，鸣鼓随之，彼将奔败不暇矣。”睿弗从，与战，果败见杀。苌遣其长史诣坚谢罪，坚怒杀之。苌惧，奔渭北，纠煽羌豪五万余众，推苌为盟主，苌自称秦王，是为后秦。羌胡降者十余万，秦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，冲奔慕容泓，泓众十余万，进向长安。泓谋臣高盖杀泓，泓僭王位一年。盖立冲为皇太弟，承制行事，置百官。未几，称帝于阿房，是为西燕。

冲颇有自得之志，赏罚任情。慕容盛曰：“十人之长，亦须才过九人，中山王才不逮人，而骄已甚，殆难济乎？”西燕主冲攻长安，秦主坚身自督战，飞矢满体，血流淋漓。冲纵兵大掠关中，士民流散，千里无烟。坚大惧，以谶书云：“帝出五将久长得。”乃留太子宏守长安，自出奔五将山，冲入长安。

后秦主苌闻坚出奔，遣骁骑将军吴忠师骑围五将山。秦兵皆败走，坚神色自若，忠执之。苌遣人弑坚于新平佛寺，在位二十九年。

坚庶子长乐公丕将西赴长安，至晋阳，始知长安不守，坚已死，乃

发丧即位，传檄四方，讨慕容垂、姚苌。关陇诸郡复起为秦。西蕉左将军韩延杀西燕主慕容冲，冲僭位一年，而立冲将段随为燕主。慕容永袭段随，破之，率鲜卑男女去长安而东，众推永为河东王，于是长安空虚，后秦主姚苌自安定入长安，即皇帝位，国号大秦。西燕慕容永既去长安，击秦主丕于鄜，杀之。丕嗣位一年。永遂进据长安，即帝位。将以秦后杨氏为夫人。杨氏引剑刺之不克，为永所杀。永僭位九年，后燕主垂攻西燕，执慕容永斩之。西燕亡。凡三主，共十一年。前秦南安王登，闻丕被杀，发丧即位，戎夏归之者十余万，伐后秦，所向无前。秦主登击安定，后秦主苌袭破其辎重，掠男女五万口。登后毛氏美而勇，善骑射，兵入其营，犹弯弓跨马，帅壮士力战，杀七百余人，众寡不敌，为后秦所执。苌将纳之，毛后哭且骂曰："姚苌，汝已杀天子，又欲辱皇后，皇天后土，岂容汝耶？"苌杀之。苌疾甚，还长安，谓太子兴曰："汝抚骨肉以恩，接大臣以礼，待物以信，遇民以仁。四者不失，吾无忧矣。"僭位八年卒。世子举秘不发丧，自称大将军，帅师伐前秦前秦主登杀之，登嗣位八年殂。太子崇立，奔湟中，兴乃发丧即位。前秦主崇在湟中，为西秦主乞伏干归所逐死，前秦亡，凡六主，共四十五年。后秦主兴，存问孤贫，恤刑狱，进贤退不肖，其贪者残诛之，远近肃然。兴在位二十二年殂，长子泓立。泓懦弱多病，僭位二年，晋太尉刘裕灭之。后其地为夏主赫连勃勃所得。

其西秦主乞伏干归，先世为乞伏部主服于赵，及赵亡，服于前秦。自苻坚之败，干归兄国仁起兵叛秦，据凉州、临洮、河州，僭王位一年殂。子公府尚幼，群臣立其弟干归。干归杀前秦主崇，尽有陇西之地，僭王位十五年，为国仁子公府所弑。

干归宁炽盘诛公府而自立，僭王位十六年殂。子暮末立，僭王位四年。夏主赫连定攻之，暮末穷蹙，舆榇出降。夏主定杀之，及其宗族五百人，西秦亡。凡四世，共四十七年。夏国者，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。刘武于前赵刘聪时，以宗室封楼硕公，拜安北将军，雄据肆卢川。武生豹子，豹子生刘卫辰，前秦主苻坚，因代国之乱，分代为二部，自河以北属刘卫辰，屯代来城，及坚败秦，遂有朔方，今陕西、宁夏等地。魏主拓跋圭伐之，卫辰败，为其下所杀。魏诛其宗党五千余人，投尸于河。卫辰少子勃勃奔薛干部，薛干送勃勃于前秦，骠骑将军没奕干，奕干以女妻之，降于后秦。后秦主兴见勃勃而奇之，以为安北将军，使镇朔方。秦、魏通好，勃勃大怒，遂叛秦，袭杀没奕干，并其众，自谓夏后氏之苗裔，自称大夏天王，改姓赫连氏。秦主兴自将击之，勃勃掩其不备，秦兵大败。勃勃筑都城于黑水之南，名曰统万，今宁夏卫是也。

晋太尉刘裕伐后秦，既灭后秦，而归勃勃，以兵取其地，而国始大。

勃勃性骄虐，视民如草芥。凡造兵器成，呈之，工人必有死者。箭射甲，不入则斩为弓矢者，入则斩甲匠，由是器物皆精利。勃勃僭位十八年殂。于昌立，僭位三年。魏太武帝焘伐夏，克夏都统万城。夏主有三女，皆绝色，魏主皆纳为贵妃。

夏主奔上邽，以兵来攻安定城，亲自搏战，军士识其貌，争赴之。夏主昌败走，马蹶被擒送平城。魏主以女故，善遇之，以妹始平公主妻之，封为秦王。夏主昌弟平原王定奔平凉称帝，僭号四年。魏太武帝袭平凉，克之，以夏主定之，后赐豆代田。

夏主中重创，单骑走上邽，夏主畏魏之逼，整兵击西秦，败之。

西秦王乞伏暮末舆榇出降，夏主杀之，及其宗族五百人。又欲济河，击北凉王蒙逊而取其地，吐谷浑王遣兵击败之，执夏主定以归，送于魏，夏亡，凡三主，共二十五年。其后秦、西秦、夏已经叙明，下再叙后燕及北燕事迹。

却说后燕慕容垂既叛，前秦苻坚复前燕旧业，乃定都中山称帝。翟斌恃功骄恣，邀求无厌，复与前秦苻丕通，垂杀之。

魏主拓跋圭叛燕，燕主垂遣太子宝伐之，大败而还。垂因大举自将袭魏，克平城而王，至上谷而殂。僭位十二年。太子宝立。

魏主圭从井陉趋中山击信都，燕主宝悉出珍宝及宫人，募群盗以击魏，夜袭魏师，大败奔还。尚书郎慕容舆皓谋弑宝，而立宝弟赵王麟，不克，奔魏，麟由是不自安，遂作乱。燕主宝出走，城中立开封公祥为主。麟杀之而自立。魏克中山，慕容麟奔邺，麟说范阳王德，南徙滑台，魏遂取邺，麟上尊号于德。

德，前热主皇光之于也。用兄垂故事，称燕王，寻称帝，更名备德，都广固，今山东青州府是也，是为南燕。麟后谋后，德杀之。备德僭位七年殂，无子，以兄子超为嗣。超僭位六年，猜虐日甚，政出权幸。晋太尉刘裕灭之，斩于建康市，南燕亡。

凡二主，共十三年。

燕主宝在龙城。龙城，今北直永平府是也。欲调兵复中原，于长乐王盛谏不听。行至乙连，长上段速骨因众心惮征役，遂作乱。宝奔还龙

城，尚书兰汗潜与速骨通谋，诱杀辽西王慕容农。速骨入城，纵兵大掠。宝盛皆轻骑南走，兰汗遣使迎宝。

宝以汗燕主垂之舅，而盛妃之父，谓必无他，遂行。盛泣谏，不听，盛乃与将军张真下道避匿。宝去龙城四十里，汗遣弟加难弑之，并杀太子策，自称昌黎王。盛欲赴京，张真止之，盛曰："今我穷困归汗，汗性愚浅，必不杀我。旬月之间，足以展我志矣。"遂往见汗。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请盛，汗乃舍之，待之如初。"盛内则离间其兄弟，外则潜结党，汗与加难治兵相攻，引李旱、张真为腹心。旱、真盛所素厚也。因汗醉，盛逾垣入，与李旱、张真等诛汗，内外帖然。盛下令即位，自贬号曰庶人天皇，务峻威刑，人不自保。前将军段机等作乱，盛帅左右讨之，被伤而殂。僭立四年。中垒将军慕容拔等白丁太后，以国多难，宜立长君，乃废太子，迎垂少子河间公熙立之。熙纳故中山尹苻谟二女，长曰女戎娥，为贵人，次曰训英，为贵嫔，皆有绝色，熙极宠爱之。丁太后怨恚，熙逼杀之，女戎娥寻卒，熙以训英为后。作龙腾苑，方十余里，筑景云山，高十七丈。起逍遥宫，连房数百，与苻后游宴其中，顷刻不能离。

及后卒，熙哭之，绝而复苏。大殓既讫，复启其棺，与之交接，斩衰食粥，百官哭，无涕者罪之。及葬，丧车高大，毁北门而出。熙披发徒跣，步送二十余里。

初，燕中卫将军冯跋得罪于熙，亡命山泽，至是因民之怨，潜入龙城，及熙出送葬，与左卫将军等作乱，推夕阳公云为主，闭门拒守。熙军无故惊散，熙微服匿林中，为人执送云，并其诸子杀之。熙僭位七年，云遂即天王位，复姓高氏。后燕亡，凡四世，共二十四年，前后二燕，通共八十八年。高云僭天王位三年，为幸臣离班、桃仁所弑。众斩班、仁，推冯跋为主，是为北燕。跋勤于政事，轻徭薄赋，慎择守宰，燕人悦之。僭位二十二年，及病笃，命太子翼摄国事，勒兵听政。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，谓翼曰："上疾将瘳，奈何遽欲代父临天下乎？"

翼性仁弱，遂还东宫。宋夫人矫诏，绝内外，谋立受居。跋弟中山公宏帅甲入禁中，宿卫皆散，夫人命闭东阁。宏家僮逾阁而入，射杀女御，跋惊惧而殂。宏遂即天王位，太子翼帅东宫兵出战而败，为宏所杀。跋有子百余人，宏皆杀之。魏太武帝焘数伐燕，蕉主宏屡败失地，魏拔燕白狼城，宏奔高丽，后为高丽所杀。宏僭位六年，而为魏所灭，北燕亡。凡二世，共二十八年。诸燕之事已经叙完，下叙诸凉之事。

初，前秦主苻坚以吕光为骁骑将军，总兵十万，铁骑五千，伐西域。光，略阳氐人，字世明，齐太公吕尚之后、吕婆楼字广平之子也。光等领兵行，越流沙三百余里，焉耆等国皆降。

龟兹王帛纯，婴城固守，求救于狯胡。狯胡王遣骑及诸国兵合七十余万以救之，光大破之。帛纯出走，光入其城。城如长安，市邑宫室甚盛，光抚宁西域，恩威甚着。远方诸国，前世所不能服者，皆来归附。光以龟兹饶乐，欲留居之，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曰："此不足留，将军东归，自有福地可居。"光乃以驼二万余头，载外国珍宝奇玩，驱骏马万余而还。秦凉州刺史梁熙，谋闭境拒之，光擒斩熙，入姑藏，自领凉州刺史，郡县皆降。吕光得秦主坚凶讯，举军缟素，大赦改元，自称三河王，寻称天王，国号大凉，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。乌孤破凉取金城，自称平西王，是为南凉。凉尚书沮渠蒙逊叛据金山，建康太守段业叛后凉，蒙逊以众归之，是为北凉。此建康在陕西行都司，高台千户所。吕光疾甚，立太子绍为天王，自号太上皇帝，以庶长子太原公纂为太尉，常山公宏为司徒，戒之曰："汝兄弟辑睦，则祚流万世。若内自相图，则祸不旋踵。"遂殂。

僭位一十四年。太子结立，吕光弟宝之子超谓绍曰："纂为将多年，观其举止，必将为变，请早除之。"绍曰："先帝言犹在耳，纵其图我，我视死如归，终不忍为此。"绍立方五日，庶兄纂及其弟宏夜帅壮士攻广夏门而入，吕超帅卒二千赴难，大溃。超奔广武，绍自杀，纂即天王位。吕赶自广武上疏陈谢，纂复其爵位。又以宏为大司马，宏以功高地逼，遂以东苑兵作乱，纂击破之，宏将奔南凉，吕方执送纂，斩之。纂纵兵大掠，悉以东苑妇女赏军，而宏之妻女亦在其中。纂嗜酒好猎，与吕超等饮于内庭，超兄隆数劝纂酒，纂大醉，超取剑刺之，洞胸而死，僭位三年。纂后砀氏，命禁兵讨超，杜尚止之，皆舍杖而降。超遂推其兄隆即天王位。杨氏有美色，超将纳之，后大骂，尽书而死。后凉主吕隆多杀豪望，人不自保。焦朗等使人说后秦主姚兴，遣兵自金城济河，直趋姑藏，吕超等逆战大败。

南凉主辱檀，及北凉沮蒙逊，互出兵攻吕隆，隆降于后秦主姚兴，僭位三年，后与其子弼以谋反诛，后凉亡。凡四世，共一十八年。其自后凉分据者，有南凉秃发氏。

秃发之先，河西鲜卑也，与拓跋魏同祖。西晋武帝时，秃发树机能陷凉州，武帝以马隆为武威太守，击破之。树机能为部下所杀。从弟务扎立。务丸卒，子椎斤立亢。椎斤年一百一十岁卒，子思复健立。思复

健卒，子乌孤立，雄勇有大志。吕光据凉，拜乌孤为冠军大将军，河西鲜卑大都统，封广武公。

未几叛凉，取金城，金城即今临洮府兰州是也。乌孤徙治乐都，自称平西王，湟河、浇河太守皆以郡降。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焉。乌孤僭王位三年，因醉走马，伤肋而殂，弟秃发利鹿孤立。

利鹿孤僭王位三年殂，弟秃发傉檀立，僭王位十三年，吐谷浑乙弗等部皆叛，亻辱檀讨之，西秦王乞伏炽盘袭乐都，亻辱檀降于炽盘，炽盘鸩杀之，南凉亡。起乌孤，凡三世，共十八年。其自后凉分据者，又有北凉。

北凉沮渠之先，世为匈奴。左沮渠王，因以官为氏，世为部曲。后凉主吕光以沮渠罗仇为尚书，从伐西秦而败。仇弟曲粥劝仇背凉，仇不从。仇与粥皆见杀。仇弟之子蒙逊，雄杰有策略，涉猎书史，以其丧归葬，会者万余人。蒙逊哭谓众曰：“吕王无道，多杀不辜，今欲与诸部雪二父之耻。复上世之业，何如？”众称万岁。遂结盟起兵，攻凉临松郡，拔之，屯据金山。蒙逊从兄男成，说太守段业叛凉，推业为凉州牧，蒙逊帅众归之，业自称凉王，以蒙逊为尚书左丞，是为北凉。北凉主段业，惮蒙逊勇略，蒙逊深自晦匿。蒙逊素惮索嗣马权男成，皆谮杀之。遂举兵反。业使将军田昂击之，昂以众降业，左右皆散，蒙逊杀之，擢任贤才，文武咸悦。伐南凉，南凉主亻辱檀奔乐都，蒙逊拔姑藏，徒都之，自称河西王，又灭西凉。蒙逊僭位二十九年殂。世子菩提幼弱，国人立其庶长子牧犍为河西王。魏太武帝焘，以其妹武威公主妻牧犍。牧犍之嫂李氏，有殊色，牧犍兄弟三人递传而争嬖之。李氏与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，魏主遣医乘传救之，得不死。魏主征李氏，牧犍不与，魏主伐凉，姑藏城溃牧犍出降，僭位七年，后为魏主所杀，北凉亡。起段业，凡三主，共三十九年。其起灭于北凉者，有西凉李暠，暠字符盛，敦煌胡人。汉前将军李广之后，好文学，有令名，北凉主段业以为敦煌太守，都督镇西将军，寻叛北凉，自称西凉公，取沙州、秦州、凉州等地，取酒泉徙都之。酒泉今肃州卫是也。暠僭位十八年殂。其后七世孙。为唐高祖今世子歆立，歆僭位四年。北凉主蒙逊欲取西凉，诈引兵攻秦，而潜还师以待之。西凉主歆果将少骑三万袭北凉，北凉主蒙逊击杀之。歆弟敦煌太守李恂等奔北山，蒙逊以索元绪为敦煌太守。

初，李恂在敦煌有惠政，索元绪粗险好杀，大失人和，郡人逐元绪，密信召恂，推恂为敦煌王。北凉主筑堤壅水以灌敦煌，李恂自杀，僭位一年。蒙逊屠敦煌，西凉亡。凡三世，共二十二年。此外又有仇

池。东汉南帝时，略阳清水氏杨驹，始居仇池。仇池山，在陕西巩昌府成县西北百里。其城天然，石角外向，如雉堞然。地方百顷，其傍平地二十余里，四面斗绝，为羊肠蟠道，三十六回而上。三国时，驹孙杨千万附于曹魏，魏封为百顷王。传杨飞龙、杨茂搜、杨难敌、杨毅、杨初、杨国、杨俊、杨世，杨纂、杨安、杨定、杨盛，蒙闻晋亡，不改义熙年号，谓世子元曰："吾老矣，当终为晋臣，汝善事宋帝。"

盛卒，元立。元卒，弟难当立，降于元魏。魏封为南秦王，再

传杨保宗、杨文德、杨元和、杨僧嗣、杨文度、杨文宏、杨后

起、杨集始、杨绍先。时杨集起、杨集义等立绍先为帝以叛魏。

魏梁、秦二州刺史邢峦击破之，执送洛阳，灭其国，仇池亡。

起汉献帝，终梁武帝，凡二十五世，共二百八十七年。五胡诸国，今已讲完，再叙北朝元魏之事。

却说北朝元魏，初为代国，自前秦主苻坚灭代，分之为二。

使刘库仁、刘卫辰统之。卫辰之后为复国，见前不赘。库仁招抚离叛，恩信并着。拓跋圭之母窦氏，以圭走依库仁，库仁事圭，恩勤周备，不以废兴易意。尝谓诸子曰："此儿有高天下之志，必能恢隆祖业，汝曹当谨遇之。"及前秦国乱，诸部大人共推拓跋圭为主，大会于牛川，即代王位。自代灭后，至是十年而复兴。牛川，即今直隶万全都司怀来卫是也。圭务农息民，国人悦之，改国号曰魏，服于后燕，后与魏绝，破柔然，获马兰十余万，牛羊四百余万，国用遂饶。又破后燕而取其地之半，迁都平城称帝，是为太祖道武帝。袭高车，破其众三十余部，获马三十余万，诸部大震。复败后秦之师，遂为强国。

置五经博士，增国于太学生员三千人。圭问博士李先曰："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？"对曰："莫如书籍。"圭遂命郡县大索书籍，悉举平城。初，圭纳刘头眷女，宠冠后庭，生子嗣，即明元帝。及克中山，获燕主宝幼女，又宠之，将立后，用其国故事，铸金人以卜之。慕容氏象成，遂立为后。圭又见贺太后之妹美，请纳之。太后曰："不可，是过美，且已有夫。"圭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，生清河王绍，凶狠无赖。时圭服饵丹药，躁怒无常，因怒杀人无算。欲立齐王嗣为太子。魏故事：欲立嗣子，先杀其母，乃赐嗣母刘贵人死，召嗣谕之。嗣性孝，哀泣不自胜。

圭怒，嗣还舍，日夜号泣。圭复召之，左右曰："上怒甚，人将不

测，不如且避之。”嗣乃逃匿于外，惟帐下车头王洛儿随之。圭又以事责贺夫人，将杀之。夫人密求于其子绍。先是神有巫尝诫圭，当有暴祸，惟诛清河，杀万人，乃可免。圭乃杀清河一郡，常手自杀人，欲令满万魇之。圭寝处人莫能知，惟爱妾名万人者知之。清河王绍年十六，万人与之私通。至是绍欲救母弑父，令万人为内应，绍逾垣入宫弑圭。圭临死曰：“清河万人之言，乃汝等耶？”太武帝在位二十二年。嗣在外闻变，遣王洛儿夜入平城，告将军安同等，众翕然奉迎，卫士执绍送嗣。嗣并贺氏及万人等为内应者，皆臠食之。乃即位，是为太宗。”月元帝。任用崔浩，劝课农桑，人民安富。有事于太庙，助祭者数百国。在位十五年殂。太子焘立，是为世祖太武帝，仍用崔浩。魏主为人，壮健鸷勇，临城外阵，亲犯矢石，左右死伤相继，神色自若，将士畏服，咸尽死力。明于知人，或拔于卒伍之中，听察精微，下无遁情，赏不遗贱，罚不避贵，由是兵甲强盛，战无不克。灭夏、灭北燕、灭北凉，取仇池。北朝诸国，皆并于魏。又平西域及柔然、高车等国。除江左南朝外，居然一统。振兴文学，垦田积粟，魏国大治。惜其不念崔浩之功，以其作史暴扬国恶，诛及其族，为少过耳。

太武帝以太子晃监国，中常侍宗爱扌勾之，晃以忧卒。魏主追悼太子不已。宗爱惧诛，遂弑太武帝，而立帝子南安王余。太武帝在位二十九年。未几宗爱复弑余。尚书源贺、陆鹿等勒兵诛爱，奉太子晃之于皇孙浚即位，是为高宗文成帝。任用高允静以镇之，怀集中外，魏国大治。立子宏为太子，使其母李贵人条记所事，付托兄弟，然后依故事赐死。文成帝在位十四年殂。

献文帝宏立，年方十三，冯太后临朝称制。虽淫乱而能任用高允，魏国无事。魏主李夫人生子宏，冯太后自抚养之，遂还政于献文帝。帝始亲政，刚毅有断，勤于政事，赏罚严明。援清节，黜贪污，魏国称治。因好黄老浮屠之学，传位于太子宏，自号太上皇帝。子孝文帝宏立，生方五岁，幼有至性，显祖病痈，宏亲为吮之。及受禅，悲不自胜。显祖问其故？对曰：“代亲之感，内切于心。”群臣奏曰：“今皇帝幼冲，万机大政。

犹宜陛下总之。”显祖从之。

初，太上嫡母冯太后素幸李奕，太上怒，因事杀之。冯太后由是恨太上，密鸩杀之。在位六年，在太上位又五年而被弑。

高祖孝文帝宏即位，冯太后复临朝称制。太后聪察知书，计晓政

事，多权数，减膳馐，被服俭素。然性淫；每多外交。魏主宏性至孝，承颜顺志，事无大小，皆仰成焉。太卜令睿得幸于冯太后，迁尚书令，爵中山王。至是病，太后屡至其家。及卒，赠谥立庙，文士作诔者百余人。及葬，自称姻旧，衰绖哭送者千余人。魏主以睿子代为尚书令。太后自以失行，畏人议己，群下语言，稍涉疑忌，辄杀之。太后前后临朝，凡二十五年殂。

孝文勺饮不入于口者五日，哀毁过礼。初，太后忌孝文英敏，恐不利于己，盛寒，闭之冷室，绝食三日，欲废之，而立咸阳王禧，东阳王丕等固谏乃止。魏主初无憾意，惟深德丕等，又有宦者谮魏主于太后，太后杖魏主数十，至是亦不追问。魏咸阳公高允卒，允历事五帝，卒年九十八岁。孝文帝始禁同姓为婚，拜祀周公、孔子，行养老礼，以平城地寒，风沙常起，乃迁都洛阳，改姓元氏，初定族姓，兴礼乐，变华风。禁胡语，求遣书，立国子太学、四门小学于洛阳，魏主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善属文，多于马上口占，既成，不更一字。自太和十一年以后，诏策皆自为之。好贤乐善，情如饥渴，所与游接，常寄以布素之意。友爱诸弟，始终无间，精勤庶务，从善如流。制礼作乐，蔚然可观，有三代之风焉。魏主宏连年在外，后冯氏私于幸臣高菩萨。魏主还，收菩萨等诛之，而不忍废后。时魏主因御齐师得胜，疾甚而还。至谷塘，原以嗣子恪托其弟司徒彭城王勰，勰虑权宠震主，取罪必重，涕泣固辞。魏主手诏太子曰：“汝叔父勰，清规楙德，松竹为心，吾百年后，其听勰辞蝉冕，遂其冲挹之性！”又谓勰曰：“后宫久乖阴德，吾死后，可赐自尽，葬以后礼。”遂殂，在位二十九年。

太子恪至鲁阳，遇梓宫，乃发丧即位，是为世宗宣武帝。

嬖幸擅权，幸臣赵邕及外戚高肇等用事，魏政始衰。高肇怨彭城王勰，数谮于魏主，诬以谋反，以酒毒杀之，举朝莫不丧气。

魏主立于诩为太子。诩，胡贵嫔所生也。魏自是不杀太子之母。

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殂，子肃宗孝明帝诩立。胡太后临朝称制。

太后聪悟，好读书，善属文，射能中针孔，政事皆手笔自决。

作永宁寺浮屠，高九十丈，极土木之美。僧房千间，珠玉锦绣，骇人心目。遣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书，慧生出魏境西行二年，至干罗国，得佛书一百七十部而还。胡太后弑故正宫商太后，以尼礼葬之。帝叔太傅清河王怿，美风仪，胡太后逼而淫之。

然怿素有才能，辅政多所匡益。侍中元义、卫将军刘腾，恃宠擅权，怿每裁抑之，义、腾诬怿欲毒杀魏主，闭永巷门，太后不得出，执怿杀之，还政魏主。幽太后于北宫，魏主不得省见，太后不免饥寒。义遂辅政，与腾表里擅权。义嗜酒好色，贪吝宝贿，牧守长令，率皆贪污。百姓穷困，人人思乱，及刘腾死，魏主与太后左右防卫稍缓，母子乃得相见。太后定计，使义解兵权，复临朝摄政。因赐元义死。

胡太后自再临朝以来，颇事妆饰，数出游，李神轨、徐纥等俱得幸于太后，郑俨尤为得幸，使领尚食典御，昼夜在禁中。

每休沐，太后常遣宦者随之，俨见其妻，惟得略言家事而已。

嬖幸用事，政事纵驰，盗贼蠭起。葛荣肆乱国号齐，封疆日蹙，国用耗竭，讨虏大都督尔朱荣，兵势强盛，魏朝惮之。魏主年寖长，太后自以所为不谨，凡魏主所亲信者，辄以事去之。于是母子之间嫌隙日深。魏主及郑俨、徐纥等逼于太后，不能去，密诏尔朱荣举兵内向，威逼太后。荣以高欢为前锋，行至上党，魏主复以私诏止之。郑俨、徐纥恐祸，乃阴与太后谋鸩魏主。

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殂，立皇子为帝。既而下诏自：“潘嫔所生，实皇女也。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，高祖之孙可立。”遂迎钊即位，年方三岁。

尔朱荣闻之，抗表领兵赴阙，立彭城武宜王勰之孙子攸为帝，是为敬宗孝庄帝。以荣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封太原王。李神轨、郑俨、徐纥等皆远遁，太后及后宫皆落发为尼。荣遣骑执胡太后及幼主钊沉之于河，杀王公以下二千人。尔朱荣之女先为孝明帝嫔妃，至是荣欲魏主纳为后，魏主从之，荣甚悦。尔朱荣讨葛荣，擒之。冀、定、沧、瀛、殷五州皆平。荣虽身居外藩，遥制朝政。敬宗外逼于荣，内迫于后，怏怏不乐。唯幸寇盗未息，与荣相持。及荣告捷，殊不喜，因密有图荣之意。

乃用阳城王微之计，声言皇子生，荣遂与元天穆俱入朝贺喜。

光禄少卿鲁安、典御李侃晞等俱抽刀入，荣起趋御座。魏主先横刀于膝，遂手刃之，并杀于穆及荣子菩提等，赦其余党。内外喜噪，百僚入贺。是夜，荣从弟世隆帅荣部曲焚西阳门，出屯河阴，索太原王尸北遁。荣侄兆闻荣死，自汾州帅骑据晋阳。

世隆至长子兆来会之，推立太武帝五世孙长广王晔为帝，大赦改元。兆以轻兵倍道兼行，从河桥西渡直叩宫门，宿卫乃觉，弯弓欲射，

矢不得发，一时散走。兆骑执魏主，锁于永宁寺楼上，在位二年。兆纵兵大掠，捕杀皇子，污辱嫔妃公主，杀临淮王彧等。魏主寒甚，就兆求头巾，兆不与，寻缢杀之。尔朱世隆兄弟以长广王晔疏属，欲更立亲近，以从人望，乃废晔，在位一年，而更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，是为节闵帝。

初，葛荣之乱，部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，谋乱不止。尔朱兆患之，问计于高欢。欢曰："宜选王心腹使统之。"兆即以其众委欢，以为冀州刺史。欢自此得兵柄，不可复制矣。魏河北大史高干与其弟敖曹起兵讨兆。高欢起兵屯壶关，声言欲讨干。干潜往谒之，说欢讨兆。时赵郡太守李元忠赤说欢讨兆。

欢大悦，起兵讨尔朱氏，立太武帝玄孙渤海太守元朗为帝，自为丞相。纵反间计，使尔朱世隆兄弟与兆互相猜疑。欢遂进战，大破兆军。欢又进击尔朱兆等于邺，复大破之，兆自杀，尽灭尔朱氏之党，遂幽节闵帝于崇训佛寺，寻弑之，在位二年。欢又以元朗疏属，乃废朝，朗在位厂年，而立孝文帝之孙乎阳王修，是为孝武帝。雍州刺史贺拔岳，遣司马宇牢泰诣晋阳，观高欢之为人，欢奇其状貌，将留之，泰固求复命，欢乃遣之行，还谓岳曰："欢之所以未篡者，正惮公兄弟耳。宜潜为之备。"

岳大悦，以夏州被边要重，乃表用奉以镇之。未几，岳为陈悦所杀。泰讨杀悦，而代领岳众。魏大丞相高举举兵反，中军将军王思政言于魏主曰："高欢之心，昭然可知。宇文泰乃心王室，今往就之，还象旧京，何虑弗克。"魏主从之，以五千骑西赴长安。泰备仪卫迎帝，谒轴于东阳驿。魏主遂入长安，以泰为尚书令，军国之事，咸取决焉。魏主下制，数高欢罪恶，召荆纠刺史贺拔胜尽行在所。胜迟疑不决，后竟奔梁。高欢勒兵追魏主修不及，遂还洛阳，集百官耆老，立孝文帝曾孙清河世子善见为帝，是为孝静帝。北迁都邺，时谓之东魏。魏主修至长安，未几，复与宇文泰有隙，饮酒遇鸩而死，在位三年。

泰立孝文帝孙南阳王宝炬即位，都长安，是为西魏文帝。自是而东魏、西魏分为二矣。

魏自拓跋力微，至什翼犍国号代，凡十三主。起汉献帝庚子，晋孝武帝丙子，共一百五十七年，而灭于秦。又自道武帝拓跋圭再建国起，改号魏，至梁武帝癸丑，共一百五十七年而分。其后东魏篡于齐，西魏篡于周；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周并齐隋篡周平陈一统

诗曰：

十遇征夫九皱眉，忘餐废寝有谁知。

中宵破梦兜铃举，顿饭惊心战马嘶。

剪发搓绳穿断臼，拆衣抽线补残旗。

风流宰相龙楼宴，翠袖双扶下玉梯。

却说东魏高欢，字贺六浑，蓨人，今直隶河间府景州是也。

在杜洛周党中，逃奔葛荣，既而亡归尔朱荣。尔朱兆授以兵柄，封为渤海王。高欢既灭尔朱兆，又逼魏主修奔宇文泰军，欢立清河世子善见为帝，以洛阳逼近西魏，乃迁都邺。高欢多在晋阳。遣其世子澄在邺辅政。欢因宇文泰先杀其将窦泰，将兵至沙，西魏诸将皆惧。宇文深独曰："欢镇抚河北，甚得众心，未易卒图。今悬师渡河，可一战擒也。"西魏宇文泰迎战于渭曲，东魏望见西魏兵少，争进击之，无复行列。泰鸣鼓，士皆奋起合战。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，东魏兵中绝，遂大败，欢乃驰去。泰还军渭南，乃于战所，人种柳一株，以旌武功。

高欢悉众伐西魏，攻玉壁，西魏韦孝宽随机御之，欢不能克，乃使祖珽说之使降，孝宽曰："攻者自劳，守者自逸，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"欢士卒死者七八万。有星坠欢营中，大惧而还。大丞相高欢病，使次子太原公洋镇邺，征世子澄赴晋阳。欢性深密，终日俨然，人不能测，机权之际，变化若神，制驭军旅，法令严肃，听断明察，不可欺犯，文武乐为之用。及病笃，谓世子澄曰："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之志，顾我能畜养，非汝所能驾驭也。堪敌侯景者，惟有慕容绍宗。"及卒，澄秘不发丧，自出巡抚诸州，因朝于邺。东魏主与之宴，澄起舞，识者知其不终。澄还晋阳，以其弟洋为京畿大都督，留邺，遂归发丧。东魏主赠欢相国齐王，备九锡殊礼，以澄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。侯景素轻澄，诸将如高敖、曹彭乐等，皆勇冠一时，景皆轻之。及闻欢卒，遂以河南降西魏，后复降于梁。

东魏主孝静帝，美容仪，膂力过人，射无不中。好文学，从容沉雅。时人以为有孝文风烈，大将军澄深忌之。初，高欢自病逐君之丑事，魏主礼甚恭。及澄当国，倨傲颇甚，尝侍饮，举大觞属魏主，魏主

不胜，忿曰："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此生为？"澄怒骂日："朕、朕、朕，狗脚朕！"使季舒殴魏主三拳，奋衣而出。魏主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"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"乃与荀济等谋诛澄。事觉，澄勒兵入宫，见帝不拜而坐曰："陛下何意反？"乃幽帝于含章殿，烹济等于市，遂还晋阳。澄获衡州刺史兰钦子京以为膳奴，钦请赎之，不许。亦屡自诉，澄杖之，曰："更诉当杀汝！"京与其党谋作乱，澄嬖琅琊公主。公主美，在邺与陈元康通，澄纳之，常在邺。澄不时往邺。侍卫者常遣出外，与公主百般淫乐。

时澄妻善淫，流为妓，杨愔、崔季舒屏左右，谋受禅，京置刀盘下，冒言进食，因杀澄。时变起仓猝，内外震骇。

初，澄弟太原公高洋，因澄忌之，深自晦匿，素以不慧闻。

至是闻澄死，洋神色不变，指挥部分入讨群贼，斩而脔之。东魏主闻澄死，窃谓左右曰："大将军死，似是天意，威权当复归帝室矣。"及洋入谒，从甲士八千，从登阶者三百余人，皆攘袂叩刃，命主者传奏曰："臣有家事，须诣晋阳。"再拜而出。东魏主失色，目送之曰："朕不知死在何日矣。"晋阳旧臣宿将素轻洋，及洋至晋阳，大会文武，神采英畅，言辞敏给，众皆大惊。澄政不便者，洋皆改之。东辞高洋自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封齐王。洋以高德政为书记，甚亲昵之。徐之才、宋景业善图谶，因高德政劝洋受魏禅，洋以告其母娄太妃。太妃曰："汝父如龙，汝兄如虎，犹以天位不可妄据，终身北面，汝独何人，而欲行舜禹之事乎？"洋以告之才，之才曰："正为不及父兄，故宜早升尊位耳！"洋铸象卜之而成，使侍中张亮等见东魏主，逼以禅位。魏主下御座，入与六宫别，举宫皆哭。洋废之为中山王，在位一十七年，东魏亡。一主，十七年。

洋遂即位，国号齐，是为北齐显祖文宣帝。

西魏太师宇文奉伐齐，齐主．自将屯东城。泰闻其军容严盛，叹曰："高欢不死矣。"会久雨，畜产多死，乃还。于是河南自洛阳、河北自平阳以东，皆入于齐。齐主每出入，常以中山王自随。初，静帝后太原公主为高欢女，至是降为中山王妃。太原公主恒为王尝饮食，护视之。齐主饮公主酒，使人鸩王杀之，并其三子，葬于邺西。后忽掘出，投于漳水。逼太原公主使为仆射杨愔妻，尽诛元氏，前后死者七百二十一人，悉弃尸漳水。齐主之初立也，留心政务，坦于任使，人得尽力。

又能以法御下，内外肃然，军国机策，独决怀抱。每临行阵，亲当

矢石，故所向有功。数年之后，渐以功业自矜，遂嗜酒淫佚，肆行狂暴。袒露形体，街坐巷宿，娄太后尝以其酒狂，举杖击之。齐主曰：“即当嫁此老母与胡。”太后大怒。齐主欲太后笑，自匍匐以身举牀，坠太后于地，颇有所伤。既醒，大惭恨，口自责数，执杖脱背就罪。太后前自抱之。齐主流涕苦请，乃笞五十，然后衣冠拜谢，悲不自胜。因戒酒一旬，又复如初。高氏妇女，不问亲疏，往往乱之。或以赐左右，不从者手刃之。齐主纳娼妇薛氏有宠，清河王岳尝因其姊迎之至第，齐王鸩杀岳，久之忽思薛氏与岳通，斩其首，藏之于怀，出东山宴饮，劝酬始令，忽出其首，投于盘上，支解其尸，弄其髀骨为琵琶。一座大惊。复命收取，对之流涕，载尸以出，披发跣步，哭而随之。仆射崔暹卒，齐主幸其第哭之，谓其妻李氏曰：“颇思暹乎？”对曰：“思之。”齐主曰：“然则盍往省之？”乃斩其姜，掷首墙外，又杀其弟。上党王涣、永安王浚，以其数谏也，以浚、涣妃赐左右之杀浚、涣者。齐主洋性残忍，醉辄杀人，以为戏乐。杨愔乃笼死囚应用，谓之供御，三月不杀，则赦之。然洋虽无道，而能委政杨愔，总摄机衡，是以主昏于上，而政清于下。奖拔贤能，齐国亦治。

齐主洋殂于晋阳，在位十年，太子殷即位，洋第六弟常山王演，杀尚书令杨愔、侍中燕子献等。自为丞相。殷在位一年，演废之为济南王而自立，是为肃宗孝昭帝。未几弑殷，谥为闵悼王。齐主演许以第九弟长广王湛为太弟，既而立太子百年，以湛守邺。湛心怀不平，齐主演识度沉敏，明习吏事，励精图治。性孝友，太后不豫，衣不解带，木后尝心痛，齐主侍立帷前，以爪掐掌代痛，血流出袖。友爱诸弟，无君臣之隔。演在位一年，忽见文宣帝洋与杨愔、燕子献等为祟，病遂危笃，备极厌让之事，诸属歌舞自若，乃征长广王湛立之。又与书曰：“百年无罪，可于乐处置之，勿效前人。”遂殂。湛自邺驰赴晋阳即位，是为世祖武成帝，封故太子百年为乐陵王。娄太后殂，齐主服绯袍，置酒作乐如故。又逼通其嫂文宣帝洋之妻昭信宫李后，曰：“若不从，当杀尔子。”后惧而从之，既而有娠。其子太原王绍德至阁，不得见，有怨言，后大惭。生女不举，齐主诟曰：“尔杀我女，我何得不杀尔儿？”对后以刀杀绍德，后大哭。齐主怒，裸后鞭之。白虹贯曰，齐主湛欲以故太子百年厌之。百年尝作数敕字，教书者封奏之。齐主怒，使召百年，百年知不免，割带玦，留与其妃斛律氏而入。齐主遣左右乱捶之，气息将尽，乃斩之，弃诸池，池水尽赤，妃把玦哀号，不食而卒，玦犹在手，拳不可开。齐主湛骄奢淫佚，赋役繁重，吏民苦之。后胡氏，尝幸和士开、娄定远等，时人号为朝中八贵，彗星见，齐主湛传位于太子纬，自称太上皇。湛在位四年，又在太上皇位四年殂。齐主纬年少，多嬖宠，

外宠高阿那肱、韩长鸾、和士开、祖珽等，内宠乳母陆令萱、宫婢穆舍利等，皆专权用事。原太后出入不节，既与和士开等通，复与沙门统昙献通，诸僧至有戏呼昙献为太上皇者。齐主闻而未之信，后朝太后，见二尼而悦之，召至，乃男子也，于是昙献事亦发，皆伏诛。齐主纬以斛律光之女为后，因以斛律光辅政。旋光性节俭，不贪权势，自结发从军，未尝败北，深为邻国所惮。周黔州刺史韦孝宽密为谣言曰："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"又曰："高山不推自崩，槲树不扶自举。"令谍传之于邺。幸臣祖珽使其妻兄奏之，齐主杀光并其二子，废皇后斛律氏。周主闻之大喜，为之大赦，而齐事不可为矣。齐主纬言语涩讷，不喜见朝士，非宠私狎昵，未尝交语。承武成帝湛奢侈之后，后宫皆宝衣玉食，竞为新巧，一裙值万匹，镜台值千金，盛修宫苑，穷极壮丽。每有灾异，寇盗辄多。设斋以为修德，自弹琵琶，为无愁之曲，民间谓之无愁天子。又于华林园立贫儿村，自衣褴褛之衣，行乞其间，以为乐宠。任宦官参预机权，官由财进，狱以贿成。苍头刘桃枝等皆开府封王，其余歌舞巫觋入等，滥得富贵者，殆以万数。至狗、马、鹰及斗鸡，皆有仪司、郡君、开府之号，而食其禄。一戏之赏，动逾巨万。

府藏空竭，乃诏郡县卖官，守令率多商贾，竞为贪纵，民不聊生。周主邕谋伐之，自将伐齐，师入齐境，攻河阳大城，拔之，进围洛口，拔东、西二城。周主以有疾，夜引兵还。次年，复自将伐齐，攻平阳城，遂克晋州。

初，穆后爱衰，其侍婢冯小怜大幸，齐主纬以为淑妃，誓同生死。时方与妃猎于天池，告急者三至。丞相高阿那肱曰："大家正为乐，边鄙小事，何急奏为？"至暮使至，则平阳已陷矣。齐主将还，妃请更杀一围，从之。齐主自率大军至平阳。

周主使大将军梁士彦为晋州刺史，守平阳，自引兵还。齐师遂围平阳，梁士彦固守不下，齐大作地道攻城，城陷十余步，将士乘势欲入。齐主敕且止，召淑妃共观之。淑妃妆点不时至，周人以木拒塞之，城遂不下。周主邕复引兵至平阳击齐师，齐主纬与冯淑妃并骑观战，东偏小却，淑妃怖曰："军败矣。"

齐主遂与淑妃北走，齐师大溃。齐主奔晋阳，周师攻克之。齐主奔邺，周师趋邺。望气者言当有更易，齐主纬乃传位于太子恒。恒时年方八岁，纬自为太上皇，在位十二年。周师入邺，齐太上与穆后、冯淑妃及幼主恒等奔青州，高阿那肱密召周师，擒齐太上与后妃、幼主并胡太后等送邺，北齐亡，凡六主。起梁简文帝庚午，终陈宣帝丁酉，共二十

八年。其后周主邕杀高纬，夷其族。太后、后妃等贫不能自给，有为尼、为娼、为人妾者。或曰：胡太后善彭祖、夏姬采补之术，貌极美，年虽老而有少容。后与穆后、冯淑妃等俱为娼，日与长安诸少年游，得恣其欲，叹曰：“为后何如为娼乐也。”至盛唐尚在，不见其老。事见小说其东魏北齐之事，俱已叙完。再叙西魏，北周之事。

初，高欢举兵反，魏主修奔宇文泰军。却说宇文氏，炎帝神农之后，其先曰葛乌兔，雄武多算略，鲜卑慕之，奉以为主。

遂总十二部落，世为大人。其后有普回者，因狩得玉玺，有文曰皇帝玺。普回异之，以为天授。其俗谓天曰宇，谓君曰文，因号宇文国，并以为氏。普回子莫那，徙居辽西，九世至逸豆归，为前燕慕容皇光所灭。其子陵仕燕，后归魏，徙居武川。陵曾孙肱生子泰，生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，故小字黑獭。及长，身长八尺，美须髯，发长委地，手垂过膝，轻财好施。年十八，为葛荣将。荣败入魏，为尔朱荣统军，寻为贺拔岳司马。

及岳为陈悦所杀，即代统岳军。及魏主修奔泰，以泰为大丞相，掌军国之政，尚孝武帝妹冯翊长公主。魏主修闺门无礼，从妹不嫁者三人，皆封公主。平原公主明月，南阳王宝炬之同产也，淫于魏主，从入人关，丞相泰使元氏及诸王取明月杀之。魏主不悦，或时弯弓，或时推案，由是复与泰有隙。魏主饮酒，遇鸩而殂。泰立南阳王宝炬为帝，是为西魏。大丞相泰置纸于阳武门，以求直言，召用苏绰，宠遇日隆。泰欲为富国强兵之术，度支尚书苏绰，教以减官员，置贰长，并置屯田，以资军国，搜简贤才，以为守令，国内称治。及绰卒，宇文泰以其生平廉让，归葬武功，载以布车一乘，泰与群公步送，酹酒言曰：“尔知吾心，吾知尔意。方欲平定夫下，奈何遽舍我去？”因举声恸哭，不觉卮落于手。

西魏文帝宝炬在位十七年殂。太子钦立。宇文泰诸于皆幼，兄子章武公导、中山公护皆出镇，惟以诸婿为心膂。魏主钦密谋诛泰。事泄，泰废之，在位二年，置之雍州，寻弑之。而立其弟齐王廓，是为恭帝，去年号，惟称元年，复姓拓跋氏。泰以古制，降诸王爵，皆为公。泰自为太师大冢宰。泰能驾驭英雄，咸得其用。性好质素，不尚虚饰。明达玫事，崇儒好古，凡有施设，皆依仿三代而为之。泰自北巡还，至牵牛山而病，驿召中山公护，护至泾州，泰谓之曰：“吾诸子皆幼，外寇方强。”天下事皆属之于汝，宜努力以成吾志。”遂卒。初，泰尚魏武帝妹，生觉；姚夫人生毓。毓于诸子为最长，泰立觉为嗣，时年十五，以

觉为周公。护以周公觉幼弱，欲使早正位，以定人心。以魏主诏禅位于周，封魏主为宋公，魏恭帝廓在位十三年而被篡，寻为所弑。觉即天王位，以中山公护为大司马。西魏亡，凡三主。起梁武帝乙卯，终陈武帝丁丑，共二十三年。自代及西魏，通共三百三十七年。

周主觉性刚果，恶护之专，与司会李植、司马孙恒、宫伯乙弗凤、贺拔提等，谋诛护。事兹，护杀凤等，幽周主于旧第，月余弑之。武帝时追赠为孝闵帝，在位一年。迎宁都公毓即天王位，复称皇帝，建年号，是为世祖明帝。周主毓明敏有识量，护惮之，置毒于糖，馈而进之。周主觉之，口授遗诏曰："朕子年幼，未堪当国，鲁公邕，朕之介弟，宽仁大度，必能宏我周家。"遂殂，在位三年。高祖武帝邕立，时大权尽归于护。

诸子及僚属贪残恣横，士民患之。周主深自晦匿，密与母弟卫公直、宫伯宇文神举、下大夫王轨、右侍宇文孝伯等谋诛之。

周主每于禁中见护，常行家人礼，至是引护入谒太后，谓曰："太后好饮，屡谏未纳。因出怀中酒诰授之曰："愿见，以此入谏。"护入读未毕，周主以玉珽自后击之，护踣于地，直跃出，斩之，收其子弟亲党于殿中杀之。周主始亲政事。周太后叱奴氏殂，周主行三年之丧。周主因齐主纬肆虐无道，兴师伐齐，获齐主纬及幼主恒等以归，遂灭齐。灭齐事已见前。

周主邕性节俭，既胜齐，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，常服布袍，寝布被，后宫不过十余人。至是诏唯置妃二人，世妇三人，御妻三人，余皆减之。每行兵，亲在行阵，步涉山谷，抚将士有恩，而明察果断，用法严峻，由是将士畏威，而乐为之死。周主邕为太子斌纳杨妃氏，即隋公杨坚女也。太子多失德，王轨、宇文孝伯尝与周主言："太子必不克负荷。"周主默然。轨又数言太子非社稷主，杨坚有反相，周主迟疑未决。后因伐突厥有疾而还，遂殂。在位一十八年，寿止三十六岁。太子斌立，是为宣帝。始立即逞奢欲，曾无戚容，扪其杖痕大骂曰："死晚矣！"阅视宫人，逼而淫之。超拜郑铎为内史大夫，委以朝政。杀其叔父齐王宪，又杀徐州总管王轨及宫正宇文孝伯。忠正之士，骈首就戮。立妃杨氏为皇后，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。

在位一年，传位于太子阐，是为静帝。年方六岁，自称天元皇帝。务自尊大，恣为淫戏，日夜不休，搜取美女，以实后宫。

骄侈昏暴，喜怒无常，人不自保。后父坚，位隆望重，天元忌之，

坚不自安。天元备法驾，幸天兴宫，不豫而还，是日即殂。

坚自为丞相，总知中外兵马事，革宣帝苛酷之政，更为宽大，躬行节俭，中外悦之。因召公卿谓曰：“欲求富贵者，宜相随坚。”夜复召太史庚季才问曰：“天时人事何如？”季才曰：“天道精微，难可意测，以人事卜之，符兆定矣。”独孤夫人亦谓坚曰：“骑虎之势，必不得下，励之。”坚乃以世子勇为洛州总管，大杀诸王之不附己者，遂篡位。静帝阐下诏，禅位于隋，在位三年，北周亡。起陈文帝丁丑，终陈武帝辛丑，凡五主，共二十五年。窦毅之女，闻周主禅，身投堂下，抚膺叹息曰：“恨我不为男子，救舅氏之难。”毅及襄阳公主掩其口曰：“汝勿妄言，灭吾族矣。”由是奇之。及长，以适唐公李渊，后代隋而有天下。

却说隋高祖文帝坚，小字那罗延，魏恭帝赐姓普六茹，本姓杨氏，宏农华阴人，今陕西西安府华阴县是也。汉太尉震之后。父忠，仕魏及周，以功封隋公，坚袭爵。坚生而有异，母不能鞠。宅旁有尼寺，一尼抱归以鞠之。一日尼出，付其母自抱，角出鳞起，母大惊，堕之地。尼心动，亟还，见之曰：“惊我儿，致今晚得天下。”及长，相表奇异。坚深自匿晦，至是篡位，都长安国，号隋。立独孤氏为后。后谦恭，好读书，言事多与隋主意合，甚宠惮之，宫中称为二圣。隋主弑故静帝阐，尽灭宇文氏之族，自周太祖以下，子孙皆死。隋高颖、苏威同心协赞，政无大小，帝悉与之谋，数年之中，天下称治。隋灭后梁，又灭陈，合天下为一统。其灭梁、灭陈事，已见二十三回，不赘。《纲鉴》纪事，以隋接陈，以隋文帝开皇九年，直接陈后主祯明二年。隋仁寿宫成，帝幸之。时天暑，役夫死者相次于道，杨素悉焚之，帝不悦。及见制度壮丽，大怒日：“素为吾结怨天下。”素虑获谴，封德彝曰：“公勿忧，俟皇后至，必有恩诏。”明日，后劳之曰：“公知吾夫妇老，无以自娱。

盛饰此宫，岂非忠孝。”赐赍甚厚。素荐德彝，帝擢为内史舍人。帝以盗贼繁，多，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，或三人共盗一瓜，事发即死。天下懔懔，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：“吾岂求财者耶？但为枉人来耳。尔为我奏至尊，自古以来，体国立法，未有盗一钱而死者，尔不为我以闻。吾更来，尔属无噍类矣。”

帝闻之，乃停此法。

帝性严重，令行禁止，勤于政事。每旦听朝，日昃忘倦。

虽啬于财，而至于赏赐有功，即无所吝，将士战殁，必加优恤，仍遣使者劳问其家。爱养百姓，劝课农桑。轻傜薄赋，其自奉养。务为俭

素，自非享宴所食，不过一肉，乘舆服御，敝者随令补用，后宫服瀚濯之衣，天下化之。大夫率衣绢布装，带不过铜铁骨角，以故衣食滋殖。他库盈溢，受禅之初，民户不满四百万，未年将近九百万。然猜忍苛察，信受谗言，文法自矜，忌刻临下，常令左右觇视内外，有过失则加重罪。又患令吏赃污，私使人以钱帛遣之，得犯立斩。每于殿廷捶人，一日之中，或至数四，功臣故旧，无始终得全者。乃至子弟皆如仇敌，此其所短也。初，帝使太子勇参决政事，时有损益。勇性宽厚，率意无矫饰，帝性节俭，而勇服用多侈，恩宠始衰。勇多内宠，嫡妃无宠死，而多庶子，独孤后深恶之。晋王广弥自矫饰，为夺嫡计，后赞帝废勇及其男女并为庶人，而立晋王广为太子，天下同日地震。其后独孤后先帝而崩，及帝寝疾，杨素、柳述、元俨皆入阁侍疾，召太子入居殿中，太子预拟帝不讳后事，为书问仆射杨素，素录事状以报，宫人误送帝所，帝览之大恚。帝所幸陈夫人，陈宣帝女也，极有美色。旦出更衣，为太子所逼，拒之得免。上怪其神色有异，问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“太子无礼。”上愈恚。抵牀曰：“畜生何足以付大事，独孤误我。”

乃呼柳述、元俨曰：“召我儿。”述等将呼太子，上曰：“勇也。”述岩出阁为敕书。素闻之，以白太子，乃矫诏执述、俨系狱，追东官兵帖，上台宿卫，门禁出入，并取宇文述郭衍，令右庶子张衡入殿侍疾，尽遣后宫出就别室。俄而上崩，在位二十四年。甫后，太子封小金合，遣使者以赐陈夫人，夫人以为鸩毒，惧甚，发之，乃同心结也。夫人恚而却坐，下肯致谢，诸宫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，是夜太子烝焉。明日发丧即位，是为炀帝，矫称高祖诏，赐故太子勇死，不为置嗣。徙柳述、元俨于岭南。初，高祖惟与独孤后相爱，傍无姬妾，五子同母，章谓必相和睦。其后互相猜忌，五子皆不得寿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四十年弹指过海内风尘

诗曰：

九里山前古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。

乌江流水潺潺响，彷佛虞姬哭霸王。

霸主乌江血未干，长陵树老朔风寒。

千年暗草埋金谷，几辈征夫老玉关。

去乌销沉云漠漠，野花零落水潺潺。

豪华一去无踪迹，留得虚名纸上看。

却说隋文帝即篡周，复灭后梁，至九年正月，又灭陈为一统。子杨广，既弑父，复杀兄，于弑父之夕，又烝淫父妾而篡立。广小字阿摩，文帝第二子。初封晋王，既篡位，是为炀帝。

立皇后萧氏，命杨素营东京宫室，又敕宇文恺与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，南接皂涧，北跨洛滨。发大江以南，五岭以北奇材异石，输之洛阳。又求海内嘉木异草，珍禽奇兽，以实园苑。

自长安至江都，引谷、洛、河、江、淮诸水，各相通为水道，广四十步，傍筑御道，树以柳，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。又遣黄门侍郎王宏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。东京官吏督役严急，役丁死者十四五，所司以车载死丁，东至成皋，北至河阳，相望于道。筑西苑，周二百里，其内为海，周十余里，为方丈、蓬莱、瀛洲诸山，高出百余尺。台观宫殿，罗络山上。海北有龙鳞渠，索纡注海内，缘渠作十六院，门皆临渠，每苑以四品夫人主之。堂殿楼观，穷极华丽，宫树秋冬凋落，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茨，乘舆游幸，则去水而布之。十六院竞以肴馐精丽相高，求市恩宠。上好以月夜纵宫女数千骑，游四苑，作《清夜游曲》，于马上奏之。

行幸江都，发显仁宫，出洛口，御龙舟。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尺，长二百尺。上重有正殿，内殿，朝堂；中二重有房百二十间，皆饰以金玉沉檀，以处美女妃嫔；下重内侍处之。皇后乘翔螭舟，制度差小，三重。别有浮景九艘，挽船美女九千余人，谓之殿脚女，皆衣以锦绣之彩，艳冶夺目。余数千艘，后宫、诸王、公主百官、僧尼、道士、蕃客

乘之，挽船士八万余人，舳橹相接二百里，照耀川陆，骑兵翼两岸而行，旌旗蔽野。

所过州县，五百里内皆令献食，多者一州至百辇，极水陆珍奇。

后宫厌饫，将发之际，多弃埋之。新作舆卫仪服，课州县送羽毛，民求捕之。殆无遗类。乌程有高树，逾百尺，上有鹤巢。

民欲取之不可得，将伐其根，鹤恐杀子，自拔羽毛投于地，时人或称以为瑞。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，城周二十余里，穿三千窖。置加回洛仓于洛阳，北七里，城周十里，穿三百每窖皆容米八千石。发丁男一百余万以修秦始皇时万里长城。杀高颖、贺若弼、宇文弼、薛道衡等，先朝旧臣及忠谏之士皆死。

炀帝善属文，不欲人出其右。薛道衡死，乃曰："更能作'空梁落燕泥'否？"炀帝北巡，车驾发榆林，甲士五十余万，旌旗辎重，千里不绝。突厥启民可汗秦庐帐以俟车驾，帝幸其帐，启尼秦觞上寿。帝大悦，赋诗曰："呼韩稽颡至，屠耆接踵来。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。"赐各有差。西域诸胡多至张掖等郡交易，帝使史部侍郎裴矩掌之。矩知帝好远略，诸商胡至者，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，撰《西域图纪》三卷，合四十四国，入朝奏之，帝于是慨然慕秦皇、汉武之功，将通西域，四夷经略，咸以委矩。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，所经郡县疲于迎送，糜费以万万计。西域诸胡来朝献地，置西海等郡。诸番来朝，陈百戏于端门以示之，终月而罢，所费巨万。诸番入丰都市交易，先命整饰肆店，盛设帷帐，珍货充积。胡客过酒食店，悉邀入，醉饱而散，不取其值，给之曰："中国丰饶，酒食例不取值。"胡客皆惊叹，其黠者觉之，见以缯帛缠树，曰："中国亦有贫者，衣不盖体，何不以此物与之，缠树何为？"

市人惭，不能答。帝称裴矩之能，谓群臣曰："裴矩大识朕意，凡所陈奏，皆朕之成算而未发者，自非奉国尽忠，孰能如是？"

征高丽王元入朝，不至。裴矩说炀帝曰："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，汉晋皆为郡县，今乃不臣，当陛下之时，何可不取？"

乃下诏伐高丽，敕幽州总管元宏嗣往东莱海口，造船三百艘，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死者十三四。总征天下之兵，无问远近，俱会于涿郡。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，运黎阳、洛口诸仓米至涿郡，舳舻相次千余里。载兵甲及攻取之具，往还在道，常数十万人，死

者相枕于道，天下骚动。于是始相聚为群盗。七年冬，邹平民王簿倡乱，拥众据长白山，剽掠齐济之郊，自称知世郎，言世事可知也。又作《无向辽东浪死》歌，以相感动，避征役者多往归之。凡二年，为张须随所灭。窦建德起兵漳南，能倾身接物，与士卒均劳役，由是人争附之，为之致死，称长乐王，寻改称夏王。张金称聚众河曲，高士达聚众清河，自是所在群盗蠭起，不可胜数。炀帝至辽东，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。将军宇文述等九军，皆败于萨水而还。

初，大军渡辽，凡三十万五千人，及还，惟二千五百人，资储器械，失之殆尽。炀帝还东郡，一时后宫妃主，狼狈相失，与军士杂宿山谷间。复征天下兵集涿郡，募民间骁勇，复自将击高丽。时太子昭早卒，炀帝命太子昭长子代王侑留守西京，以刑部尚书卫文升辅之。命太子昭次子越王侗留守东都，以民部尚书樊子盖辅之。

杨素之子楚公杨玄感起黎阳，围东郡，以蒲山公李密为谋主。密少有才略，志气雄远，轻财好士，为左亲侍。帝忌之，密遂屏人事，专务读书，尝乘黄牛读《汉书》，杨素遇而异之，谓元感等曰：“汝等不及也。”玄感见朝政日紊，潜就密问计。

密曰：“天子出征，远在边外，去幽州犹隔千里。公拥兵出其不意，长驱入蓟，扼其咽喉，高丽闻之，必蹑其后。不过旬日，资粮皆尽，招抚其众，不降则溃，可不战而擒，此上计也。关中四塞，天府之国，今帅众鼓行而西，经城勿攻，直取长安，据险而守之，以徐图天子，此中计也，简兵倍道，袭取东都，以号令四方，若攻之百日不克，天下之兵四面而至，非仆所知也”。感曰：“不然，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，若先取之，足以动其心。且经城不拔，何以示威？公之下计，乃上策也。”遂引兵向洛阳，围东都。炀帝闻之，乃引兵还。遣宇文述、来护儿等击玄感，玄感复委韦福嗣以心膂，不专任密。密退，谓所亲曰：“楚公好反而不欲胜，吾属今为虏矣。”玄感引兵趋潼关，字文述等追之，玄感败死。炀帝使裴蕴推治玄感党羽，谓蕴曰：“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则相聚为盗尔。不尽加诛，何以惩后。”由是所杀三十余万，枉死者大半。玄感之围东都也，开仓赈给百姓，凡受米者，皆坑之于都城之南。李密亡命，为人所获，执送东都。密与王仲伯等窃谋逃亡，悉出所有金宝与使者曰：“吾等死日甚近，此金并留付公，幸以些须相瘗，请极欢而死无恨矣。”所至觅酒食，觅妓女，宴饮喧哗，竟夕达旦，以为常行。至魏郡石梁驿，饮防守者皆醉，乃穿墙而逸去，聚徒教授于王秀才家，郡县捕之，值出获免。韦城翟让为东郡法曹，坐事当斩，亡命于瓦岗，为群盗。

同郡徐世责力、单雄信皆从之。李密自雍邱亡命，亦归让。诸帅相谓曰：“今人皆言杨氏将灭，李氏将兴，吾闻王者不死，斯人再三获济，岂非其人乎？”由是渐敬密。密遂与群盗翟让等起兵攻荥阳。炀帝徙张须陁为荥阳通守以讨之。通守者，即今之通判也。密画策，分兵千余人，伏林间，杀须陁.罗士信、秦叔宝等俱降于密，河南郡县为之丧气。李密说翟让曰：“洛口仓多积粟，将军若亲帅大军轻行掩袭，发仓以赈穷乏，远近孰不归附，百万之众，一朝可集。”遂将精兵七千人，袭回洛仓，破之。开仓恣民所取，老弱襁负，道路相属让。于是推密为主，号为魏公，用祖君彦为记室。密移檄州郡，数炀帝十罪，“罄南山之行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。”君彦之手笔也。河间贼帅格谦起兵，自称燕王。炀帝命王世充讨斩之。

谦将高开道收其余众，寇掠燕地，复称燕王。杜伏威起兵，据历阳，略江淮，自称总管，以辅公祐为长史，分徇诸县，小盗多附之，众遂盛。东海李子通渡淮，与杜伏威合，自称将军，寻称帝，国号吴。城父朱粲聚众为盗，谓之可达寒贼，自称迦楼罗王，众十余万，引兵转掠荆、沔及山南诸郡县，所过淫掠，以人为粮，噍类无孑遗。鄱阳贼帅操师乞攻陷豫章，自称元兴王。侍御史刘子诩讨之，师乞中流矢死。其乡人林士宏代领其众以战，子翊败死，宏自称楚帝，自九江以南及番禺，皆为所有。鲁郡贼帅徐圆朗攻陷东平，至琅琊以西尽有之。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起兵，自称大丞相。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，自称太守，二人皆北附于突厥。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，武周遂自称帝，取楼烦、定襄、雁门诸郡，据汾阳宫。梁师都取雕阴、宏化、延安等郡，自称梁帝。郭子和坐事，徙榆林，会大饥，子和结死士十八人杀郡丞，开仓赈施，起兵，自称永乐王，北附突厥，二年降唐，封成阝国公，得善终。金城校尉薛举起兵陇西，开仓赈施，自称西秦霸王，寻称帝。一时起兵据地者六十四处。

先是，郡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，独窦建德善遇之，由是隋官多以城降之，声势日盛。他如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据河西，自称河西大梁王。后梁宣帝萧察曾孙罗川今铣，起兵取豫章、江陵、岭南等地，胜兵四十余万，自称梁王，寻称帝。

内史郎虞世基以帝恶闻盗贼，诸将有告败求救者，皆不以闻，但云：“鼠窃狗偷，郡县捕逐，行当殄灭，愿陛下勿以介怀。”

炀帝以为然，或杖其使者，以为妄言。由是，盗贼遍海内，陷没郡县，帝皆弗之知也。时太仆杨义臣击张金称、高士达，斩之，破降河北

贼数十万，列状上闻。帝叹曰：“我初不闻贼顿如此，义臣降贼何多也？”世基对曰：“小窃虽多，未足为虑，义臣克之，拥兵不少，久在阃外，此最非宜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遽追还义臣，放散其兵，贼由是复盛。诏百僚复议伐高丽，征天下兵，百道俱进。时天下已乱，所征兵多不至，高丽困敝，遣使乞降。帝乃班师，仍征高丽王元入朝，元竟不至。

有二孔雀，自西苑飞集宝成朝堂，前亲卫校尉高德儒见之，奏以为鸾，时孔雀已去，无可得验，于是百官称贺，诏以德儒诚心冥会，肇见嘉祥，拜朝散大夫。诏江都更造龙舟数千艘。龙舟成，送东都，宇文述劝炀帝幸江都，帝大悦，从之。群臣谏者尽斩之，宇文述死，帝以其子化及为屯卫将军，次子智及为将作少监。帝至江都，巡江淮，郡官谒见者，专问礼饷丰薄，丰则超迁，薄则停解。由是郡县竟为刻剥，以充贡献。民外逼盗贼，内苦重赋，加之饥馑，彩树皮草根木叶而食；诸物尽，乃自相食。官仓充裕，群吏畏法，莫敢赈救。江都丞王世充以献铜镜屏风迁通守，又简阅民间美女献之，于是益宠任之。炀帝以唐公李渊为宏化郡留守，渊御众宽简，人多附之。帝以渊相貌奇异，又名应图谶，忌之。征诣行在，渊遇疾未谒，其甥王氏在后宫，帝问之曰：“汝舅来何迟？”王氏以疾对。帝曰：“可得死否？”渊闻之惧，因纵酒纳赂以自晦。炀帝乃以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，承制黜陟，讨捕群贼。

初，渊娶窦毅女，生建成、世民、元霸、元吉。世民聪明勇决，识量过人，见隋室方乱，阴有安天下之志。倾身下士，散财结客，咸得其欢心。晋阳宫监裴寂，与刘文静同宿，见城上烽火，寂叹曰：“贪贱如此，复逢乱离，将何以自存！”文静笑曰：“时事可知，吾二人相得，何忧贫贱？”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，深自结纳，谓寂曰：“此非常人，豁达类汉高，神武同魏祖，年虽少，命世才也。文静坐与李密连婚，系太原狱，世民就省之。文静曰：“天下大乱，非汉高光武之才，不能定也。”世民曰：“安知其无，但人不识耳。我来相省，非儿女之情，欲与君议大事也，计将安出？”文静曰：“今主上南巡江淮，李密围逼乐都，群盗殆以万数。当此之际，有真主驱驾而用之，取天下如反掌耳。太原百姓，皆避盗入城，文静为令数年，知其豪杰，一旦收集，可得十万人。尊公所将之兵，复有数万。一言出口，谁敢不从。以此乘虚入关，号令天下，不过半年，帝业成矣。”世民笑曰：“君言正合我意。”乃阴部署宾客，渊不之知也。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百姓困穷。晋阳城外，皆为战场。大人若守小节，下有寇盗，上有严刑，危亡无日。不若顺民心，兴义兵，转祸为福，此天授之时也。”渊大惊曰：“汝

安得为此言？”明日，世民复说渊曰：“今盗贼日繁，遍于天下，大人受诏讨贼，贼可尽乎？

愿大人勿疑。”渊叹曰：“吾一夕思汝言，亦大有理，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，化家为国亦由汝矣。”先是，晋阳宫监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渊寝，渊从寂饮，酒酣。寂从容言曰：“二郎阴养死士，欲举大事，正为寂以宫人侍公，恐事觉并诛，为此急计耳。众情已协，公意如何？”渊曰：“吾儿诚有此谋，事已如此，当复奈何，正须从之耳！”

会炀帝以李渊不能御寇，遣使执诣江都。渊大惧，世民与寂等复说渊曰：“事已迫矣，宜早定大计。”渊然之。适刘武周据汾阳，世民言于渊曰：“大人为留守，而盗贼窃据离宫，不早建大计，祸今至矣。”炀帝人业十三年五月，渊乃命世民与刘文静等各募兵。旬日之间，众至万人，王威、高君雅见渊兵大集，疑有异志，欲讨渊。渊使世民伏兵杀之。时文静劝渊与突厥相结，资其士马，以益兵势，渊从之。遣使如突厥，突厥欲渊为帝，则以兵相助，渊不可。裴寂请尊天子为太上皇，立代王为帝，改易旗帜，杂用绛白，以示突厥。渊曰：“此可谓掩耳盗铃，然逼于时事，不得不尔。”乃许之。命刘文静出使，以此告突厥，且借兵。私谓文静曰：“胡骑人中国，生民之大蠹也。”吾所以借兵者，恐刘武周引之，共为变患，聊欲借之，以为声势耳。数百人之外，无所用之。”渊使世民将兵击西河郡，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，攻拔之，执德儒至军门。世民数之曰：“汝指野鸟为鸾，以欺人主取高官。吾兴义兵，正为诛佞人耳。”遂斩之，其余不戮一人，秋毫无犯，远近闻之大悦。

世民等引兵还晋阳，往返凡九日。渊喜曰：“以此行兵，虽横行天下可也。”遂定入关之计。秋七月，渊泓于元吉为太原太守，留守晋阳。渊帅甲士三万发晋阳，立军门誓众，移檄郡县，谕以尊立代王之意。隋代王侑遣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，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以拒渊。会积雨，渊不得进，军中乏粮，刘文静未返。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，渊召将佐谋北还。

裴寂等皆以为不如还救粮本，更图后举。世民曰：“今禾菽被野，何忧乏粮？老生轻躁，一战可擒。李密顾恋仓粟，未遑远略。武周与突厥，外虽相附，内实相猜。武周虽远利太原，岂可近忘马邑？本兴大义，当奋不顾身，以救苍生。先入咸阳，号令天下。今遇小敌，遽尔班师，恐从义之众一朝解体，还守太原，一城之地为贼耳，何以自全？”渊不听，促令引发。世民将复入谏，会日暮，渊已寝。世民不得入，号哭于外，声闻帐中。渊召问之，世民曰：“今兵以义动，进战则克，退还则

散。众散于前，敌乘于后，死亡无日，何得不悲！”渊乃悟。

时左军已发，世民乃与建成分道夜追左军复返太原。运粮亦至。

八月雨霁，渊进军趋霍邑，宋老生将兵三万迎战，世民以数千骑击斩之，遂克霍邑。又克临汾、绛郡，下韩城、冯翊等地。

时河东未下，李渊欲引兵西趋长安，犹豫未决。裴寂曰：“屈突通拥大众，凭坚城，吾舍之而去，若进攻长安不克，退为河东所踵，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先克河东。”世民曰：“不然。兵贵神速，吾席累胜之威，抚归附之众，鼓行而西，长安之人，望风震骇，智不及谋，勇不及断，取之若风振槁叶耳。

屈突通自守之虏，不足为虑。”渊两从之，留刘文静等围河东，自引兵而西。渊帅诸军济河，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。世民所至，吏民及群盗从之如流。世民收其豪俊，以备僚属。渊女适柴绍者，亦将精兵万余，会世民于渭北，与柴绍各置幕府，号娘子军。左亲卫段纶亦娶渊女，聚徒于蓝田，得万余人，以应渊。

隰城尉房玄龄，谒世民于军门。世民一见如旧识，署记室参军，引为谋主。玄龄亦自以遇知己，竭罄心力，知无不为。世民引兵屯于阿城，胜兵十二万，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。十一月，李渊克长安，杀留守官阴世师等十二人，与民约法十二条，悉除隋苛禁。马邑丞李靖，素与渊有隙，渊收靖，将斩之，靖大呼曰：“公兴义兵，除暴乱，乃以私怨杀壮士乎？”世民为之固请，乃舍之。世民因召置幕府。靖少负志气，有文武才略，其舅韩擒虎每抚之曰：“可与言将帅之路者，独此子耳。”李渊立代王侑为皇帝，遥尊炀帝为太上皇，自为大丞相，封唐王。

隋帝侑在位一年，禅位于唐。唐主李渊即皇帝位，改元武德，都长安。封隋帝侑为郑国公，明年殂，谥为恭帝，年十五，无后。且搁过不提。

却说炀帝在江都夜眠中，恒惊悸，云有贼，必令数妇人抱持摇抚，乃得眠，诸骁果从炀帝在江都者，多逃亡。帝患之，以问裴矩。矩对曰：“人情非有匹偶，难以久处，请听军士于此纳室。”帝从之，悉召江都寡妇处女集宫中，恣将士所取，或先与有奸者，听自首，即以配之。民间美妇，骁果诳云有奸，尽夺淫之。帝荒淫益甚，宫中为百余房，各盛供张，日令一房为主人，酒卮不离于口，然见天下危乱，亦不自安。退朝则幅巾短衣，遍历台阁，汲汲顾景，唯恐不足。常仰视天文，谓萧

后曰：“外间大有人图侬，然且共乐饮耳！”因饮沉醉。又引镜自照曰：“好颈项，谁当砍之？”后惊问故，帝笑曰：“贵贱苦乐，更迭为之，亦复何伤？”时江都粮尽，从驾骁果多关中人，皆思归。虎贲郎将司马德戡、直阁裴虔通等，共谋亡去，因转相招引，于广坐明论叛计。宫人闻之，言于炀帝。帝怒斩之，自是无敢言者。郎将赵行枢以告宇文智及，智及大喜曰：“上虽无道，威令尚行，公等之去，徒取死耳！不如因行大事，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德戡等然之，因推宇文化及为主，悉召诸骁果谕以所为。乃夜于东城集兵，得数万人，举火与城外相应。

炀帝望见火，闻宫外喧嚣，问何事，裴虔通对曰：“草坊失火，外人共救之耳。”五更，德戡使虔通将数百骑入宫屯卫，将军独孤盛拒战死之。

先是，炀帝选骁健宫奴数百人，守玄武门，以备非常。至是化及等结炀帝所宠宫人魏氏，矫诏散其兵，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门人。炀帝易服逃于西阁，校尉令孤行达拔刀直进，扶炀帝下阁，勒兵守之。至旦，以甲骑迎化及。化及战栗，不能言。

既至，德戡等迎谒引入，号为丞相，虔通以骑逼炀帝出宫。化及曰：“何用将此物出？急还与手。”于是引炀帝还寝殿。帝叹曰：“我何罪至此？”贼党马文举历数炀帝罪恶。帝曰：“我实负百姓，至于尔辈荣禄兼及，何乃如是？”时炀帝爱子赵王杲，年十二，在炀帝侧，号恸不已，虔通斩之，血贱御服，遂欲弑帝。帝曰：“天子自有死法，何得加以锋刃？”取鸩酒来，文举等不许，令狐行达顿炀帝令坐，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等缢杀之。炀帝窃位十三年，萧后与宫人撤漆牀板为小棺，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之流珠堂。化及杀炀帝诸子幼孙及隋氏宗室外戚，无少长皆斩之。惟炀帝侄秦王浩，素与智及往来，得免，立为帝，令居别宫，惟发诏画敕而已。化及自为大丞相，总百揆，拥众十余万，据有六宫，奸宿萧后妃嫔，宣淫无忌，自奉一如炀帝。以诸骁果欲西还长安，乃引兵而西。至彭城，水路不通。

复夺民间牛车，载宫人珍宝，而使军士自负戈甲，道远披剧，军士皆怨。司马德戡与赵行枢等谋杀化及，化及杀之。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，化及不得西，乃引兵向东都，入滑台。东都留守官得炀帝凶闻，奉越王侗即位，以王世充为纳言，封郑国公。

化及引兵趋黎阳，东都闻之，与李密合兵以拒之。化及败，乃北趋魏县。化及兵势日蹙，兄弟更无他计，但相聚酣宴，奏女乐，拥萧后纵

酒宣淫。醉则尤智及，持其两子而泣。智及怒曰：“事捷之日，初不赐尤；及其相败，乃欲归罪，何不杀我以降窦建德？”数相争斗，醒而复饮，以此为恒，众多亡散。化及叹曰：“人生固当一死，岂可不一日为帝乎？”乃鸩杀秦王浩，即帝位于魏县，国号许。唐高祖从弟淮安王神通击化及于魏县，化及走聊城。夏王窦建德引兵趋聊城，大破之，生擒化及与智及，并其二子丞基、丞趾，及其党羽尽斩之。获萧后与传国玺。

未几，突厥遣使迎萧后，建德送萧后于突厥。化及既平隋，王世充自为相国，封郑王加九锡。未几，郑王世充幽隋主侗于含凉殿，废为潞国公，自称皇帝，寻弑之，亦谥为恭帝。时唐高祖武德二年五月事也。隋主凡四主，共三十九年。至唐高祖如何统一天下，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唐高祖立根基二十一帝

诗曰：

追想千年往事，六朝踪迹茫然。隋唐相继统中原，世态几回云变。杨柳凄迷汴水，丹青惨淡凌烟。乐游原上草连天，飞起寒鸦一片。

却说唐高祖神尧皇帝姓李，名渊，字叔德，陇西成纪人，今陕西巩昌府秦州是也。虞皋陶、周老聃、汉李广之后，西凉武昭王皓七世孙也。祖虎，仕西魏有功，封陇西公。父日丙，于周世封唐公，渊袭爵。李渊既起兵克长安，立代王侑为隋帝，其别部刘文静留围河东郡，与屈突通相持月余。通势穷蹙，及闻长安不守，引兵出走，将趋洛阳。文静遣窦琮等追执之，通乃降渊，以为兵部尚书，遣至河东，招谕尧君素。君素曰：“公为大臣，奈何负国生降？”通曰：“吾力屈耳。”君素曰：“吾力尚未屈，何用多言？通惭而退。时君素妻在长安，为唐所获，唐遣其妻至城下招之。君素曰：“天下名义，非妇人所知。”

引弓射之，应弦则倒。及闻炀帝江都之变，左右杀君素以降。

隋恭帝禅位于唐，唐王渊即皇帝位。以建成为太子，世民为秦王，元吉为齐王。元霸聪明类世民，明年十六早卒，追封为卫王。初，李密兵力甚强，唐祖初起兵时，遣使通好于密，密与唐祖书，多自矜大，有云：“所望戮力同心，执子婴于咸阳，殪商辛于牧野。”唐祖方有事于关中，恐更生敌，乃卑辞推奖，以骄其志，密大喜。自是信使往来不绝。及李密诱杀翟让，将佐颇有离心。密颇自矜骄，不恤士众，取洛口仓，筑城方四十里而居之。开仓散米，无防守，取之者随意多少。或离仓之后，力不能致，委弃衍路，自仓城至郭门，米厚数寸，群盗来就食者，近百万口。密喜。谓贾闺甫曰：“此可谓足食矣。”

闺甫对曰：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今民所以襁负如流而至者，以所天在此故也，而有司曾无吝惜，恐一旦米尽民散，明公孰与成大业哉？”密不听。王世充食尽，简精兵击密，密出兵应之，轻世充不设壁垒。世充夜伏兵山谷中，纵兵击密。

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，缚而匿之，战方酣，使牵过阵前，噪曰：“已获李密矣。”士卒皆呼万岁，密众大惊，世充伏兵乘高驰下，密众大败。邴元真、单雄信等俱降于世充。密遂与王伯当、魏征等收败兵二万归唐。密曰：“我拥众百万，解甲归唐，岂不以台司见处乎？”及至长安，拜光禄卿上柱国，赐爵邢国公，密大失望。秦叔宝、程知节、罗士信等

既降于世充，知其无成，亦奔归于唐。徐世责力据李密旧境，魏征遣世责力书，劝之早降。

责力曰：“此土地人民，皆魏公有也。”乃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，启李密使自献之。唐祖大悦，赐世责力姓李。

初，汾阴薛举据有陇西之地，及举卒，子仁呆立，攻唐陇州降之。世民引兵至高坡，仁呆使宗罗日侯将兵拒战，世民引大兵自原北出其不意，罗日侯士卒在溃，斩首数千级。世民率二千余骑追之日：“破竹之势，不可失也。”遂进至城下，围之。

至夜半，守城者皆降，争自投下，仁呆计穷出降。父子僭乱者二年，斩于长安市。世民平仁杲还，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。密自恃智略功名，见上犹有傲色。及见世民，不觉惊服，私谓殷开山曰：“真英主也，不如是，何以定祸乱乎？”李密耻于进食，与王伯当谋反，乃言于唐祖，曰：“山东之众，皆臣故时麾下，请收抚之，以取王世充如拾芥耳。”唐主许之。

以王伯当为副而遣之。李密遂据桃林县，驱掠徒众，直趋南山，乘险而东，欲就故伊州刺史张善相。唐行军总管盛彦师击斩之，与伯当俱传首长安。张善相降唐。时李孰据河西称帝，唐遣张俟德至凉招抚之，轨称从弟大凉皇帝臣轨，而不受唐官爵。唐主怒，议兴师讨之。轨臣安修仁兄兴贵仕唐，表请说轨，谕以祸福，如不听，弟修仁为轨亲信，图之肘腋易矣。唐主遣之，兴贵至凉，说轨，不纳，乃与修仁阴结诸胡，起兵击轨，轨出战而败，兴贵执送长安斩之。僭乱者三年。杜伏威据历阳降唐，唐以为和州总管，封吴王，赐姓李。通据海陵，攻江都，克之，袭沈法兴于吴郡，大破之。法兴赴江水死，子通徙都余杭。唐杜伏威遣其将王雄诞击破之，子通走保杭州，雄诞又破之，执送长安。

初，杜伏威与辅公枯友善，及伏威入朝，公佑留守丹阳。

公佑遂背伏威，杀王雄诞造反，称宋帝。唐遣赵郡王孝恭、岭南道大使李靖讨之。孝恭将发，宴集，卮酒忽变为血，合座皆惊。孝恭举止自若曰：“此公佑授首之征也。”饮而尽之。众皆悦服。孝恭、李靖等进击公枯兵，大破之。公佑弃城东走，至武康，为野人所执，送丹阳枭首，江淮悉平。江淮起杜伏威，终辅公佑，僭乱者凡十一年。刘武周引突厥寇唐并州，陷晋阳，裴寂军溃，齐王元吉奔还长安。武周遣宋金刚攻陷晋州、龙门、浍州等地，关中大震。秦王世民引军自龙门渡河，屯柏壁，与宋金刚相持。世民屡破金刚将尉迟敬德、寻相等。金刚粮尽，

北走。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，大破之。乘胜逐北，一昼夜行二百余里，战数十合，众请俟粮集再进，世民曰："金刚势穷疾走，若稍缓成计，不可复攻矣。"策马而进，追及金刚于雀鼠谷，一日八战，皆破之。世民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。引兵趋介休，金刚背城复战，大败，轻骑走。尉迟敬德与寻相举介休及永安降，世民得敬德甚善，以为右一府统军，使将其旧众八千，与诸营相参。刘武周闻金刚败，大惧，弃并州走。突厥金刚亦与百余骑走突厥，并州悉平。武周僭乱，凡四年，后与金刚俱为突琢所杀。楚朱粲有众二十万，剽掠淮汉间，每破州县，若有积粟，则食粟，裸而淫其妇女，百般戏谑。将去，则焚其余粟，烹妇女婴儿啖之曰："肉之美者，无过于人，但使他国有人，何忧于馁？"无粟则食人，税诸城堡妇女婴儿，以供军实。淮安土豪杨士林起兵攻粲，诸军皆应之。粲大败，奔菊潭。士林以汉东四郡降唐，粲亦降于唐。唐遣散骑常侍段确慰劳之。确乘醉侮粲曰："闻卿好啖人，人作何味？"粲曰："啖醉人，正如糟猪肉。"确怒骂，粲烹食人，遂屠菊潭，奔降王世充。时世充已篡隋称帝，唐遣秦王世民督诸军击郑以取东都，郑河南州县多相继降唐，唐刘武周降将寻相等亦多叛去，诸将疑尉迟敬德，囚之军中。屈突通、殷开山言于世民曰："敬德骁勇绝伦，留之必遗后患，不如杀之。"世民曰："敬德若反，岂在寻相后乎？"遽命释之，引入卧内，赐之金曰："丈夫意气相期，勿以小嫌介意，吾终不信谗言，以害忠良。必欲去者，以此金相资，表一时共事之情而已。"已而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，王世充率骑万余猝至，围之，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，敬德跃马大呼，横刺雄信坠马。屈突通引大军继至，世充兵大败。世民谓敬德曰："公何相报之速也。"赐敬德金银一箧，自是宠遇日隆。

初，王世充侵夏黎阳，夏窦建德破郑殷州以报之，自是二国交恶，信使不通。至是，唐兵逼洛阳，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，夏中书侍郎刘彬曰："天下大乱，唐得关西，郑得河南，夏得河北，共成鼎足之势。今唐举兵临郑，郑地日蹙，郑亡则夏不能独立，不如解仇发兵救之，夏击其外，郑攻其内，破唐必矣。

唐师既退，举观其变，若郑可取则取之，并二国之兵，乘唐之惫，天下可取也。"建德从之。时唐兵围洛阳，城中乏食，建德救至，乃遗世民书，请退军潼关，复修前好。世民集将佐议之，皆请避其锋。郭孝恪曰："王世充穷蹙，垂将面缚，窦建德运粮远来助之，此天意欲两亡之也，不过二旬，两主就缚矣。"世民善之，将骁骑出武牢东。建德迫于武牢不得进，数战皆不利。凌敬言于建德曰："大王宜悉兵济河，攻取怀州、河阳，使重将守之，遂建旗鼓，逾太行，入上党，犭旬汾晋，趋蒲

津，入无人之境，拓地收兵，则关中震恐，郑围自解矣。”

建德将从之，而世充遣使告急，阴以金玉赂建德诸将，诸将皆曰：“凌敬书生，安知战事？”建德乃谢敬。敬固争之。建德怒，令扶出，其妻曹氏曰：“祭酒之言，不可违也。”建德曰：“此非女子所知。”夏王建德悉众出牛口峪，置阵亘二十里。

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，率之西驰而南上。世民戒之曰：“贼若不动，尔宜引归，动则引兵东出。”士及至阵前，阵果动。

世民曰：“可击矣。”自率轻骑先进，大军继之，于是大战，尘埃障天，世民帅史大奈、程知节、秦叔宝、宇文歆等，卷旆而入，出其阵后，张唐旗帜。淮南王道元陷阵，进出其后，复突阵而回，建德坠马，武威军大溃。建德中槊，杨武威逐之，建德坠马，下擒之。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阳城下，以示世充。世充谓诸将曰：“吾所恃者夏王，今已为所擒，虽得出，必无成。”

世充乃素服，帅太子群臣诣军门降，郑地悉定。世充僭乱，凡三年。世民入宫，见隋宫殿叹曰：“逞侈心，穷人欲，虽欲无亡得乎？”命彻毁其壮丽者。建德妻曹氏，帅众奉传国玺降唐，夏地悉定。建德僭位五年。世民至长安，献俘太庙，赦王世充，斩窦建德，又斩朱粲于市。朱粲乱，凡四年。唐以天下粗定，大赦百姓，给复一年。

初，建德尝发邺中墓，开棺见一妇人，颜色美丽，其衣制非近代所有，候之似有气息，乃收军还养之。三日而能言，云是三国魏文帝宫人，随甄皇后死，葬于此。说甄后见害事，了了分明。建德甚宠爱之。至是建德灭。帝将纳之，乃具以事白。

且曰：“妾闭泉壤已三百年，非窦公何以得见天日，妾不可有负窦公。”乃自杀，帝甚伤之。时梁萧铣据江南称帝，胜兵四十万，诸将多恃功恣横，铣患之，乃分兵于各处屯田，以夺诸将权。唐李靖说赵郡王孝恭，以取萧铣十策。孝恭上之，帝发巴蜀兵，以孝恭、李靖统之，自夔州顺流东下。萧铣仓卒征兵，不能遽集，乃悉见兵数千出战。李靖纵兵奋击，大破之，乘胜直抵江陵。入其外郭，又攻破其水城，大获舟橹，李靖使尽散之江中。诸将皆曰：“破敌所获，当借其用，奈何弃以资敌？”

靖曰：“萧铣之地，南出岭表，东拒小洞庭，吾派军深入，若攻城未拔，援兵四集，虽有舟楫，将安用之？今弃舟橹，使塞江而下，援兵见

之，必谓江陵已破，未敢轻发，往来战司，动淹旬月，吾取之必矣。”铣援兵见舟舰，果疑不进。铣内外阻绝，乃谓群下曰：“天不祚梁，若必待力屈，则百姓蒙患。”

因下令开门出降。孝恭送铣于长安，斩于都市，南方悉定。萧铣僭位凡五年。

时窦建德虽灭，其诸将在山东者，虽家居，每横暴为民患，唐官吏以法绳之，皆惊惧思乱，会有诏，悉征建德旧将，于是范愿、高雅贤等，谓入长安，必无生理，遂谋作乱。卜之曰：“以刘氏为主，吉。”乃推建德旧部将刘黑闼为主，起兵漳南，设坛以祭建德，告以复仇之义。攻陷冀州，破淮安王神通、李艺及徐世责力等兵，遂拔相州，唐兵多败，半岁之间，尽复建德故地。初，鲁郡贼帅徐圆郎降唐，唐以为兖州总管，至是举兵应黑闼。黑闼北通突厥，兵势大震，自称汉东王，都洛州，凡建德时文武，悉复本位，其设法行政，悉师建德，而攻战勇决过之。帝使秦王世民、齐王元吉讨黑闼。世民复取相州，进军肥乡，列营于洛水，黑闼数挑战，世民坚壁不应，别遣将绝其粮道。相持六十余日，世民度黑闼粮尽，必来决战，使人堰洛水上流，戒守吏于战时决之。黑闼果帅步骑渡洛水，压唐营而阵。世民自将精骑击之，守吏决堰，水大至，黑闼众遂大溃。

黑闼与范愿等奔突厥，山东悉平。世民班师回长安，黑闼复引突厥寇山东，唐遣齐王元吉与淮阳王道玄击黑闼。道玄将兵三万，与副将史万宝不协，道玄率轻骑先出犯，史万宝拥兵不进，由是败没，时年十九。秦王世民闻而深惜之，曰：“道玄常从吾征伐，见吾深入贼阵．必慕效之，以至于此。”为之流涕。

世民自起兵以来，前后数十战，常身先士卒，轻骑深入，虽屡危殆，而未尝为矢刃所伤。太子中允王圭、洗马魏征说太子建成曰：“秦王功盖天下，中外归心，殿下但以年长，位居东宫，今黑闼散亡之余，众不满万，资粮匮乏，殿下宜自击之，以取功名，庶可自安。”太子乃请行，高祖许之，乃与齐王元吉将兵同击黑闼。黑闼食尽，众多亡散，遂遁去。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以城降，斩于洛州。黑闼临刑叹曰：“我幸在家锄菜，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。”刘黑闼僭乱者一年。徐圆朗败走，为野人所杀，其余诸贼，或即灭于隋，或见并于群贼，或灭或降于唐。至武德七年，燕高开道为其下张金树所杀，金树遣使降唐。辅公佑亦灭，除梁，梁师都走附突厥。至太宗贞观二年，将军柴绍等讨之，始灭，而天下复归一统矣。高祖欲杀其民部尚书刘文静，世民为之

固请，不许，卒杀之，籍没其家，皆齐王元吉谮之也。

初，元吉生时，窦氏恶其貌，欲不举，侍媪陈善意私乳之。及长，善意数规谏之，元吉拉杀之。性嗜色，好猎，每于夤夜潜出，奸媾民家妇女，最忌秦王世民。及世民得尉迟敬德，元吉大忌之，闻敬德善马矛肖，元吉亦素以马矛肖自负，请与敬德较胜。元吉操矛肖跃马，意在刺之。须臾，敬德三夺其矛肖。帝以秦王功大，前代官不足称之，以世民为天策上将，位在诸王公上。开天策府，置官属。世民以海内寖平，乃开馆于宫西，延四方文学之士，以杜如晦、房玄龄、虞世南、褚亮等十八人，分为三番，更日值宿，供给珍膳，恩礼优渥。世民朝谒公事之暇，辄至馆中，与诸学士讨论文籍。或夜分乃寝，使阎立本图像，褚亮为赞，号十八学士。士大夫得预其选者，时人谓之登瀛州。建成、元吉忌之，诸府僚多补外官，杜如晦亦迁陕州长史。世民患之。房玄龄曰："余人不足惜，至如如晦，乃王佐之才。"世民即奏请为府属。

初，帝之起兵晋阳也，皆秦王世民之谋。帝谓世民曰："事成当以汝为太子。"及为帝，将佐亦以为请，世民固辞而止。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，齐王元吉多过失，皆无宠。秦王功名日盛，帝尝有意以代建成，建成内不自安，乃与元吉协谋，元吉欲先杀世民，复杀建成而代之。乃相与共倾世民，曲意事诸妃嫔，以求媚于上。世民独不事之。由是诸妃嫔争誉建成、元吉，而短世民。时世民、元吉皆居别殿，与上及东宫皆昼夜通行，无复禁限，相遇如家人礼。太子令秦、齐王教，与诏敕并行，有司莫知所从，唯据得之先后为定。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，给田数十顷。张婕妤求之，手敕赐之。神通以教给在先，不与。婕妤诉于帝，帝怒，以责世民，复谓裴寂曰："此儿久典兵在外，为书生所教，非复昔日子矣。"秦王每侍宴宫中，思太穆皇后早终，不得见帝有天下，或欷歔流涕，帝不乐。诸妃嫔曰："陛下春秋高，宜相娱乐，而秦王如此，正是憎嫉妾等。陛下万岁后，妾母子必无孑遗矣。皇太子仁孝，陛下以妾等子母托之，必能保全。"高祖为之怆然。时帝于窦后所生四子之外，又生十八子，由是无意易太子，待世民日疏。而待建成、元吉日亲矣。世民从上幸元吉第，元吉伏甲欲刺之。建成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在外，乃急止之。突厥屡寇关中，上欲迁都避之。世民曰："戎狄为患，自古有之。陛下圣武龙兴，奈何欲迁都以遗四海羞？臣忝备藩维，愿假数年之期，请系颉利之头，致之阙下。"上曰："善。"建成与妃嫔共谮世民曰："突厥虽屡为边患，得赂则退。秦王外托御侮之名，实欲内总兵权，成其篡夺之谋耳。"上大怒，召世民责之，不解。会有司奏突厥入寇甚急，上乃改容劳勉，诏世民、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之。上海有寇盗，辄命世民讨

之，事平之后，猜嫌益甚。

世民、元吉与颉利突利二可汗遇于豳州，元吉见其兵盛，大惧，不敢出。世民独帅骑驰诣颉利曰：“国家与可汗和亲，何为负约？我秦王也，可汗能斗，请独出与我斗。”又遣骑前告突厥曰：“尔往与我盟，有急相救，今乃引兵相攻，何无香火之情也？”颉利见世民轻出，又闻香火之言，疑突厥与世民有谋，突厥又疑颉利与世民有谋，乃相与请和，与盟而去。

丙戌九年六月丁巳，太白经天，世民既与建成、元吉有隙，建成于夜宴进酒，世民饮之未尽而倒，淮安王掖世民还，咯血数升，急解之，得愈。上临幸视疾，因语世民曰：“尔兄弟终不相下，同在京师，忿阋且深，尔宜往洛阳，分陕以东悉主之，许建天子旌旗。”建成、元吉相与谋曰：“秦王若至洛阳，不可复制，不如留之长安，则一匹夫，取之易矣。”乃令人上封事，言秦王左右，闻往洛阳，无不喜跃，观其志趣，恐不复来。

帝乃中止。建成、元吉以秦府多骁将，欲诱之使为己用，密以金银器一车，赠尉迟敬德。敬德辞不受，以告世民。世民曰：“公心如山岳，虽积金至斗，知公不移。元吉乃谮敬德于上，将杀之。世民固请得免。房玄龄、杜如晦劝世民行周公之事。

建成、元吉亦日夜与后宫谮诉世民于上，上信之。元吉密请杀秦王。上曰：“彼有定天下之功，罪状未着，何以为辞？”元吉曰：“但应速杀，何患无辞。”上不应。会突厥入塞，建成荐元吉将兵击之。元吉请秦府骁将秦叔宝、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段志元同行，简秦府精兵悉隶麾下，徙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不得在秦府。东宫官王日至至密告世民曰：“太子语齐王，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，使壮士拉杀之，尽杀秦叔宝等，遣人说上授我以国，而立汝为太弟。”于是长孙无忌、高士廉、尉迟敬德等请世民决计。世民命卜之幕僚。张公谨自外来见之，取龟投地曰：“夫卜以决疑。今事在不疑，尚复何卜？”

己未，太白复经天，太史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，帝以其状授世民，于是世民密奏建成、元吉与张婕妤、尹德妃及与诸后官淫乱状，且曰：“臣于兄弟，无私毫负，今欲杀臣，以为世充、建德报仇。”上省之，愕然曰：“明当鞫问，汝宜早参。”庚申，世民将入朝，夜享将士，长孙后亲为行酒，士皆感奋愿死世民遂帅长孙无忌等入，伏兵玄武门。张婕妤窃知之，密告建成。建成、元吉觉变，即跨马东归宫

府。

世民从而呼之，元吉惶悚，引弓三射不能彀。世民一箭射杀建成，再中元吉坠马。世民马惊逸入林下，为木枝所挂，坠不能起。元吉遽至，夺弓将扼之，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，跃马叱之。元吉欲趋武德殿，敬德追射杀之。东宫及齐府兵乃鼓噪欲攻秦府，敬德持建成、元吉首示之，宫府兵皆溃。上谓裴寂等曰："不图今日乃见此事。"萧瑀、陈叔达曰："建成、元吉嫉秦王功高望重，共为奸谋，今秦王已讨而诛之，秦王功盖宇宙，率土归心，陛下若处以元良，委之国务，无复事矣。"上曰："善，此吾之夙心也。"遂立世民为皇太子。又诏自今军国重事，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，然后奏闻。杀建成诸子承道、承德、承训、承明、承义等，杀元吉诸子承业、承峦、承奖、承裕、承度等。元吉妻杨氏，美丽无比，素与长孙后善，尝谏止元吉无与世民为仇，至是亲至世民宫中请死。光彩发越，娇啼宛转，百倍撩人。世民忘其为弟妇，竟以克敌仇家视之，遂与私焉。及即位，纳之宫中，甚宠幸之。赦建成、元吉党羽，一无所问。洗马魏征尝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，至是，世民召见曰："汝何为离间我兄弟？"对曰："先太子早从征言，无有今日。"世民素重其才，改容谢之。又召王圭以为谏议大夫。

命纵禁苑鹰犬，罢四方贡献，听百官各陈治道，政令简肃，中外大悦。帝自称太上皇，诏传位于太子，太子世民即皇帝位于显德殿，是为太宗文武帝。大赦天下，放宫女三千人。高祖在位九年，又在太上皇位九年崩，寿七十一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三百年捱不到祸乱相寻

词曰：

雨汗淋漓赴选场，秀才落得甚干忙。白发渔樵诸事懒，萧散，闲谈今古论兴亡。虞夏商周秦楚汉，三分南北至隋唐。看到史宫褒贬处，得趣，不摇纨扇自然凉。

却说唐太宗讳世民，高祖次子，母窦氏，生而不惊。方四岁，有书生见之日：“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其年几冠，必能济世安民。”书生去，高祖使人追之不见，乃彩其语，名为世民。为人聪明、英武有大志，能屈节下士。年十八，举义兵，初封秦王。兄建成、弟元占每欲杀之，反为所毙，高祖因传位焉。年号贞观，立妃长孙氏为后。后少好读书，造次必循礼法。

上为秦王时，后奉事高祖，承顺妃嫔，甚有内助。及为后，务崇节俭，服御取给而已，上深重之。上励精求治，数引魏征入卧内，访以得失，征知无不言，上皆欣然嘉纳。王珪等亦数为直谏。裴矩初佞于隋，至是亦忠直。

上神采英毅，群臣进见者，皆失举措，上知之，每见人奏事，必假以辞色，冀闻规谏。尝谓公卿曰：“人欲自见其形，必资明镜；君欲自知其过，必待忠臣。朕事有得失，公辈无惜尽言。”上尝得佳鹞，甚嬖之，望见魏征来，匿怀中。征奏事故久，鹞竟死怀内。上每与房玄龄谋事，必曰：“非如晦不能决。”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龄之策。盖玄龄善谋，如晦善断故也。二人同心辅国，故唐世称贤相者，推房、杜焉。有告尉迟恭反者，上谓敬德曰：“人言卿反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从陛下身经百战，今所存者，皆锋镝之余也。天下已定．乃更疑臣反乎？”

因解衣投地，出其瘢痕。上流涕抚之，又欲以女妻之。敬德曰：“臣闻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臣妻虽陋，相与共贫贱久矣。”上乃止，以为鄜州都督。鸿胪卿郑元踌使突厥还，言于上曰：“戎狄兴衰，专以牛马为候，今突厥民饥畜瘦，此将亡之兆也，不过三年。”上曰：“然。今新与之盟，不可失信，待其有罪，然后讨之。”突厥寇边，遣都督李世责力、李靖、柴绍、薛万彻为行军总管，众合十余万，皆受李靖节度，分道出击突厥。李靖帅骁骑三千，自马邑进屯恶阳岭，夜袭定襄，破之。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，大惊。时上遣鸿胪卿唐俭慰抚之，靖引兵与世责力会白道，谋曰：“颉利虽败，其众犹盛，若走度碛北，则难图矣。今诏使至

彼，虏必自宽，若选万骑袭之，不战可擒矣。”张公谨曰：“诏书许降，使者在彼，奈何击之？”靖曰：“此韩信所以破齐也，唐俭辈何足惜。”遂勒兵夜发，世责力继之，遂大破突厥于阴山，斩首万余级，俘男女十余万，斥地自阴山至北大漠，露布以闻。时炀帝后萧氏在突厥，李靖送之还朝，年虽四十余，而色犹未落。上召入宫，因幸焉。与谈前朝故事，甚悦之。突厥颉利败走，往依沙钵罗，设苏尼失部落，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，使苏尼失执颉利，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取之以献。苏尼失举众来降，漠南遂空。

上御楼受俘，馆之太仆。上皇闻之叹曰：“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，今我子能灭突厥，吾付托得人，复何忧哉？”上皇召上，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，置酒凌烟阁，酒酣，上皇自弹琵琶，上起舞，公卿迭起为寿，迨夜而罢。颉利可汗入朝，靺鞨遣使入贡，时远方诸国来朝者甚众，服装诡异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，作《王会图》，从之。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，群臣皆呼万岁。自后以玺书赐夷狄君长，皆称天可汗。是时天下治平，且大稔，终岁断刑才二十九人。东至于海，南极五岭，皆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路焉。长孙皇后崩，上曰：“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，失一良佐矣。”时齐王元吉改封巢刺王，妃杨氏生子明，甚得幸于上，上欲立为后。

魏征曰：“陛下方比德唐虞，奈何以辰嬴自累。”上乃止，寻封子明为曹王，使继元吉后。又故荆州都督武攉女，年十四，上闻其美，召入后宫，以为才人，后为高宗后，即武后也。侯君集灭高昌，以其地为西州。于是唐地东极于海，西至焉耆，南尽林邑，北抵大漠，皆为州县。

初，太子承干喜声色及畋猎，所为奢靡，魏王泰多艺能，有宠于上，潜有夺嫡之志。太子知之，阴养刺客纥干承基及壮士等百余人，谋杀魏王泰。太子知吏部尚书侯君集怨望，引入东宫，谋以自安之策。君集以太子暗劣，欲乘衅图之，遂劝之反，会上第七子齐王佑反，事连纥干承基系狱，当死，承基上变，告太子谋反，敕中书门参鞫之，反形已具，废为庶人，侯君集等皆伏诛。乃立晋王治为皇太子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我若立泰，则是太子之位，可经营而得，自今太子失道，藩王窥伺者，皆两弃之。传诸子孙，永为后法。”上疑太子治柔弱，密谓长孙无忌曰：“雉奴懦，恐不能守社稷。吴王恪英果类我，我欲立之何如？”无忌固争，以为不可。上曰：“公以恪非己之甥耶？”无忌日：“太子仁厚，真守文令主，储副至重，岂可数易？”上乃止。至高宗时，吴王坐房玄龄子房遗爱，与高阳公主谋立荆王元景，事觉冤死，其后为南唐主。初，魏征尝见侯君集有宰相才，至是以反诛，上疑征阿党，乃踣其所撰碑。新

罗遣使，言百济与高丽连兵，谋绝新罗入朝之路，乞兵救援。上遣使赍玺书谕之。盖苏文不奉诏，使还。上曰："盖苏文弑其君，残虐其民。今又违诏命，不可不讨。"李世责力劝上伐之，上欲自征高丽，褚遂良切谏不听，命房玄龄留守京师，帝如洛阳，下诏亲征高丽。以张亮、李世责力为行军大总管，诏诸军分道击高丽。车驾至定州，拔辽东，进攻安市城。高丽延寿惠真帅兵十五万救之，上敕诸军齐出奋击。会有龙门薛仁贵者，大呼陷阵，所向无敌，高丽兵披靡，大军乘之，高丽兵大溃。延寿惠真帅其众降，高丽举国大骇。后黄城银城皆帅众遁去，数百里无复人烟。帝攻安市城久不下，以辽左早寒，草枯冰冻，士马难久留，且粮食将尽，敕班师，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还。

安市城主登城拜辞，上嘉其有礼，赐缣百匹，以励事君。上以征高丽不能成功，深悔之，叹曰："魏征若在，必不使朕有此行也。"命驰驿祀征以少牢，复立所制碑而劳赐其妻子。帝还京师，遣李世劼击薛延随，降之。遣使招谕铁勒诸部，铁勒百余万众，其酋长皆请入朝。回纥等十一姓，各遣使归命。上大喜，作诗曰："雪耻酬百王，除凶报千古。"勒石于灵州，骨利干遣使入贡。骨利干居西域瀚海之北，与铁勒诸部相去甚远，昼长夜短，夏至日没后，天色正曛，煮羊胛适熟，日已复出矣。

结骨俟利发入朝，结骨人皆长大，赤须绿睛，自古未通中国。

至是入朝，上曰："昔汉武帝穷兵三十年，所获无几，岂如今日，绥之以德，使穷发之地，尽为编户乎？"

时太白屡昼见，占云："女主昌。"又秘记云："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，代有天下。"上以问李淳风，对曰："臣仰稽天象，俯察历数，其人已在陛下宫中，自今不过三十年，杀陛下子孙殆尽。"上曰："凡疑似者尽杀之，何如？"对曰："王者不死，徒杀无辜，且自今以往，三十年其人已老，颇有慈心，为祸或浅，借使得而杀之，天或更生壮者，肆其荼毒，陛下子孙无遗类矣。"上乃止。上苦痢，增剧，太子昼夜不离侧，或累日不食，发有化白者。上泣曰："汝能孝爱如此，吾死何恨？"丁卯疾笃，诏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入卧内，谓之曰："太子仁孝，公等所知，善辅导之。"谓太子曰："无忌、遂良在，汝勿忧天下。"乃令遂良草遗诏。有顷上崩，在位二十三年。寿五十三岁。

帝除乱比汤武，致治若成康，躬亲行阵，战无不克，虚己受谏，直无不容。四夷万古所未及致者，无不服从，功德兼隆，自汉以来，未之

有也。无忌等请太子先宣遗诏，罢东征之役，然后即位。是为高宗。立妃王氏为后。

初年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同心辅政，百姓阜安，有贞观之遗风。萧淑妃有宠，王皇后嫉之，上之为太子也，入侍太宗，见才人武氏而悦之。太宗崩，武氏出为尼。忌日，上诣寺行香，见之泣。后闻之，阴令长发，纳之后宫，欲以间淑妃之宠。武氏巧慧，多权数，初入宫，屈体事后，后数称其美。未几大幸，拜为昭仪。后及淑妃宠皆衰，更相与谮之，上皆不纳。王皇后、萧淑妃与武昭仪更谮相诉，后宠遂衰，然犹未有意废之也。会昭仪生女，后怜而弄之。后出，昭仪潜扼杀之。上至，昭仪阳欢笑，发被观之，女已死矣，即惊啼，问左右，左右曰：“皇后适来此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后杀吾女。”昭仪因泣数其罪。后无以自明，上由是有废立之意．又恐大臣不从，乃与昭仪幸长孙无忌第，酣饮极欢，拜无忌宠姬子三人，皆为朝散大夫，仍载金宝缯帛十车，以赐无忌。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，以讽无忌，无忌对以他语。上与昭仪不悦而罢。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，无忌厉色折之。上一日退朝，召长孙无忌、李世责力、于志宁、褚遂良于内殿。遂良曰：“今日之召，多为宫大尉元舅，司马功臣，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功臣之名。遂良起于草茅，且受顾托，不以死争之，何以见先帝？”责力称疾不朝，无忌等至内殿，上顾谓无忌曰：“皇后无子，武昭仪有子，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？”遂良对曰：“皇后名家于，先帝为陛下所娶。先帝临崩，执陛下手谓臣等曰：‘朕佳儿佳妇，今以付卿。此陛下所闻，言犹在耳。皇后未闻有过，岂可轻废？”上不悦而罢。

明日又言之，遂良日：“陛下必欲易后，请妙择天下令族，何必武氏？武氏经事先帝，众所共知，万代之后，谓陛下何如主。

愿留三思。”因置笏于殿阶，解巾叩头流血曰：“还陛下笏，乞放回田里。”上大怒，命引出。昭仪在帘中大言曰：“何不扑杀此獠。”西南夷曰獠，遂良杭州人，故呼之为獠。于志宁不敢言。韩瑗因奏事泣涕极谏，复上疏曰：“妲己倾殷，褒姒灭周，不谓今日，尘黩圣代。陛下不信臣言，臣恐宗庙不血食矣。”言极切直。上皆不纳。他日，李世责力入见，上问之曰：“朕欲立武昭仪为后，遂良固执以为不可，事当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。”上意遂决。许敬宗宣言于朝曰：“田舍翁多收十斛麦，尚欲易妻。况天子乎？”昭仪令左右以闻，贬遂良、韩瑗等为远州刺史，废王皇后、萧淑妃为庶人，册立武氏为皇后，囚故后王氏、淑妃萧氏于别院。上常念之，间行至其所，呼之。王后泣曰：“至尊若念畴昔，使得再见天日，幸甚。”上曰：“朕自有

处。”武后闻之大怒，遣人断其手足，投酒瓮中，曰：“令二妪骨醉。”数日而死，又斩之。武后数见王、萧为祟，如死时状。故后为太后时，多在洛阳，不敢归长安以避之。削太尉长孙无忌赵公官，黔州安置，寻杀之。而用奸臣许敬宗、李义府等。上渐苦风眩，目不能视，百司奏事，或使皇后决之。

后性明敏，涉猎书史，处事称旨。由是委以政事，专作威福，上反为所制，中外谓之二圣。诏以武后为天后。时百济恃高丽之援，数侵新罗，唐熊津总管孙仁师进攻百济，拔之。百济王丰奔高丽，高丽王泉及盖苏文死，子泉男生、泉男建争立，男生降唐求救，上以李世责力为辽东大总管，伐高丽，薛仁贵为前锋，与高丽战，大破之。进至鸭绿栅，又破之。进围平壤月余，高丽王藏降，高丽悉平。分高丽为九督府四十二州百县以统之。初，王皇后无子，请于帝，立子忠为太子。及武后立，废忠而立武后子代王宏为太子。宏仁孝谦谨，数忤武后。萧淑妃女义阳、宣城两公主，年逾三十，尚幽掖庭，宏请嫁之。天后恨宏，鸩杀之。而立雍王贤为太子。贤处事明审，天后忌而废之，立英王显为太子。上在位三十四年崩。太子显即位，是为中宗。裴炎受遗诏辅政，政事咸取决于太后。立妃韦氏为皇后。中宗欲以后父韦元贞为侍中，裴炎固争，以为不可。中宗怒曰：“我以天下与韦元贞，何不可，而惜侍中耶？”炎惧以白太后，太后废中宗为庐陵王，幽于别所，寻迁于房州，房州在今湖广襄阳府庐陵县。立豫王旦为皇帝，居于别殿，政事皆太后主之，皇帝不得有所干预。太后改元，及官名服色旗帜，皆尚金色，立武氏七庙。裴炎切谏，勿听，寻炎为太后所杀。

初，李世责力卒，孙敬业嗣为英公，为眉州刺史。时诸武用事，唐宗室人人自危，众心愤惋。李敬业与弟敬猷、唐之奇、骆宾王、杜求仁、魏思温各坐事遭贬，皆会于扬州，遂谋起兵。

驱囚徒工匠数古授以甲，遂起一州之兵，杀扬州长史，开府库，赦囚徒，旬日之间，得胜兵十余万。移檄州郡，其檄文骆宾王所作，义气凛凛。太后见之，问曰：“谁所为？”或对曰：“骆宾王。”太后曰：“人有才如此，而使之流落不偶，宰相之过也。”遣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将兵三十万以讨敬业，追削其祖考官爵，发冢斲棺，复姓徐氏。魏思温说敬业曰：“明公以匡复为词，宜帅大军鼓行而进，直诣洛阳，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，四方响应矣。”薛重璋曰：“金陵有王气，且大江天险，足以为固，请先取之。”敬业不听思温，而从重璋谋，遂取润州，李孝逸军至临淮，战不利。魏元忠说孝逸曰：“敬业兵精，不可与敌。敬猷军淮阴，不习军事，其众单弱，请先取之，乘胜而进，莫不胜矣。”孝逸从其计，先

击敬猷，走之。复进击敬业，因风顺荻干，纵火焚之，敬业大败，轻骑走，孝逸追之。

其将王那相斩敬业、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。余党捕得皆斩之，传首神都，神都即洛阳也。或曰："那相阴逸敬业兄弟、宾壬，取其面貌相似者斩之以降，三人后皆为僧。"太后制：百官及百姓，皆得自举。用僧怀义，本姓杨，名小宝，卖菜洛阳市。

阳物伟岸，因千金公主以进，大得幸于太后，以为白马寺主，出入乘御马，朝贵皆匍匐礼谒。武承嗣、武三思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。怀义多聚无赖少年为僧，纵横犯法，人莫敢言。太后托言怀义有巧思，使入宫营造补阙。王求礼表请阉之，表寝不出。后苏良嗣为相，遇怀义于朝堂，怀义偃蹇不为礼，良嗣大怒，命左右批其颊。怀义诉于太后，太后曰："阿师当于北门出入，南牙宰相所往来，勿犯也。"时太后自徐敬业之反，疑天下人多图己。又以久专国事，内行不正，知宗室大臣怨望，欲大诛杀以威之。乃铸铜为匦，可入而不可出，置之朝堂，以受天下表疏。盛开告密之门，有告密者，言或称旨，则不次除官，无实者不问，于是四方告密者蠭起，人皆重足屏息。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，因告密召见，擢为游击将军，令按制狱。

元礼性残忍，摧一人必令自变量十百人，于是周兴、来俊臣之徒效之，纷纷继起。俊臣作《告密罗织经》数千言，太后得告密者，必令元礼等推之，竞为讯囚酷法。有定百脉、突地吼、死猪愁、求破家、反是实等名号。又有凤凰晒翅、驴狗拔橛、仙人献果、玉女登梯诸刑。或以铁圈束首，加以大楔，椓之使紧；或倒悬之，以石坠其首，以醋灌其鼻。其女人则倒悬之，以绳勒其阴，令壮士弹竹击之，使酸痛不可忍；或以滚汤熟鸡子，纳数枚于阴中，使酸痛非常。每得囚，先陈其械，具以示之，皆望风诬服。太后以为忠，信任之，中外畏此数人，甚于狼虎。

时华州赤水南岸大山，高二百余丈，昼日忽有声，东移数百步。又雍州新丰县东南有山涌出，高二十余丈，太后改新丰为庆山县。太后潜谋革命，稍除宗室，诸王内不自安。武承嗣使人作瑞石，其文曰："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"使人献之，云获之于洛水。太后喜，命曰"宝图"，亲拜洛受图，皇帝、皇子皆从。内外群臣，蛮夷酋长，各依方序立。列珍禽奇兽，杂宝于坛前，文物卤簿之盛，唐兴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告谢南郊，礼毕，御明堂，朝群臣，召诸宗室朝于明堂，诸王递相惊。

琅琊王冲起兵博州，越王贞起兵豫州，以匡复唐室。众皆不满万，太后分遣将击杀之。因欲悉诛诸王，使周兴按之。于是收韩王元嘉、鲁王灵夔、黄公撰与常乐公主于东都，迫使自杀，亲党皆诛，又杀郑王璥等六人。太后享万象神宫，始用周正，改十一月为正月，十二月为腊月，夏正月为一月。改国号曰周，上尊号曰圣神皇帝，以豫王旦为皇嗣，改姓武氏。太后虽滥以禄位收人心，然不称职者，寻亦黜之，或加刑诛，挟刑赏之柄，以驾驭天下，政由己出，明察善断，故当时英贤竞为己用。王庆之数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。李昭德言于太后曰："陛下身有天下，当传之子孙，为万代业。自古未闻侄为天子，而为姑立庙者也。"太后怒，庆之屡奏，命昭德杖之。昭德引出门示朝士曰："此贼欲废我皇嗣，立武承嗣，立杖杀之。"

其党乃散。或告右丞周兴与大将军邱神绩通谋造反者，太后命来俊臣鞫之。俊臣方与兴对食，谓之曰："囚多不承，宜为何法？"兴曰："此甚易耳，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，令囚入其中，何事不承。"俊臣乃索大瓮，水围如兴法。起谓兴日："有内状推兄，请兄入此瓮。"兴惶恐服罪。法当死，特原之，流岭南，在道为仇家所杀。其来俊臣、索元礼，寻皆为太后所诛，以慰人心。

时扛淮旱饥，禁天下屠杀，拾遗张德生男，私杀羊，会同僚。杜肃怀肉一块上表告之。明日，太后当殿谓德曰："闻卿生男，喜甚。"德拜谢。太后曰："何从得肉？"德叩头服罪。

太后曰："朕禁屠宰，吉凶不预，卿自今召客，亦须择人。"

出肃表示之。肃大惭，举朝欲唾其面。太后自垂拱以来，任用酷吏，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，次及大臣数百家，其刺史郎将以下，不可胜纪。每除一官，户婢私相谓曰："鬼朴又来矣。"

不旬月，辄遭掩捕族诛。监察御史严善思公直敢言，时告密者不可胜数，太后亦厌其烦，命善思按问，引虚伏罪反坐者八百五十余人，罗织之党，为之不振。补阙朱敬则、御史周矩皆上疏请宽刑，太后善之。制狱稍衰，户婢团儿谮皇嗣妃刘氏、德妃窦氏为魇咒，太后杀之。有告皇嗣异谋者，命来俊臣鞫其左右。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："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。"即引佩刀自剖其胸，五脏皆出。太后令舁入宫，敷心药，经宿始苏。

叹曰："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使汝至此。"即命来俊臣停推，睿宗由是得免。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，擢为殿中侍御史。远近闻之，无不相

贺。时御医沈南璆，亦得幸于太后。怀义心愠，乃密烧天堂延及明堂，皆尽，风裂血象，为数百段。血象者，怀义杀牛取血，画为大佛象。怀义云：“自刺血为之也。”太后讳之，怀义内不自安，言多不顺，太后执之于瑶光殿前，使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。

太后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。张昌宗、张易之皆年少，美姿容。太平公主隐敷之以淫药，使伟岸其阳物，且能坚久，荐入宫中，太后大幸之。二人常傅朱粉，衣锦绣，赏赐不可胜纪。以昌宗为散骑常侍，易之为司卫少卿，皆为内宸供奉。武承嗣、武三思等皆争候其门，为执鞭辔，谓易之为五郎，昌宗为六郎。易之又尝引蜀商数人，饮博侍宴于禁中，宰相韦安石见而逐出之。又小说家盛传薛敖曹故事，则太后之外遇，固不止于怀义、南璆、昌宗、易之也。娄师德荐狄仁杰于太后，以为同平章事。仁杰不知，意颇轻师德，数挤之于外。太后觉之，问仁杰曰：“师德知人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与同僚，未闻其知人也。”太后曰：“朕之知卿，乃师德所荐也，亦可谓知人矣。”

仁杰出而叹曰：“娄公盛德，我为包容久矣。”太后一日谓仁杰曰：“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武者陛下之姓，两翼二子也。陛下起二子，则两翼振矣。”太后由是无立承嗣、三思意。又吉顼说昌宗易之，劝立庐陵王，以慰人望，二人亦乘间屡为太后言之。太后乃托言庐陵王有疾，遣使召之，及其妃子皆诣行在，承嗣快快发病而已。皇嗣固请逊位于庐陵王，太后许之，立为太子，赐姓武氏，以豫王旦为相王。

太后信重狄仁杰，群臣莫能及，尝谓之“国老”而不名。

仁杰好面折廷争，太后每屈意从之。尝从太后游幸，遇风巾坠，马惊不止，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。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，不许。每入见，太后尝止其拜，曰：“每见公拜，朕亦身痛。”

及卒，太后泣曰：“朝堂空矣。”自是朝廷有大事，众或不能决，太后辄叹曰：“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！”太后尝问仁杰曰：“朕欲得一佳士而用之。”仁杰曰：“未审陛下何所用之？”

太后曰：“欲用为将相。”仁杰荐荆卅长史张柬之。太后屡迁其官，卒用为相。又尝荐姚元崇、桓彦范、敬晖等数十人，太后率用之，悉为名臣。或谓仁杰曰：“天下桃李，尽在公门矣。”

仁杰曰：“荐贤为国，非为私也。”太后寝疾，张昌宗、张易之居中

侍疾，同平章事张柬之、崔元日韦与中台右丞敬晖、司刑少卿桓彦范、相王府司马袁恕已谋诛之，谓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：“将军今日富贵，谁所致也？”多祚泣曰：“大帝也。”

柬之曰：“将军亦思报大帝之德乎？”多祚曰：“苟利国家，惟相公处分。”遂与定谋。柬之使以敬晖、桓彦范及荆州长史杨玄琰、散骑常侍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，委以禁兵。时太子于北门起居，柬之使敬晖、桓彦范谒见，密陈其事，太子许之。

柬之、玄琰、彦范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，遣李多祚、李湛迎太子，斩关而入，斩易之、昌宗于庑下。太后惊起问曰：“乱者谁耶？”对曰：“张昌宗、易之谋反，臣等奉太子令诛之。”太后见太子曰：“乃汝耶，小子既诛，可还东宫。”

彦范进曰：“太子安得更归？昔天皇以太子托陛下，今年齿已长，久居东宫，天意人心，久思李氏，愿陛下传位太子，以顺天人之望。”太后乃传位于太子，中宗重复即位，太后徙居上阳宫，帝帅百官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。太后僭位二十一年，让位后，又一年而崩，寿八十一岁。年虽老而不见其衰，殆人妖欤！复立韦氏为皇后，赠后父元贞为上洛王。

初，上在房州，与后同幽闭，备尝艰厄，情爱甚笃。上尝与后私誓曰：“异时重见天日，当惟卿所欲，不复相禁。”及再为皇后，遂干预朝政，二张之诛。薛季昶谓张柬之、敬辉曰：“二凶虽诛，产、禄犹在，去草不除根，终当复活。”二人曰：“大事已定，彼何能为？”刘幽求亦谓桓彦范、敬晖曰：“武三思尚存，公等终无葬地。及早图之。”勿从。上女安乐公主适武三思子崇训。上官仪女婉儿者，没入掖庭，辩慧，善属文，明习吏事，则天爱之，及上即位，使掌制命，益委任之，拜为婕妤，武三思通焉，故婉儿党于武氏，又荐三思于韦后，三思遂与后通。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，而自居傍为之点筹，由是武氏之势复振。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，上不听。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敬晖、柬之等，云恃功专权，将不利于社稷，不若封以王爵，罢其政事，外不失尊宠功臣，而内实夺之权柄。上以为然，封敬晖、桓彦范、张柬之等五人俱为王，皆罢其国事。三思令百官修复太后之政，不附武氏者斥之；为五王所逐者，复之。大权尽归三思矣。太后崩于上阳宫，上居谅阴，命魏元忠居摄三日。元忠素负忠直之望，武三思矫太后遗制，慰谕元忠，赐实封百户。元忠奉制，感咽涕泣。见者曰：“事去矣。”武三思使郑愔告敬晖等五人，与王同皎通谋，欲废皇后，于是削其勋封王爵，各贬为远州司

马。三思又阴令人疏皇后秽行，榜于天津桥，请加废黜。上大怒，命李承嘉穷核其事。承嘉奏言敬晖等所为，请族诛之。上可其奏。大理丞李朝隐奏称，晖等未经推鞫，不可遽就诛夷，乃长流敬晖等于各远州，三思矫制杀之。三思既杀五王，势倾人主，尝言："我不知世间何者为善人，何者为恶人，但与我善者则为善人，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。"韦后以太子重俊非己所生，恶之，武三思尤忌太子，屡谋废之。太子积不能平，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矫制发羽林兵三百余人，并太子侍卫共千人，杀武三思及其子崇训于其第，斩关而入。欲杀上官婉儿、安乐公主与韦后。帝与后及安乐公主上官婕妤，避兵于玄武门楼，俯谓多祚所部曰："汝辈皆朕宿卫之士，何为从多祚反？"于是千骑反斩多祚，太子走，为左右所杀。安乐公主悦崇训之弟延秀，即以延秀尚焉。时公主每逾礼制，多外交，而驸马必守贞一。帝女宜城公主驸马裴巽有外宠一人，公主遣人执之，剥其阴皮，复剥驸马之额皮，以阴皮附驸马之额，而以额皮补阴门，兼以线缝其肉，即以鹅毛通便孔，皆敷以鸾胶，实时生就。乃令驸马厅上视事，集僚吏共观之，见者绝倒。后公主亦自觉不雅，且须朝见，复剥此妇之额皮，以补驸马之额；仍移阴皮于此妇之额。其妇羞惭自缢。

自是妇女大惧，无敢与驸马偶语者。又安乐、常宁二公主，及皇后妹成阝国夫人、上官婕妤等皆依势用事，请谒受赇，虽屠沽臧获，用钱三十万，则降墨敕除官，斜封付中书，时人谓之斜封官。西京、东都各置二吏部侍郎，为四铨簿，选者岁数万人。

上官婕妤创立外第，出入无节，朝士往往从之游处，以求仕进。

升婕妤为昭容。崔湜通于昭容，昭容荐于帝以为相。

昭容往往择无赖少年阳物伟岸而善淫者，荐之韦后，衣以女衣，在宫日夜淫乐。帝与韦后观灯于市里，纵宫女数千人出游，多不归者。政出多门，滥官充溢，府库空竭，民不聊生。

许州参军燕钦融上言皇后淫乱，干预国政，宗楚客图危社稷。

上面诘之，钦融抗言不挠。楚客矫制扑杀之，上意怏怏。由是，皇后及其党始惧。散骑常侍马秦客、光禄少卿杨均皆得幸于后，恐事泄。安乐公主亦欲后临朝，以己为皇太女。乃相与合谋，于饼饣炎中进毒。中宗食之而崩，在位五年。

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，草遗制，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，皇后临朝

摄政。太子即位，时年十六。韦后深忌太平公主与相王。相王子临淄王隆基，阴聚才勇，密图匡复。初，太宗选天下骁勇之士，着虎文衣，跨豹文鞯，谓之百骑。武后时增为千骑，隶左右羽林；中宗谓之万骑，置使以领之。隆基皆厚结其豪杰。隆基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谏、苑总监钟绍京、前朝邑尉刘幽求等，谋诛韦后。会置使韦播高嵩，数榜捶万骑，万骑皆怨。果毅、葛福顺等见隆基诉之，隆基因讽以诛诸韦，皆踊跃自效。

或谓隆基当启相王。隆基曰："我曹为此，以徇社稷，事成福归于王，不成以身死，不以累王也。且万一不从，将败大计。"遂不启。微服与幽求入苑中，会于绍京廨舍。夜二鼓，天星散落如雪，幽求曰："天意若此，时不可失。"于是葛福顺直入羽林营，斩诸韦典兵者以殉曰："韦后鸩杀先帝，谋危社稷，今夕当共诛之，立相王以安天下。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，罪及三族。"羽林士皆欣然听命。隆基勒兵入玄武门，诸卫兵皆应之。斩韦后及安乐公主、武延秀、上官昭容等。幽求曰："众约今夕共立相王。何不早定？"隆基止之。比晓，内外皆定。隆基乃出见相王叩头，谢不先白之罪。相王曰："社稷宗庙不坠于地，皆汝之功。"遂迎相王入，收捕诸韦亲党及宗楚客等皆斩之，封隆基为平王，赐薛崇谏立节王爵，以绍京、幽求并参知机务。武氏宗属诛窜殆尽。

相王旦即位，是为睿宗。废重茂复为温王。睿宗将立太子，以宋王成器嫡长。平王隆基有功，疑不能决，成器辞曰："国家安则先嫡长，危则先有功，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。"上从之。

以隆基为太子，姚元之为兵部尚书，宋璟为吏部尚书，二人同心，革中宗弊政。进忠良，退不肖，赏罚公平，纪纲修举。当时翕然，以为有贞观之遗风。加太平公主实封万户。公主，武后女之妹也，沉敏多权略，武后以为类己，独爱之。及诛二张，公主有力焉。至是又与太子共诛韦氏，屡立大功，益尊重。上尝与之议政，宰相进退，系其一言，荐士骤历清显者，不可胜数，权倾人主，其门如市。公主惮太子英武，数为流言以危之。

一日，上谓侍压曰："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，御等为朕备之。"张说曰："此必奸人欲离间东宫，愿陛下早使太子监国，则流言自息矣。"姚元之曰："张说之言，社稷之至计也。"

上悦。于是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，幽王守礼为幽州刺史，太平公主蒲州安置，命太子监国。次年秋七月，彗星出西方，入太微，太平公

主使术者言于上曰："彗所以除旧布新，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，皇太子当为天子。"上曰："传德避灾，吾志决矣。"八月壬辰，上传位于太子，太子上表固辞，太平公主劝上虽传位，犹宜自总大政。

庚辰，太子即位，是为玄宗明皇帝。尊睿宗为太上皇，在位三年。自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，仍决于上皇。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，擅权用事，与上有隙，乃与窦怀贞、岑羲、萧至忠谋废立，又谋毒上。上与岐王范、薛王业及内给事高力士等定计，以兵三百人召萧至忠、岑羲斩之，怀贞自缢，仍戮其尸。

上皇下诏，自今军国刑政，一听皇帝处分。上下诏，赐太平公主及公主私人崔湜等死，诸子及党羽死者数十人；惟子薛崇简数谏其母，屡被挞，特免之。上赏高力士功，以为监门将军，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，多衣绯紫。宦官之盛，自此始。四年六月，太上皇崩，寿五十五岁。

上励精求治，每事访于姚元之。元之避开元尊号，复名崇。

及姚崇谒告归，荐宋荐以自代。时赋役宽平，百姓富庶，唐世贤相，前称房、杜，后称姚、宋，他人不得比焉。上素友爱，近世帝王不能及。群臣以代王成器等地逼，请循故事，出刺外州，上不得已，从之，废皇后王氏。时武惠妃宠倾后宫，生寿王瑁，李林甫因宦官言于惠妃，愿竭力保护寿王，妃德之，阴为内助。上擢为礼部尚书。

时有安禄山者，本营州杂胡，初名阿荦山，姓康，其母则巫也。父死，母携之再适突厥安延偃。会其部落破散，与延偃兄子思顺俱逃入塞，更名禄山，冒姓安氏。又有史窣干者，与禄山同里闬，先后一日生，及长相亲爱，皆以骁勇闻。窣干因张守珪入奏事，上与语悦之，赐名思明，即史思明也。禄山狡黠，善揣人意，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爱之，以为己子，使为讨击使，又以窣干为将军。至是守珪使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之反叛者。禄山恃勇轻进，为契丹所败，守珪以其失律，囚送京师，请斩之。上惜其才，赦之。张九龄固争曰："失律丧师，不可不诛，且貌有反相，不杀必有后患。"上勿从。张九龄遇事有不可行者，无细大，皆力争之。上在位岁久，渐恣奢欲，怠于政事。李林甫巧伺上意，日夜短九龄于上，上寖疏之，而于林甫转亲矣。上即位以来，所用之相，姚崇尚通。宋璟尚法，张嘉贞尚史，张说尚文，李元纮、杜暹尚俭，韩休、张九龄尚直，皆贤臣，各有所长也。初，上舍长子嗣真而立少子嗣谦为太子，嗣谦后改名瑛，乃赵丽妃所生也。驸马都尉杨洄私附武惠妃，尝伺太子过失，令惠妃泣诉于上。上大怒，欲废之，张九龄力

谏乃止。至是，杨洄又谮太子瑛，及鄂王瑶、光王琚潜构异谋。

上召宰相谋之，李林甫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非臣等所宜豫。”

上意乃决，废太子瑛为庶人，赐死城东驿，并瑶、琚皆杀之。

太子瑛既死，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。时武惠妃已薨，寿王无内援，上以忠王玙年长，孝谨好学，意欲立之，犹豫不决，常忽忽不乐。高力士请择长而立，上意遂定。立忠王玙为太子，改名亨。自开元二十四年，罢张九龄而相李林甫。又安禄山性倾巧，善事人，人多誉之，上以为贤。开元二十九年，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，自后改元天宝，以年为载，而国事日非矣。李林甫为相，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之文学之士，必百计去之。或阳与之善，啖以甘言，而阴陷之。世谓林甫“口有蜜，腹有剑”。

初，开元二十三年乙亥，娶蜀州司户杨玄琰之女为寿王妃。

自武惠妃薨，后宫无当意者。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，上召见，体态丰艳，如妖丽花枝，神魂为之收摄。乃令妃自以己意，乞为女官，号太真，更为寿王娶郎将韦昭训女，潜纳太真于宫中，宠遇一如惠妃，宫中号曰娘子。天宝四载八月，册为贵妃。赠其父玄琰为兵部尚书，叔父玄珪为光禄卿，从铦兄为殿中少监，倚为驸马都尉，姊妹皆赐第，京师宠贵赫然。时妃年二十七，妃每思念寿王，欲私会之。寿王惧祸，避嫌远之。后寿王于代宗十七年薨，六子皆封郡王。

杨妃晓音律，性警颖，善承迎上意，恩宠无比。民间为之歌曰：“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今看女作门楣。”妃欲得生荔支，岁命岭南驰驿致之。妃又尝以悍妒不逊，送归杨铦第，上为之不食，即召还。贵妃姊妹三人，皆有才色，上呼为姨，并承恩宠，封为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。与杨铦、杨锜等五家，竞尚奢侈，势倾天下。以安禄山兼御史大夫。禄山体充肥，腹垂过膝，尝自称重三百斤，外若痴直，内实狡黠，在上前应对敏给，杂以诙谐。上尝戏指其腹曰：“此胡腹中何所有，其大乃尔。”对曰：“更无余物，惟有赤心耳。”禄山欲得常出入禁中，因请为贵妃儿。上与贵妃共坐，禄山先拜贵妃。上问何故？

对曰：“胡人先母而后父。”上大悦。禄山矫健异常，阳物伟岸而善战，贵妃悦之，因与通焉。上命有司为禄山起第于亲仁坊，敕令但穷壮丽，不限财力。禄山生日，上及贵妃皆赐衣服、宝器、酒馔甚厚。后三日，召禄山入禁中，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，裹禄山，使人以彩舆舁之。

上闻后宫喧笑，问其故，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山儿对。上自往观之，大喜，赐贵妃洗儿金银钱，复厚赐禄山，尽欢而罢。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，或与贵妃对食，或通宵不出，颇有丑声扬于外，上不疑也。

自唐兴以来，边帅皆用忠厚名臣，不久任，不遥领，不兼统。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，以胡人不知书，乃奏言：文臣为将，怯当矢石，不若用寒族胡人。胡人则勇决善战，寒族则孤立无党。上悦其言，始用安禄山等，诸节度使尽用胡人。林甫又数称禄山之美，上既使遥领平卢节度使，又使兼范阳河东节度使，封东平郡王，出镇范阳。上以承平日久，专以声色自娱，委政于李林甫，命百官阅视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。林甫媚事左右，迎合上意，以固其宠，杜绝言路，掩蔽聪明，以成其奸，妒贤嫉能，排抑胜己，以保其位。

屡起大狱，诛逐贵臣，以张其势。自皇太子以下，畏之侧目。

在相位十九年，养成天下之乱，而上不悟也。杨贵妃从兄钊，不学无术，从军于蜀，贫不能归。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欲结杨妃为内援，求得之。使献春彩于京师，赆以蜀货万缗。钊至长安，见诸妹分蜀货以遗之曰：“此章仇公所赠也。”于是诸杨日夜誉章仇兼琼，上以兼琼为户部尚书，而钊日贵幸用事矣。

以钊为度支郎中，善于聚敛，帑藏充裕，奏请上观之。上由是视金帛如粪土，赏赐无限。钊一岁十五迁，以为文部尚书，文部即吏部也。钊以图谶有金刀语，请更名，上赐名国忠。李林甫既卒，以杨国忠为相国。忠使人诬告李林甫与突厥阿布思谋反，诏追削其官爵，剖其棺。

初，安禄山以林甫狡猾逾己，故畏服之；及杨国忠为相，禄山视之蔑如也，由是有隙。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，上不信。

国忠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禄山不协，奏以翰兼河西节度使，与共排禄山。是时中国强盛，自安远门西尽唐境，凡一万三千里，闾阎相望，桑麻翳野，天下称富庶者，无如陇右。翰每遣使入奏，常乘白橐驼，日行五百里。杨国忠言禄山必反，且曰：“陛下试召之，必不来。”上使召之，禄山闻命即至。上由是益亲信禄山。禄山辞归范阳，上解御衣以赐之。禄山惊喜，恐国忠奏留之，疾驱出关，乘船而下，昼夜兼行，日数百里。及至范阳，使副将何千年入奏，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。韦见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，所请切不可听，上不听，许之。禄山专制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道，阴蓄异志，殆将十年，养同罗、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，谓之曳落河。及家僮百余人，皆力举千钧，骁勇善战，一

可当百。又蓄战马数万匹，皆高大善走，天下精兵皆聚于河北。见上春秋高，又武备废弛，素有轻中国心。以上待之厚，欲待上晏驾，然后作乱。会国忠与禄山有隙，屡言禄山且反，上不信，即诬数事以激之，欲其速反，以取信于上。

禄山于是决意遽反。会有奏事官自京师来，禄山诈为敕书，悉召诸将示之曰：“有密旨，令禄山人讨杨国忠，诸军宜即从军。”

众愕然相顾，莫敢异言。于是发所部十五万从，反于范阳，引兵而南。时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忽闻范阳兵起，远近震骇，所过州县，望风瓦解。上闻禄山已反，乃召君臣谋之。杨国忠洋洋有得色，曰：“今反者独禄山耳，其下皆不愿也。不过旬日，必传首诣行在。”上以为然。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，上以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，乘驿诣东京募兵，旬日得六万令人，乃断河桥，为守御之备。封常清与贼战于武牢，败绩。禄山遂陷东京洛阳，徙都之。时禄山子庆宗尚宗女在长安，上因诛之。

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。平原太守颜真卿起兵讨贼，遣李平间道奏之。上始闻河北诸郡皆从贼，叹曰：“二十四郡，曾无一义士耶？”及平至，大喜曰：“不识颜真卿作何状，乃能如是。”

常由太守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等起兵讨贼，命崔安石等徇河北诸郡，曰：“大军已下井陉，朝夕当至，先降者赏，后降者诛。

于是河北十七郡，皆归朝廷，合兵二十余万。其附禄山者，惟范阳、卢龙、密云、渔阳、汲、邺六郡而已。杲卿起兵才八日，守备未完，且诸兵各遣分徇诸郡。贼将史思明、蔡希德引大兵至常山城下，杲卿告急于王承业，承业欲窃其功，利于城陷，遂拥兵不救。杲卿昼夜拒战，粮尽矢竭城陷。贼纵兵杀掠，执杲卿、履谦等送洛阳，缚于木桥之柱而剐之，杲卿、履谦至死骂不绝口，颜氏死者三十余人，于是诸郡复陷于贼。安禄山僭号，自称大燕皇帝，贼群臣各加官有差。真源令张巡起兵讨贼，得精兵千人，至雍邱与贾贲合兵，贼将令狐潮引兵攻雍邱，贾贲出战，败死。张巡力战却贼，兼领贲众，贼蚁附攻城。巡束蒿灌脂，焚而投之，贼不得上，城中矢尽，巡缚草为人千余，被以黑衣，夜缒城，潮兵争射之。

久乃知其藁人，得矢数十万。其后复夜缒城，贼笑不设备，乃以死士斫潮营，贼兵大乱。巡使部将雷万春，于城上与潮语，贼射之，面中六矢而不动，贼疑为木人，谍问之，乃大惊服。

巡时伺贼隙，出兵击之，积六十余日，大小三百余战，贼遂败走，军声大振。以李光田为河北节度使，子仪、光弼大败贼将史思明于嘉山，复河北十余郡。禄山大惧。子仪、光弼奏请固守潼关，而引兵北取范阳，复其巢穴，则贼不日可定。时贼将崔干佑在陕州，故为羸弱以诱王师，上遣使促哥舒翰进兵复陕洛，翰奏禄山习兵，必羸师以诱我，宜守不宜御。杨国忠言于帝，趋使速战。翰不得已，抚膺恸哭。引兵出潼关，遇崔干佑之兵于灵宝西源，翰大败入关。干佑进攻潼关，克之，执翰关洛阳，翰降于贼。上闻之大惧，召宰相谋之。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，上然之。

明日黎明，上独与贵妃姊妹、皇子、妃主、皇孙，及亲近宦官宫人，出延秋门。妃主皇孙之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。至咸阳望夷宫，日向中，上犹未食。国忠自市胡饼以献，于是民争进粝食，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，须臾而尽。上至马嵬驿，将士饥疲，皆愤怒。陈玄礼以祸由国忠，欲诛之。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，遮国忠马，诉以无食。国忠未及对。军士呼曰：“国忠与胡虏谋反。”国忠急走，军士擒杀之，以枪揭其首，并杀其子暄及韩国、秦国二夫人。上拖履出驿门，慰劳将士，令收队。

军士不应。上使高力士问之，玄礼曰：“国忠谋反，贵妃不宜供奉，愿陛下割恩正法。”上曰：“贵妃居深宫，安知国忠谋反？”力士曰：“贵妃诚无罪，然将士已杀国忠，而贵妃仍在左右，岂能自安？愿陛下审思之，将士安则陛下安矣。”帝乃命专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，时年三十有八。舆尸至驿庭，玄礼等人视之，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。国忠妻与幼子日希、虢国夫人、夫人子裴徽，走至陈仓，县令薛景仙捕诛之。上将发马嵬驿，朝臣惟韦见素一人，父老皆遮道请留。帝为按辔久之，乃命太子于后宣慰父老。父老因曰：“至尊既不肯留，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，取长安。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，则中原百姓，谁为之主？”须臾聚至数千人。太子不可，曰：“至尊冒险阻，吾岂可朝夕离左右？”涕泣拔马欲西。建宁王．与宦者李辅国执．谏曰：“逆胡犯阙，四海分崩，不因人心，何以兴复？今殿下从至尊入蜀，则中原之地，拱手授贼矣。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，召郭、李于河北，与之并力讨贼，克复二京，以迎至尊，岂非孝之大者。何必区区温清，为儿女之恋乎？”

广平王俶亦劝太子留。父老共拥太子，马不得行。上总辔待太子，久不至，使人侦之，还白状，上曰：“天也。”乃命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，又宣旨欲传位于太子，太子不受。

太子既留，不知所适。建宁王倓请太子诣平凉，从之。一昼夜驰三百里，至平凉，募兵得五百余人？军势稍振。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，遣使止崔干佑兵，留潼关凡十日。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，于是贼势大炽，然无选略，日夜纵酒，专以女色财宝为事，无复有西出之意，故上得安然入蜀。太子北行，亦无追迫之患。太子至灵武，裴冕、杜鸿渐等上太子笺，请尊马嵬之命，即皇帝位，以号令四方。太子不许，冕等表五上，固争之，乃许之。

是日，肃宗即位于灵武，尊玄宗曰上皇天帝，复以载为年。

初，肃宗为太子时，与李泌为布衣交，泌后隐居颖阳，上遣使召之。至是谒见于灵武，上大喜，每事咨之，言无不从。上皇至成都，从官六军，至者千三百人而已。郭子仪等将兵五万，自河北至灵武。灵武军威始盛，人有复兴之望矣。灵武使者至蜀，上皇喜曰："吾儿应天顺人，吾复何忧！"乃制："自今改制敕为诰，表疏称太上皇，四海军国重事，皆先取皇帝进止，仍奏朕知。"命韦见素、房王官、崔涣奉传国宝玉册，诣灵武传位，在位四十四年。

初，上皇每大宴，先设太常雅乐，继以鼓吹，出宫人舞霓裳羽衣。又奏散乐杂戏，教舞马百匹，衔杯上寿，引犀象入场，或拜或舞。禄山见而悦之。至是命搜捕悉送洛阳，禄山宴群臣于凝碧池，盛奏众乐卑舞象怒目不动，禄山尽杀之。梨园子弟往往欷歔泣下，贼皆露刃睨之。乐工雷海清不胜悲愤，掷乐器于地，西向恸哭。禄山怒，缚于试马殿前，肢解之。

上欲以建宁王倓为元帅，李泌曰："广平，兄也，使建宁既成大功，将何以处之？"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李泌为侍谋元帅长史，以讨禄山。帝如彭原，廨舍隘狭。上与张良娣博，打子之声闻于外。李泌言诸军奏报停壅，不宜为此，良娣以是怨泌。张良娣与李辅国表里为奸，皆恶泌。建宁王倓谓泌曰："先生荐兄广平王为元帅，使侠得尽臣子之礼，无以报德，请为先生除害。"泌日："何也？"倓以良娣为言。泌曰："此非臣子所宜言，愿王置之。"倓不从，数于上前诋讦良娣及辅国罪恶。二人谮之曰："倓恨不得为元帅，谋害广平王。"上怒，赐倓死。广平王大惧，谋去辅国及良娣。李泌曰："不可，但尽人子之孝可也。"王从之。上以良娣为淑妃，未几，竟立为后，李辅国依附之，势倾朝野。

安禄山自起兵以来，目渐昏，至是不复睹物，左右动加棰挞，或杀

之，人不自保。又欲废庆绪而立嬖妾所生之子庆恩。严庄与庆绪谋，夜使阉竖李猪儿执刀直入帐中，斲禄山腹，出其肠，流血数斗而死。庆绪即皇帝位，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。

先是，禄山得两京珍货，悉输洛阳。思明拥重兵，据富资，寖不用庆绪命，庆绪不能制。庆绪使尹子奇寇睢阳，许远告急于张巡，巡入睢阳，与远合兵固守，昼夜苦战。远自知才不及巡，其战事筹划，一听于巡，凡十六日，擒贼将，杀贼兵，贼兵夜遁。尹子奇复引兵攻睢阳，张巡椎牛享士，尽军出战。贼见其少，笑之。巡帅诸将直冲贼阵，贼大溃。明日贼复合兵攻城。巡于城中，夜鸣鼓严队，若将出击者。贼闻之，达旦警备。

既朋，巡乃寝兵绝鼓，贼以飞楼瞰城中，无所见，遂解甲休息。

巡与将军南霁云、雷万春等十余将，各将五十骑，开门突出，直冲贼营，营中大乱。巡欲射奇而不识，乃削蒿为矢射之，中者谓巡矢尽，走白子奇。乃得其状，使霁云射之，中其左目，几获之，子奇乃收军还。子奇复围睢阳，城中日蹙。巡乃令霁云突围出，告急于临淮贺兰进明，进明不肯发兵，而爱霁云勇壮，具食延之。霁云曰："睢阳主人不食月余矣，云虽欲独食，何能下咽？"因啮一指以示进明曰："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，请留一指以示信。"归报，座中皆为泣下。子奇久围睢阳，城中食尽，议弃城东走。张巡、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，无睢阳是无江淮也，不如坚守以待之。始与士卒同食茶纸；既尽，又食马；马尽，罗雀掘鼠。雀鼠既尽，巡爱妾霍氏曰："城陷则妾必死，尸烂于地为蝼蚁所食，甚无益也。不如变无益为有益，妾请以身为粮，延军士数刻之命，以待救。妾丑处，君须自食，以完吾贞。埋骨于地，以还父母。"巡义而许之，乃出爱妾，杀以食士。许远亦杀其奴，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。既尽，继以老弱男子，人知必死，无有叛者，所余仅四百人。贼登城，将士病不能战。巡西向再拜曰："臣力竭矣，生无以报陛下，死当为厉鬼以杀贼。"城遂陷，巡与南霁云、雷万春等三十六人，俱被杀。生致许远于洛阳，死于偃师。张镐闻睢阳围急，倍道急进，且檄谯郡太守闾邱晓救之。晓不受命，镐至睢阳，城已陷三日矣。镐召晓杖杀之。上享劳诸将，遣广平王俶、郭子仪攻长安。谓子仪曰："事之济否，在此行也。"子仪对曰："此行不捷，臣必死之。"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等，将精兵四千余人至凤翔，广平王俶见叶护，约为兄弟，因帅郭子仪、李嗣业仆固怀恩等，与贼战于长安城西，自午至酉，斩首六万级，贼遂大溃，克复长安，遣使人蜀，请上皇还京师。广平王俶、郭子仪等，将兵取东京洛阳。安庆绪悉发洛阳兵，使严庄将之，以拒官兵。子

仪等初与战不利，回纥自南山袭其背。贼惊顾曰：“回纥至矣。”遂溃。庆绪奔河北，广平王俶人东京，回纥纵兵大惊。俶患之，父老请以啰锦万匹以赂回纥，回纥乃止。上皇至咸阳，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。上皇即日幸兴庆官，遂居之。赐郭子仪爵汾阳王，李光弼等功臣各进阶赐爵有差，追赠死节之臣。安庆绪忌史思明之强，欲图之。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来降，沧、瀛、安、深、德、棣等州皆降，虽相州未下，河北卒为唐有矣。

张镐上言，史思明凶险，人面兽心，难以德怀，愿勿假以威权，征之入朝，分散其兵，补入宿卫，则乱定矣。时上已宠纳史思明，勿听。李光弼以史思明终必为乱，阴使乌承恩图之。

已而谋泄，思明乃集将佐吏民，西向大哭曰：“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，何负陛下，而必欲杀臣。”遂杀乌承恩，挟兵观望。

上命朔方郭子仪、淮西鲁炅等七节度使讨安庆绪，又命河东李光弼、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以助之。上以子仪、光弼皆元勋，难以统属，故不置元帅，但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以监之。子仪等大破庆绪于卫州，追至邺，围之。庆绪穷急，求救于史思明，且请以位让之。思明反，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。

九节度使之师既无统帅，号令不一，镇西节度使李嗣业中流矢死。思明引大军直抵城下，官兵步骑六十万与之，刻日决战，未及布阵，思明将精兵五万，直前奋击，大风忽起，吹沙拔木，天地昼晦，咫尺不相辨，两军大惊溃。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，保东京，战马甲仗遗弃殆尽，诸节度各溃归本镇。史思明杀安庆绪，返范阳，僭号大燕皇帝。鱼朝恩恶郭子仪，因其败，短之于上，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。史思明复入东京，遂引兵攻河阳。光弼以短刀置靴中曰：“战事危，吾国之三公，不可死贼手，万一不利，诸君死敌，我自刭，不令诸君独死也。”

帅诸将致死击之，贼众大溃，思明遂遁。

思明猜忌好杀，群下小不如意，动至族诛，人不自保。且爱少子朝清，欲杀长子朝义。立朝清为后。朝义忧惧，乃与步将曹将军谋，遂以兵入，思明逾垣走，射之坠，执而缢杀之，使人至范阳杀朝清、朝义，即伪位称帝。时李辅国、鱼朝恩与张后内外表里，壅蔽作奸，上不能制。上皇居兴庆宫，父老过者，往往瞻拜呼万岁。李辅国言于上曰：“上皇居兴庆宫，日与外人交通，陈玄礼、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，宜移居大内。”

上不听。会上病，辅国乃矫称上语，将射生手五百骑，露刃迎上皇如西内，居甘露殿。高力士流巫州，陈玄礼勒令致仕。上皇不怿，因不茹荤，辟谷，浸以成疾。上欲以郭子仪统诸道兵，取范阳，定河北，为宦官鱼朝恩所阻，事竟不行。上为张后所制，竟不敢诣西内朝太上皇。太上皇崩于神龙殿，寿七十有八。

上自仲春寝疾，闻太上皇崩，疾甚剧，乃命太子监国。未几上崩，在位七年。

初，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，晚年因有隙，欲杀辅国，废太子面立己子。辅国与内射生使程元振迁张后于别殿，寻杀之并其二子。辅国引太子素服，与宰相相见，遂即位，是为代宗。

辅国恃功益横，明谓上曰："大家但居禁中，外事悉听老奴处分。"上内不能平，以其方握禁兵，外尊礼之，号为尚父，而不名，事无大小，皆咨之。辅国亦晏然处之，封为博陆王。上夜遣盗入其家，斩辅国之首及其一臂而去。上诈敕有司捕盗，遣中使存问其家。上遣中使刘清潭，与回纥修旧好，且征兵讨史朝义。

先是，肃宗以仆固怀尽女妻回纥可汗，可汗请与怀恩相见。

怀恩时在凉州，上令往见之。怀恩力言，唐家恩信不可负。可汗悦，遣使上表请助国讨朝义。制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仆固怀恩副之。诸军发陕州，怀恩与回纥为前锋，与李光弼、李抱玉数道并进。官军至洛阳北郊，贼众数万，立栅自固，官军骤击之，贼众大败，口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。怀恩进克东京，使其子锡乘胜逐朝义，累战皆捷。锡等追及史朝义，于莫州围之。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，送朝义母及其妻子于官军，朝义以精兵五千，犯北门围而出，奔范阳。贼将李怀仙以范阳降，朝义致不得入，势甚穷促，缢于林中，其下皆散。怀义取其首以献。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，回纥回国，河北悉定。禄山乱凡三年，庆绪二年，史思明二年，朝义二年，共九年而灭。

仆固怀恩恐衰贼平宠，奏以史朝义降将薛蒿为相卫节度使，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，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，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，以自为党援。朝廷亦厌苦兵革，苟冀无事，亦因而授之。

其后诸镇各收安史余党，坐拥强兵，自署文武将吏，不供贡赋，虽名藩臣，羁縻而已。吐蕃入寇，边将告急，宦官程元振不以闻。及寇奉天武功，京师震骇，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，郭子仪为副元帅，出镇咸

阳以御之。子仪闲废日久，部曲离散，至是召募得二十骑而行。至咸阳，吐蕃帅吐谷浑、党项、氐、羌二十余万众，弥漫数十里。子仪使判官王延昌奏请益兵，程元振遏之，竟不召见。上方治兵，而吐蕃已渡便桥，仓猝不知所为，出幸陕州。吐蕃入长安，剽掠府库市里，焚庐舍，长安城中，萧然一空。子仪至商州，行收兵，得四千人，泣谕将士，以共泄国耻，取长安，皆感激受约束。乃使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，昼则击鼓张旗，夜则燃火，多为疑兵。为流言以绐之曰："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，不知其数至矣。"吐蕃大恐，帅众遁去。诏以子仪为西京留守。

初，程元振专权自恣，人畏之甚于李辅国，诸将有大功者，元振皆忌嫉，欲害之。吐蕃入寇，上遣使发诸道兵。李光弼等忌元振居中，莫有至者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，请斩程元振以谢天下。诏削元振官爵，放回田里。而鱼朝恩复专权用事，及朝恩势倾朝野，上与相臣玄载设谋，擒而缢杀之，以尸还其家，而玄载复专权受贿矣。初，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有隙，奏怀思谋反，上优诏和解之。遣使征怀恩入朝，怀恩不至。怀恩自兵兴以来，所在力战，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，女嫁绝域，说谕回纥，再复东京，平定河南北，功无伦比，而为人所构陷，愤怨殊深，上书自讼，言甚切至，遂举兵反，寇太原。上谓郭子仪曰："怀恩父子负朕实深，闻朔方将士思公，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。"乃以子仪为副元帅、河中节度使。怀恩将士闻之，皆曰："吾等从怀恩为不义，何面目见汾阳王。"仆固锡围榆次，其将焦晖、白玉攻杀之。怀恩闻之，入告其母。母曰："吾语汝勿反，国家待汝不薄，今众心既变，祸必及我，将如之何？"怀恩不对而出。母提刀逐之，曰："吾为国杀此贼，取其心以谢三军。"怀恩疾走乃免。遂与麾下三百骑，渡河北走。子仪传锡首诣阙，群臣入贺。上惨然不悦曰："朕信不及人，致勋臣颠越，深以为愧，又何贺焉？"使辇怀恩母至长安，给待优厚，月余以寿终，具礼葬之，功臣皆感叹。郭子仪至汾州，怀恩之众数万悉归之。怀恩北走至回纥，诱回纥、吐蕃、吐谷浑、党项、奴剌等数十万众，俱入寇，自以朔方兵继之。郭子仪奏请诸道节度使，各出兵以扼其冲要。上从之。

然诸道惟淮西李忠臣即日就道，余无至者。幸怀恩中途遇暴疾死，于是回纥、吐蕃各争长不相睦。郭子仪因前主兵时，素厚回纥，因轻身往见之，说使共击吐蕃。回纥从之，与之设誓定盟而还。吐蕃闻之，夜遁。子仪、回纥合兵追之，战于灵台西原，大破之，斩首以万计。上礼重子仪，尝称郭大臣而不名。

子仪居亲仁里中通永巷，子妇待妾既多，家众三千，每日洞开重门，直达卧所，出入无禁，颇有丑声闻于外。诸子固谏。子仪曰："以吾

门第，正欲使人共见共闻，则谗慝无由而生。若一禁出入，则猜疑踵至，必致族灭矣！儿女小嫌，何足介意。”

众乃叹服。其子暖尚升平公主，尝与争言。暖曰：“汝倚乃父为天子耶？我父薄天子而不为。”公主大恚，奔奏之。上曰：“此非汝所知，此言诚然，彼如欲为天子，天下岂汝家有耶？”

慰谕令归。子仪闻之，囚暖入待罪。上曰：“鄙谚有云：‘不痴不聋，不为阿家翁。’儿女闺房之言，何足听也？”子仪归，杖暖数十。时有盗发郭子仪父冢者，捕之不获。人以鱼朝恩素恶，子仪疑其所使。子仪入朝，朝廷忧其为变，及见上，上语及之，子仪流涕曰：“臣久将兵，不能禁御军士多发人冢，今日及此，乃天谴，非人事也。”朝廷乃安。上在位十七年崩。

太子适即位，即雍王也，是为德宗。夫肃宗、代宗本中材之主，以人心思唐，赖大将力，克复旧物，乃不思经远之谋，专为姑息之政。节度使尚由军士废立，则其它可知矣。卒之藩镇陆梁，上陵下替，养成乱阶，唐之纪纲大坏，不可复振，则肃、代为之也。德宗新立，外国贡驯象适至。上曰：“象费豢养，而违物性，将安用之？”命纵于荆山之阳。又出宫女数百人，遣中使邵光超赐李希烈旌节，希烈赠以仆马及缣七百匹。上怒，杖光超而流之。于是中使之未归者，皆潜弃所得于山谷，虽与之，莫敢受也。于是中外皆悦，青淄军士，至投兵相顾曰：“明主出矣，吾属犹反乎！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朱温起号梁朝归于李氏

诗曰：

山自青青水自流，南征北战几时休。

青春壮士边关老，红粉佳人白了头。

却说律宗初政虽美，而有美中不足。虽励精图治，而性猜忌刻薄，以强明自任，耻见屈于忠言正论，而受欺于奸谄谀佞。

先用杨炎为相，专以报复恩仇为事。初，安史之乱，天下户口十亡八九，所在宿重兵，其费不资，皆倚办于刘宴。宴为户部尚书，有精力，多机智，变通有无，曲尽其妙，唐之所以得中兴，军旅不至匮乏者，宴之力也。宴与杨炎有隙，贬为忠州刺史。荆南节度使庾准，希杨炎旨，诬以怨望，上密遣中使缢杀之。天下冤之，于是大臣人人不自保。朝野侧目，上恶炎，欲诛之，乃擢卢杞为相。杞貌丑，色如蓝，有口辩，阴险狡猾无比。知上性多猜忌，因以疑似离间，群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，中外失望。术士桑道茂上言："陛下不出数年，暂有离宫之厄。

臣望奉天有天子气，宜高大其城，以备非常，试以小事，皆能先知。"上乃命京兆发丁夫数千，供六军之士，筑奉天城。

初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与淄青节度使李正已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结，期以土地传之子孙。故田承嗣之死，宝臣力为之请于朝，使以节授田悦。代宗从之。至是田悦屡为宝臣子惟岳请继袭。上欲革前弊，不许。悦乃与李正已各遣使诣惟岳，谋勒兵拒命。河南士民骚动。

李惟岳反，上命张孝忠、朱滔等讨之。惟岳将王武俊杀之以降，成德遂平。滔请深州，不许；武俊欲得节度使不得，由是怨望。田悦闻之，各遣使说朱滔、王武俊，约以合谋同反之利，得以传之子孙，二人皆喜，从之，遂合兵反。平卢节度使李正已卒，子纳擅领军务，请袭位，上不许，亦反。于是朱滔自称冀王，田悦自称魏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，李纳称齐王。上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节度使讨李纳。希烈帅所部移镇许，即与纳通谋，自称天下都元帅。希烈馅汝州，卢杞恶颜真卿，欲杀之，言于上，以真卿名重海内，使之宣慰，招谕李希烈。

真卿至许，希烈欲降之，百计窘之，真卿终不为屈，遂缢杀之。

李希烈寇襄城。初，上优恤士卒，每出境，加给酒肉，本道粮仍给

其家。一人兼三人之给，军士利之，各出军，才逾境而止。

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，常赋不能供，乃税间架，除陌钱以益之。

税间架者，每屋二架为一间，上屋税钱二千，中税一千，下税五百也。除陌钱，凡买卖每缗官税五十钱，其隐钱与无价同，且加之罪也。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，又不能给，遂无以善其后。

上发泾原等道兵救襄城。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，至京师，军士冒雨，寒甚，多携子弟而来，冀得厚赐其家。既至，一无所赐，发至浐水。诏京兆尹王翃犒师，惟粝食菜蔬。众怒，蹴而覆之。因扬言曰："吾辈将死于敌，而食且不饱，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？闻琼林、太盈二库金，帛盈溢，不如相与取之。"

乃擐甲张旗鼓噪，还趋京师。初，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，东征死亡者，志贞皆隐不以闻，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。名在军籍，受给赐，而身居市廛，为贩鬻。至是，上召禁兵以御贼，竟无一人至者。贼已斩关而入，上乃与王贵妃、韦淑妃、太子、诸王自苑北门出，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。翰林学士姜公辅叩马言曰："朱泚尝为泾帅，今废处京师，心常怏怏，若乱兵奉以为主，则难至矣。请召使从行。"上曰："无及矣。"姚令言因与乱兵谋曰："今众无主不能久，朱太尉闲居私请，相与奉之第。"众许诺，乃遣数百骑迎朱泚于晋昌里第。泚入宫，居含元殿，自称权知六军。上至咸阳，思桑道茂之言，乃幸奉天，文武之臣稍稍继至。左金吾大将军浑瑊城至奉天，瑊素有威望，众心恃之稍安。

朱泚自称大秦皇帝，寻改国号曰汉，大杀唐宗室之在长安者，以绝人望。帅师犯奉天，李晟将兵入援，朱泚攻围奉天经月，城中资粮俱尽。李怀光以兵五万入援，与李晟合。遣间入城奏上，上大喜，城中欢声如雷。怀光败溉兵于醴泉，浑瑊击朱泚，破走之，泚遁归长安。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，则城不守矣。李怀光自山东来赴难，数与人言卢杞、赵瓒及宦官白志贞之奸佞，且曰："吾见上，当请诛之。"既解奉天之围，自矜其功，谓上必接以殊礼。或以怀光之言告卢杞。杞惧，言于上，宜使怀光乘胜取长安，不必入朝，稽留时日。上以为然。

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，同李晟刻期共取长安。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，破朱泚，解重围，而咫尺不得见天子，意殊怏怏，曰："吾今已为奸臣所排，事可知矣。"遂引兵去，至鲁店，留二日乃行。初，上在东宫，闻监察御史陆贽名，及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。至是因乱，数问以时事得失，贽于政治时务，恳恳直陈，上颇用其言，中外赖之。李怀光屯

兵不进，数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，众论喧腾，亦咎杞等。上不得已，贬卢杞、赵瓒、白志贞为远州司马。上下诏大赦，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见赦，皆去王号，上表谢罪。惟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大楚。李怀光既胁朝廷逐卢杞等，内不自安，遂有异志。又恶李晟独当一面，恐其成功，奏请与晟合军。诏许之，怀光屯咸阳累日，逗留不进，密与朱溉通谋，事迹颇露。李晟屡奏，以为怀光反状已明，恐一旦有变，为其所并，请移军东渭桥。上从之，诏加怀光太尉，赐铁券，遣使谕旨。怀光对使者投铁券于地曰："人臣反，赐铁券；怀光不反，今赐铁券，是使之反也。"

辞气甚悖。怀光潜与朱泚通，其养子石演芬遣客诣行在告之。

事觉，怀光责之曰："我以尔为子，奈何负我？"演芬曰："演芬胡人，惟知事一人，苟免贼名而死，死甘心矣。"怀光使左右脔食之，皆曰："义士也。"以刀断其喉而去。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，浑瑊闻之，遽请上急幸梁州。上从之，除李晟河中同绛节度使，加平章事。晟得除官制，拜哭受命，谓将佐曰："长安宗庙所在，天下根本，晟若行，谁当灭贼者。"乃治城隍，缮甲兵，为复京城之计。是时怀光、朱泚连兵，声势甚盛，车驾南幸，人人忧扰。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，内无资粮，外无救援，徒以忠义感激将士，故其众虽单弱，而锐气不衰。

初，怀光方强，朱泚畏之，与怀光书，以兄事之。及怀光既反，逼乘舆南幸，其下多叛之，势渐弱。泚乃赐怀光诏书，以臣礼待之，且征其兵。怀光渐怒，遂烧营，东走河中，将士在道，散亡相继。李晟家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，朱泚善遇之，军中有言及家者，晟泣曰："天子何在，敢言家乎？"

泚使晟亲近，以家书遗晟曰："公家无恙。"晟怒曰："尔敢为贼间？立斩之。"军士未授春衣，盛夏犹衣裘褐，二终无叛志。浑瑊帅诸军屯奉天，与李晟东西相应，以逼长安，韩滉在江东，遣使贡献运米百万斛，以献朝廷。又运米百艘，以饷李晟。李晟大陈兵，谕以收复京城，遂引兵至通化门外，泚兵大至，晟纵兵击之，贼败走，再战，又破之，贼众大溃。姚令言帅众西走，晟屯于含光殿前，使掌书记于公异，作露布，诣行在。朱泚符奔吐蕃，其众随道散亡，至彭原西城，其将梁庭芬等斩之以降，传首行在。朱泚乱，凡二年。车驾至长安，李晟见上，先贺平贼，后谢收复之晚。以李晟为凤翔陇右节度使，进爵西平王。

时连年旱蝗，度支资粮匮竭，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。李晟上言，怀

光有五不可赦。马燧入朝奏曰：“怀光凶逆尤甚，赦之无以号令天下，愿更得一月粮，必为陛下平之。”上许之。

燧以长春宫守备甚严，长春宫不下，则怀光不可得，乃径造城下，呼其守将徐庭光曰：“汝曹徇国立功四十余年，何忽为灭族之计？从吾言，非止免祸，富贵可图也。反叛皆怀光所为，汝曹无罪，第坚守勿出。”众皆曰：“诺。”乃开门降。燧以数骑入城，慰抚之，其众大呼曰：“吾辈复为王人矣。”燧等引军直逼河中。怀光举火，诸营不应，河中军士自相惊恐，须臾，皆易其号为太平字。怀光不知所为，乃缢而死，将士斩其首以降。燧自辞行。至河中平，凡二十七日。初，怀光之解奉天围也，上以其子李璀为监察御史；及怀光屯咸阳不进，璀密言于上曰：“臣父必负陛下，愿早为之备。”上惊曰：“卿大臣爱子，当为朕委曲弥缝之。”对曰：“臣父非不爱子，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，顾臣力竭，无能回也。”上曰：“然则卿以何策自免？”对曰：“臣父败，则臣与之俱死，复何策哉？

使臣卖父求生，陛下亦何所用之？”及怀光死，璀即自杀。上以璀故，诏赦怀光一子，收葬其尸。李希烈在蔡州，兵势日蹙，会有疾，大将陈仙奇使医生陈山甫毒杀之，举众来降。希烈乱，凡五年。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，未几，仙奇为其将吴少诚所杀，上亦即以少诚为留后。吐蕃入寇，李晟遣兵击败之。其主岿结赞谓人曰：“唐之良将，李晟、马燧、浑瑊而已，当以计去之。”乃遣使求和于马燧。燧信其言，为之请于朝。李晟曰：“戎狄无信，不如击之。”燧与张延赏皆与晟有隙，欲反其谋，争言和亲便，上计遂定。吐蕃尚结赞请和，欲得浑瑊会盟，使乃诈诱之曰：“浑侍中信厚，闻于异域，请必使之主盟。”瑊发长安，李晟深戒之，以为盟所不可不严备。张延赏言于上曰：“晟不欲盟好之成，故戒瑊以严备，我有疑彼之形，则彼亦疑我矣，盟何由成？”

上乃召瑊切戒，以推诚待虏，勿为猜疑。浑瑊表奏吐蕃，决于辛未日盟。上大喜，以表夸示群臣，辛未将盟。吐蕃伏精兵数万于坛西，瑊等皆不知。入幕易礼服，吐蕃伐鼓三声，大噪而至。瑊自幕后出，偶得他马，乘之而遁。唐将士皆东走，吐蕃纵兵追击，或杀或擒之。是日，上与群臣方庆盟誓得成，乃社稷之福，惟柳浑深以为忧。李晟曰：“诚如浑言。”上变色不悦而罢。是夕，韩游环表言虏动盟，上大惊。明日谓柳浑曰：“卿书生，乃能料敌如此之审耶？”初，吐蕃尚结赞恶李晟、马燧、浑瑊，曰：“去此三人，则唐可图也。”于是离间李晟，因马燧以求和，欲执浑瑊以卖燧，使并获罪，因纵兵直犯长安，会失浑瑊而止。

上以李泌同平章事。泌有谋略，谙练军国之事，历事三朝，因事纳谏，为益弘多，且善调停上于君臣父子之间，顺宗之不废，泌之力也。然好仙术，不蓄家室，既力辞还山，而复出相，此其所短也。上于乱时，颇能信用李泌、陆贽之言，及乱稍定，李泌复卒，遂罢陆贽而用裴延龄等。又猜忌轻听而好聚敛，治否各半。

上在位二十六年崩，太子诵立，是为顺宗。时顺帝失音，不能决事，常居深宫，施帘帷。独宦官李忠言、昭容牛氏侍左右，百官奏事，自帷中可其奏。王任、王叔文、韩愈。柳宗元、刘禹锡等用事，西川节度韦皋表请太子监国。上传位于太子纯，在位一年，自称太上皇。太子即位，是为宪宗。贬王伾、王叔文等。帝刚明果断，能用忠谋。西川节度韦皋卒，刘辟自为留后，求节钺。上以初嗣位，力未能讨，许之。辟益骄，求兼领三川，上不许，遂发兵反，围东川。众以地险难取，杜黄裳独请讨之。力荐高崇文为将。崇文长驱直指成都，所向崩溃，遂克成都，擒刘辟，送京都斩之，市肆不惊，一境皆平。杜黄裳、裴垍、李绛相继为相。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，日旰暑甚，汗透御服，宰相恐上体倦，求退。上留之曰：“朕入宫中，所与处者，独宦官宫人耳，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治之要，殊不知倦也。”时上处置得宜，诸藩镇逆命者，多畏威怀德，归顺朝廷。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卒，吴少阳自为留后，及少阳卒，其子吴元济匿丧，自领军务，上以李光颜为节度使，严绶为招抚使，督诸道兵讨吴元济。诸军讨淮西，久未有功，众请罢征，惟裴度言彰义必可取之状。上以度为相，悉以兵事委之，讨贼愈急。

以李晟子李愬为唐邓随节度使，愬谋袭蔡州。遣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，遇吴元济捉生虞侯，丁士良与战，擒之。愬命释其缚，给其衣服器械，署为捉生将。士良言于愬曰：“吴秀琳拥三千之众，据文城城栅，为贼左臂，官军不敢近者，有陈光洽为谋主也。光洽勇而轻，好自出战，请为公先擒光洽，则秀琳自降矣。”遂擒光拾以归，秀琳果以栅降。引兵入据其城，想与秀琳谋取蔡，秀琳日：“公欲取蔡，非得李佑不可，如秀琳无能为也。”会佑帅士卒刈麦于张柴村，使厢虞侯史用诚擒之以归，愬待以客礼，士卒不悦，乃谍言佑为贼内应。愬恐谤，先达于上，已不及救，乃持佑泣曰：“岂天不欲平此贼耶？何吾二人相知之深，而不能胜众口也。”乃械佑送京师。先密奏曰：“若杀佑，则无以成功。”诏以佑还愬，愬见之喜，执其手曰：“尔之得全，社稷之福也。”诸军讨淮西，四年不克，馈运疲弊，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，意欲罢兵。裴度请身自督战，誓不与此贼俱生。上悦，使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，督诸军讨贼。

李佑言于李愬曰：“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，守州城者，皆羸

老之卒，可以乘虚直抵其城，待贼将闻之，元济已成擒矣。”愬然之。因雪，假名出猎，夜半雪甚，行七十里，至州城。近城有鹅鸭池，愬令惊之，以混军声。自希烈乱后，吴少诚拒命，官军不至蔡州城下者三十余年，故蔡人不为备。

四鼓，愬至城下，无一人知者，李佑等镢其城，为坎以先登，壮士从之，鸡鸣，入居元济外宅。或告元济曰：“官军至矣。”

元济尚寝，笑曰：“俘囚为盗尔，晓当尽杀之。”又有告者曰：“城陷矣。”元济起，听于庭，闻愬军号令，曰：“常侍传语。”

应者近万人。元济始惧，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。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，想曰：“元济所望者，重质之救耳。”乃访重质家，厚抚之，遣其子传道持书，谕重质。重质遂单骑诣愬降，元济于城上请罪，梯而下之。槛送京师，不戮一人，屯于鞠场，以待裴度。度入城，李愬具櫜糙出迎，拜于路左，度将避之。愬曰：“蔡人顽悖，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，愿公因而示之，使知朝廷之尊。”度乃受之。还军文城，裴度入蔡州。

上御门受俘，斩吴元济，赐李愬爵凉国公，以李佑为神武将军。

赐裴度爵晋国公，复入知政事。淮西既平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闻之大惧，请以二子为质。及献德、棣二州，输租税，请官吏，上许之。

初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，使盗杀宰相武元衡，又击伤裴度首，上未暇讨，及见吴元济伏诛，大惧。奉表纳质，既而悔之，表言军心不听，纳质割地。上怒，令宣武、魏博、成义、武宁、横海诸镇兵共讨之。李愬、田弘正屡败师道兵。师道闻官军侵逼，发民治郓州城堑，修守备，役及妇女，民益惧且怨。都知兵马使刘悟，勒兵捕师道与其二子，斩之，函首送弘正营。弘正大喜，露布以闻，淄青等十二州皆平。自肃、代以来，垂六十年，藩镇跋扈，河南、河北三十余州，自除官吏，不供贡赋，至是尽受朝廷约束矣。

时天下既平，上浸骄侈，用皇甫镈、李吉甫，而罢裴度，政治颇衰。又渐好仙佛，以方士柳泌为台州刺史，使求灵草合长生药；又遣中使至凤翔迎佛骨。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。上大怒，将加愈极刑，以裴度等言，乃贬为潮州刺史。柳泌至台州，驱吏民采药，岁余无所得，惧而逃入山中。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，皇甫镈、李道古保护之。上服其药，日加燥渴，多躁怒，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，人人自危。内常侍

陈弘志，用毒药弑帝于中和殿，其党共为之讳，但云药发暴崩，在位十五年。中尉梁守谦、王守澄等，共立太子恒穆宗，即位于太极殿，贬皇甫镈、李道古为远州司户，柳泌伏诛。

翰林学士李德裕，吉甫之子也，以牛僧孺、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。心甚恨之。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。由是李德裕、元稹为一党，牛僧孺、李宗闵、李逢吉等为一党，号为牛、李二党，更相倾轧，垂四十年。卢龙军乱，囚节度使张弘靖，推朱克融为甲后。成德兵马使王庭凑杀节度使田弘正，魏博节皮使李愬闻变涕泣，誓众欲讨之，会疾作，不果。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，官军救之，不能进。朝廷不得已，以庭凑为成德节度使，而遣韩愈宣慰之。自是再失河北，终唐不能复取。

初，柳泌既诛，方士稍复。因左右以进，上饵其金石之药，至是疾作，崩，在位四年。子敬宗湛即位，年方十五。敬宗以昏戾失德，荒淫无度，而稍能信用裴度。裴度在中书，左右忽白“失印”，闻者失色，度饮酒自如。有顷，复白早“已得之”，度亦不喜。或问其故，度曰：“此必吏人盗之，以印书券耳。

急之则投诸水火，缓之则还故处。”人服其识量。上好游戏，狎昵群小，嬖幸用事。善击球，好手搏，性复褊急，宦官小过，动遭捶挞，皆怨且惧。夜猎还宫，与宦官刘克明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饮酒，上酒酣，入室更衣，殿上烛灭，刘克明等弑上于室内。在位二年。矫称上旨，以宪宗第六子绛王悟权当军国事。知枢密王守澄等以卫兵讨克明杀绛，王悟迎敬宗弟江王涵立之，是为文宗。

时牛僧孺用，则倾李德裕；李德裕用，则倾牛僧孺。各有朋党互相挤援。上每叹曰：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朝中朋党难。”

上性俭素，听朝之暇，惟以书史自娱，声乐游畋，未尝留意。

且能虚怀听纳，然而优游不断，受制家奴。上与李训、郑注谋诛宦官，既杀王守澄，因谋尽诛宦官，李训复惧郑注专有其功，因帅金吾卫士先期击之。事败，李训、郑注反为宦官仇士良等所杀，自是天下事，皆决于北司，宰相行文书而已。宫宦气益盛，迫胁天子，下视宰相，凌暴朝士如草芥。上有疾，少间，坐思政殿，召当直学士周墀，赐之酒，因问曰：“朕可方前代何如主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尧舜之王也。”上曰：“朕何敢上比尧舜？所以伺卿者，何如周赧汉献耳。”墀惊曰：“彼亡国之主，岂可比圣德？”上曰：“赧，献受制于强诸侯，今朕受制于家奴。以此言

之，朕殆不如。”因泣下沾襟。墀伏地流涕。

自是不复视朝，在位十四年崩。

太子永早卒，上立敬宗子陈王成美为太子。宦官仇士良、鱼弘志以其立不由己，矫诏废而杀之，而立帝弟颖王瀍为皇太弟，更名炎，遂即位，是为武帝。上英敏特达，委任能臣，以李德裕为相。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，子刘稹秘不发丧，欲为留后。上以谋于宰相李德裕曰：“稹所恃者，河朔三镇耳。若遣重臣往谕三镇，以河朔自艰难以来，列圣已许传袭，与泽潞不同，即委成德镇王元逵、魏博镇何弘敬、卢龙镇张仲武攻之，则稹必成擒矣。”上从之，遣御史中丞李回宣谕河北三镇，奉昭举兵讨泽潞破之，邢、洺、磁三州降。李德裕曰：“泽潞根本，尽在山东，三州降，则上党不日有变矣。”上曰：“郭谊，稹谋主世，必枭刘稹以自赎。”德裕曰：“诚如圣料。”未几，谊果斩稹，收稹宗族尽杀之，函稹首以降。上饵方士金丹，渐觉有疾，而方士以为换骨。凡服金丹者，则阳牡暴举，御女多多益善，始亦甚觉壮健美快，故虽以武宗之贤，亦不悟而服之。

初，宪宗纳李锜妾，生光王怡。怡幼时，宫中皆以为不慧，文宗以后，益自韬匿及上疾笃，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，立怡为皇太叔，更名忱。太叔见百官哀戚，裁决庶务，咸当于理，人始知有隐德焉。上在位六年崩，太叔宣宗即位，即罢李德裕不用。

初，武宗无后，王才人宠冠后宫，武宗欲立为后，李德裕以其族寒无子，恐不厌天下之望，止之。武宗疾甚，顾之曰：“我死，汝当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愿从陛下于九泉。”武宗以巾授之。

武宗崩，才人即自缢。宜宗闻而矜之，赠贵妃，同葬端陵。小说家作孟才人是也。

宣宗精于听断，用法无私，从谏如流，重惜官赏，谨饬节俭，惠爱民物。故时人号为小太宗。然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，自是而唐衰矣。上临朝，接对群臣如宾客，每宰相奏事，旁无一人立者，威严不可仰视。奏事既毕，忽怡然曰：“可以闲语矣。”因问闾阎细事，或谈宫中游晏，无所不至，复正容申饬而后人。上饵方士李元伯等药，疽发于背，密以第三子夔王滋、屑王归长等三人使立之，上在位十三年崩。左军中尉王宗实，叱归长等责以矫诏，皆捧足乞命，乃迎长子郓王，立为太子，更名漼，取归长等杀之。太子即位，是为懿宗。方士李玄伯等伏诛。懿宗骄奢无度，淫乐不悛，李氏之亡，于兹决矣。

浙东裘甫作乱，攻陷象山，浙东骚动，安南都护王式讨平之。桂州戍卒作乱，推判官庞勋为主，众至十万，康承训与朱邪赤心讨平之。赤心赐姓李，名国昌，以为大间军节度使，即李克用父也。上好奉佛，施与无度。十四年正月，遣使迎佛骨，群臣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，上曰："生得见之，死亦何恨。"

上疾大渐。中尉刘行深、韩文约立上少子普王俨为太子，上在位十四年崩。太子即位，时年十二，是为僖宗。僖宗年少，政在臣下，南牙北司，互相矛盾。上之为普王也，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，及即位，使知枢密，擢为中尉。上时年十四，专事游戏，政事一委令孜，呼为阿父。

自懿宗以来，奢侈日甚，用兵不息，赋敛愈急。关东连年水旱，州县不以实闻，上下相蒙，百姓流殍，无所控诉，相聚起义，所在蠭起。濮州人王仙芝聚众数千，起于长垣，今北直大名府长垣县是也。冤句人黄巢，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，巢善骑射，喜任侠，粗涉书传，屡举进士不第，遂为盗。与仙芝剽掠州县，横行山东，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，数月之间，众至数万。飞蝗蔽天，所过赤地，从者益众。王仙芝进兵荆南等地，招讨使曾元裕大破之于申州，杀万余人，降万余人；又破之于黄梅，杀五万余人，追仙芝斩之。义军将领尚让，帅仙芝余党，悉归黄巢，推巢为冲天大将军。进兵山东、湖广、河南等处，至于江南浙东，开山路七百里，攻福建，所至收其精壮为兵。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将击破之。巢趋广南，上表求为广州节度使，朝廷不许。巢急攻广州，陷之。左拾遗侯昌业，以义军满关东，而上专务游戏，赏赐无度，田令孜专权无上，社稷将危，上疏极谏。上大怒，召昌业至内侍省，赐死。黄巢举兵北向，众二十余万，兵势甚盛。因两京无备，遂陷东都，破潼关，直入长安。宦官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，奉帝自金光门出，惟福王、穆王、泽王、寿王及妃嫔数人从行。凤翔节度使郑畋谒于道次，请留凤翔。上曰严："朕不欲密迩臣寇，且幸兴元征兵，以图收复。"畋因刺血为表，请合诸道兵讨贼。黄巢僭号，自称大齐皇帝，杀唐宗室之在长安者无遗类。初，黄巢帅众，流而不守，至是始地矣。田令孜劝上幸成都，从之。

初，砀山人朱温（砀山，今江南徐州砀山县是也），其父朱诚，以五经教授乡里。生三子：长曰全昱，次日存，三日温。

及诚卒，三子贫，佣食于萧县刘崇家。全昱无才能，为人颇长者，存与温俱勇而有力，温尤凶悍，崇数笞辱之，崇母独怜之，戒家人曰："朱三非常人，汝曹善遇之。"及黄巢兵起，存与温俱从之。黄巢攻

岭南，朱存战死，巢陷长安，以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，使攻陷同州，以为防御使，守华、邓诸州。长安之陷，宦官杨光复慷慨忠义，在长安与周岌共起兵击朱温，败之，遂克邓州。朱温守华州，高骈畏贼，伪称风痹，无复出兵。骈召董昌于广陵，钱镠说昌曰："观高公无心讨贼，不若去之。"

昌从之，引兵入据杭州，使钱镠取越州。昌遂徙镇越州，以谬知杭州事。后谬据浙江等地，为吴越王，详见下回。时寿州屠者王绪，举众盗据寿州及光州，以王潮为军正，信用之。其后王潮据有福建等地，为闽国，详见下回。秦彦杀高骈，上以高骈都将杨行密为淮南留后，后据有江南等地，为吴王，又为南唐，详见下回。

初，大同军乱，杀防御使段文楚，推李克用为留后。克用表求敕命，朝廷不许。使李可举讨李克用，大破之。使李琢讨李国昌，败之。国昌、克用亡走鞑靼，尝曰："吾得罪天子，愿效忠而不得，今闻黄巢北来，必为中原患，一旦天子赦吾罪，得与公辈南向，共立大功，不亦快乎！"监军陈景思为之代请于朝，诏如所请。首相王铎见黄巢势振，而高骈为方士所愚，无心讨之，发愤请行，会诸道兵进逼长安。官军四集，巢势日蹙，号令不行，不出同华。朱温见巢兵势渐弱，知其将亡，遂以华州降。诏以温为招讨副使，赐名全忠。时黄巢兵势尚强，王铎在河中，患之，乃以墨敕召李克用，克用遂将沙陀兵一万七千，及雁门兵四万趋河中，军皆衣黑。贼惮之曰："鸦军至矣。"克用与黄巢兵战于渭南，一日三战，皆捷，诸军继之。

巢众大奔，巢焚宫室遁去。克用时年二十八，于诸将中最少，而破黄巢，复长安，功第一，兵势最强，诸将皆畏之。克用一目微眇，时人谓之"独眼龙"。诏以克用为河东节度使。

时以黄巢未平，加朱全忠为东北都招讨使。黄巢虽遁，兵势尚强，周岌、时溥、朱全忠俱求救于李克用。克用将番汉兵五万救之。巢围陈州几三百日，赵兄弟与之大小数百战，虽兵食将尽而众心益固。克用会许、汴、徐、兖之军于陈州，攻尚让于太甫，拔之。巢闻之惧，解围而去。黄巢趋汴州，李克用等追及巢于中牟，奋击，大破之，尚让帅众降。黄巢收余众奔兖州。克用至汴州，全忠固请入城，馆于上源驿，就驿置酒甚恭。克用乘酒使气，语颇侵之，全忠不平，薄暮罢酒，从者皆醉。宜武将杨彦洪密与全忠谋，乃连车塞路，发兵围驿而攻之。克用缒城得出，全忠误射彦洪，杀之。比明，克用欲勒兵攻全忠，其妻刘氏曰："此当诉之朝廷，若擅举兵相攻，则天下孰能辨其曲直，且彼得以为

辞矣。”克用从之，引兵去武陵，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邱，败之。巢众殆尽，走至虎狼口，其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以降。黄巢起义，凡十年。时溥遣使献巢首并其姬妾，上御楼受之。其姬妾皆美妇，极天下之选，上意欲纳之，因宣问曰：“汝曹皆勋贵子女，何以从贼？”其居首者应曰：“妾等从贼不过失身，至若国家以百万之众，不能拒贼，失守宗祧，妾等女子，纵欲保身，不过死耳，岂能拒贼耶？”上大怒，尽斩之。

王铎既平义军，宝玩充积，美女成行，皆艳冶夺目。上以为义昌节度使，过魏地，魏博节度使乐从训杀而夺之，以盗闻于朝。宦官田令孜专权罔上，杀害忠良，禁制天子。上患其专，时语左右，流涕而已。李克用表请诛田令孜，诏和解之，克用不听，进逼京城。令孜夜奉天子自奉远门出，幸凤翔，克用还军河中，表请大驾还宫，罪状田令孜，请诛之。令孜请上幸兴元，上不从。是夜令孜引兵入宫，劫上如宝鸡。朱玖、李昌符引兵迫逼乘舆，天下共忿疾令孜，令孜内不自安，乃荐杨复恭为中尉，自除西川监军，往依陈敬瑄.复恭斥逐令孜之党，以王建为西川利州刺史，后据蜀，是为前蜀，详见下回。诏削田令孜官爵，长流端州。令孜依陈敬瑄竟不行，后二人俱为王建所杀。时京师再经兵火，荆棘满城，车驾暂驻跸于凤翔。上疾大渐。观军容使杨复恭立寿王杰为皇太弟。僖宗在位十五年崩，弟昭宗桀即位。

昭宗体貌明粹，有英气，似僖宗威令不振，朝廷日卑，有恢复前烈妻志，尊礼大臣，即位之初，天下欣欣焉。进朱全忠爵东平郡王。初，李克用请讨朱全忠，诏和解之。至是朱全忠请讨李克用，张浚欲倚外势，以挤杨复恭，请从之。以张浚为招讨使，会诸道兵讨之。克用养子李存孝，力过猛虎，常将骑兵为先锋，身披重铠，腰弓髀槊，独舞铁挝入阵。前破黄巢，所向无敌，至是凡河北骁将至者，存孝帅数百骑，悉生擒之。

葛从周、朱全忠皆败走，张浚大败而还。李克用上表诉冤，诏复克用官爵，使回晋阳，贬张浚为绣州司户，浚奔依朱全忠。

刘隐将兵平定广州，上以隐为清海军节度使，使治广州，后为南汉，详见下回。武安节度使刘建锋，为其下所杀，众推马殷为留后，上以马殷为湖南节度使，后为楚国，详见下回。内宦杨复恭专横，上出为凤翔监军，复恭愠怼不肯行，称疾求致仕，从之。未几，走兴元，与杨守亮反，李茂贞讨诛之，献复恭与守亮书，诉致仕之由，云：“吾于荆棘中立寿王，才得尊位。

废定策国老，有如此负心门生。”天子进李克用爵为晋王，克用还晋阳，车驾还京师。初，李存孝与李存信俱为克用养子，存信有宠于克用，妒存孝功，谗而杀之。克用痛惜，为之不视事者旬日。又存孝部将薛阿檀，其勇亚于存孝，克用并杀之。

自是兵势浸弱，而朱全忠独盛矣。

崔胤与上密谋，尽诛宦官，宦官益惧。上自华州还，忽忽不乐，多纵酒，喜怒不常，左右人人自危。于是中尉刘季述、王仲先等阴谋废立，乃引兵突入宣化门。季述进曰：“陛下厌倦大宝，中外群情，愿太子监国，请陛下保颐东宫。”乃扶上与后同辇，嫔御侍者才十余人。适少阳院，季述以银挝画地，数上罪数十，乃锁其门，熔铁锢之，穴墙以通饮食。季述等矫诏，令太子裕监国，寻使即皇帝位。崔胤密遣人说神策指挥使孙德昭曰：“今反者独季述、仲先耳，公诚能诛此二人，迎上皇复位，则富贵穷于一时，忠义流于千古矣。”德昭日：“相公有命，不敢爱死。”遂结右军都将董彦弼、周承诲擒述等斩之，迎上复位。上曰：“裕幼弱，非其罪。”黜为德王，赐德昭等俱姓李，以为使相，留宿卫，赏赐倾府库，时人号为三使相。时上悉以军回事委崔胤，宦官侧目，胤欲尽除之。上以问韩偓。对曰：“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诛之，择其忠良者使之，有善则赏，有恶则惩，则咸自安矣。”上深以为然。而胤复请尽诛宦官，宦官得胤密谋，日夜谋所以去胤者。胤知谋泄，事急，遗全忠书，称彼密诏，令全忠以兵迎车驾。全忠得书，举兵发大梁，表请车驾幸东都。京师大骇，中尉韩全诲等陈兵殿前，劫上如凤翔。上不许，拔剑登乞巧楼。全诲等逼上下楼，上不得已，乃与皇后、妃嫔、诸王百余人，皆上马恸哭。全诲等遂火宫城，车驾幸凤翔，全忠驻师河中。崔胤诣河中，涕泣请兵，全忠乃将兵五万，进攻凤翔。李茂贞出战累败，储资已竭，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。上乃召茂贞等，议与全忠和。李茂贞独见上，请诛韩全诲等，与全忠和，奉车驾遂策。

上喜，收全诲斩之，并诛宦官七十余人。车驾入长安，复以崔胤同平章事。胤复奏宦官典兵预政，不剪其根，祸终不已，请悉罢诸内司及诸道监军，上从之。是日，全忠以兵驱第五可范已下数百人于侍省，尽杀之，冤号之声，彻于内外。又出使者诏所在收捕诸道监军，悉诛之，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，以备洒扫。

全忠引兵屯河中，杀崔胤、郑元规等，遣牙将奉表，称邠岐李茂贞兵，逼畿甸，请上迁都洛阳。上以皇后新产，未任道路，乞俟满月后行，全忠不许。时上御筵喜楼，及下，裴枢已促百官东行，驱徙士民，

号泣满路，骂曰："贼臣崔胤，召朱温来倾复社稷，使我曹流离至此。"上遂发长安，至华州，民夹道呼万岁。上泣曰："勿呼万岁，朕不当为汝主矣。"馆于兴德宫，谓特臣曰："鄙语云：'纥干山头冻杀雀，何不飞去生处乐'。朕今漂泊，不知竟落何所。"因泣下沾襟，左右不能仰视。上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、杨行密、李克用等，令纠率藩镇，以图匡复，曰："朕至洛阳，则为全忠所幽闭，诏敕皆出其手，朕意不得复通矣。"全忠迎上于新安，杀上左右及宫女数人。自崔胤之死，六军散亡殆尽，惟余内园小儿二百余人，从上而东，全忠皆杀之。预选小儿二百余人，大小相类者，衣其服，顶其名而代之。上初不之觉，至累日乃悟。自是上之左右使令，皆全忠之人矣。李茂贞、王建、李继徽合兵讨朱全忠，全忠拒之于河中，皆败还。时李克用兵势衰弱，封疆日蹙，不能出兵；忧形于色。其子存勖进曰："朱氏穷凶极恶，人怨神怒，今其极也，殆将毙矣，吾家代袭忠贞，大人当遵时养晦，以待其衰，奈何轻为沮丧乎？"克用大悦。

朱全忠还大梁，惧上有英气，愁变生于中，遣朱友恭及叔琮弑帝于俶殿。在位十六年。立帝第九子辉王祚，年方十三，是为昭宣帝。宫中恐惧，不敢出声哭。全忠闻之，祥惊哭，自投于地曰："奴辈负我，令我受恶名于万代。"至东都，伏梓宫恸哭，杀友恭、叔琮。友恭临刑太呼曰："卖我以塞天下之谤，如鬼神何！"全忠遂辞赴镇。全忠使蒋元晖邀德王裕等九人，置酒九曲池，悉缢杀之，投产池中，皆昭宗之子也。彗星出西北，长竟天。全忠杀不附己者，聚裴枢、独孤损、崔远、陆扆、王溥等三十余人于白马驿，尽杀之，以应天变。李振言于全忠曰："此辈常自谓清流，宜投之黄河，使为浊流。"全忠笑而从之。昭宣帝在虚位三年。君臣惧祸，遣使奉册宝如大梁，让位于朱全忠。梁王朱全忠，更名晃，称皇帝，国号梁，都大梁，是为后梁太祖。废昭宣帝为济阴王，寻弑之，唐亡。

起高祖戊寅，终昭宣帝丁卯，凡十二帝，共二百九十年。

梁主既篡位，与宗戚饮博于宫中。其兄全昱谓曰："朱三本砀山一民也，从黄巢为盗，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极矣，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，他日得无灭吾族乎？"梁主不怿而罢。时惟河东晋王李克用、凤州岐王李茂贞、淮南吴王杨行密之子杨渥、西川蜀王王建，不奉梁年号，余皆禀梁正朔。

梁以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，遂据江陵，后为南平王，详见下回。

契丹耶律阿保机，始建国，是为辽太祖，详见三十二回。梁遣康怀贞将兵攻晋潞州，晋李嗣昭闭门拒守，怀贞昼夜攻之，半月不拔，乃于潞州城下，更筑长城，内防冲突，外拒援兵，谓之夹寨，堑而守之，久不下。晋王李克用卒，子存勖立为晋王。

存勖与诸将谋曰：“朱温所惮者，独先王耳！闻吾新立，必有骄怠之志，若简精兵，倍道趋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”乃大阅士卒，率周德威等，发晋阳，进兵直抵夹寨，鼓噪而入。

梁兵大败南走，亡失将校士卒以万计，委弃资粮器械山积，潞州围解。梁主闻夹寨不守，大惊，既而叹曰：“生子当如李亚子，克用为不亡矣。至如吾子，豚犬耳。”

燕王刘守光称帝，国号大燕。晋王闻之大笑曰：“俟彼十年，吾将问其鼎矣。”晋王存勖屡败梁兵，梁主疾憎甚，谓近臣曰：“我经营天下三十年，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。吾观其志不小，天复夺我年，我死，诸儿非彼敌也，吾无葬地矣！”

因哽噎，绝而复苏。初，张后严整多智，梁主敬惮之。后殂，梁主恣意声色，尝避暑于河南尹张宗奭家，淫其妇女殆遍。梁主诸子虽在外，常征其妇入侍，七子皆亲生，惟幼子友文本姓康，名勤，梁养子也。其妇女王氏色最美，且善承人主颜色。

枕席间，曲尽其妙，其余七子妇，虽委曲承顺，尚有勉强之容，不能及也。梁主爱王氏，王氏请以友文为太子，梁主许之。诸子心皆不平。梁主嫉甚，命王氏如友文，欲付以后事。第七子友珪妇张氏知之，密召友珪，珪与统军韩京力合谋，夜斩关入至寝殿。梁主惊起曰：“我固疑此贼，恨不早杀之，汝悖逆如此，天岂容汝乎？”友珪曰：“斩老贼万段！”友珪仆夫冯廷谔刺梁主腹，刃出于背，以败毡裹之，殡于寝殿，在位六年。

友珪遂即位。梁赵岩奉使至大梁，见梁主三子友贞，密与之谋诛友珪。岩曰：“此事成败，在招讨杨令公耳！得其一言，谕禁军，吾事立办。”均王友贞乃遣腹心马慎交往魏州，说杨师厚曰：“郢王篡位，人望属在大梁，公若因而成之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师厚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，阴与袁象先谋。象先帅禁兵数千人，待旦突入宫中。友珪闻变，自度不免，令冯廷谔先杀妻，次杀己，廷谔亦自杀。均王乃即帝位于大梁，更名王皇，又更名王真，是为末帝。

时晋王存勖，明赏罚，举贤才，黜贪残，严盗贼，重农积谷，训练士卒，张承业辅之，境内大治。初，克用表奏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，后征兵于仁恭。以入援唐室，仁恭抵书谩骂，克用怒伐之，仁恭击败其师。仁恭子守光通于仁恭之爱妾罗氏，仁恭杖而斥之。守光遂以兵入，幽其父于别室，而自立为燕王，寻复称帝。晋王存勖以其父克用临终之命，举兵伐燕。燕王刘守光遣其将单廷珪出战，晋将周德威奋击擒之，晋王分兵徇燕山，后八州皆下之，进逼幽州。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，克之，擒刘仁恭、刘守光父子及其妻妾以归，献于太庙，自监斩刘守光，械仁恭至代州，刺其心血，以祭父墓，而后杀之。

梁分天雄为两镇，魏人不服，降于晋，并求援师。晋主入魏州，梁将刘郛以晋兵尽在魏州，晋阳必虚，乃潜兵以袭晋阳。

晋李存审击败之，寻阝奔还。梁王檀密疏请发关西兵，以袭晋阳，梁主从之。兵至晋阳，夜急攻城，城几陷者数次。晋北伐，故将安金全帅兵夜出，击败之。契丹既归，梁举兵围晋幽州，李嗣源、李存审帅兵前后奋击，大败之。幽州围解，晋国大强。

晋王得传国玺，因称帝，改国号曰唐，是为后唐庄宗。唐遣李嗣源袭梁郓州，取之。梁敬翔言于梁王曰：“事急矣，非用王彦章为大将，不可救也。”梁主从之。梁彦章攻唐德胜南城，皆拔之。又进攻杨刘。初，王彦章嫉赵岩、张汉鼎、张汉杰兄弟乱玫，谓所亲曰：“待我成功归，就诛奸臣，以谢天下。”

赵、张闻之，恐其成功，百计阻之，由是彦章功竟无成。梁主犹恐彦章功成难制，还大梁，以段凝代之。于是宿将愤怒，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奔唐，唐主问以梁事，对曰：“梁地不为狭，兵不为少，然迹其行事，终必败亡。近又闻欲数道出兵，决以十月大举，臣窃观梁兵，聚则不少，分则不多，愿陛下养勇蓄力，以俟其分兵，帅精骑五千，自郓州直抵大梁，擒其伪主，旬月之间，天下定矣。”唐主大悦。

唐主闻梁人欲大举，数入道寇，召诸将会议。郭崇韬对曰：“段凝本非将才，不能临机决策，本无足畏。降者皆言大梁无兵，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杨刘城，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力长驱入汴，彼城中空虚，必望风自溃，苟伪主授首，则诸将自降矣。”

唐主曰：“此正合朕意，大丈夫得则为王，失则为虏。吾行决矣。”冬十月，唐主以大军济河至郓州，一战败之，追至中都，围其城，城无守备。少顷，梁兵溃围出。唐兵执王彦章，唐主欲降之，彦章

曰："余本匹夫，蒙梁主恩位至上将，今兵败力穷，死自其分。"唐主命斩之。康延孝请急攻大梁。李嗣源曰："兵贵神速，今彦章既擒，段凝未必知之。此去大梁至近，前无山险，方阵横行，昼夜兼程，信宿可至，段凝未离河上，友贞已为我擒矣。延孝之言是也，请陛下以大军徐进，臣以千骑前驱。"唐主从之，令下，诸军皆踊跃愿行。梁主日夜涕泣，不知所为，置传国玺于卧内，忽失之，已为左右窃之，迎唐军矣。梁主谓皇甫麟曰："吾不能自裁。卿可断吾首。"麟泣从之，遂杀末帝，因自杀。末帝在位十一年。末帝为人温恭俭约，无荒淫之失，但疏忌宗室，宠任越岩及德妃，兄弟张汉鼎、张汉杰等依势弄权，卖官鬻爵，离间旧将相，政事日紊，以至于亡。唐毁梁宗庙，追废朱温、朱友贞为庶人，屠灭其家，梁亡。

凡二主，共十七年。后唐庄宗李存勖既灭燕，复并梁，足称英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晋灭唐汉继晋郭氏周承

词曰：

千古伤心旧事，一场谈笑春风。残编断简记英雄，总为功名引动。个个轰轰烈烈，人人扰扰匆匆。荣华富贵转头空，恰似南柯一梦。

却说后唐庄宗李存勖，本姓朱耶，沙陀人。祖赤心，赐姓名李国昌。父克用，破黄巢以功封晋王。及存勖袭封，以兵灭梁称帝，迁都洛阳，号曰后唐。初，李克用临终，以三矢赐存勖曰："梁，吾仇也，燕王吾所立，契丹背约归梁。三者吾遗恨也。与汝三矢，无忘父志！"至是，唐主果系燕父子，函梁君臣之首，而契丹亦服，祭于太庙，还三矢焉。以郭崇韬为侍中，崇韬权兼内外。谋猷规益，竭忠无隐，亦颇荐引人物焉。

唐主幼善音律，或时自傅粉墨，与优人共戏于庭，以悦刘夫人，优名谓之"李天下"，尝自呼曰："李天下，李天下。"优人敬新磨，遽前批其颊。唐主失色，新磨徐曰："理天下者，只有一人，尚谁呼耶？"唐主悦，厚赐之，而宠对夫人如故。由是诸伶出入宫掖，侮弄缙绅，群臣嫉愤，莫敢出气。时内府钱财山积，不肯赏赐军士，而于赏赐伶人则无度。又彩民间美女三十余人，以充后宫，学女戏。

蜀王无道，唐主与宰相议伐蜀，以魏王继岌为西川都统，郭崇韬为都招讨使，军事悉以委之。同光三年十一月戊申，大军西行，入散关，倍道而进。诸城镇望风款附，遂进兵逼成都。

蜀主舆榇衔璧出降。大军入成都，崇韬禁军士侵掠，市不改肆，自出师至克蜀，凡七十日。时成都虽下，而蜀中盗贼群起，布满山林，崇韬恐大军既去，更为后患，是以淹留未还。唐主遣宦者何延嗣促之，崇韬待之倨，延嗣归，言崇韬专权，王寄身于虎狼之口。唐主遣马彦珪驰诣成都，观崇韬所为何如。刘皇后自为敕与继岌，令杀崇韬。至是继岌命崇韬登楼计事。崇韬方升阶，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，并杀其子廷诲，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，后据蜀，详见后。唐主复因谗杀郭崇韬诸子，又杀功臣李继麟，朝野骇惋。李嗣源叹曰："吾心不负天地，祸福之来，委之命耳！"天下不解崇韬之罪，人心汹汹，邺都遂作乱。唐主命李嗣源讨之。嗣源至邺都，下令军中明日攻城。

是夜，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，帅众大噪焚宫。嗣源叱而问之，对曰："将士从主上十年，百战以并天下，今主上弃恩任威，我辈初无叛

心，但畏死耳，今欲与城中合势，请主上帝河南，令公帝河北。”嗣源涕泣谕之，不从，及诡说得出，遂引兵向大梁。李绍荣奏李嗣源已叛，与贼合，嗣源遣使上章自理，一日数奏，皆为李绍荣所遏，不得通。嗣源由是疑惧。石敬塘曰：“夫事成于果决，而败于犹豫，请速从众议。”康义诚曰：“主上无道，军民怨怒，公从众则生，守节则死。”嗣源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，军势大盛。李绍荣请唐主幸关东招抚，唐主从之。

唐主至万胜镇，闻嗣源已据大梁，诸军离叛，神色沮丧，登高叹曰：“吾不济矣！”即命旋师归。唐伶人郭从谦帅所部兵攻兴教门，唐兵将皆散，唐主帅亲王卫士守城，为流矢所中。鹰坊人善友，扶至绛霄殿庑下，抽矢，渴懑求水，刘后不省视，遣宦者进酪，须臾遂殂，在位三年。善友敛乐器覆尸而焚之。

刘后囊金宝，系马鞍，与其所私庄宗之弟申王存渥，及李绍荣逃走，宫人逃散，诸军大掠。是日，李嗣源至罂子谷，闻之恸哭，谓诸将曰：“主上素得士心，止为群小蔽惑致此，今吾将安归乎？”乃入洛阳，止于私第，禁焚掠，拾庄宗骨，于灰烬之余而殡之。唐监国李嗣源获刘后与申王杀之，又杀李绍荣及魏王继岌等。同光四年四月，嗣源用旁支入继之礼，于柩前即位，是为明宗。

明宗目不知书，四方奏事，皆令安重诲读之。重诲亦不能尽通，乃奏选文学之臣，置端明殿学士，以冯道、赵凤为之。

唐以郭从谦为景州刺史，既至，遣使族诛之。唐初刻《九经》板印书售之，自是学者得书始易。明宗本胡人，克用养子，性不猜忌，与物无竞。登极之年，年逾六十，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：“某胡人，因乱，为众所推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主。”

天感其诚，次年宋祖生。帝在位八年，年谷屡丰，兵革罕用，校于五代，粗为小康。及殂，第五子从厚立。是为闵帝，在位一年。唐成德节度使潞王从珂举兵凤翔，入洛阳，废其主从厚为鄂王，寻弑之。从珂本姓王，小字阿三，镇州平山寡妇魏氏之子。明宗掠得，养以为子，至是继明宗而自立，是为废帝。

废帝以千春节置酒，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之妻、晋国长公主上寿毕，辞归晋阳。唐主醉曰：“何不少留，遽归欲与石郎反耶？”敬塘闻之大惧。又使敬塘移镇天平，敬塘益惧，谋于将佐曰：“吾之再来河东也，主上面许，终身不除代。今忽有是命，得非如今年千春节公主所言乎？”都押衙刘知远曰：“明公久将兵，得士卒心，今据形胜之地，士马精强，若

称兵传檄，帝业可成，奈何以一纸制书，自投虎口乎？”掌书记桑维翰曰：“主上初即位，明公入朝，不于此时移镇，而卒以河东相授，是天意假明公以利器也。明宗遗爱在人，主上非明宗后，公明宗爱婿，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，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，朝呼夕至，何患不成？”敬塘意遂决，表唐主养子，不应承祀，请传位许王。唐主手裂其表，抵于地，以张敬达讨之。敬塘令桑维翰草表，称臣于契丹，且请以父礼事之，约事捷之日，割卢龙一道，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。刘知远谏：“称臣可矣，以父事之太过，厚以金帛赂之，自足以致其兵，不必许以土田，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，悔之无及。”敬塘不从。表至契丹，契丹主大喜，俟中秋倾国赴援。契丹主耶律德光将兵救石敬塘，以五万骑与唐将高行周、符彦卿合战，敬塘乃遣刘知远出兵助之，唐兵大败。唐主惧，下诏亲征，诸军骄悍不为用。符彦卿恐其为乱，不敢奉之以法。唐主至河阳，但日夕酣歌。群臣或劝其北行，则曰：“卿辈勿言，石郎使我心胆堕地。”契丹主谓石敬塘曰：“吾三千里来赴难，必有成功。观汝气貌识量，真中原之主也，吾欲立汝为天子。”敬塘辞让，将吏复劝进，乃许之。契丹主作册书，命敬塘为皇帝。敬塘割幽蓟十六州以与契丹，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，改国号曰晋。敬塘沙陀人，姓石氏，是为后晋高祖。唐主与宋审虔等四将复向洛阳，而棹校已皆飞状迎晋主矣。唐主遂与曹太后、刘皇后、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玺，登玄武楼自焚。在位三年，后唐亡，凡四主三姓，共十四年。

是日晚，晋主入洛阳，唐兵皆降。晋主命知远部署京城，城中肃然。寻还都于大梁。在位七年，招抚藩镇，善事契丹，中国稍安。及殂，以幼子重睿托冯道，欲道辅立之。道与景延广议，以国事多艰，宜立长君，乃奉高祖兄敬儒之子齐王重贵立之。齐王既立，以契丹主德光为祖，以高祖为父，而于本生父敬儒反臣而名之。大臣议奉表称臣，告哀于契丹。时契丹改国号曰辽，景广请致书，称孙而不称臣。辽主大怒，搬来责让，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。辽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，屡说辽主击晋，辽主颇然之。辽兵入寇，晋主命刘知远会兵山东，皆不至。晋主疑其有异图，郭威见知远有忧色，谓知远曰：“何东山河险固，风俗尚武，士多战马，静则勤稼穑，动则习军旅，此霸王之资，何忧乎？”辽主大举入寇，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，求见言事。晋主方在苑中调鹰，辞不见。又诣执政言之，执政不以为然，还谓所亲曰：“晋氏不血食矣。”辽兵环晋营，杜威与李守贞、宋彦筠谋降辽，辽主绐之曰：“景延广威望素浅，恐不能帝中国，汝果降者，当以汝为之。”威喜，遂降。

命军士释甲，军士皆恸哭，声震原野。辽主遣兵入大梁，执晋主重

贵以归，在位四年。杀桑维翰，囚景延广。晋亡，凡二主，共十一年。

辽主入大梁，杀张彦泽，景延广自杀。辽封晋主为负义侯，徙之黄龙府。辽主纵胡骑四出剽掠，奸淫妇女，于是内外怨愤，始患苦契丹，皆思逐之矣。时晋臣刘知远在河东，富强冠诸镇，见晋主与辽结怨，知其必危，分兵守四境，以防侵轶。及闻辽兵入汴，掳执天子，将佐军士等俱请知远上尊号，以号令四方，知远从之。知远姓刘名暠，字知远，其先沙陀人，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，仕晋，以功封北平王。及晋主重贵被掳，乃即位于晋阳。知远欲掠晋阳民财，以赏军士。夫人李氏谏曰："陛下因河东创大业，未有惠泽及民，而先夺其生生之资，非新天子所以救民意也，请悉宫中所有以劳军，虽复不厚，人无怨言。"

知远从之，中外大悦。

辽兵肆掠，民不堪命，东方群盗大起。辽主耶律德光谓左右曰："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。乃引兵北归，尽载府库之宝以行，死于杀胡林，国人剖其腹，实盐数斗，载之北归，晋人谓之帝羓.晋主刘知远入大梁，诸镇多降。仍都大梁。改国号曰汉，是为后汉高祖。以弟刘崇为太原河东节度使；后郭威篡汉，崇更名旻，即位于晋阳，则为北汉，详见后。汉主不豫，召苏逢吉、杨邠、史宏肇、郭威入受顾命，曰："承佑幼弱，后事托在卿辈。"遂殂，在位二年。皇子佑承立，时年十八，是为隐帝。河中李守贞，永兴王景崇、凤翔赵思绾三镇拒命，推守贞为主。汉遣诸将讨之，久无功。汉主患之，以郭威为招慰使，诸军皆受节制。郭威攻河中，入其外郭，李守贞与妻子自焚。

赵思绾好食人肝及人肉，取妇女为食粮，已约降汉，周收敛财物，三改其期。郭威执斩之，威使赵晔急攻永兴，王景崇自杀，三镇即平。汉主骄纵，年益壮，狎昵嬖幸，厌为大臣所制，左右乘间谮龙，遂杀其枢密使杨邠、侍卫指挥使史宏肇、三司使王章。宏肇御众严整，将兵所向必克，汉得天下，皆其力也。

三人之死，人尽冤之。汉主又遣使至邺都杀郭威，威举兵反，留养子荣镇邺，命郭宗威将骑兵前驱，自将大军继之。至封邱，人心汹惧，汉主遣慕容彦超等将兵拒之。彦超等战败，遂还。

是日，汉主出劳军，为乱兵所杀。主在位三年。冯道帅百官谒见郭威，威犹拜之。郭威帅百官奏李太后，宜早立新君。太后令百官议，以高祖之子承训、承勋年尚幼，立高祖弟崇之子刘赟为君。

会辽主入寇，李太后命郭威将大军击之。十二月。威发大梁，馆于澶州。癸丑旦，将发，将士数千人忽大噪。威命闭门，将士逾垣发屋而入，曰："天子须侍中自为之，将士辈已与刘氏为仇，不可立也。"或裂黄旗以被威体，共扶抱之，呼万岁震地。因拥威南行，威乃上太后笺，请奉汉宗庙，事太后为母。

太后诏废赟为湘阴公，以郭威监国。遂即位。郭威，邢州尧山人，今北直顺德府唐山县是也，改国号曰周，仍都大梁，是为后周太祖。罢四方贡献珍物，毁宝玩于庭，诏百官上封事，爱士恤民，用人得宜，为五代之令主。太祖无嗣，以皇后兄柴守礼之子柴荣为嗣，封晋王。在位三年殂。晋王荣即位，是为世宗。时北汉主闻太祖晏驾，自将兵三万，与辽兵万余骑入寇。

周主自将兵御之，战于高平之南。合战未几，樊爱能、何徽引骑兵先遁，右军溃，步兵千余人，解甲呼万岁，降于北汉。周主见兵势危，自引兵亲犯矢石督战。宿卫将赵匡胤谓同列曰："主危如此，吾属何得不致死。"乃身先士卒，驰犯其锋，士卒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北汉兵大败。爱能等闻捷，稍稍复还。

周主责之曰："汝辈皆累朝宿将，非不能战，今望风奔逃者无他，正欲以朕为奇货，卖与刘崇耳。"悉斩之。由是骄将惰卒，始知所惧，不行姑息之政矣。因大阅诸军，去老弱，择精壮，募壮士以补之。又命赵匡胤募壮士以补宿卫。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毁铜佛以铸钱。世宗召陈抟，问以黄白飞升之术？

对日："陛下为天子，当以洽天下为务，安用此为？"乃遣还山。诏州县长吏常存问之。世宗既为周太祖嗣，人无敢言柴守礼子者，但以元舅处之，优其俸给，未尝至大梁。尝以小忿杀人，有司不敢诘，世宗知而不问。

南唐北通契丹，欲伐周。周世宗下诏亲征南唐，命李重进将兵赴正阳。南唐刘彦贞引兵来拒，重进大破之，斩彦贞，唐人大恐。皇甫晖、姚凤退兵清流关。周主命赵匡胤袭之，晖等走入滁州，欲断桥自守。匡胤挥兵涉水，直抵城下，晖曰："人各为其主，愿容成列而战。"匡胤笑而许之。晖整众而出，匡胤拥马突阵击晖，擒之，并擒姚凤，遂克滁州。匡胤威名日盛，每临阵，必以繁缨饰马，铠杖鲜明。或曰："如此，恐为敌所识。"匡胤曰："吾固欲其识之耳。"南唐主屡败而惧，遣李德明来言，请去帝号，割寿、濠、泗、楚、光、海六州之地，仍岁输金帛百

万，以求罢兵。周主以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，诸将捷音日至，欲尽得江北之地，不许。唐主大怒，命弟齐王李景逵将兵二万趋六合。赵匡胤奋击，大破之，于是唐之精锐尽矣。是战也，士卒有不致力者，匡胤阳为督战，以剑砍其皮笠。

明日，阅遍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，皆斩之，由是部兵莫敢不尽死。周以赵匡胤为定国节度使，兼殿前都指挥使，周主还都。

命将围寿春，连年不下，周主复自将伐南唐，抵寿春，唐寿州监军周廷构以城降。又攻濠、泗二州，二州皆降，进克楚州。

周主如迎銮镇，至江口，遣水军击破唐兵。唐主恐，遂南渡。

又耻降号称藩。乃遣陈觉奉表，请传位于太子宏翼，使听命于中国。觉至迎銮镇，见周兵之盛，白世宗请遣人渡扛取表，献西川之地，划江为境，以求息兵，辞旨甚哀。世宗曰："朕本兴师止取江北，合尔主能举国内附，朕复何求？"赐唐主书，慰纳之，谕以罢兵，不必传位。唐主奉表，献江北四州，岁输贡物数十万。于是江北悉平，南唐主更名景，去帝号，奉周正朔。世宗以北鄙未复，将幸沧州，即日帅步骑数万，直趋契丹之境，契丹守将皆举城降，于是关南悉平。又宴诸将于行营，议取幽州，适有疾而还。

世宗疾大渐，召范质等入受顾命，在位六年，寿三十九而崩。世宗在番邸时，多务韬晦，及即位，人始服其英武，其御军，号令严明，人莫敢犯。其攻城对敌，应机决策，出人意表，动无不胜。又勤于为治，百官簿籍，过目无所忘。发奸摘伏，聪察如神。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，商榷大义，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。重农恤民，制礼作乐，文武参用，各尽其能。人皆服其明，而怀其惠，故能破敌广地，所向无前，足称令主。登遐之日，远近哀慕焉。世宗太子梁王宗训即位，时方七岁，是为恭帝。恭帝幼冲，中外物情，皆附于赵匡胤，密有推戴之意。时镇、定二州，传言辽与北汉连兵入寇。周主遣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检点赵匡胤，率禁兵御之。正月癸卯，发汴京，殿前都指挥使苗训，善观天文，见日下复有一日，黑光摩荡者久之。指示楚昭辅曰："此天命也。"

是夕次陈桥驿，军士聚于驿门，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相与谋曰："主上幼弱，我辈出死力破敌，谁则知之？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北征。"都押衙李处具以其事白匡胤之弟匡义，及归德掌书记赵普。甲辰黎明，军士擐甲执兵，直逼寝所，曰："诸侯无主，愿册太尉为天子。"匡胤惊起，披衣未及时，黄袍已加身上矣。众即罗拜呼万岁，掖之

上马，拥逼还汴，匡胤揽辔，誓诸将曰：“汝等自贪富贵，立我为天子，能从我命则可；不然，我不能为汝主也。”皆下马曰：“愿受命。”匡胤曰：“太后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惊犯；公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凌；朝市府库，不得侵掠；用命有重赏，不然当族诛。”

皆应曰：“诺。”遂肃队而行。乙巳至汴，自仁和门入，秋毫无所犯。匡胤令甲士归营，而自退居公署。将士拥范质、王溥等至，质以义让匡胤，匡胤流涕曰：“吾受世宗厚恩，为六军所迫，一旦至此，负惭天地，将如之何？”质等未及对，列校罗彦环挺剑厉声曰：“我辈无主，今日必得天子。”质等相顾，不知所为。溥降阶先拜，质不得已，亦拜。遂奉匡胤入宫，召百官至，晡时班定，犹未得禅诏。翰林承旨陶谷出诸袖中，遂用之，宣徽使引匡胤就廷，北面拜受讫，乃掖升崇元殿，服衮冕，即皇帝位。奉周主为郑主，在位半年，后十一年殂，宋主素服发哀，辍朝十日。世宗七子皆寿终，奉符后为周太后，迁之西宫，周亡，凡三主，共十年。五代通共五十三年。宋主大赦改元，国号宋，是为宋太祖，石守信、高楼德等悉进爵有差。

华山隐士陈抟，闻太祖代周，曰：“天下自此定矣！”宋祖开基，其说颇长，留待下回再叙。其唐末河北七藩镇，割据土宇，隐同列国，及残唐十僭国，今且逐渐叙明，以便观者。

唐末藩镇有卢龙，初名平卢，今北直永平府卢龙县等处是也。自唐玄宗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起，及禄山反后，凡更二十七人，共易二十姓。至刘守光称帝于后梁末帝时，晋王李存勖击破幽州，擒守光并其父仁恭斩之。有魏博，亦名天雄，今北直大名府等处是也，唐代宗时，田承嗣执史朝义妻子降，以为魏博节度使，凡更十九人，共易九姓。至后梁末帝时，杨师厚卒，魏人以其地降于晋王李存勖。有成德，后名武顺，今北直正定府等处是也。唐肃宗时，以安史降将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。凡更十二人，共易四姓。至后梁末帝时，王镕为其下太保王德明所弑，晋王存勖讨诛之；有泽潞，亦名昭义，今山西潞安府等处是也。唐代宗时，以安史降将薛嵩为泽潞节度使，凡更三十人，共二十六易姓。至丁会，以朱全忠弑昭宗，会降于晋王李克用。又有淄青，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是也。唐肃宗时，以侯希逸为淄青等六州节度使。凡五人，二易姓。至李师道，唐宪宗遣兵讨之，其下刘悟斩献其首。又有淮西，后名彰义，今河南汝宁府等处是也。唐肃宗时，以来王真为节度使，凡八人，七易姓。至吴元济，唐宪宗遣李想讨诛之。又有沧景，亦名横海，今北直河间府等处是也。唐德宗时，以程日华为横海军节度使。凡更二十七人，共十五易姓。至卢彦威，于唐昭宗时，为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所

取。又有宣武，今河南开封府等处是也。

唐德宗时，以刘元佐为宣武节度使，凡更十九人，共九易姓。

至唐实，于唐僖宗时，以朱全忠代之，后遂篡唐，此唐末河北藩镇之大略也。

至于残唐五代诸僭国，前后共约十国，其最大莫如吴与南唐。初，合肥人杨行愍以为盗见获，刺史郑棨奇其状貌，释之，后应募为兵，充卢州牙将，高骈以为卢州刺史，改名行密。时高骈好神仙，吕用之、张守一、诸葛殷等共为妖妄，淫刑滥赏，夺人资财、妇女，人大怨恨。毕师铎、秦彦起兵讨之。秦彦杀高骈，并其子弟甥侄，共为一坎瘗之，杨行密尽取高骈故地。

唐昭宗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，据有江南江西等地。行密取濠州，得徐州人李氏子，养以为子。其长子渥憎之。行密赐与徐温为子，名之曰知诰。知诰勤孝过诸子，温特爱之，每谓诸子曰："汝辈事我，能如知诰乎？"使掌家事。行密节度淮南十四年卒。长子渥嗣。渥骄侈信谗，多以旧怨杀人，燃十围之烛以击球，或单骑出游，从者不知所之。左右牙指挥使张颢、徐温泣谏不听，遂谋作乱，因弑渥，渥嗣位三年。颢立渥弟杨隆演，徐温密使人斩颢于牙堂，暴其弑君之罪。温出镇润州，留养子徐知诰居广陵辅政。隆演嗣位十年，又僭王位二年卒。徐温入朝，或劝温自取，温正色曰："我受杨氏厚恩，使杨氏无男有女，亦当立之，敢妄言者斩。"乃迎立隆演之弟丹阳公溥。

及温卒，吴王赠温齐王，以徐知诰都督军事。吴王杨溥在王位六年，又僭称帝十一年，为徐知诰所篡，号为让皇，寻卒，谥曰睿，吴亡。凡四世，共四十六年，称帝十一年。

徐知诰称帝，复姓李，改名升，国号唐，都金陵，是为南唐。南唐主李升，字正伦，乃唐太宗子吴王恪之后也。世本微贱，父荣早卒，升少孤，流落濠泗间。杨行密得之，奇其状貌，嘱其将徐温养以为子。及长，身长七尺，广颡隆准，为人好学，温厚有谋。篡位后，追尊徐温为忠武皇帝，庙号义祖，立唐七庙。勤俭爱民，兴利除害，在位六年，以服方士灵丹，疽发背而殂，庙号烈祖，长子璟嗣位。璟性和柔，好文事，喜人顺己。

于是谀臣日进，政事日乱。既克建州，并有殷国，复破湖南，并有楚国，益骄肆，有并吞天下之志。遣使通契丹及北汉，约共图中国。周

世宗将兵伐之，唐兵大败，去帝号，尽献淮南江北之地。划江为界，奉表称臣于周。唐主在帝位十九年，去帝号称国主者四年，徙都豫章。以境土蹙弱，忧虑成疾而殂。庙号元宗。子煜时留建康，遂即位。煜酷信佛法，出禁中金钱，募人为僧。都下僧将万人，皆仰给于县官。唐主与后服僧衣，诵佛经，拜跪手足成赘。宋太祖闻之，乃选少年有口辩者为僧，南渡见唐主，论性命之说。唐主信重，谓之一佛出世。自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事。宋遣曹彬将大军取江南，江南主日于后苑引僧及道士诵经，宋师驻城下累日，江南主犹未知。及知之，乃遣使召都虞侯朱令赟，将上江兵入援，遣吏部尚书徐铉等贡方物，上表求退师。铉言于宋帝曰："李煜无罪。煜以小事大，如子事父，奈何见伐？"反复论辩不已。帝怒曰："江南亦有何罪？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帝，岂容他人鼾睡耶？"铉惶恐而归。唐朱令赟入援，众号五十万，顺流而下。曹彬击败之，遂擒令赟.金陵孤城愈蹙，一日城将破，彬忽称疾不视事。诸将皆来问疾，彬日："余之疾，非药石所能愈，惟须诸君诚心自誓，于克城之日，不妄杀一人，则自愈矣。"诸将许诺，共焚香为誓，彬即称愈，遂克升州。江南主率臣僚诣军门请罪，彬慰安之，待以宾礼，请煜入宫治装。煜治装毕，遂与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赴汴京。煜嗣位十九年而降于宋，南唐亡，凡三主，共三十九年。

其见灭于南唐者，有闽国，亦号殷。唐僖宗时，寿州屠者王绪，与其妹夫刘行全，聚众五百，盗据本州岛，复陷光州，有众刀余人，蔡州节度使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。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邽、审知皆以才气知名，绪以潮为军正，信用之。时黄巢已平，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，绪不能给，宗权怒击之，绪惧，悉光、寿二州兵渡江，转掠江、洪、虔州，又陷汀、漳州，然皆不能守。王绪以漳州道险粮少，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，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从。绪责之，潮等曰："人皆有母，未有无母之人，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乎？"绪怒，令斩其母。

潮等曰："潮等事母如事将军，既杀其母，安用其子，请先母死。"将士为之请，乃舍之。有望气者谓绪曰："军中有王者气。"于是绪见将士有勇略魁岸者，皆杀之，刘行全亦死，众皆自危。行至南安，潮说其前锋将伏壮士篁竹中，就马上擒绪，反缚以徇。前锋将推潮为将军，引兵还光州，所过秋毫无犯，遂取泉州，遣使降于观察使秦岩。岩表潮为泉州刺史。潮沉勇有智略，招怀离散，均赋缮兵，吏民悦服。秦岩病卒，诏以潮为观察使，未几，升福州为威武军，以潮为节度使。一年卒，表其弟审知为威武留后，朝廷因而命之。审知状貌雄伟，隆准方口，常乘白马，军中号为白马三郎。后梁篡位，以审知为闽王。审知俭

约，宽刑薄赋，好贤下士，境内以安。

嗣位二十九年卒，子延翰嗣，骄淫残暴，自称大闽国王，以弟延钧为泉州刺史，义弟延禀为建州刺史，皆令采择民间美女，三人皆谏，遂有隙，二人合兵袭福州，杀延翰。翰嗣位一年，众推延钧为留后，更名璘.璘好神仙，大作宫殿，用度不足。以薛文杰为国计使，文杰巧佞谄媚，阴求富民之罪，而籍没其财，被榜掠者，胸背分受，乃以铜斗火烫之，国人皆怨怒。

太后及长子继鹏泣请于璘而杀之。璘后陈金凤善淫，曲尽其妙，闽王嬖之。后与幸臣归守明、李可殷等私通，国人皆恶之。会璘疾甚，长子继鹏与皇城使李仿杀李可殷。璘力疾视朝，推求可殷死状，仿大惧，遂帅所部兵鼓噪入宫，弑璘.继鹏杀陈后。

璘嗣位九年，又称帝三年而被弑。子继鹏立，更名昶。昶既嗣立，骄纵好聚敛，重方士而崇宫室，又忌杀宗族。其叔父延义弑之而自立，昶僭位三年。延义更名曦，曦骄淫苛虐，宗族勋旧相继被诛，每乘醉杀人，僭位六年，朱文进弑之而自立。时审知子延政已据建州称帝，改国号曰殷。会南唐查文徽表请击殷，南唐主遣徽兴兵南下，延政使人诈告福州曰：“唐助我讨贼臣，大兵今至矣。”福人大惧，斩文进以降于延政，唐兵与闽相持未决，唐查文徽请唐主王益兵，唐主遣将军祖全恩将兵会之，闽兵大败，唐兵拔镡州，又拔建州，殷王延政降，僭位三年，汀、泉、漳等州相继皆降，闽亡，凡七传，四主，共五十年，内称帝二十年。

其见灭于南唐者，又有淮南，亦号楚国。唐僖宗时，秦宗权与杨行密争扬州，马殷与刘建锋等俱属宗权将孙儒。及行密击斩孙儒，刘建锋、马殷收余众七千走洪州，推建锋为帅，至江西，众十余万，杀武安节度使邓处纳，自称留后。建锋既得志，嗜酒不亲政事。长直兵陈瞻妻美，建锋私之。瞻杀建锋，诸将杀瞻。马殷尝同建锋领兵，众服之，推为留后。唐昭宗以马殷为湖南节度使。殷练卒厉兵，尽取湖南之地，节度湖南二十一年，又建楚国，在王位四年殂，遗命诸兄弟相继。子希声立，声嗣位二年殂，弟希范立。范纵意声色，为长夜之饮，内外无别。盛为宫室，选美女，率子弟僚属游宴。嗣位十五年，希范弟希广立。嗣位三年，懦弱不能自决，庶兄希萼争立，广不忍杀其兄，反为其兄希萼所弑。萼篡位一年，多思旧怨，杀戮无度，纵酒荒淫，悉以军府事委庶弟希崇。崇多私曲，政刑紊乱，军民皆怨。指挥使徐威等以兵废希萼而立希崇。初，希萼素有怨于衡山人彭师暠，希崇送希萼至衡山幽之，实

欲衡山人杀之。而衡山彭师晨奉希萼愈谨，聚众万余人，立希萼为衡山王。而希崇日纵酒荒淫，命妇女裸侍，为政不公，语多骄妄，国人不附。徐威等患之，密表请兵于南唐。南唐主命边镐将兵击楚，希崇、希萼皆降。楚亡，凡六传，共五十六年，内建国称王者四十五年。唐既平湖南，悉收其金帛美女、仓粟亭馆、花果之类，皆徙金陵，遣郎中杨继勋等收租赋，专务苛刻，湖南人大失所望。

南汉主刘晟遣兵争岭南之地，大败唐师。楚辰州刺史王逵乘间迎刘言为帅，击败唐兵，尽复马氏岭北敌地。惟郴连入于南汉，奉表乞降于周。周许之，以言为武平节度使，在任二年，周行逢、张文表劝王逵自取之。逵杀刘言，奉表于周，求为节度使。

亦许之。周主自将伐南唐，诏王逵攻南唐鄂州。逵领兵过岳卅，团练使潘叔嗣燕犒甚谨，逵左右求取无厌，叔嗣帅众袭逵，逵败死，在任二年。叔嗣迎周行逢为武平留后。行逢诱执潘叔嗣，数其罪而斩之。周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，行逢在任七年，疾甚，谓子保权曰：“我死，张文表必为乱，万不得已，当举族归朝，无令陷于虎口。”及卒，文表果为乱，保权请兵于宋，宋祖遣兵赴之，保权已诛文表，弘佐立。佐好书礼士。躬勤政事，发伏摘奸，人不能欺，嗣位六年殂，弟弘亻宗嗣。亻宗性刚严，大将胡进思忌，遂废之，而立其弟弘俶.弘俶曰：“能全吾兄，乃敢承命。”进思许之，俶遣兵卫之。进思屡欲弑亻宗，俶保全之，进思忧虑而死。俶徙于亻宗东府，为筑宫室，治园囿以娱悦之，岁时供馈甚厚。俶遣使入贡于宋，宋主谓之曰：“江南倔强，不朝，我将讨之，元帅当助我，无惑人言。”密告以师期。

吴越王做帅兵五万攻常州，拔之。江南主贻俶书曰：“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君。一旦宋天于易地酬勋，王亦大梁一布衣耳。”

俶不答，以书上宋，宋帝优诏褒之。吴越王俶闻唐亡而惧，帝亦谓其使者，愿与一相见。俶与妻孙氏、子惟浚、孙承佑来朝。

帝赐礼贤宅以居，亲幸宴之，赏赐甚厚。赐俶剑履上殿，书诏不名。命与晋王匡义叙昆弟之礼，封孙氏为王妃，留两月遣还。

帝赐以黄袱，封识甚固。戒曰：“途中宜密观。”及启之，则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，俶益感惧。既归视事，命徙坐于东偏，谓左右日：“西北者，神京在焉，天威不违颜咫尺，俶岂敢宁居乎？”每修贡，必列于庭，焚香再拜，而后遣之。至宋太宗三年，吴越王俶朝于宋，求还不许，其臣崔仁冀曰：“朝廷意可知矣，大王不速纳功为都知兵马使。”时王仙芝

与黄巢余党侵掠江淮两浙间，独畏二人，不敢犯临安。高骈闻而壮之，召昌及镠，欲与共讨贼。镠见骈无讨贼心，说昌辞去。昌自石镜引兵入据杭册，镇海节度使周宝不能制，表昌为杭州刺史。时王铎将刘汉宏据浙东，欲并江西。董昌谓钱镠曰："汝能取越州，吾以杭州授汝。"镠击破浙东军，克越州，越州今绍兴府是也。刘汉宏走，台州刺史杜雄执送昌斩之。昌遂徙镇越州，以镠知杭州府事。会镇海节度使周宝为其下刘浩、薛朗等所逐，镠讨平之，拔常州及润州（润州今镇江府是也），又拔苏州。

唐昭宗以钱镠为镇海节度使，以董昌为浙东威胜节度使。

董昌求为越王，朝廷未许，昌遂自称帝，号大越，罗平令群下谓己为"圣人"。钱镠遗昌书曰："与其闭门作天子，陷九族百姓于涂炭，岂若开门作节度使，终身富贵耶？及今悛悔，尚可及也。"昌不听。镠将兵诣越州城下，昌战败，固守越州，镠破斩之，传首京师，遂以镠兼镇海、威胜两节度使。镠拔淮南之松江、无锡、常熟、华亭、湖州等地；镠又取严州，遂取金华及衙州。梁朱温篡位，以钱镠为吴越王，始建国，仪卫名称，多如天子之制，惟不改元称帝。吴越与吴争常州，战于无锡，为吴所败，杀吴越将何逢。斩首万级。镠见何逢被杀，悲不自胜，将士感悦，皆心附之。镠自少在军中，夜未尝寐，倦极则就圆木小枕。寐熟辄硼而寤，名曰警枕。置粉盘于卧内，有所记则书盘中。或寝方酣，外有白事者，令侍女振纸即寤。

镠善事天子，始与吴争地，后与吴连和，境内以安。为节度使三十年，又建国十年殂，中子传瓘立，更名元瓘，抚御将帅，和好兄弟，境内称安，嗣位九年赋予硼功，补石镜镇将。临安人钱镠，字具美，素无赖，贩盐为盗，有术者望斗牛间有王气，占之在临安。乃以相法隐市中，阴求其人，与县录事钟起善，私以告起。起为置酒，悉召县中豪杰为会，术者遍观，皆不足当。会术者过起家，镠适从外来，术者大惊曰："此真贵人也。"

因顾起曰："君之贵，因此人。"初，起诸子常从镠饮博，起辄禁之。至是，始纵其子与镠游，时贷其穷乏。镠善射与槊，以骁勇闻，事董昌有保权。牙将张从富挟保权以拒宋，宋击破之，斩从富，获保权以归，释为卫将军。寻迁羽林将军以善终，湘湖悉平。自刘言至保权，再共十三年而亡，此外又有吴越。

唐僖宗时，王郢作乱，劫掠浙江、福建等地，陷明、台二州，大为

民患。及贼平，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，土祸且至，俶乃籍境内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州县以献，帝御崇元殿受之。俶朝退，将佐始知之，皆恸哭曰："吾王不归矣。"俶嗣位三十一年而亡，后又十年而卒。宋太宗封俶为王，诸子孙皆为显官，七子皆贵显。吴越亡，凡五世，共八十一年，内建国五十六年。

此外又有前蜀、后蜀。前蜀者，唐僖宗时，舞阳人王建隆目广颡，状貌伟然，少无赖，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，里人谓之"贼王八"，为田令孜假子，拜卫将军。僖宗自凤翔移幸兴元，以王建为清道使，使奉玺以从。至大散关，凤翔李昌符焚栈道几断，建控帝马，冒烟焰中过，宿阪下，帝枕建膝而寝，既觉流涕，解御衣赐之。及田令孜败，王建以令孜党，出为四川和州刺史。建骁勇，知人善任，听言纳谏，士乐为用。召募溪洞酋豪，有众八千，袭阆州，逐杨茂实，进攻西川节度使陈敬瑄，表敬瑄之罪于朝，求讨敬瑄以自赎。诏削敬瑄官爵，以建为节度使。建攻斩陈敬瑄，拔成都，据有西川之地。复攻杀顾彦晖于梓州，并有东川之地，遣使入贡，并修好于朱全忠。及全忠篡位，建移檄诸道，欲与岐晋会兵，兴复唐室。卒无应者，建遂自称帝。建于诸将有功名者，多因事诛之。太子作乱，为卫兵所杀。建立幼子宗衍为太子。蜀主建久疾昏，督任节度使十七年，又称帝十年殂。少子衍立，衍奢纵无度，日与徐太后、徐太妃游宴贵臣之家，及游近郡名山，所费不可胜记。强取民间女子纳宫中，太后、太妃各有悻臣，每卖官人数，大则以赂多者得之。衍有宠姬徐氏，别号花蕊夫人，有美色，亦以淫乱闻。衍每好微行，酒肆娼家，无所不到，又以韩昭、潘在迎等为狎客，与宫女杂坐，谑浪亵狎，无所不至。王承休妻严氏色美，蜀主衍私焉。以秦州多美妇人，蜀主封承硼为鲁国公、天雄节度使，使治秦州，以采择美女。承休强取民间美妇，教以歌舞。毁府署为行宫，请蜀主临幸秦州观之。衍引兵发成都。

后唐主李存前遣子继岌及郭崇韬伐蜀，蜀武兴节度使王承捷告唐主西上，衍急欲与承休妻相会，且观女戏，不以为意。承捷以凤、兴、文、扶四州降。衍至利州，遇威武卒逃回，始信唐兵之来，意欲迎敌，兵皆愤怨不肯战，遂降。前蜀亡。凡二世，共三十五年，内称帝十七年。衍降后，一家俱为后唐王所杀，及后唐大将郭崇韬以无罪被杀。唐以董璋为东川节度使，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。知祥后据蜀，是为后蜀。

后蜀孟知祥，刑州龙冈人，今北直顺德府邢台县是也。知祥既为节度使，蠲除横赋，安集流散，下宽大之令，与民更始，阴有据蜀之志。

阅库中铠甲，得二十万，置左右牙兵十六营。

后唐明宗时，东川节度使董璋反，知祥亦与同反。唐使石敬塘攻剑州，不克，还屯剑门，以运粮不继，烧营北归。董璋会诸将谋袭西川成都，反为知祥所败。璋还梓州，知祥破斩之，因兼有东川之地，上表谢罪于唐，唐以知祥为蜀王，未几，称帝于成都。知祥为节度使九年，僭号一年殂。子仁赞立，更名昶。昶日事奢纵荒淫。以蜡书与北汉约同举兵伐宋。细作赵彦韬献之宋，宋主得书，以王全斌为大将，刘光义、崔彦进、王仁赡、曹彬等将步骑六万，分道伐蜀。蜀兵大败，蜀主昶请降，嗣位三十二年，宋主以吕余庆知成都府事，后蜀亡，凡二世，共四十一年，内称帝三十三年。初，徐匡璋纳女于昶，拜贵妃，亦号花蕊夫人。意花不足拟，似花蕊轻盈也，与昶极相爱。王师平蜀，宋主闻花蕊名，命别将护送入宫，纳为妃。昶美丰仪，喜猎善弹。夫人心尝忆昶，悒悒不敢言，因自画昶以祀，复佯言于众曰：“祀此神者多子。”一日，宋祖见而问之，夫人亦托前言，讳其姓，遂假张仙，自是求子者多祀之，迄今不改。

此外又有南汉。初，上蔡人刘安仁，商于南海，因家焉，子谦为广州牙将，升封州刺史，封州，今广东肇庆府封川县是也。及卒，子隐居丧于贺江，士民百余人谋乱，隐一夕尽诛之。

岭南节度使刘崇龟表为封川刺史，诸贼为乱者，隐与战，悉擒斩之。唐昭宗时，以重赂结好朱全忠，全忠奏以为清海节度使，屡进爵南海王，凡十一年卒。弟严立，谓中国纷纷，天下尚且无定，安能及远，遂称帝，改名袭。穷奢极丽，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。用刑惨酷，有灌鼻、割舌、肢解、刳剔、炮炙、烹蒸之法，或聚毒蛇水中，以罪人投之，谓之水狱。末年尤猜忌，不信臣下，专任宦者，由是宦者大盛。为节度使六年，又称帝二十六年殂。子弘度立，更名玢，骄奢不亲政事，作乐酣饮，裸男女而观之，左右忤意辄死，无敢谏者。嗣位一年，弟晋王弘熙弑之而自立。弘熙更名晟，尽诛诸弟及其诸子，悉纳其女，以充后宫，作离宫千余间，饰以珠宝。设镬汤、刀山、锯忤之刑，号生地狱。以宫人卢琼仙、黄琼芝等为女侍中，朝服冠带，参决政事。宗室勋旧，诛戮殆尽。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。晟嗣位十五年殂。子继兴立，更名钅长，时年十六。钅长谓群臣皆有家室，顾子孙不能尽忠，惟宦者可任，于是国事皆决于女侍中卢琼仙及宦官龚澄枢等。凡群臣有才能，及进士状元，皆先下蚕室，然后得进。一状元闻之惧，辞官而逃，及抵家，则候阉者已在门矣。状元请与妻孥决别，三昼夜而后就刑，许之。三日后，即于其家阉焉。钅长得波斯女，丰姿而慧艳，善淫，曲尽其

妙，𨱔长嬖之，赐号媚猪。𨱔长好观人交，选恶少年，配以雏宫人，就后园褫衣，使露而偶，𨱔长扶媚猪巡行，观其交接之势，号曰“大体双”。见女子号叫畏避，则大喜；见男子势弱，则鞭之。又择美男子与媚猪对，鸟兽见之，熟亦作合。𨱔长举兵侵宋，宋太宗命潘美为将，尹从珂为副以讨之。南汉都统李承渥将兵十余万，屯莲花峰下，列象为阵。潘美集劲弩射之，象奔还，乘象者皆堕，反践承渥军，军遂大溃，承渥仅以身免。宋师下韶州，遂克英、雄二州，进次拢头，汉主大惧。宋师直进，𨱔长焚其府库宫殿，明日出降。南汉亡，凡四世，共六十八年，内称帝五十五年。

此外又有北汉。北汉起后汉高祖刘知远之母弟刘崇。崇，太原人，美须眉，目重瞳子。少无赖，嗜酒才博，尝黥为卒。

高祖镇河东，以为都指挥使。及即位，以为太原留后。隐帝立，以城节度使，崇乃收豪杰，籍民为兵。及郭威弑隐帝，崇将起兵讨之。会威立崇之子赟为汉嗣，崇喜曰：“吾儿为帝矣。”

遂罢兵。及郭威自立为帝，废赟为湘阴公。刘崇遣使请赟归晋阳。周主报曰：“湘阴公比在宋州，今方取归，必令得所，公勿以为忧。”未几，弑赟于宋州，崇乃称帝于晋阳，所有者：

并、代、宪、隆、忻、岚、汾、沁、辽、蔚、麟、石十二州之地。宰相俸钱，月止百缗，节度使二十缗，其余薄有资给而已。

崇谓诸将曰：“朕以高祖之业，一朝坠地，今日位号，不得已而称之，朕是何天子？卿是何节度使耶？”遣使通好于契丹辽主，遂册命崇为大汉神武皇帝，更名曰旻.北汉土瘠民贫，内供军国，外奉契丹，赋役繁重，民不聊生。北汉主旻闻后周太祖晏驾，甚喜，约契丹同伐周，战于高平之南，败还；周世宗伐北汉，亦不克而还。北汉主旻称帝六年殂，子承钧立，更名钧。钧性孝谨，既嗣位，勤于政事，爱民礼士，境闲粗安。其上表于契丹称男，契丹谓之儿皇帝。

初，北汉世祖旻女适薛钧，生子继恩；再适何氏，生子继元，二子俱幼孤。世祖以钧无子，命养以为嗣，钧在位十一年殂，养子继恩立，立二月，而为供奉官侯霸荣所弑。宰相郭无为使人杀霸荣，而立继恩之弟继元。继元亦钧养子，即何氏子也。性残忍，世祖子十余人，皆为所杀。宋太祖亲征北汉，围太原城，不克而还。初，宋太祖尝微行，雪夜过赵普家，与普谋取北汉。普曰：“太原当西北二面，太原既下，则二边之患，我独当之。不如姑俟削平诸国，则太原弹丸之地，将安逃乎？”

帝以为然，故虽连年攻伐，败辽师，然至城下，辄退师不取。

盖北汉恃辽以为援，宋祖并欲诱致辽而疲弊之，因并灭之。故太祖不灭北汉，是计也，非力不足也。宋太宗兴国四年，以潘美为大将，师崔彦进、李汉琼等六将军，太宗自将，分道伐北汉。北汉求救于契丹，辽主遣耶律沙将兵救之，战于白马岭下，辽师大败。宋师围太原，攻城甚急，继元嗣位十二年，奉表乞降于宋。宋封为彭城郡公，北汉亡，凡四世，共二十九年。

又北汉主钧义子刘继业，为北汉将，甚骁勇，尽忠北汉，杀宋师甚众。宋帝使继元招而降之，使复姓杨，更名业，号杨无敌。其后，王亻先强令其将兵击辽，败死，即世所谓杨老令公是也。业子延昭，昭子充、广，广子贵迁，遂有四川播州之地，为播州宣慰使，至明万历时始亡。

此外又有南平。初，河南陕州硖石人高季昌，少为汴州富人李让家僮。唐昭宗时，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，李让入资于全忠，得幸为养子，易其姓，名曰朱友让。季昌因让得进，全忠奇其才，命让以子畜之，以为指挥使。及梁兵攻凤翔，李茂贞坚壁不出。季昌请以计诱致岐兵而败之，由是知名。梁主篡立，以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，季昌到官，城邑残毁，户口雕耗，季昌安集流散，民皆复业。潜有据荆南之志，造战船五百艘，治城堑，缮器械，招聚亡徒，交通吴蜀，梁不能制。梁奉季昌为渤海王，季昌又降于唐，更名季兴，唐封季兴南平王。唐魏王继岌送蜀货四十万，浮江而下，季兴杀而夺之。唐主诘之，季兴言当问之水神。唐主遣兵伐之，因乱不克而还。季兴在官二十二年卒，子高从诲嗣。从诲性明达，亲礼贤士，委任梁震，以兄事之。以经史自娱，省刑薄赋，境内以安。荆南介居湖南、岭南、福建之间，地狭兵弱，自高季兴时，诸道入贡过其境者，多掠夺其货币。及诸道移书诘让，威加以兵，不得已，复归之，曾不为愧。及从诲立，唐、晋、契丹、汉更据中原，南汉、闽、吴、蜀皆称帝。从诲利其赐与，所向称臣。堵国贱之，谓之高无赖。从诲嗣位二十年卒，子高葆融立。融嗣位十二年卒，母弟保勖立。勖嗣位二年卒，保融子继冲立。继冲嗣位一年，宋太祖因湖南周行逢乞师讨张文表之便，假道江陵，继冲以牛酒犒师，而宋兵已袭取其地矣。继冲乃尽籍其境内所有，以降于宋。宋以继冲为武宁节度使，南平亡，凡四世，共五十七年。

此外有契丹即辽国，另见三十二回，不赘。此外又有南诏，即今云南地，以时为外国，不载，略见第四十一回中。至于宋祖既受周禅，如

何治国，如何平定天下，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宋太祖统中原未能混一

词曰：

检尽残编并断简，细数兴亡，总是英雄汉。物有无常人有限，到头落得空长叹。富贵荣华春过眼，汉主长陵，霸王乌江岸。早悟夜筵终有散，当初睹甚英雄汉。

却说宋太祖姓赵名匡胤，涿郡人。今北直顺天府涿州是也。

高祖眺，为唐幽都令。曾祖珽，为唐御史申丞。祖敬，为涿州刺史。父弘殷，为周检校司徒、岳州防御使。弘殷娶杜氏，生匡胤于洛阳夹马营，赤光满室，营中异香，经宿不散，人谓之香孩儿营。及长，容貌雄伟，器度豁如，识者知其非常人。累宫殿前都指挥使，掌军政，数立大功，人望归之。周世宗尝于文书囊中，得长三尺余木，题云："点检作天子。"时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，命匡胤代之。及恭帝宗训立，加检校太尉，领归德节度使。时主少国疑，中外密戴匡胤。陈桥兵变，遂代周而有天下。以火德王，都汴京，立七庙，追帝其祖考。增葺学宫，塑先圣先贤像，自为赞书于孔颜端座，于是臣庶始贵学。

以范质、王溥同平章事。质等自以周朝旧臣，稍存形迹，且惮宋主英睿，乃请用札子，各疏其事而取旨。上从之，后世用札子奏事始此。

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会北汉伐宋，宋击破之，筠自焚死。

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复起兵反，宋击破之，进亦自焚。太祖谓赵普曰："天下自唐李以来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，十三君，僭窃相踵，战争不息，其故何也？"普对曰："此无他，方镇之权太重，君弱臣强而已，宜制其钱谷，收其甲兵，则天下自安矣！"太祖大悟。一日因晚朝，与石守信等饮酒酣，屏左右谓曰："朕非卿等不及此，然天子亦大艰难，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。居此位者，谁不欲为之，朕终夕未尝安枕也。"守信等曰："陛下何出此言？今天命已定，谁敢异心？"太祖曰："卿等固然，如麾下欲富贵何？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，虽欲不为，不可得矣。"守信等泣谢曰："臣等愚不及此，愿陛下哀矜，指示可生之路。"太祖曰："人生如白驹之过隙，所以图富贵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银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。卿等何不释去兵权，出守大藩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之业，多买歌儿舞女，日夕饮酒为欢，以终其天年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喜乎？"守信等皆谢曰："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谓生死而骨肉也。"明日皆称病，乞罢典兵，赐赉甚厚，唯石守信兼职如故，其实兵权

不在也。其诸州守土官，帝用赵普谋，或因其卒，或因迁徙致仕，皆以文臣代之。又令各州诸节镇，得自奏事，不属诸藩，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。以吕余庆参知政事，诏百官以次转对，指陈时政得失。事关急切者，许非时上章奏闻。诏举孝弟力田，奇才异能，文武可用者。

太祖朝杜太后于殿上，群臣称贺。太后愀然不乐，左右异之。太后曰："吾闻为君难，若治得其道，则此位可尊，苟或失驭，则求为匹夫而不可得。"太祖再拜曰："谨受教。"及杜太后疾革，召赵普入受命，谓宋主曰："汝知所以得天下乎？"

宋主曰："正由祖考及太后之积庆耳。"太后曰："不然，由周世宗以幼儿主天下，故汝其得至此。汝万岁后，当传位光义，光义传光美，光美传德昭，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也。"宋主泣曰："敢不如教！""后顾谓赵普曰："尔同记吾言，不可违也。"

普即就榻面为约誓书，于纸尾署曰："臣普记。"藏之金匮，命谨密宫人掌之。太后遂殂。

帝遣慕容延钊、李处耘伐荆南，并袭南平。南平高继冲、荆南周保权俱降，湘湖悉平。命王全斌等伐蜀，蜀主孟昶降。

全斌在蜀，纵部下淫掠子女，夺取财物，蜀人苦之，遂作乱。

曹彬招慰击破之，两川遂定。是役也，惟刘光义、刘廷让廉谨，曹彬能戢下，上优赏之。使潘美将兵伐南汉，克广州。南汉主刘钅长降，两广悉定。帝遣使谕江南国主入朝，不至，遣曹彬将兵十万伐之。将行，帝戒之曰："江南之事，一以委卿，切勿暴掠生民，务广威信，使自归顺，不须急击也。"且以剑授彬曰："副将而下，不用命者斩之。"潘美等皆失色。自王全斌平蜀，多杀人，上每恨之。彬性仁厚，故专任焉。彬克江南，振旅而还，封江南主李煜为违命侯。彬归自江南，舟中惟图籍衣衾而已。阁门进榜子云："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。"时人嘉其不伐。以上削平诸国事迹，各见上回诸国，下不赘。诸国既平，吴越大惧，遣使纳赂于赵普。初，帝每微行，屡幸赵普家，相与谋事甚密。至是，帝又幸其第，会吴越所遣使适到，致书于赵普，及海物十瓶，置于庑下。未及发而帝至，仓卒不暇屏。帝顾问何物，普以实对。帝曰："海物必佳。"即命启之，皆瓜子金也。普惶恐谢曰："臣未发书，实不知。"上曰："第受之，彼谓国家事，皆由汝书生辈尔。"普不自安，遂求罢政。又上表于帝，乞遵太后遗诏，传位晋王光义，帝手封其表，藏之宫中。

宋都东京开封府汴梁，而以洛阳河南府为西京，帝如西京，遂封其父宣祖墓安陵，祭天地于当郊。都民垂白者相谓曰：“我辈少经乱离，不图今日复睹太平。”天子仪卫有泣下者。帝欲留都洛阳，群臣咸谏，弗听。晋王光义言其非便，帝曰：“迁河南未已，终当居长安耳。”光义问其故，帝曰：“吾欲西迁，据山河之胜，以去冗兵。”光义曰：“在德不在险。”力请还汴，帝不得已，从之。因叹曰：“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尽矣。”

遂还东京。五星聚奎，窦伊曰：“天下自此太平，文明自此日盛矣。”帝友爱光义，数幸其第，恩礼甚厚。光义尝有疾，亲为灼艾，光义觉痛，帝亦取艾自炙，以分其痛。帝元配贺氏早卒，继王氏，又宋氏。宋氏欲立皇子德芳，十月壬子，夜大雪，帝召晋王光义，属以后事，宦官宫妾悉屏之，左右皆不得闻，但遥见烛影下，晋主时或离席，若有逊避之状。既而帝引玉斧戳地曰：“好为之。”俄而帝崩，在位十七年，寿五十岁。

帝仁孝豁达，质任自然，不事矫饰，宫中苇帘，缘用青布，常服之衣，浣濯至再。性严重寡言，独喜观书，虽在军中，手不释卷。闻人有奇书，不吝千金购之。尝读二典，叹曰：“尧舜之世，四凶之罪，止于投窜，何近代法网之密耶？”于是立法，鞭扑不行于殿陛，骂辱不及于公卿，臣下除谋反外，不得诛戮。故臣下得以有为，而忠君爱国之心，油然而兴矣。帝既崩，弟晋王光义立，是为太宗，更名臯。吴越王钱俶来朝，上留之不遣，俶惧，尽献其地，封俶为淮海国王。上遣潘美等分道伐北汉，又自将继之。辽遣使来言曰：“何名而伐汉也？”

帝曰：“河东逆命，所当问罪，若北朝不援，和约如故；不然，惟有战耳！”潘美等屡败北汉兵，北汉求救于辽，辽遣兵赴之，潘美等大败辽师，尽锐以攻北汉，北汉主出降。帝发太原，遂伐辽，辽将多降。辽耶律学古守燕，悉力御宋，不能支。辽主遣耶律休哥救燕，帝与辽将耶律莎大战于高梁河，沙败，将遁，休哥兵适至，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以进。刻战，帝大败，急乘驴车走免，自是辽好遂绝。太祖适子德昭，从帝攻太原，军中尝夜惊，不知帝所在。有谋立德昭者，帝不悦。及还，以北征不利，久不行太原之赏，德昭以为言。帝大怒曰：“待汝自为之，赏未晚也。”德照退而自刎。帝闻之惊悔，往抱其尸，哭曰：“痴儿何至此耶？”追封魏王。北汉既平，天下复归一统，惟契丹内据河北幽、蓟之地，宋师取之，屡败不能克复，天下非复汉唐之旧矣。

赵普奉朝请者累年，卢多逊益毁之，谓普初无立上意，普郁郁不得

志。会晋邸旧僚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，将有阴谋窃发。帝疑以问普，普因言愿备枢轴，以察奸变，且自陈曰：“臣忝旧臣，为权幸所沮。”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，及前朝上表等事。帝发金匮，得誓书，及览普前表，因召见，谓曰：“人谁无过，朕不待五十，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。”乃拜普为司徒，兼侍中。初，昭宪太后遗命，太祖传位于帝，帝传廷美，美传太祖子德昭。及德昭不得其死，德芳相继夭殁，廷美始不自安。柴禹锡因上变以摇之。帝意不决，召赵普谕以太后遗旨。

普对曰：“太祖已误，陛下岂容再误。”廷美遂得罪，卢多逊得贬窜，赵普复相，廷美竟以忧卒。帝长子元佐，少聪警，貌类帝，帝钟爱之。廷美迁房州，元佐尝力救。及廷美死，遂发狂疾。会重九，召诸王宴射苑中，元佐以新瘥不预。及诸王宴归，暮过元佐，元佐恚曰：“若等侍上宴，我独不预，是弃我也。”因发愤被酒，夜纵火焚其宫。帝大怒，废为庶人。赵普免相，以吕蒙正参知政事。初入朝堂。有朝士指之曰：“此子亦参政耶？”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。同列不能平，诘其姓名，蒙正遽止之曰：“若一知其姓名，恐一时不能忘情，不若弗知之为愈。”时人服其量。夏州李继迁作乱，契丹封继迁为夏王，后鼎立为夏国。详见下回。

帝在位日久，储贰未立，寇准自凤翔召还，入见，帝曰：“朕诸子孰可付神器者？”准对曰：“知子莫若父，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。”帝曰：“寿王可乎？”准曰：“圣虑既以为可，愿即决定。”于是立寿王元保为太子，更名恒，以寇准参知政事，以吕端平章事。初，帝欲相端，或曰：“端为人胡涂。”帝曰：“端小事胡涂，大事不胡涂。”决意用之。帝不豫，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，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、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谋立故太子楚王元佐。宰相吕端问疾禁中，见太子不在旁，疑有变，乃以笏书大“渐”字，令亲密吏趋召太子入侍。帝在位二十三年崩，寿五十九岁。皇后令继恩召端议所立，端知有变，即绐继恩，使入书阁锁之。亟入宫，后问端曰：“宫车已晏驾，立嗣以长顺也，今将何如？”端曰：“先帝立太子，正为今日，今始弃天下，岂可遽违命，有异议耶。”

后默然，乃奉太子即位。太宗仁恕恭俭，爱民下士，性无他好，惟喜读书，而李日方、吕蒙正、张齐贤、吕端、寇准、李沆、向敏中等，相继登用，足称守成之令主。然而金匮渝盟，背母负兄，一弟二侄，俱不得其死，后世不能无憾。太子既立，是为真宗，垂帘引见群臣，吕端平立殿下不拜，请卷帘，升殿审视，然后降阶，率群臣拜焉。及吕端以疾免，以寇准平章事。

初，夏李继迁作乱，叛服不常。其降也，赐姓名为赵保吉。

时赵保吉死，子德明立，曹玮上书："继迁擅据河南北二十年，今出其不意，擒德明送关下。复河西为郡县，此其时也。帝以恩致德明，下诏招抚之。德明使中国有西顾之忧，若乘其国危子弱，不即捕灭，后复强盛，不可制矣。愿假臣精兵。"寇准不发，饮笑自若。帝闻之大骇，以问准，准对曰："陛下欲了此，不过五日，愿驾幸澶州。"帝降于辽。辽册立德明为西平王，辽主隆绪大举入寇，边事告急，一夕五至，中外震惧。寇难之，欲还内，准请母还，而速议行，毕士安力劝，帝如准所请。王钦若，临江人，请帝幸金陵；陈尧叟，阆州人，请帝幸成都。准曰："陛下神武，将臣协和，大驾亲征，敌当自遁。

不然，出奇以挠其谋，坚守以老其师，我得胜算矣。若弃宗庙幸他方，示之以弱，敌乘势深入，天下可复保耶！"帝乃决策幸澶州，二人由是怨准。帝废京师，准以钦若多智，惧其妄有关说，疑沮大事，出钦若知天雄军。契丹至城下，钦若束手无策，闭门修斋诵经而已。帝次于澶州，契丹大将萧挞览出视地形。宋威武军头张环守牀子弩发矢射死萧挞览，契丹主大惧，欲引去。而宋师数十万方至，帝至澶州南城，望见契丹军势甚盛，群臣请驻跸。寇准固请车驾渡河，远近望见御盖，诸军皆踊跃呼万岁，声闻数十里。契丹益惧，遣骑薄城，高琼击败之。

契丹大惧请和。准欲击之，帝方厌兵，曰："吾不忍生灵重困，姑听其和可也。"契丹遣使持书来请盟，宋遣曹利用如契丹军，议岁币。帝曰："必不得已，虽百万亦可。"准闻之，召利用至帏幄，谓曰："虽有敕旨，汝所许过三十万，吾斩汝矣。"

利用竟以绢二十万匹，银十万两定和议，南朝为兄，北朝为弟，交誓约。各解兵归，自是南北弭兵，寇准之力也。

帝待寇准甚厚，王钦若深嫉之。一日会朝，准先退，帝目送之。钦若进曰："陛下敬准，为其有社稷功耶？"帝曰："然。"钦若曰："城下之盟，春秋耻之，澶渊之举是也。陛下闻博乎？博者输钱欲尽，乃罄其所有出之，谓之孤注。陛下乃寇准之孤注也。"帝由是顾准浸衰，竟罢相，出知陕州。以王旦平章事，帝深以澶渊城下之盟为辱，居常怏怏。王钦若度帝厌兵，因谬进曰："陛下以兵取幽蓟，乃可涤耻。"帝曰："河北生灵始免兵革，朕安忍为此？可思其次。"钦若曰："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，夸示外国，然自古封禅，当得天瑞，然后可。天瑞安可必得？前代盖有以力为之者，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则与天瑞无异

也。”帝沉思曰：“王旦得无不可乎？”钦若曰：“臣谕以圣意，宜无不可。”乘间为旦言，旦勉强从之。帝召王旦饮，欢甚，赐以樽酒，曰：“此酒甚佳，卿归与妻孥共之。”及归发封，则皆美珠也。旦自是不敢有异议。戊申正月朔，帝谓群臣曰：“朕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，方就寝，忽室中光曜，见神人星冠绛衣，告曰：‘当降天书三篇。’适睹皇城司奏言，承天门有黄帛，曳鸱尾上，其所阵之书乎？”王旦等皆称贺。帝步至承天门，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以下，旦跪进帝再拜受之，付陈尧叟启封。其书词类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读讫，盛之金匮，而言祥瑞者纷纷矣。独龙图阁侍制孙奭言于帝曰：“以臣愚所闻，天何言哉，岂有书耶？”

帝默然。诏议封禅，帝封泰山禅社首，大赦，皇太子生。太子，后宫李氏所生。李氏，杭州人，初入宫侍刘修仪，庄重寡言，帝命为司寝。既有娠，从帝临砌台，玉钗坠地。帝私卜：钗完，当得生男子。左右取钗以进，殊不毁，帝甚喜，已而果生子。

刘修仪攘为己子，李不言，中外亦不知。帝得子已晚，始生，昼夜啼不止。有道人言能止儿啼，召入，则曰：“莫叫莫叫，何似当初莫笑。”啼即止。盖真宗尝吁上帝求嗣，上帝问群仙：“谁当往者？”皆不应，独赤脚大仙一笑，遂命降为真宗子，在宫中每好赤脚，此其验也。帝立刘氏为后，后家世寒微。而性警敏，渐干外政。立升王受益为太子，更名祯，即李氏所生也。

帝宽仁慈爱，有帝王之量。景德以前，吕端、张齐贤、李沆、吕蒙正、毕士安、寇准、王旦诸君子辅之，足为继世之贤君。祥符以后，王钦若、陈尧叟、冯拯、丁谓、曹利用诸小人辅之。于是好奉道教，信惑邪说，天书封祀，制作纷纷焉。在位二十五年崩。太子祯立，是为仁宗，时年十三。刘太后与帝五日一御承明殿，垂帘听政。丁谓欲擅权，潜结内侍雷允恭，密谓太后降手书云：帝朔望见群臣，大事则太后召对，辅臣决之；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，禁中画可。于是允恭恃势专恣，丁谓权倾中外，众莫敢抗，独王曾正色立朝，时倚为重。初，真宗临崩，惟言寇准、李迪可托。丁谓怨准，而太后憾迪，尝谏立己，遂诬以朋党贬之。王曾疑责太重，谓熟视曾曰：“居停主人勿复言，恐不免耳。”曾遂不复言。葬真宗，以丁谓为山陵使，以内侍雷允恭为都监。司天监邢中和谓允恭曰：“今山陵上百步，法宜子，但恐下有石与水耳。”允恭曰：“第移就上穴，我入见太后言之。”允恭方贵横，人不敢违，太后命与山陵使议，丁谓唯唯而已。既而穿上穴有石，石尽水出，众惧，不能成功。内侍毛昌达自陵还，奏之，诏遣王曾复视，曾还对，

因言丁谓包藏祸心，故令允恭擅移黄堂于绝地。太后大惊，怒甚，欲并诛丁谓。冯拯曰："帝新即位，亟诛大臣，骇天下耳目。"遂止，诛允恭而贬丁谓。以王曾平章事，吕夷简参知政事。

初，刘太后既取帝为己子，与杨太妃保护之，李氏默然，处先朝嫔御中，未尝自异，人畏太后，亦无敢言者。以是帝虽春秋长，不自知为李氏出也，至是疾革，乃自顺容进位宸妃，薨。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，吕夷简时为首相，奏礼宜从厚，太后遽引帝起。有顷，后独立帘下，曰："一宫人死，相公云云何也？"夷简对曰："臣待罪宰相，事无内外，皆当预也。"

后怒曰："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？"夷简曰："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？"时有诏，欲凿宫城垣以出丧，夷简又谓内侍罗勋曰："宸妃诞育圣躬，而丧不成礼，异日必有受其罪者，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。当以后服殓用水银。"崇勋惧，驰告太后，乃许之。刘太后爱帝如己出，帝亦尽孝，故始终无毫发间隙，及刘太后崩，尊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帝始亲政。帝与吕夷简谋，以张耆、夏竦、陈尧佐等附刘太后，欲悉罢之。夷简以为然。

帝退，以语郭后。后曰："夷简独不附太后耶？但多机巧，善应变耳。"由是夷简亦罢。制下，夷简方押班，闻唱名，大骇，不知其故，因令素所厚内侍阎文应洞之，乃知事由郭后，于是深憾后。及吕夷简复相，时尚美人、杨美人俱有宠于上，数与后忿争。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，后不胜忿，批其颊。帝自起救之，误批上颈，上大怒。内侍阎文应因与帝谋废后，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。帝以示夷简，夷简因旧怨，遂主废黜之议。

帝犹疑之，夷简曰："光武，汉之明主也。郭后止以怼怨坐废，况伤陛下颈乎。"帝意遂决，于是中丞孔道辅率谏官范仲淹、宋庠等切谏，皆坐贬，废郭后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。夷简劝上立曹彬孙女曹氏为后。郭后既废为净妃，出居瑶华宫，上密遣人召之。后辞曰："若再见召，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。"文应以尝谮后，惧其复立，会后小疾，帝遣文应挟医视疾，后暴崩，帝深悼之，追复后号。知开封府范仲淹劾奏内侍阎文应之罪，窜之岭南，道死。翘王元俨，太宗第八子也，性严毅不可犯，人呼为八大王。元俨为帝言："陛下乃李宸妃所生，妃死以非命。"帝始知为宸妃子，因号恸累日，下诏自责，幸洪福寺，祭告易梓宫，亲启视之。妃以水银殓，玉色如生。冠服如皇后。

帝叹曰："人言其可信哉！"待刘氏加厚。

夏州赵元吴反，寇环庆，遂称帝，国号夏。夏人寇保安军，指挥使狄青击败之。元昊陷塞门诸岩，以范仲淹知延州。仲淹大阅州兵，得万八千人，分六将领之，日夜训练，量贼众寡，使更出御贼。敌人相戒曰："无以延州为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"大范谓范雍也。元昊寇川诸岩，韩琦使任福等领兵夜趋白豹城，平明克之，破四十一族，焚其积聚而还。辽主乘朝廷有西夏之忧，遣使求割关南地。

帝许以增岁币，遣富弼报之。富弼两次使契丹，以言语谆谆折服契丹，于是止许岁增银绢各十万，并前共各五十万，和好复定。以韩琦、范仲淹为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，二人号令严明，爱抚士卒，诸羌畏威怀德，不敢犯边。境上谣日："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"天下称为韩范。夏主元昊更名曩霄，上书请和，再上誓表，帝约岁赐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以和。自是边境稍宁。

范仲淹司监选，取班簿视不才者，一笔勾之。富弼曰："一笔勾，一家哭矣。"仲淹曰："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"时贝州妖贼王则反，文彦博讨平之。广南蛮贼侬智高反，狄青讨平之。以赵汴为御史，弹劾不避权幸，声称凛然，京师目为铁面御史。文彦博、富弼同平章事，及文彦博罢，以韩琦同平章事，朝野共庆得人。以包拯知开封府事。拯立朝刚直，贵戚宦官，为之敛手，吏民不敢欺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，呼曰"包待制"。京师为之语曰："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"又以其笑比黄河清焉。召河南处士邵雍，不至，雍德气粹然，深于易理，遇事能先知。

初，上三子皆早亡，无子，取太宗曾孙汝南郡王允让之子宗实入宫，命曹后抚鞠之以为子。生四岁矣，至是年虽长，尚未立为皇嗣，复以年长出居于外。时居父汝南王之丧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包拯、吕景初、赵抃、吴奎等，皆上疏力请早建皇嗣，宰辅文彦博、富弼、王尧臣相继劝帝早定大计，皆未见听。司马光上疏曰："向者臣进预建太子之说，意谓即行，今寂无所闻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为此不祥之事。小人无远虑，特欲仓卒之际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'定策国老、门生天子'之祸，可胜言哉！"帝大感动。时知江州吕诲亦上疏言之。韩琦入对，以光、诲二疏进读。帝遽曰："朕有此意久矣，谁可者？"琦惶对曰："此非臣辈所可议，当出自圣裁。"帝曰："宫中尝养二子，小者甚纯近不慧，大者可也。"琦请其名，帝曰："宗实。"琦等遂力赞之。议乃定。命下，宗实固请终丧，许之。宗实既终丧，帝复起之，犹力辞，帝

命王珪作诏立为皇嗣，宗实复称疾辞。司马光言于帝曰：“皇子辞不赀之富，其贤于人远矣；然父召无诺，君命召不俟驾，愿以臣子大义责之，宜必入。”帝从之，宗实遂受命。将入宫，戒其舍人曰：“谨守吾舍，待上有嫡嗣，吾即归矣。”因肩舆赴召，良贱不满三十人，行李萧然，惟书数柜而已，中外相贺。既为皇子，更名曙，慎静恭默，无所猷为，天下阴知其圣德云。

仁宗恭俭仁恕，始终如一，敬天重民，有司尝请以玉清旧址为苑，帝曰：“吾奉先帝苑囿，犹以为广，何以是为？”大辟疑者，皆令谳，上所活岁以千计。尝云：“朕未尝詈人以死，况敢滥刑乎！”尝语近臣曰：“昨因不寐而饥，思食烧羊。”

近臣曰：“何不取索？”帝曰：“恐遂为例，可不忍一夕之饥，而启无穷之杀乎？”燕私常服浣濯之衣，惟帟衾裀，多用缯絁.或献蛤蜊二十八枚，枚值千钱。帝曰：“一下箸费二十八千，吾不堪也。”北使言高丽职贡疏，今欲加兵。仁宗谓曰：“此只王子罪，不干百姓事，今加兵，王子未必能诛，且屠戮百姓。”卒以寝兵。又好学崇儒，当经筵谓侍臣曰：“朕盛暑未尝少卷，但恐卿等劳耳。”诏州县皆立学，定太学生员，王尧臣及第，赐《中庸》旁篇；吕臻及第，赐《大学》篇。于《礼记》中，表章此二经，以风厉儒库，实开《四书》之端。

其后程颐配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朱喜集注，圣学为之昭然。

庆历以前，朝未尝无小人，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；庆历以后，君子满朝。传曰：“为人君止于仁。”帝诚无愧焉。在位四十三年崩，皇子曙即位，是为英宗，尊曹后为皇太后，遗制下日，虽深山穷谷，莫不奔走悲号，如丧考妣。

英宗有疾，诏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重事。太后性慈俭，颇涉经史，及听政，多援经义以决事，中外章奏日数十上，一一能记纲要。于外戚左右，分毫无所假借，宫省肃然。帝疾甚，举措或改常度，遇宦者尤少恩，左右多不悦，乃共为谗间。太后与帝遂成嫌隙，内外汹惧。知谏院吕诲上书，两宫犹未释然。

一日，韩琦、欧阳修奏事帘前，太后呜咽流涕，具道所以。琦曰：“此病固尔，病已必不然。子病，母可不容之乎？”太后意不解。修进曰：“太后事先帝数十年，仁德着于天下。昔张贵妃有宠，及卒，追册为温成皇后。太后于温成之宠，尚能处之裕如，今于母子之间，反不能容耶？”后意稍和。琦又进曰：“臣等在外，圣躬若失调护，太后不得辞

其责。”后惊曰：“是何言！我心更切也。”同列闻者，皆为缩颈流汗。后数日，琦独见帝，帝曰：“太后待我少恩。”琦对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不为少矣，独称舜为大孝，岂其余尽不孝哉？盖父母慈而子孝，此常事不足道，惟父母不慈，而子不朱孝，乃为可称，但恐陛下孝未至耳，父母岂有不慈者哉？”帝大感悟。帝自六月不御殿，至是初御紫宸殿，见百官。琦因请乘舆祷雨，且奉服以出，人心大安。

帝命侍臣讲读经史于迩英阁。翰林侍读学士刘敞进读《史记》，至尧授舜以天下，拱而言曰：“舜至侧微，尧禅之以位，天地享之，百姓戴之，非有他道，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。”

帝悚然改容，太后闻之亦大喜。两宫疑渐释，立妃高氏为后。

后母曹氏，太后姊也，少育于宫中，与帝同年生，又俱抚鞠于太后，仁宗尝曰：“异日必以为配。”既长，遂成婚，生三子，至是册为后。韩琦欲太后撤帘还政，乃取十余事禀帝，裁决悉当。琦即诣太后复奏，太后每事称善。琦因白太后求去。太后曰：“相公不可去，我当归深宫耳，却每日在此，甚非得已。”

琦即称：“前代如马、邓之贤，不免贪恋权势，今太后便能复辟，诚马、邓之所不及，未审决取何日撤帘。”太后遽起。琦即命鸾仪司撤帘，帝始亲政。内侍任守忠乘间交构两宫。一日，韩琦出空头敕一道，欧阳修已签，赵概难之，修曰：“第书之，韩公必自有说。”概不敢违。既而琦坐政堂，召守忠立庭下，曰：“汝罪当死。”遂谪蕲州，取空头敕填与之，即日押行，琦意以为少缓，则中变也。其党史昭锡等悉窜南方。中外快之。

帝有疾，韩琦入问起居，因进言曰：“陛下久不视朝，愿早建储以安社稷。”帝颔之，即召学士承旨张方平至福宁殿，帝凭几言不可辨，方平进笔，帝乃书曰：“立大火王为皇太子。”

方平请书其名，帝力疾书之。方平退，草制立颍王顼为皇太子。

太子既立，帝因泣然下泪。文彦博退谓琦曰：“见上颜色否？人生至此，虽父子亦不能不动情也。”在位四年崩。帝以明哲之资，膺继统之命，优礼大臣，爱民好士，每裁决，皆出群臣意表，足为良主。乃天不假以年，不克大有所为，惜哉！太子顼即位，是为神宗。立妃向氏为后，乃向敏中之曾孙女也。

神宗即位之初，励精求治，不御游畋，不治宫室，惟勤惟俭，志欲破辽灭夏，大有为于天下。先忧财用不足。王安石为翰林学士，越次入对，说以富国强兵之术，曰：“昔周置泉府之官，变通天下之财，后世惟桑弘羊、刘晏，粗合此意，学者不明先王之法意，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，今欲理财，当修泉府之法。”帝纳其说。安石犹恐帝不决意任之，复言曰：“昔尧使群臣共择一人治水，尚不能无败事，后乃成功；今欲变法，所使或非其人，岂能无一二之败事，当计其利害之多少，不为众论所惑，决意行之，久自收其效矣。”帝深然之，坚意任之，乃以安石为相。唐介言安石狷狭少容，好学而泥古，不通于今，用必为害。若欲求贤相，则吕公着、司马光、韩维其人也。帝不听。王安石既执政，士大夫皆以为得人。吕诲独言其不可，将入谏，与司马光相遇并行，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。诲曰：“袖中弹文，乃新参也。”光愕然曰：“众喜得人，奈何论之？”

诲曰：“君实亦为是言耶？安石虽有时名，然好执偏见，轻信奸回，喜人佞己，听其言则美，施于用则疏。误天下苍生，必斯人也。”遂上疏极谏。帝不听，出诲知邓州。诲既出，安石所为益执。光由是服诲之先见，自以为不及也。后青苗盛行，诲乞致仕。及病亟，手书嘱司马光为墓铭。光往省之，至则目且瞑。光呼白：“更有见嘱乎？”诲张目强视曰：“天下事尚可为，君实勉之。”遂卒。

王安石欲行新法，见诸臣排之者众，乃引用吕惠卿、章忄享、曾布、韩绛等奸邪附己之人为心腹，由是农田、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法，相继并兴，号为新法。行之天下，而民不聊生矣。农田水利者，开诸路废田，兴水利面收其税，并察官吏之家皆同役，不得有所私也。青苗者，于方播种青苗时，令民自度麦粟所赢几何，先贷以钱，使出息二分，俟谷熟还官也。均输者，凡诸州郡所当输官粮，皆令平其所在时价，输其土地所饶出之物，官自转迁于所无之地而卖之，以收利也。保甲者，十家为保，有保长；五十家为大保，有大保长；十六保为都保，选众所服者二人为都保长，一正一副。听保丁自置弓箭，习武艺，以御寇也。免役者，凡当役人户，以等第出钱免役也。市易者，以金帛诸货为抵当，而贷之钱，责期使偿，半岁输息十一，及岁倍之。过期不输，息外更加罚钱也。保马者，令保甲为官养马，死则偿之也。方田者，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，计量田地，分五等以定税也。诸法皆害民，而青苗法为尤甚。初，英宗时，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，闻杜鹃声，惨然不乐。客问其故？雍曰：“洛阳旧无杜鹃，今始至。天下将治，地气自北而南；将乱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气至

矣，禽鸟飞类，得气之先者也。不二年，上用南人作相，多引用南人，专务变法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”至是其言果验。

时帝坚意用安石行新法，万民愁怨，于是富弼、韩琦、司马光、赵抃、张方平、苏轼、苏辙、吕公着、吕公弼、范纯仁、程颢、欧阳修、郑獬、孙觉、李常、张戬、刘庠、范镇、王拱辰、秭维、刘挚、杨绘、唐诇等，前后相继上疏，极言新法之为害，请复祖宗之旧法，安静以守之。上皆不听。于是诸臣纷纷相继引去，或加贬。安石性执拗，巧为文饰，持新法益坚。

会岁饥，征敛苛急，东北流民，每风沙霾曀，扶携塞道，羸疾愁苦，身无完衣，或茹木实草根，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，卖以偿官，累累不绝。监上安门郑侠乃绘所见为图，发马递上之，且云：“旱由王安石所致。去安石，十日不雨，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。”疏入，帝反复观图，长吁数四，袖以入内。是夕寝不能寐。翌日，令罢青苗、免役等新法。民闻之欢呼相贺。是日果大雨，远近沾洽，而吕惠卿、邓绾诋侠为狂夫，治其擅发马递之罪，下之狱，窜之英州。而新法复行如故。知潮州府苏轼托诗以讽朝政，其咏青苗曰：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。”其咏课吏曰：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终无术。”

其咏水利曰：“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。”其咏盐禁曰：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。”为中丞李定、御史舒直所奏，下之狱，以为诋谤朝政，欲置之死。曹太皇太后违豫中，闻而为帝言之，乃得免。

初，青涧守将种谔，受夏臣嵬名山之降，遂城绥州。夏主谅祚，乃诈为会，诱杨定等杀之，边衅复起。时神宗欲并西夏，屡遣兵伐夏，夏人亦屡入寇，互相胜负，得西夏边岩六堡之地。

其后用宦者李宪伐夏，灵州永乐之役，死者六十余万人，亡失钱谷银绢不可胜计。事闻帝，临朝恸哭，为之不食。自是无意于西伐，而夏人亦困弊矣。夏主秉常上表，乞复修好，诏许之。

辽人见中国之行新法，惧其图己，乃遣萧禧来求割地。安石曰：“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。”乃割河东地，以分水岭为界，东西割地七百里以与辽，而国势愈弱。自神宗以前，为治平之世，自神宗以后，为丧乱之世矣。王安石以子云死，悲伤不堪，求解机务，上许之，未几卒。

上有疾，立第六子延安郡王佣为皇太子，更名煦，时年十岁。诏太

皇太后高氏，权同处分国事，在位十八年崩。太子煦立，是为哲宗。太皇太后高氏同临朝听政。明年，改元元佑，即罢新法十余事。起用司马光、吕公着、文彦博、韩维、范纯仁、苏轼、吕大防、刘挚、程颐、苏辙、范祖禹等。贬吕好问、吕惠卿、蔡确、章忄享等，尽罢新法，天下大悦。时太皇太后临朝，司马光秉政，天下大治。司马光卒，吕公着秉政。公着卒，吕大防、范纯仁秉政时帝年益壮，太皇太后历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。至是谓执政曰：“孟氏女能执妇道，宜正位中宫。”命吕大防为皇后六礼使，册为皇后。因语帝曰：“得贤内助，非细事也。”既而叹曰：“斯人贤淑，惜福薄耳！异日国有事变，必此人当之。”八年九月，太皇太后不豫，吕大防、范纯仁等问疾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先帝追悔往事，至于泣下，此事官家宜深知之。”又曰：“老身殁后，必多有调戏官家者，公等亦宜早退，令官家别用一番人。”乃呼左右，问：“曾赐出社饭否？”

因曰：“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。明年社饭时，思量老身也。”

九月，太皇太后崩。太后听政，召用故老名臣，罢废新法苛政，举边砦之地以赐西夏，于是宇内又安。辽主戒其臣下，令勿生事于疆场，曰：“南朝尽行仁宗之政矣。”临朝九年，朝廷清明，华夏绥定，力行善政，抑绝外家私恩，人以宣仁为女中尧舜。

太皇太后既崩，帝始亲政，改元绍圣。群小力排太后时事，罢吕大防、苏轼、苏辙、范祖禹、范纯仁等，而用章忄享、、蔡京、吕惠卿、曾布等。章忄享专以绍述为国是，以司马光为奸邪，遂引其党蔡卞、林希、张商英等居要地，任言责，协谋朋奸，报复仇怨，于是朋党之论起。诏谕天下，复行新法，人人怨忿。追贬元佑宰执吕公着、司马光、王岩叟、傅尧俞，及孙固明、宗愈等有差。言公着等倡为奸谋，诋毁先帝，变易法度，罪恶深重。章忄享、蔡卞请发司马光、吕公着之墓，斲棺暴尸。

许将曰：“此非盛德事也。”乃止。安置元佑宰执吕大防、刘挚、苏辙、梁焘、范纯仁于岭南，贬韩维、刘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。章忄享、蔡卞媒孽宣仁太皇太后，诬以常欲危帝之事，请追废为庶人。向太后闻之，号泣谓帝曰：“吾日侍崇庆，天日在上，此语曷从而出？且帝必如此，亦何有于我？”帝感悟，取悼、卞奏就烛焚之。明日，忄享、卞再状坚请。帝曰：“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？”抵其奏于地，事遂寝。时刘婕妤恃宠，无礼于孟后，后不能平，遂成隙。章忄享阴附刘婕妤，遂废孟后为仙师，出居于瑶华宫。而立刘氏为皇后。邹浩极谏，勿听。

帝在位十五年崩。亲政以后，七年之间，奸党专权，有二蔡二忄享之谣。二蔡者，蔡京、蔡卞也；二忄享者，章忄享、安忄享也。天下怨疾，卒归大乱矣。帝无子，向太后哭谓宰臣曰：“国家不幸，大行皇帝无嗣。”章抗声曰：“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似。”

太后曰：“老身无子，诸王皆神宗庶子，不可如此分别，以长则申王亻必当立，但有目疾，以次则端王佶。”乃迎立端王佶，是为徽宗。

群臣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，追复司马光、吕公着等官。

用韩忠彦、范纯仁等，免蔡卞、章忄享、蔡京等官，政略有可观。未几，向太后罢政，帝亲政。元年正月朔旦，有流星自西北入尾，抵拒星，其光烛地。是夕有赤色起东北，亘西方，中出白气二，将散，复有黑气在傍。任伯雨极言时政得失，上不听。曾布专权，进绍述之说，排击元枯诸贤臣，罢任伯雨、范纯仁、江公望、陈瓘等，遣内侍童贯诣三吴，访书画奇巧，制御器于苏、杭州。贯留杭月余，蔡京与之游，不舍昼夜，童贯荐京于帝。帝复召用京，京为绍述之议，复追贬司马光等，诏元佑党人子弟无得官京师。蔡京籍元佑宰执司马光等，侍从苏轼等，文臣程颐等，武臣王献可等，宦者张士良等一百二十人，列其罪状，谓之奸党，请帝书之，刻石于端礼门。又颁元佑奸党碑于各州县，皆令刻石。有长安石工安民当刻字，辞曰：“民愚人，固不知立碑之意，但如司马相公者，海内称其正直，今谓之奸邪，民不忍刻也。”府官怒，欲加之罪。民泣曰：“被役不敢辞，乞免刻‘安民’二字于石末，恐得罪于天下后世。”

闻者愧之。贬任伯雨等十二人于远州。以王安石配享孔子，位次孟轲；以蔡京于蔡攸为学士。命蔡京监铸九鼎成，奉安九成宫，帝临幸，酌献至北方宝鼎，鼎忽裂破。

帝性机巧，多技能，大兴土木，穷极淫乐，好花石。蔡京讽朱勔密取浙中珍异以进。初致黄杨三本，帝嘉之；后岁岁增加，舳舻相衔于淮汴，号花石纲。凡士庶之家，一石一木，稍堪玩者，即领健卒直入其家，用黄封表识，使护视之，微不谨，即被以大不恭之罪。及发行，必撤屋掘墙以出，人不幸有一物小异，芟夷惟恐不速。篙工舵师倚势贪横，凌轹州县，道路以目。上好道教，访集方士，初宠王老志、王仔昔，以其能先知也。再宠林灵素，灵素无他能，惟习五雷法，召风霆祷雨，小验而已。遂竭国家之力，以营土木之工，于景龙门作《上清宝箓》宫，密连禁署宫中，以便斋醮之事。上玉帝徽号，又诏天下洞天福

地，修建宫观，塑造圣像，命林灵素讲道经。自是每设大斋，辄费缗钱数万。道箓院上章，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。

王黼、蔡攸二人有宠于上，进见无时，尝言于上曰：“入主当太平，正宜及时为娱，岁月几何，何徒自劳苦耶？”帝深纳之。

遂数微行。令苑囿皆依浙江为白屋，不施五彩，多为村居野店，及聚珍禽异兽，动数千百，以实其中，都下每于秋风静夜，禽兽之声四彻，宛若山林，识者知其不祥之兆焉。王黼为太宰，竭天下财力，凡四方珍异之物，悉苛取于民，进上者不能什一，余皆入于黼家，仪同三司。蔡攸权势与父京相轧，父子各立门户，遂为仇敌。彗星见于西方，其长竟天。有星如月南行。有龙见于京师，军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。大雨七日，水高十余丈。起居郎李纲请彩求直言，以答天戒，上贬纲官。建德军睦州（即今浙江严州府）。

清溪民方腊，家有漆园，造作局屡酷取之，腊怨而未敢发。

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，腊因民忽忍，阴聚贫乏游手之徒，以诛勔为名，旬日众至数万人，遂陷建德军睦、婺、歙、处、衢、杭、卢等州。盖自保甲之法行，民有部伍器械，易相聚为盗，此保甲之所以只可行于西北以拒辽夏，不可行东南也。以童贯为浙江宣抚使，领兵十五万讨之。腊遁还清溪帮源洞（清溪即今淳安县），众尚二十万，与官军力战而败，乃深据岩屋，为三窟，莫知所入。裨将韩世忠潜行溪谷间，问野妇得径，即挺身杖戈，领兵直前捣其穴，格杀数十人，擒腊以出，并取腊妻子及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，杀腊众七万余人，其党皆溃散。

腊凡破六州五十二县，自是始平。淮南宋江起义，以三十六人为天罡，七十二人为地煞，横行江湖，转掠十郡，官军莫敢撄其锋。知亳州侯蒙上书，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，不若赦之，使讨方腊以自赎。帝命蒙知东平府，未赴而卒。又命张叔夜知海州。江将至海州，叔夜使间者觇其所向，江径趋海滨，劫巨舟十余，载卤获。叔夜募死士得千人，设伏近城，而出轻兵至海诱之战，先匿壮士于海傍，伺兵合，举火焚其舟。义军闻之，皆无斗志，伏兵乘之，擒其副将，江等乃降。

初，帝以内侍童贯监洮西军，贯复湟州及洮州，而权益张，奸益甚，既得志于西，遂谓辽亦可图，而图辽之议始此。时辽属国女贞完颜阿骨打叛辽，数败辽师，称皇帝，国号金。乃遣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，约共攻辽，预请燕云之地。马政以金散睹来，言若于宋夹攻得者，则宋有之；若金自取者，不在分割之议。遣马政复如金，坚请燕云之

地，且报师期，许岁币。

金黏没喝袭辽主行营，辽主走夹山。宋遣童贯勒兵十五万以应金击辽，辽败童贯于白沟，诏班师。辽遣使来言曰：“女贞之叛本国，亦南朝之所甚恶也。今贪一时之利，弃百年之好，结虎狼之邻，启他日之祸，谓为得计可乎？救灾恤邻，古今通义，惟大国图之。”贯不能对。朝散郎宋昭上书，极言辽不可攻，金不可盟，乞诛王黼、童贯、赵良嗣等，且曰：“两国之誓，败盟者祸及九族，陛下其思之乎？”诏除昭名，编管海州。初，高丽国王俣有疾，求医于宋，至是俣卒，子楷立，遣医归宋，附奏言辽为兄弟之国，不可攻，存之足为边患。勿听。辽主淳薨，妻萧氏主国事，童贯复进兵攻辽，辽涿州留守郭药师以城降宋。金主陷辽燕京，辽萧太后出奔天德，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金。

初，宋与金约，但求石晋赂契丹故地。至是遣赵良嗣如金，并求刘仁恭所献契丹营、平、滦三州。金主不许。时左企弓以诗献金主曰：“君王莫听捐燕议，一寸山河一寸金。”故金人欲背初约，要求不已。良嗣还奏，王黼欲功之速成，乃请复遣良嗣如金，许以辽人旧岁币四十万之外，每岁更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。金主大喜，遂使银术可等持誓书来，许以燕京及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六州之地来归，而山后诸州及西北一带，不在许与之限。帝曲意从之。时燕之金帛子女职官富民，皆为金人所掠，惟存空城而已。黏没喝犹欲止割涿、易，金主曰：“海上之盟，不可忘也。我死，汝则为之。”遂与宋以燕京六州之地。金人驱辽宰相左企弓，虞仲文、曹义勇、康公弼等，同燕京大家富民俱东徙。燕民流离道路，不胜其苦。过平州，言于张谷曰：“左企弓不谋守燕，使吾民流离至此，今公临巨镇，握强兵，尽忠于辽，必能使我等复归乡土，人心亦惟公是望。”谷遂召诸将议，皆曰：“闻天祚兵势复振，出没漠南，公若仗义勤王，奉迎天祚，以图兴复，先责左企弓等以叛降之罪而诛之，尽归燕民，使复其业。今且暂以平州归宋，即使金人加兵，内用营平之军，外借宋人之援，又何俱焉。”谷乃召左企弓等数以十罪，缢杀之。遣使至燕山，说宋王安中以求降于宋。安中以闻，王黼劝帝纳之。赵良嗣谏曰：“国家新与金盟，如此必失其权，悔不可追。”勿听。金主阿骨打死，弟吴乞买立，金将斡离不袭平州，张谷奔燕山，斡离不遣人以纳叛来责，遂欲以兵攻燕。帝诏王安中以谷与金，安中不得已，缢杀之，函其首，并谷二子与之。郭药师曰：“金人欲谷头，即与之，若求药师头，亦将与之矣。”自是辽之降将皆解体，而金人遂用此以兴师矣。

天狗星陨，有声如雷，黑眚见于禁中。黑眚者，有物大如席，长丈余，彷佛如龟，金睛，行动呼呼有声，黑气蒙之，不大了了。气之所

及，腥血四洒，兵刃不能施。每得人声则出。

先若列屋摧倒之声，其后出入人家，初夜掠食小儿，二年乃息。

都城有女子生髭，长六七寸。疏秀宛如男子。又有男子孕而诞子，有狐升御榻而坐。又有都城东门外鬻菜夫，至宣德门下，忽若迷罔，释荷担，向门戟手，且詈云："太祖皇帝，神宗皇帝使我来道，尚宜速改也。"逻卒捕之，下开封狱，一夕方省，则不知向者所为，乃于狱中毙之。金将黏没喝、斡离不分道入寇，童贯自太原逃归。金粘罕喝入朔州，克代州，遂围太原。

知府张纯孝悉力死守，金斡离不入檀州，陷蓟州，郭药师迎战于白河，败绩，遂还燕山。执知府蔡靖以降于金，金尽取燕山州县。时金兵日迫，诏臣庶极谏，天下勤王。帝欲避兵东行，太常少卿李纲曰："今敌势猖獗，非传太子以位号，不足以招徕天下之豪杰。"上在位二十六年，遂传位于皇太子，太子桓即位，是为钦宗。尊徽宗为教主道看太上皇帝，以李纲为兵部侍郎。遣李邺如金师，告内禅，且请修好。斡离不欲从之。郭药师谏曰："南方未必有备，不如进军。"金兵遂进。太学生陈东率诸生上书曰："败天下者，蔡京、梁师成、李彦、朱勔、王黼、童贯也，请斩此六贼，以谢天下。"上嘉纳之。窜王黼于永州，盗杀之。李彦、梁师成赐死。朱勔放归田里，俱籍其家。惟蔡京、童贯从上皇东行，未抵罪。上皇出奔亳州，遂居镇江。金师入相、浚二州。梁方平帅禁旅屯于黎阳河北岸，金兵奄至，河南守桥者望见金兵旗帜，烧桥而遁。方平之师溃还。

金人取小舟以蹄，旋渡旋行，无复队伍。金人笑曰："南朝可谓无人，若以一二千人守河，我岂能飞渡哉？"遂进取滑州。

金斡离不等既济河，宋人大惧。宰执议请帝速幸襄邓以避之，吴敏切谏，勿听。李纲泣拜请留，以死邀之，帝犹有行意，纲复谏曰："陛下已许臣留，复戎行何也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，万一中道散归，陛下孰与为卫？敌兵已逼，知乘舆未远，以健马来追，何以御之？"帝感悟，遂止。禁卫六军闻之皆悦。

李纲治守战之具，数日而毕。

金斡离不进军围京师，帝召群臣共议，李邦彦等主割地请和，李纲以为击之便，帝竟从邦彦计，使李挽使金军。纲请行，帝不许。纲曰："安危在此一举，臣恐李棁怯懦，误国事也。"

不听。是夜金人来攻宣泽门，李纲败之，斩首百余人，至日始退。棁至金军，斡离不谓之曰："今若议和，当输犒师之物，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牛马万头，表缎百万匹。尊金帝为伯父，割中山，太原、河间三镇之地，而以宰相亲王为质，送大军过河，乃退耳。"棁等唯唯，不敢措一言。遂与金使萧三宝奴、耶律忠等偕来，索赂要质，凡金人所要求，皆郭药师教之也。帝括借都城金银娼优家财，得金二十万两，银四十万两，而民间已空。李纲言："金人所需金币，竭天下且不足，况都城乎？三镇，国之屏蔽，割之何以立国？至于遣质，则宰相当往，亲王不当往。若坚守数日，援兵四集，彼孤军深入，亦将速归。此时与盟，则不敢轻中国，而和可久也。"李邦彦等坚请从金议，一如其言。纲不能夺，以张邦昌为计议使，奉康王构往金军为质以求成。

金兵攻通津、景阳等门，李纲亲身监战，斩其将校十余，杀其众数千，何灌力战而死。金人从康王构之请，解围退师于孟阳。种师道、姚平仲诸路勤王兵至汴京，金人敛游骑，但守牟驼岗，增垒白固。师道请缓给金币于金，俟彼惰归，扼而歼诸河。李邦彦坚持不从。朝廷日输金币于金，而金人需求不已，日肆屠杀淫掠，四方勤王之师渐至。李纲言："金人贪婪无厌，凶悖日甚，其势非用师不可。且敌兵号六万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，彼以孤军深入重地，若扼河津，绝饷道，复诸城邑，坚壁勿战，俟其食尽力疲，然后纵其北归，待其济河，半渡而击之，此必胜之策也。"种师道计甚善，帝然之。而姚平仲虑功名独归种氏，因以士欲速战为言，请夜劫营。李纲许之。遂帅步骑万人，夜斲敌营。平仲方发，金候吏觉之，斡离不遣兵迎击，平仲兵败，惧诛亡去。金师复围汴城。李纲帅诸将出封邱门，战于幕天坡，以神臂弓射之，金人少却。

金斡离不召诸使者，诘责用兵违誓之故。时张邦昌恐惧涕泣，康王不为动。又康王尝与金人较射，连发中的，金意其为将家子，使王氵内来责，更召他王为质。氵内至，李邦彦语之曰："用兵乃李纲、姚平仲尔，非朝廷意也。"因罢李纲以谢金人。

时帝欲遣人奉使，辩劫营非朝廷意，大臣皆不欲行。宇文虚中承命，慨然如金师。太学生陈东等及都人数万人上书，言李纲奋不顾身，任天下之重，所谓社稷臣也，罢纲正堕金人之计，乞复用纲而斥邦彦等。挝珠登闻鼓，喧呼动地。帝恐生变，乃复纲官，除元佑党籍学术之禁，追封范仲淹、司马光等。金使王氵内随宇文虚中来，更以肃王枢为质于金，康王构、张邦昌还，以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之地畀金人。金斡离不既得三镇，且知京师有备，遂不俟金币数足，遣使告辞北去。肃

王从之，京师解严。御史中丞吕好问言于帝曰："金人得志，益轻中国，秋冬必倾国复来，御敌之备，当速讲求。"勿听。

初，太上皇南幸，童贯、高俅等以兵扈从，道路狼藉，言贯等将为变。朝议使聂昌往图之，独李纲不可。至是李纲亲请迎太上皇于南京，独见木上皇，具道帝圣孝思慕，请陛下早回京师。太上皇感悟，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纲。纲还，具道太上慈爱，帝始释然。道君太上皇帝还京师，窜蔡京于儋翔，道死。

诛蔡攸、童贯，枭其首于市。时既许以太原畀金人，而张孝纯仍固守不下，金师围太原日久，上复召种师中与姚古进军救之，师中乘胜复寿阳、榆次等县，留屯真定。许翰遣使促师中速战，责以逗挠。师中不得已。即日领兵，与金人战于杀熊岭，士卒溃散，师中力战死之。姚古军不战而溃。乃以李纲为河南河东路宣抚使，刘韦合副之，以救太原。纲方欲合诸路兵亲帅击虏，会以议和，止纲进兵，召还。金黏没喝入太原，执知府张纯孝以归，释而用之，副都总管王禀死之。金兵复至，大臣不知所出，惟以遣使讲和为事。金人佯许，而攻琼自如。金人围袭庆府，吕诲之子知府吕由诚，率军民死守。金人百道来攻，城陷，由诚一家四十余口俱死之。金兵复渡河，诏康王构复如金师，至磁州，守臣宗泽迎谓曰："肃王一去不返，今敌又诡辞以致大王，其兵已迫，去复何益？愿王勿行。"民亦遮道留王。会金游骑日至磁州城下，踪迹王所在，知相州汪伯彦亟请王如相，部兵迎于河上。王行至相，劳伯彦曰："他日见上，当首往京兆荐公。"由是受知于王。

初，相州汤阴人岳飞，字鹏举。汤阴，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是也。父和，母姚氏，节食济饥，有耕侵其地者，割而与之；贳其财者不责偿。生飞，少负节气，家贫力学，尤好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孙吴兵法》，有神力，能挽弓三百斤，弩八石。刘宣抚真定，募敢死战士，飞与焉。屡擒剧贼，至是见王，以为承信郎。

金斡离不、黏没喝师次汴京城下，时援兵皆为唐恪、耿南仲遣还，无一人至者，城中惟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而已。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帅师入卫。叔夜入对，言贼锋甚锐，愿我明皇之避禄山，暂诣襄阳，以图幸雍。帝不答。诏康王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帅师入卫。孙傅使成忠郎郭京撰六甲正法以御金人。

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，无问能否，但择年命合六甲者，云择日出兵三百，可生擒金二将。袭击至阴山，识者危之。金人攻通津、宣化

二门，何木、孙傅使郭京出师，京用六甲法，尽令守御人下城，毋得窥视。因大启宣化门出师。金兵分四翼，噪而前。京兵见之，不战而败，死者甚众。京引余众南遁，金师遂登城，城陷，帝闻之恸哭。时宋师尚众，金人恐帝他遁，宣言议和退师。帝使何如金师请平，黏没喝、斡离不曰：“自古有南必有北，不可相无也。今之所议，期在割地而已，请与帝面约相订。”宋师言之，帝曰：“朕当亲往。”帝出郊，如黏没喝即奉表请降，留二宿乃还。帝自去金营，士庶及太学生迎谒。帝掩面大哭曰：“宰相误我父子。”观者无不流涕。金遣使来索金一千万锭，银二千万，帛一千万匹。于是大括金银，遣使如河南、河北割地以畀金人。使至两河，两河民坚守不奉诏。时金人索金银甚急，且遣使再邀帝至营。帝有难色，何及吏部侍郎李若水，以事出无奈，劝帝行。二年正月，帝与何、李若水等复如青城，至金营，金人逼帝易服，李若水抱持而哭，诋金人为狗辈。金人曳若水出，击之，仆于地，若水骂不绝口而死。刘自经于金军。钦宗在位二年而被掳。金人复征太上皇、太上皇后，且以玉牒按名征诸王宗室入金军，复按名征皇后、太子、诸公主、妃嫔及诸王妃眷属入金军。金废二帝为庶人，遣吴千干、莫俦入京师，集百官议立异姓，众莫敢出声。王时雍探知敌意在张邦昌，乃以邦昌姓名入议状。张叔夜不肯署状，且移书金师，意立太子。金人执置军中。太常寺簿张浚、开封士曹赵鼎、司门员外郎胡寅，皆逃入大学中，不书名。御史马伸、吴给、中丞秦桧，共为议状于金师，极言异姓不可立，愿复嗣君以安四方。且论张邦昌当上皇时，蠹国乱政，以致社稷倾危。金人怒，执桧而去。

三月，金人奉册宝至，邦昌北向拜舞，受册即位。阁门舍并吴革率内亲事官数百人，皆先杀其妻子，焚所居，举义金水门外。范琼诈与合谋，袭杀之。是日风霾，日晕无光，百官惨沮，邦昌亦变色，惟吴千干、莫俦、范琼等欣然以为有佐命功。

邦昌以金不留兵，而宗泽、康王构等兵势正强，知必无成，大惧祸。及拜官，皆加“权”字。金斡离不以道君太上皇及郑太后并上皇子二十九人，与诸亲王、皇孙、驸马、公主、妃嫔及康王母韦贤妃、康王夫人邢氏等，由滑州北去。张邦昌率百官遥辞于南熏门，众恸哭，有仆绝者。

四月，金黏没喝以帝及诸皇后、太子与诸妃嫔、宗室及诸王妃，与何、孙傅、张叔夜、司马朴、秦桧等，并凡法驾，卤簿、礼器、祭器、教坊乐器、宝玩、九鼎、圭璧、浑仪、铜人、刻漏、古器、秘书、内人、内寺、娼优、伎艺等，由郑州北去。公私上下，府库蓄积，为之一

空。独哲宗元佑皇后孟氏以废居私第获免。时康王构有众八万，次于济州，因宗泽屡败金兵，故金人不能得康王而去。金兵既去，吕好问谓张邦昌曰："相公真欲立耶？抑姑塞敌意，而徐为之图耶？相公亦知中国人心所向乎？特威女贞兵威耳。女贞既去，能保其无变乎？大元帅在外，元佑皇后在内，此殆天意，盍亟还政，庶可转祸为福。为今计者，当迎元佑皇后权摄国事，请康王早正大位，庶获保全。"御史马伸具书，请张邦昌速奉迎康王，极陈顺逆利害。邦昌读其书，气沮，乃遣谢克家至济州往迎。王不许。吕好问遣人言于王曰："大王不早自立，恐有不当立而立者。"

王然之。邦昌乃使韦渊奉大宋受命宝诣济州，复以手书号元佑孟后曰太后，入居禁中，垂帘听政，以俟复辟。钦宗渡白沟河，签书枢密使院事张叔夜死之，北宋亡。起太祖庚申，终钦宗丁未，凡九主，共一百六十七年。是年五月，康王构即位于应天府，大赦改元，后定都于杭州，是为南宋。待三十三回再叙，下回且先将辽、金、西夏之事叙明，以便观者。

第三十二回 西北边辽金夏不住相争

词曰：

三百余年宋史，辽金西夏纵横。争强赌胜弄刀兵；谁解倒悬民命？富贵草头垂露，英雄水上浮萍。是非成败总虚名，一枕南柯梦醒。

却说徽、钦二帝被掳，高宗中兴，不过一月间事。宋朝国统原未断绝，此回本应接叙高宗中兴之事。然灭北宋者金，而金先灭辽，辽实起于北宋之先，夏亦起于北宋之初，至元灭金灭夏，又在南宋未灭之先，不便将此三国悬搁。今且将南宋之事搁起，待下回再叙，此回先将辽、金、西夏之事叙明。

按辽国初名契丹，本东奚种，神农氏之后。其后为匈奴所破，保鲜卑山，燕慕容氏时，窜于松漠之间，后魏初，大破之，遂逃，进经数十年稍滋蔓。自魏至隋，虽或寇边，亦入贡不绝。

唐太宗、高宗时，俱内附。至中宗时始叛，其后叛服不常。八部各有大人，以次为主，三年传旗鼓一交代。至庸昭宣帝时，耶律阿保机为主，尤雄勇，不肯代，居古汉城，地宜五谷，有盐池之利。击灭七部，东征室韦女贞，西取突厥故地，诸夷畏服。后梁太祖时，帅众三十万寇云州，晋王与之连和，约为兄弟，共声梁。或劝晋王擒之，王曰：“仇敌未灭，而先失信夷狄，自亡之道也。”厚赠遣之。阿保机既归而背盟，更附于梁，晋王由是恨之。时燕节度使刘守光，残虐其下，军士多亡归契丹。契丹掠取燕地士民，日益强大，阿保机遂更名亿，称皇帝，是为辽太祖，国人号为天皇。妻述律氏，亦勇决多权变，名震诸夷，号地后。刘守光为李存勖所攻，遣使献平、营、滦三州之地，以求援于契丹。契丹救之，为存勖所败。存勖灭燕，而三州之地归于契丹。未取。

初，守光遣韩延徽于契丹。延徽不拜，契丹主大怒，使牧马。契丹述律后察其贤，劝阿保机礼而用之。韩延徽有智略，能属文，始教契丹建牙开府，筑城郭，立市里，以处汉人，使各有配偶，垦艺荒田。由是汉人安业，逃亡者少，契丹臣服诸国，延徽有功焉。阿保机取夫余城，更名东丹国，命长子突欲镇之，号为人皇。次子德光守西楼，号元帅。阿保机称帝二十年，死于夫余城。述律后欲立德光，至西楼，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，谓诸酋长曰：“二子吾皆爱之，莫知所立，汝曹择可立者，执其辔。”酋长知其意，争执德光辔。后曰：“众之所欲，吾安敢违。”遂立德光，是为太宗。遣突欲归东丹。德光尊后为太后，国事皆决

焉。德旋光性孝谨，母病不食，亦不食。

以韩延徽为政理事，令葬阿保机于木叶山。太后左右有桀黠者，后辄谓曰："为我达语于先帝。"至墓所杀之，- 前后百数。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，不肯行。后曰："汝事先帝常亲近，何为不行？"对曰："亲近莫如后，后行，臣乃继之。"后曰："非吾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，顾嗣子幼弱，国家无主，不得往耳。"

乃断一腕，令置墓中。思温亦得免。

时后唐潞王从珂疑石敬塘，使移镇天平。敬塘拒命，唐发兵讨之，敬塘危急，乃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幽蓟等一十六州，以假兵灭唐。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。契丹册立敬塘为晋帝，乃以幽州为燕京，徙都之，改国号曰辽。终晋高祖之世，征求无厌。至出帝齐王立，不奉表，不称臣于契丹。契丹主积怒，举兵灭晋而归，死于杀狐岭，嗣位二十一年。侄永康王兀欲即位于中京，兀欲乃太祖阿保机长子突欲之子也。突欲以国让弟，后反见疑，遂浮海至中国。后唐明宗以庄宗妃夏氏妻之，赐姓名李赞华，拜节度使。赞华好割妇女之臂腿而饮其血，诸姬妾刺臂或腿以吮之，则大悦。夏氏数被其割，不胜苦，奏请离婚为尼。赞华后为潞王从珂所杀。至是其子兀欲立，追尊其父突欲为义宗。兀欲更名阮，是为世宗。嗣位五年，为燕王述轧所弑。述轧自立，诸部不服，奉太宗德光子寿安王兀律攻杀之，遂立兀律为帝，更名璟，是为穆宗。穆宗好畋猎饮酒，不恤国事，每夜则酣饮达旦，昼则常睡，国人谓之睡王。周世宗攻取三关瀛、莫、易之地。穆宗闻之曰："此亦汉地，今以还汉，又何惜哉！"又嗜杀，酒后加人以烙炮铁梳诸奇巧极刑。嗣位十八年，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杀之，世宗兀欲之子贤立，是为景宗。以萧守兴为尚书令，纳其女燕燕为后。景宗宿婴风疾，国事皆决于燕燕。

辽与宋通好，宋太宗伐北汉，辽遣兵救之，大败而还。宋灭北汉，遂乘胜伐辽，以取幽燕之地。辽遣耶律休哥与战，宋亦大败而还。景宗嗣位十四年而殂，子隆绪立，是为圣宗。萧太后专国政，宠幸用事。宋太宗遣曹彬、潘美等乘衅伐辽，以取幽燕之地，为契丹将耶律休哥所败。辽太后亦兴师寇宋，宋骁将杨业死之。宋真宗时，萧太后隆绪大举寇宋，宋寇准亦劝真宗自将御之。契丹围澶州，不克，与宋战不利，大将挞览为宋所杀。寇准劝真宗复直前渡河，契丹大惧，请和，自是而两朝修好，南北弭兵，边境稍安矣。契丹圣宗隆绪二十七年，萧太后燕燕卒。萧氏有机谋，善驭大臣，得其死力。每入寇，亲披甲胄督战。与韩德让通，太后死后，未几德让亦死，陪葬陵傍。隆绪遭母丧，哀毁骨

立。群臣请改元，又请以日易月，皆不许。及宋真宗崩，隆绪集番汉大臣后妃以下皆举哀，曰：“吾兄与吾同月生，年大两岁，吾又得儿多时也！”因又泣，特置真宗御灵，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。契丹主隆绪病革，谓其子宗真曰：“宋朝信誓，常守而不失。”遂殂，嗣位四十八年。子宗真立，是为兴宗。国内无事，户口蕃息，宋增岁币银绢各十万，并前共五十万。其地凡五京，六州，军城百五十六，县二百九，属国六十。东至海，西至流砂，北至胪朐河，南至白沟，幅员万里。嗣位二十四年殂，子道宗洪基立。洪基嗣位四十六年殂。

太子浚早卒，浚之子天祚帝延禧立，好畋猎淫酗，怠于政事。

辽属国生女真完颜阿骨打以兵叛辽。

女真之先，古肃慎氏地，世居混同江之东，长白山、鸭绿江之源，姓拏，又号完颜氏，唐太宗时，始闻于中国。其系籍于辽者，号熟女贞；在北者号生女真，亦素服于辽。生女真旧无官属，至乌古乃始有官属，其部内旧无铁，邻国有以甲胄铁器往鬻者，必厚价酬之。得铁既多，因以修弓矢，备器械，兵势稍振。乌古乃死，子劾里钵嗣，严重多智，基业始大。其官之尊者，皆曰勃极烈。其民无傜役，壮者即为兵，自五十百皆有长，伍长击柝，什长执旗，百长挟鼓，千人将则旗帜金鼓悉备。伍长战死，四人皆斩；什长战死，伍长皆斩。百长以上亦然。一军退，则诛一军之长。凡部长曰勃堇行，兵则称曰猛安、谋克。猛安犹千夫长，谋克犹百夫长也。劾里钵生十一子，长曰乌雅束，次日阿骨打。劾里钵疾笃，呼弟盈哥谓之曰：“乌雅束柔善，若办集契丹事，阿骨打能之。”劾里钵死，弟颇刺淑嗣；颇刺淑死，弟盈哥嗣；盈哥死，兄子乌雅束嗣；乌雅束死，弟阿骨打嗣立，自称都勃极烈。时辽主好猎淫酗，怠于政事，每岁遣人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，道出生女真，使者贪纵，征无厌，女真怨苦之。女真部阿疏叛奔辽。阿骨打索之不得，遂逆命。辽遣军伐之，阿骨打曰：“先发者制人。”遂与侄黏没喝，弟阇母及宗室银术可娄室等起兵击辽，传梃而誓，勇气百倍，辽军大奔。辽以司空萧嗣先帅师伐女真。阿骨打帅众来御，未至混同江，夜就枕，若有扶其首三。阿骨打卧而起曰：“神明警我也！”即鸣鼓举燧而行，黎明至混同江，与辽兵遇，会大风起，尘埃蔽天，阿骨打乘风追击，辽兵大溃，将士皆死，获免者十七人。自是士无斗志，遇敌辄溃。辽人尝言：“女真兵满万，则不可敌。”至是始满万矣。女真完颜阿骨打称皇帝，更名旻，国号金，是为金太祖。

辽使请和千金，金人不许，辽主起空国之兵，用百万之师，下诏亲

征女真。金主攻辽黄龙府，次混同江，无舟以渡。金主使一人前导，乘赭白马径涉，曰："视吾鞭所指而行。"诸军随之，水及马腹。既济，使舟人测其渡处，深无涯涘。遂克黄龙府，辽师至混同江。金主闻辽主亲征，乃聚众以刀嫠面，大哭曰："始与汝等起兵，盖苦契丹残忍，欲自立国。今天祚亲至，恐不能当，不若杀我一族，汝等迎降，或有生理。然辽人怨已切骨，天祚之气方骄，纵降亦必无生理。奈何！奈何！"诸军罗拜曰："事已至此，唯命是从。"金主曰："然则惟有人人死战耳！"遂帅众迎敌。金主曰："彼众我寡，兵不可分，视其中军最坚，主必在焉，败其中军，可以得志。"使左右翼合而攻之。辽主遁，辽兵大溃，枕尸相属百余里，所获器械、宝物、马牛不可胜计。辽东京及东京州县，与南路击辽女真，皆降于金。金约宋共攻辽。金人取辽上京、中京及西京。金主命谷神始制女真文字。辽主为金黏没喝斜也所迫，轻骑走夹山，命令不通。时辽秦晋国王耶律淳与参知政事李处温守燕京，处温与都统萧干等谋奉淳为主，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等及番汉百官、诸军父老数万人劝进，拜舞山呼，上尊号曰天锡黄帝。军旅之事，悉委耶律大石。耶律大石者，太祖八世孙，通辽汉文字，善骑射，举进士，为翰林学士承旨。辽谓翰林为林牙，故称大石林牙。辽耶律淳死，萧干等立淳妻萧氏为皇太后，遂立秦王定为帝。李处温欲为乱，萧后杀之。

金主阿骨打袭辽主延禧于石辇驿，以其子斡离不为前锋，所将不过千人，辽兵围之数重。辽主谓金兵少，必败，遂与妃嫔登高阜观战。斡离不以铁骑驰赴之。辽主大惊，遁去，辽兵遂大败。金主分三道攻燕，辽人以劲兵守居庸关，金兵至关，崖石自崩，戍卒多压死，辽人不战而溃，金兵库关而南，遂入燕京。辽将相皆降，耶律大石走，为金所获，萧后出奔天德，于是辽五京皆没于金。辽主奔西部族，萧后来见，辽主杀之，追废淳为庶人。金使斡离不银术可娄室等分道袭辽主。辽主奔应州，其子秦王定、纪王宁及妃嫔从臣皆被执。辽主西走云中。

金太祖在位八年殂，弟吴乞买立，更名晟，是为金太宗。耶律大石自金归辽，金主既败，奔夏，会党项亦遣人请临其地，辽主从之。至应州东，为金将娄室等所获以归，金废为海滨王，寻杀之，以万马践其尸。辽主天祚帝延禧嗣位三十五年而被执，辽亡。自后梁太祖丁卯称帝起，至徽宗乙巳，凡八主，共三百有十年。

初，辽主之与金人战也，耶律大石以谏不从，遂率众走北庭都护府，自立为王。会西鄙七州十八部，谕以兴复事，得精兵万余，置官吏，具器械。又遗书回鹘。回鹘王毕勒哥迎至邸，送至境外，兵行万里，归者数国。至寻思干，西域诸国举兵十万拒战。大石进击，大败

之，僵尸数十里，回回国王来降。又西行至起儿漫，群臣共册大石为天佑皇帝，改元延庆，是为西辽。西辽王大石引兵东还，行二十余日，得善地，遂建都城，号虎思干耳朵。金主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，遣兵攻之，不克而还。德宗大石立十二年而殂，子仁宗夷列幼，遗命其后萧氏权国事，号感天皇后，称制七年殂。夷列始亲政，又十三年而殂，子幼，遗命其妹普速完权国，号承天皇后。承天后制十四年，与其夫萧朵鲁不之弟补古只沙里通，出朵鲁不为东平王而杀之，朵鲁不之父斡里刺以兵问罪，杀普速完及补古只沙里，迎夷列次子直鲁古之立，改元天禧，立三十四年。因出猎，乃蛮国天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，而据其位，尊直鲁古为太上皇，以善终，西辽亡。凡三主二后，起于宋徽宗二十五年乙巳，亡于南宋宁宗七年辛酉，共七十八年。

却说金太祖旻，即阿骨打，既破辽，大败辽兵，取有五京之地，迫辽主远遁。生十五子皆不立，而立其弟太宗晟，即吴乞买。太宗晟既灭辽，复遣斡离不黏没喝寇宋，破汴京，虏二帝，而取宋天下之半。又遣太祖第四子兀术，及黏没喝、娄室银术可挞懒、斡离不等屡寇南宋，又立刘豫为齐帝以害宋，诸事尽见南宋回中。太守晟嗣位十三年殂，子十四人皆不立，而立太祖嫡孙合剌，更名亶，乃太祖太子绳果之子也，是为熙宗。

熙宗亶厌用兵，颇读书，使挞懒兀术袭执刘豫，与宋通好。典礼乐，立孔庙于上京，求孔子支派四十九代孙瑶，封为衍圣公，元朝因之，而孔子嫡源从南渡者，今居浙江。

熙宗嗣位十四年，末年好饮酒，妄杀大臣。平章事完颜亮亦太祖之孙，太祖第三子辽王宗干之子也，谋篡位，阴结死士，而通于熙宗妻裴满后，忌金主之弟胙王常胜等，因构杀之。熙宗素积怨于裴满后，因并杀后，而召弟妇胙王之妻撒卯入宫为继后。亮党大兴国，给事寝殿，被杖怨望，亮使为内应，己巳十二月夜二鼓，兴国启门，亮与妹婿徒单贞及秉德乌带、李老僧、唐括办等入寝殿，熙宗直善用刀，常置佩刀于榻上。是夕，兴国取刀投榻下，熙宗求刀不得，亮直前，手刃之。亮本名迪古，是为废帝。以太宗诸子强盛，遂杀其子孙七十余人，诸宗室五十余人，太宗吴乞买与黏没喝之后遂绝。又杀秉德等，又杀宗室撒离喝孛吉干带等，皆族之。改筑燕京宫室，一依汴京制度。宫殿遍敷黄金，而后间以五彩，金屑飞空如落雪，一殿之费，以亿万计，成而复毁，务极华丽。金主亮杀其叔父曹王阿鲁补，纳其妻阿懒，封为昭妃，又纳宗妇四人于宫。崇义节度使乌带妻定哥，旧与亮通，亮使杀乌带，许以为后，定哥不忍，亮谓之曰：“不杀汝夫，将族汝家。”定哥大恐，缢杀乌

带，纳为贵妃。又使秘书监完颜文出其妻石哥，以为丽妃。又使乙刺补出其妻又察，亦纳之。又察，亮姊之女也。金主亮闻葛王乌禄妻乌林答氏美，召之。乌林答氏曰：“我不行，上必杀王。”遂行，至良乡，得间自杀。亮降封葛王为曹国公。都燕京，亲选良家子女百十三人以充后宫，皆美女也。亮恣意淫恶，寿宁县主什古，静乐县主蒲刺，及习拈师姑儿，混同县君莎里古贞及其妹，余都皆亮之从姊妹，成阝国夫人重节，亮之侄张定安妻柰刺忽，太后大氏之兄嫂蒲芦胡只，石奇之妹，皆有夫，亮无所忌耻，分皆纳之，属诸妃位下。莎里古贞最得幸，每召必亲候廊下，立久，则坐于师姑儿膝上。宫人在外有夫者，初犹分番出入，后乃尽遣其夫。每幸妇人，必奏乐撤帷，或妃嫔列坐，恣意淫乱，使共观之。常于卧内遍设地衣，裸逐以为戏。金主亮以江南多美女玉帛，又闻宋有刘贵妃美艳，欲得之，谋大举灭宋。亮嫡母太后徒单氏谏之，亮不悦。亮迁都于汴，以太后居宁德宫。太后使侍婢高福娘问亮起居，亮通之，太后不悦，亮使点检大怀忠等弑太后。太后方樗蒲，怀忠等至，令太后跪受诏，太后愕然下跪，尚衣局使虎特末从后击之，仆而复起者再。亮命焚其尸，弃骨于水，并杀其左右及弟侄。又大杀宋辽宗室之在其国者无孑遗。遂举兵南征，众六十万，号百万，妃嫔皆从，宋人大震。

金主亮入和州，梁山泺水涸，前所造船不得进，乃使李通更造小船，坏城中民居，以为材木，煮人膏以为油。宋总管李宝败其先锋。金主亮无道，人心离散，将士多亡归。至公言于路曰：“我辈今往东京，立新天子矣。”金主亮披金甲率众渡江，宋虞允文大败金师于彩石。时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，太祖之孙，性仁孝，沉静明达，众心归之。猛安福寿等共杀副留守高存禄，立乌禄为帝于辽阳，更名雍，是为世宗。下诏暴扬金主亮罪恶数十事，遣兵断其归路，而召谕其兵将，令北还安业。

金主亮闻曹国公即位，改元大定。金主亮拊髀叹曰：“朕本欲平江南，改元大定，此之非天乎！”遂召诸将帅谋北还，恐将士解散，而宋人蹑其后，乃分兵渡江，欲先南灭宋，而后北平内乱，诏诸将约以三日济江，否则尽杀之。军士危惧，谋欲亡归，又闻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，遂共谋作乱，决计于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，及猛字唐括乌野，请行大事。元宜然之，乃帅诸将薄亮营。亮疑宋兵奄至，揽衣遽起，取箭视之，愕然曰：“我兵也。”方取弓，已中箭仆地。遂杀之，焚其尸。军士取行营服用宝器皆尽，裸淫其妃嫔，不从者杀之。太子光英及李通等，遣人议和于宋，而求赦于新主。金主雍下令，废亮为庶人，招谕下江南之众，皆令散归。金主雍入燕京。金世宗雍，仁孝节俭，崇儒尚文，与

宋讲和，两得休息，断狱十七人，几致刑措。以其妻乌林答氏死节，终身不立后，真金国之贤君也。

在位二十九年殂。太子允恭早卒，太孙章宗璟嗣立，李宸妃专政，疏远宗亲，国势稍衰，嗣位十九年殂。以世宗第七子卫王永济柔弱立之，是为后废帝。

时蒙古兵日强，连岁侵扰金西北边地，金主求和，蒙古不许。蒙古与金独吉千家奴等战于灰河，金师败绩，遂取大同府，金西北州县尽入于蒙古。蒙古主复进与金完颜九斤等战于会河堡，金兵大败，东京不守，西京复没。金胡沙虎兵将出，战屡败，金主不能诛，而反用之。胡沙虎遂作乱，以兵入宫，自称监国，迫金主出居卫邸。永济嗣位五年，胡沙虎迎世宗之孙、允恭之庶长子升王珣于彰德，至燕即位，是为宣宗。蒙古兵日迫，高琪战败，胡沙虎欲杀之，高琪惧诛，乃以兵围胡沙之第而杀之，诣阙请罪，金主赦之。时蒙古凡破金九十余郡，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，杀戮几尽，金帛子女，牛马羊畜，皆席卷而去，庐屋焚荡，城郭丘墟，惟大名、真定、青郓以南未下。金求和于蒙古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，金主珣以废主永济之女及童男女五百，马三千，金银缯帛万两万匹与之。既成婚，蒙古主乃出居庸关北还。金主珣徙都汴，蒙古主闻之，怒曰："既和面迁，是疑心未释也。"复图南侵。蒙古将木华黎攻金北京、辽西州郡，皆下之。金主遣兵救燕，与蒙古兵遇于霸州，大溃，蒙古遂入中都，吏民死者甚众，宫室为乱兵所焚，火月余不熄，金祖宗神御及诸妃嫔皆沦没焉。蒙古将木华黎取金河北、山东，将趋汴，至解州，病卒。蒙古取陕西等地，遂入三关。

金宣宗珣嗣位十一年殂，子哀宗守绪立。金人尽弃河北、山东、关陕等地，惟并力守河南，保潼关，自洛阳至邳州，东西二千余里，立四行省，帅精兵二十万以守之。蒙古人金陵西太昌原。金平章政事完颜合达，以忠孝军提控，完颜陈和尚为前锋，陈和尚环甲上马，以四百骑大败蒙古八千之众，士气百倍，金自有蒙古之难，二十年间，始有此捷，由是陈和尚之名震国中。金以为定远大将军，世袭谋克。金人既胜而骄，蒙古主怒，与其弟拖雷帅众入陕西，破砦栅六十余所。遂取凤翔，陷凤州，破武休关，围兴元，军民散走，死者数十万，破饶风关，由金州而东趋汴京，至禹山，金兵与战，蒙古兵少却。明日，蒙古兵忽不见，入光化北岸枣林中，昼作食，夜宿马上，四日林外不闻音响。金兵谓蒙古已退，皆解散。蒙古忽至，金兵大败。蒙古入均州，完颜陈和尚趋避隐处，杀掠稍定，方出，自言曰："我金国大将，欲见白事。"蒙古兵士以数骑夹之，诣太弟帐前，问其姓名，曰："我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

尚也，太昌原卫州倒回谷之胜者，皆我也。我死乱军中，人谓我负我国家，今日明白死，天下必有知我者。”蒙古兵欲其降，砍足胫折之，划口脗至耳，噀血而呼，至死不屈，遂杀之。蒙古将士有义之者，以马乳汁酹地而祝曰：“好男子，他日再生，当令我得之！”

金之精锐既尽，蒙古遂围汴。金汴京粮尽援绝，势益危急，金主决意东行，入宫与后妃别，大恸而出。金主归德，遣人迎后妃于汴，诸军怨愤，后妃不得出。蒙古速不台攻汴日急，内外不通，米一升至银二两，人相食，贵家宅第皆以撤以爨。西面元帅崔立，性淫狡，因民汹汹，杀左右二相颜奴申及习捏阿不，勒兵入宫，集百官议所立。崔立曰：“卫绍王太子从恪，其妹公主，现在北兵中为后，可立。”乃以太后命，召从恪为梁王监国，崔立自为太师都元帅，送款于蒙古速不台。速不台喜，饮之酒，崔立以父事之。还城，悉烧楼橹。又托以军前索随驾官吏内眷家属，聚军民子女于省中，亲阅之，日淫数人，犹以为不足，乃禁民间嫁娶，有以一女之故，致死辜人者。诸王妃嫔，亦被其淫。时入后宫淫妃嫔，又与妻同见太后、皇后。

两宫赐予，不可胜计。立因讽太后归降。立遂以梁王从恪、荆王守纯、太后王氏、后徒单氏及诸妃嫔，凡车三十七辆，宗室男女五百余人，赴青城。速不台杀二王及族属，送后妃等于和林，在道艰楚万状，尤甚于宋徽、钦之时焉。则纪载有金夫不躬之说，事或然也。速不台入汴城，时立在城外，兵先入其家，取其妻妾宝玉以出，立归，大恸而已。后崔立为蒙古汴京都尉李伯渊所杀。

蒙古遣王檝使宋，议同伐金，宋遣使报谢。蒙古许俟成功后，以河南地归宋。金主闻蔡州城坚池深，兵众粮广，遂决计幸蔡州。时久雨，朝士扈从者，徒行泥水中，掇青枣为粮，足胫尽肿。从者二三百人，马五十匹，至亳州，避雨双沟寺中，蓬蒿满目，无一人迹。金主叹息曰：“生灵尽矣！”为之一恸。

及入蔡，以完颜忽斜虎为尚书右丞，总领省院事。忽斜虎有文武才，选括士马，缮治兵甲，兵威稍振。时蒙古兵去蔡差远，金主亦安之。而宋孟珙为将，大败金兵于马磴山，蒙古都元帅塔察儿使王檝至襄阳，约攻蔡州，宋甲次于息州之南，降者日众。金息州刺史请益兵，金主以参知政事抹拈兀典帅忠孝军五百往。将行，金主谕之曰：“北方兵强马壮，智勇兼备，我实难与之敌。至于宋人，何足道哉！朕得甲士三千，纵横江淮间，有余力矣。”金主使完颜阿虎带乞粮于宋，将行，渝之曰：“宋人负朕深矣，彼自为谋亦浅，蒙古灭国四十，以及西夏，夏亡及

我，我亡，必及于宋，唇亡齿寒，自然之理。若与我连和，所以为我者，亦为彼也。卿其以此意晓之。”

阿虎带至宋，宋朝不许。蒙古塔察儿围金蔡州，日耀兵城下，旗帜蔽天，城中骇惧。宋史嵩之命孟珙、江海帅师二万，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，塔刺儿大喜，与珙结为兄弟，酌马乳汁饮之。蒙古既得宋助，益修攻具，斲木声闻于城中，城中益惧。金忽斜虎日以国家恩泽，君臣大义，抚循其民，忠诚昭著，军民感奋。宋师及蒙古以攻具薄，城金尽，籍民丁防守 - ，民丁不足，复括妇人壮健者，假男子衣冠守城。宋孟珙进逼柴潭楼，金人恃潭为固，外即汝河，潭高于河五六丈，相传下有龙，人不敢近，而城楼伏巨弩，将士疑畏。珙召麾下饮酒，酒再行，谓 - 曰：“柴潭楼非天造地设，伏弩能射远，不能射近，彼所恃者此水耳，决而注之，涸可立待。”遂凿深，潭果决入汝水。珙命实以薪苇，蒙古亦决练江，两军皆济，鱼贯而上，攻其外城，破之，进逼上门，遂攻西城，克之。忽斜虎竭力捍御，金主谓侍臣曰：“我为金紫十年，太子十年，人主十年，自知无大过恶，死无所恨。所恨者，祖宗传祚百年，至我而绝；与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，独此介介耳！”

自宋理宗九年九月蔡州受围起，至次年正月朔旦，蒙古兵会饮，欢吹之声，四望相接，城中饥窘，叹息而已。孟珙见黑气压城上，日色无光，下令诸军衔枚，分运云梯攻城。是夕，拿主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，承麟拜泣不敢受。金主守绪曰：“朕所以付卿，岂得已哉！以朕肌体肥重，不便鞍马驰突，有死而已。卿矫捷有将略，万一得免，柞胤不绝，此朕志也。”承麟起受玺，明日即位。宋孟珙师攻南门，马义先登，赵荣继之，万众竞进。金百官称贺礼毕，亟出迎敌。南城已立宋旗帜矣。

金主守绪自经死。嗣位十年。忽斜虎闻之曰：“吾赴汝水，从吾君矣！”遂赴水死。参政孛术鲁小娄室等，及军士五百余人，皆从死焉。承麟退保子城，闻守绪死，帅群臣入哭，谥曰哀宗。

奠未毕，城已陷，承麟为乱兵所杀，嗣位一日，金亡。起宋徽宗乙未，终宋理宗甲午，凡十主，共一百二十年。

其有先金立国，亦先金而灭于蒙古者，有夏国。唐初宥州刺史拓跋思恭，本党项羌也，其先有拓跋赤辞，唐太宗贞观初来归，赐姓李，置静边等州以处之。其后析居夏州者为平夏部，至唐僖宗避黄巢之乱幸蜀，平夏部李思恭纠合夷夏兵，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等，同盟讨贼，诏以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。思恭卒，弟思谏嗣。思谏卒，子彝昌嗣。彝昌

为其将高宗益所弑，立其族叔父仁福以为节度使，后封朔方王。仁福卒，子彝超嗣。彝超卒，追封夏王，子克睿嗣。克睿卒，子继筠嗣。继筠卒，弟继捧嗣。继捧以诸父昆弟纠怼怨，以银、夏、绥、宥四州降宋，由居京师，宋太祖赐赍甚厚，遣使至夏州，护缌麻以上，亲赴阙；族弟季继迁燃，袭据银州，围三族岩，宋太宗遣将击走之。继迁降于契丹，以为定难节度使，以女妻之。李继迁侵扰日甚；宋赵普请复命李继捧镇夏州，赐姓名赵保忠，复以为定难节度使。保忠与继迁战于安庆泽，继迁中流矢遁。继迁遣使归款，奉表谢罪，诏以为银州观察使，赐姓名赵保吉。而赵保忠叛降契丹，契丹封为乎思王。未几。赵保吉复叛，微击录州运饷刍栗四十万，尽夺乏。宋太宗大怒，命将五路出师讨之，不克而还。宋真宗时，赵保吉陷清远军，复陷灵州，赵保忠陷西凉，杀知府丁惟清。于是潘罗支等伪降于保吉，保吉受之不疑。潘罗支遽集六合番部合击之，保吉大败，中流矢，创甚，奔还灵州，自虑孤危，病且死，嘱其子复明，必归宋，一表不听则再请，虽累百表，不得请，勿止也。遂卒。赵德明屡表归款，宋真宗嘉之，以为定难节度使，封平西王，赐赍甚厚。未几，架毋亦册封德明为夏国王，德明手本国则称帝，奉表于宋契丹，则去帝号而称臣。

宋仁宗十年，赵德明卒，子元昊立。元昊以五足五日生，圆面高准，性雄毅，多大略，善绘画，能创制物始，凡行兵，令部长各陈所见，绎取其长，悉有夏、银、绥、宥、监、胜、甘、凉、灵、会、静诸州。又取瓜沙肃州，仍居兴州，阻河，依贺兰山为固。西至吐蕃塔塔，地方万里，遂更名曩霄，称帝改元，上表于宋，求甲郊之地。宋削元昊赐姓、官爵，绝其互市，募人能得元昊首者，即授定难节度使。元昊遂入寇，攻保安，取金明岩，又取安远、塞门、永平诸砦，乘胜抵延州城下，大败宋师，会大雪解去。自后屡次入寇，屡败宋师，朝廷为之旰食。赖韩琦，范仲淹捍御有方，又赖狄青善战，以故元昊不能深入。元昊大将野利与天都，皆骁勇善战，屡败宋师。宋种世衡用反间计，使王嵩遗书野利，言既有志本朝，宜及早归降，故陆元昊所，元昊疑而杀之，乃为文以祭野利，书之于板，痛其与天都同归本朝，而不获成功，祭于境上。见有虏至，急燃之以归，而遗其板。虏得之以献元昊，元昊并杀天都，自是元昊之势稍弱，遂请与宋和。自元昊至干顺，历代叛服不常，不能悉记。曩霄嗣立十七年，谥景宗。曩霄初娶野利氏，生宁令哥，以为太子。既而宁令哥娶没移氏为妻，已婚矣，见其美，遂自娶之。宁令哥大愤恨，谋弑曩霄，乘间以刀砍之，不死，截去其鼻。宁令哥匿国舅讹庞家，为讹庞所杀。元昊病鼻创而殂，年四十六。少子谅祚嗣。谅祚年方幼，讹庞遂与三大将分治国事。谅祚嗣位十六年殂，谥毅

宗。子秉常立，秉常嗣位十九年殂，谥惠宗。子干顺立，干顺嗣位五十四年殂，谥崇宗。

子仁孝立，始建学校于国中。仁孝嗣位五十五年殂，谥仁宗。

子纯佑立，纯佑嗣位十四年，谥桓宗。干顺之孙李安全废纯佑而自立。未几，纯佑卒。

安全既立，蒙古入灵州。夏屡为蒙古所攻，求救于金，金不能救，夏人怨之，称臣于蒙古，遂与金人构兵。安全立五年而殂，谥襄宗，子遵顼立。夏与金构兵，约十年，精锐俱尽，两国皆敝，乃遣使修好于金，称弟而不称臣，各用本国年号，金遣使报之，两国复和。蒙古围夏兴州，夏主遵顼奔西凉。蒙古攻夏，夏主遵顼嗣位十三年，传国于其于德旺，自称太上皇，又四年殂，谥神宗。德旺既立，蒙古伐夏，取甘州、肃州及西凉府。蒙古入夏，城邑多降，夏主德旺忧悸而卒，嗣位四年，谥献宗。国人立其弟之子晛，蒙古尽克夏城邑，其民穿凿土石，以避锋镝，免者百无一二，白骨蔽野。夏主晛力屈出降，遂絷以归，嗣位二年，为元所灭，夏亡。夏起唐僖宗辛丑，至宋仁宗戊寅，李曩霄称帝，至宋理宗三年丁亥亡，凡二十一传，通计三百四十七年，内称帝者九人，共一百九年而亡。辽金西夏之事，已述其概，下回再将南宋乏事叙明，观者当以三十三回，直接土三十一回，而以此三十二回作闰回，则事皆接续可观矣。

南宋之事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康王构仗名将偏安半壁

诗曰：

铁甲将军夜过关，马蹄到处骨如山。

气高无奈乌江阻，色重方知蜀道难。

长夜酒能倾社稷，琼林富不救饥寒。

若将四堵墙推倒，海晏河清日月闲。

物换星移几度秋，鸟啼花落水空流。

人间何事堪惆怅，贵贱同归土一丘。

却说北宋徽、钦二帝被虏，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，张邦昌不敢居，先迎元佑孟太后入居禁中，垂帘听政。又遣人至济州，迎立康王构。丁未五月，王发济州。至应天府，张邦昌来见，王慰谕之，命筑坛于府门之左，王登坛即位，大赦改元，是为南宋高宗。高宗恸哭，遥谢二帝。是日元佑皇后在东京撤帘，遥署靖康帝为孝慈渊圣皇帝，遥尊母韦氏为宣和皇后，后尊为太后，遥立妃邢氏为皇后。

初，徽宗生帝时，梦吴越王钱镠入宫而生帝。后都临安，寿八十一，与镠同。又为康王时，遣为质于金，以射矢连中，金疑为将家子，遣还换质。既而得实，悔而急追之。高宗因奔走疲倦，卧崔府君庙中。梦神人醒之曰："金人追将及，可速去之，已备马于门首。"高宗惊觉，马在侧，遂跃马南驰，既渡河，马不复动，视之，乃泥马也。高宗以李纲为相，李纳请罢张邦昌王爵，安置潭州，及受邦昌伪命臣僚王时雍、吴开、莫祷、孙觌等有差。封赠诸路死节之臣，还元枯党籍入官爵。

遣宣议郎傅雱使金军，通问于二帝，且致书于黏没喝。时议定都之所，李纲言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，请先幸南阳，以收人心。而黄潜善、汪伯彦阻之，上遂决意东幸，如扬州。

纲所陈论，其言切直，帝初无不容纳，至是惑于黄潜善、汪伯彦之言，常留中不报。纲因求去。遂罢纲，提举洞霄宫。纲罢，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，一切废搁，而国事不可为矣。前太学生东、布衣欧阳彻上书，乞留纲，黄潜善、汪伯彦以语激怒帝，言复将鼓众，帝斩陈东、欧阳彻于市，天下冤之。

立沿河沿江淮帅府，以宗泽为东京留守，知开封府事。时敌骑留屯河上，金鼓之声，日夕相闻，而京城楼橹尽废，兵民杂居，盗贼纵横。泽威望素着，既至，捕诛盗贼，抚循军民，修治楼橹，屡出师以挫敌。有王善者，河东巨寇，拥众七十万，择单骑驰至其营，泣谓之曰："朝廷当危难之时，使有如公一二辈，岂复有敌患乎？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。"善感泣曰："敢不效力。"遂解甲降。又有杨进、丁进、王再兴、李贵、王大郎等，各拥众数万，往来京西、淮南、河南、河北等地，侵掠为患，泽悉招降之。于是京城四壁，各置使以领招集之兵；造战车千二百乘，又据形势，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，驻兵数万；又沿河鳞次为莲珠砦，结河北、河东、山水砦忠义民兵。于是陕西、京东、京西诸路人马，咸愿听泽节制。泽累表请帝还京，而帝用黄潜善计，决意幸东南，不报。

秉义郎岳飞，犯法将刑，泽一见奇之。曰："此将才也。"

会金人攻汜水，泽兵五百骑授飞，使立功赎罪，飞遂大败金人而还。泽升飞为统制，谓之曰："尔智勇才艺，古良将不能过。

然好野战，非万全计。"因授飞阵图。飞曰："阵而后战，兵法之常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"泽是其言，飞由此知名。岳飞上书，请帝亲率大军北渡，恢复中原，坐越职言事夺官。时张所为河北路招抚使，飞归诣所，所问之曰："尔能敌几何？"

飞曰："勇不足恃，用兵在先定谋，谋定后战，莫不胜矣。"所矍然曰："君殆非行伍中人。"补飞为武经郎。张所使都统制王彦，率岳飞等十一将、部七千人渡河，至新乡，金兵盛，彦不敢进。飞独引所部鏖战，夺其纛而舞，诸军争奋，遂复新乡。

明日战于侯兆川，飞身被十余创，士皆死战，又败之。会食尽，飞诣彦壁乞粮，彦不许。飞乃引兵益北，与金人战于太行山，擒其将拓跋野乌。居数日，又与敌遇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，刺死其将黑风大王，金人败走。飞知彦不悦己，遂率所部复归宗泽。泽复以飞为统制。

金主阿哥打第四子兀术犯东京，东京留守宗泽遣将前后夹击，大败之。金自尽不敢犯东京。泽前后请帝还京二十余奏，每为黄潜善、汪伯声所抑，忧愤成疾，疽发于背。诸将入问疾，泽矍然曰："吾以二帝蒙尘，愤愤至此。汝等能歼敌，我死无恨。"连呼"过河"者三而卒，都人号恸。讣闻，赠观文殿学士，谥忠简。泽子颖居戎幕，素得士心，都人请

以颖继父任。

帝不许，命杜充代泽。充酷而无谋，悉反泽所为，于是豪杰离心，降盗复去剽掠矣。

张悫荐刘豫起为济南知府。豫不愿行，请为东南一郡。执政不许，豫忿而去。金挞懒围济南，刘豫遣子麟御却之。挞懒遣人啖豫以利，豫惩前忿，遂杀济南骁将关胜，率百姓降金。

百姓不从，豫缒城纳款。

帝以黄潜善、汪伯彦为左右相。时金兵横行，盗贼蠭起，二人皆不以闻。金黏没喝入寇，围徐州，知州王复死守，城陷，阖门百口皆被杀。诏刘光世阻淮以拒金。光世兵溃走还，金黏没喝遂陷天长军。报至。帝即披甲乘骑，驰至瓜州，得小舟渡江，惟护圣军卒数人及王渊、张浚等从行。日暮奎镇江，时汪伯彦、黄潜善方率同列听浮屠克勤说法，或有问边耗者，犹以不足畏告之。堂吏大呼曰：“驾已行矣。”二人相顾仓皇，乃戎服策马南驰。居民争门而出，死者相枕藉，无不怨恨。司农卿黄锷至江上，军士以为黄潜善，骂之曰：“误国误民，皆汝之罪。”锷方辩其非是，而首已断矣。太常少卿季陵，自扬州奉太庙神主以行，未数里，回望城中，烟焰烛天。陵为金人所追，亡太祖神主于金。金人焚扬州而去。

帝如杭州，黄潜善、汪伯彦以罪免官，以王渊同枢密院事。

扈从统瓣苗傅，自负世为将，以王渊骤迁卑职，心不平之。而刘正彦亦以招降剧盗，功大赏薄，怨上。时内侍康履等妄作威福，诸将嫉之。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内侍恣横，遂相与同谋，伏兵杀主渊及内侍康履等，劫帝传位皇太子旉，请元佑太后同听政。太后见傅等，谕之曰：“今强敌在前，吾一妇人，于帘前抱三岁儿决事，何以令天下？”傅等不从，遂迫帝禅位手旁，改斥。赦书至平江，张浚知必有兵变，谋起兵讨之。张俊亦知其伪，即引所部至平江。浚与俊语，相持而泣。赦书至江宁，吕颐浩曰：“是必有变。”遣人寓书于浚，且知刘光世于镇江。

会韩世忠由海道将赴行在。张俊曰：“世忠来，吾事济矣。”因白浚，以书招之。世忠以酒酹地曰：“誓不与此贼共戴天！”至平江见浚，浚乃草檄，声苗傅、刘正彦之罪，与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、吕顿浩合兵讨之。傅等忧恐，莫知所为。朱胜非劝之，速请帝还宫，可以免祸。傅等遂帅百官朝帝于睿圣宫，帝慰劳之。苗傅、刘正彦以手加额曰：“圣

天子度量如是也。”遂请帝复位。吕颐浩谓将曰：“今虽反正，而贼犹握兵居内，若不济，必反以恶名加我。”进败苗翊于临平。苗傅、刘正彦南走，勤王兵入水关。张骏、吕颐浩等入见，伏地涕泣待罪。帝问劳再三，解所服玉带以赐张浚，斩吴湛、王世修等，诛贬逆党有差。

帝至江宁府，韩世忠追获苗傅、刘正彦，逆行在诛之。帝手书“忠勇”二字，揭旗以赐世忠。皇太子旉卒。

金人将渡江入寇，诏张浚屯襄、郢、唐、邓，杠充、韩世忠、刘世光分屯江东，以备金。帝如临安府。金兀术入建康，守臣杜充以降。帝闻充降，谓吕颐浩曰：“事迫矣，可若何？”

颐浩因进航海之策。帝然之，遂如明州，明州今宁波府是也。

金兀术陷临安，遣阿里蒲卢浑追帝于明州。帝航于海，次于定海县。金阿里蒲卢浑陷越州，遂寇明州。张浚使统制杨沂中迎战于高桥，败之。金人陷明州，屠其民，遂袭帝于海，追三百余里。提领海州张公裕引大舶击却之，金人引还，帝走温州。

江淮统制岳飞大败金人于广德，六战皆捷。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，中军驻江湾，后军驻海口，欲俟兀术师还击之。及兀术由秀州趋平江，世忠乃移师镇江以待之。兀术欲济江。世忠谓其将曰：“此间形势，无如金山龙王庙者，敌必登之，以觇我虚实。”乃遣苏德将百人伏庙中，百人伏庙下岸侧，戒之曰：“闻江中鼓声，则岸兵先入，庙兵继出，以合击之。”及敌至，果有五骑趋龙王庙，庙中伏兵先鼓而出，获其两骑，其三骑则振策而驰，驰者一人，红袍玉带，既坠复跳而免，诘诸获者，则兀术也。既而接战江中，凡数十合，世忠妻亲执枹鼓，敌终不得济，擒兀术之婿龙虎大王。兀术惧，请尽归所掠以假道，世忠不许。兀术窘甚。或谓之曰：“老鹳河故道，今虽湮塞，若凿之可通秦淮。”兀术从之，遂趋建康。岳飞以兵邀击于新城。兀术大惧，复出江中。兀术穷蹙，祈请甚哀。世忠曰：“还我两宫，复我疆土，则可以相全。”兀术见海舟乘风使篷，往来如飞，谓其下曰：“南军使船如使马，奈何？”乃募人献破海舟之策。于是闽人王姓者，教以火箭射舟篷。世忠师溃，兀术始克济。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万之众，凡四十八日而败。

金人自是不敢复渡江矣。兀术既济江，大肆焚掠，尽掳建康少壮妇女，自静安镇渡宣化而去。岳飞邀击，大败之，尽夺所掠而还。

金主吴乞买废徽宗为昏德公，钦宗为重昏侯，徙之韩州，又徙二帝

于五国城，去金上京东北千里。宋使洪皓自云中密遣人奏书，以桃梨栗面等献二帝于五国城，始知康王即位焉。庚戌九月，太后郑氏卒于五国城。后六年，太上皇卒。又四年，邢后亦卒于五国城。金立刘豫为齐帝于大名府，畀以河南、陕西之地。豫约世修子礼于金。

初，秦桧从二帝至燕，金王以桧赐挞懒，为其任用。及南侵以为参军。桧妻王氏，色娇美而多智，与挞懒通。至是挞懒纵秦桧还，使为内间。桧与妻王氏俱还，自言杀金人监己者，夺舟而来，遂航海至越州，求见帝。帝谓辅臣曰："桧忠朴过人，朕得之喜而不寐，喜得闻二帝母后消息，又喜得一佳士也。"

先是，-朝廷虽数遣使千金，但且守且和；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，则自桧始。金人欲窥蜀，刘子羽与吴玠、吴璘等，扼险于凤翔大散关之和尚原。金人知有备，遂引去。金兀术复攻和尚原，吴玠与弟璘伏兵夜击，大败之。兀术中流矢，仅以身免，亟剃其须髯而遁，蜀赖以全。

初，北宋行保甲之法，民有部伍，易聚为盗。北宋末，东南盗贼群起，至是张俊、岳飞大败江淮贼李成等于楼子庄，复筠、江州；俊等复引兵渡江，追成至蕲州黄梅县，又败之。成北走降对豫，-张用率众数万降于岳飞，江淮悉平。福建义军范汝为入建州，韩世忠率步卒三万，水陆并进，直抵凤凰山，五日破之，范汝为死，闽地悉平。湖海曹成拥众十余万，据道、贺等州，岳飞击败之，成走邵州。适韩世忠既平范汝为旋师，忽由处、信径至豫章，连营江滨数十里，曹成大惊，率众降于世忠，得战士八万。岳飞大败彭友于雩都，赣州、吉安等地悉平。飞入见。帝手书"精忠岳飞"字，制旗以赐之。

太湖杨么号"大圣天王"。么与刘豫通，欲顺流而下。帝以岳飞为荆南制置使，飞渡江，中流顾幕属曰："飞不擒之，不涉此江矣。"既破李成，复受命讨杨么，前所部皆西北人，不匀水战。飞曰："兵何常，顾用之何如尔。"乃先遣使招谕之。其党黄佐曰："岳节使号令如山，若与之战，万无生理。"

遂降。飞表授佐武义大夫，单骑按其部，拊佐背曰："子知顺逆者，果能立功。欲复遣子至湖中，视其可乘者擒之，可劝者招之。"席益疑飞玩寇，欲以上闻。俊曰："岳侯忠孝人也，岳有深机，胡可易言。"益惭而止。黄佐袭周伦寨，杀之，飞表迁佐武功大夫。会有旨召张俊还防秋，飞袖小图示俊，俊欲俟来年议之，飞曰："已有定画，都督能少留八日，可破之。"俊曰："何言之易？"飞曰："因敌将破，敌兵夺其手足，

离其腹心，是以易也。”俊许之。会黄佐招杨钦、全宗、刘诜等降，夜掩么营，降其众数万。么舟以轮激水，其行如飞，旁置撞竿，舟逢之辄碎。飞散腐木乱草于水，以碍其轮，使不得动，遂大破之。么技穷，赴水死。果八日而捷书至潭州。俊叹曰：“岳侯神算也。”

初，么恃其险，官军自陆路攻之，则入湖；自水攻之，则登岸。因曰：“破我者除是飞来。”至是人以其言为谶云。湖湘既平，张俊还防秋。俊奏遣岳飞屯荆襄，以图中原。时金兵少息，诏颁黄庭坚所书《戒石铭》于州县，曰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令刻石文于州县前。刘豫徙都汴京，使其子麟，以金兵寇淮南。帝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，兼知枢密事。赵鼎劝帝亲征，帝从之。韩世忠大败金人于大仪，帝自将御金，次于平江。金、齐之师日迫，张浚长驱至临江，召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等，各出师以御金人。金人围庐州，岳飞使牛皋救之，金兵败走。时挞懒屯泗州，兀术屯竹墩镇，为韩世忠所扼。会雨雪，金馈道不通，野无所掠，杀马而食，番汉军皆怨愤，乃夜引师还。兀术等既去，刘麟、刘猊不能独留，亦弃辎重遁。帝语张俊曰：“赵鼎佐朕中兴，真宰相也。”

以赵鼎、张浚为左右相。张浚会诸将于江上，遣张俊屯盱眙，韩世忠屯楚州，刘光世屯庐州，岳飞屯襄阳，杨沂中屯泗州，以图中原。飞在襄阳，累战皆捷，遣牛皋复镇汝军，杨再兴复河南长水县。飞及伪齐李成、孔彦舟连战，皆败之，至蔡州，克其城。飞遣王贵败刘豫之众于唐州。上疏请进军，恢复中原。

帝不许，飞乃还鄂州。伪齐刘豫闻之大惧，恐其讨己，告急于金，请先出师南侵，而乞师救援。金主亶召诸将议之，蒲卢虎曰：“先帝所以立豫者，欲其开疆保境，我得安民息兵也。今豫进不能取，又不能守，兵连祸结，愈无休期。从其请则豫收其利，败则我受其弊，奈何许之。”金主遂不许豫，而遣兀术提兵黎阳，以观其衅。于是豫佥乡兵三十万，分三道入寇。刘麟率中路兵，由寿春以犯合肥；刘猊率东路兵，由紫荆山出涡口以犯定远；孔彦舟率西路兵，由光州以犯六安。刘猊至藕塘，杨沂中迎击，大破之。猊曰：“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，果杨殿前也。”即与精骑遁去。麟在顺昌，闻猊败，亦拔寨去。杨沂中及王德乘势追麟，至南寿春而还，北方大恐。金人闻豫败来，诘其状，始有废豫之意。岳飞知刘豫结黏没喝，而兀术恶之，可以间而动。会中军得兀术谍者，飞佯责之曰：“汝非吾军人张斌耶？吾先遣汝至齐，约诱致四太子，汝往不复来，吾继遣人问齐，齐已许我，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，致四太子于清河，汝所持书，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？”谍冀缓死，即诡服。乃作蜡

书，因谓谍曰："吾今贷汝，复遣至齐，问举兵期。"刲股纳书，戒勿泄。谍还，以书示兀术。兀术大惊，驰白金主，于是废豫之意益决。金人袭汴，执刘豫而废之，立行台尚书省于汴。

韩世忠、岳飞请伐金，收复中原。不报。

初，何藓还自金，始闻太上皇及太后之丧，帝成服，以王伦为奉迎梓宫使如金。伦陛辞，帝命伦谓挞懒曰："河南、陕西之地上国既不有，与其付与刘豫，曷若见归下国。"及金人执刘豫，王伦还自金，伦入对，言金人许还梓宫、太后及河南、陕西地，遂复遣之。初，赵鼎、张浚并相，后赵鼎罢，而张浚独相。再后张浚罢，而赵鼎独相。其后赵鼎为越桧所卖。言于帝，以为桧可大任，至是帝以秦桧为相，而罢赵鼎，专主和议，而中兴之望绝矣。帝定都于临安，王伦与金使偕来，议以河南、陕西之地与宋，有诏谕江南为名，不着国号。礼部侍郎曾开当草国书，以太卑弱论之。勿听。于是晏敦复、尹焞、朱松、李纲等，皆极言其不可。胡铨抗疏极言，贬于广州。秦桧以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，以孙近参知政事，凡异己者，尽劾去之，而大权悉归于桧矣。和议成，以王伦为东京留守。伦至汴，金人归河南、陕西之地，以方庭实为三京宣谕使。庭实至西京，先朝陵寝，自太祖以下，皆遭发掘。而哲宗至暴露，庭实解衣复之，归以白帝。秦桧恨之。张焘还自金，帝问诸陵寝如何，焘不答，惟言万世不可忘此贼，帝默然。秦桧患之，二人俱坐贬。

兀术言于金主曰："挞懒、蒲卢虎主割河南、陕西地与宋，必有阴谋。今宋使在汴，勿令逾境。"伦闻之，即遣介具言于朝。会孟康至汴，伦即使康权留守之任，而身为使者，赴金国议事。会挞懒反，金人遂执伦索还河南、陕西地。伦力拒之。

金欲伦降，伦不屈，冠带南向再拜，恸哭曰："先臣文正公旦，以直道辅两朝，臣何敢厚命。"遂就死。金兀术撒离喝分道入寇，复陷河南、陕西诸州郡。东京副留守刘锜率所部四万人赴东京，至涡口，闻金人败盟南下。锜与将卒舍舟陆行，急趋至顺昌。谍报东京已降，知府陈规见锜问计，锜曰："城中有粮，则能与君共守。"规曰："有米数万斛。"铸曰："可矣。"乃与规议，敛兵入城，为守御计。时守备一无可恃，锜督取车轮辕埋城上，又撤民户扉，周匝蔽之，凡六日粗毕，而金兵遂围城。

锜夜遣千余人击之，杀敌颇众。既而金乌禄以兵三万来薄城。

锜用破敌弓，翼以神督弩射却之，复以步兵邀击，溺河死者不计其

数，金兵乃移寨于李村。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，夜砍其营。

是夕天欲雨，电光四起，见辫发者辄歼之。复募百人，折竹为器如儿戏，人持一为号，直入，乘电奋击，闻吹鼦声即聚，电止则匿而不动。敌众大乱，于是终夜自战，积尸盈野，退军老婆湾。兀术在汴闻之，即索靴上马，帅十万众来援。兀术至城下，责诸将丧师之罪；众皆曰：“南朝用兵，非昔日比，元帅临城自见。”锜遣耿训以书约战。兀术怒曰：“刘锜何敢与我战，以吾力破汝城，直用靴尖踢倒耳。”耿训曰：“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，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，愿献浮桥五所，济而大战。”

迟明，钅分为五浮桥于颍河上，敌由之以济。钅分遣人毒颍水上流及草中，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。时大暑，敌远来疲弊，人马饥渴，食水草者，辄病。钅分士气闲暇，军皆分番休息，方晨，按兵不动，待未申时，敌力疲气索，方出接战，姒锐斧犯之，敌大败走，死者数万。是夕大雨，平地水深尺余，兀术遂走还汴。韩世忠遣兵复海州，张俊使王德复宿州，德乘胜入亳州，岳飞收复河南州郡，留大军于颍昌，命诸带分道出战，自以轻骑驻郾城。兀术合龙虎大王、盖天大王及韩常之兵逼郾城。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。云与金人战，凡数十合，金尸布野。兀术以拐子马万五千。飞戒步卒，以麻札刀入阵，勿仰视，第斲马足，拐子马相连，一马仆，二马不能行。飞军奋击，大破之。兀术大恸曰：“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胜，今已矣。”愤甚，复合师十二万，侵颍昌，飞使王贵及子云又大败之。兀术夜遁，追奔十五里，中原大振。飞使梁兴渡河，会本行忠义、两河豪杰，败金人于垣曲，又败之于泌水，遂复怀、卫州，大行道绝，金人大恐。

飞又大败兀术于朱仙镇，兀术走还汴。飞遣使修治诸陵。

兀术欲弃汴北去，有书生叩马曰：“太子毋走，岳少保且退矣。”

兀术曰：“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千万，京师日夜望其来，何以得退？”生曰：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，岳少保且不免，况欲成功乎？”兀术悟，遂留不去。时染兴会太行两河豪杰，结忠义社，中原尽磁、相、泽、潞、晋、汾、隰、卫之境，皆期日兴兵，与官军会。其所揭旗，皆以岳为号。

父老百姓，争挽车牵牛，载糗粮以馈义军。自燕以南，金人号令不行。兀术欲佥军以抗飞，河北无一人应者，乃叹曰：“自我起北方以来，未有如今日之挫。”金将乌陵思谋，素号骁勇黠桀，亦不能制其下。但谕

之曰："无轻动，俟岳家军来，即降。"金将王镇、崔庆及韩常等，皆以众内附，飞大喜，语其下曰："直抵黄龙府，与诸君痛饮耳！"

时金主亶纵酒荒淫，将士离心，蒙古兵起，国势稍弱，善将者不过兀术一人，大有可为之机。而秦桧方欲画淮以北与金为和，讽台臣奏请诸将班师，且知飞志锐不可回，上言飞孤军不可久留，迄速召还，于是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。飞愤极泣下，东面再拜曰："十年之力，废于一旦，良可惜也。"乃自郾城引兵还。民遮马恸哭，诉曰："我等戴香盆运粮以迎官军，金人皆知之。相公去，我辈无噍类矣。"飞亦悲泣，取诏示之曰："吾不得擅留。"哭声震野。飞留五日，以待民徙，从而南者如市。飞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。飞还，飞所新复河南府州县，复为金有。飞至鄂，力请解兵柄，勿许。已而入觐，帝问之，飞拜谢而已。

秦桧力主和议，恐诸将难制，欲尽收其兵柄。乃罢韩世忠、张浚为枢密使，岳飞为副使，罢刘锜知荆南府。时兀术遗秦桧书曰："汝朝夕以和请，而岳飞方为河北图，必杀飞乃可和。"

桧亦以飞不死，终碍和议，己必及祸，故力谋杀之。遂讽谏议大夫万俟卨等，交章论飞奉旨援淮西，畏敌逗留，罢为万寿观使，奉朝请。秦桧必欲杀飞，乃与张俊密谋，诱飞部曲能告飞者，优以重赏。卒无应者。闻飞统制王俊善告讦，号雕儿，使人谕之，王俊许诺。乃自为状付王俊，妄言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，还飞兵柄。执宪赴镇江行，枢密府鞠之。宪被掠无完肤，竟不伏。桧矫诏召飞父子证宪事。飞笑曰："皇天后土，可表此心。"遂与云就大理狱。桧命中丞何铸、大理卿周三畏鞫之。

铸引飞至庭，诘其反状。飞裂裳以背示铸，有旧涅"尽忠报国"

四大字，深入肤理。既而阅实，俱无验。铸察其冤，白之桧。

桧曰："此上意也。"铸曰："强敌未灭，无故戮一大将，失士卒心，非社稷之长计。"桧乃改命万俟卨.卨素与飞有怨，遂诬飞令于鹏、孙革致书张宪、王贵，令虚申探报，以动朝廷。

云与宪书，令措置，使飞还军；且云其书已焚。飞坐系两月，无可证者。大理卿薛仁辅等皆言飞无辜，判宗正寺齐安王士请以百口保飞，皆不听。韩世忠心不平，诘其实。桧曰："飞子云与张宪书，虽不明，其事体，'莫须有'。"世忠曰："'莫须有'三字，何以服天下也？"

韩世忠抗疏言秦桧欺君误国之罪。桧讽言官论之，遂罢为醴泉观使。世忠自是杜门谢客，绝口不言兵，时跨驴携酒，从一二童仆。纵游西湖以自乐，平时将佐，罕见其面。十余年卒。

时岁已暮，而飞狱不成。一日，桧手书小纸付狱，即报飞死矣，年三十九。云与张宪皆弃市。凡讼飞冤者，或黜或死。傅成其狱者，皆进秩。洪皓在金，以蜡书奏，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，及闻其死，诸酋皆酌酒相贺。

飞事亲至孝，立志慷慨，以必取中原为念。自奉甚薄，凡有所欲为，召诸统制与之谋，谋定而后战，故无不胜。猝遇敌不动，故敌为之语曰："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"张浚尝问用兵之术，飞曰："仁、智、信、勇、严，缺一不可。"飞好贤礼士，博览经史，雅歌投壶，恂恂若一书生，然忠信激烈，议论持正不阿，卒以此得祸云。

和议成，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，奉表称臣于金，又割唐、邓、商、秦之地畀金。铸等陛辞，帝召至内殿，谕之曰："朕北望庭闱，无泪可挥。卿见金主，当云慈亲之在国，一老妇人耳；在本国，则所系甚重。以至诚说之，庶彼有感。"铸至金，首以太后为请。金主曰："先朝业已如此，岂可辄改。"副使曹勋再三恳请，金主乃许之。遂遣何铸还金使。人以兖冕来，册帝为大宋皇帝，归徽宗皇帝及徽宗后郑氏、帝后邢氏之丧。帝生母韦氏，自金归，居于慈宁宫。立贵妃吴氏为皇后。后开封人，习书史，善翰墨，才色俱全，尝戎服侍左右，帝甚爱之。

帝怜邢后在金，故虚中宫以待之，至是始立吴氏为后。自是称臣奉贡，边境稍宁。

秦桧自以为太平莫大之功，专以忌刻贬逐忠良为事。桧趋朝，义士施全挟刀天道，遮桧肩舆刺之，不中，被杀。秦桧必欲杀赵鼎、李光、胡铨、张浚等，及鼎卒，而憾不已，下鼎于汾等于大理狱，诬与张浚、李光、胡寅、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大逆，狱成，而桧病不能书，得释。诏封秦桧为建康王。是夕，秦桧死。

桧居相位十九年，劫制君父，倡和误国，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；开门受赂，富敌于国，外国珍宝，死犹及门；晚年残忍尤甚，数兴大狱。桧以妻妒无子，以内侄王熺为子，至是勒令致仕，黜其亲党之在位者。桧墓在金陵江宁镇，岁久荒芜。

至明成化乙巳秋八月，为盗所发，获货财以巨万计。盗被执，有司

故 - 出其罪。桧与妻王氏僭用水银殓，颜色如生。有司阴令人碎其尸，分投于各处厕中，亦一快事也。

金完颜亮弑金主亶而自立，且欲并宋为一统，乃密隐画工于奉使中，俾写临安湖山以归，为屏，图己象于吴山绝顶，题诗其上，有“万里车书盍混同，扛南岂有别疆封。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”之句。因遣使征诸道兵，遂迁都汴京。

宋钦宗卒于金，钦宗后朱氏，生皇子训于五国城，在金，不知所终，金主亮使高景山、王全来求汉淮之批。帝问之，全曰：“赵桓今已死矣。”始闻靖康帝之丧。金主亮欲南侵，太后徒单氏谏之，亮弑太后，遂大举入寇。众六十万，号百万，远近大震，两淮失守。金主亮率大军临彩石江上誓师，明日济江，会虞允文奉命往芜湖，迎李显忠，交王权军，且犒师彩石口。

允文至彩石，王权已去，显忠未来，敌骑充斥，官军三五星散。

允文谓坐待显忠，则误国事。遂立招诸将，勉以忠义，众请死战。乃命诸将列阵，部分甫毕，敌已大呼，麾百万艘绝江而来，抵南岸，直薄宋军，军少却。允文入阵中，抚统制俊之背曰：“汝略闻四方，立阵后，则儿女子尔。”俊即挥双刀出，士殊死战，中流宋军以海船冲敌舟，皆平沈。敌半死半战，日暮未退。会有溃卒自光州至，允文授以旗鼓，从山后转出，敌疑援兵至，始遁。允文又命劲弩尾击追射，大败之。亮乃率军趋扬州。金人怨金主亮之暴虐，另立曹国公乌禄为帝，更名雍。下诏暴金主亮罪恶数十事，遣兵绝其归路。金主亮至瓜州，召诸将约以三日济江，否则尽杀之。军士危惧。又闻曹公乌禄即位于辽阳，遂共谋杀亮。金师渡淮北还，金主雍遣使来聘，宋遣起居舍人洪迈使金，以贺金主登极，且请河南地，欲正敌国之礼，金主不从。

初，二帝北辕，金以玉牒追捕太宗之后，鲜克全者，惟高宗得脱。高宗止有元懿太子旉，三岁而卒。帝无子，选太祖子秦王德芳五世孙称之子伯琮，命张婕妤鞠之。生六岁矣，封为普安郡王。王天资英明，豁达大度，平居服御俭约，每以经史自适，骑射翰墨，皆绝于人，至是已三十岁矣。帝知其贤，更名瑗，立为皇侄。未几，更名昚，立为皇太子。帝在位三十六年，传位于皇太子，自称太上皇。退居德寿宫，谓群臣曰：“付托得人，吾无忧矣。”后又二十六年崩。

昚即位，是为孝宗。追复岳飞官爵；以礼改葬，官其孙六人。帝锐意恢复，以张浚为枢密使，都督江淮军马，开府建康。

张浚入见，谓金人至秋必为边患，当及其兵未发攻之。帝然其言。史浩阻之。勿听，乃议出师渡淮，会李显忠、邵宏渊亦献捣虹县、灵壁之策，帝命先图二城，浚乃遣显忠出濠州，趋灵壁；宏渊出泗州，趋虹县。金都统萧琦用拐子马来拒，显忠与之力战，遂复灵璧。显忠入城，宣布德意，不戮一人，于是中原归附者接踵。宏渊围虹，久不下。显忠遣灵璧降卒开谕祸福，金守将乃出降。宏渊耻功不自己出，会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，显忠立斩之。由是二将不协。李显忠败金萧琦于宿州，获之，复其城。捷闻，帝手书劳张浚曰："近日边报，中外鼓舞，十年来无此克捷。"金孛撒复率步骑十万来攻宿州，李显忠率所部力战却之。邵宏渊耻前功不自己出，因按兵不动，且顾众曰："当此盛夏，摇扇之不是暇，奚暇披甲苦战乎！"人心遂摇，无复斗志，诸将各遁。显忠知势不可孤立，遂夜引还，至符离，师大溃，所丧军资器械殆尽。张浚还扬州，上疏自劾。

帝以符离师溃，乃议讲和，因贬张浚。浚行次余干，遂得病，数日卒。帝遂决意定和。盖时值金主雍之贤，无可乘之衅，适金遣使来责，兼督岁币。帝遣魏杞至金，正敌国之礼，易表为书，改臣称侄，减岁币十万而还。于是南北讲好，俱得休息矣。

帝聪明英毅，节用爱民，好学勤政，听言纳谏，崇儒重道，疏斥宦官，严饬赃吏，逸欲之事，毫无可指，为南宋之贤君。

以虞允文、梁克家、陈俊卿等为相，境内治安，人民乐业。朱子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成，上之。熹字符晦，婺源人，今江南徽州府婺源县是也。少有求道之志，父松，知饶州，疾亟，嘱熹曰："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翚三人，学有渊源，吾所敬畏。我死，汝宜师之。"熹遂往学焉。宪，安国从子。高宗时，禁伊洛之学，宪与勉之求得程颐书，潜抄默诵，夜以继日。勉之结草堂，读书其中，力耕自给，淡然无求于世，子翚，韦合仲子。

勉之与宪、子翚日相往来讲学，学者踵至。勉之以女妻熹。熹得道统之正，自勉之始。熹又闻延平府李侗学于罗从彦，从彦学于杨时，杨时学于程颢、程颐。遂徒步往从侗，得《大学》及《中庸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之传，乃作《四书集注》，开后代儒教之宗。熹弟子蔡沈，着《书经传注》。熹又与张栻、吕祖谦等交。栻字敬夫，浚之子，世称南轩先生。祖谦，好问之孙，世称东莱先生。曾祖希哲，从程颐游，以儒行名于世，故吕氏子孙有中原文献之传。朱熹历仕外任，至是帝以熹为兵部郎官。

兵部侍郎林栗，言熹所至携门生数十人，习为春秋战国之态，妄希孔孟历聘之风，绳以治世之法，则乱人之首也。熹因辞归。

丁未十月，太上皇崩。帝奉上皇，孝养备至，升遐之日，哀慕尤切。致丧三年，群臣屡请遵易月之制，不从，诏皇太子参决庶务。帝在位二十七年，传位于太子惇，是为光宗。尊孝宗为寿皇圣皇帝，退居重华宫。光宗欲诛宦者，近习皆惧。遂谋离间寿皇与帝后。帝疑之，不能自解。会帝得心疾，寿皇购得良药，欲因帝至宫授之。宦者遂诉于李后曰："太上合药一大丸，俟宫车过，即投药，万一有不虞，其奈宗社何！"后心衔之。

顷之内宴，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。寿皇不许。后退执嘉王泣诉于帝，谓寿皇有，废立之意。帝惑之，遂不朝寿皇。李后又以黄贵妃有宠，因帝祭太庙，宿于斋宫，后杀贵妃，以暴疾闻。

翌日，合祭天地，风雨大作，黄坛烛灭，不能成礼而罢。帝既闻贵妃卒，又值此变，震惧增疾，遂不视朝，政事多决于李后，后益骄恣。寿皇闻帝疾，亟往南内视之。且责后，后怨愈深。

帝疾瘳，群臣请朝重华宫，帝已许诺，李后阻之，遂不果行。

帝自有疾不视朝以来，胡晋臣与留正同心辅政，中外帖然。

寿皇有疾，帝与皇后游玉津园，兵部尚书罗点请先过重华宫，帝不许。起居舍人彭龟年连疏切谏，不报。群臣上疏请者相继，帝复以疾辞。彭龟年、黄裳等奏，乞令嘉王诣重华宫问疾，许之。王至宫，寿皇为之感恸。寿皇圣帝崩，帝称疾不出，留正与赵汝愚议请寿圣母吴太后垂帘暂主丧事，尊高宗后寿圣皇太后吴氏为太皇太后，寿成皇后谢氏为皇太后。叶适言于留正曰："帝疾不执丧，将何辞以谢天下。今嘉王长，若预建参决，则疑谤释矣。"正从之，率宰执入奏云："皇子嘉王仁孝夙成，宜早正储位，以安人心。"不报。越六日，御批云："历事岁久。念欲退闲。"留正得之大惧，因朝，佯仆于庭，即出国门，上表请老。赵汝愚谋欲以太皇太后旨，禅位嘉王。会帝临朝，忽仆于地。时将禅祭，赵汝愚、叶适等乃与知阁门事韩侂胄定计。

侂胄，琦五世孙，乃吴太皇太后妹之子也。白内禅之意于太皇太后，太后许可。甲子禅祭，汝愚率同列奏事，袖出所拟云："皇帝以疾，至今未能执丧，曾有御笔，欲自退闲，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。"太后览毕，曰："甚善。"

乃命汝愚在旨谕皇子即位。众扶皇子诣几筵，莫哭尽哀，遂衰服出就重华殿登位。百官起居讫，乃入行禅祭礼。汝愚即丧次奏乞召还留正，民心悦服，中外晏然。光宗在位五年而禅位，又六年崩。

嘉王扩即位，是为宁宗，亦不朝于上皇。但迁住胄为汝州防御，住胄大失望。然以传道旨，浸见亲以留正、赵汝愚为左右相，以朱熹为待制兼侍讲，韩侂胄欲推定策功。赵汝愚曰：“吾宗幸。”时乘间窃弄威福，既罢左相，留正日夜谋去赵汝愚。先引其党为台谏，罢朱熹官。赵汝愚上疏留熹，不听。侂胄谋逐赵汝愚，而难其名，谋于京镗。镗曰：“彼宗姓也，诬以谋危社稷，则一网打尽矣。”侂胄然之。以李沐尝有怨于汝愚，引为右正言，使奏之，遂罢汝愚，出知福州，而大权悉归于侂胄矣。李祥、章颖、徐谊、杨简等，皆抗疏请留汝愚，李沐劾为党，皆斥之。太府寺丞吕祖俭，上书白赵汝愚之忠，并论朱熹、彭龟年不当罢斥，安置俭于吉州，竟死贬所。侂胄怨赵汝愚，欲诬朱熹等罪，于是疏熹门下及知名之士，目为伪学，窜故相赵汝愚于永州。汝愚至衡州，暴卒，天下闻而冤之。朱熹家居，草封事数万言，极陈奸邪蔽主之祸，明赵汝愚之冤。

缮写已具，子弟诸生皆谏，以为必且贾祸。熹不听，门人蔡元定请蓍龟决之，遇“遁之同人”。熹默然，取奏稿焚之，因更号“遁翁”.时伪学之禁愈急，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之书，为世大禁。遂诏监司帅守，荐举改官，并于奏牍前，声明非伪学之人。会乡试，漕司前期取家状，必令书以不是伪学五字。乃置伪学之籍，赵汝愚、留正、周必大、王蔺、朱熹等，凡五十九人。婺州处士吕祖泰，上书请诛韩侂胄。诏配祖泰于钦州牢城，加韩侂胄太傅，封平原郡王。韩侂胄厌前事乖戾，欲稍更改，以消中外之议，乃追复赵汝愚官，而驰伪学之禁，贬斥者渐还故职。时有劝韩侂胄宜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。侂胄然之，恢复之议遂起。岳宻阻之，勿听。造战舰，增置襄阳骑军，追封岳飞为鄂王，其后理宗赐谥武穆。以伐金诏四方，以程松为四川宜抚使，以吴曦为副使。曦素有反志，既得归蜀，又有兵权，遂决意反，阴献阶、成、和、凤四州于金，以求封蜀王。韩侂胄分道出师，王大节帅师复蔡州，不克；郭倪使郭倬、李汝翼、田俊迈会师复宿州，败绩，金人执俊迈。

皇甫斌败绩于唐州，李爽败绩于寿州。韩侂胄以师出无功，乃以邱宻代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，驻扬州。宻至镇，部署诸将，悉以三衙江上军分守江淮。贬王大节、李汝翼、皇甫斌、李爽等，斩郭倬于镇江。金

人分道来侵，以邱崈督视江淮军马。金人攻淮南日急，或劝崈弃庐和州为守江计。崈曰：“弃淮则与敌共长江之险。吾当与淮南俱存亡。”乃益增兵防守。金兵渡淮，入安丰军，遂困和州，江表大震。邱崈遣使如金师议和，金人从之，还师下蔡，和州围解。金立吴曦为蜀国王，曦叛降金。四川转运使安丙与监兴州杨臣源、四川总领刘崇之、兴州中军李好义等起兵诛曦，复西和、阶、成、凤州及大散关等地。

宋使参谋官方信孺于金，金人许和，而欲宋缚送首谋。自兵兴以来，公私之力大屈，而侂胄以安邦欲罪首谋，乃复锐意出师，中外忧惧，然皆畏侂胄，莫敢言者。史弥远入对，因力陈危迫之形，请诛侂胄以安邦。皇后杨氏素怨侂胄，亦使皇子荣王日严具疏，言侂胄再启兵端，将不利于社稷。后从旁力赞之，帝始允可。翌日，侂胄入朝，史弥远令殿前司夏震，以兵三百拥侂胄至玉津园殛杀之，籍其家，并诛其党苏师旦，以韩侂胄、苏师旦首畀金以请和。以史弥远为丞相。时蒙古奇渥温铁木真称帝于斡难河，屡败金师，而金亦渐弱矣。金潍州民李全兵起，定远民季先以李全归宋。至理宗时，以许国为淮东制置使，全妻杨氏郊迎，不见，杨氏惭归，又痛抑之，李全袭国杀之。蒙古围李全于青州，全降于蒙古。复自蒙古还宋地，募兵袭宋。赵范、赵葵击杀之。妻杨氏降金。帝八子，皆早卒，无嗣，立沂王嗣于贵和为皇子，更名竑.沂王柄，孝宗孙也，亦无子，竑实德芳九世孙宗室希瞿之子也。帝以竑为嗣，而沂王又无子。帝命选太祖后十五以上者，教育宫中，如高宗择普安王故事。史弥远以帝未有储嗣，欲借沂王置扣为名，阴择宗室中可立者，以备皇子之选。全馆客余天锡告假还乡，弥远密语之曰：“今沂王无后，宗室子有贤厚者，幸具以来。”天锡渡江，舟抵越西门，过全保长家避雨，保长知其为丞相馆客，具鸡黍甚肃。须臾，有二子侍立，曰：“此吾外孙赵与莒、与芮也，系太祖长子德昭九世孙希垆之子。”天锡因忆弥远言，及还临安，以告弥远，遂召见。弥远善相，大奇之，遂留与莒，更名贵诚，立为沂王后，补秉义郎，年十七矣。与莒凝重寡言，洁修好学，见者敛容，弥远益异之。弥远使学录郑清之教之，学问日进。时史弥远用事久，权势熏灼，皇子竑心不能平，尝书于几上曰：“弥远当决配八千里。”又尝呼弥远为新恩，以他日非崭州，则恩州也。弥远闻之，大惧。

帝有疾，史弥远矫诏立沂王嗣于贵诚为皇子，更名昀，帝在位三十年崩。史弥远遣皇后兄之子杨谷石以废立事白后，后不可。

谷石等一夜七往返，泣拜曰：“内外军民皆已归心，钫木立之，则祸变必生，杨氏无噍类矣。”后默然，良久曰：“其人安在？”

弥远即于宫中，遣快行宣召昀，令之曰：“今所宣召，是沂墙惠王府中皇子，非万岁巷皇子。苟误，则汝曹皆处斩。”昀入宫见后，后抚其背曰：“汝今为吾子矣。”弥远引昀至柩前，举哀毕，然后召竑.弥远亦引竑至柩前，举哀毕，引出帷，使殿帅复震守之。遂召百官，立班听遗制，则引竑就旧班。竑愕然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我岂当仍在此班。”震绐之曰：“未宣制已前，当在此；宣制后，乃即位尔。”竑以为然。已而遥见殿上烛影中，已有人在御座，则昀已即位矣。竑不肯拜，夏震捽其背下拜，遂称遗诏，封竑为济阳郡王，寻封济王，出居湖州。

昀即位，是为理宗。帝幼在家，群儿嬉戏，帝每登高独坐为大王，令群儿拜，群儿号为赵大王，至是果即位焉。追封本生父宗室希垆为荣王，妻全氏为国夫人，以其子与芮袭封奉祀。

弥远欲收众望，召用真碑秀、魏了翁等。湖州人潘任起兵，谋立济王竑，其党不过太湖渔人数十人而已。王知事不成，即帅兵讨平之。史弥远因杀济王竑于湖州，魏了翁、真德秀相继直言其冤。弥远患之，乃以梁成大为监察御史，尽劾去之。成大与莫泽、李知孝共为弥远鹰犬，凡忤弥远意者，三人必相继击排之，时人目为三凶。

初，孟宗政知枣阳军，屡败金兵，号忠顺军。宗政卒，以江海代之。众不服，乃以宗政子珙代海，众乃帖然。蒙古使王楫来议同伐金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奏，允之，帝遣邹伸之报谢。

蒙古许俟成功，以河南地归宋。金主奔蔡州乞粮于宋，宋不许。

史嵩之使孟珙等帅师伐金，孟珙帅师入蔡州，蒙古从之。金主守绪自经，金亡。史弥远独相二十六年，权倾内外。初，欲反韩侂胄所为，故收召贤才老成，布于朝廷。及济王不得其死，论者纷纷，遂专任憸壬为台谏，一时君子贬斥殆尽。帝德其立己，惟言是从，故恩宠终身焉。至是卒，帝始亲政，励精求治。

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，以陈、蔡西北地分属蒙古，史嵩之使孟珙分屯京西。赵范、赵葵请乘时抚定中原，收复三京。

郑清之力主其说。群臣皆以为敌锋正锐，恐开衅以召兵端，史嵩之、杜杲皆以为未可。勿听，乃命赵汝移镇黄州，刻日进兵。

诏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人赴汴。时汴京都尉李伯渊等为崔立所侮，欲杀之；及闻子才军至，伯渊诛崔立以汴降。赵葵帅师会全子才于汴，葵

遣徐敏子帅师入洛阳。时蒙古闻宋来争河南，还师南下，决黄河寸金淀之水，以灌宋军，宋军多溺死。史嵩之忧其召衅，不致馈，粮用不继，而所复州郡率皆空城，无兵食可因，全子才难之。范葵督促益急，乃檄范用吉等提兵，命徐敏子为监军，又命杨谊率军继之，各给五日粮，趋洛阳。徐敏子人洛阳之明日，军食已竭，乃彩蒿和面，作饼食之。杨谊至洛东三十里，方散坐蓐食，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，谊仓卒无备，师遂大溃。蒙古兵至洛阳城下，徐敏子与战，胜负相当。士卒乏粮，因杀马而食，敏子等不能留，乃班师。赵葵、全子才遂皆引师南还，诏各贬秩有差。帝因民望，召还真德秀、魏了翁二人。德秀以所作《大学衍义》上进，二人极陈时政，帝皆嘉纳之，以孟珙屯襄阳以备蒙古。蒙古使王楫来言曰："何为而败盟也。"自是淮汉之间无宁日矣。

蒙古太子阔端引兵图蜀。知天水军曹友闻击败之，遂引兵扼仙人关。及友闻战死，蒙古遂长驱入蜀屠成都，城中骸骨计一百四十万，而城外不与焉。时宋师屡为蒙古所败，襄汉江淮日事兵争，诸守臣死节者、力屈叛降者相继。帝甚悔前事。郑清之免相，赵葵以罪免官。蒙古攻掠诸州县无虚日，赖孟珙、杜杲屡战却之。以孟珙为荆湖制置使，知岳州，使复荆、襄。

珙遣兵先复郢州及荆门，史嵩之复光州，孟珙复樊城、襄阳。

珙奏襄阳、樊城为朝廷根本，今百战得之，非甲士十万，不足分守，乃益置先锋焉。珙又遣师御蒙古于蜀口，遂复夔州。孟珙复蜀，大兴屯田以守之，以余玠为四川制置使。播州冉进、冉璞兄弟请玠徙合州城于钓鱼山以守蜀，玠大喜从之，城成而蜀始可守。以孟珙兼知江陵府。沮漳之水，旧自城西入江，珙障而东之，俾绕城北入于汉，而三海遂通为一，随其高下为渠蓄，泄三百里间，渺然巨浸。土木之工，百七十万，民不知役，遂为江陵天险。珙曾祖安，从岳飞行兵，故其父宗政亦善兵，遂以延宋祚，而成大功云。封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爵，并从祀孔子。罢王安石从祀。诏求遗书，复封张栻、吕祖谦爵，亦从祀焉。时阎妃怙宠，丁大全、马天骥用事，有无名子书八字于朝门曰："阎马丁当，国势将亡。"蒙古主亲率兵攻蜀，大弟忽必烈帅诸军渡江；进围鄂州，朝廷大震，诏诸路出师以御蒙古，大出内府银币犒师。

初，帝以贾贵妃弟似道为籍田令，似道恃宠不检，日纵游诸妓家，至夜燕游湖上不返。帝尝夜凭高，望西湖中灯火异常，语左右曰："此必似道也。"明日询之，果然。帝使京尹史岩之戒之。岩之对曰："似道虽有气习，然其才可大用也。"至是帝以似道为右丞相，以援鄂州。蒙古人

攻城益急，似道大惧，乃密遣宋京诣元帅，请称臣纳币。大弟不许。会元宪宗殂于合州城下，讣闻，而阿里不哥欲袭尊号，郝经请班师议和，似道亦再遣宋京往，大弟乃许之，且约岁币之数，拔寨而去。贾似道使夏贵等杀其殿卒于新生矶。似道匿其议和称臣纳币之事，以所杀获殿卒上表，以诸大路捷闻。帝以似道有再造功，召入朝，以为独相，封卫国公。蒙古使翰林学士郝经来修好，贾似道方以鄂功自颂，惧奸谋显露，命幽之于真州忠勇军营，驿吏防守，严逾狱犴。经数上书于帝，不得达。经曰："揆之天时人事，宋祚殆不远矣。"知泸州刘整，宋骁将也。似道之杀蒙古殿卒，整之力为多，至是欲杀整以灭口。整惧，降于蒙古。湖南制置使向士壁，屡败蒙古兵，似道以其事不关白，恨之。遂建议遣官会计边费，于是赵葵、史岩之等皆坐侵盗掩匿，罢官征偿。而向士壁所费尤多，竟安置潭州而死，复拘其妻妾征之。潭人闻之，有垂涕者。行经界推排法，于是尺寸之地，皆入官籍，东南大扰。似道又以国用不足，买公田于浙西六郡。始焉除二百亩外，继焉除百亩以外皆买，给以银绢或度牒告身，其价甚廉，凡买三百五十余万亩。初买之时，务欲数多，不计田之美恶。及收入之际，田亩或少或瘠，佃人或贫或顽，凡有所负，悉取偿于田主。于是六郡之民莫不破家，继又增公田官所于平江诸路。时蜀郡已失，宋所恃以为险者，惟襄樊一带。刘整言于蒙古曰："南人惟恃吕文德耳，然可以利诱也，请遣使以玉带与之，求置榷场于襄阳城外。"蒙古从之。至鄂，请于文德，文德许焉。或谓文德曰："榷场成，我之利也。且可阴以通好。"

文德乃为请于朝，开榷场于樊城外，筑土墙于鹿门山，外通互市，内筑堡壁。蒙古又筑堡于白鹤，由是敌有所守，以遏南北之援，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，兵威益炽。文德弟文焕知为蒙古人所卖，以书谏止。文德始悟，然已无及矣。文德大恨，每曰："误国家者我也。"因疽发背而卒。

帝无子，以本生父荣王希垆之孙、母弟与芮之子孜为嗣，赐名禥，立为皇太子。帝在位四十年而崩。太子禥即位，是为度宗。尊后谢氏为皇太后。谢氏天台人，有贤德，降元后，又七年以寿终。帝自为太子时，似道有功，及即位，每朝必答拜，称之曰"师臣"而不名，朝臣皆称为周公。理宗山陵事竣，径弃官还越，而密令吕文德诈报蒙古攻下陀甚急，朝中大骇，帝与太后手诏起之，似道乃至。似道时以去要君，帝至涕泣，拜留之。江万里以身掖帝云："自古无此君臣礼，陛下不可拜，似道不可复言去。"似道阳谢之，而忌之益深，出万里知潭州。

帝以贾似道为太师，平章军国重事，三日一朝。似道上疏，乞归

养，帝命大臣、侍从传旨固留。又赐第四湖之葛岭，使迎养其中。似道于是五日一乘湖船，入朝不赴都堂治事，吏抱文书，就第呈署，大小朝政，一切决于馆客廖莹中、堂吏翁应龙，宰执充位而已。正人端士，罢斥殆尽。吏争纳赂，以图为帅、监司、郡守者，不可胜数。兵丧于外，民困于下，莫敢言者。蒙古史天泽筑长围以围襄阳，蒙古阿术帅师围樊城。张世杰、夏贵、范文虎帅师救襄阳，皆败绩。时襄樊之围日急，贾似道日坐葛岭，起楼台亭榭，作半闲草堂，延羽流塑己像其中，取宫人叶氏及娼尼有美色者为妾，日肆淫乐。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，所狎客戏之曰："此军国重事！"又广收奇器异物，酷嗜宝玩，建多宝阁，一日一登。自是或累月不朝，有言边事者，辄加贬斥。一日，帝问曰："襄阳之围已三年矣，奈何？"似道对曰："北兵已退，陛下从何得此言？"帝曰："适有女嫔言之。"似道诘其人，诬以他事，赐死。由是边事虽日急，无敢言于帝者。

蒙古张宏范言于史天泽曰："今规取襄阳，周于围而缓于攻者，计待其自毙也。然而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，我无御之者；而江陵归峡，行旅道出于襄阳南者相继也，宁有毙之时乎？若筑万山以断其西，立栅灌于滩以绝其东，则庶几毙之之道也。"

天泽请而从之。遂筑万山，自是襄阳道绝。

蒙古改国号曰元。时襄阳被围五年，援兵不至，吕文焕竭力拒之。李庭芝使统制张顺、张贵救援，发舟百艘，乘风破浪，径犯重围，元兵皆披靡，以避其锋。抵襄阳城下，及收军，独失张顺。越数月，浮尸溯流而上，披甲胄，执弓矢，直抵桥梁。

视之，则顺也，身中四创六箭。当时盛夏，怒气勃勃如生，诸军惊以为神，结冢殓葬之。张贵入襄阳，文焕固留共守。贵恃其骁勇，欲还郢，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者，持蜡书赴郢求援，竟达郢。还报，许发兵五千，驻龙尾州，以助夹击，刻日已定。既而谋泄，贵鼓噪冒进，渐近龙尾州，遥望见军船旗帜，贵兵以为郢兵来会，及合，则来兵皆元兵也。盖郢兵前一日已退矣。贵身被十创，力不能支，遂被执。见阿术，欲降之，贵不屈，乃见杀。元人令舁贵尸至襄阳城下，守战者皆哭，城中丧气。文焕以贵祔葬张顺冢侧，立双庙祀之。时樊城被围四年，守将张汉英、范天顺、牛富力战不降。元张宏范进攻，为流矢中其肘，束创见阿术曰："襄在江南，樊在江北，我陆攻樊，则襄出舟师来救，攻襄亦然，终不可取。若截江道，断救兵，水陆夹攻之，则樊必破，而襄亦下矣。"阿术从之，遂以师截江，而出锐师薄樊城，城陷，汉

英死焉。天顺仰天叹曰：“生为宋臣，死为宋鬼。”即于所守处缢死。元兵入城，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，元兵士死伤者，不可胜汁。转战而进，遇民居，烧绝街道，富身被重伤，赴火死。裨将主福叹曰：“将军死国事，吾岂独生。”亦赴火死。樊城既破；襄阳势孤援绝，文焕每一巡城，南望恸哭而后下。告急于朝，贾似道不督列阃赴援，而累上书请行边。复讽台谏上疏留己，以为师臣出顾襄，未必能及淮，顾淮未必能及襄，不若居中以运天下。于是帝谓似道曰：“师相岂可一日离左右耶？”阿术益兵攻襄阳，文焕力不能支，会元祖招降，文焕遂以城降。襄阳既失，则东南不可守矣。贾似道以母丧去位，诏起复之。太学博士陈着帅太学诸生切谏，勿听。度宗自为太子时，以好内闻。既即位，耽于酒色，每在宫，妇女不释于怀，故事嫔妾进御，晨诣阁门谢恩，书其月日，帝一日谢者多至三十余人。在位十年崩，皇子即位，时方四岁。皇太后谢氏临朝称制，封兄昰、及弟昺为王，诏贾似道独班起居，尊谢太后曰太皇太后，全后曰皇太后。

元命平章事史天泽及左丞相伯颜帅师二十万南侵。吕文焕以伯颜自襄阳趋郢州，刘整以唆都自枣阳穆淮泗，旌旗数百里，水陆并进。元阿术自青山矶济江，伯颜侵阻罗堡。夏贵不能守，弃师走还卢州，师遂大溃。伯颜入堡，遂济江。合阿术趋鄂州，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元。吕文焕侵鄂州，守将程鹏飞以城降。

伯颜遂帅师东下，规取荆湖。时鄂州既破，朝廷大惧。三学生及群臣上疏，以为非师相亲出师不可。似道不得已，始开督府于临安。时元史天泽卒，伯颜、阿术顺流东下，以吕文焕为向导。沿江诸将，皆吕氏部曲，望风降附。贾似道之婿范文虎，以安庆叛降元，贾似道帅师次芜湖。似道畏刘整不敢发，及闻整死，喜曰：“天助吾也。”乃上出师表，抽诸路精兵，凡三十万人以行。金帛辎重之舟，舳舻相衔，百有余里。遣宋京如元师，请称臣纳岁币，如前约。伯颜不许，似道以精锐七万人尽属孙虎臣，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。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亘江中，似道将后军为殿。夏贵既尝失利于鄂，恐督府功成，又忌虎臣新进，虽列阵向敌，殊无斗志。元阿术挺身登舰，擂鼓大震，遣人掠宋舟，大呼曰：“宋军败矣！”虎臣前锋将姜才方接战，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，众见之，欢曰：“步师遁矣。”于是宋师大乱，夏贵不战而走。似道错愕失措，遽鸣钲收军。阿术、伯颜水陆夹攻，杀溺死者，不可胜计。似道仓惶召夏贵计事，贵曰：“诸军已胆落，吾何以战？师相惟有人扬州，招溃兵迎驾海上，吾以死守淮西耳！”遂解舟去。似道乃与虎臣单舸奔还扬州。

明日，溃兵蔽江而下，似道使人登岸，扬旗招之，皆莫应，有为恶语漫骂者。似道檄列郡如海上迎驾，姜才收兵至扬州，元师遂乘胜东下矣。赵晋弃建康而逃，诸知府皆弃城逃，有叛降元者，有死节者。元人徇池州，通判赵昂发摄州事，与雍氏约同死节。晨起书几上曰："国不可背，城不可降，夫妇同死，节义成双"。遂与雍氏同缢于从容堂。元人徇饶州，知州唐震、胡相江万里死之。万里凿池于芝山后圃，匾其亭曰"止水"，人莫喻其意，及城欲破，万里遂赴水死。初，汪立信进守边、讲和二策，似道不用。至是扼吭而卒。诏天下勤王，李庭芝遭兵入援，张世杰帅师入卫。勤王诏至赣州，文天祥捧之涕泣。

天祥性豪华，自奉甚厚，声妓姬妾满前，至是痛自抑损，尽以家资为军费，乃发郡中豪杰，并结溪洞山蛮，有众万人，遂入卫。李芾遣兵入援。牍宜中初附贾似道，得骤登政府，及翁应龙自军中还，宜中问似道所在，应龙以不知答之，宜中意其已死，即上疏乞诛似道。太后不许，罢为醴泉观使，凡似道诸不恤民之政，次第除之。公田给还田主。有二星斗于中天，一星陨，执政及侍从台谏弃位进去数千人，太皇太后诏谕之，然亦不能禁也。元主遣礼部沿书廉希贤、工部侍郎严忠范奉国书来至建康。希贤请兵自卫，伯颜曰："行人以言不以兵，兵多反疑致尔。"希贤固请，遂以兵五百送之。希贤等至独松关，张濡部曲杀忠范，执希贤送临安，希贤病创死，诏张世杰等四道出兵以御元，世杰与刘师勇、孙虎臣等，大出舟师万余艘，次于焦山。令以十舟为方，碇江中流，非有号令，不得发碇，示以必死。元阿术至，以火矢攻之，篷樯俱焚，烟隐蔽江，宋师大乱，无敢发碇，赴江水死者万数。元张宏范、董文芮复以锐卒横冲宋师，于是世杰不复能军，奔圌山。师勇还常州，虎臣还真州。三学生及台谏侍从皆上疏乞诛贾似道，太皇太后不许。

王爚复论之，诏籍其家，安置循州。会稽尉郑虎臣以父尝为似道所配，请为监押。时似道寓建宁之开元寺，侍妾尚数十人。

虎臣至。悉屏去之，夺其宝玉等类，撤轿盖，暴行秋日中。令舁轿夫唱杭州歌以谑之，窘辱备至。至漳州木绵庵，虎臣讽令自杀。似道不从，虎臣曰："吾为天下杀似道，虽死何憾。"即于厕上拉似道胸杀之，放手半身入厕，即殡于庵厕屋中。

元阿木围扬州，李庭芝固守不下，伯颜遂议深入，因越扬州渡江，分兵东下。元兵破独松关，邻邑望风皆遁，诸关兵皆溃。朝廷大惧，遣柳岳如元师请平。伯颜不许，日："汝国戮我行人，故我兴兵至此，汝国得天下于小儿，亦失天下于小儿，尚何多言。"元伯颜帅师次于皋亭山，

文天祥、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，而己帅众背城一战，陈宜中不许。太后遣督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凰玺以降，伯颜受之。遣使召随中出议降事，宜中弃位，逃归于温州之清澳。张世杰、苏刘义、刘师勇似不战而降；各帅所部兵去临安，入于海。杨应奎自皋亭还，言伯颜欲执政面议，太后乃以天祥为右丞相，与吴坚偕往。天祥见伯颜，乞退军嘉兴，以俟讲解，争辩不屈。伯颜大怒，遂拘留天祥，而遣坚还。伯颜使人喻天祥，欲天祥降，天祥哭而拒之。驸马都尉杨镇，奉益王昰、广王昺走婺州。元伯颜使范文虎追之，执杨镇还临安。杨淑妃与弟杨亮节奉二王随走温州。太后下手诏，诏谕郡县皆降元。伯颜次于湖州市，遣张惠、阿刺平等入临安府，封府库，收史馆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，罢官府及卫卒。时元军分驻钱塘江沙上，杭人方幸之，而湖汐三日不至。

丙子三月，元伯颜入临安，以帝及太皇太后谢氏、太后全氏、福王与芮，并庶僚三学诸生内侍等，皆北去。帝在位二年而国亡，时方六岁，后为僧，有子。谢太皇太后不久卒，全太后亦为尼。元人以文天祥北去。天祥至镇江，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，苗再成出迎，且喜且泣，遗书李庭芝，遣使四出纠兵结约。初，天祥未至，其时杨有脱归兵，言元人密遣一丞相，入真州说降矣。庭芝信之，以天祥来说降，使再成亟杀之。再成不忍，给天祥出视城垒，以制司文示之，闭之门外。天祥如扬州，将入城，闻置制司下令，捕文丞相甚急，天祥及变姓名，由通州浮海如温州，以求二王陆秀夫、苏刘义。

闻二王在温州，以兵来会。杨亮节闻陈宜中在清澳，遣使召之。宜中来谒，相与共议兴复，乃奉二王为都帅，入闽中，如福州，檄召诸路忠义，兵势稍振。陈宜中、张世杰等，奉益王昰即皇帝位于福州，是为端宗。遥上孝恭懿圣皇帝等尊号，遂尊母度宗淑妃杨氏为皇太后，同听政。文天祥至自温州，以为右丞相。

天祥开府南剑州，经略江西，遂复邵武军。

时元阿术围扬州，久不下，庭芝守御益力。及临安既降，元人以恭帝北去，庭芝与姜才以四万人，夜捣瓜州夺驾，众拥恭帝避去，不克而还。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诏渝降。庭芝登城谓使者曰：“奉诏守城，未闻以诏渝降也。”不从。既而福州使至，庭芝乃命制置使朱焕守扬城，而自与姜才将兵五千，趋泰州。庭芝既行，焕即以城降。阿术帅兵追庭芝，庭芝走入泰州。

会姜才疽发背，不能战，泰州守将孙贵、胡惟孝开北门纳元兵，庭

芝与姜才皆被执。阿术欲降之，庭芝与姜才不屈而死。东莞民熊飞起兵，会赵氵晋复韶、广州。文天祥帅师次于汀州，遣赵时赏、张日中等将一军赴赣，以取宁都；遣吴浚将一军取雩都。

刘洙等皆自江西起兵来会。元人围韶州，守将刘自立以城降。

熊飞率兵巷战，赴水死。秀王与择及元人战于温州，败绩，死之。帝舟居于泉州港，抚招使蒲寿庚作乱，帝走潮州，蒲寿庚以泉州叛降元。文天祥复海州。陈文龙既死节，文龙之侄陈瓒起兵复兴化军。文天祥自梅州，出江西，遂复会昌县，张日中、赵时赏兵皆会之。张世杰复潮州。文天祥败元人于雩都，次于兴国县。使赵时赏、张日中等帅师复吉、赣诸县，遂围赣州。

帝舟迁于潮州之浅湾。张世杰会师讨蒲寿庚于泉州，寿庚闭城自守。世杰传檄诸路，遂复邵武军。时宋兵浸盛。

元主诏塔出、李恒、吕师变等以步卒入岭，从岸路，诏忙兀台、唆都、蒲寿庚、刘深等以舟师下海，从水路，以追二王。

李恒遣兵援赣州，而自将攻文天祥。天祥不意李恒猝至，乃引兵走，至方石岭及之。巩信与张日中拒战，皆死，兵尽溃。天祥妻欧阳氏，男佛生、环及二女皆见执。赵时赏并肩舆在后，元人问为谁。时赏曰：“我姓文。”众以为天祥，执之。天祥由是得挺身与长子道生及杜浒、邹凤乘骑逸去。遂奔循州，时赏被擒，大骂不屈而死。元唆都入兴化，陈瓒闭门坚守。唆都临城谕之，矢石雨下，唆都大怒，攻破城，获瓒车裂之，屠其民，血流有声。元刘深以舟师袭浅湾，帝舟迁于秀山。陈宜中逃之占城，遂不复，后死于暹罗。帝舟迁于井澳，飓风作，帝有疾。

元刘深来袭井澳，帝迁于谢女峡。都统凌震复广州，帝迁于石冈州。夏四月，帝崩。在位二年，寿十一岁。帝弟帝昺即位于石冈州，太后杨氏同听政，适用黄龙见海中，改元祥兴，升石冈州为龙翔县。杨太后垂帘，与群臣语，犹自称奴，陆秀夫与张世杰共秉政。张世杰以石冈州不可居而崖山在海中，去潮、广各四百余里，两山相对，势颇宽广。中有一港，其口如门，可以藏舟，世杰以为形势之地，乃奉帝移驻焉。遣人入山伐木，造军屋千间，行宫正殿曰“慈元”，杨太后居之，升广州为祥龙府。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，多居于舟，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。复招人匠，造舟楫，制器杖，民不能堪，始有离叛之志。有大星南流陨海中，小星千余随之，声如雷，数刻乃已。

文天祥闻帝即位，乞入朝，不许，加少保，封信国公。会军中大疫，士卒多死，天祥子道生复亡，家属皆尽。天祥屯潮阳，邹凤、刘子俊皆集师会之。盗陈懿导、张宏范兵济潮阳，天祥力不能支，帅其麾下走海丰。张宏正追之，天祥方饭王坡岭，宏正兵突至，众不及战，皆顿首伏草莽。天祥仓惶出走，千户王惟义执之，天祥吞脑子不死，邹凤自刎。刘子俊自诡为天祥，冀可免天祥。及执天祥至，各争真伪。元人遂烹子俊，而执天祥至潮阳。见宏范，左右命之拜，天祥不屈。宏范释其缚，以客礼见之。天祥固请死，宏范不许，求族属被俘者悉还之，处之舟中以自从。

张宏范由潮阳港乘舟入海，获斥堠将，乃知帝所在。或谓张世杰目："北兵以舟师塞海口，则我不能进退，盍先据之，幸而胜，国之福也。不胜犹可西走。"世杰恐久在海中士卒离心，乃曰："频年航海，何时已乎！"遂结大舶千余，作一字阵碇海中，贯以大索，四周起楼棚如城堞，奉帝居其间，为必死计，人皆危之。崖山两门如对立，其北浅，舟不可进。元人由山东转而南人大洋，与世杰之师相遇，薄之，且出骑兵断宋师汲路。宋舟坚不能动。元人以舟载茅茨，沃以膏脂，乘风纵火焚之。宋舰皆涂泥，缚长木以拒火，舟不能焚，宏范无如之何。

宏范招世杰降，世杰不从。宏范乃以舟师据海口。宋师樵汲道绝，兵士大渴，乃下掬海水饮之，水咸，饮即呕泄，兵士大困。

世杰师苏刘义、方兴等，旦夕大战。宏范乃四分其军，自将一军，相去里许，令曰："闻吾乐作，乃战。"令李恒乘早潮退，先攻其北。世杰以谁兵，殊死战。至午潮上，元中军乐作，宋兵因而少懈。宏范以舟攻其南，四路并进。世杰前后受敌，兵士皆疲，不能复战。俄有一舟樯旗仆，诸舟樯旗皆仆。世杰知事去，乃抽精兵入中军，诸军大溃。元师薄宋中军，会日暮，风雨昏雾，咫尺不可辨，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，以十六舟夺港而去。陆秀夫走帝舟，帝舟大，且诸舟环结，度不得出，乃先驱其妻子入海，即负帝同溺。在位二年，寿九岁。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。余舟尚八百，尽为元人所得。越七日，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，因得帝尸及诏书之宝。

张世杰复还崖山收兵，遇杨太后，欲奉以求赵氏后而复立之。杨太后始闻帝崩，抚膺大恸曰："我忍死间关至此者，正为赵氏一块肉耳。今无望矣。"便赴海死，世杰葬之海滨。世杰将趋安南，至平章山下，遇飓风大作，舟人欲牺舟向岸，世杰曰："无以为也，为我取瓣香来。"至则仰天呼曰："我为赵氏，亦已至矣。一君亡，复立 - 君，今又亡，我未死

者，遮几敌兵退，别立赵氏以存祀耳。今若此，岂天意耶？天若不欲我复存赵氏，则大风覆我舟。”舟遂覆，张世杰溺死焉。宋亡。

右南宋起高宗丁未，终帝昺己卯，凡九主，共一百五十三年。

二宋通计十八主，通共三百二十年。

张宏范送故宋丞相文天祥于燕，囚于狱。元主召之于狱，欲用之，固辞。欲杀之，益不屈。乃赦之。天祥留燕三年，坐卧一小楼，足不履地。元主议将释之归家，以方外备顾问。会中山狂人自称宋主，有众数千，欲取文丞相者。帝乃召天祥入，谕之曰：“汝何愿？”天祥曰：“愿一死耳。”元主从其请，杀于燕都之柴市。天祥临刑殊从容，谓吏卒曰：“吾事毕矣。”南面再拜而死，年四十七。其衣带中赞云：“孔曰‘成仁’，孟曰‘取义’，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其妻欧阳氏收葬其尸，面色如生。有张毅甫者，负天祥骸骨归葬吉州。天祥于俱亡，遗命以弟璧之子为后。又知信州谢枋得，初与元师迎战而败。枋得因有九十三岁之老母，遂变姓名，奔于建宁府之磨石山以养母，妻李氏并二子一女死焉。及母卒，元主闻其贤，欲用之，枋得不屈，乃执赴燕都，枋得不食而死。

子定之护骸骨归葬信州。以上南宋之事，已经约略叙完。其元朝之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三百年元世祖一鼓而吞

诗曰：

赌胜休嫌力不加，功名富贵眼前花。

千年田地八百主，守到如今有几家。

却说元朝初号蒙古，在女真之北。唐为蒙兀部，亦号蒙骨斯。其人劲悍善战，夜中能视。以鲛鱼皮为甲，可扞流矢。其先曰孛端义儿，母阿兰果火，生二子而寡居，夜寝，屡有光明照其腹，又生二子。既又有白光白天窗中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与交有孕，生孛端义儿，沉默寡言，人谓之痴皇帝。

十传而至也速该，并吞诸部，势益盛大。攻塔塔儿部，获其部长铁木真，还而生子，因以铁木真名之。也速该死，铁木真嗣，善抚其众，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神。族人泰赤乌部，地广民众，而无纪律，其下谋曰："铁木真衣人以己衣，乘人以己马，真吾主也。"相帅归之。未几，塔塔儿部叛金，铁木真自斡难河帅众会金师灭之。金以为察兀秃鲁，犹中国之招讨使也。铁木真以乃蛮部强盛，事之甚谨，乃蛮反侵掠之。铁木真攻乃蛮，大败之，益以强盛，诸部皆慕义来降。于是大会诸部于斡难河之源，建九脖白旗，群臣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，遂灭乃蛮国，复灭西域之国四十。灭回回国，其主走死。蒙古主遂进，次于印度国之铁门关。侍卫见一兽，鹿形马尾，绿色而独角，能为人言，谓之曰："汝主宜早还。"蒙古主怪之，以问耶律楚材，楚材对曰："此兽名角端，日行一万八千里，解四夷语，是恶杀之象。今大军征西已四年，盖上天恶杀，遣之以告陛下。愿承天心，宥此数国人命，实陛下无疆之福。"蒙古主即日班师，大掠忻都而还，遂灭西夏。

先是金主遣卫王允济往靖州，受铁木真之贡。允济奇其状貌，归言于金主，请以事除之。金主不许，铁木真闻而憾之。

及允济嗣为金主，因大兴师伐金，遂大败金而取其土地之半。

其所用之臣木华黎，雄勇善谋，与博尔木、博儿忽、赤老温，俱忠勇善战，谓之"四杰".然并中原之功，木华黎为第一。

蒙古太祖铁木真伐金，殂于六盘山，在位二十二年，寿六十六岁。少于拖雷监国。蒙古主临死，谓左右曰："金精兵在潼关，南踞连山，北

拒大河，难以遽破。若假道于宋，宋金世仇，必能许我，则下兵唐邓，直捣大梁。金急，必征兵潼关，千里赴援，人疲马乏，至弗能战，破之必矣。”言讫而终。

第三子窝阔台自霍博之地，来会太祖之丧。耶律楚材以太祖遗诏，召诸王毕会，请监国拖雷奉窝阔台即位，是为太宗。

有宽宏大量，信任贤臣耶律楚材，量时度力，事无过举；华夏殷富，庶民乐业，行旅不赍粮，时称治平。约宋灭金，国势愈昌焉。在位十三年殂。遗命以孙失列门为嗣，第六后乃马真氏不从，遂临朝称制。耶律楚材劝之遵遗诏。勿听。幸臣典都剌合蛮专权，楚材忧愤成疾而卒。乃马真氏临朝四年，乃会诸王百官，议立太宗长子贵由，即乃马真氏子也。乃即位于汪吉宿灭秃里之地，是为定宗。朝政犹出于后。时国内大旱，人不聊生。诸生各部，各遣使四出，征求财货宝物，驿骑络绎，民力益困。定宗在位二年殂，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太宗之孙、曲出之子失列门听政称制，凡三年，诸王大臣皆不服。诸王末哥及大将兀良合台等，共推拖雷长子蒙哥即位，是为宪宗。追尊父拖雷为睿宗。失列门不服，宪宗取首谋者诛之，由是始定。

自太宗以来，君臣擅横，政出多门。宪宗凡有诏令，必亲为之，罢不急之役，严军律以安民，政始归一。命弟忽必烈总治汉地民户事，开府金莲川。忽必烈遣赵壁召姚枢。枢至，见太弟才有可为，乃为书数千言上之，由是相得，动必见询。姚枢请任杨惟中、史天泽等，屯用积谷，练兵守险，国益治强。

以廉希宪为京兆宣抚使，希宪抑强扶弱，摘伏摧奸，境内大安。

忽必烈召僧海云，海云召僧刘秉忠与俱，及入见，应对称旨，忽必烈大爱之，凡有谋议征伐皆咨焉。宪宗在位九年，大举伐宋，遣太弟忽必烈攻江南路，自引兵攻蜀路，围宋合州城，遂殂于合州城下，众解围北还。忽必烈攻鄂州，闻讣，欲引还。

会宋贾似道请称臣纳币以和，遂班师。似道遣兵杀其殿卒以为功。

忽必烈归而即位，是为元世祖，谥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，改国号曰元。遣伯颜将兵二十万灭宋，并中国为一统，事见前回。又灭高丽、交趾、南诏、占城等国，从古幅员之广莫如元。

惟征日本、瓜哇、八百媳妇，竟不能克。席仁明英武，屡立大功，

连年用兵，统一区宇。文臣如许衡、姚枢、刘秉忠、史天泽等，谋漠庙堂；武将如伯颜、阿里、海涯、张宏范、董文炳等，攻城略地。大阐嘉猷，制礼作乐，民康物阜，其致治之盛，古今所希。惜其分天下人为十等，有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之目，又纵西僧杨琏真珈，发掘宋朝陵寝及诸宦家坟墓，听其到处奸淫妇女。又纵相臣阿合马专权恣横，病国害民。千户王着，因人心怨愤，矫制杀之。帝斩王着，乃始觉阿合马之奸，诛其子侄，籍没其家。又相桑哥，听其紊乱朝政，诬杀谏臣，病国害民，始终四年，乃因奉御官彻里极言其奸而后觉，籍没其家，财宝如内藏之半。又纵诸王公主驸马部曲，恣意扰害居民，奸淫妇女。又取民间美女入宫供御，有司采择，大为民害。

又于岁首元宵之日，不禁奸淫，军民化之，或相与易室而饮。

至于弟收兄妻，子丞父妾，上下相习，恬不为怪。其为政颇无男女之别，盖因蒙古习俗使然，而不能改。此则其所短也。

帝之初年，运粮于海，多为风浪所飘没，至是郭守敬开通惠河以运粮，即今之运河也。昔孔子宗支，从宋南渡，时故宋衍圣公孔洙寓居衙州，或言其为孔氏宗子，召赴阙，洙逊于居曲阜者。帝曰：“宁违荣而不违亲，真圣人后也。”以洙为国子祭酒。初，帝后弘吉刺氏甚贤，时时有所规益，早卒。后立其妹弘吉刺氏为后，因帝春秋高，颇与朝政焉。帝在位十九年而灭宋，后又十六年，前后共在位三十五年，寿八十岁，甲午正月崩于紫檀殿。

帝太子真金，仁孝恭俭，优礼大臣，性喜读书，甚有贤行，早卒。皇孙铁木耳，时抚军北边，自军中来奔丧，至上都即位，是为成宗。追尊父真金为裕宗。帝承混一之后，垂拱而治，可谓善于守矣。末岁寝疾，内任宫闱，外委大臣，致贼时警，然皆随起随没，在位一十三年崩。太子德寿早卒，安西王阿难答与左丞相阿忽台等，潜谋推成宗后伯岳吾氏称制，已而辅之。

右丞相哈刺哈孙称疾，守宿掖门，密持其机，阳许之，夜遣人密启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曰：“怀宁王远，不能猝至，恐变生不测，当先事图之。”八达即言于太后，率卫士入内，诛阿忽台等，执安西王阿难答，遣使迎其兄怀宁王于北边。怀宁王海山，世祖太子真金之孙也。由北边至上都，废皇后伯岳吾氏居东安，杀之，遂即位，是为武宗。追尊其父答刺麻八刺为顺宗，尊母弘吉刺氏为皇太后，以母弟受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。帝当富有之业，慨然欲创治改法，故其封爵太盛，而遥授之官

众；赐赉太隆，而应赏之恩薄；政失之宽，百姓艰食，盗贼充斥。西番僧之在上都者，强市民薪，民诉于李壁。璧方询其由，僧已率其党持挺突入公府，隔案引壁，发捽诸地，捶扑交下，拽归，闭诸空室，久乃得脱。奔诉于朝，僧竟遇赦免。未几，其徒龚柯等，与诸王合儿八剌妃争道，拉妃堕车殴之，语侵上，事闻，亦释不问。盖元人最重佛教，纵僧害民，甚至公然与后妃、公主、大臣妻女交欢，谓之舍身大布施。甚至明尚公主，封王。

又西僧驰驿四出，假馆民舍，迫逐男子，奸污妇女，往返无度。

又时作佛事，每作佛事，则为赦令，凡杀人大盗，随犯随赦。

又作佛事，至一年，斋僧至万万，创造寺院，动以数十百万计。

凡奴仆弑主，妻妾弑夫者，俱可乞于僧而赦之。人犯有罪者，急走入佛寺，抱持佛脚，即释不问，遂度为僧。其富民多以钱乞获持玺书，依倚以欺贫民，侵占民田，强奸民妇，无所控诉。

又官无常俸，取给于公田，而实无田，俱分取于小民。凶恶者得以横行，良善者坐受其毙。积不能堪，以致其后英雄并起，以至于亡。

帝在位五年崩。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，是为仁宗。

以脱虎脱等变乱旧章，流毒百姓，奸邪误国，择其尤者诛之，而罢黜其党羽。仁宗慈孝恭俭，通达儒术，爱养民力，一遵世祖之成宪，为元盛德守文之令主，在位十年崩。皇太子硕德八剌立，是为英宗。英宗天性至孝，仁宗不豫，焚香告天，泣愿身代。及嗣位，御大安阁，见太祖世祖遗衣皆缣素木棉，重加补缀，嗟叹良久。谓侍臣曰：“祖宗创业艰难，节俭如此，朕焉敢顷刻忘之。”其用法果于诛杀。初以铁木迭儿为相，怀私固宠，乘间肆毒，帝察其奸，以拜住代之。拜住辅君以正，知无不言。及铁木迭儿既死，罪恶日彰，帝乃命追削其官爵，籍没其家。御史大夫铁失等，以奸党不自安，乃生异谋。帝在位三年，秋八月，自上都南还，驻跸南坡。是夕，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耳诸王按梯不花等谋逆，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，铁失先与前平章、赤斤铁木儿杀拜住，铁失直犯禁幄，手弑帝于卧所。乃迎裕宗真金之孙、英宗之叔、晋王也孙铁木耳于北边，即位于龙居河，是为泰定帝。帝即位，即诛铁失、也先铁木耳及赤斤失木儿等于燕都，皆戮其子孙，籍没其家产，流诸王按梯不花等于海岛。帝守祖宗之成法以行，天下无事，称平治焉。在位五年，崩于上都。太子阿速吉八嗣位。

初，武宗传弟仁宗，约以次传武宗长子和世王束。及仁宗既立，丞相铁木迭儿欲固宠，乃立仁宗子英宗。又与太后幸巨失列门谮和世王束，封为周王。出镇云南，行至金山西北，诸王闻其至，率众来附，因居北部。逮泰定帝崩于上都，皇后、皇太子遣使诣燕都，收印章。时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，遂谋举义，大会群臣，从兵皆露刃，令曰："武皇有子二人，大统所在，当迎立之，不从者死。"以周王远在沙漠，猝未能至，而周王弟怀王图贴木尔，时徙江陵，乃迎入燕都。怀王固让曰："大兄在此，以长以德，当有天下。"燕帖木儿曰："人心向背之机，间不容发，一或失之，噬脐无及。"怀王曰："必不得已，当明着朕意，布告中外而后可。"怀王遂袭皇帝位。改元天历，明告中外以摄位之意，时倒刺沙在上都，已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为帝，遣兵分道攻燕都，败绩。齐王月鲁帖木儿等，以兵围上都，倒刺沙奉皇帝玺出降，泰定帝子阿速吉八不知所终。

泰定帝后，后为丞相燕帖木儿夫人。怀王遣使迎周王和世王束于漠北，周王还，至和宁之北，遂称帝，是为明宗，遣使立弟怀王图帖木尔为皇太子。皇太子发京师，北迎帝。时戊辰九月十八日，大明太祖生。明帝在位半年，太白经天，帝次于旺忽察都，皇太子入见，帝宴皇太子及诸王大臣于行殿，帝暴崩。皇太子图帖木尔袭位于上都，是为文宗。明宗后八不沙有后言，被谗遇害，文宗在位五年崩。丞相燕帖木儿请立文宗子燕帖古思，文宗后卜答失里弘吉刺氏，以文帝遗命，传位于明宗嫡子懿璘质班，是为宁宗。时方七岁，百司政务，咸取决于皇后。

宁宗在位二月而殂。燕帖木儿复请立文宗子燕帖古思，文宗后曰："吾子尚幼，明宗庶长子妥欢帖睦尔在广西，今年十三矣，礼当立之。"乃命迎妥欢帖睦尔于静江，入即位，是为顺帝。

文宗后曰："万岁后，其传位于燕帖古思。"或曰："顺帝名为明宗庶子，实故宋恭帝瀛国公赵显之子也。"赵显在北方为僧，与娟妇罕禄鲁氏名迈来迪者善而生子。明宗北狩，见迈来迪者美，遂载以归，并以其子为己子，即顺帝是也。元朝诸帝俱无恁失德，但宠信诸僧，失之宽耳。惟至顺帝荒淫无道，卒以亡元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蒙古氏九十春群雄并起

词曰：

山色消磨今古，水声流尽年光。翻云复雨数兴亡，回首一般模样。清景好天凉夜，赏心春暖花香。百年身世细思量，不及樽前席上。

却说宁宗驾崩，丞相燕帖木儿议立文宗子，文宗后不从，迎立顺帝。顺帝至静江，丞相燕帖木儿见帝，并马徐行，且陈迎立之意。帝幼，且畏之，一无所答，燕帖木儿疑之，故至京，久不得立。乃燕帖木儿以大权归己，酷爱女色，后房美女充斥，又时强取他人美妇，淫至三日，则还之。燕帖木儿逐日宣淫，其善淫者赏，不善淫者鞭，众妇聚淫，体羸溺血而死，文宗后乃与大臣立帝。帝以后伯颜为右丞相，以燕帖木儿之弟撒敦为左丞相。撒敦死，以其子唐其势代为之。唐其势妹为顺帝后。

而右丞相伯颜独专权用事，唐其势不愤，谋另立所亲。事觉，后伯颜率兵掩捕，获唐其势与其弟塔剌海。塔剌海走匿皇后坐下，后蔽之以衣，左右拽出斩之。血溅后衣。伯颜使人并执后，后呼帝曰："陛下救我。"帝曰："汝兄弟为逆，我何能救？"

乃牵后出宫，杀之于开平民舍。封后伯颜为秦王，是日，秦州山崩地裂。

伯颜既灭唐其势，独秉国钧，专权自恣，虐害天下，渐有奸谋，帝患之。其从子脱脱，深以为忧，私请于其父马札儿台曰："伯父骄纵已甚，万一天子震怒，则吾族赤矣！曷若于其未败图之？"其父亦以为然，复怀疑，久未决。质之于其师吴直方，直方曰："传有云，大义灭亲，丈夫但知忠于谋国耳，余复何顾焉。"脱脱乃乘间言于帝，帝遂与定谋。会伯颜请帝出猎，帝命太子燕帖古思同往，猎于柳林。脱脱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，夜奉帝御玉德殿，诏数伯颜罪恶，赍赴柳林，黜为河南行省。伯颜请乞陛辞，不许。遂行，未几而死。顺帝以父明帝暴崩，身死不明，诏撤文宗庙主，徙文宗后太皇太后于东安州，寻卒，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，杀诸途。以脱脱为丞相。脱脱悉更伯颜所为，中外翕然，称为贤相。无奈帝性优柔少断，纪纲废弛，政治日紊，灾异迭见。雨血于汴梁，着衣皆赤；天雨毛，如线而绿。民谣云："天雨线，民起怨，中原地，事必变。"湖广、河南大旱，至三月不雨。至于八月，太白屡昼见经天。京师地震，鸡鸣山崩，陷为池，方百里，人畜死者甚众。浙江自

春间不雨，至于八月，民大饥。有星孛于王良，没于贯索，彗星见东北，凡六十四日，自昴至房，历十五宿而灭。上都雨雹大如拳，有小儿、狮象、龟玦之形。汀州大水，平地水深三丈，没民庐舍八百余家。常州山水溢，势高一丈，坏民庐舍。彰德有赤风自西北，如斧形，削之有屑，击之有声。

饶、信等路雨黍，民取而食之。陇西地震，百余日不止，陵谷变迁。会州公廨墙崩，获弩五百余张，长者丈余，短者八九尺，人莫能挽。霍山崩，前三日，山如雷鸣，禽兽惊散，陨石数里。

大都无云而雷。汴梁城东汴河水，皆成五色花草，文采如绘画，三日方解。湖广雨黑雪。陕西有一山，西飞十五里。山之旧基为深潭，有两日相荡。又日傍有一星一月。彰德李实如黄瓜。

先是童谣云：“李生黄瓜，民皆无家。”大名有星如火，从东南流，芒尾如曳彗，堕地有声，火焰蓬勃，久之乃息，化为石，青黑光莹，形如狗头，命藏于库。司天监奏天狗星陨，血食人间五千日，始于楚，遍及齐赵，终于吴，其光不及两广。有龙斗于乐清江，飓风大作，所至有火光如球，死者万余人。大都昼雾。静江路山崩地陷，大水。大同路夜间黑气蔽西方，有声如雷。东北方有云如火，交射中天，遍地俱见火光，空中有兵戈之声。山东地裂，天雨白毛。山东、河东、河南、关中等处，飞蝗蔽天，壅塞人马，不能行，民大饥相食。彗星见于危室，光芒长丈余，色青白，行过大阳，惟有星而无芒，行至昴宿，凡三十四日始灭。长星现，其形如练，长数十丈，在虚危之间，后四十余日乃灭。山东有赤气千里。大都雨牦，长尺许。绍兴卧龙山裂。绛州天鼓鸣，有如空中战斗之声。皇太子寝殿后新甃井中，有龙出，光焰烁人，宫人皆震慑个地。

乃帝不思反躬修德，惟事逸乐，不理朝政，加之以水旱虫灾，于是民愁盗起。盗扼运河，劫商旅运船三百艘，无能捕之者。盗窃太庙神主，盖神主以金为之也，捕之不获。沿河盗起，剽掠无忌，有司不他禁，广州朱光卿兵起，自称大金皇帝，寻灭。台州黄岩民方国珍，世以贩盐为业，怨家陈氏讼其与海盗通，国珍戕杀陈氏，捕者至，国珍格杀捕者，遂与兄国璋、弟国瑛、国珉等六人入海，聚众数千起义。帝命浙江参政朵儿只班讨之。国珍知事危，焚舟将遁。元兵忽自相惊溃，朵儿只班反为国珍所擒。国珍迫其上招降之状，朝廷从之，授国珍兄弟以官。国珍等不之官，纳赂执政，使无讨己，以海为巢穴，据台温、庆元、衢州之地（庆元今宁波府是也）。叛服不常，势益振，天下闻之，

遂群起响应矣。其后国珍据浙东二十余年，元官为太尉，封衙国公。明太祖讨降之，以善终。见下回。

黄河决，脱脱集群臣廷议。漕运使贾鲁以为必塞北河，疏南河。使复故道，役不大兴，害不能已。于是遣成遵等行视河，成遵力言其不可，且曰：“山东连岁荒歉，若聚众二十万于此地，恐为他日忧。”脱脱曰：“汝谓民将反耶？”勿听。命贾鲁以工部尚书充河防使，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治河，兴工五阅月，诸埽堤成，河复故道。先是河南北童谣云：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”及贾鲁治河，果于黄陵岗得石人一只眼。于是颍州人刘福通兵起，以红巾为号，陷颍州。栾城人韩山童、祖父以白莲会烧香聚众，至山童倡言，天下大乱，弥勒佛下生，河南及江淮人民翕然信之。福通等复诡言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，当为中国主，欲同起兵。事觉，福通遂反，山童就擒，其妻杨氏及子韩林儿逃之武安。刘福通既破颍州，遂据朱皐，攻破罗山真阳，寻攻舞阳、叶县等处，刘福通陷汝宁府及息州、光州，众至十万。刘福通等迎韩林儿至，立为帝，号小明王。建都亳州，国号宋，以为宋徽宗九世孙也。改元龙凤。宋将毛贵破齐南路，元河南行省董抟霄与战，死之。抟霄被杀，无血，惟见白气冲天。是日，其弟昂霄守淮南，亦死。宋刘福通破汴梁，迎其主韩林儿徙都之。宋将关先生攻保定路，不克，遂逾太行，焚上党，破辽、晋、冀、云中、雁门、代郡，烽火数千里，复掠大同，破上都，焚宫阙，大掠塞外诸郡而还。

时沈邱人察罕帖木儿，与罗山李思齐同起兵讨之，事闻，元并用之。察罕善用兵，转战无敌，军声大振。宋将李武、崔德破商州，攻武关，直趋长安，分掠同、华诸州。元豫王大惧，御史王思诚请求救于察罕。察罕帖木儿得书，遂与李思齐提轻兵五千赴援，转战而前，杀获无算，义军溃散。朝廷论功，遂以二人镇陕西。察罕帖木儿图复汴梁，乃大发秦晋军，诸路并进，攻拔汴梁。刘福通奉宋主走安丰，察罕进兵复山东，宋将田丰、王士诚以城降。察罕起兵围益都城（益都，今青州府是也）。田丰与王士诚阴谋刺察罕，察罕推诚待之不疑，田丰请察罕看营垒，察罕帖木儿行至丰营，遂为王士诚所刺。田丰、王士诚走入益阳城，讣闻，帝震悼，封忠襄王。使其子扩廓帖木儿，仍袭父职。扩廓攻益都城愈急，遂克之。取田丰、王士诚之心以祭父。余党皆伏诛。韩林儿称帝十二年，为吴张士诚将吕珍所破。珍入安丰，杀刘福通。宋主韩林儿走滁州，归于明，诸将欲奉之，刘基止之。后三年卒。关先生引兵欲复攻上都城，元孛罗帖木儿击降之。其与刘福通同时起兵者，又有蕲州罗田县人徐真，一名寿辉。寿辉为布贾，浴于盐塘。麻城人邹普胜以

弥勒佛教，鼓煽湖湘，过而见其有异光。因与黄陂渔人倪文俊等共推为主，聚众反，亦以红巾为号。陷蕲水及黄州、饶信等处。以蕲水为都，国号天完，僭称帝，改元治平。陷汉阳、光国、武昌诸郡，安陆知府丑驴战败死之。攻江州，总管李黼出战，身先士卒，大呼陷阵，贼大败。既而诸路守贼皆遁。

黼无援，城陷，犹巷战，骂贼而死。寿辉兵遂陷南康路，分兵陷袁、瑞、岳、房、归等州。

时有沔阳渔人陈友谅，本姓谢，祖千一，赘于陈，遂从其姓，父普才。友谅生而多力，优武艺，尝为狱吏，不乐，往投寿辉，为倪文俊簿书掾，寻亦领兵为元帅。倪文俊破沔阳、汉阳、襄阳、荆州、常德、衡州、澧州诸路，倪文俊建宫室于汉阳，迎其主寿辉都之。寿辉本庸才，既居汉阳，权归文俊。文俊遂谋杀寿辉，不果，奔于黄州。天完将陈友谅袭杀文俊，自称平章事，居江州。陈友谅陷安庆，元守将淮南行省余阙死之。

友谅破龙兴，龙兴今江西南昌府是也，尽陷江西诸路。天完主徐寿辉闻陈友谅破龙兴，欲徙都之。友谅忌其来，佯出迎，而伏兵尽杀其部曲，惟存寿辉一人。遂以江州为都，居之。事权一归友谅，寿辉惟拥虚位而已。次年五月，陈友谅弑其主徐寿辉，称帝，改元大义，国号汉。寿辉凡称帝十年而亡，而友谅遂为强敌，凡五年，为明祖所灭。见下回。

初，随州人明玉珍，世农家，身长八尺，目重瞳，以信义为乡党所服。徐寿辉兵起，玉珍集乡兵于青山，往投之，隶倪文俊部下，镇沔阳。玉珍以兵克重庆、取成都，蜀中郡县皆附焉。及闻陈友谅弑寿辉，遂据蜀地称帝，国号夏，凡四年，传子明升。六年，明太祖讨之，降于明，封归义侯。见下回。其与徐寿辉同时而起者，又有萧县李二、彭早住、赵均用同起兵攻陷徐州。李二号芝麻李，亦以烧香聚众而起。

濠州定远人郭子兴，起兵据濠州，自称元帅。元将彻里不花率兵欲复濠州，惮不敢进，惟日掠良民，指称为盗以邀赏。

由是民益不安，多入城投子兴以自保。大明太祖朱元璋，在皇觉寺为僧，亦不自安。入濠投子兴，几斩，得释，收为步卒，两月余为亲兵。明祖战无不克，子兴配以养女马氏，日见亲爱。

时丞相脱脱见天下乱，亲请出征，至徐州，破芝麻李，败赵均用、

彭早住。将次平贼，朝廷诏之班师还朝，而贼益恣。赵均用、彭早住既为脱脱所败，自徐奔濠州。郭子兴屈己下之，反为所制，居于兴上，遂据濠称王。明祖时在濠，识其非道，率乡里壮士徐达等二十四人，南游定远，取横涧山，破义兵营，得军二万余人，入滁阳守之。时郭子兴为彭、赵所挟，东屯泗州，明祖乃遣人赂彭、赵，迎子兴入滁，称滁阳王。彭早住寻死，赵均用益专，其后赵均用袭杀宋将毛贵，其党续继祖自滁阳入益都，执均用杀之，其党遂散。郭子兴既入滁称王，未几卒。大明太祖遂继之而兴焉。时又有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，与弟士义、士德、士信，皆以贩盐为业。士诚有膂力，寡言笑，轻财好施，为盐场牙侩，乡里多侮之，弓兵邱义尤甚。士诚乃与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杀义，并素相陵侮者，纵火焚其居，遂起兵陷泰州，复陷兴化，据高邮，自称诚王，号大周，寻改号曰吴。元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齐招谕之，士诚呼齐使跪，齐不屈，死之。士诚攻扬州，又陷盱眙及泗州，会元丞相脱脱将兵讨之，士诚大败，几危。未几，脱脱以谗去职。士诚复振，入据平江（平江即今苏州府是也），分兵掠湖州、松江、常州，破杭州。

士诚数为明将所败，乃请降于元。元赐以御酒龙衣，征海运。

时方国珍亦降元，士诚乃运米十万石于京师。士诚之地，南至绍兴，北至济宁，称王四年，为明所灭。见下回。

此外一时起兵作乱者，凡百余处，其起没不可胜记。各处官兵，俱各怠玩纵寇，或杀平民，指为盗贼以邀功，而淫掠其妇女，由是群盗益盛。丞相脱脱复请出师讨贼。脱脱出征，所至皆捷。时帝怠于政事，荒于游宴。以脱脱出外，乃召用哈麻为右丞相。哈麻与妹婿秃鲁帖木儿等，阴进西番僧行房中运气之术，又进僧伽璘真，为秘密法，帝皆习之。蚪西番僧为司徒，伽璘真为国师，各取良家美女三四人以奉之，谓之供养。尝谓帝曰："陛下尊富，不过百年而止，人生几何，当受此秘密，大喜乐禅定，广采女精，即得长生不死。"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，广取妇女，惟淫戏是耽。帝弟宠臣，皆得在帝前演法，男女裸处，相与亵狎，号所处室曰"皆即兀该"，犹华言"事事无碍也"。群僧出入禁中，明与妃嫔宫人交，君臣宣淫，丑秽之声外闻。又以宫女十六人，首戴象牙金镶冠，身披大红锁金缨络，为天魔舞。又以宫女十一人，执龙笛、头管、小鼓、筝繁、琵琶、胡琴、响板，每宫中赞佛，则奏之。又于内苑造龙舟，首尾长一百二十尺，广二十尺，上有五殿，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装，用水手二十四人，皆衣金紫，自后宫至前宫，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。行时，龙首眼目爪尾皆动。又自制宫漏，高六七尺，为木匮，藏壶其中，运水上下，匮上设西方三圣殿，匮腰设玉女，捧时刻筹，时至，

辄浮水而上。左右列二金甲神人，一悬钟，一悬钲，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。

时脱脱出征，屡败义军，进军高邮，连战大捷。分兵平六合，张士诚势大蹙。右丞相哈麻与脱脱有隙，讽骏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劾奏脱脱出师三月，略无寸功，倾国家之财，以为己用，半朝廷之官，以为己随，诏夺脱脱官爵，淮安安置，而以雪雪代之。脱脱与诸将别，副使哈刺答曰：“丞相此行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，今日宁死丞相之前。”遂拔刀自刎而死。未几，哈麻矫诏，遣人以鸩酒赐脱脱而杀之。自是听义军攻城略地。

守臣或死，或降，或遁，而元事不可为矣。顺帝日事荒淫。哈麻自以前所进西番僧为耻，告其父日：“我兄弟位居宰辅，宜导人主以正，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亵，天下士大夫必讥笑我，且上日趋于昏暗，何以治天下？皇太子年长，且聪明，不若立以为帝，奉上为太上皇。”其妹闻之，归告其夫秃鲁帖木儿，即以上闻。不敢言淫亵事，但曰：“哈麻谓陛下年老故耳。”

帝大惊曰：“我发未白，齿未落，遽以为老耶？”并其弟雪雪杖杀之。

时帝怠于政事，以天下乱，乃命太子监国。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拥兵数十万，将犯京师，遣使来言曰：“祖宗付汝以天下，汝已失其大半，若以国玺付我，我当自为之。”

元主遣使报曰：“天命有在，汝欲为则为之”。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等将兵击之，不克，军士皆溃，秃坚帖木儿走上都。阿鲁辉以兵逼上都。太子言于上，请以丞相太平为上都留守。太平，中华人，太子恶之，实欲杀之也。适有阿鲁辉部将脱驩者，太平子也，先忽都故将也，引兵缚阿鲁辉帖木儿至军前。太平不以为己功，令缚送阙下，诛之。帝复欲以太平为相，太子令人诬而杀之，逼令自裁，以搠思监为右丞相。搠思监徇太子旨，诬老的沙及宣政院使也先忽都谋为不孰，收其党，锻炼其狱。搠思监与宦者朴不花附太子，必欲穷究其事，连逮不已，也先忽都等皆死，老的沙逃匿孛罗帖木儿部下。下诏削孛罗官爵而夺其兵。孛罗帖木儿不受命，令秃罗帖木儿举兵犯阙，太子遣兵拒之而败。太子率侍卫兵出古北口东走，秃坚兵至清河，京师大震，使达达至其军问故，秃坚言必欲得搠思监与朴不花，于是执二人与之。诏复孛罗帖木儿官爵，加太保，仍守大同。秃坚帖木儿兵自建备门入，观帝于延春阁，

恸哭请罪。

帝宴赉之，以为平章事，乃引军还大同。孛罗帖木儿留朝辅政。

孛罗日与老的沙等酣饮，荒淫无度。帝密令威顺王和尚，阴结勇士上都马金那海伯达儿刺之。孛罗帖木儿入朝，伯达儿自众中跃出，砍中其胸，诛之。老的沙以孛罗帖木儿母妻及子北遁。

乃遣使函孛罗首，往冀宁，召太子还京师。老的沙与秃坚帖木儿寻亦被诛。

明太祖朱元璋既迎郭子兴入滁，称滁阳主。未几，滁阳王病卒，明祖因并统其军，遂渡江，取金陵等地，日以强盛。先灭陈友谅，复灭张士诚，乃命大将徐达、副将常遇春等，北定中原。达等由淮入河，克沂州、峄州，取益都路，元平章保保降，宣慰使普颜不花、总管胡浚、知院张浚皆死之。普颜不花妻阿鲁真，抱其子投舍北井中死，其女及妾皆随溺焉。明徐达师至东平，取莱州、济宁。元兖州以东郡县相继降，山东悉平。

徐达师至河南，所向皆下。明师至德州，元人望风奔溃，元都大震。明师至通州，元五十八国公率敢死士万余出战，明将郭英设伏败之。时京城兵卫卑弱，守备全无。元主闻报大惧，集后妃太子议避兵北行。迟明，召群臣会议，左丞相迭烈门、知枢密院事黑厮，宦者赵伯颜不花等，皆劝固守京城。元主徘徊叹息曰："今日岂可作徽、钦被掳耶？"遂决计北去。命淮王帖木儿不花、丞相庆重等留守大都。夜半，开建德门，出居庸关北去，在位三十六年。明师定大都，执元淮王帖木儿不花、丞相庆重等斩之。封府库图籍，其宫人妃主，令其宦寺护视以待命。元亡。元起宋宁宗十二年丙寅，至顺帝丁未，凡十三主，共一百六十二年。自世祖己卯灭宋，至顺帝丁未，凡九主，共八十九年。顺帝遁归沙漠，又二年，殂于应昌。明左将军李文忠等，出征沙漠，趋应昌克之。获元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、宫人、诸王、省院官，并宋元玉玺、金宝等物，降其兵民四五万。惟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，从数十骑遁去，朔庭遂空。文忠等归，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。至于明太祖如何起兵？如何统一天下？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壬辰年明太祖应运龙兴

诗曰

暑往寒来春复秋，夕阳西下水东流。

将军战马今何在，野草闲花遍地愁。

桃李花开满树红，转头青子绿荫浓。

梧桐叶下犹残雨，雪片檐前又舞风。

时序往来千古在，人生聚散一场空。

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说甚英雄十大功。

却说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，序国瑞，濠州人。父世珍，徙居钟离之太平乡。母陈氏，生四子，太祖其季子也。生于元文宗戊辰之九月丁丑。其夕，赤光烛天，里中人竞呼朱家火，及至无有。三日洗儿，父出汲，有红罗浮至，遂取衣之，故所居名红罗障。少时常苦病，父欲度为僧，盖元朝所重惟僧也。

岁甲申，泗州大疫，父母兄及幼弟俱死，贫不能殓，藁葬之。

仲与太祖舁至山麓，索断，仲还取索，留太祖守之。忽雷雨大作，太祖避村寺中，比晓往视，土已起成高垄。地故属乡人刘继祖地，继祖异之，遂以地归焉。寻仲又死，太祖年十七，乃入皇觉寺为僧。逾月，僧乏食，太祖乃游江淮，崎岖三载，仍归寺中。

时元政不纲，四方兵起。壬辰年，有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据濠州。太祖欲避兵，诣伽蓝神卜茭：问避去，不吉；问守旧，不吉。因祝曰："岂欲子倡义耶？"大吉。以闰三月朔入濠州，见子兴，子兴奇之，以养女马氏妻焉，即高后也。太祖在甥馆，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，乃纠合义旅，自是威名日着，豪杰景从，徐达、汤和等率先归附。时赵均用、彭早住为元脱脱所败，奔濠州，郭子兴屈己下之，反为所制。彭、赵御下无道，太祖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还之，而独与徐达、汤和、吴良、吴祯、花云、陈德、顾时、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郑遇春、郭英、郭兴、胡海、张龙、陈桓、谢成、李新材、张赫、周铨、周德兴等二十四人，南略定远。定远张家堡，有民兵，号驴牌寨者，太祖诱执其帅，于是营兵焚旧垒悉降，得壮士三千人。又招降奏把

头八百余人。定远缪大亨以义兵二万屯横涧山，太祖命花云夜袭破之。亨举众降，军声大振。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，率众归附。上奇之，因问大计。国用对曰：“金陵龙蟠虎踞；帝王之都，愿先拔金陵定鼎，然后扫除群寇，救生民于水火，勿贪子女玉帛，倡仁义以收人心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上悦，留居帷幄。兄子朱文正、姊子李文忠来归。文忠年十二，上命高后养以为子，又养定远人沐英为子。太祖克滁州，迎郭子兴，立为滁阳王。滁阳王二子，恶上威名，阻置毒酒中，邀太祖饮。太祖已觉，姑应诺，即与偕行，二子喜其堕马计，迨至中途，遽跃而起，仰天各有所见，少顷，即勒马转。

因骂二子曰：“我何负尔，适空中神言，尔以酒毒我。”二子股栗谢去，自是不敢萌害意。明有铁冠道人者，姓张名中，精数学，能知未来事，来谒上曰：“明公龙瞳凤月，天地相朝，附骨插鬓，声音洪亮，贵不可言，应在千日之内。”后果然。胡大海、邓愈、常遇春、李善长等来归 - ，军势益振。太祖克和阳，诸将多虏人妇女，太祖命纵还之，民大悦服。滁阳王卒，太祖乃统其军。滁阳王起壬辰，终乙未三月，凡四年。太祖驻和阳既久，欲东渡江，取金陵，患无舟楫。适巢县人廖永安与弟永忠，及俞廷玉与子俞通海、俞通源、俞通渊等，各聚众泊舟巢湖，运结为水寨，以歼寇盗。闻义率舟师来降，上大喜，亲至巢湖慰安之，率诸将渡江。时北风顺，舳舻齐发，举帆，顷刻达牛渚。元兵阵于彩石，常遇春奋戈先登，元兵败走，遂拔彩石。乘胜径取太平路，遂率众进取金陵。元将陈野先降而复叛，被杀。野先之子陈兆先，战败被擒，复以众降，太祖复用之。太祖克金陵，元御史大夫福寿战死。太祖入城，谕父老曰：“我来为民除乱耳，凡旧政有不便者，尽除之。”民大悦服，太祖发兵取镇江，克之，命邓愈等将兵取广德路。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。上克宁国，擒元将朱亮祖。亮祖骁勇，初降复叛，至是再降，上复释而用之。遣诸将取江阴、徽州、池州，皆下之。又取扬州，以康茂才为营田使，谕之曰：“理财之道，莫先于农，务在蓄泄得宜，始得多收粮足。若所至扰民，便非付任之意。”立领民兵万户府，其法精选民间武勇，编辑为伍，农时则耕，闲时练习，有事则用之。事平，有功者升赏，无功者令还为民。太祖兵取婺州，召儒士进讲经筵，兴学校。

上欲遂取浙东诸郡，召诸将谕之曰：“师旅之行，势如烈火，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，非惟国家之利，在己亦蒙其福。”上遣徐达等屡败张士诚兵，方国珍以温、台、庆、元降，而据地如故。太祖兵取处州，遣使征青田刘基、浦江宋濂、龙泉章溢、丽水叶琛。上喜曰：“我为天下屈四先生。”咨以时事，甚见尊礼。基明于天文、兵法，尝游西湖，有异云起西

北，诸同游者，皆以为庆云，欲赋诗，基独纵饮不顾，曰：“此天子气也，应在金陵，十年后有王者起，我当辅之。”时杭城犹全盛，众大骇以为狂。至是陈时务十八策，上嘉纳之。

陈友谅攻陷太平，知府许瑗死之，守备花云被缚。云奋起，缚尽绝，夺守者刀，连杀五六人。友亮军射杀之，其妻郜氏亦赴水死。侍儿孙氏抱云三岁儿逃，遇汉军夺舟，孙氏及儿投之江，偶拊断木，入芦渚中，渚有莲实，孙氏取啖儿，凡七日不死。忽逢雷老，与偕行，始达上所。孙氏抱儿泣拜。上亦泣，置儿于膝曰：“此将种也。”命赐雷老衣，忽不见，一时惊为神异。陈友谅既篡其主徐寿辉称帝，国号汉，声言东下，建康震动，或欲降，或欲奔，据钟山。独刘基请击之，上深然之。时友谅遣人约士诚，同侵建康，上恐二寇合，则不能支，欲速其来。乃召康茂才曰：“汝与友谅有旧，宜作书伪降，招其速来。”

茂才依计行，友谅果信而进兵，上伏兵奋击，大败之。遂乘胜拔江州，及蕲、黄等郡，友谅奔武昌。方国珍以金玉饰马鞍来献，上曰：“吾所需者，文武才能，所用者，布帛菽粟，宝玩非所好也。”却之。汉江西行省胡廷瑞守南昌，遣使约降，请无分散其部曲若干事，上初有难意。刘基自后踹其所坐胡牀，上悟，许之，廷瑞遂降。

上命朱文正守南昌。陈友谅愤其疆域日促，作大战舰，悉其兵，号六十万。空国而来，乘江涨，直抵南昌，围其城。朱文正、邓愈督后死守，遣千户张子明赴建康告急。太祖亲帅舟师二十万，进次湖口。友谅闻之，即解围东出，与太祖遇于鄱阳湖之康郎山。友谅联舟纵战，望之如山，太祖军舟小，怯于仰攻，往往退缩。郭兴曰：“彼舟如此，大小不敌，非火攻不可。”上然之。明日，东北风起，上令诸将乘风纵火，焚其水寨舟数百艘。友谅弟友仁、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，皆焚死。明日复联舟大战，敌兵大败，友谅敛舟自守，不敢战。相持三日，友谅计穷，冒死突出，将奔武昌。上麾诸将邀击之，友谅中流矢，贯睛及颅而死。其将张定边，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，径趋武昌，复立陈理为帝。初，鄱阳之战，上亦屡濒于危。一日，被围莫解，指挥韩成，服上冠袍，对敌众投水中，围稍解，救至得免。又一日，太祖方与友谅鏖战，刘基忽跃起大呼曰：“难星过，急更舟。”

上急更之，旧舟已为敌众炮碎矣。甲辰正月，上即吴王位，命有司先立宗庙社稷，定文武科取士之法。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，以备阅。陈理既还武昌，太祖复进兵围之，遣其降将罗复仁入城谕之。理遂衔璧肉袒，率张定边等降。上怜之，慰谕友谅父母，凡府库储蓄，令理自取，

妻子资装，皆俾自随。封理为归德侯。城中饥困，命给粟赈之。于是湖广、江西悉平。

时张士诚自立为吴王于平江，治宫室，立官属。士诚委政于弟士信，士信惟务酒色荒淫，复委政于王敬夫、蔡彦夫、叶德新三人，皆谄佞奸邪，惟事蒙蔽。时为之谣曰："丞相做事业，专用王蔡叶，一朝西风起，干瘪。"上乃以徐达为大将、常遇春副之，帅师二十万伐吴。师将发，上问诸将曰："此行用师孰先？"常遇春曰："惟有直捣姑苏耳！"上曰："不然，士诚起盐贩，与张天骐、潘原明等相为手足，苟士诚穷蹙，若天骐出湖州，原明出杭州，内外夹攻，何以取胜？莫若先攻湖州，使彼疲于奔命，羽翼既除，然后移兵姑苏，庶几万全。"

诸将敬服。师至湖州，张士诚发兵来援，达等大败之，守将李伯升、张天骐举城降。李文忠师下浙江，杭州守将潘原明遣使诣军门降。徐达会诸将进逼姑苏，士诚引兵来拒，大战于尹山桥，败之。又败之于鲇鱼口，遂进围城，筑长围以困之，城中大震。士诚被围既久，欲突围出，以城左阵严，不敢犯，转至盘门，欲奔常遇春营。遇春先命骁将王弼；驰铁骑往击之，敌少却。遇春率众乘之，敌大败，溺死于沙盆潭者甚众。士诚马惊，亦堕水，几不救，肩舆入城。逾三日，士信方在城楼上督战，忽飞炮碎其首而死。徐达督将士破葑门，常遇春破阊门，晡时，士诚兵大溃，诸将遂蚁附登城。士诚谓其妻刘氏曰："我败且死矣，若曹奈何？"刘氏曰："君勿忧，妾必不负君。"乃积薪齐云楼下，驱其群妾侍女登楼，纵火焚之。刘氏乃自缢死。

日暮，士诚距户自经，旧将李伯升决户抱解之，乃以旧盾舁至舟中，送建康。上欲堡全之，士诚竟自缢死。改平江曰苏州府，浙西吴会皆平。乃遣大将军徐达，副将军常遇春，率甲二十五万，北定中原。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，何文辉副之，由江西南取闽。命杨璟为主帅，周德兴等副之，率荆湘之众，以取广西。

命汤和等帅师讨方国珍遁入海岛。上复命廖永忠帅师，自海道讨之。国珍惶惧，遂与弟国珉等率家属降，浙东悉平。上遂命汤和、廖永忠等助取闽。

李善长等奉表劝进。上曰："恐德薄不足以当尊。"善长等固请，乃从之。洪武元年，戊申正月，上即皇帝位。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，建元洪武。追尊四代祖考妣皆为帝后，立妃马氏为皇后。上初渡江时，后谓上曰："今豪杰并争，虽未知天命所在，然以妾观之，惟以不杀人为本，

人心所归，即天命之所在。”上深然之。又尝于仓卒中，宁自忍饥饿，怀糗饵以食上。

又上为郭氏所疑，后于内消释宽解之，得免于难。上甚贤之。

立世子标为皇太子，以李善长为左丞相，徐达为右丞相。自壬辰投军，至即位，凡十七年，而帝业成矣。定律令，颁戊申历。

上所居新宫，初建时，上命去其雕琢奇丽者，制皆朴素，命书古人行事，可为法为戒者于壁，又命书《大学衍义》于两庑。

诏衣冠悉如唐制，而稍更之，定郊社稷宗庙之礼。定卫所官军及将帅领兵之法：凡有事出征，则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；既还，则上将印，官兵各回本卫，大将军身还第。禁宦官不得预政典兵，读书识字。

却说汤和、廖永忠等助取闽，进兵延平，遣使谕元福州平章陈友定使降。友定不从。和等进攻福州，元参政文殊海牙以城降，执陈友定，械送京师。胡廷瑞等进兵克兴化，元汀州路守将陈国珍纳款，于是郡县相继降附，福建悉平。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，朱亮祖副之，由海道以取广东。俟广东既定，即移师助取广西，斩元尚书普颜帖木儿等，诸州县相继降，进攻平乐府。杨璟等克全州，引兵攻靖江，元平章也儿吉尼督众坚守。

朱亮祖等亦自平乐来会，攻城益急，也儿吉尼仓皇出走，追执之。廖永忠等兵次南宁，元千户宋真执其守将平章咬住等以降，广西悉平。徐达等出师北伐，既平山东、河南，率师至通州，元主北遁。元都既平，徐达、常遇春等进取山西路，适汤和、杨璟等南征还，上命汤和杨璟俱为偏将军，引兵助徐达等进取山西，又调副将军冯胜帅师由河南进征山西，所过郡县多降。

时扩廓帖木儿以元主命，率师出太原取道保安径，由居庸关进攻北平。徐达等乘虚进兵，直取太原。扩廓帖木儿闻之，还兵来救，其锋甚锐。傅友德、薛显率敢死士击却之。敌军营于城西，廓英、常遇春请夜劫之，会扩廓将豁鼻马潜，使人约降，请为内应。达大喜，遂与订期，乘夜袭之，内外夹攻，敌兵大乱。扩廓帖木儿闻变仓卒，跣一足急逾帐后，从十八骑遁去，遂克太原。其猗氏平阳等处皆降。徐达克河中府，遂会诸将取陕西，造浮桥，攻西安府。元平章王武率官属军民降。达遂遣冯胜，进取凤翔，李思齐率所部奔临洮。徐达进兵陇州、秦州及巩昌，乃遣冯胜统兵进逼临洮。李思齐穷迫，遂举城降。大军围庆阳，王

保保率兵来援，为明师所扼，不得至，庆阳城破，张良臣投井中，引出斩之。庆阳平，并下平凉，王保保贺宗哲皆北遁，陕西悉平。徐达等班师还京师。

上封子九人为王，大封功臣，为公侯伯有差，死者肖像祀之。置六部官，以分理庶务。放元宫人，旁求隐逸及孝弟力田、贤良方正文学之士。建大本堂，命取古今图籍充其中，延儒臣教授太子诸王。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，孔希大为曲阜县知县。

亲耕借田，免输天下各处田租。未几，又统免天下田租。命皇后亲蚕。命翰林为文，无事浮藻。禁四六文辞。诏天下郡县皆立学。群臣亲老者许归养。天下大定，惟伪夏主明升。尚据巴蜀。洪武四年正月，上命汤和为征西将军，同杨璟、廖永忠、周德兴、曹良臣等，率舟师自荆湘，由瞿塘趋重庆；傅友德为征虏将军，同顾时、陈德、汪兴祖等，率骑自陕西，由秦陇趋成都。太祖密谕友德曰："蜀人闻吾西伐，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，北阻金牛，若出其不意，直捣阶、文，门户既隳，腹心自溃。"友德顿首受命。傅友德进兵，扬言出金牛直捣阶、文。

连战克阶、文、绵、汉四州。廖永忠乃与汤和分道并进，约会重庆府。永忠师行，沿江州县望风奔附，乘胜抵重庆。明升君臣大惧。其臣刘仁劝升奔成都。母彭氏曰："事势如此，纵往成都，不过延命旦夕，何益？不如降也。"升遂面缚衔璧奉表降。蜀地悉平。明升至京师，上封为归义侯。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。置通政使，禁奏事，不许关白中书。纵苑中禽兽，惟以虎缚送光禄寺。禁僧道闲游，无度牒者，不许越境。每县只许存寺观一所，月具结，男女非年过四十者，不许为僧尼。定大明律法。

上欲相胡惟庸，刘基力言其不可，勿听，竟相惟庸。惟庸谗刘基，上夺刘基禄，基遂留京师。胡惟庸欲谋乱，忌基，鸩杀之。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谋逆，诳言所居井涌沣泉，邀上往观。

乘舆将出，内侍云奇知其谋，勒马言状，气方勃舌，不能达意，上怒其不敬，左右挝捶乱下，奇垂毙，尚手指贼臣第，弗为痛缩。上方悟，登城眺察，见惟庸第内兵甲伏屏帷间数匝。上亟返。遣兵围其第，罪人一一就缚，悉诛之。上召云奇，死矣，深悼之，追封右少监，赐葬钟山。胡惟庸辞连李善长，上赦之。

宋濂、孙宋慎，坐党逆被刑，籍其家，械濂至京师。上怒，欲诛之。皇后谏曰："宋濂亲教太子、诸王书，岂若是恝？况濂致仕家居，必

不知。”上乃使宋慎茂州安置，至夔州卒。胡惟庸死，上乃思刘基，以基孙封为诚意伯。

时天下已定，惟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，杀信使。十四年九月，上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永昌侯兰玉、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，帅师三十万，以征云南，上饯于龙江，授以成算，旌旗蔽江而上。友德至湖广，分遣都督郭英等帅兵五万，由四川趋乌撒。友德等帅大兵，由辰沅趋贵州。友德等师至普安，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，遣平章达里麻，将精兵十余万，屯曲靖，以拒明师。而兵方到，友德倍道疾趋，出其不意，径至曲靖，忽大雾四塞，冲雾而行，阻水已临白石江矣。顷之雾霁，达里麻望见大惊。友德欲济，沐英曰“不可。”乃整军临流欲济，潜遣数十百人从下流渡，出其后，于山谷间鸣金鼓树旗帜，为疑军，达里麻急撤众御之，沐英乃拔剑督师济江。元阵动，明师奋击，大破之，生擒达里麻，遂平曲靖。友德分遣兰玉、沐英帅师趋云南，而自以众数万向乌撒，为郭英等声援。把匝剌瓦尔密闻达里麻败，弃城走，驱妻子俱赴滇池而死。兰玉、沐英等师至云南，元右丞观音保出降，云南平。自出师至平云南，仅百余日。云南平后，上召傅友德班师，沐英留镇云南。

沐英，定远人，上初起兵时，养以为子，故命之留守。

命天下朝觐官，各举所知一人。遣使求经明行修之士。江夏秀士曾泰，有学行，上以为户部尚书。皇后马氏崩。后性恭俭宽仁，每劝上积德，不可枉杀人，上甚贤之。及崩，上终身不立后。诏选高僧，分侍诸王。有僧道衍者，姓姚，名广孝，苏州人。幼出家，改名道衍，字斯道，好读书，工诗文，遇异人傅信。能预知人休咎。文皇在燕邸，广孝自请于燕王曰：“殿下若能用臣，臣当奉白帽子与大王戴。”至是燕王自求广孝于上，许之。遣御史录囚于诸省。颁行科举成式。定生员巾服之制，上亲视，必求典雅，凡三易其制，始定襕衫。诏公侯各还乡，赐赉有差。时帝大杀京民之怨逆者，李善长请免其戚数人，上大怒，遂赐死。上命大将军兰玉征沙漠，兰玉深入，至捕鱼儿海，侦知元主营在海东八十里，遂乘风沙，直薄其营。元主惊遁，玉追千余里，不及而还。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一百三十余人。又获吴王朵儿只等将相官校三十人，男女七万，马驼五万。上大悦，下玺书褒之。玉奸淫元主妃，秋七月师还，上闻其事，切责之。

二十五年，皇太子标崩，谥曰懿文太子，甚有贤行。及崩，以嫡孙允炆为皇太孙。凉国公兰玉恃功横暴，以上数裁抑之，乃聚甲士家奴，

伏甲将为变。事觉，磔玉于市，夷其族。一时公侯大吏以至偏裨将卒，坐党论死者二万余人，并前胡惟庸党，前后所诛共四万余人。又帝因元宵灯谜画一妇人，手怀西瓜，乘马，而马后脚甚大。上曰：“彼以皇后为戏谑，盖言淮西妇，马后脚大也。”乃大杀京民之不守本分者。又尝微行，遇一老妪，呼帝为老头儿，乃大杀京民之怨逆者。二次所杀，又数万人。

此外以疑似诛杀者甚众。呜呼！亦惨矣哉！

帝聪明睿知，神武性成，收揽英雄，平定四海，纳谏如流，求贤若渴。重农桑，兴礼乐，褒节义，崇教化，制度咸宜，近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然性严明，果于诛杀，一时开国元勋鲜克令终，此则其所短也。在位三十一年，戊寅闰五月，帝崩，寿七十一岁。太孙允炆即位，是为建文皇帝。以遗诏，遣使诸王入临。上皇祖考谥曰钦明启运峻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尊母吕氏为皇太后，追尊父懿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。诏行三年之丧，而不废政事。卓敬密奏裁抑宗藩，疏入不报。

于是燕、周、齐、湘、代、岷诸王，颇相煽动。齐泰黄了澄首建削夺之义，齐泰欲先削燕，黄子澄请先削其党。乃命李景隆至河南，执周王橚及其世子妃嫔送京师，削爵为庶人，迁之云南。燕王见周王被执，遂简壮士为护卫，以钩逃军为名，致招异人术士。浙江鄞人袁珙，善相术，道衍尝游嵩山佛寺，遇珙，珙相之曰：“宁盘胖和尚乃尔耶？目三角影白，形如病虎，性必嗜杀，他日刘秉忠之流也。”衍大喜，至是荐珙于燕王。王使召之至燕，使人与饮于酒肆，王易服杂卫士中，亦入肆饮。

珙一见即趋拜王前曰：“殿下何自轻若是，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。”王大喜，馆珙于道衍僧舍，荧惑守性。四川岳池教谕程济，通术数，上书言北方兵起，其在明年。朝议以济妄言，召入，将杀之。济曰：“陛下幸囚臣，至期无兵，杀臣未晚也。”

乃囚济于狱。

燕王入朝，行皇道而入，登陛不拜。监察御史曾凤韶，劾王不敬。帝曰：“至亲勿问。”户部侍郎旧敬密奏曰：“燕王智虑绝人，酷类先帝，夫北平者，强干之地，金、元所由兴也，宜徙封南昌，以绝祸本。”上亦不听。燕王归即称疾，久之，遂称疾笃。太祖小祥，燕王遣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、高燧至京师，齐泰、徐辉祖请留之，徐增寿力保其无他。上遣高炽等还，燕王大喜曰：“天赞我也。”上遣使执湘王柏，王怒，焚其宫室美人，己亦乘马执弓，跃入火中而死。又废岷王楩、齐王榑、代王

桂为庶人。燕护卫百户倪谅，上告燕官于谅周铎等阴事，言欲为变，逮系至京，皆戮之。有诏责燕王，王乃佯狂称疾，走呼市中，夺酒食，语多妄乱。或卧土壤，弥月不苏。张昺谢贵入问疾，王盛夏围炉摇颤，曰：“寒甚。”宫中亦杖而行，朝廷稍不以为意。燕府长史葛诚密告昺，贵曰：“殿下本无恙。公等勿懈防；恐一旦事不可测。”贵等谋益急。齐泰奏遣内官逮燕府官属，又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张信，使手执燕王。信惊告其母，母曰：“不可，若父尝言王气在燕分，王者不死，非汝所能执也。”信乃往燕邸请见，召人，拜于牀下。燕王佯为风疾，不能言。信曰：“殿下无尔也，有事当以告臣。”王称疾益坚。信曰：“王果无意乎？臣奉密敕在此，当就执。”王始以诚告之。疾召僧道衍与谋。适檐瓦堕地而碎，王不怿。道衍曰：“天欲殿下易黄瓦耳！”王乃喜，遂与定谋。

时谢贵等集兵布阵围王城，又以木栅断端礼门。燕王急呼护卫指挥张玉、朱能等将八百人入卫。燕王曰：“彼军满城，而吾兵甚少，奈何！”朱能曰：“先擒谢贵、张昺，余无能为矣。”燕王曰：“是当以计取之。今奸臣遣内官来逮官属，依所坐名收之。”就令内官召贵、昺付之，将必入，入则缚之。明日，燕王称疾愈，御东殿，伏兵左右。贵、昺不深虑，果入，为壮士所缚。于是两庑伏兵尽出，捽葛诚下殿，燕王掷杖起曰：“我何病，为汝辈奸臣所逼耳。”遂曳贵、昺、诚，皆斩之。

围者惊相告，贵、昺兵皆溃散，遂据北平。以太祖祖训有云：“内有奸臣，许藩王起兵，以清君侧之恶。”因以诛齐泰、黄子澄为名，去建文年号，仍称洪武三十二年。号所起兵曰靖难，署官属，以张玉、朱能、邱福为都指挥佥事。燕王棣上书，请诛奸臣齐泰、黄子澄，诏削燕王属籍。燕王遣张玉降通州，破蓟州，燕兵陷怀来，而开平、龙门、上谷、云中守将，往往降附。

时帝方锐意文治，日与方孝孺等讨论周官法度，以北兵为不足畏。黄子澄谓北兵素强，不早御之，恐河北遂失。乃以耿炳文佩大将军印，以李坚、宁忠为左右副将，帅师三十六万北伐。又命安陆侯吴杰、江阴侯吴高等，帅师并进。擢程济为军师，护诸将北行。众号百万，数道并进，直捣北平。檄山东、河南、山西三省合给军饷。帝诫诸将士曰：“一门之内，自极兵威，乃不仁之极。尔将士务体此意，无使朕负杀叔父之名。”

耿炳文至真定，率所部兵分营滹沱河南北。徐凯率兵十万驻河间，潘忠驻莫州，杨松帅先锋九千人据雄县。燕王乘其中秋不备，亲率兵破雄县，杨松与麾下九千人皆战死。王度潘忠在莫州，引兵来救，乃伏兵

桥侧，匿水中。既而忠等果至，王进兵迎击，伏兵起，忠腹背受敌，趋桥不得，遂生擒忠。王率师直趋真定，耿炳文部将张保迎降。言耿炳文兵三十万，先至者十三万，分营滹沱河南北。燕王以为率兵薄北岸，则南岸之众渡河，击之恐难取胜，乃厚抚张保遣归，使言雄、莫败状。令炳文并其军。保归，诈言兵败被执，窃马逃归。因言燕兵旦夕且至，若河南兵移并北营，庶可并力御敌。炳文遽用保言，移其营。燕王遣张玉、谭渊、马云、朱能等率兵奋击。王以奇兵出其背，循城夹击，横贯南阵，炳文大败，奔入真定，斩杀几五万，溺死无算。炳文素称老将知兵，至是败，帝有忧色，召群臣问计。黄子澄曰："胜负兵家常事。区区一隅，岂足以当天下之力。愿调兵五十万，四面攻之。众寡不敌，必成擒矣。"

曰："孰堪将者？"子澄曰："李景隆文武全才也。"帝然之。

亲饯景隆于江浒，召耿炳文还京师。李景隆乘传至德州，收集耿炳文败亡将卒，并调各路军马五十万，进营于河间。燕王闻之。呼景隆小字曰："李九江膏梁竖子耳，寡谋而骄，未尝习兵，付以五十万众，是自坑之也。"乃谋出外以诱之。

初，太祖诸子，燕王善战，宁王善谋。帝恐宁王与燕合，诏削宁王三护卫，燕王闻之喜曰："取大宁必矣。"乃遣宁王书，告以穷蹙求解，而阴帅师趋大宁，驻师城外。燕王单骑入城会宁王，执手大恸，言北平旦夕且破，非吾弟表奏，吾死矣。宁王为草表谢，请赦其罪。居数日，情好甚洽，燕王辞去。宁王出饯郊外，伏兵起，遂拥宁王及妃妾、世子、宝货还北平。

李景隆闻燕师攻大宁，遂帅师进攻北平。都督瞿能奋勇，与其二子率精骑千余，杀人张掖门，城几破。景隆忌其成功，使人止之。于是城中守益坚，燕王以拔大宁之兵，还击之。城中兵亦出，内外夹攻，景隆不能支，遂败。走还德州。黄子澄等匿不以闻，但云天寒，暂屯德州，俟明春大举。

二年四月，景隆又自德州进兵，过河间，与郭英、吴杰等合军六十万，号百万，次于白沟河，与靖难兵合战，都督平安、瞿能父子率众奋击，矢石如雨，杀伤甚众。南军飞矢如注，射燕王马，马三被枪，三易之，马却，阻于堤，几为瞿能所及。

燕王急走登堤，佯麾鞭，若招后继者。景隆疑有伏，不敢上堤，会旋风忽起，折南军大将旗，南军大乱，崩声如雷，瞿能父子力战而死。

燕王因命每次风纵火，焚其诸营。于是郭英等溃而西，景隆溃而南，被杀溺死者二十余万人。靖难兵入德州，燕王帅师围济南，山东参政铁铉、统兵盛庸等悉力抗御，大挫燕兵。燕王命决堤水灌城，城中大惧。铉曰："无恐。"乃诈令军民出降，请燕王无带多兵入城。王大喜，许之，遂止灌。铉定计，伏以炮击城。城将破，铉书高皇帝神牌悬城上，燕兵不敢击。燕兵围济南三月，不能破。因勇士开门侯王入，悬铁板伏城上，下之。发太早中燕王马首，王惊，易马而驰。王大怒，乃解去。铁铉、盛庸等乘势复德州，兵势稍振。上召李景隆还，以铁铉为兵部尚书，盛庸为平燕将军，以御北军。熬王率兵至汶上，掠济宁，盛庸、铁铉蹑其后，营于东昌，燕兵向东昌，庸与铉等背城而阵，具列火器毒弩以待。燕军至，即鼓噪前薄之，尽为火器所伤。会平安兵至，与庸军合，于是庸麾兵大战。

燕王以精骑冲左翼，入中坚，庸军围燕王数重。朱能率藩骑冲入，奋力死战，翼热王出。张玉不知王出，突入阵救之，没于阵。庸军乘胜擒斩万余人。蒸兵大败，遂北奔。庸促兵追之，击杀无算。燕王独以一骑殿后，追者数百人，诸将以奉帝诏，莫敢加刃。适高煦领指挥华聚等至，击退庸兵而去。北平大震，僧道衍谓燕王曰："前固已言之，师行必克，但费两日耳。两日，昌字也，自此全胜矣。"与朱能力劝复起兵前进。燕王自撰文，祭阵亡将士张玉等，涕零如雨，自褫所服袍焚之，以衣亡者。引兵而前。盛庸及靖难兵大战于夹河，忽东北风大起，尘埃障天，庸军中昏暗，不辨咫尺。燕兵大呼，乘风纵击，庸军大败，踏践死者无算，遂还保德州。燕王遣都指挥李远烧南军积聚。远等至济宁，焚粮船数万艘，粮数百里，军资器械俱为煨烬。德州粮饷遂艰，京师大震。

燕王棣发北平，决计直趋金陵，帅师南下，陷东阿，入沛县。平安等与燕兵战于淝河，燕设伏以败南军。安骁将火耳灰者、哈三帖木耳俱被擒。平安退屯宿州。燕兵陷萧县，总兵何福、都督平安等师屯灵璧。上命徐辉祖帅师会何福等，与靖难兵大战于齐眉山。何福击破燕军，斩燕将陈文于阵。平安转战而前，遇燕王于北阪。王急，几为安槊所及，安马忽蹷，不得前。燕番骑指挥王骐跃入阵，援燕王得脱。南军勇气百倍，一时传言靖难兵败北归。廷臣有曰："燕兵北矣，京师不可无兵。"

乃召徐辉祖还京。何福孤军无援，燕遣轻骑截南军粮饷，何福下令，移营灵壁以就粮。燕兵劫粮，平安等帅师救之。为燕伏兵所败。何福、平安等入营坚守，燕兵围之。是夜，福下令，期明日闻炮三声，即突围出师，就粮于淮河。明日未旦，燕军攻灵壁营，燕王帅诸将先登，

军士蚁附而上：燕兵三震炮，福军误以为己炮，急趋门，门塞不得出，营中纷扰，燕兵急攻之，遂破其营。何福遁走，平安被执，南军势益衰。时驸马都尉梅殷，尚高帝长公主，镇守淮安，悉心防御。

燕王来假道，殷拒之甚严。燕王不得道，乃渡泗水，攻盛庸。

盛庸帅马步兵数万，战舰数千，列营南岸。燕王令舫舟编筏，扬旗鼓噪，若将渡者。潜遣邱福、朱能、狗儿等西行二十里，以小舟潜渡出庸后，渐近庸营，连举炮，南军惊走。庸股栗，不能上马，遂单舸脱去。燕兵尽得其战舰，渡淮驻南岸，樊士信死之。燕兵陷盱眙天长，进至扬州，守将崇刚、监察御史王彬死之。燕兵至高邮，遂陷仪真。诏天下勤王。仪真既破，北舟往来江上，旗鼓蔽天。燕王驻师江北，朝廷六卿大臣多为自全计，求出守城，都城空虚，遣使四出，征兵勤王。

方孝孺请于帝，以吕太后命，遣庆城郡主如燕师议和，以割地分南北为请。郡主，燕王从姊也。燕王见郡主哭，郡主亦哭。燕王问："周齐二安在？"郡主言："周王召还，未复爵，齐王仍拘囚。"燕王悲不自胜。郡主徐申割地议，燕王曰："凡所以来，为奸臣耳。皇考所分吾地，且不能保，安望割也。为我谢天子，吾与上至亲，无他意，但得奸臣之后，谒孝陵，朝天，求复典章之旧，免诸王之罪，即还北平，只奉藩辅。更为我语诸弟妹，吾几不免，赖宗庙神灵，相见有日矣。"郡主还，具言之。上出与方孝孺议，孝孺曰："长江天堑，但尽烧江北船，北师岂能飞渡耶！"燕王兵至浦子口，盛庸诸将逆战，败之。会高煦引北骑至，燕王大喜，抚煦背曰："勉之，世子多疾，事成，吾以汝为太子。"于是煦殊死战。燕王帅精骑直冲庸阵，庸军小却。帝遣都督佥事陈瑄，帅舟师往援盛庸，瑄乃降燕。埴具舟至江上，来迎热王，王乃誓师渡江。庸所驻海艘，列兵沿江，上下二百里，皆大惊愕。师渐近岸，庸等整众以御。

燕王麾诸将鼓噪先登，以精骑数百冲庸军，溃，迫奔数十里，庸单骑走，余将士皆降燕。燕兵招降镇江而进，方孝孺请令诸王分守城门。乃命谷王穗、安王楹分守都城门，帝会群臣恸哭。

或劝帝且幸浙，或曰不如幸湖湘。方孝孺请坚守京城以待援。

万一不利，车驾幸蜀，收集士马，以图后举。齐泰奔广德州，黄于澄奔苏州。帝叹息曰："事出汝辈，而今皆弃我去乎！"长吁不已，燕王整兵而进，屯金川门。时谷王穗与李景隆守金川门，遂开门降。魏国公徐辉祖率师迎战，败绩。京城破。朝中文武俱迎降。帝命左右摔徐增寿至，盖增寿通燕，时为燕地，以致帝败也。帝大恨，责以大义，遂手刃

之。急命举火焚大内，皇后马氏赴火死。上欲自杀，翰林院编修程济曰：“不如出亡。”

少监王钺跪进曰：“昔高帝升遐时，有遗箧，曰临大难可开，谨收藏奉先殿之左。”群臣齐言：“急出之。”俄而舁一红箧至，四围俱固以铁，二锁亦灌以铁，帝见而大恸。程济急碎箧，得度牒三张，一名应文，一名应能，一名应贤，袈裟、僧帽、僧鞋、剃刀俱备，白金十锭，朱书箧内：“应文从鬼门出，余从水关御沟而行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。”帝曰：“数也。”程济即为帝祝发，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。监察御史叶希贤曰：“臣名贤，应贤无疑。”亦祝发，各易衣披牒，凡五六十人，俱矢从亡。帝曰：“多人不能无生，得失宜各从便。”九人从帝至鬼门，而一舟舣岸，为神乐观道士王升，见帝叩头称万岁，曰：“臣固知陛下之来也。畴昔之夜，高皇帝见梦，令臣至此耳。”乃乘舟至太平门。升导至观，已薄暮矣。俄而，杨应能、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，共二十四人。帝曰：“今后但以师弟称呼，不必拘主臣礼也。”约定左右不离者三人，杨应能、叶希贤俱称比丘，程济称道人，给运衣食者六人，冯崔、郭节、宋和、赵天泰、王之臣、牛景先；余俱遥为应援。黎明，取道溧阳而去。帝在位四年。孝敬宽和，仁慈节俭，尊贤礼士，一时风俗醇厚，天下共爱戴之。惜乎拘泥古礼，擅改祖制，庸腐拘执，无驾驭雄才，遂及于难。

初，帝在官分别时，兵部侍郎廖永请于帝。匿帝长于文煃以去，寄于黎平土司曾长官家，遂姓曾氏。平以少妹妻之。其后复姓朱氏，至后嗣繁衍。帝遁后，先入蜀，未几入滇。尝往来浙东、天台、广西、云贵诸寺中。正统五年，出滇南，语寺僧曰：“我建文皇帝也。”寺僧大惧。白思恩州官，转迎至藩司堂，南面趺坐，身称原姓名。送至京，朝廷命当时太监吴亮审视，建文帝一见亮，辄曰：“汝非吴亮耶？”亮曰：“非也。”

建文帝曰：“吾昔御便殿，食子鹅，赐汝肉，汝手执壶，我弃肉于地，汝据地，狗餂之，乃云非是耶？”亮伏地哭。建文左趾有黑痣，摩视之，持其踵复哭，不能仰视，退而自经。于是迎建文入西内，宫中人俱呼为老佛。程济闻之，乃散去。建文帝二十六岁出亡，归京时，年六十四岁，后以寿终，葬于西山。

不封不树，此是后话。时京城既破，诸王及文武臣僚，皆诣燕王劝进。燕王命驾谒孝陵毕，然后入城。七月朔旦，大祀天地于南郊，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，是为太宗文皇帝。诏是年仍称洪武三十五年，以明年

为永乐元年。复周王橚、齐王榑封爵，清宫三日，诸宫人女官内官多诛死，惟得罪于建文帝者乃得留。

上诘问宫人内侍，以建文帝所在，皆指认皇后尸应焉。乃出尸于煨烬中，哭之曰：“小子无知，乃至此乎。”召翰林侍读王景，问葬礼当何如？”景对曰：“当葬以天子之礼。”从之。迁吕太后于懿文陵，降封懿文太子之子允熥、允火坚、允熙俱为郡王，寻降为庶人，后皆不得其死。幽建文帝少于于广安宫，后不知所终。榜奸臣齐泰、黄子澄等百余人出赏格收之。自是以告讦擒获得官者甚众，乘机仇劫者纷纷。文皇召徐辉祖亲问，取伏状。辉祖惟书其父有开国功劳，子孙免死而已。文皇大怒，勒归私第，革其禄俸。初，道衍密荐方孝孺于文皇，至是文皇召孝孺至，孝孺衰绖号恸阙下。文皇欲令草即位诏，孝孺大书曰：“死则死耳，诏不可草。”掷笔于地，且哭且骂。文皇大怒，族诛之。一时坐孝孺族党死者八百七十余人。兵部尚书铁铉被执至京，陛见，背立廷中，大骂不屈，遂寸磔之。文皇命舁大镬至，纳油数斛熬之，投铉尸，顷刻成炭。文皇命导其尸使朝上，辗转向外，文皇命内侍用铁棒十余夹持之使北面，笑曰：“尔今亦朝我耶？”

语末毕，油沸蹙溅起丈余。诸内侍手糜烂，弃棒走，尸仍反背如故。上大惊，命葬之。户部侍郎卓敬，礼部侍郎陈迪，刑部尚书暴昭，右副都御史练子宁，礼部侍郎黄观，大理寺丞邹瑾，佥都御史司中，大理寺少卿胡闰，刑部尚书侯泰，监察御史高翔、王度、董镛、巨敬，宗人府经历宋征等，俱不屈，悉惨诛之，皆夷其族。执黄子澄、齐泰至京，皆诛之。夷其族。一时诸臣妻女，死节稍不力者，或给配象奴，或发教坊为妓，或纵军遍淫之，发为娼，死则裸暴其尸。此外或与妻奴合家自尽，或痛哭自尽，或不屈被杀，或遁迹自全者，不可胜数。佥都御史景清，知建文帝出亡，犹思兴复，诡自归附。会灵台官奏，文曲星犯帝座甚急，其色赤。八月望日早朝，清独衣绯衣而入，疑焉。朝毕，清奋跃而前，将犯驾。文皇急命左右收之，得衣衽中佩剑。清知志不遂，乃起立谩骂。命抉其齿，含血直噗御袍。文皇命剥其皮，实以草，系长安门，碎磔其骨肉。是夕，精灵迭见。车驾过长安门，索忽断所械，皮趋前数步，为犯驾状。上大惊，乃命烧之。已而上昼寝，梦清杖剑追绕御座。觉曰：“清独为厉耶？”命赤其族，村里为墟。大封靖难功臣，邱福、朱能、张武、郑亨、顾成、王聪、陈圭、孟善、郑亮、王忠、徐忠、张信、李远、张辅、谭忠等，各论功封赏有差，立妃徐氏为皇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二百有八十年二十七帝

诗曰：

慷慨樽前发浩歌，休教帝世苦相磨。

东风耍与花为主，无奈青春老去何。

却说明太宗文皇帝，号永乐，既篡位，诏以北平为北京。

复代王桂、岷王梗封爵。上议立嗣，武臣咸请立高煦，谓其有扈从功也。惟文臣金忠、解缙、黄淮曰：“嫡长承统，万世正法。”解缙复曰：“好圣孙！”上乃立高炽为太子，封高煦为汉王，高燧为赵王。以姚广孝为太子少师，赈济苏、湖。广孝往见其姊，姊拒之曰：“贵人何用至贫家！”不纳。广孝乃易僧服往，姊坚不肯出。家人劝之，姊不得已，出立堂中，广孝即连下拜。姊曰：“我安用尔许多拜耶？曾见做和尚不了底，是个好人么？”遂还户内，不复见。李景隆僭逾不法，造图谶，谓十八子当有天下，遂伏诛。

安南国王陈日焜，为其臣黎季牦所弑，季牦窜易姓名，上表诈称陈氏绝嗣，求权署国事，上从之。逾年，故安南国王孙陈天平走至京师诉冤，上遣人责之。季牦卑辞表请天平还国，上遂命广西都督黄中，以兵送天平还。季牦伏兵杀天平，中等引兵还。事闻，上大怒曰：“蕞尔小丑，罪恶滔天，朕推诚容纳，乃为所欺，此而不诛，兵则奚用。”乃命朱能、张辅等帅兵分道进讨。朱能有疾，留龙州，寻卒。张辅等入安南。张辅等至安南南，黎季牦守备甚严，辅袭破其西城，又以画狮蒙马，用神机铳破其象阵，遂克东都。黎季遁入海，辅军追败之，生擒季牦及其子澄，余众悉降。安南平，得府十五、州四十一、县二百有八、户三百十二万。

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反，能剪纸为人马相战斗，且言能知未来事。初以新寡，祭夫墓得书剑，因削发为尼。后复蓄发，美色妖淫，据益都等地，杀伤官军甚众，势甚猖獗。上遣安远侯柳升剿之，不获而遁。上捕之急，累及妇女，赛儿忽自首，裸而缚之，怡然不惧。临刑，刀枪箭铳，俱不能伤，俄复遁去。

闻浚会通河。上命皇太子监守京师，巡幸北京。又命皇长孙留守北京。上率众北征，至清水源，其地水咸苦不可饮，人马皆渴。忽于营西北有清泉涌出，赐名神应泉。上至长清塞，夜间南望北斗，车驾至斡难

河，即元太祖始兴处，本雅失里率众拒战，上一鼓败之。本雅失里远遁，上乃班师。次年，瓦刺顺宁王马哈木朝贡不至，且欲寇边，上复亲征之，击破其军。

马哈木北遁，上遂班师。因定都于北京，以京师为南京。上封高煦于云南，以远不肯行，改封青州，又不肯去，阴造兵器，养死士。上大怒，欲诛之。太子力救，上徙封之于乐安州，曰：“如其祸作，可朝发而夕擒之。”

阿鲁台寇边，杀兴利守将王焕，上亲征之。驾至鸡鸣山，阿鲁台闻之，夜遁。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里，自称可汗，复寇边。上复亲征至上庄堡，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众来降，上遂班师。次年，阿鲁台复寇大同，上命皇太子监国，复率众亲征，大学士杨荣、金幼孜从。师次清水源，阿鲁台远遁。上梦神人告曰：“上帝好生。”如是者再，上遂班师。师次苍崖，上不豫。七月庚寅，师次榆柳川，上大渐，召张辅受遗命，传位皇太子。次日上崩。杨荣等秘不发丧，密奉大行皇帝讣至京师。皇太子遣皇太孙赴开平迎梓宫，军中乃发丧。上文武全才，宽严并济，知人善任，谗间不行。用兵应变，机智如神，郡县灾伤，蠲租赈谷。容受直言，保全功臣。外国受封者三十余国，亦盛矣哉。独于建文忠臣，男诛戮，女为娼，不能无遗恨焉。

在位二十二年，寿六十五岁。

梓宫至京师。皇太子高炽即位，是为仁宗昭皇帝。改明年为弘熙元年，立妃张氏为后，任用蹇义、杨士奇、杨荣、夏原吉、金幼孜、黄淮、杨溥等，天下称治。赦建文时奸党族属，并放还家，发教坊者，并宥从良，给还田产。时有自南京来者，上问所过地方何如？对曰：“淮、徐、山东，民多乏食，而有司征税方急。”上不令部议，召杨士奇草诏，悉免之，然后令户、工二部知。上明于星象，忽夜见星变，召蹇义、士奇等语曰：“天命尽矣。”乃叹息曰：“监国二十年，为谗慝所构，心之忧危，吾三人共之。赖皇考仁明，得蒙保全，吾去世后，谁复知吾三人心者。”言已，泫然。蹇义、士奇亦流涕。五月，上不豫，召蹇义、杨士奇、黄淮、杨荣至思善门，命书敕，驰召皇太子于南京。翌日上崩。上天禀纯明，至性孝友，从善改过，恭俭爱民，足称令主。在位一年，寿四十八岁。

时皇太子未至。群臣请郑、襄二王监国。乙巳六月，太子瞻基自南京，遂即位，是为宣宗章皇帝。改明年为宣德元年，立妃胡氏为后，汉

王高熙在乐安，未尝一日忘反，及上即位，谋益决。招集亡命，复遣人密约英国公张辅等，俾为内应。辅即缚其人，白于上。高煦上书，指夏原吉等为奸佞，当诛之。

上曰："高煦果反。"夜召辅臣入，杨荣首劝上亲征，上有难色。夏原吉曰："兵贵神速。"杨荣言是。上意遂决。明日，谕百官亲征，即治兵，遂与蹇义、夏原吉、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发京师，命郑、襄二王留守。车驾至乐安，汉王大惧。上以书谕汉王，令执献首谋，归命朝廷，犹可保全。又以敕系矢射城中，令执献高煦。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。上驻跸乐安城北，发神机铳，声震如雷，城中股栗。高煦狼狈失据，遂潜出，顿首谢罪。上遂班九，系汉王父子以归。群臣欲并取赵王，独杨士奇以为不可，杨溥与士奇意合。上乃封群臣奏章，遣使付赵王，使自处。赵王大喜曰："吾生矣。"即献护卫，上表谢恩，言者始息。上至京，废汉王高煦为庶人，锁絷于大内逍遥城，上往观之，庶人出不意，伸一足，勾上仆地，左右急救起。上大怒，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。缸重三百斤，庶人有力，顶负缸起。乃积炭缸上如山，燃炭，逾时火炽铜熔，庶人死，诸子皆死。

安南黎利反，屡败官军。利请于朝，请复立陈氏后。上以疲弊中国，远征无益，遂许之。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，罢征南兵。后黎利篡陈暠而自立，遣使入贡，谢罪求封。群臣请讨之，上亦不许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。安南即交趾国，自后朝贡不绝。

上欲立贵妃孙氏为后。乃以意导胡后，使以疾辞后位，因废胡后而立孙氏为后。胡后居别宫，上亦不废恩御，进膳如常仪，每宴会，必命居孙后之右。上以秋高马肥，恐胡骑寇边，遂整士马，驻喜峰口以待之。守将奏报兀良哈率万骑寇边，上选铁骑三千，驰赴之。敌望见，以为戍边之兵，即悉众来战。上命分铁骑为两翼，夹击之。上亲射其前锋三人，殪之，两翼飞矢如云，敌不能进。继而神机铳迭发，敌人马死者大半，余悉演走。上以数百骑直前，敌望见黄龙旗，始知上亲征，悉下马，罗拜请降，皆年缚之而归。乙卯正月，上不豫，百官朝皇太子于文华殿，翌日上崩。在位十年，寿三十七岁。上天资英畅，敬礼大臣，勤恤民隐，慎于用人，严惩赃吏。或言臣下过失，密加详察，实则加罪，诬则重琴言者。张辅、夏原吉、蹇义、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金幼孜、吕震、胡氵荧等，同心辅政，号称治平之世。

及崩，太子年方九岁。内议颇有欲立长君之说，英国公张辅、杨士奇、杨荣等入临，哭毕，请见皇太子，即叩头呼"万岁"。浮议乃息。太

子祁镇即皇帝位，是为英宗睿皇帝，改明年为正统元年。太监王振，山西大同人。初侍上于东宫，及即位，遂命掌司礼监，宠信之，呼为先生而不名，振遂专权，大作威福。张太皇太后御便殿，召英国公张辅、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尚书胡氵荧等入内，上东立，太后顾谓上曰："此五人，先朝所简以贻皇帝，凡有行，必与之计。"命宣王振至，太后颜色顿异，欲诛之。上跪为之请，乃得解。二年六月，京师旱，时御巷小儿为土龙祷雨，拜而歌曰："雨帝雨帝，城隍土地，雨若再来，还我土地。"成群呼噪，不知所自。未几，有监国即位之事，继有复辟之举。说者谓雨帝者，与弟也；城隍者，郕王也；再来还土地，谓复辟也。后悉如谣。太皇太后张氏崩，王振益无忌惮。侍讲刘球劾王振专权，下狱，振使小校入狱，断球头而去。王振忌大理少卿薛瑄，下之狱，将杀之，赖诸大臣救免，放归田里。适三杨俱卒，王振益横。福建民郑茂七反，僭称闽王，乌合至数十万，一时震动。其媳廖氏，尤妖淫善战。御史张楷讨斩茂七。宁阳侯陈懋削平其余党。

十四年，北敌也先遣使二千余人，进马报三千人。王振怒其诈，减去马价。北使回报，遂失和好，发兵寇边。荧惑入南斗，久不退舍。侍讲徐珵苏州人，颇知天文，曰："祸不远矣。"

函命妻孥南归。妻孥重迁，有难色。珵怒曰："汝欲作鞑子妇耶？"北敌也先大举入寇，大同兵失利，边塞城堡多陷没，声息甚急。王振不与大臣议，挟天子帅师亲征，百官伏阙上章恳留，不从。七月十七日，驾行，命太监金英，辅郕王居守，文武大臣皆匆匆随行，官军及私属共五十余万人。出居庸关，过怀来，至宣府。连日非风则雨，人心汹汹，声息愈急，边将井原等败报踵至，随驾文武，连上章留之。振怒，皆令掠阵，未至大同，兵士已乏粮，僵尸满路。至大同，振欲进兵，北行益急，迫成国公朱勇膝行听命。户部尚书王佐竟日跪伏草间，惟钦天监王彭德清斥振曰："象纬示警，不可复前，若有疏虞，谁任其咎？"振怒曰："倘有此，亦天命也。"前军西宁侯朱瑛、武进伯朱冕，全军覆没，振始有回意。明日班师，大同副总御郭登，谓驾宜从紫荆关入，庶保无虞，振不听。师过鸡鸣山，敌追至，遣朱勇率兵五万御之。敌于山下张两翼夹攻，杀之殆尽。兵部尚书邝野请车驾疾驰入关，而严兵为殿，振怒曰："腐儒安知兵事。"次日，驾至土木，日尚未晡，去怀来城二十里，欲入保怀来。振辎重千余辆在后未至，留待之，遂驻土木。敌见我营不行，伪退。遣使持书来通知。上召曹鼐草敕与和，遣二通事与敌使偕往。振急传令，移营南行。既行未三四里，敌四面追之，士争先奔走，行列大乱。敌骑跳阵而入，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，乃弃甲相蹈藉

而死，蔽野塞川。上与亲兵乘马突围，不得出。上下马盘膝南面坐，有一敌将索衣甲，不与，欲加害。其兄来曰：“此非凡人。”拥见也先之弟赛刊王。

上问曰：“子其也先乎？其伯颜帖木儿乎？赛刊王乎？大同王乎？”闻其语，大惊。见也先曰：“部下获一人甚异，得非大明天子乎？”也先乃召曾使中国者二人视之，问是否？一人见，大惊曰：“是也！”也先曰：“我尝祝天求大元一统，今乃落我手，将何以处之？”众皆欲杀之。伯颜帖木儿曰：“不可，大明天子在云端里坐，不知天何故推下之，万众死伤之中，镞矢不沾，寸兵不染，吾知天意之有在也。我等尝受其赐，不如还之，令中国遣使来迎，一旦复登宝位，岂不有万世之美名乎。”

众皆曰：“者。”胡语“者”，然辞也。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颜帖木儿营，令护视之。伯颜，也先弟也。

上在位十四年而北巡，百官扈驾者，英国公张辅、尚书邝野、王佐，学士曹鼐、张益等，皆死之。护卫将军樊忠从帝旁，以所持棰，捶杀王振，遂突围，杀数十人而死。报至京师，朝野大震。皇太后遣使赍重宝文绮，载以八骑，皇后钱氏，尽括宫中物佐之。诣也先营，请还车驾，不报。群臣忿极，请族诛王振家。郕王旨未下，锦衣卫指挥马顺，叱各官起去。众曰：“马顺，王振党也。”争前殴之，蹴踏抢裂，顷刻而毙。复索振所亲信长随毛王二人，亦殴杀之。众竟喧哗，班行错乱，无复朝仪。都御史陈镒奉郕王令旨，籍王振家，并脔振从子山于市。族属无少长，皆斩之，众乃定。振家在京城，内外凡数处，重堂邃阁，拟于宸居。器服绮丽，上方不逮。玉盘径尺者十面，珊瑚树高六七尺，金银六十余库，币帛珠宝无算。

皇太后以于谦为兵部尚书。也先拥帝至大同，索金币，约赂至即归帝。广宁伯、刘安等括公私金银共万余两，出迎驾。

既献，敌复拥上去。都督郭登谋夺驾，不果。上出塞，始入也先营。也先初欲害上，会雷震死也先所乘青骗马而止。继又使人雪夜行刺，见一大蟒蛇，绕护帐外，大怖而去，于是益加礼焉。袁彬与哈铭及卫沙狐狸三人侍左右，供薪水，营苦备至。

皇太后传旨：“皇太子幼冲，未能践祚，郕王年长，宜早正大位，以安国家。”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劝进，遂择日行礼。乙巳九月，郕王祁钰即皇帝位，是为景皇帝。遥尊上为太上皇，诏赦天下，以明年为景泰元

年。尊皇太后孙氏曰上圣皇太后，生母吴氏曰皇太后，立妃汪氏为皇后。也先复遣使致书，辞语悖慢。兵部尚书于谦，见上泣言曰：“寇贼不道，劳将长驱深入，宜急遣官，分设召募，朝夕训练，以补前死亡之数。其通州、霸上仓粮，宜急令百官开支为月粮，以免寇据之而久留。”上嘉纳之。初杨洪、石亨守宣府，坐不救乘舆，系诏狱，至是以于谦言，赦出之。命洪仍守宜府，石亨总京师兵马。立功赎罪。

太监喜宁，故鞑靼也，土木之败，降于也先，尽以中国虚实告之，为彼向导，奉上皇入寇。七日至大同城下，郭登曰：“赖天地祖宗之灵，国有君矣。”也先知有备，不攻去。九日至广昌。破紫荆关，朝野汹汹。侍讲徐珵，方有时名，太监金英召珵问计。珵曰：“验之星象，天命已去，请幸南京。”英叱之，令人扶出。明日，于谦抗疏言：“京师天下根本，宗庙、社稷、陵寝，百官万姓，帑藏仓储咸在，若一动，则大势尽去，宋南渡之事可鉴也。徐珵妄言当斩。”金英宣言于众曰：“死则君臣同死，有以迁都为言者，斩之。”乃出榜告谕，固守之议始决。于谦闻寇迫关，思各处刍粟以数万计，恐为敌资，乃为清野计，急遣使焚之，然后奏闻。也先长驱至京城西北关外，于谦躬擐甲胄，身先士卒，出营德胜门，泣以忠义谕三军，人人感奋，勇往百倍。既而宣府杨洪援兵至，军声大振。时诸军二十二万列城下，寇见大军盛而严，不敢轻犯。石亨出安定门，与其从子彪，持巨斧，突入敌中坚，所向披靡，敌却而西。亨追战城西，敌复却而南。神机营都督范广，以飞枪火箭击之，杀伤甚众。于谦使谍，谍知上皇移驾远，命石亨等夜举大炮击其营，死者万人，也先以上皇北遁。脱脱不花闻之，遂不敢入关，亦遁。京师解严，杨洪等班师回京，封洪昌平侯，石亨武清侯，加于谦少保，总督军务。

也先挟上皇北去，至小黄河苏武庙。伯颜帖木儿妻阿挞刺阿哈剌令侍女设帐迎驾，宰羊，递杯进膳。寻值圣节，也先上寿，进蟒衣貂裘，筵宴。哈铭、袁彬常宿御寝傍，天寒甚，每夜上皇令彬以两胁温足。上皇使哈铭致意伯颜妻，令劝伯颜送还朝。铭时时慰上皇勿忧，或成疾。喜宁教也先扰边，且不欲送上皇还，上皇深恶之。宁又忌袁彬，诱彬出营，将杀之，上皇急救之，乃免。彬与上皇谋诛宁，乃遣宁传命入京，令军士高盘与俱，密书系盘髀间，令至宣府，与总兵等官计擒之。宁至宣府，参将杨俊出，与宁饮城下，盘抱宁大呼，出髀间书，俊遂缚宁送京师，诛之。也先闻宁诛，与赛刊王等分道入寇。

大同参将许贡，请遣使与瓦剌修好。兵部尚书于谦言于理于报，必不可和。上是之，于是边将人人言战守，也先不得挟上皇为重质，始谋归上皇矣。也先遣其参政完者脱观等，赍书来请和。

诏以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，充正使，罗绮为大理寺少卿，充副使，赍玺书报之。书中止言息兵讲和，不及迎复上皇意。实等至也先营，既见也先，读玺书毕，乃引见上皇。上皇居伯颜帖木儿营，所居毡毳帐服，食饮皆膻酪，牛车一乘，为移营之具。左右惟彭彬，哈铭。实等见上皇泣，上皇亦泣。上皇曰："朕非为游畋而出，所以陷此者，王振也。"因问太后、皇上、皇后俱无恙，又问二三大臣，上皇曰："也先欲归我，卿等归报朝廷，善图之。"日暮，实等归宿也先营，酌酒相待。

实等言欲奉迎上皇意。也先曰："南朝遣汝通问，非奉迎也，若归，急遣大臣来。"实等遂辞归。实等未至京，会瓦剌复遣使议和，朝廷复遣右都御史杨善、中书舍人赵荣报之，道遇实，以实告故。善曰："得之矣，即敕书所无，可权以集事也。"善等至也先营，也先甚喜。善因力请上皇还京，反复数千言，也先悦服。平章昂克问善："欲迎复，来何操？"善言："若操贿而来，后人皆以尔为贪贿。今无所操而归上皇，书之史册，后世皆称仰。"也先然其言。明日，也先设宴饯上皇，妻妾以次起为寿。又明日，宴使臣。又明日，伯颜帖木儿设宴饯上皇。

又明日，亦宴使臣。又明日，上皇驾行，也先率众头目罗拜而别。伯颜送至野狐狸岭，恸哭良久，始别去。仍命其部将率五百骑，护送至京。

八月，上皇入塞，礼部议迎复仪注，未定，上皇先遣使诏谕避位，免群臣迎。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门。上皇自东安门入，上迎拜，上皇答拜，各述授受意，逊让良久，乃送上皇至南宫，群臣就见而退，大赦天下。二年正月，百官请朝上皇，不许。

命靖远伯王骥，守备南宫。北敌来和，请以所掠男妇易米，每一人易米一石。广州盗黄萧养，眇一目，有智数。在狱中，所卧竹牀忽生竹，众以为瑞，惊附之。因越狱造反，屡败官军，据广州称王，凡数月，都督董兴等讨平之。废英宗太子见深为沂王，立己子见济为皇太子。群臣请朝上皇，不许。废皇后汪氏，立妃杭氏为皇后。后，太子生母也。未几，皇太子见济卒。

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上疏，请上时朝上皇，笃亲亲之恩。御史钟同、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，俱请上朝上皇，复太子。皆下狱。

御史高平言南宫南城多树，事叵测，遂尽伐之。时盛暑，上皇常倚树憩息，及树伐，得其故，太惧。少保于谦以疾在告。上遣太监兴安与

舒良视之，见谦自奉甚俭，相与叹息，因以闻上，为计所资用，一切上方给之。

天顺元年正月，景帝不豫，以储位未定，中外忧惧。兵部尚书于谦，日与廷臣疏请立太子。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，念请复立东宫，不如请太上皇复位，可得功赏，遂与都督张軏、太监曹吉祥以南城复辟谋，叩之太常卿许彬，彬请谋之徐元玉。

元玉，徐有贞字，徐有贞即徐珵改名者也。亨、軏于十四日夜，会有贞宅，有贞曰："如公所谋，南城亦知之乎？"亨、軏曰："一日前已密达之。"有贞曰："俟得报乃可。"亨、軏出，至十六日暮，复会有贞曰："得报矣。计将安出？"有贞乃升屋，览步干象，亟下曰："事在今夕，不可失。"会有边吏告警，言北敌欲寇京师，徐有贞、石亨、张軏、张车儿与王骥、杨善、陈汝言等，借此以备非常为名，阴结中官曹吉祥、蒋冕等通信于孙太后，收诸门钥。夜四鼓，开长安门，纳兵千人，宿卫士皆惊愕，不知所为。石亨等率众薄南宫，毁垣坏门而入，共掖上皇登舆以行。入大内，门者呵止之，上皇曰："我太上皇也。"

门者不敢御，遂升奉天殿。登御座，鸣钟鼓，启诸门。是日百官入，候景帝视朝，议立太子。有贞号于众曰："上皇复辟矣。"

趋入贺，百官大骇，乃就班贺。景帝闻钟鼓声，大惊，闻知为太上皇，连声曰："好！好。"明日，上皇临朝。诏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，下少保于谦、王文于狱。上以于谦有功，未忍杀，而石亨、徐有贞与谦有隙，必欲杀之。遂与王文、范广及太监舒良、王诚、张玉、王勤，同斩于市，妻子戍边。论迎复功，封石亨、张軏、张车儿、杨善等为公侯伯。论随驾功，擢哈铭、袁彬并为锦衣卫指挥佥事，复廖庄、钟同等官，各荫一子人太学。废景帝仍为郕王，皇后为王妃，迁居西内，寻薨。在位七年，葬以亲王礼。景帝知人善任，外倚于谦，内信兴安，不劳声色，使社稷危而复安，可谓英主。特处天性之间未尽善，致启奸臣之衅，惜哉！复立故太子见深为皇太子。

曹吉祥、石亨恨徐有贞，谪之云南。有贞去，而曹、石益横矣。后曹、石败，放还。上颇知石亨等骄恣，屏人语大学士李贤，贤对曰："权不可下移，惟独断乃可。"上语及夺门功，贤曰："景帝不起，群臣自当表请陛下复位，何用夺门？此辈特藉陛下图富贵耳！假使当日事泄，此辈固不足惜，不审置陛下于何地。"上大悟，浸疏之。于是忠国公石事遂与定远侯石彪同谋反，事觉，下狱死，党羽皆伏诛。太监曹吉祥与从子

昭武伯曹钦谋反，事泄，上执吉祥于内，钦与王师大战于东华门，大败，钦投井死，磔吉祥于市，同谋者尽死，籍其家。时有河套空地三千里，无人守御，忽为北敌所据，遂为中国大患。上不豫，既而大渐，复辟后，又八年崩。前后共在位二十二年，寿三十八岁。上初宠王矗，后宠曹、石，政治固不足称。其晚年，任用李贤，听言纳谏，仁俭爱民，美善于颇多。

女子见深即位，是为宪宗纯皇帝。改明年为成化元年。上钱后号曰慈懿皇太后，尊生母周贵妃为皇太后。钱后无子，性孝谨，不妒忌。英宗北狩，后事哀吁拜天，倦则卧地，因损一股，哭泣太多，复损一目，倾宫中所有，以为迎驾费。复辟后，待景皇后犹焉。立妃吴氏为后，寻废之，而立王氏为后。后纪妃生皇太子祐樘，废后吴氏抱护惟谨，乃得免万贵妃之难。再后万贵妃子祐极薨，及立佑樘为太子。纪妃暴卒。诏复于谦官，遣使往祭其墓，以其子冕为世袭千户，谦婿朱骥等各给还家产。

荆襄民刘千斤作乱，众至四五万，命抚宁伯朱永等讨平之。又陕西周原土官满四，据石城反，右副都御史项忠讨平之。又襄阳李胡子作乱，亦命项忠讨平之。

上之初年，任用李贤、彭时、商辂等，天下称治。继宠万贵妃，贵妃认万安为兄弟，遂以安入阁办事，黜陟任意。又置西厂，命太监汪直提督刺个事，直遂罗织生事。直仗以督陈钺、威宁伯王越为羽翼，于附己者用之，于异己者倾之，权势震赫，天下畏之。又直欲立功于外，妄开边衅，上命直掌十二团营。

时右中官阿丑者，善诙谐，每于上前作院本，颇有东方朔谲谏之风。一日，丑作醉人酗酒，一人佯曰："某官至。"佯骂如故；又曰："驾至。"酗亦如故；曰："汪太监来矣。"醉者急惊迫帖然。旁一人曰："天子驾至不惧，而惧汪太监，何也"曰："吾惟知有汪太监，不知有天子也。"自是直宠渐衰。时王越、陈钺媚直，结为死党，丑日复作，直持双斧，趋跄而行。或问故，答曰："吾用兵，惟仗此两钺耳。"或问钺何名，曰："王越、陈钺也。"上微晒焉，于尽御史徐镛等劾直欺罔弄权，擅开边衅。上纳其言，遂逐直并其党，窜斥皆尽，内外莫不快之。

上以房中术宠妖僧继晓，赐幕姝十余，金宝不可胜纪。刑部员外林俊直谏，上大怒，下之狱；经历班黼论救，并逮赴狱，各杖数十，欲杀之。时有太监怀恩，每以忠直事上，叩头诤曰："自古未有杀涑官者，臣

不敢奉诏。”上怒，用御砚掷之，俊狱乃得解。上又以符水小术，宠江西人李孜省，擢为礼部侍郎，掌通政司事。主事张吉、舍人丁玑等疏谏，俱被谪。时又有东宫内监覃吉，每事以正道辅太子，曰：“吾老矣：安望富贵。但得天下有贤主足矣。”上英明仁恕，天下无事，惜宠用奸邪，不无少病焉。在位二十三年，寿四十岁而崩。

太子佑樘即立，是为孝宗敬皇帝。改明年为弘治元年，尊太后日太皇太后，皇后曰太后，立妃张氏为后；又追尊生母纪氏为太后，以抱育功，奉废后吴氏为本后礼。李孜省、僧举晓伏诛。上于宫中得一小箧，皆房中术也。悉署曰：“臣安进。”

上遣内监怀恩持至阁下，示万安曰：“是岂大臣所为乎？”家惭愧流汗，不能出一语。恩摘其所悬牙牌曰：“请出矣。”安始惶悚归第。京师西直门有能入城，兵部尚书马文升等请备非常。

兵部郎中何孟春曰：“熊于字为能火，宜慎火灾。”已而禁中礼部俱大火，果如其言。上敬谨英明，仁慈恭俭，节欲爱民，礼贤纳谏。即位之初，徐溥、刘健入内阁，王恕入吏部，自是众贤并进。李东阳、谢迁、邱浚，马文升、刘大夏、戴珊、王鏊、杨廷和、林俊、杨一清等诸君子相继并进，翼赞皇猷内外安宁，几致刑措。升遐之日，远近悲哀，呜呼盛哉！上不豫，召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等人受顾命，健等叩头御榻下，上曰：“张皇后生东宫，年十五岁矣，性虽聪明，好逸乐，先生们须勤请他读些书，辅他做个好人。”健等叩头曰：“臣等敢不尽力。”五月上崩。在位十八年，寿三十六岁。太子厚照即位，是为武宗毅皇帝。改明年为正德元年，尊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太后，立妃夏氏为皇后。命刘瑾掌司礼监，兼提督团营。瑾，陕西兴平人，本姓淡，景泰中，自宫人刘太监名下，因其姓。上在东宫时，瑾以俳优戏弄为上所悦。

及上即位，瑾朝夕与其党八人，为狗马鹰犬，歌舞角戏以娱上，上狎焉，与之游戏无度。大学士刘健、谢迁、李东阳等上疏切谏，勿听。户部尚书韩文，合九卿诸大臣具疏谏。太监王岳亦东宫旧臣，素刚直，与太监范亨、徐智等，欲助外廷去瑾等。

刘瑾知之，诉于上，逐之南京，使人奉之于途。于是刘健、刘大夏、谢迁各上疏致仕去，罢韩文官，下谏臣吴翀，刘玉、吕翀、戴铣、薄彦徽等于狱，斥为民。兵部主事王守仁直谏，杖五十，谪为贵州龙场驿丞。刘瑾多构杂戏男女声色以娱上。候上娱，则多上外廷章奏，请省决。上曰：“吾安用尔为！乃一一烦朕。”瑾由是自专决。刘瑾矫诏，榜

奸党刘健、谢迁、韩文、李梦阳、王守仁等五十五人于朝堂，追夺刘健、谢迁、马文升、刘大夏、韩文、许进等六百七十五人诰敕，并黜为民，充军。五年二月，陕西宗室安化王寘鐇反。起都御史杨一清，命太监张永同督兵讨之。八月，寘鐇就擒。杨一清因密说张水请上诛刘瑾，且教以上请之术，曰："公班师入京，请上问语宁夏事。上必就问公。公于此时，即上寘鐇伪檄。并述渠乱政。

谋为不孰状。上英武，必悟，但须得请即行，若少缓机泄，则祸必旋踵。"永攘臂许之。及还献俘，上迎之于东华门，赐宴。

比夜，瑾先退，永中怀中疏，言瑾激变宁夏，及谋为不孰状。

永党张雄、张锐亦助之。上悟，允其奏，当夜即命禁兵逮瑾。

时漏下三鼓，瑾方熟寝，禁兵排闼入。瑾披衣起，趋出户，被执就狱。明日降诏，闲住之于凤阳，初无意杀之也。及籍其家，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余两，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余两，宝石二斗。又金甲、玉带、蟒衣、衮袍，盔甲、弓弩等项甚多。上大怒曰："瑾果反矣。"命凌迟之，亲属皆论斩。张彩死狱中，罢大学士刘宇、曹元、焦芳等，并削籍为民，天下快之。

初，霸州文安县大盗张茂，家有重楼复壁，多为深窖，响马盗刘六、刘七、齐彦名、杨虎等皆附之。茂以贿交结内监，尝进豹房观上蹴鞠，郡县无可如何。至是御史宁果掩捕茂，折其股。刘六、刘七等势穷，劫取已擒盗党齐彦名等反，一时穷民响应，众至数千，劫掠霸州文安县。文安县生员赵风子者，名键，有通力，好任侠。刘六等攻掠文安县，键避贼立水中，会盗数人劫淫其妻于岸上，鐩大怒，夺刀杀伤二贼，为贼党所擒，遂与弟赵鐇、赵镐俱降贼，招致党羽，贼势益炽。劫掠畿内州县，拥众北向，京师戒严。既而流贼赵风子、刘六等，分寇河南、山东州县，攻徐州，掠淮西，官军屡败。乃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，调宜府、大同边兵讨贼。大同游击江彬，宣府人，骁勇狡险，从征流贼，惟杀掠良民以邀赏。刘六等乘船劫掠，往来江上，至通州狼山，遇飓风，舟尽覆，贼尽死，余者悉为官兵所擒杀，班师还京。彬赂太监钱林，引入豹房，得见上。彬机警，善迎人主意，上喜，留侍左右，升左都督，冒国姓为义儿。诱上为微行，上狎虎，为虎所伤，卧病者累月。江彬言宜府之乐，诱上出居庸关，至宣府，彬为上营镇国府第于宜府，辇豹房珍玩女御其中，时时夜出，见高门大户，即驰入，宣淫其妇女。彬益索民间美妇进之，上乐而忘归，号宜府曰家里。上还京，复议

北巡。乃自称威武大将军，太师镇国公朱寿巡边，命内阁杨廷和、梁储等草敕，储等言君不可以臣名，不肯草，上遂自称之。以行幸宣府，至大同，抵榆林而还。上以南方多美妇，复下制南巡。初，宁王宸濠既纳贿得复护卫屯田，时时欲反，廷臣忧之，乃起王守仁为佥都御史，巡抚南赣、汀漳等处。守仁请提督军务，许之，至是南巡制下，人心汹汹。会御史萧淮，劾奏宁王不法事，宁王宸濠遂与所厚乡宦李士实、举人刘养正举兵反。

娄妃泣谏，固止之，勿听。遂以计杀守臣孙燧、许逵等，取有南昌。复遣贼首闵念四、吴十三等，夺舟，顺流攻南康、九江，皆陷之。宸濠自率兵攻安庆，知府张文锦等率众死守。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，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起兵讨贼，径袭南昌，宸濠解安庆围还救，至鄱阳湖，守仁督兵与战，贼众大败，宸濠就擒，槛车北上，娄妃赴水死。宸濠曰："昔纣用妇言而亡，我今不用妇言而亡，侮之何及。"时守仁捷音犹未至京师，上欲南游，遂下诏亲征，出师驻良乡，守仁捷音方至，上令退回，待至南京另奏。梁储、蒋冕力请回銮，勿听。王守仁发南昌，将献俘阙下，内监张忠、朱泰等谓当纵之鄱阳，俟上亲与决战，然后奏凯论功。守仁勿听，乘夜过玉山，张永已候于杭州。永谓守仁曰："吾之此出，为群小在侧，欲调护左右，以墨辅圣躬，非为掩功来也。但皇上顺其意而行，犹可挽回万一，不然，徒激群小之怒，无益也。"守仁信其无他，乃以濠付之。

张忠、朱泰屡矫伪命召守仁，守仁不赴。乃谗于上曰："王守仁必反。试召之，必不来。"张永闻之，密遣人急报守仁，上召之，立至。永复调护之，上曰："王守仁道学人也。"仍命还江西。

上驻跸南京既久，复有游苏杭、泛江浙、入绍兴、溯湖湘、登武当之意，杨廷和、毛纪请回銮，梁储、蒋冕等泣请回銮，坚跪不起，上不得已，从之。张永令王守仁重上捷音，宸濠及逆党皆伏诛。其后嘉靖元年，追录平濠功，封王守仁为新建伯。

十六年正月，上还京师。初，江彬进淫药，上服之，日淫妇女以十数。三月上不豫，未几大渐，遂崩于豹房。，在位十六年，寿三十一岁。太监陈敬、苏进奔告慈寿皇太后，乃移殡于大内。

太后下懿旨，磔江彬于市，籍其家，得黄金七十匮，每匮一千五百两，银二千二百匮．其余珠玉、首饰、宝玩不可胜计。是日太后召杨廷和等议，传遗旨，立兴献王厚熜为嗣。夏四月，孝宗从弟兴献王佑杭之

子厚熜至京师，即皇帝位，是为世宗肃皇帝。诏以明年为嘉靖元年，命礼部会议崇祀兴献王典礼。杨廷和等请以孝宗为考，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，而令益王子崇仁为兴献王后。上曰：“父母可互易如是耶？其再议。”上必欲考兴献王，而以孝宗为皇伯父。观政进士张璁、南京主事桂萼俱阿上意，上大礼疏，上大是之，骤升为学士。大学士杨廷和、蒋冕等力争不得，遂致仕去。毛纪、石瑶、丰熙、马理等力谏，不听。于是何孟春、王元正、杨慎等二百二十余人，俱跪伏左顺门，大呼高皇帝、孝宗皇帝，声彻于内。上使司礼太监谕退，不从。杨慎、王元正乃撼奉天门大哭，群臣皆哭，声震阙廷。

上大怒，命录为首者戍边，四品以上夺俸，五品以上杖谪。于是大礼议定，以孝宗为皇伯考，慈圣太后曰皇伯母。追封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，称皇考，观封母蒋氏为章圣太后，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寿安皇太后。立妃陈氏为皇后，七年崩，立妃张氏为后。又废张后而立德妃方氏为后。上尝幸曹妃宫，既寐，宫婢杨金英等谋弑上，以组系上颈。有宫婢张金莲者，驰告太后，后驰救，得免，并杀曹氏，上常冤之。

田州土官岑猛反，两广总督姚镆讨诛之。已而猛党卢苏、王受复叛，上命王守仁为两广总督讨平之。上之初年，用张敬孚、桂萼等，邪媚弄权。敬孚，即张璁改名也。及以夏言为大学士，忠诚为国。未几罢夏言，以严嵩为大学士，窃弄威权，内外官员有所建白，必先白嵩，嵩许诺，后奏闻。于是副封苞苴，辐辏其户。御史叶经劾嵩；嵩激上杀之。嵩子世蕃，复专权纳贿，上微闻之，复起用夏言，位在嵩上，嵩甚恨之。会都御史曾铣夜捣北敌巢，胜之，铣因议复河套，夏言主之，适北敌入寇大掠，仇鸾讦铣开衅。严嵩论曾铣开边启衅，夏言和同附会法司会议，铣以失陷城池律、夏言以交通律，俱论斩。妻子流三千里，天下冤之。仇鸾重赂严世蕃，得为宣大总兵。北敌俺答入犯宣府，由蓟州入古北口，转掠怀柔、顺义，遂逼通州，复自北河东渡，直薄京师，大掠金帛子女而还。仇鸾诈称败乱，驱之出境，委罪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而杀之。越二年，俺答复寇大同及蓟州，徐阶奏鸾通敌误国，全家斩于市，籍没其家。倭寇浙江，倭即日本国，其所统有五畿、七道、三岛，为郡五百七十有三，皆依水附屿而居，名虽为郡，实不过中国一村镇而已。鄞人宋素卿初奔日本；教之寇掠中国。时有徽人汪直，以事亡命走海上，倭爱服之。倭勇而戆，不甚别生死，每战，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，善以少击众，无能捍者。其魁则皆浙闽人，奸淫掳掠，裸妇女而饮酒，百姓大受其害。工部侍郎赵文华，请祷海神以杀贼，遂遣如浙，陵轹官吏，搜括财物，公私苦之。总督张经大败倭寇于嘉兴，杀获几尽。

赵文华以其不附己，反先奏劾其玩寇殃民而杀之。倭寇掠浙江、江南、闽广、山东无已时，后赖总兵戚继光、俞大猷等力战，尽歼之于福建之平海卫，倭寇乃平。

时大学士严嵩，与子太常卿后为工部侍郎世蕃、仆严年、客罗龙文、牛信，及门下赵文华、鄢懋卿、万彩等，招权纳贿，中伤善类，颠倒是非。厉汝进、徐学诗、王宗茂，杨继盛、沈炼、吴时来、张翀、董传策等，前后上疏，极言其奸，或谪、或死、或戍。于是缙绅皆畏嵩，不敢言。阁臣吕本亦跗之，专权者二十余年。上颇疑之，渐近徐阶。御史邹应龙疏劾严世蕃交通贿赂诸不法事，及严嵩植党蔽贤，溺爱恶子。上览之心动，命严嵩致仕，而下世蕃于狱，以鄢懋卿等属法司，惟赵文华前以忤嵩去职，不在其内。严世蕃坐贬戍雷州，及其爪牙罗龙文、严年等，俱远戍。世蕃等俱不至戍所，竟归家，鸠工大治宫室。

推官郭谏臣以公事过嵩里，具揭于御史林润。润上疏言："臣巡视上江，备访江洋盗贼，多入逃军罗龙文家，龙文卜筑深山，乘轩衣蟒，阴有不臣之心，惟严世蕃为主。近者假治第为名，聚众至四千人，道路汹汹，或谓变且不测。"疏上，即命林润逮捕。润捕严世蕃、罗龙文等至京，下法司讯状，徐阶略问，不待其服，即具疏以闻，言事已勘实，其交通倭寇，潜谋叛逆，具有显证，乞正典刑。上从之，命斩世蕃、龙文于市，籍其家。

金银珍宝充斥，几与天府捋。万彩、鄢懋卿并充军，严嵩寄食人家而死。上自即位以来，好道术。会宫中黑眚见，方士陶仲文治之有验，上尊宠之，累官至礼部尚书，封恭诚伯。及仲文死，复宠用方士王金、陶仿、刘文彬、申世文、高守中、陶世恩等。晚年斋居西苑，专意元修。然不废政事，批决无停晷，故不至废弛。又好言祥瑞，恶闻死亡字。户部主事海瑞，罗上过失，上疏极谏。上大怒，命逮系瑞于镇抚狱。上以服方士药，渐渐火发，十二月，疾甚，自西苑还干清官，遂崩。上英明苛察，严以驭吏，宽以治民，足称令主。然用严嵩，杀忠谏，好道教，宠方士，不无少损焉。在位四十五年，寿六十岁。

大学士徐阶等宣遗诏，请上第三子裕王载垕即位，是为穆宗庄皇帝，改元隆庆。立妃陈氏为皇后，追录先朝忠谏诸臣杨继盛、沈炼等，并复职赠荫谕祭，复海瑞官。追赠王守仁为新建侯，谥文成。诸方士伏诛。以张居正为大学士，徐阶致仕，以高拱为内阁大学士。北敌俺答孙把汉那吉者，酋妇所钟爱也，因小忿，率其仆阿力哥等来降，总督王崇古纳之。边吏大哗，以为不可，崇古不听，以闻于朝，廷臣喧然，以为

不可，御史叶梦熊争之尤力。上曰："慕义来降，宜加奖励。"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，阿力哥为五千户，备赐衣一袭。俺答妻恐中国杀其孙，日夜怨俺答，俺答亦自悔，遂拥众十万压境，崇古令人谕以国恩，县邀其缚叛人示信。俺答夫妇感且愧曰："汉乃肯全吾孙，吾且啮臂盟，世世服属，何有于叛人？"遂定盟，通贡市马，执赵全等来献，崇古遣那吉归。诏封俺答为顺义王，以功进王崇古为兵部尚书，世袭锦衣千户。五月，上不豫，既而大渐，召阁臣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至干清官，受顾命。翌日上崩。在位六年，寿三十六岁。上宽仁大度，勤俭爱民，留心边事，处置咸宜，足称令主。及崩，太子翊钧即位，年方十岁，是为神宗显皇帝。以明年为万历元年。

时，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，张居正乃结保以自固。首相高拱谋逐冯保，反为冯保所逐。未几，高仪亦病卒，而居正哀然首辅矣。上早期，出干清官，见一无须男子，伪作宦者状，袖有佩刀，趋走惶遽，左右执之。冯保立鞫之。对曰："我是南兵，名王大臣，自总兵戚继光所来。"张居正因密语冯保曰："可借以除高氏。"因教之言："高相君怨望，使来行刺，愿先首免罪。"群臣俱忿忿不平。及会审，风霾，天晦，雨雹，杂治王大臣，王大臣不能堪，冯保问曰："谁主使者？"大臣曰："尔教我言高相公主使。"冯保惧，遂罢审。已而王大臣中毒，哑不能言，遂处斩，自是居正威望日重矣。居正虽内结冯保以，自固，然性深沉，多智数，亦不甚贪财，而能辅上以正。请帝日御经筵，又进《帝鉴图说》，进《讲章》，进《宝训》、《实录》等类，以辅成君德。又信赏必罚，知人善任，赈饥荒，蠲积逋，动合机宜。灭岭东贼兰一清。又两浙兵民乱，命张佳允视师两浙，遂不动声色而乱平。于治河，则用潘季驯；于治兵，则用李成梁、戚继光等，天下大治。而刘台等犹劾其专权。张居正以父丧去位，帝手诏慰留之。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穆、沈思孝、邹元标等，交章劾居正忘亲贪位。居正大怒。上俱杖谪之。居正在丧次，凡阁中事，令吏赍奏，就拟处分，手诏称元辅，称太师，称先生，慰谕甚至。六年五月，帝始冠。三月，立妃王氏为后。十年六月，大学士张居正卒。上震悼辍朝，遣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，赐赙甚厚。两宫太后及中宫，俱赐金币。赐祭十六坛，赠上柱国，谥文忠。未几，废司礼监冯保南京闲住，冯保每裁抑中贵，毋与朝政，内侍多怨之；又每辅上以正，上亦恨之，故坐贬。

时潞王婚礼，所需珠宝未备，太后以为言，上曰："办此不难，年来廷臣无耻，尽献张、冯二家耳。"于是御史羊可立追论居正罪恶。一时攻之者锐气不可解。诏夺张居正封诰赠谥，籍没其家。家财不甚丰，株连

颇多，荆州骚动。其长子敬修不胜刑，自缢死。其弟张居易，次子张嗣修，及张顺、张书等，俱发烟瘴地面充军。刑部尚书潘季驯上言：“居正家产奉旨抄没，国法已正，众愤已平。但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，子孙死亡相继，殊失罪人不孥之意。”上恻然，乃诏有司保全之。自是大臣无敢实心任事者矣。以申时行、王锡爵入阁办事，天下亦治。及张位秉政，奸人史锦、王君锡等请开矿。二十四年冬，张位以为天地自然之利可益国，无病民，彩之便，于是遣太监张忠往山西，曹金往两浙，赵钦往陕西，鲁坤往河南，一时各遣内官四出开矿。编富民为矿头，而矿实无银，勒民间纳银以代税，违者即破其家。遣内监彩木于川、贵、湖广间，又遣内监开皇店于各处。又命内监彩珠于广州，兼征市舶，又设福建市舶，又命彩云南大理石。诸内监各处肆虐，民不堪命。临清民变，殴税使马堂几死。税监陈奉勒居民黄金，拷及妇人，并拘钟祥知县邹尧弼，远近大震。武昌民变，逐陈奉。奉匿楚府中，从执奉左右六人投之江。有旨降知府、知县为民。太监孙隆彩税浙江，驻苏州，激变市人，饥民倡义，杀其委官七人。

抚按诘乱民有葛成者，独引服，不及其余，下狱论死。云南矿务太监杨荣，恣行威福，杖毙数千人。榜掠指挥樊高明等，指挥贺世勋、韩光大倡众杀荣，焚其署，徒众辎重皆为灰烬。事闻上，怒不食，曰：“荣不足惜，何纪纲顿废至此。”于是世勋下狱死，光大戍边。御史况上进、王立贤，给事中杨应文、包见捷、田大益，刑部侍郎吕坤，礼部侍郎冯琦、郭正域，户部尚书赵世卿，辅臣朱赓，皆上章极言矿使之为害。勿听。凤阳巡抚李三才上疏，言：“矿税繁兴，万民失业，千里之区，中使四布；加以无赖亡命，附翼虎狼，沿途掘坟，得财方止。奸淫子女，侮官虐民，圣心安乎？不安乎？试观朝廷有如此政令，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？”不报。

历来朝鲜国（即高丽国）与辽东接壤，舆地六千里，饶庶有华风，时国王李日公，湎于酒，而倭酋关白平秀吉、起人奴篡立，以枭雄据六十六州。倭酋，即日本，关白，犹华言宰相也。

平秀吉闻朝鲜驰备，遂攻陷之。李日公奔辽东求救，上以其修贡谨，遣总兵祖承训率兵渡鸭绿江援之。攻平壤，失利。上复遣宋应昌为经略，李如松为大将，援之，遂败倭酋于平壤，而明师精锐亦多丧。会倭酋遣使请朝贡，于是群议急图休息，遂撤兵还。朝廷以李宗城充正使，杨方亨为副使。封日本平秀吉为王。宗城经行之处，在在索赂，次对马岛，太守义智饰美女更番纳行幄中，宗城安之。宗城闻义智妻美，必欲淫之。义智大怒，诳其左右曰：“倭将有变。”宗城惧，遂弃玺书逃

回。事闻，下宗城于狱，乃改杨方亨为正使，沈惟敬为副使。倭酋复攻陷朝鲜，上复命邢玠为经略，杨镐为经理，以麻贵、刘綎为将军讨之。凡三年，平秀吉死，倭酋陆续遁归。麻贵、刘綎等分道进兵追击，破之，擒乎秀、政平、正成等。二十六年，南海遂平。

二十七年，四川播州宣慰司杨应龙（即北宋扬业后也），置关据险，劫掠州县，令诸苗对父奸女，面夫淫妻，或令妇女裸体高卧，用团头箭射中其阴，以为乐；或烧蛇入妇女阴中，使之号叫踊跳，以至人蛇俱毙。蜀臣奏闻，上命将军刘綎等发兵讨之。刘綎率将士，分道并进。应龙子杨朝栋，统苗兵数万迎敌，官军夹攻，大败之，退守关险。刘綎从间道攀援直入娄山关，营火烛天。应龙大惧，遂同二爱妾阖室缢死。擒其妻子，献俘阙下，遂以其地为遵义、平越二府。时有姚安知府李贽，寄居麻城，谓大道不分男女，作观音问，引诱士人妻女归教，用邪术掩人耳目，诡言入房中传道，白日行淫。诏逮系狱，贽自经死。又有凤阳人刘天叙，与其党抬一小佛像，历乡村募化，妄言有法术，能指天天开，画地地陷，且能积压人生三世事。

引诱愚人妇女为徒，择美少妇女，声言传道，即携去行淫。聚徒万余人，遂谋反，将据城僭号。有司捕擒之，诏为首者磔，为从者斩。

初，申时行为相，性宽平，所斥必旋加拔擢。至是沈一贯为相，以才自许，不为人下。文选司郎中顾宪成，以言事被谪，归讲学于东林，故杨时书院也。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等，以蹇谔自负，每与政府相持，皆附之。而宪成讲学，天下趋之。

结淮抚李三才党，更相倾轧，垂五十年。上晚年，因有足疾，高居深宫，惟宠郑贵妃，全置国事于不理。于遥执朝政，号东林党。而沈一贯持权求胜，附一贯者，科道亦有其人，号为浙党。其后二奏疏，概留中，无所处分，惟言路所纠，其人不待旨，竟罢去。于是台省之势，积重不返，有齐、楚、浙三方鼎峙之名。诸臣结党相攻，章奏日烦，上皆不理，甚至告老乞休表章亦不发。诸臣不待命，竟归。诸司员缺，皆不补官，镇抚司缺理刑官，日久无人问断。监犯淹系死亡，家属中百余人，聚哭长安门。辅相不问是非贤否，俱为言官所劾，乃以摸棱为工。群臣但为己私，不复为国，南北科道互相攻讦，纷如聚讼。

户部库银，现存止八万两，国事大坏，天下将亡。

大清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，戊午正月，改万历四十六年为天命元年，帝王历数，已有所归。今且将明朝之事叙完。

大清兵入抚顺，大败明师。明以杨镐为兵部右侍郎，经略辽东。明神宗恐师老财匮，下廷议。于是大学士方从哲，兵部尚书黄嘉善，兵科赵兴邦等，发红旗，趋杨镐进兵。镐不得已，分四路出师，计胜兵十余万。命马林督金台失兵攻北路；命杜松攻西路；李如柏攻南路；刘綎督朝鲜兵攻东路。时蚩尤旗现，长竟天；又彗见东方，星陨地震，识者知为败征。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出兵，值大雪，兵不前，师期泄。杜松欲立首功，越五岭关，先期抵浑河，既渡遇伏，杜松血战，力竭而死，兵无存者。马林由三岔堡，抵二道关，闻松败，结营自固。清兵乘胜攻之，林败，游击麻岩死之。刘綎独领兵，由马家寨口深入三百余里，克十余寨。清兵冒作杜松兵，为响导，诱入重围，众溃，綎没于阵；惟清河一路，李如柏以经略令撤回，获全。

或曰：李如柏因前日游击李永芳已降清朝，阴通结纳，故得全也。是役也，军士死者四五万。事闻，京师大震。

于是清兵克辽东诸城邑卫所。明起前御史熊廷弼经略辽东，逮杨镐、李如柏进京听勘，皆论斩。初，明神宗自即位以来，立王皇后，无子，王恭妃生皇长子，郑妃生皇三子，上宠郑妃，进封贵妃。给事中姜应麟，主事孙如法等上言，以为恭妃诞育元嗣，五年未闻进封，郑氏一生子，即封贵妃，天下不能无疑。上大怒，俱谪为典史。自后沈鲤、申时行、许国、王锡爵、王家屏等九卿科道，交章请立太子不休。上恶其激聒，愈置不理，迨皇子十三岁，辅臣王锡爵坚请，始命与皇三子同出阁，讲学读书。河南大饥，人相食，上与郑贵妃览奏恻然，郑贵妃请出私蓄五千金发赈，上喜。亦给内帑五千金，河南赖之。诸臣日请立太子，至二十九年，始立长子常洛为太子，时年已二十二矣，始冠。福王、瑞王、惠王、桂王俱冠。始册立郭氏为太子妃。有黏匿名书于各处，其书一夕间自宫门迄于衙巷皆遍，大约言郑贵妃欲危太子。题曰：《续忧危竑议》。竑者，宋宁宗嗣子名。宋宁宗欲立竑，及宁宗崩，史弥远矫诏杀竑而立理宗也，事闻，上大怒。中外危疑，下令捕妖书甚严，长安中无敢偶语。

吴江人沈令誉，以疑似捕治，并捕高僧达观弃市，株连甚惨。

最后得皦生光，生光不胜刑，遂自诬服。侍郎李廷机、尚书赵世卿劝辅臣沈一贯、朱赓力持之，狱始具，磔生光于市，妻子戍边。然妖书实非生光所为，其后中书舍人赵士征疾笃，自言为此，肉碎落如磔而死。四十一年，群臣合辞请福王之国。武人王日干，讦奉好人孔学与郑贵妃宫中姜内相歃盟，请妖人王三诏至家，咀咒太子。上大怒，彷徨莫

知所处，至掀翻御案。

辅臣叶向高具密揭奏曰：“王日干、孔学等皆京城光棍，此事大类往年妖书。但妖书匿名，无可究治，今告者与被告者皆在。一审其情立见。”上默然霁容，遂不复问。向高因密请速令福王之国。上纳之，令福王之国河南。

四十三年五月，蓦有男子闯入东宫，以挺捂仆守门内侍一人。众共执之。皇太子亲奏送部鞫审。是犯名张差，御史刘廷元疏言：“其迹涉风魔，貌似黠猾。”刑部郎中吴士相等定为风癫。提牢官王之彩重加诘问，言有马三道诱至庞、刘二太监处，教之行事。语多涉郑贵妃弟郑国泰。科臣何士晋上疏，请穷究其事。于是群臣纷纷劾奏不已。上大怒，传旨只将本犯张差实时凌迟处死，不许波及一人。寻毙太监庞保、刘成于内庭，事遂寝。四十八年夏四月，王皇后崩。五月，上不豫。七月，上疾大渐，召阁臣方从哲，托以后事。遂崩。太子常洛即位，是为光宗贞皇帝。诏以明年为泰昌元年。令停止矿税，撤回诸内监，简补诸废官，发帑银一百万两，以赈九边，天下称庆。八月，上不豫，内医崔文升下通利药，上一昼夜三四十起，支离牀褥间。封元妃郭氏、才人王氏为皇后，又谕选侍李氏，侍朕勤劳，着封为贵妃。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铅丸，上服之，不愈；可灼复进一丸，九月朔，上崩。在位一月，寿三十九岁。或曰郑贵妃用泄药所鸩也。内急宣召诸臣。诸臣趋进，给事杨涟曰：“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，急宜请见嗣主呼万岁，以定危疑。”

随拥出宫，移住慈庆为是，诸臣皆然之。大学士方从哲率群臣哭临毕，即请叩见皇长子，良久未出，诸臣力请之，皇长子始出。诸臣遂拥皇长子至文华殿，行五拜三叩头礼，呼万岁。群臣请即日登极，谕初六日即位，复拥入慈庆宫。阁臣刘一璟奏曰：“今干清官未净，殿下请暂居。”此时李选侍犹居干清官，御史左光斗、给事杨涟、请选侍立刻移宫，选侍不得已，乃移居仁寿殿。皇长子由校即皇帝位，是为熹宗哲皇帝。诏以本年八月起，至十二月止，为泰昌元年。以明年为天启元年。

初，光宗服李可灼药而少愈，方从哲拟旨赏银五十两，至是群臣交章论崔文升、李可灼以弑逆大罪，发法司究问，俱遣戍。立妃张氏为后。时经略熊廷弼在辽东修筑城池，训练军士，通商贾，集粮饷，竭力支撑，方得二年无事。乃御史冯三元、顾慥，科臣姚宗文等，以私忿劾其无谋而欺君，廷弼不去，则辽之存亡未可知。又嗾其党魏应嘉、郭巩、张修德、魏应科等交章前后疏论熊廷弼。诏熊廷弼回籍听勘，兵科杨涟疏救。勿听。诏廷弼革职家居，以袁应泰经略辽东。清兵克沈阳，

明兵大败，总兵贺世贤、尤世功、陈策、童仲揆、石柱上官、秦邦屏等皆死之。清兵克辽东，明兵又大败。经略袁应泰、巡按御史张铨、守道何廷魁、监军崔儒秀等皆死之。事闻，京师大震。

初，辽东巡抚薛国用以病辞官，至是以参议王化贞为辽东巡抚。御史张秉谦上疏，讼熊廷弼之冤，言廷弼若在，决不使辽事败坏至此。乃诏廷弼至京，复命为辽东经略。时辽西尚未失，廷弼驻扎右屯，以为挫败之余，无兵可战，且宜固守。而王化贞误信西人之助，力主进战，以复辽东。廷议主之，遂战，令总兵刘渠移军振武，而广宁遂空。清兵至振武，大败明兵，斩刘渠。王化贞股栗，不战而逃，从者数十人，走闾阳。适经略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，化贞、向廷弼大哭。廷弼曰：“公不召募敌骑，不撤广宁兵于振武，当无今日。此时惟有护百万生灵入关，勿以资敌足矣。”乃整众西行入关。辽西复失，明兵遂严守山海关，逮王化贞、熊廷弼听勘，而廷臣复以私忿恨廷弼，议与王化贞并坐斩，而熊廷弼反传首九边。于是忠良解体，而明事不可为矣。

//])-)[

时辽事紧急，征兵于四方。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子奢寅素有逆志，请提兵三万，赴援辽东，遣其将樊龙、樊虎以兵至重庆。四川巡抚徐可求点核，汰其老弱，发饷，饷复不继，龙等遂鼓众反，杀徐可求，已而引兵逼成都。左布政使朱燮元悉力捍御，石柱土司秦邦屏战死于辽，其妹秦良玉掌其印，提兵赴援，与燮元大破贼于成都城下。崇明父子拔营走，遁归重庆。事闻，以朱燮元为四川巡抚。奢崇明既败，乃诱其亲党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同反。邦彦据平彝、龙里等地，破乌撒，进围贵州，用诈降计，杀巡抚王三善。贼兵大炽，约三路进兵：一攻云南，一攻遵义，而奢寅专攻永宁。奢寅性凶淫，遇部下妻女有姿色者，必淫之，富于财者，勒索之，不遂，辄死。其下苗老虎、阿引等恨之，候其酣歌醉卧，刺杀之，逃降明朝。

而奢崇明与安邦彦为乱犹未已，直到崇祯年间，总督朱燮元讨平之。又有山东妖贼徐鸿儒，于万历末年，以白莲教聚众数千人。深州人王森，以救一妖狐，狐令断其尾藏之，能知人休咎，见人则放妖香，人闻其香，即自归附，得资巨万。至是其子好贤，与景州于宏志约鸿儒同反。破郓县、邹县、肆县、巨野县，攻长镇，掠粮船四十余艘，众至十余万。遂据兖州、济南等堆，势甚锐。自五月至九月，巡抚赵彦讨平之。然此等贼，俱无损于明。其有剥尽明朝元气，遂致亡明者，内贼魏忠贤与客氏是也。客氏故定兴民侯二妻，生子国兴，年十八，进宫乳太

孙。

又二年而寡，遂在宫奉皇太孙。

魏忠贤初名进忠，肃宁县人，少黠慧，无籍，目不识丁，好酒，善骑射，有胆力，因赌博不胜，遂自宫，隶司礼太监孙暹名下；导太孙游宴，甚得太孙欢心，因通于客氏。人每疑其既宫矣，何物与通？或曰，用天灵盖及割童子阴，煅炼和药服之，自能抽出，久服，长大无比。或曰，宫中有鸾胶，乃外国所进稀世宝也。于所割处去其皮，割驴马阴七八寸，敷以鸾胶而缝之，立时生就，亦能伸缩，知痛痒，惟不能生育。如欲验时，割去，敷以鸾胶，贴以去毛羊皮或鸡皮，亦立时生就，无所痛苦也。时魏朝亦私于客氏，上既即位，－夕，魏朝与忠贤争拥客氏于干清官暖阁，争先后，嚣声达御前。时上已寝，俱跪御榻前，听上命。而客氏久厌朝而喜忠贤，言于上，乃退朝而与忠贤。忠贤矫旨，发魏朝于凤阳，缢杀之，而忠贤遂得专客氏矣。司礼太监王安素刚正，上之立也与诸大臣同受顾命，见忠贤侵权，欲重惩之。而忠贤遂嗾给事中霍继华劾安，客氏从中附和之，因矫旨革安职，谋杀之。于是客魏相通，恣为不道。御史王一心、倪思惠，科臣侯震旸等相继疏劾，皆降谪。

魏忠贤设内操万人，皆裹甲出入，钲鼓之声，喧阗宫禁。内监王进试铳上前，铳炸，伤进手，上几危。御史刘之生凤、李应升、黄尊素、宋师襄交章论之，忠贤皆矫旨切责。光宗选侍赵氏，与客、魏不协，矫旨赐死。上裕妃张氏方妊，客氏妒之，谮于上，绝饮食，闭禳道中而卒。冯贵人尝劝上罢内操，客、魏恶之，矫旨赐死。李成妃从容为上言之，乃矫旨革封，绝饮食。成妃鉴裕妃饥死，密储食物壁间，数日不死。客、魏怒少解，斥为宫人。皇后班氏素精明，客、魏惮之，后方妊，腰痛，客氏密布心腹宫人陨焉。又于上郊天日，掩杀胡贵人，以暴疾闻。荫客氏于及忠贤弟侄，赐以田地官爵。都御史杨涟，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，下旨切责不少贷。盖上并不识字，旨出魏忠贤。忠贤又不识字，其党李永贞、李实、李明道、崔文升等，阿其意而为之也。群臣见之，无不愤激。于是南北科道卿寺魏大中、周宗建、左光斗、赵南星等，继涟申奏者不下百余疏，无不危悚激切。而上不识宁，何以得省！诏削都御史杨涟、左光斗籍，罢尚书赵南星、都给事魏大中等，一时正人尽去，都署为空。大学士魏广微等附忠贤以自固，而崔呈秀、阮大钺、倪文焕、武臣田尔耕、许显纯等，俱以邪媚进用矣。

四年三月，刑科傅槐诬参左光斗、魏大中，词引故内臣王安及中书汪文言，遂逮治文言，受杖革职为民。十二月，御史梁梦环复论之，大

理寺丞徐大化复诬劾杨涟、左光斗，工部主事曹钦、程复诬劾赵南星、周宗建、张慎言、李应升、高攀龙、魏大中等，受熊廷弼赂，以汪文言为之证，诏复逮治汪文言，命锦衣卫指挥许显纯勘问，辞连赵南星、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缪昌期、袁化中、王之彩、施天德、周朝瑞、黄光龙、顾大章等，锻炼两月余，文言不为屈。最后严鞫，备极酷刑，文言不能勘，仰视许显纯曰："任汝巧为之。我承焉可也。"显纯教诬魏周诸人，以受熊廷弼赂。文言蹙然起曰："天乎冤哉！

以此污蔑清廉之士，有死弗承。"下杨涟、左光斗、周朝瑞、顾大章、袁化中等于北镇抚司狱，棰楚甚酷，俱毙之于狱。赐魏忠贤印文曰："顾命元臣。"客氏印文日："钦赐奉圣夫人。"

时魏大中被逮过吴，苏州吴县致仕吏部主事周顺昌家居，与之周旋，留过累日，即以其女许配其孙。缇骑趋大中行，语侵顺昌。顺昌张目叱之曰："汝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？汝朝归语魏忠贤，我即故吏部郎周顺昌也。"及大中下狱，御史倪文焕即以缔姻事劾顺昌。忠贤矫旨逮之。丙寅六年三月，缇骑至吴，吴中沸然，士民素德顺昌，闻其逮，不胜忿。顺昌改囚服出门，士民拥送者数千人，俱恳巡抚毛一鹭疏救。一鹭流汗，不能出一语。缇骑厉声曰："东厂逮人，鼠辈何敢置喙。"于是市人颜佩韦等，直前问曰："旨出朝廷，乃东厂耶？"缇骑曰："旨不出东厂，将谁出？"众怒，哄然而登，众殴缇骑，立毙一人。顺昌为书别亲友，私行赴京，下镇抚司狱，许显纯严刑酷拷，毙之于狱。毛一鹭奏闻民变，有旨密拿颜佩韦等五人斩之。

是年八月，清太祖高皇帝驾崩。九月，清太宗文皇帝即位，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。明熹宗佞臣浙江巡抚潘汝征，请建魏忠贤生祠，又乞赐额。诏从之，遂建祠于西湖之麓，极壮丽，赐额曰"普德"。于是四方效尤，请建祠宇，几遍天下。各曲意献媚，务穷工作之巧，像以沉香木为之，眼耳口鼻手足，宛如生人。七年八月，上不豫，无子。召御弟信王入，谕以当为尧舜之君，及善视中宫，委用魏忠贤等语。信王出，上崩。在位七年，寿二十三岁。忠贤欲篡位不敢，遂自出迎信王入。王危甚，袖食物以入，秉烛独坐以待旦。次日，信王由检即皇帝位于中极殿，受百官朝贺，忽天鸣有声，改明年为崇祯元年。魏忠贤乞辞位，不许。命奉圣夫人客氏出外宅。御史杨维垣首参崔呈秀，- 语侵魏忠贤。吏部主事钱元慤疏参魏忠贤，嘉兴县贡生钱嘉征疏参魏忠贤十大罪。

十一月，谪魏忠贤于凤阳守皇陵，籍其家。忠贤既行，拥徒繁众。上闻之，赫然震怒，着锦衣卫擒赴治罪。忠贤行至阜城，知不免，因自

经上清官。得宫人妊身者八人，皆客、魏两家侍妾。因已孕，纳之宫中，冀如吕不韦故事也。上大怒，立命同客氏等赴浣花局掠死，籍其家。客氏于锦衣卫指挥侯国兴与魏忠贤侄宁国公魏良卿等，皆伏诛。魏忠贤、客氏磔戮其尸，斩崔呈秀、许显纯、田尔耕，凡附奸逆党，以七等定罪，天下快之。无奈明朝元气丧尽，上天不佑，旱蝗为灾，流贼群起，明遂以亡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李自成犯京邑社稷摧崩

诗曰：

濯濯春风旧柳条，昔年曾斗楚宫腰。

繁华去后行人绝，犹自枯枝拂板桥。

板桥霜冷马蹄忙，为送行人下夕阳。

多少遗宫成瓦砾，无穷战垒聚锋芒。

旧京芳草铜驼卧，故冢冬青麦饭香。

轩老早知兴废事，一蓑烟雨钓沧浪。

却说明之将亡，灾异特甚。如太白昼见，日食地震，地裂涌血之类，不一而足。闽县有少妇，摘蔬园中，虎逾园，攫取妇淫之。妇惊怖几绝。家人共驱虎，逾时乃去。后产一虎，弃之郊外。余杭周氏与龙交，一产四蛇。太原乐静县民李良雨，忽变为妇人，与同贾者苟合为夫妇。睢宁大雨河溢，五龙见云中。是日，有龙为蛛网所挂，不得脱。须臾，复有一龙纵火焚其网，龙乃脱去，蛛死山中，丝网尚弥山谷。万载县有巨石自天而坠。张方伯修甘州城，得小棺五百余具，约长二尺余，启视，内敛一人，男女老少不同，而皆纱帽红袍，凤冠霞帔。其少妇皆美丽动人，去衣视之，休皆莹白可爱。南宿州村民妇，一产七男，肤红白黑青诸色各异，以为妖，嘱人瘗之。是夜，里中有长者梦神谓曰："明日有七将军在厄，过尔门，尔当救之。"长者起觇门外，果见有人携一筐，以衣覆其上，内有群儿啼声。问而知其故，遂如神言收养。及长，皆勇猛异常，崇祯时，俱为盗首。甲午九月初六日夜，一星圆大似碗，色如血，红光烛地，霎时变为五，聚如碗大，俱血色。至三更，复并，并为一，至四更，复分为五，至五更，总归为一，大如米箩，俱血红色。顺德县民生一女，暴长，甫月，已如成人。

甲辰二月，厚载门皇城一带，忽影出城郭，山川、树木、人物之形，又有铁骑无数临城，城上皆竖旗帜。京城大水，有巨人从北来，着白衣白帻，耳有坠，高二丈余，两目炯炯，火光射地，望南而去。苏州城东陆太学邦杰家人妇，产一肉胞而无血，破之，中裹小儿百数，皆一二寸长，能蠕蠕动。苏城吴乙妻，产金色鲤鱼，长四尺，投之渊。山东一带人家，藏仓小黑马料豆，尽飞不见，雨于仪真，人捡取，有一撮可

至二三合者。壬戌六月，日正午，北有一星明显，随日而转。当涂县民产一物，如鸦而无羽毛，倏化为血。平阴县人养蚕上簇，未成茧，忽一夕变为黄旗，长皆丈许。崇祯即位，将就宝座，大声忽发于殿之西，若天崩地塌然，伏马皆惊，百僚震恐。于五凤楼前得一黄袱，内有小函，题曰："天启七，崇祯十七，还有福王一。"戊辰七月二十三日，杭州仁和县牛头堰于望云生一子，甫弥月，忽大潮涌至，于家惶惧奔逃，于随潮去。次日，赭山港王渔户获一大鱼，重百余斤，抬至彭敬全家易酒米。初破鱼，肠中一小儿，端坐不动，以为神异。彭无子，遂乳哺为己子，于望云亦无子，闻之往彭敬全家求还，彭不允，于讼之官。府尹判：鱼腹全子，千古异事，着两家合于之。待长，两家各为聚妇。其宿于家妇而生者，即为于孙。宿于彭家妇而生者，即为彭孙。后各生数子。

松江莫翁女已适人，忽化为男。河南大旱，密县民妇生旱魃，河南草木生战斗人马披甲持矛之形。孟县民孙光显祖墓及同陌王氏、党氏墓中一带，有葡萄草，夏抽新条，条列万状，有为美人、书生、达官者，有为龙凤龟麟雀鱼蛇鼠者，有为蝉、为孔雀、为鹦鹉者，皆五彩，点染奇巧，生动可爱。和州芥菜结茄。宣城出血，京师城门哭声，如女子啼。炮空鸣，鬼夜哭，山东雨血。京师宣武门外斜街民家白鸡，羽毛鲜好，喙距纯赤，渐大，重至四十余斤。占曰："此鹜也，所见之处国亡。"己卯，凤翔大鼠成群，食牛，咬入人腹，食人见骨。四月，有星陨于凤翔袁画师家，不及地，旋转如冶金，良久，渐高飞去，照数十里。各处鬼夜哭，咆哮有声，逐之有影。松江有大鱼，长数十丈，目中可容三人而无睛。襄阳春山乡，获一牛，两头二日。

德安府天雨鱼，庚辰九月之望，两日并出。壬午，顺天三河县空中忽堕一龙，牛头蛇身，有鳞有角，宛转叫号于沙土中，以水沃之则稍止，三日而死。

泰州两大山，合而为一，其民居两山间者，皆不见。京师铁炮自鸣。四川水变为血，并鸣有声。山东妇人生一儿，人身双猫首，首有角，角之巅有目，手垂过膝，兼雌雄两体。嘉定一男子无家室，忽腹大面黄，人以为蛊。其邻夜闻呼唤声，启户视之，见生一男儿。邻人以闻于官，其人抱儿遁去。蕲州有鬼，白日成阵，行墙屋上，揶揄居人。奉先殿鸱吻忽落地，作披发鬼，哭出宫而去。癸未正月，京营巡捕军夜宿棋盘街之西，更初定，一老人嘱曰："夜半子分，有妇人缟素涕泣，自西至东，勿令过，过者厄不浅，鸡鸣则免矣。吾乃土神，故以告也。"

夜半妇果至，军如所戒，不听前。五鼓，偶熟睡，妇折而东，旋近，蹴逻者醒之，曰："我丧门神也。上帝命我行罚此方，汝何听老人言阻我，灾首及汝。"言毕不见，逻者奔归，告家人。言未终，仆地而死，疫乃大作，人鬼错杂。薄暮，人不敢行，一时贸易多得纸钱，乃置水投之，有声则钱，无声则纸。大疫定后，河北小儿见一人白面毛，逐之入废棺中，发棺，则白毛飞满空中，俄而羊毛疫大作，渐染至江南。民相戒曰："无食茄，食茄必病。"既而验之，以手折茄，中分之，辄有羊毛，此病投以药，皆死。惟刺中指节间，出柴血，去羊毛即愈。汤溪李生黄瓜。义乌有牛生两头一身八足。

癸未十月初十日，黄昏时，御库银一片飞出，银边相触有声，自西飞向东去乙光州雨绵絮，宫中黑眚见。杭州鸺乌见，鸟身人面，两翼四足。沅州、铜仁连界处，掘出古碑，上有字二行云："东也流，西也流，流到天南有尽头；张也败，李也败，败出一个好世界。"凡流贼所至城邑，三日前，必有鬼先至，其鬼千百成群，先大而后渐小，至则一城之人皆不知所为。

其余灾异，多不胜书。所谓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也。其崇祯何以亡国？请得而粗言之。

崇祯，清朝谥为愍帝。愍帝既诛魏忠贤，天下歙然望治。

无奈愍帝虽英明勤俭，爱民图治，而性刚愎自用，专以察察为明，反为群臣所壅蔽；而且吝于粮赏，既不知人，又不知兵，毫无经济驾驭之才。而二三文臣，皆系章句腐儒，无益于用，但知结党朋比，惟为身谋，并不知有天下国家之大计。而二三武臣，又以贼灭则太平无事，必为文臣所欺凌，且难淫掠，故虽屡败贼，而必不肯灭贼，盖欲挟贼以自重。所以民谣有言：甲申十七年三月十八日，明朝诸臣送礼于李自成，具柬云："谨具大明江山一座，奉申敬文八股，顿首拜。"盖贫腐儒之亡国也。愍帝即位之初，即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，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蓟、辽、登、莱、天津军务，而袁崇焕遂以私忿杀左都督毛文龙。先是游击毛文龙奉辽抚王化贞命，安抚猪岛、广鹿岛等处，以二百人据铁山皮岛，招集亡命，众至十余万，逼近辽东，大为清朝牵制之患。于二年四月被杀，而明氏之亡决矣。戊辰崇祯元年，陕西延安大饥，府谷民王嘉胤倡乱，又有不沾泥、杨六郎等同起，延安人张献忠从乱。献忠多智，号为"八大王"。又有白水盗王二兵起应加嘉胤，北与嘉胤合，众至五六千，掠延安、蒲县、韩城等地。米脂人李自成往从嘉胤。

自成家贫，性狡黠，善走，能骑射。不沾泥、杨六郎相继俘获，自成走匿延安山泽间，得免。己巳二年，张献忠据米脂十八谋，乞降于秦抚杨鹤，而杨鹤昏懦无能，遣官四出招抚，黄虎、小红狼，一丈青、龙江水、掠地虎、郝小泉等，俱给免死牌。众名虽降，而实叛。

冬十月，清太宗亲率兵南下，过京城，群臣遂欲取明，太宗不忍取，班师而还。明逮蓟辽总督袁崇焕下狱，磔于市。因都城警，诏天下勤王。山西巡抚耿如杞以兵入援，其所统兵，皆沿边劲卒，会京师解严，兵部屡调其兵不已，又不与粮，哗于涿州。朝廷逮耿如杞论死，其兵遂叛，与李自成合，众万余，共推高迎祥为闯王，李自成为闯将，转战山西、河南等处。庚午三年，秦地大旱，米粟腾贵，军饷告匮，兵无粮，往往亡命山谷间为盗。时东事甚急，廷议核兵饷，各边镇共厘汰至数十万，多哗而流亡，倡饥民为盗。又给事刘懋请裁定驿站，谓可岁省金钱数十万，上从之。岂知河北游民，向借驿糈，至是无所得食，遂群起为盗，而盗风大炽。给事吴执御请罢加派、捐助、搜括三项，以苏民困。勿听。又请于沿边诸邑，择贤守宰，界以本地钱粮，训练土著兵丁，各自为守，再发兵讨之。不听。

六月，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，其党复推王自用为首，号紫金梁。其党白相名目，有老回回、八金刚、闯王、闯将、八大王、择地王、闯塌天、破甲锥、邢红狼、乱世王、混天王、显道人、乡里人、活地草、革里狼、左金王、曹操、关索、混天星、过天星、独行狼、蝎子块、一字王、射塌天、混十万、可天飞、混天飞、点灯子、王老虎、金翅鹏、满天星、混天猴、上天龙、马老虎、独头虎、上天猴、黑煞神、飞山虎、一只虎、撞天王、翻山鹞、整齐王、紫微星、托天王、十反王、小秦王、混世王、上天王、一连莺、一盏灯、钻天硝、开山斧、一座城、通天柱、爬天王、抓地虎、滚地狼等名号。以上诸人，或一人为一营，或二三四五人合为一营，分为三十六营。而张献忠等亦皆叛去，分战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湖广、河西、北直之南、南直之北。其杀戮之惨，亘古未闻。时诸贼败则就抚，旋抚旋叛，廷臣任其所为，于是有“官贼”之谣。而官军亦复到处淫掠，于是民不聊生，尽皆为盗，几于无民矣。

八月，命洪承畴总督三边。洪承畴、曹文诏出击，赵四儿擒之，即点灯子也。壬申五年，秦地反民流入山西，山西巡按罗世锦归咎于秦．谓以邻国为壑。给事裴君锡，晋人也，上言请责成秦抚，驱之回秦，然后再议剿抚，当事之无识如此。洪承畴、曹文诏大败秦地反民于西澳，又败之于铁角城，斩可夫飞、独行狼等。曹文诏忠勇无敌，屡建大功，

而为文臣所排，其后力竭，自刎于娑罗寨。时文臣结党营私，武臣观望畏缩。

反民陷城邑无虚日。有一过者，有至数过者。其数过者，则妇女民人庐舍皆尽，惟有空城而已。癸酉六年，上命诸内臣各视师行营，诸内臣动以威倨上官庶司，于是上官庶司群相壅蔽，而军事愈多掣肘矣。张道浚堆满天星，总兵张应昌擒一盏灯，延绥巡抚陈奇瑜击斩钻天哨、开山斧、一座城。山西、陕西大饥，人相食，民反叛者愈众。甲戌七年，总督陈奇瑜围李自成于车厢峡，会连雨四十日。自成无所得食，遂大窘，乃自缚乞降于奇瑜，奇瑜受之。已而，既出栈道，遂不受约束而叛。先锋高杰，因窃自成妻，乞降于贺人龙。山西巡抚戴君恩诱斩通天柱。山西、陕西大饥，人相食，叛者益炽，削总督陈奇瑜职听勘。洪承畴奏寺：“贼兵猖獗，动至数十万，而官兵不过一二万；贼多精骑，每跨双马，而官军马三步七，不能追逐；贼到处攻掠城堡，即可得食，而官军必待转运，若不大发兵饷，何能克敌哉？”河南大旱，叛者益炽。

乙亥八年，秦地反民数十万出关，分而入晋、入豫、入楚、入蜀。河南反民入江南，赵六安陷凤阳，焚皇陵，闯、献皆与。

皇陵报至，上素服避殿，亲祭告太庙。蕲黄村民擒斩爬天王。

丙子九年，武举陈启新上言科甲之无用，“惟知虐民剥民以自富，民奈之何不穷且为盗哉？势不以皇上之天下，断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。”上异之，擢为吏科给事中，然启新实无奇才异能可用，至十四年，以匿丧被劾，下抚按讯，遂遁。总理卢象升败反民于谷城，斩黑煞神、飞山虎。

四月，大清太宗建国号曰清，改天聪十年为崇傅元年。七月，明陕抚孙传庭擒闯王高迎祥及刘哲等送京师，磔之。反民共推李处自成为闯王。副将祖大乐败反民于谷城，斩混天王，而柴金梁、扫地王诸人归于闯王。丁丑十年正月，老回回等趋桐城，总兵秦翼明败之于麻城，老回回所部整齐王、八大王九营溃而为四：一支走啰田，一支走团风，一支向蕲水，一支趋岐亭。闯塌天等又分两路至江北，一自桐城犯庐江、舒城，一由光固逾霍山、六合东行，又分为数十股，分战江北。时混天星侵轶商洛，李自成纵横西安，过天星盘踞湃陇，独行狼、蝎子块转战汉南、河西，声势大盛矣。

左良玉于舒城、六安间，连战三捷。秦翼明败闯塌天于细石岭，俘一条葱、新来虎，反民退入大山中。张国维檄左尽玉入山搜捕，良玉惮

于入山，兵将日拥战中夺回美女数千为乐。

国维三檄之，始自舒城进发，而反民已出境矣。诏革左良玉职，俾杀反民自赎。命陕西巡抚孙传庭兼理河南，以熊文灿为兵部尚书，总理直隶、山、陕、川、湖军务，督剿反民。戊寅十一年正月，左良玉、陈洪范破反民于郧西，张献忠再降于陈洪范。

八月，曹操会革里眼、过天星、托天王、十反王、整齐王、小秦王、混世王、整十万等于陕州，犯襄阳。熊文灿次襄阳，遣副将龙在田邀击革里眼、射塌天于双沟，大破之。老回回奔枣阳，曹操独留内浙山中，势孤，乞降于提督太监利瓦伊政。维政为言于熊文灿，文灿檄止诸军，曹操九营俱就抚，授为游击将军，供给甚备。罗汝才自言不愿为官，愿为百姓耕田，乃分屯部众于房、竹、郧、均诸邑，与居民错壤而居。张献忠就抚，屯谷城，汝才遥为声援。李自成陷泸溪。洪承畴、孙传庭大破反民于襄阳，闯王困于潼关。

初，闯王父守忠祷于华山，梦神以破军星为之子，生自成，呼为黄来儿。自成妻韩氏，故娼也，县役盖君禄与之通，自成杀淫者，偕李过亡命甘州。后凄邢氏，又与高杰通。杰窃之以降于明。及潼关之败，其再娶妻小及女，尽为官军所得，止从十八骑，过谷城，依张献忠。献忠与之饮，酒半酣，谳忠抚其背曰：“李兄盍亦从我降，而仆仆奔走乎？”自成仰而嘻曰：“不可。”献忠乃资以衣马，走依老回回营，卧病半年。老回回授以百人，使同诸人出 - 阶文，向陕西。左良玉大破之，射塌天降之。射塌天即李万庆也，降后屡立战功，声至副将，守襄城，后自成陷襄城，杀之。已卯十二年，张献忠复叛于谷城，飞蝗蔽天，食禾稼殆尽，饥民并起从之。罗汝才九营复叛应献忠。七月，二人合于房县，左良玉追及之，大败而还。事闻，逮熊文灿弃市，以太学士杨嗣昌督师讨之。罗汝成过天星七股入蜀，犯夔州，石柱女帅秦良玉邀击之，斩东山虎。秦蛆帅师勤王，见邵巡抚，公然带美貌男妾十余人；时李自成向陕西，势复振。九月，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关，自成众略尽。秦兵蹙之于北，左良玉扼之于南，自成穷蹙，不复他逸，食且尽，自经者数四，养子李双喜救之，诸将围自成甚密。督师杨嗣昌曰：“围师必缺，不若空武关一路，待其走而执之。”自成以五十骑冲围而南，诸将不能御，遂自武关入郧阳。时河南大饥，民从之者数万。杨嗣昌即杨鹤子也，父子前后误国。

庚辰十三年，秦军复大破闯王于觳函，斩首数千级，诛蝎子块，而整十万、扫地王、小秦奉、金翅鹏、托天王、过天星、关索、满天星、

张妙子、邢家米、大天主，镇天王、一条龙、小红狼、九梁星等相继降。闯王溃围而出，走河南。时南北两京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大旱蝗，人相食，草木俱尽，反民者复大炽。又开州人袁时中，聚众寇开州，旬日间，众至数万。时官军不能杀贼，反日肆淫掠，杀被难男妇以邀赏。

其在家稍富者，府县等官又加以通贼之名，杀而籍没之。其有美貌妇女，则收为婢妾。其实通反民者，反畏之而不敢问，民无逃生之路，遂群迫而为盗，盗日炽，而亡日逼矣。辛巳十四年，河南，山东反民尽归于李自成。自成会众部攻陷河南府，脔福王杂以鹿肉，名为福禄酒，饮之。福王，神宗之爱子，母郑贵妃，富厚甲天下，其后宫珍宝山积，俱为自成所得。自成以兵围开封，周王恭枵出金五十万，募兵御却之。献忠袭襄阳，焚襄王府，执褢王，据坐王宫，坐王堂下，劝之以卮酒，曰："吾欲断杨嗣昌头，而嗣昌远在蜀，今当借王头，使嗣昌以陷落伏法。"遂斩之。其军资器械山积，尽为所有。三月，督师杨嗣昌自缢于军中。

自成陷归德，牛金星降之，自成以其女为妻。金星荐卜者宋献策，善河洛数。献策长不满三尺，见自成献图谶云："十八孩儿，当主神器。"自成大喜，拜军师。时闯众已五十万，曹操复与之合，益强。赦故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，以为陕西总督。自成攻项城，宗龙将兵救之，自成破宗龙军，遂陷项城。

分兵屠商水、扶沟，复合陷叶县，将军刘国能死之。国能即降将闯塌天也。时诸人半降于官军；半归于闯部。惟老回回、革里眼、左金玉、曹操、八大王及袁时中尚存。老回回即马守殷，革里眼即贺一龙，曹操即罗汝才，八大王即张献忠也。回、革、左陷宿松、英山、潜山等处，张献忠陷郧西，有众数十万。掠信阳，左良玉大败之。献奔李自成，自成将杀之，献因东走，与回、革合。回、革、左、献会闯于河南，众逾百万，陷襄城。

先是陕抚汪乔年发自成祖墓，得一蛇，若龙形，飞空，昨日数口而堕，乔年即斩以徇。至是将兵救襄城，兵败被杀，又米脂令边大绶，掘自成祖墓，得一物，鳞甲满身，酰而灰之。贼陷南阳，唐王死之。闯、献合兵陷禹州，徽王死之。复围开封，周王恭枵与巡抚高名衡、总兵陈永福竭力固守。永福射中自成左目，自成退屯朱仙镇。

壬午十五年正月，自成攻开封益急，以洞车附城，执汴人凿城砖土

而空之，纵横丈余，凡为数十窟，辇火药数万斤，实之。而实土砾于外，成丘阜以蔽之。众擐甲持矛，望城崩即拥上，乃以火燃药卜岂知旧土实而新土虚，火药一发崩天，砖缶皆飞鸣外响，众之布围于外者，人马皆成血糜，乃大骇，解围而去。回、革、左、闯操所部八十万，屠胨州，陷睢州、太康、归德、宁陵、考城等处。督师孙传庭斩总兵贺人龙。人龙，米脂人，以诸生效用，屡杀反民有功。上疑其与反民通，密敕传庭杀之。反民闻人龙死，酌酒相庆曰："贺疯子死，取关中如拾芥矣。"山陕有妖鼠，产于虾蟆腹中，一产数千，食禾稼立尽。民大饥，人相食，贼愈炽。回、革、左、操、闯、献三围开封，守臣告急，总兵许定国以山西兵渡河援开封，时反民兵势盛，众皆畏之，溃于覃怀。督师丁启睿及援剿诸军杨文岳、左良玉、虎大威、杨德政、方国安等溃于河上。山东总兵刘泽清援开封，立营朱家寨，被攻之三日，诸兵不至，泽清亦引兵去。开封久困食尽，人相食。开封城北枕黄河，巡抚高名衡等恃引黄河之水，环壕以自固，反民乃大决河水灌城，河流直冲入城，势如山岳，水聚长二丈，士民溺死数十万，高名衡、陈永福与周王等咸乘小舟，逾城而过，至城西上山，寻路而遁。

城中遗民尚余数万，反民浮舟入城，尽掠之以去。张献忠再陷六安，将州民尽断一臂，男左女右。总兵黄得功、刘良佐将兵救六安，败绩。献忠遂谋渡江，入南京，僭号改元。献忠南下，黄得功大破之于潜山，刘良佐再破张献忠于安庆。十月，献忠引兵西走蕲水，黄得功忠勇无敌，时人号为黄闯子。闯王合诸人屠汝宁，陷襄阳，掠崇王由樌及世于诸王妃嫔以行，又陷武冈，杀岷王。癸未十六年正月，李自成陷承天府，巡抚宋一鹤、钟祥知县萧汉死之。

初，李自成流劫秦、晋、楚、豫，攻剽半天下，既而连陷荆、襄、鄢、郢，席卷河南，有众百万，始思据城邑，擅名号，众俱奉其号令，推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。自成据襄阳，号曰襄京，其余所陷郡县，俱改易名号，修襄王宫殿为宫，设官分职。老回国降于李自成。革里眼、左金王虽与闯合，恃其众，意不相下。三月，闯王置酒宴左、革，杀之席上，并其军。

闯王命罗汝才珍郧阳，久不下，所部多死，因怨闯王。四月，闯王以数十骑突人罗汝才营，汝才卧未起，入帐中斩之，一军智哗，七日始定，所部多散亡，降于秦督孙传庭。袁时中欲归款于明，五月，闯王攻杀时中。自后只闯、献二人陆沉中原矣。

去年十月，张献忠西走蕲水。是年正月，夜袭蕲州，陷之，令缙

绅、孝廉、文学各自东门入，西门出，尽斩之，遂屠蕲州。

三月，复屠蕲水，遂自蕲水疾驰至黄州，乘大雾以攻城。黎明城陷，众执副使樊维城，不屈，死之。献忠沿江而上，悉师破汉阳，由煤炭洲渡江，直逼武昌城下。时库藏空虚，楚王有积金百万，长史徐学颜请王发数十万金以赡军，王不听。而募兵助守城，献忠攻城，参将崔文荣御之，多有斩获。而楚府新募兵为献忠内应，城遂破。文荣与前大学士贺逢圣及楚府长史徐学颜俱死之。献忠执楚王，沉之于西湖，获宫中积金百余万。

屠楚宗，戮士民，遂据楚王府，而裸淫其宫眷，僭称武昌曰京城，伪设六部五府，铸西王之宝，开科取士，授郡县官。李自成闻之怒，遣人贺之曰："老回回已降，曹、革、左皆被杀，行将及汝矣。"献忠惧而恨之。

七月，方国安合左营副将徐懋德、马士秀率步骑二万，夜击献忠，胜之。左镇诸军并进，献忠令别部守武昌，而己趋岳州。官军复武昌，遂复汉阳并诸属地。献忠陷岳州，复陷长沙，拆桂王宫殿于长沙，以长沙为京城，开科取士。献忠遣兵取江西，陷瑞安、临江、新喻、分宜，又陷袁州吉安。十一月，江督吕大器兵复吉安，左良玉移镇武昌，令马士秀等趋长沙捣其后，令马进忠等趋袁、吉击其前，诸军奋击，大败之，遂复岳州及袁州。十七年正月，献忠遂弃长沙，引步骑数十万入夔州。

六月，献忠陷涪州、泸州，蜀王告急于江南。献忠陷重庆，瑞王阖宫被难。八月，献忠陷成都，蜀王阖宫被难，献忠自称西王，改元大顺。献忠大索全蜀绅士至成都，皆杀之。既而悬榜试士，云不到者斩。诸生远近争赴，献忠以兵围而击杀之，咸挟笔握策而死，蜀中士类俱尽。献忠未几而病，遂死。清兵至，余党悉降。或曰："清兵至，献忠出战，为流矢所中而死，尸化为黑虎，又伤人无算。"未知孰是。

李自成自十六年五月并袁时中之后，大造战舰于荆襄，谋自王于荆州，遣亲信大帅二十九人，分守各处郡县要害，以刘宗敏总步、白旺总骑。闯王行军，虽左右不知所往，其百万之众；惟自成马首是瞻，席卷而趋，遇大川则囊土雍上流而渡之。

每有谋略，集众计之，自成不言可否，而阴用其长者。其攻城望风降者不杀。其兄自秦中来，自成执而杀之。无子，以李双喜为养子，-时流乱十余年，自北京以南，南京以北，纵横数千里间，白骨满地，人

烟断绝，行人稀少。上召保定巡抚徐标人见。标曰："臣自江淮来，数千里荡然一空，即有城池，仅余四壁，蓬蒿满目，鸡犬无闻，曾未遇一耕者。陛下将何以致治乎？"上闻之，欷欺泣下。为祭难民，祭阵亡将士，祭各亲王，作佛事子宫中，以祈太平，下诏罪己。趋督师孙传庭，着速平乱。八月，孙传庭次阌乡，克宝丰，诛伪州牧陈可新，遂入唐县，反民家口悉伏诛。孙传庭复郏县，李自成将兵逆战，大败。时孙传庭前锋尽收左、革故部，皆致死于反民。而高杰所统诸降将，备悉其中曲折。自成复遣其弟一只虎李过逆战，三战三北。自成奔襄城，渚军进逼之，自成累败，挑土筑墙以自守，已而食尽，有饥色。自成谋所向，牛金星请先取河北，直捣京师，杨承裕欲先据河南。独顾君恩曰："否，否，先据留都，势居下流，难济大事，其策失之缓；直捣京师，万一不胜，退无所归，其策失之太急；如先取关中，为元帅桑梓之地，秦邦百二山河，足以建国立业，然后旁略三边，资其兵力，攻取山西，后向京城，进退有余，方为全策。"自成从其计。正欲进取关中，会大雨连旬，孙传庭军乏饷，兵噪于汝州，降将李际遇阴通于自成。自成率诸骑大至，官军与战，堕自成伏中，遂大败。孙传庭与高杰走河北，自成向潼关，孙传庭亦整兵向潼关，众尚有四万。一只虎陷阌乡，疾走潼关，获督师大纛，自成以纛给守关者，突入潼关，官军大溃。自成入关西行，一只虎陷华阴，孙传庭退屯渭南。冬十月，贼合众数十万陷渭南，孙传庭没于阵，杨暄被执不屈，死之。李自成陷商州，商洛道黄世清死之。李自成陷西安，陕西巡抚冯师孔、按察使黄炯、长安知县吴从义、指挥崔尔达、秦府长史章世炯等皆死之。自成据秦王府，掳秦王，伪授权将军。秦藩富甲天下，拥资数百万，尽为自成部所有，自成分兵徇诸群县，皆陷之，自成改西安府为长安，掳掠巨室助饷。十一月，陷延安，复陷凤翔，屠之。总兵高杰引兵奔山西，高杰即翻山鹞，后率兵入扛南。李自成陷榆林，总兵尤世威及诸将、一城男妇尽死之，无一人屈节辱身者。自成捣宁夏，宁夏以降。陷庆阳，屠之，执韩王。

陷平阳，杀西河王等数百人。山西群县望风款附，自成遣伪牌遍行山西，其辞甚悖。

甲申，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，明崇祯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称王号于西安，僭国号曰顺，改元永昌。其掠河东，河津一路俱陷，李自成伪牒兵部约战，言三月十五日至。上忧，临朝而叹。大学士李建泰曰："主忧如此，臣敢不竭力，愿以家财佐军，提兵西行，剿寇立功。"上悦曰："卿若行，朕当仿古推轮礼行之。"遂命大学士李建泰出师，上以特牲告庙，廷授节剑，驾御正阳门，设宴作乐，亲赐卮酒

曰："先生之去，如朕亲行。"建泰顿首起行，上目送之，是日大风扬沙，占曰："不利行师。"建泰肩舆不数步，杆折，识者忧之。建泰出都，闻山西烽火甚急，家已破。进退失措。次于涿州，未几，为自成所执。二月朔，上平旦视朝，忽得伪封，启之，其词甚悖，末云："限三月望日至顺天会同馆缴。"一时相顾失色，朝罢，遂不复问。李自成至太原，太原无重兵为守，巡抚蔡懋德，遣骁将牛勇、朱孔训出战，孔训伤于炮，勇陷阵死，一军皆没。

自成移檄远近，有云："君非甚暗，孤立而炀蔽恒多；臣尽行私，比党而公忠绝少，甚至贿通官府，朝廷之威福日移；利入威绅，闾左之脂膏尽竭。"又云："公侯皆食肉，纨袴而倚为腹心；宦官皆齙糠，犬豚而借其耳目；狱囚累累，士无报礼之心；征斂重重，民有偕亡之恨。"人读之多为扼腕。

蔡懋德知事必不支，写遗表，令监纪贾士璋间道奏京师。

自成陷太原，执晋王，巡抚蔡懋德，中军盛应时等皆死之。李自成兵趋正定，知府邱茂华叛降，自成遣数骑入城，收帑籍，近京三百里，寂无言者。吏科鄙给事中吴麟征，请弃山海关，征吴三桂入卫京师，群臣皆以弃地非策，不从。李自成兵至宁武关，总兵周遇吉悉力拒守，大炮击杀自成所部万余人。会火药尽，或言："贼势盛，可款也。"遇吉曰："战三日，杀贼且万，君辈何怯耶？能胜之，则一军尽为忠义；万一不胜，缚我以献，若辈可无恙。"于是开门奋击，衣服旗帜，悉与自成部同，而自为记别。自成部大乱，被杀数千人，惧欲退。或为之策曰："我众彼寡，请去帽为识，见戴帽者击之可歼也。"自成引兵复战，皆脱帽以自别，明兵大败，遇吉合家自焚。身挥短刀力斗，见执，骂贼而苑，自成叹曰："使守臣尽如周将军，吾安得至此？"李自成陷大同，杀代王，总兵朱三乐、巡抚卫景瑗等死之。上以自成兵日迫，问战守之策，群臣默然。上叹曰："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尽亡国之臣耳。"遂拂袖而起。钦天监奏，帝星下移，李自成兵陷保定，御史金毓峒及其妻王氏与其从子振孙等皆死之。贼执督师李建泰，自成长驱向宣府，监视太监杜勋，与众约降，巡抚朱之冯独巡城，见大炮，命众燃之，众不应。之冯乃自起燃火，兵民竟挽其手，之冯乃夺士卒刀自刎。宣府军民俱降。

时帝内库银，不肯发饷，必取给于户部，户部用竭，乃征勋戚大珰助饷，遣太监徐高谕嘉定伯周奎为倡，奎谢无有，不得已奉捐万金。太监王之心最富，上面谕之，仅献万金。其余各献多寡不等。惟太康伯张国纪，输二万金。后拷王之心，追现银十五歹，周奎抄现银五十二万，

珍币复数十万。李自成部益迫，有劝上南迁者，上怒曰：“卿等平日专营门户，今日死守，夫复何言？”分营都门，设大炮，给九门守者人百钱，诏前太监曹化淳守城。南京太祖孝陵夜哭。李自成自柳沟直抵居庸关，伪权将军移檄至京师，云：“十八日至幽州会伺馆暂缴。”

京师大震，诏三大营屯齐化门外。自成兵陷昌平州；总兵燕守钅荣骂贼，不屈而死。传警至京师，上乃下前吴麟征疏，飞檄吴三桂入援，然已无及矣。自成骑过昌平，太监高起潜弃关走西山，自成分兵掠通州粮储。

十六日上方御殿，召考选诸臣入对，问裕饷安入，滋阳知县黄国琦对中旨，授给事中。其余以次对，未及半，秘封入，上览之色变，即起入，诸臣立候。移刻，命俱退，始知为昌平失守也。是夜，自成部直犯平则门。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，时登陴守城止羸弱五六万人，又无炊具，市饭为餐，饷久阙，仅人给百钱，无不解体。自成潜遣其党辇金钱，饰为大贾，列肆于都门。更遣奸党挟资，充衙门掾吏，专刺阴事，纤细悉知。十七日，上早朝，召对诸臣而泣。俄闻自成兵大至，方报过芦沟桥，俄攻平则、彰仪等门矣。城外三大营皆溃降贼，火车巨炮，皆为其有，其反炮攻城，轰声震地。诸臣方侍班，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阙下，汗浃沾衣。内侍呵止之，国桢曰：“此何时也？君臣即求相见，不可多得矣。”上召入，国桢奏守军不用命，鞭一人起，一人复卧如故。上因命内侍俱守城，凡数千人，上括中外库金二十万犒军。是日，细民有痛哭输金者，各授锦衣卫千户。十八日自成攻城，炮声不绝，流矢雨集，自成所部仰语守兵曰：“亟开门，否且屠矣。”守者惧，空炮向外，不实铅子，徒以硝焰鸣之，犹挥手示之退，乃发。李自成对彰仪门设坐，晋王、代王左右席地坐，太监杜勋侍其下，因呼：“城上人莫射，我杜勋也，可缒下一人。”守者曰：“留一人下为：质，请公上。”勋曰：“我杜勋无所畏，何质为？”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，因入大内，盛称贼兵势重，皇上可自为计。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自成，亦缒上入见，备述自成犯上不道语，请逊位，上怒叱之。诸内臣请留勋，勋曰：“有秦、晋二王为质，不反则二王不免。”乃纵之出，仍缒下。勋语守城内挡王则尧等曰：“吾党富贵自在也。”初，误传杜勋殉难，赠司礼监荫锦衣卫立祠，至是方知其从李自成也。

上下诏亲征。召驸马巩永固，谋以家丁护太子南行，对曰：“臣等安敢私蓄家丁，即有之，何足当贼？”乃罢。申刻，彰仪门启，盖太监曹化淳献城开门也，李自成率大队疾驱入。大学士蒋德璟宿会馆，被创，上亟召阁臣入曰：“卿等知外城破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上曰：“事亟矣，今出

何策？”俱曰：“陛下之福，自当亡虑，如其不利，臣等巷战，誓不负国。”命退。

是夕，上不能寝，内城陷，一阉奔告，上曰：“大营兵安在？李国桢安在？”答曰：“大营兵散矣，皇上宜急走。”其人即出，呼之不应。上即同太监王承思幸南宫，登万岁山，望烽火烛天，徘徊逾时，回干清官，朱书谕内阁：“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，夹辅东宫。”内臣持至阁，因命进酒，连进数觥，叹曰：“苦我民尔，以太子永王、定王，分举外戚周、田二氏。”语皇后曰：“大势去矣。”各泣下，宫人环泣，上挥去，令各为计。皇后顿首曰：“妾侍陛下十有八年，卒不听一语，致有今日。”拊太子、二王恸甚，遣之出，后自经。召公主至，上十五，叹曰：“尔何生我家？”左袖掩面，右手挥刀断左臂，未殊死，手栗而止。命袁贵妃自经，系绝复苏，上拔剑刃其肩，又刃所御妃嫔数人。召王承思对饮，少顷，易靴出中南门，手持三眼枪，杂内监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门。内监守城，疑有内变，施矢石相向。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，因至其第，阍人辞焉，上叹息而去。走安定门，门坚不可启，天且曙矣。丁未十九日，鸡鸣时，上御前殿，鸣钟集百官，无一至者。遂仍回南宫，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。亭新成，所阅内操处也。太监主承恩对缢，上披发，御蓝衣，跣左足，右朱履，衣前书曰：“朕自登极十七年，逆贼直逼京师，虽朕薄德匪躬，上干天怒，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，去朕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勿伤百姓一人。”又书一行：“百官俱赴东宫行在。”犹谓阁臣已得朱书也，不知内侍持朱谕至阁，阁臣已散，置几上而返，文武群臣并无一人知者。

先是大内有秘室，鐍键甚严，相传刘诚意藏秘记于内，非大变戒勿启。至是事急启之，得绘图三轴，末一轴图像，酷肖圣容，身穿白背心，左足跣，披发中悬，于今无异，诚天数也。

时方昧爽，天忽雨，俄微雪，城陷，贼骑塞巷，投矢，令人持归，闭门得免死。于是俱门书“顺民”。自成所部经象房桥，群象哀鸣，泪下如雨。太子走诣周奎第，奎卧未起，叩门不得入，因走匿内宫外舍。初，上之出至南宫也，使人诣懿安张皇后所，劝后自裁，仓卒不得达。宫中既乱，懿安皇后青衣蒙头，徒步走入成国公第。尚衣监何新入宫，见长公主断肩仆地，与宫人救之苏，负之而出。既而自成等入，宫人魏氏大呼曰：“贼入大内，我辈必遭所污，有志者早为计。”遂跃入御河死，顷间从死者一二百人。自成毡笠缥衣，乘乌驳马，先使入清官，遂入宫问帝所在，大索不得，乃下令献帝者，赏万金，封伯爵，匿者夷族。明日午刻，始得先帝凶问于煤山。自成令以双扉舁帝后于东华门

侧，敛以柳棺，覆以蓬厂，莫有敢往哭者。自成分宫嫔，宫人费氏，年十六，投眢井，钩出之，见其姿容，争相夺。费氏绐曰："我长公主也，若不得无礼，必告汝主。"众拥见自成。自成令内官审之，非是，赏部校罗氏。

费氏复绐曰："我实天潢之胄，义难苟合，望将军择吉成礼。"

罗氏喜，置酒极欢。费氏怀利刃，俟其醉，断其喉，因自刎。

自成大惊，命收葬之。内臣献太子，自成封为宋王，太子不为屈。辛亥，改殡先帝、后。出梓宫二：以丹漆殡先帝，黝漆殡先后。加帝翼善冠、衮玉、渗金靴，后袍带亦如之。明亡，凡十六帝，共二百七十七年。诸臣闻变，大学士范景文并妾，户部尚书倪元璐并一门共十三人，左都御史李邦华，副都御史施邦曜，大理卿凌义渠，兵部右侍郎王家彦，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并妻何氏、子章明、媳王氏，左谕德马世奇妾朱氏、李氏，左中允刘理顺并妻万氏、妾李氏及子与婢仆辈阖门一十八人，太常少卿吴麟征，左庶子周凤翔并二妾，检讨汪伟并妻耿氏，户科给事中吴甘来，御史王章，御史陈良谟并妾时氏，御史陈纯德、赵馔，太仆寺丞申佳允，吏部员外许直，兵部郎中成德并母张氏、妻张氏及子，兵部员外金铉并母章氏、妾王氏及弟錝，光禄寺署丞于腾蛟并妻，新乐侯刘文炳并祖母与弟，左都督文耀及妹、子孙男女共十六人，驸马巩永固并乐安公主及子女五人，惠安伯张庆臻并阖门男女，宣城伯卫时春并合家，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，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，锦衣卫千户高文采并一家十七人，顺天府知事陈贞达，副兵马司姚成，中书舍人宋天显、滕之所、阮文贵，经历张应选，阳和卫经历毛维、张儒士、张世禧并二子，百户王某，顺天府学教官五人，俱失其姓名，长州生员许琰，俱死之。诸臣死难，惟孟兆祥守正阳门，死于门下。王章、赵譔骂敌而死。范景文、申佳允、刘文炳、卫时春赴井，金铉、滕之所、阮文贵、张应选投御河，施邦曜饮药，凌义渠扼吭，巩永固及乐安公主、张庆臻自焚。其余皆投环自缢而死。

襄城伯李国桢，闻舁帝、后梓宫于东华门外设厂，百官过者，莫敢进视。国桢泥首去帻，踉跄奔赴，跪梓宫前大哭。自成部下执国桢见自成。自成以好语诱国桢使降，国桢曰："有三事，尔从我即降：一祖宗陵寝不可发；一须葬先帝以天子礼；一太子二王不可害。"自成悉许之，扶出。自成因以天于礼葬愍帝于田贵妃墓，惟国桢一人斩衰徒步往葬。至陵，襄事毕，恸哭，作诗数章，遂于帝、后寝前自缢。布衣汤文琼见愍帝梓官过，恸哭触石而死。自成兵充塞街巷，惟殉难诸臣家不敢骚扰。

贯城罪囚，一时尽放。京师汹汹，早有官民劝进，劝进表文有“比尧、舜而多武功，迈汤、武而无惭德”之句，出自才华，一时相传，为士林之羞。李自成称帝，即位于武英殿。每升御座，辄目眩头晕，见白衣人数丈长者前立芦命铸永昌钱，字不成文，又铸九玺不成。又于明朝制度任意纷更，识者已早知其终于自成矣。

清帝闻之，立起天兵赴援，大败自成兵于山海关，遂克京师，自成兵西遁。五月初一日，清帝即皇帝位，定鼎燕京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天付与大清朝升平万岁

诗曰：

银烛朝天紫陌长，禁城春色晓苍苍。

千条弱柳垂青琐，百啭流莺绕建章。

剑佩声随玉墀步，衣冠身惹御炉香。

共沐恩波凤池上，朝朝染翰侍君王。

却说李自成攻破明京，崇祯帝煤山自缢，遣人查出崇祯帝尸，有柳棺盛殓起来。又派人清官，逆臣等连章劝进，遂称帝于明京，国号大顺，改元永昌。每升座时，辄头晕目眩，又铸永昌钱，字多不成文。铸九鼎，亦不成。于明朝制度，随意纷更。有识者早知其不能有为，此事传至满洲清国。清自太祖努尔哈赤开基以来，很为强盛。后太祖于天命十一年八月宴驾，传位于太子皇太极，是为太宗。改元天聪，太宗嗣位后，仍遵太祖遗志，把八旗兵队，格外简练，候命出发。不到半年，适值朝鲜人韩润、郑梅得罪国王，逃入满洲，愿充向导。太宗遂命二贝勒阿敏为征韩大元帅，整齐兵马，出师讨韩。那满洲兵一入朝鲜，势如破竹。初陷义州，又攻破定州，占据汉山城，杀得朝鲜兵亡魂散胆。这朝鲜国王李倧，从来靠着明朝势力，向不作备，此时见满兵长驱到国，都已吓得了不得。忽有一大臣奏道："请国王一面遣使求和，一面速奔江华岛暂避。"李倧听了此言，忙召集妃嫔出走，随命大臣修好国书，遣使求和。朝鲜使到满营，被阿敏呵斥一顿，不允和议，仍令拔队前进。

看看离朝鲜国都不远，忽报朝鲜国王遣族弟李觉求见。阿敏召入，李觉献上一张礼单，内开马百匹，虎豹上百张，棉绸苎布四百匹，布万五千匹，不觉喜动眉梢，令军士查收，便遣副将刘兴祚同李觉前往，并嘱兴祚道："若要议和，须待我入都。"

兴祚告辞出帐。帐外有贝勒济尔哈朗，与兴祚密谈许久，兴祚会意，随李觉赴江华岛去了。

且说阿敏自兴祚去后，乃饬兵士攻城。一日，又亲自督兵攻城，恰值刘兴祚回来，先与济尔哈朗说明，朝鲜已承认贡献，现同李觉前来订约。济尔哈朗道："如此便好订盟。"兴祚道："须禀过元帅。"济尔哈朗道："不必。"兴祚道："如元帅见怪，奈何？"济尔哈朗笑道："有我不

妨。”便召李觉进见，与他订了草约。随入见阿敏，说已订盟，阿敏怒道：“我为元帅，如何不报知？”济尔哈朗道：“朝鲜已认贡献。何苦久劳兵众。”

阿敏道：“我不许和。”济尔哈朗仍是笑。忽报圣旨到，请元帅接旨，阿敏急命排香案，率大小军官出帐跪接，差官读诏：“朝鲜有意求和，应与订约，克日班师，毋得骚扰。”阿敏无奈，起接圣旨，饯送差官毕，方把盟约签字。心中暗怨济尔哈朗，料此事定是他密奏，他要保名誉，就暗嘱亲信军队四出擒掠，又得了无数子女玉帛，满载而归。李觉随同满兵入朝，满主太宗出城犒军，与阿敏行抱见礼，便赐阿敏御衣一袭，诸贝勒马一匹，李觉随即叩见，命他起坐，赏他蟒衣一件。大开筵宴，封赏各官。过数日，李觉回国去了。

太守既征服朝鲜，遂一意攻明。传令御驾亲征，命贝勒杜度阿巴泰居守，自己带领八旗，由贝勒德格类、济尔哈朗、阿济格、岳托、萨哈廉、豪格等作为前队。攻城诸将携着云梯盾牌，橐驼负着辎重，作为后队，前呼后拥，渡过辽河，向大小凌河进发。是时，辽东经略王之臣与袁崇焕不睦，明廷召还之臣，令崇焕统领关内外各军。崇焕闻满兵又来犯边，急令赵率教率师往援。率教到了锦州，探马报说，大凌河已陷，率教即命军士掘堑，多运矢石上城，复遣人向宁远告急。次日，忽来明兵一二千人，在城下大叫开门。率教上城探视，问道：“尔从何来？”城下兵士答道：“从大凌河逃来。”率教见他们无狼狈情形，遂喝道：“朝廷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难道叫你等临阵逃走么？”说完，城下兵士仍哗噪不已，率教传令叫军士放箭，射倒兵目一人，遂大声道：“汝再如此喧闹，叫你个个如此。”于是城下兵士竟一哄而散。原来这些兵士有一半明军，是被满军获住；有一半是满兵伪充明兵，来赚锦州，幸亏率教料破，不然，必定中计。率教下城回府，心中想道：满人诡计虽然料破，明日必定还要猛攻，此处守兵又少，救兵不至，倘有疏失，如何是好。心想良久，忽猛省道：有了，当命亲兵请钦差纪用商议。纪用本是个太监，因夤缘得这个锦州差使。不一时，纪用来到，叙完寒温，率教就把清兵犯界，现在此处守兵又少，救兵不到，倘有差失，难免朝廷见罪，特请钦差前来商议。纪用道：“此事全仗经略调停。”王之臣一面派兵守城，一面遣人向袁崇焕求救。

且说满主派兵赚城，被之臣料破，心中大怒，随命萨哈廉、瓦克达等带兵前往锦州，极力攻城。王之臣独力难支，只得弃城向明京逃走，锦州遂陷。次日，命阿济格、岳托进攻宁远。

宁远抚军袁崇焕听锦州失陷，满兵必来攻宁远，遂命兵士四面埋伏。满兵前队一到，即伏兵齐起，将阿济格围困。阿济格见有备，急命速退，幸亏萨哈廉、瓦克达猛救，方逃入中军。太宗见阿济格受伤，别令部将瓦克达率精兵接应萨哈廉，一面令军士向后渐退。崇焕被萨、瓦二人牵制，不及追赶。太宗退军数里，查点兵士，丧失不少。萨、瓦二人未回，待了多时，方见二人身负重伤，狼狈奔回。太宗切齿恨道："这袁蛮子真正厉害，先考在日，怪不得常吃他亏。但此人不除，如何能够得明朝江山。"遂命济尔哈朗断后，把军徐退锦州。崇焕闻满军退去，也收兵不追。太宗整齐队伍，一队一队退归沈阳去了。

却说袁崇焕击退满军，遣使告捷，指望明帝降旨叙功，不料朝旨下来，反斥他不救锦州之罪。崇焕接旨大愤，遂上表乞休。旨下准奏，仍命王之臣代领其众。满主听此信息，方举手称庆，拟来岁再出兵。不料明熹宗崩，皇弟信王嗣位，魏阉等伏诛。至崇祯元年四月，探报袁崇焕复督师蓟辽。太宗顿足道："我方欲发兵攻明，如何这袁崇焕又用了。"原来崇焕免官，皆因魏忠贤暗中反对，至崇祯帝嗣位，开手便戮魏阉等，召用袁崇焕。崇焕见帝时，崇祯帝首先问他治辽方略，他奏称："假臣便宜，五年可以复全辽。"当时，给事中许誉卿说他言过其实。至崇祯二年，便是满主天聪三年，太宗因久坐无聊，时常出猎，校阅消遣，太宗正出猎回，有亲卒报道，明朝有两人来我国投降。太宗闻听，即命人召见。二人见了太宗，伏地大哭。

太宗问道："何事？"二人奏道："臣姓孔，名有德，他姓耿，名仲明，都是东江总兵毛文龙部将，因袁崇焕督师蓟辽，无故将我毛帅杀死，恳求大皇帝发兵攻明，我等愿为向导。"

原来毛文龙盘据东江，素性倔强，崇焕恐他跋扈难制，借阅兵为名，崇焕将他斩首。所以孔、耿二人想替主将报仇，遂逃往满洲，甘作虎伥。太宗道："但山海关外，袁崇焕把守，不易进取，汝等有何良策？"二人沉吟许久，说："关内外不易得手，何不绕道西北，从龙井关攻入。"太宗道："龙井关在何处？"孔有德道："在明都东北长城口，此去经过蒙古，方可沿城人关。此关一入，即可向洪山、大安二口，分路直入捣遵化；遵化一下，明京便摇动了。"太宗喜道："汝等愿作向导么？"二人称"愿。"皇弟多尔衮道："你二人前来，曾被明廷察觉否？"二人齐道："不但明廷未知，连袁崇焕也不晓。"多尔道："如此尔等速回登州。"太宗道："我攻明要他作向导，你如何叫他周登州？"多尔衮道："此次攻明，非一二月间事，若被崇焕闻知，从登莱调水师潜入我国，岂不顾此失彼？"太宗道："叫他回去，好是好，但是无人导入龙井

关。”多尔衮道：“蒙古喀尔沁部已顺我国，我军到蒙古，择一熟路的作向导，便可入龙井关。”太宗大喜，但指多尔衮对孔、耿道：“这是皇弟多尔衮，足智多谋，汝等就依他计仍回登州，秘密行事。将来有功，不吝重赏。”孔、耿二人领命去讫。

是年十月，太宗亲整八旗劲旅，方欲启行，闻报蒙古喀尔沁部遣台吉布尔噶图入贡。太宗接见，就问龙井关路曾否认识。

布尔噶图道：“奴才数年前曾去过一次，略识路途。”太宗即令他作向导，顿时满朝文武，除居守外，都随驾出发。”戈铤耀日，旌旗蔽天，不数日，到喀尔沁部。喀尔沁亲王迎宴犒劳，不必细说。太宗到了龙井关，关上不过几百名守卒，见满兵蜂拥而来，都吓得逃走。满兵整队，遂分两路进攻，一军攻大安口，由济尔哈朗、岳托为统领，带四旗。一军攻洪山口，太宗亲率四旗，连夜进发。此时明军专守山海关，把大安、洪山二口，视为没要紧，毫不设备，一任满兵攻入，连夜进攻遵化。

明廷闻报，飞檄山海关，调兵入援，总兵赵率教遵檄出兵，星夜前进。到了遵化东边，地名三屯营。望前面都是满兵，把三屯营密层层围得铁桶相似。率教回视自部，不及四分之一，谅想不是对手。当时鼓励将士，分为数队，一声呐喊，竟向满兵冲入。满兵见有军来，放其入阵，复将两面合裹，把率教困在当心。率教虽勇，总奈满兵越杀越多，率教兵越杀越少，指望城中出兵救援，谁知无一响应。又杀一会，看看日已西下，只得杀一条路，直奔城下，大叫开城，城上矢石乱下。率教大叫道：“我是山海关总兵奉旨来援此城，请速开门。”忽听城上守兵答道：“主将有令，无论敌兵援兵，不许入城。”率教至此无路，又受重伤，看看自己兵士已伤残无几，也无力再战，遂仰天叹道：“天亡我也！”向北叩拜，竟拔剑自刎。此时满兵已临城下，将残兵杀得净尽，随即攻城。城中守将姓朱名国彦，只守闭关的主意，活活把个率教性命亡去了，自己也无甚调度，只得与妻子向北拜辞，投缳自缢。满兵得了三屯营，又向遵化前进。遵化巡抚王元雅竭力固守，满兵四面围攻，守兵不及措置，被满兵攻陷，城内各官尽，皆殉难。太宗入城，命兵士将各官死尸掩埋，大加犒赏。次日即率师进发，所过州县，望风归附。不到月余，被满兵占据了蓟州、三河、顺义、通州等处，直至明都城下。明廷震动，幸好有明朝勇将满桂，见满兵大至，带兵援救，遇满兵厮杀半日，并无胜负。忽城上大炮一声，弹丸四射，满兵稍退。不料满桂兵也被打伤，满桂也中了一弹，幸不致命。太宗收兵，就在城北土关东首扎营，令明日攻城。

忽贝勒豪格及额附恩格德尔二人，忙走入道：“袁崇焕现领兵到了。”太宗慌道：“此事真么？”原来明都被满兵杀得震魄，飞檄各处领兵勤王。

袁崇焕奉旨，先派赵率教、满桂领兵入援，自己亦带两总兵随后起行，不料率教已战败身亡。赶到明都，各勤王兵亦至，随入见崇祯帝。帝命他率援兵，与满兵迎战。太宗见崇焕又至，心中不乐。豪格及恩格德尔道：“崇焕怎样能军，何至如何？

趁他初到，劫他营垒，可获大胜。”太宗道：“崇焕智谋足备，能不防预？汝愿劫营，处处留心，防他伏兵，可以万全。”豪格领命出兵，不料明军果有预备，满兵遇伏大败，幸极力抵御，未致丧命。太宗道：“我说崇焕能军，你如此莽撞，本应治罪，念你忠心，姑恕一次。但崇焕在日，阻我进步，总要除去才好。”

次日探马报道，明营比昨日格外壮盛。太宗道：“他是想与我久持，知我远来，粮草不继，不知诸将有何高见？”诸将纷论不一。太宗见旁边有一大臣只是微笑。太宗视之，乃内阁大学士范文程也。便问道：“先生有何妙策？”文程道：“现有一策，但秘密不可泄漏，容臣细奏。”太宗令诸将退出，文程与太宗秘议，只听太宗大笑，诸将不知何策。一刻，文程出帐去了。过一日，传报明廷在德胜门、永定门外，遗有二封议和书。

又一日，满兵捉住明太监二名。又一日，满军退数里下寨。又一日，报明太监逃走。又一日，报崇焕下狱。

诸公，范先生之计，不过因崇焕阻满兵不能前进，用反间，致明廷生疑，将崇焕除去。果然崇祯帝遣太监出城访查，回去将所见所闻细奏。崇祯帝因袁崇焕擅杀毛文龙，已责他擅权，立命锦衣卫将崇焕缚置狱中。总兵祖大寿、何可纲，听主帅无故下狱，随率本部回山海关去了。明兵见无主将，个个疏懈。

太宗见了，即令出师进攻，明军被满兵杀得魂魄皆散，幸满桂领军赴援。满兵稍退，崇祯帝遂封满桂为经略，统辖全军，屡战满兵，互有胜负。太宗心思一计，令满兵改扮明兵，黑夜混入明军队里，就中混杀。满桂不防，误作城中援兵，竟被杀死于乱军之中，满兵大胜。正欲登城，不料太宗竟传命退兵。众贝勒不知何故，都来谏阻。太宗把主见向诸臣分晰明白，随即率领全军，退至通州。此时是太宗天聪四年。复

由通州渡河，东克香河，陷永平，将至遵化，忽有明军拦路，开炮向满军打来。太宗正欲后退。不知何故，明军的炮忽然炸开，反弄得自己打自己。太宗趁此机会，督兵前进，将这位领兵的战亡。你道这领兵拦路的将是谁，原来是庶吉士金声保举的翰苑出身刘之伦。之伦闻得满兵退回，料他必走遵化，退出关，当下约马世龙、吴自勉两总兵，由间道抄出遵化，于路拦截。谁知吴、马两人违约不追。只落之伦孤军一支，如何能是满军对手，一时把战败残兵扫尽。

太宗复领兵攻陷迁安、滦州，进至昌黎。复闻明主起用孙承宗，代袁崇焕之众，守山海关。恐他领兵前来断他归路，遂急急收兵回国。既至国都，百官出迎，纷纷上表称贺。次日，太宗早朝，论功行赏，推范文程为第一。太宗终是不乐，众贝劲前来问安。太宗道："我想袁崇焕虽下狱，倘明廷悔误，将他释出，岂不枉费一番苦衷。"忽探报道："明经略袁崇焕已经磔死。"太宗喜道："崇焕已死，咱们攻取明朝天下，可无阻碍了。"文程道："崇焕虽死，孙承宗亦是深谋远虑，山海关亦不易得手。"太宗道："待来年再图进兵。"此时孙承宗恐满兵复来犯界，遂简阅兵马，以备抵御。不料辽东巡抚邱禾嘉与承宗不合，做事皆是相谬。天聪五年八月，太宗带领精兵，到了大凌河，四面合攻，令贝勒阿济格领兵往锦州，堵截山海关援兵，满兵连战皆捷。且说大凌城守将，就是祖大寿、何可纲，因明帝磔死崇焕，已是怀恨，碍承宗面上，只得坚守。大寿有一兄弟，名叫大弼，于夜分率敢死兵士，缒城而下，来袭满营。太宗在帐中年看文书，见大弼首先入帐，忙在身边把佩剑拔下，将大弼挡住。太宗力不及，正在着忙，幸众贝勒前来护驾，将大弼击退。大弼回城，不折一人，只有数名受点小伤，真勇将也。次早太宗遂下令猛攻，大寿、可纲极力抵御，满军稍退。

数日后，满兵由国运来红衣大炮，将大凌城轰坏数处，大寿等仍抵死坚守，直待冬后，大凌城中粮尽。又兼援兵不至，－满主又数次射书招降，大寿无奈，与可纲密议，可纲不从。大寿只得一人缒城，至满营献降。可纲闻知，即来邀截。被大寿一箭射倒，由满兵擒去。此时城中大乱；可纲劝降不允，当即就刑。大弼亦不服兄意，率一军往他处去了。大寿见了太宗，格外优遇。太宗命大寿仍住大凌城。梦寐间，见可纲前来索命，及醒，心觉不安，自己忏悔一回。

次日太宗升帐，议取锦州。大寿道："臣的家小现在锦州，锦州守将此时并未知臣降，臣作奔溃状，赚开锦州，臣为内应，取锦州直易事耳。"太宗从之，遂陷锦州，仍令大寿固守。次年，明兵攻登莱，孔有律驰书向满洲告急，太宗令其回归满洲，直到沈阳，见太宗说道："辽东旅

顺，乃是要塞，现在空虚，径可袭取。”太宗令孔、耿二人往袭，数日报捷，副将尚可喜纳降，仍留可喜守旅顺，孔、耿二人皆随太宗班师回国。又历一年，太宗宾精粮足，分兵四蹄，将内蒙古各部落统已收服。

一日，有察哈尔部来降。又林丹汗被太宗征讨，逃奔青海，一病身亡。其子额哲势孤力竭，只得率领家属，向满洲乞降。太亲令开城放入，额哲叩见毕，献上一颗元朝历代的传国玉玺。

太宗得了宝玺，遂焚香告天，群臣上表庆贺，并请太宗尊号，各国纷纷遣使纳降，太宗令添造宫室殿陛，命范文程监工。

不数月，建筑告成，择了吉日，设坛祭天，尊太宗为宽温仁圣皇帝，国号大清。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，上列代帝祖尊号，谥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，庙号太祖。追封功臣，配享太庙，封贝勒亲王及各大臣官爵。太宗意犹不乐，因朝鲜使臣梗塞，不肯照行，因此逆了太宗意，当遣回国，另差官遣书诘贵，差官回奏朝鲜国接书不阅，语多不逊。太宗即召群臣会议。睿亲王多尔衮、豫亲王多铎均请旨出兵。太宗道：“朝鲜本非我国对手，谅必受明廷蛊惑，欲征朝鲜，必先攻明，免得明兵出来掣肘。”众臣道：“主上所见甚是，就先请旨攻明。”太宗遂命多尔衮、多铎为征东统帅，谕道：“现在攻明，但扰他一番，即可回来，只令阿济格等前去便了。”即召阿济格为前部先锋，带兵二万，前往征明。当面授他方略，教他得手即回。阿济格领命前去，不到一月，阿济格克明都十六城，并获人畜等物十八万，遣人报捷前来，太宗即令阿济格班师。此次清兵攻明，不过威吓，着令班师者，好趁此征讨朝鲜。

明值冬寒，太宗祭告天地太庙，率领贝勒亲王及蒙旗汉军，分前后征进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直捣朝鲜国都。这朝鲜国兵不曾战过阵，一听清兵到来，早已望风奔溃，所有要塞，俱被清兵攻入，直到朝鲜都城。朝鲜国王李倧慌得无法，急遣使迎降，奉书请罪。太宗把书掷还，喝退来使。李倧闻此消息，吓得魂不在身，亲率文武，献上子女玉帛，迎降马首。太宗有心怀远，禁止兵士淫掠，入城三日，犒赏三军，已是残冬。太宗就在朝鲜国都大开筵宴，祝贺新年。过了数天，太宗复率大兵渡汉江，拟攻南汉山。朝鲜国内全罗、忠清二道，各发援兵到南汉城。

太宗令军士驻江东，负水立寨，命先锋多铎率兵迎敌。朝鲜援兵，不数合阵角已乱。李倧闻援兵又败，再遣臣到满营乞和。

太宗命英俄尔岱、马福塔二人，赍敕往谕，令李惊出城觐见，并缚

献首魁前来。李倧答书称臣，乞免觐见并缚献首魁二事。

太宗不允，令大兵进攻，由长山口克昌州，败安黄、宁远等援兵。太宗命多尔衮督造小舟，往袭江华岛。朝鲜兵闻清兵到来，勉强应战，怎挡得大清兵一股锐气，霎时间将朝鲜兵扫尽，插上大清旗帜，一面差人到御营报捷。太宗又谕李倧速遵前旨，将罪魁缚献，方可姑容。李倧无法，只得上表乞降，一一遵旨，并将世子为质。太宗又谕以后应奉大清的仪注，所有事明的礼制，移作事清。李倧到此地步，只得俯首听命。当下在汉江东岸筑起坛来，约日朝见。至期，多尔衮率李倧出城，到南汉山相近，步行至坛前。

见旌旗耀日，坛上坐着一位至尊。李倧到此，只是呆立。忽听喝道："至尊在上，何不叩拜。"李倧连忙跪下，行九叩首礼。

两边鼓乐迭奏。奏毕，坛上宣诏道："尔既归顺，每年朝贡一次，不得逾约。"李倧唯唯听命，令送长子浍来为质，大犒三军。次日，太宗下令班师，李倧跪送十里外，又与两子话别，情惨可怜。太宗令免今明两年贡税，由后年照例入贡。李倧谢恩，垂头丧气去了。太宗亦振旅回国，并将朝鲜倡议败盟的罪魁，带回满洲正法。太宗既服朝鲜，无东顾忧，遂欲一意攻明。

不意此时适值李闯、张献忠等分扰陕西、河南、四川各省，声势甚大。明朝将官多去调剿，无暇顾边。太宗命孔、耿、尚三降将攻入东边，明总兵金日观战死。崇德三年，授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，岳托为扬武大将军，统左右翼，分道攻明，入长城青山口，到苏州会齐。是时，所有守边主将，一见清兵到来，皆是逃的逃，走的走，不到月余，连拔四十八城，直至高阳县。

有明故督帅孙承恩，时正家居，闻清兵入城，手无寸铁，如何拒敌，竟服毒身亡。子孙十数人，各执器械，悉力赴敌，清兵未及提防，被杀死数十人，后终因众寡不敌，陆续身亡。清兵又从德州南下山东，入济南，掳明德王。这德王是明宗室，名叫由枢，崇祯帝兄弟，授封济南王。此时山东巡抚颜继祖，山西总督卢象升，带兵入卫京畿。此时，大清兵已渡河北行。继祖入奏道："清兵深入，胜负未卜，不如请和。"卢象升一意主战。崇祯帝令二人会议，一和一战，终是不合。旋奏请与杨、高二人，各分兵权，不相节制。表上，发兵部复议，把宣大山西兵属象升，山海关、宁远兵属高起潜。崇祯帝准议，加象升尚书衔，克日出师。象升奉命，竟向涿州进发，途中闻清兵分三路入攻，自己亦

分三路防堵。总奈清兵势大，驰防不及，到处皆望风逃走。嗣昌奏削象升尚书衔，又按饷不发，种种反对。

象升至保定，与清兵相遇，初无胜败，因军饷不接，不数日，军中缺粮，军士各彩菜餬口。象升自知必死，次早出帐，向兵将四面拜道："卢某与尔等同受国恩，不患不生，只患不死。"

言词感慨，众兵士不由大哭道："愿随主将出去杀敌。"象升出城，至巨鹿，顾手下兵士，只剩五千名，正见清兵前来，把象升五千人围住。

象升将左右中分三队，自己领中军，直冲清营死斗。清兵合围数次，被象升杀开数次。清兵见他勇决，亦渐退去。象升亦收兵扎营。是夜三鼓，营外喊杀连天。象升知清兵围攻，忙率将士迎战。看看兵尽力竭，象升道："吾受命出师，早知必死，请诸君突围而出，吾从此与君长别。"遂手执佩剑，把清兵杀死数十名，身受重伤，呕血而死。清兵大获胜仗，正欲前进。忽太宗寄谕，命回本国。多尔衮不敢违命，只得仍由青山口回国。归国，多尔衮问太宗何故班师，太宗道："欲夺中原，必须先夺宁、锦诸城，然后再夺山海关，此关一得，便可长驱直攻。不然，我兵深入，那关内外，把我后路塞断，兵饷不继，岂不是自讨亏吃么？"多尔衮即奏请出攻宁锦。太宗准奏，即令发兵，直抵锦州。锦州守将是降将祖大寿，屡却清兵。崇德五年，太宗亲征，亦攻锦州不下，彼此相持，未有胜负。

范文程进策道："何不前去袭他辎重？"遂把地图仔细一看，便多尔衮等入帐，令他率兵，去袭明军辎重。多尔衮领令，遂按图觅路，来到杏山左侧，盘旋过去，到了塔山。上山看视，见前面冈下有七个营盘，寂寂无声。多尔衮道："我看前面七营，定是护着粮草人马，正好乘其不备，杀将过去。"遂分兵两路，直扑明营。明军正在梦中，哪里能抵敌，霎时七座营盘统已溃散。清兵上山，将数百辆辎重搬运下山，从原路驰回。及至洪承畴闻报，已是不及。清太宗料明兵必定前来拼命。次日，承畴率将士冲杀数次，毫不见效。遂想出一个偷营法子，故意退兵三十里，随令军士饱餐，分兵四路，令王朴、唐通为第一队，白广思、王廷臣为第二队，马科、杨国柱为第三队，曹变蛟、吴三桂为第四队，自己与巡抚邱民仰守住大营。清太宗见明营未败而退，必有诈谋，令豪格、阿济格等从间道出兵，抄明兵背后，袭击明营。又令多尔衮埋伏营外，所以明军不能得手，反受清兵攻击，受了损失。太宗又料明兵经此一阵，势必退走，当令诸将分路埋伏。

且说明洪承畴，因粮被袭，谅难久持，遂传令六总兵陆续退去。将到杏山，忽闪出清兵截住去路，明军吓得毛发皆竖，莫可奈何，退入松山城去了。清兵也不追赶，收兵回御营报功。

太宗命范文程一一记功，并议论招降洪承畴。文程道："欲招承畴，多写几分招降书，分投他部下，令他军心摇动，各生疑忌，方可下手。"太宗称善。

且说洪承畴，经此番大挫之后，又兼无饷，正在踌躇，不如一死为妙。承畴正寻自缢，不料背后有人将他一抱，登时绳捆而去。列公，你道抱承畴的是谁，原来是夏承德、李永芳，他二人已经投降太宗，太宗命他回城，以作内应。此时承畴正寻自尽，他二人赶来，将他擒住，捆送清营。承畴自分必死，哑口不言。太宗令将绳解开，劝令归降。承畴不允。经文程再三解劝，忽报明朝差官持书乞和。太宗道："明朝既来求和，理应恭敬。"遂差官迎入。太宗退殿，时方过午，忽有永福宫太临入见，奏说洪承畴已被娘娘说降了。太宗喜道："此真奇事呢？"你说这位娘娘何人，就是入关定鼎祖章皇帝的生母，太宗最得宠的妃子。原来承踌不降，被囚别室。到了巳牌，心中正在胡思，忽然一阵异香，沁人心脾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抬头一看，见一个绝色女子，如出水芙蓉，将门开了。手中捧着一把玉壶，走进前来，开口轻轻叫了一声"将军"。承畴本爱色，此时一见，骨软筋麻，答又不好，不答又不忍，也就轻轻应了一声。那晓承畴不应犹可，这一应，倒引出那女子长长短短多少话来，打动了承畴的心事，说得承畴心悦诚服，只得投降。

太宗大喜，遂封他贵爵，又赐他美女十人。承畴感激万分，也就安心。

且说明朝马绍愉，奉命前来议和，太宗设宴相待，席间叙起和议，太宗赞成，彼此签约。过一日，马绍愉谢别，太宗赐他貂裘白金，命李永芳送至五十里外。马绍愉回国，将和议情形，密报于兵部尚书陈新甲。新甲搁置几上，被家僮误认塘报，发了抄，致使通国皆知。朝上主战的人，皆劾新甲主和卖国。

新甲不服，被崇祯将他正法。原来新甲因承畴兵败，与崇祯帝密商和议。崇祯着他秘密，保全体面。及至和议发抄，崇祯帝恨新甲不遵谕首，恼羞成怒，将他斩首。从此，明、清和议永远断绝了。太宗得此消息，遂令贝勒阿巴泰等率师攻明，毁长城，入蓟州，转至山东，共破八十八座城池，掠子女玉帛不可数。阿巴泰又由北趋南，从南转北，纵横

中国，毫无阻滞。这回明廷真吓得了不得，阿巴泰抢劫已满，明朝算被他搜括三分之一，此时从从容容，领兵回国去了。清太宗闻阿巴泰旋师，照例论功，摆酒慰劳。宴毕，太宗回至永福宫，这位最聪明绝色的吉特氏，又陪太宗饮酒数杯，是夕就宿在永福宫，不料半夜竟起寒热，头昏目眩，次日，召太医诊视，渐渐沉重，一切朝政竟命郑亲王济尔哈朗、睿亲王多尔衮代理。多尔衮因手足关系，不时入宫问候。一夕，太宗自知不起，握住吉特氏手，气吁吁道："我不能再至中原，与爱妃同享快乐，未免恨恨。

现在福临已立为太子，我死后，应他嗣位。可惜他年幼不能亲政，谅来定要委托亲王了。"吉特氏闻言，悲哀不已。太宗即命宣召郑亲王、睿亲王两人入宫。不多时，两人入内，先请了安，太宗道："我今病已不起，将与二王永别，因太子年幼，不能亲政，一朝嗣位，望二王念宗祖一脉，同心辅导，我虽死无恨也。"二王道："奴才敢不尽心。"太宗又命吉特氏将福临携至牀前，以手指二王道："他母子二人，都托付二王身上。"

二王道："如背谕言，皇天不佑。"正说时，忽听娇滴滴一声道："福儿过来，请王爷安。"此时多尔衮方俯视太子，济尔哈朗同在旁，与太子行礼。多尔衮自觉失仪，慌忙答礼。礼毕，与济尔哈朗同到御牀前告辞。回府后，一夜不曾安寝。次日，有太监前来召二人入宫，及见太宗，已是奄奄一息。太宗命二人代草遗诏，草毕，呈与太宗一阅，将纸一掷，瞌然长逝。阖宫举哀。亲王等随即出宫。命大学士范文程先草喜诏，后草忧诏。喜诏是太子登位，忧诏是大行皇帝宴驾。二亲王一面率百官举哀，一面奉太子福临嗣位。

且说太子福临，奉遗诏嗣位，由摄政两亲王，率文武百官朝贺，行三跪九叩礼仪。由阁臣宣诏，尊皇考为太宗文皇帝，嫡母生母并为皇太后。以明年为顺治元年，王公大臣以下，各加一级，新皇退殿入官。自是皇太后吉特氏，因母以子贵，尊荣无比。但她聪明盖世，自念孤儿寡妇，终久不安，幸奈有多尔衮心心相印，一切政事，比郑亲王尤竭力。一日，多尔衮举发科达礼硕托诸人大逆不道，暗劝摄政王自立。多尔衮着交刑部责讯，当时正法。太后闻知，格外感激，传出懿旨，令多尔衮便宜行事，不必避嫌。多尔衮出入宫闱，毫无顾忌，从此就生出了不尴不尬多少言语来，连郑亲王也有闲言。多尔衮奏明太后，令郑亲王出师攻明，郑亲王只得奉旨前去。

此时吴三桂正为宁远守将，清兵屡攻不下，骚扰一番，即班师回

国。过年即是大清顺治元年，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元旦。

清顺治受百官朝贺，各国纷纷入贡，别有一种兴旺气象。这日，摄政王多尔衮正在书房批阅文书，忽大学士范文程进来说道：“闻探报说，明京已被李闯攻破，崇祯自缢，李闯已在明京称帝，国号大顺，改元永昌。”多尔衮惊道：“有这等事。我国正当乘此出师，驱逐流贼，定鼎中原。”正当此时，一面奏知太后，一面简阅兵马，择日由顺治祭告天地太庙，不日启行。要知清国如何得天下，何时统一海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混乾坤归一统海晏河清

诗曰：

绛帻鸡人报晓筹，尚衣方进翠云裘。

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

日色才临仙掌动，香烟欲傍衮龙浮。

朝罢须裁五色诏，佩声归到凤池头。

却说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，闻听大学士范文程禀道，李闯已在明京称帝，遂说道："这李闯想必是有大本领的了，不然，何能把明室江山得了，竟自称帝起来呢？"文程道："王爷不是这样说法，这也是李闯的时运。一来明帝昏暗，不善用人，把小人尽用了，把正士疏斥了。又兼流贼四起，所以把事情弄坏。现闻李闯非常暴虐，京城内外掳掠一空。所有附降大臣，将他捆缚起来，勒索金银，惨刑备至。官民现在痛恨切齿。我国若乘此时进兵，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云霓的一样。"多尔衮沉吟半晌，答道："此事再议。"文程又道："如此上好机会，万不可失。"多尔衮因有一番机心，终是不决。文程怏怏不乐，告辞而出。

是夕，多尔衮入宫去见太后，便把文程计议之事奏明太后。

太后道："范先生才识过人，所言甚是，先王甚为佩服。他既主张出兵，王爷就照办可也。"多尔衮道："人生如朝露，得能与太后常享安乐，足矣，何必争这中原。"太后道："不然，我国虽统一满洲，不及中原繁华万分之一。趁此机会得了中国，岂不是与你加倍享快乐么？"多尔衮仍是不语。太后见他不愿出师，故作怒道："王爷要如何就如何，我今日要你出师，你就不去。"多尔衮着慌，连忙跪下道："奴才愿去。奴才愿去，只有一层，豪格那厮与我不合，我出师以后，恐于幼君不利。"

太后道："这事由你主张便了。"多尔衮出宫，便密召多人，联名共奏肃亲王豪格言词顶谬，有紊纲纪，遂同郑亲王公讯。

豪格仍出言顶撞，遂奏他悖谬属实，废为庶人。多尔衮于是请顺治祭告太庙，择日出师。一日，顺治帝驾座笃恭殿，颁发多尔衮大将印。多尔衮叩首谢恩，随同亲王、贝勒、贝子，率八旗劲旅，满汉健儿，进图中原，陆续启行，一路旌旗招展，向山海关去了。

此时山海关守将就是吴三桂，前明已封平西伯，驻守宁远。

李闯、张献忠等起事，召他人援，遂率兵西行。将到山海关，闻京师已陷，明帝殉国，就令兵士在此扎营。忽探马报他家属尽被李闯捉去，正欲起兵入关，忽李闯派人前来招降，三桂应允，即候交卸。不日，李闯派人来守关，三桂即率精兵向燕京进发。行至滦州，有家人求见，将全家被捉及李闯在京内暴虐情形柬明。三桂道："无妨，我一到京，即行释放。"家人道："昨闻姨太太亦被李闯捉去，选人后官。"三桂慌问道："哪个姨太太。"家人道："是陈。"三桂道："想是陈姑娘。"

家人道。"不是她，还有谁。"三桂一听此言，登时昏倒，幸亏家人相救，方才转来，遂率诸将驰回山海关，将闯将逐去，令兵士为崇祯发丧，设位遥奠，这才整顿兵马，决志为明复仇。

此事传至京师，李闯闻知，即发兵二十万，下令亲征。命降将唐通、白广恩率二万骑，远出关外，夹攻三桂。此时清兵正抵关外，三桂惶恐道："内有闯贼，外有清兵，如何对敌？"心中转念道："与其将明室江山送与闯贼，不如送与大清。"遂修书一封，令副将杨坤、游击郭云龙赴清军乞援。

且说清摄政王多尔衮正领兵前进，距宁远数里，闻平西伯吴三桂遣使求见，遂传令入帐。杨坤将书呈上，多尔衮拆书一看，看完，又递与范文程、洪承畴二人阅过。文程道："贺喜王爷，此番可定中原了。"多尔衮道："全仗先生费心。"文程道："此番进兵，与前次不同，请王爷出令，申谕将士，凡所过州县，不许妄动民间一草一木，如敢故犯，定按军法。请先招降三桂，令他先与闯贼交战，我却率精锐继后。何患闯贼不灭，中原不定乎？"多尔衮道："就请先生复书。"文程攒笔挥就，呈上王爷阅过，然后交与来使去讫。

次日，三桂复遣使，催清兵入关。不料清兵未至，闯兵先到。三桂登城固守，正措置间，一声炮响，三桂料是李闯，恨不得伸手擒来，将他斩为万段，遂率将士开关出战。李闯见三桂到来，指挥兵士把三桂困在垓心。三桂毫不惧怕。战至日暮，三桂恐兵士疲乏，遂当先冲出，率领兵士入关。李闯也不追赶，传令部下逼关下寨。三桂入关，遂查点兵士，已伤亡不少，三桂大痛，众将士亦皆感叹。忽报李闯降将带兵二万，从关外杀来。三桂大惊，登陴一望，果然皆是李闯旗号。三桂正在为难，忽听东北上大炮响亮，有一军飞至，旗分五色，料想必是清兵到来。正瞭望间，忽报清预王、英王率兵到此，三桂方始放心。

遂谕诸将道：“清兵已到，诸将坚心守关，明晨，我出去见清兵。”是夕，各自休息。

次日，三桂选精骑五千，开关出城，冲开血路，直至清营，下马求见。多尔衮令他入见。三桂进帐，见多尔衮即倒身下拜。

多乐衮下帐扶起，三桂即哭诉道：“李闯不道，残坏宫室，故主自尽，及全家被获情形，请王爷为某报仇，不忘大德。”多尔衮道：“倘得天佑，得定中原，当以王爵相报。”三桂谢恩，并请发兵相救。多尔衮即命多铎、阿济格入帐与三桂相见，即令率兵先退关外李闯兵。且说李闯部将唐通等，见清兵来援山海关，知清兵厉害，早已望风逃走。桂便请多尔衮入关。由三桂点名参谒，分列坐次，会议军事。三桂道：“贼兵虽众，皆是乌合，三桂不才，愿冲头阵。”多尔衮应允，遂令分兵，四面进攻。李闯此时正在山上督战，忽然烟尘四起，暗无天日，霎时尘开，见有无数辫兵，横跃入阵，督兵的都是红顶花翎，不觉大惊道：“这不是满兵？怎么到此？”急将麾盖去了，向山下退走。部下见无主将，纷纷大乱。满汉各军追赶数十里，斩首数万级，始收兵回关。多尔衮令军民人等尽行剃发。吴三桂一闻令下，始先遵行。剃毕，即请作前队先行。多尔衮亦率精兵随后，李闯奔一关，三桂克一关；奔一城，克一城，直追至蕉枣城下。李闯入城，令兵士分扎城外。三桂追至，首先奋力踏营，不一时，将城外所扎之营全行攻破。李闯大惧，遣使向三桂营乞和。三桂一见来使，未容开口，喝令“斩来”，即令攻城。忽城上一片喧哗，三桂抬头一看，见是父母被缚，大叫“三桂投降，以全亲命。”三桂沉思道：“李闯拿我父母，挟制于我，谅他不敢伤害。”奋身大呼三桂：“不降。”一言未了，只听扑扑，一连二三十首级，由城上摔下。三桂一见是父母首级，心一急，身子一晃，由马上栽下。兵士忙扶起，三桂捶胸大哭。恰适清兵亦到，多尔衮闻知，安慰一番，清兵乘此锐气，督兵攻城。李闯见清兵攻城，谅来难守，忙商议逃走。

遂令部下将所掠的金银宝玩收拾妥贴，把明朝宫院殿宇及民舍，全行放起火来，自己率领家小，开西门连夜逃奔山陕去了。

清兵正攻时，忽见城中火起，烈焰飞空，料李闯已逃走。

满兵随即上城，把城门开了，三桂当先冲入。兵士亦陆续进城，直至宫前，令兵士救灭余火。可惜一座花花宫室，顷刻化成灰堆。三桂正欲率兵追赶，忽祖大寿、孔有德赶到，促令勿追。

三桂只得班师回京。

且说摄政王多尔衮入京后，一切国事，都由范文程、洪承畴二人料理。范、洪二人当时拟就几道告示，四处张贴，京城百姓一见告示，已是喜欢不得。及见为明帝发丧，格外感激。

摄政王多尔衮见民心已服婚，遂召集民夫，修造武英殿。工成，即升殿入座，召集百官，百官俱上表称贺。是日缮好奏折，令辅国公屯齐喀和托等，到沈阳迎接两宫。辅国公等去后，忽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，一定与我为难。洪承畴道："朱由崧无甚了得，只是兵部尚书史可法，是祥符县人，具有卓识。他有一弟，倒会过的，若能令伊弟招降了他，最好的了。"多尔衮道："再为商酌。"不数日，请驾大臣差人禀报，说两宫已准，择于九月内起銮。

一日，探马报明福王在南京称帝，改元弘光，命史可法统辖淮、扬、卢凤四镇。江淮一带都驻扎重兵了。多尔衮闻报，仍与洪承畴商议。此时承畴已托史可法兄寄书招降，俟回音再论。且说摄政王一日接到沈阳谕旨，知两宫已经起銮，遂派阿济格、多铎等，率兵出城巡视，连接数报，说圣驾已到某处了。

摄政王命于通州城外，先设行殿。又闻报说圣驾已入山海关，节节进行。即传齐王公大臣，满汉文武，俱穿礼服，前往接驾。

是日，銮驾已郅通州，但见龙旗焕彩，鸾辂和铃，两旁侍卫，拥着一位七龄天子，生得隆准龙颜．器宇非凡。后面便是两宫皇太后，这位吉特氏，端严之中，寓作一种妩媚。摄政王率王公文武大臣，依次跪接，由太监传旨平身，一齐起来。圣驾进了行殿，七龄天子升了御座，旁边传胪立着，俟王大臣排列好了，一一唱名，赞五拜三叩首礼。礼毕，退殿少息。约二三时，复命起銮。从永定门入大清门，王大臣迎送如仪。城内居民早已闻命，家家焚香，户户结彩。銮驾徐徐经过，入了紫禁城，王大臣俱各退出。惟摄政王随驾入宫，猛见那已革肃亲王豪格仍然翎顶辉煌，昂然而人，心中甚疑，不好明问，只得随驾入官。

十月朔，顺治帝亲诣南郊，祭告天地社稷，并将历代神主奉安太庙，即升武英殿，即中国皇帝位。满汉文武各官趋跄拜祝。礼毕，颁诏天下，国号大清。定都燕京，纪元顺治。即加封多尔衮摄政王，因他功高，加封济尔哈朗信义辅政叔王，晋封阿济格为英亲王。复肃亲王豪格爵，赐吴三桂平西王册印。

谕旨一下，国事大定。于是令直隶巡抚卫国允等决议远略。闻李闯

西奔入陕，行至平阳，分兵守隘，遂走西安。清兵西讨，李闯迎战，大败，遂弃西安，出潼关，分兵南下，略地至郏襄。

清兵既定三秦，下河南，入楚，取荆襄，李闯南奔辰州，屯于黔阳。部下亡者夫半，众尚十余万，乏食，遣将四出抄掠，黔阳四境，鸡犬皆尽，无可掠。故明川湖总督何腾蛟进攻之。李闯营于罗公山，倚险筑堑，为久屯计。势愈蹙，食尽，逃者益众，自将轻骑抄掠，何腾蚊伏兵邀之，大败，杀几尽，自以十数骑突走村落中求食，村民皆筑堑自守，合围共击之。李闯麾左右格斗，皆陷于淖，众击之，人马俱毙。村民不知是李闯，割其首献于腾蛟。腾蛟验之，左胪伤镞，始知是李闯也。

李过闻李闯死，勒兵随附，仅夺其尸，灭一村而还。结草为头，以衮冕葬罗公山下。众推李过为首，改名李绣，又改李赤心，后俱散亡。或曰：李闯由保安走延陵，过通城，命其下先行。通城有罗公山，山有元帝庙，山民赛会，谋捍卫李闯。

李闯以二十四骑过山，复呵骑止山下，自己单骑登山入庙，觅帝像伏谒，若有物击之不能起，村人疑为劫盗，取荷锄碎其首而死。或又曰：李闯死于淖。死于元帝庙中乃其弟李过，非李闯也。未知孰是，时顺治二年也。

且说摄政王得史可法复书，当即交洪承畴念过，说道："史可法是不肯降的了。"承畴道："闻明福王用马士英、刘孔昭等办事，就要灭亡的。"多尔衮道："有史可法呢。"承畴道："马、刘二人向来贪鄙，单靠他一人也无用。"却说史可法，

以福王由崧有七不可立：一贪、二淫、三酗、四不孝、五虐下、六不读书、七干预有司，拟迎立潞王常涝。偏这马士英勾结总兵高杰等四人，备齐甲仗，护送福王至仪真，迎人南京即位，改元弘光。史可法、吕大器争持不可，自是史可法与马士英不合，遂自请出镇扬州。时马士英以奸邪用事，崇祯长子逃难至江南，杨维垣扬言王之明貌似太子，弘光因遣官严讯，必使认为王之明。南宁侯左良玉忿甚，引兵东向，传檄讨奸臣。马士英至九江，呕血而死。是时，河南尚为南明属地，清帝命豫亲王多铎率兵南讨，一路长驱直入，如人无人之境。史可法闻之大惊，命高杰出师徐州抵御。寻因清兵已下河南，高杰进屯归德，欲与睢州总兵许定国联络，不料定国已纳款请营，高杰误入，被定国杀之。适清都统准塔奉命接应多铎。多铎令准塔率本部出淮北，白率本部出淮

南，克徐州，攻宿迁，陷淮安，淮北一带望风降清。多铎由归德趋泗州，渡淮河，将近扬州。此时史可法赤心报国，闻清兵已渡淮河，急督师抵御。将行未及数里，忽南京飞檄来调，说是左良玉谋反，从九江入犯。可法因事急，遂折回江南。可法方渡江，抵燕子矶，又接谕旨，说黄得功已破良玉，令可法速回淮扬。可法犹欲赴援，报说泗州已失，急返扬州。哪知清兵已从天长六合而来，距扬州三十里。

扬州守兵听清兵来，已逃尽了。可法此时战不能战，守无可守，只候清兵临城再议。及至清兵到来，极力进攻，炮石交加，城堞大崩，兵士伤亡大半，清兵踏尸入城。惟恐伤残太多，奋身大呼曰："我是史督帅。"清兵不论真伪，一阵乱刀，把可法砍死。

多铎得了扬州，下令屠城十日。后人着有《扬州十日记》，即此是也。却说扬州被清兵攻破，此报传至南京，哪知福王只顾贪乐，所有朝政，单靠马士英办理。一闻此报，急遣总兵杨文骢、郑鸿逵率兵抵御。哪知这两人一见清兵蜂拥前来，连面也不敢见，一个逃往苏州，一个逃奔杭州。清兵遂克镇江，即由丹阳进兵，直向金陵扑来。弘光帝闻清兵将到，心中着急，正在无法。忽有太监奏道："闻黄得工驻兵芜湖，赶紧前去，叫他保驾可也。"弘光帝遂带了爱妃，暗开通济门逃往。次早马士英等闻帝已出走，束手无策，遂会同各大臣议论出降，写了降书，投送清营。一日，清兵正往前进，有探子报道，南京遣使纳降。多铎大喜照准，遂率兵入城撼安民。休息一天，即遣贝子贝勒进兵芜湖，追擒弘光帝。

顺迢二年乙酉五月，多铎擒弘光于芜湖，遣送京师。总兵黄得攻、高杰、进士黄淳耀、原任苏松巡抚山阴彪佳、大学士高宏图、左都御史刘宗周俱死于难。时明鲁王避难在台州。六月，郑遵谦、张国维、方国安等迎立之。鲁王僭据绍兴，清兵讨之。顺治三年丙牡月，遁入舟山，未几擒送京师。时唐王之子避难于浙，郑鸿逵、郑胜等携至福建，郑芝龙等立之于福建，僭称帝，号隆武，用郑芝龙为政。清兵讨平之，郑芝龙遁出于海，未几遂降。又隆武弟逃至广东，苏观生、何吾驺、顾元镜等立之于广州，称监国，改元绍武。十二月，清总兵李成栋击斩之。又桂王之子永唠王朱由榔逃难至梧州，丁魁楚、瞿式耜等立之于肇庆府，改元永历，颁诏湖南、云贵等省。时湖广总督何腾蛟、湖南巡抚堵胤锡奉诏称臣。忽闻清降将李成栋奉贝勒博洛命，由闽趋粤，连下湖州、惠州及广州，分兵攻高、雷各州，自督军攻肇庆。此时瞿式耜尚在峡石，奏请增兵，与清兵决一死战。偏偏有司礼王坤只劝桂王西走，丁魁楚也赞成。

王坤不从。桂王连夜出奔。及至肇庆，梧州失陷。王坤又议奔湖广去倚何腾蛟，于是扈驾前行，独丁魁楚缓行。数日后，魁楚竟密遣人至成栋营请降。成栋不准，遂斩之。

适值清廷命孔有德为征南大将军，耿仲明、尚可喜等进兵湖南，所向直入，连拔长沙、湘阴，进攻衡州。此时清降将金声桓暗遣人密约李成栋反正，成栋尚踌躇未决。有爱妾珠圆，见成栋有不乐情形，遂问之，成栋将声桓书出阅，经珠圆从中怂恿，遂通款永历，因自职轻，一面上表桂王，一面传檄远近。

此令一出，四方骚动，张献宗、孙可望、李定国分据云南、山西等地，弄得清廷忙碌异常。摄政王多尔衮遂大开军事会议道："汉人终不可恃，非派亲贵大臣，分地征讨不可。"遂命都统谭泰和洛辉为征南大将，率兵赴九江，会耿、尚二将专攻江西、广东。命济尔哈朗会孔有德专攻湖南、广西，博洛、尼堪两郡王攻大同，吴三桂，李国翰等分征山陕。此兵一出，所征之地，纷纷报捷。

单说谭都统率兵至江西，拔九江、南康诸府，直到南昌省城。叛将金声桓遣兵抵御，被清兵猛攻，遂陷城，投水而死。

南昌既下，进攻赣州，成栋走信丰，部下亡去大半，成栋樵闷，左右进酒，痛饮大醉。清兵追至，左右拖他上马。到了河边，策马过渡，至中流人马俱沉，部兵奔骶。靖兵进焰广卅，赣、奥悉平。是时郑亲王攻湖南，湖南诸镇望风奔溃，何腾蚊入湘潭城据守，城中虚若无人。至清兵来攻，竟偕从骑人清营，不语亦不食，至七日而死，湖南悉平。却说郑王济尔哈朗及都统谭泰，两军俱已告捷。清廷召郑亲王还朝，留博洛、尼堪两郡王出征大同。尚与总旗姜环相持不下，不意明故宫招集散兵，东一处，西一处。博洛分兵往剿，不敷所布，即申请添兵。摄政王接报，竟率英王阿济格等出居庸关，拔浑源州，直达大同，与博洛会，仍攻天下。值城中食尽，部将刺杀姜环，开城降清，山陕定。既定山陕，将政务交与地方官办理，遂班师还朝。

且说多尔衮因各处皆平，心中好不快活，在邸无事，常与肃王取乐，后又遣官索取朝鲜国王两公主来朝。哪知他只顾贪欢，不虑后患，竟染成咯血症而死。顺治帝为之辍朝治丧，照帝制丧葬。顺治八年。议立其长子多尔博承受睿王爵。

却说明桂王逃窜南宁后，势穷日迫，不得已求救于孙可望。

可望因据有云南全省，遂僭称为王，国号后明。因劫永历帝，为其羽李定国袭破，后奔长沙，投降清洪承畴去了。且说承畴自孙可望来降，具述桂王情形，遂上表请发兵西略。清帝遂命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，会同洪承畴从湖南进发。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，偕都统从汉中四川进发。命都统卓布泰为征南大将军，率兵向广西进发。三路兵马同至贵州会齐。

不一日，三路连章报捷。清帝复命豫章王子信，郡王铎尼为安远大将军，率禁旅至贵州，总统三路兵马，每路五万，浩荡前进。是时桂王军各统归李定国执掌，定国闻贵州失陷，遂遣兵防堵险要。总奈清兵分数路杀来，定国何能抵御，即率部向云南去，拥桂王由永昌逃出右甸去了。及至清兵追至，仍不敢迎战，遂同桂王匆匆西走腾越，转向南甸，渡木囊河。这木囊河，即是缅甸回交界，缅人令从官尽释器械，遂准前行。行至缅都，见缅人多短衣赤足，桂王从官遂杂人缅人贸市中，从此就在缅人场中苟延岁月。

且说清信郡王铎尼，因桂王等逃奔缅甸，即奏捷清廷。清帝传旨，令大军还朝，留吴三桂镇守云南，命其于应熊在京供职。顺治帝以此次荡平云贵，舆图一统，可以得享承平之福。

忽报江南数十州县都被郑成功得去，现南京已危在旦夕。顺治帝大惊道：“朕即位十数年，东征西讨，日无暇闲，这皇帝做得真不自在，朕细思倒不如做个和尚适意呢。”于是传旨简阅兵马，御驾亲征，慌得百官忙奏道：“区区小丑，何劳圣虑。”

次日升殿。正拟择日出师，忽兵部尚书呈奏，江南总督郎廷佐表中称郑逆为崇明总兵梁化凤荡平，各处俱已克复。顺治大喜，旨下，升化凤为江南提督，并授达素为安南将军，进攻厦门，绝其根株。且说成功自败后，仍逃回厦门，冀图再逞。正往前进，不意上流忽来清兵一支，迎面邀击。成功无心抵御，遂率众逃奔台湾去了。

且说吴三桂留守云南，安居无事，他欲剪除明宗余孽，遂上一本，内云李定国东抢西掠，非绝尽根株，不能安逸等语。

顺治帝因已混一，不欲再兴师动众，一接此奏。心中犹疑木定。

无奈众皆赞成三桂之议，遂命大臣爱星阿率兵赴滇会剿。爱星阿到滇，与三桂进兵木邦，擒白文选，直抵缅都。一面索献桂王，一面飞奏报捷，顺治帝接此捷报，知大功告成，遂决意远引。只是宫中有一位董

鄂妃，乃是南中汉人，顺治帝格外宠幸。

不想她一病不起，竟尔薨逝。顺治帝为少年恩情，辍朝五日，奉太后懿旨，拟以皇后追封，此顺治十七年事也。顺治经此一惨，遂脱离尘世，于次年正月，只留遗诏一纸。此谕一传，各大臣非常惊疑，皆言昨日早朝，圣上康健如常，怎么一夜究会晏驾呢。只得遵遗诏，照例哭临，一面由辅政大臣奉八龄天子即位于太和殿。这皇三子玄哗嗣位，拟年号康熙。次年改元，尊为圣祖仁皇帝。有诗道：金殿当头紫阁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

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云车驾六龙。

第四十一回 大清朝膺景命二百六八

诗曰：

神州谁是主人翁，保卫生民化大同。

立志共筹谋国策，富强定不让西东。

却说清世祖顺治自入关以来，东征西讨，造成二百数十年基业。其中圣凡相继，历历落落，非逐次叙述，不能详明。及至康熙嗣位，有四位辅政大臣，尽心佐理，所有一切内弊，首先除去，此谕一出，宫廷内外，读之无不同声称颂。到了元年三月，平西王吴三桂因缅甸送献桂王朱由榔眷属到营，当令拘禁别室，与受星阿商议，请旨发落。爱星阿不敢另议，由三桂写折奏闻。旨下，明朱桂王思免献俘，着即传旨赐死。三桂立即将桂王全眷二十多口，令即绞死。不意桂王储嗣，年十二，指三桂骂道："我朱家何负于汝？天道有知，岂能令你善终。"

时李定国闻缅人将桂王献与三桂，遂引兵追劫，途中闻桂王凶耗，望北大哭，呕血数升，不日而死。定国虽死，惟张煌言、郑成功二人，煌言隐居南田岛，成功占据台湾。时有信促郑成功进兵，不料成功一病身亡，及至闻讣，遂捶胸大痛道："成功一死，吾无望矣！"遂穷居深岛，作避世计。一日，正在庄前闲眺，见有无数的人，穿着明朝主服，走进前来，向煌言恭而有礼，开口便问道："君家莫非张煌言先生么？"煌言见问，大为诧异，不敢具道真名实姓。来人见煌言犹疑，便说道："我等皆是明朝遗民，因被清国逼得无地，避难深岛。今见清国疏于防范，闻先生避居于此，特纠集同志，约有数千，来请先生出山，同倡议师，恢复明室。先生莫道我等是清朝使来奸细，不敢说出姓名。"煌言见来人口口忠义，句句思明，谅无有诈，与来人畅谈。来人并云现在海口有数号大舟，舟中同志静候先生一会，以订盟约，共图恢复。煌言因急于思复，遂同来人行至海口，果见有数只大船停泊海岸。将要上船，忽然从舟出来多人，皆是拖辫清兵，上前捆起。煌言一见，始知中计。煌言大声道："匹夫不可夺志，要杀便杀。"只见岸上引煌言来的人，上前止道："不可不可。"遂同上船，乘风解缆，一路顺风，到了宁波，转由杭州上岸，将煌言抬起一直扑奔巡抚署中而来。巡抚赵廷臣一见煌言，百般开导，劝他降靖。煌言义不苟屈。巡抚无法，只得令兵送出，使他自尽。

且说康熙帝因郑芝龙之子成功据守台湾，成功死，其于郑经复据台

地，清帝遂将芝龙并其三子成恩、世恩、世荫一律斩首。其孙郑经闻乃祖被杀，情急无法，只得暂行隐忍，再作计较。其时康熙在位已是四年，真是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口。直到康熙六年秋季，鳌拜专政，捏奏苏克萨哈藐上，将他处死。

后又捏害萨哈子孙，康熙帝未准，竟敢挥拳殴主。康熙帝回宫，奏与太后知道，太后百般劝慰，只得含隐。虽然如此，奈康熙帝别具一般心思，过数月，单召鳌拜入内，宣他树党营私，陷害贤能。鳌拜不服，仍发攘背故态，被康熙帝喝令左右将他拿下，先将他痛责一顿，然后命两人拖出复讯，叫据实讯断，不得徇私。这两人遵旨，复奏整拜三十条大罪，旨下，应即正法。

幸有二三大臣请旨从轻议处。康熙帝亦因是勋旧老臣，遂免重从轻，将他削职收押。

康熙帝将鳌拜这一办，内外臣僚都知康熙帝英明，皆不敢妄为。此事一传，独有功高位重老柱国吴三桂等，倒觉心中不安。这吴三桂自从降清，顺治帝封他平西王位，留他镇守云南，其子应熊又招为十四公主驸马，其荣耀真算第一。他见康熙帝将鳌拜一办，心中忐忑，惟恐身蹈危机。遂遣官到广东，会同尚可喜到福建，会同耿继茂之于精忠，一同上控，奏请撤兵。

那知此折一上，康熙帝随即批准，遂派钦差前往各藩，经理撤兵事宜。三桂一闻此信，大惊道：“此事如何设施？”忽有部将马宝道：“王爷主见如何，若愿归田，也就罢了。不然，当谋自立可也。”三桂道：“我请撤兵，原是试探主上之意，不料竟行批准。俟差官到来再处。”马宝道：“然则请王爷先简兵阅马，候来使到，看军心如何，便好行事。”三桂即日升座，传齐将士并两婿，均至校场听令。一面召集将士，百般邀励，说主上将他调藩，不知凶吉。众将士被他一片谎词，遂群然而起，将两钦差杀害，并巡抚朱国治一并杀讫。三桂假意道：“你等如此胡为，叫我何以办理。”众将道：“王爷本是明臣，清帝如此寡恩，不如反正，杀往北京，灭去清国，复恢明室，有何难为。”三桂道：“倘北京兵来如何？”众将大呼道：“我等愿死拒之。”

次日，三桂即传檄所属，捏造一个甚么崇祯的三太子，国号大周，并遣人到福建、广东，约会耿、尚两人，择日率兵前来会齐，进攻北京。单说三桂一反，有附会的起兵相应，抵御的调兵固守。此时有户部员外郎萨穆哈，正在贵州办差，迎接三桂眷属至京，一闻此信，即忙上

马，昼夜不停，跑到北京，将此事奏明。王大臣惊道："此事如何办理？"康熙帝道："三桂既反，无论如何，谅难应命。"立命都统巴尔布珠满等，各率兵三千，由常德、岳州等路，分道进攻云南。单说吴三桂既据云、贵等地，亦遣将分兵进攻各省，于是湖南、四川全省皆陷。耿精忠亦由福建率兵出东路，攻打浙江省内各地。惟尚可喜始终事清，三桂遣使招致，不意可喜将来使拘住，把三桂之书呈奏清廷，清遣兵援助。三桂闻使被拘，大怒，遂致函耿精忠，令攻广东。精忠又致书郑经，令起兵夹攻粤海。此时中原大震，南中数省半为吴有，各省告急表章纷如雪片。康熙帝接报，即命贝子贝勒大臣各经略统领等，出兵援救，另授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，镇守江南一带。哪知清兵出一路，败一路。

吴兵进一路，胜一路。不是投降，就是附从，反把三桂势力弄大了。何以如此？实因满人领兵主将皆是王亲国戚，一经兵权到手，动不动就要摆架子，或是拿威力吓人。你想乱兵之时，用此等手段，如何能行得去。

闲言少叙，却说康熙帝前日派哲博两钦差来云南，着他永镇云南，令其息兵，免使他日复瓦，追悔无及。三桂不从，当将二使收禁。现闻陕南已经得手，遂命人分扰秦陇，自率大兵出云南，赴常沣督战。临行时，其妻张氏上前扯住道："你如此背乱，圣主定将吾子应熊正法，你要还我儿子。"三桂被妻纠缠，再三开导，怎奈妇人拙见，不克宽容。三桂无法，只得将所拘两钦差放出，央他回京复奏，愿与清兵议和，如清帝不杀吾子，当即罢兵。两钦差得此释放，如鸟出笼，连声唯唯，回京而去。三桂又遣使西藏，请达赖喇嘛代为请命，亦不外此数语。康熙帝闻报，也甚为焦灼，又闻哲博两使复奏，及喇嘛疏陈，心中格外焦灼。遂召王大臣会议，此时有大学士明珠上前奏道："三桂不去，终久为患，奴才闻西洋人南怀仁善造火炮，比我国之炮尤精，况且轻便。"康熙帝道："这南怀仁不是现任钦天监副官么？"明珠答："是。"遂传谕户部发银，叫南怀仁速召西人赶造。随即将三桂子应熊，并应熊子世霖，一并正法。且说三桂既放了清使，指望清使回奏，康熙帝定要允其所请；哪知一班将士，有请渡江北上的，有请直犯京城，三桂均不从。及闻其子应熊并其孙世霖被杀，遂大怒。当留兵七万守岳沣诸口，又分兵数万守湘、赣等地要隘，自己率大队由陕西进兵，直攻京师。三桂兵到松滋，方遣将进略郧阳。忽探马报道，平凉失守，王辅臣降清，三桂闻报大惊。忽又报道，留守长沙夏相国乞援，三桂问长沙如何告急。来报就把清廷如何运来大炮，是什么安亲王岳乐统带，现在进攻湖南呢。三桂道："如此情急，吾不能不回救湖南。"一路闻报，所有江湖要塞，均被

清兵占去。三桂只是催兵前进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安亲王岳乐奉命南征，将到建昌，正值白显忠攻陷城池，岳乐督攻不克。后从北京运来大炮，连即攻城。显忠大惧，弃城逃走。遂克广信、饶州，随进兵攻湖南，一路克袁州。将至醴陵，忽探马报道，敌将高大节，领兵由间道去攻袁州。岳乐道："袁州是吾后路，倘被截住，吾无归矣。"忽又报道："吴将夏相国，由前面来醴陵了。"岳乐道："前有来将，后有敌兵，吾不能不退。"即传令退兵。约行百里，天已日暮，见前面有一大山，岳乐即命就此扎营，明日再行便了。方才扎毕，忽听山上炮声响亮，岳乐急命侦探此山何名，回报是螺丝山。此山盘盘曲曲，如螺丝一样，也不知山上有多少兵马，只见都是大周旗号。岳乐道："不用管他，你们用大炮向山上攻击。"连击数十炮，旗帜打倒也不少，就是无一息动静。岳乐道："不好了，吾中了敌人疑兵计了。"赶急令军士将炮抬回，不用再放，将才入营，只见山上跑来一匹马，飞至面前，大呼道："岳乐哪里走。"岳乐正在山下瞭望，忽见一匹马飞来，惊得心魂皆散，策马而逃。军士见主将走了，一时昏乱，不辨路途，四处纷散，自相践踏。岳乐逃过螺丝山，见无追兵，心中稍定。此时天色已明，遂收拾残兵，奔回袁州去了。一到城下，见皆是大周旗号，正在狐疑，所四面喊声，岳乐登高一望，正是敌兵追杀清兵，赶急整齐队伍，上前救援。那敌将正杀得高兴，忽见后军纷纷奔溃。怎奈那将厉害，岳乐料不能取胜，领兵杀出，奔他方去了。那将也不追赶，收兵入城。原来杀清兵这将，就是高大节。且说岳乐这一败，才知道大节厉害。又说道："此人久在江西，不是好处。"遂同喇布会合，同往南昌去了。不料。后来大节被胡国柱副将韩大任害死了。大节既死，袁州仍被喇布占住。此非喇布本领，乃是康熙洪福，以次各处渐渐略定。

且说广州尚可喜因郑经由台湾率兵来攻，急派其子之信前去拒敌。哪知之信不遵父训，叛了清朝，反使部兵将其父可喜拘押起来。可喜气愤，呕血数升而亡。之信见父已死，益无忌惮，通款三桂。三桂封之信为辅德亲王，命他筹款助饷。之信一闻此信，遂说道："三桂是想来挟制于我。"忙与部将商议，仍旧降清，所有三桂派来的官，均被拘住。一面率军民薙发反正，一面出兵西拒马雄，东拒耿精忠。精忠方欲对敌，闻报汉兵已入仙霞关，急回军福建，途次又闻曾养性、白显忠统已降清。赶到福州，又闻清兵将到，建宁、延平等郡均已投阻精忠经此一吓，晕倒于地，左右救醒，半晌道："此番休了。"坐定后，忽左右献上一书，拆开一看，乃是清康亲王前来劝降。

心想道："降是不好，不降又敌不过清兵。"半天想了一条计，一面

令儿子赴延平去迎清军，一面将总督范承谟绞死。何者，因他降清，恐范承漠说他坏处。康亲王接书，遂进福州。精忠率文武迎接入城，康亲王令其立功赎罪，申表奏闻。之信亦遣人至喇布前乞降，喇布亦据实申奏。康熙帝因三桂未降，亦不深究，旨下令其仍袭王位，立功赎罪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次第悉平，只有广西一省，现尚未靖。广西守将孙延龄，本是孔有德的女婿，因有德一门死难，仅遗一女，孤苦零丁，太后留养宫中，食郡主俸禄。后嫁与延龄为妻，镇守广西，不料延龄受三桂蛊惑，封为临江王，背清降吴，起先还瞒着，后被郡主知道，劝他反正，他却不从。今闻各处皆已反正，心中焦灼，思想再三，只有请郡主庇护，可以减罪，退入后堂，未免赧颜，无奈向郡主谢过："前日实系愚昧，今悔已不迭，望郡主维持一二，虽死亦感激你的。"说罢便潸然下涕。郡主见他如此，心中不忍。遂入京求太后为他讨情。不料他这反正三桂已知，派从孙吴世琮诱杀之。

且说吴三桂自叛清以来，已经五年。康熙十三年僭号，借立崇祯后为名，其实称周国。他心中把称帝早存一个念头。至康熙十七年，于衡州筑土建坛，祭告天地，自称大周皇帝，改元昭武。总奈他已恶贯满盈，即位之时，受一点风寒，竟致不起，于康熙十八年春月，就呜呼了。三桂临死，遗嘱夏国相一班伪大臣等，辅太孙世王番嗣位。国相等秘不发丧，密遣人至云南迎请世王番，至衡州即位。百官叩贺，改元洪化，遂发哀诏，布告国民。此时清兵闻知三桂已死，人人思勇，个个图功。安亲王岳乐、简亲王喇布各统大兵，入湖南，克复岳州、常德。

惟顺承郡王勒尔锦常驻荆州，三桂未死前，连头也不敢出；此时听三桂已死，弛也就发起扬来，大着胆率兵过江，攻长沙，直逼衡州。夏国柱等见这样情形，哪里还敢迎战，只得弃城而走。吴世琮在陕西也被将军莽依图战死。此时四川汉中俱皆克复。现在大周吴世王番所有地方，均被清兵占住，刻下只落云南、贵州两省了。康熙帝见各处虽然报捷，总是不能荡平，想必诸将不肯用命，遂传旨一律调回治罪。另派贝子贝勒都统将军，统大军由川、广、闽、粤，进兵云、贵，直捣周兵巢穴。周军见清兵大队云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纵勉强迎战一照面就逃走了。自此世王番又把贵州失了，到康熙二十年十月间，城中粮尽，军心遂变，城中守将方志球暗里通款蔡督军毓荣，放蔡军入城，于是各兵继进。将周通同擒获，余兵溃散。世王番见国已灭，遂悬梁自尽。所获兵将，解送京师发落。至于已降复叛之藩，一律递京问罪。诸清将见大功垂成，即陆续班师回京。三藩既定，中国十八省，并关东三省，皆属大清舆图。惟台湾一岛，被郑经占据，后经病死，其子孙陆续嗣位，到康

熙二十三年才亡。

康熙帝既平海内，又想征服蛮夷。先从俄人入手，于是即令都统郎坦，侦探俄城形势，后遂出兵。至二十八年中俄才订约修好。二十九年，出长城，攻蒙古三部，亲征往还三次，至三十年蒙古内部附。三十六年，康熙立允扔为太子，到五十一年，康熙帝将允扔废黜，立意不立太子。诸皇子及王大臣，不知主上何意。到康熙六十一年，已是六十九岁了。大学士九卿等，方拟明年是圣上七旬万寿，预备大庆典礼，谁料人有旦夕祸福，康熙帝竟患起病来，渐渐沉重，服药无效。次日，帝到畅春园，诸皇子随驾前往。过数日，病甚重，即召隆科多入内。

命他传旨召十四皇子入内，只是舌头蹇涩，说出十字便停住，又说出四子二字。隆科多出来，即遣宫监去召皇四子胤祯。次早四皇子至畅春园，见过母舅，隆科多即入内请安。康熙帝见他来到，手指胤祯说道："好好。"只此二字，便归天去了。

诸皇子大加痛哭。隆科多说道："请诸阿哥收泪，听读遗诏。"

便读道："皇四子人品贵重，深肖朕躬，必能仰承大统，着继朕嗣位。"皇四子随即皇帝位，悉遵旧章治丧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而崩。四皇子胤祯即位主丧，次年改元雍正。

雍正登位后，召王大臣文武入宫，王大臣等到了宫内，见雍正南面高坐，忽谕众官道："皇考在日，至晚年储位未定，心中常不定，朕想明立，恐他兄弟争夺，弄出大祸，朕想出一条计来，将拟定皇储诏旨，亲写密封，藏在匣内，放在这正大光明殿匾额后面，可好么？"王大臣道："臣等安敢妄议。"于是雍正命诸臣退出，只留总理事务大臣在内，自己密书太子名字，封藏匣内，令内侍缘梯而上，将此匣悬在干清官正中正大光明匾后。后来雍正晏驾，开匣方知立储已毕。

忽接到四川总督年羹尧八百里紧报，青海造反。青海原在西藏东北，此时青海首领达赖浑吉欲谋独立，想脱清朝关系，暗约策妄阿布坦为后援，大举寇清。兵部侍郎常寿由青海奔来奏闻，雍正帝只道青海内乱，仍命常寿前往调停。常寿一到，即被丹津拘留。川督年羹尧闻报飞奏，雍正帝即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，提督岳钟棋任奋威将军，率兵往讨。兵分二路，率兵前进，势如破竹，斩首万级，直逼青海。丹津闻报大惊，送出清使，上表请罪。清廷不准，催羹尧进兵。岳钟祺请道："青海地面寥阔，寇众无多，我军四面合攻，贼众谅无一遗。"羹尧然之。果于雍正二年五月，遂定青海。年、岳二督奏凯班师，回朝叙功不提。

且说雍正帝本是薄悻主，他见外患已平，恐怕国内生出事来，想出一条毒计，欲把功高位重之臣尽行除去。先把两兄贝子允糖、允礻异、允祀，捏他种种不法，将其拘禁。并将为帝划策的一律处死，免得后来泄漏。太傅年羹尧因少年为帝扶持，又兼功高，未免骄恣。一日旨下，帝遂降他为杭州将军，又连降他十级，罚他看守城门。他在城门里，守得格外严密。王大臣又将他行为奏明，共成九十二款，雍正帝遂把他正法。哪知都察院先生劾隆科多庇护年羹尧，又奏他大不赦之罪，旨下只戮其本身。后又有多少文臣武官，稍涉嫌疑者，均受株累。雍正既将一班人犯惩办，遂觉得意，寡情之人，无逾于此。自雍正四年至九年。苗人不服王化，镶黄旗鄂尔泰费尽苦心，苗人方始归命，开辟苗地二千余里。到了十三年，苗人又生变端。

鄂尔泰，因苗人复叛，心中也自不安。其时正在府中晚餐，忽见宫监奔入，报称皇上暴病，请大人立速进宫。鄂尔泰连忙入宫，正值皇后已到，鄂尔泰上前揭开御帐，不觉哎呀一声，急将帐放下，其时庄亲王、果亲王皆到，一面奏议后事，一面请太子嗣位。遂将匣取下，打开一看，当即宣读，乃是“皇四子弘历继朕登位”二语。是时皇太子弘历等入宫奔丧，随即奉遗诏，命庄亲王率大臣奉弘历即位。次年改元乾隆，是为清高宗皇帝。

乾隆即位后，朝政宽平，宗室人等凡被拘禁，一律释放。

封允礻我等公爵；自己兄弟，皆封亲王；在朝王大臣及外省官员，均加一级。功勋故旧，官吏小民，无不颂当今仁德。只因云苗复叛，未曾平靖，召回张照哈等治罪。另授张广泗七省经略，节制各路军马，择日出师前进。到了苗境，约历两月，已定苗疆，海内承平。乾隆帝乃偃武修文，四夷入贡，八荒称臣，真是太平天下，别有一番景象。迨至乾隆六十年，把人生富贵荣华际遇，无一事没做到的，无一件没想到的。一日，不料乾隆帝忽召诸王大臣入内，拟把帝位傅于太子，自称太上皇。王大臣也没甚惊疑，不过请皇上暂缓归政。乾隆又开谕一番，说道：“朕遵守先皇遗法，已将太子之名，藏密正大光明殿匾内。”

即命宫监取下，开匣一看，乃皇四子颙琰，遂命他嗣位。拟明年改元嘉庆。乾隆帝虽内禅，仍然大权在手，惟恐一旦交卸，有乖制度。今见嘉庆帝浚哲文明，温恭克让，于礼制上格外尊崇，遂决意归政。于嘉庆元年元旦，举行归政典礼。王大臣率百官等上表恭贺。随颁；太上皇传位谕旨，大赦全国。元年四月。太上皇开千秋春宴；正在热闹之时，忽宫监递来湖北督军的奏折，内陈枝江、宜都两县内白莲教徒聂杰人、

刘盛鸣等纠众滋闹等情，请发兵迅剿。要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洪杨起据金陵南北构兵

诗曰：

大将南征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。

风吹鼍鼓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。

天上麒麟原有种，穴中蝼蚁岂能逃。

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先生解战袍。

却说嘉庆帝为太上皇开千秋寿筵，正在高兴之际，忽外面递来湖北督抚奏折，称白莲教徒由枝江、宜都，纠集党羽滋闹，请派兵速剿等语。嘉庆帝见奏，即敕湖北巡抚惠龄专办剿灭事宜。谁知告警表章如同雪片：林之华起当阳；姚之富起襄阳；齐林妻王氏起保康。同时接踵而起者，约数十州县，声势甚浩；几遍湖北全省。嘉庆帝大惊，忙入宫禀知太上皇。太上皇斟酌妥当，即传旨命西安将军恒瑞率兵至丹阳剿林之华，都统永保等剿姚之富、齐王氏、枝江教匪，专敕鄂督毕沅、惠龄剿办。

各将奉诏领军并进，至四月先后报捷，斩首数万。那白莲教徒聂杰人被总兵富志擒住，余外的反格外横闹。原来白莲教，元末有韩林儿，明季有徐鸿儒，后因剿灭未尽，复起滋扰。乾隆年间，有安徽人刘松，系白莲教首领，被官擒获，徙流甘肃。

他徒众刘之协、宋之清等未曾遭获，分投川、陕、鄂一带传教，不过图骗些钱财。到乾隆晚年，教徒竟至三百多万。他造谣言说：清朝鸿运已过，劫运将来，现在真命天子已出世，你们若要免祸，须访求真命天子保护。百姓闻之，统求刘之协把真命天子指出。刘之协遂将同党王姓之子发生，冒充明朝后裔，指为天子，招集党羽，各处劝募，置旗造甲，择日发难。后被官兵闻之，将一干人犯并王发生，一并拿住。内有刘之协贿通押卒，半途放走。只王发生解送京师。乾隆帝见他还未成年，将他充军，余皆斩首。乾隆遂传旨大索刘之协。此旨一下，官吏借此正好掳掠，四方百姓不堪其苦。于是愤集数十州县，群起为乱，抢州州破，掠县县覆。又道四川达州徐天德与太平县王三槐等，纠众为助，弄得南方半壁危如石卵，告急表章纷纷进奏。嘉庆帝见之，甚为扼腕。于是立命内大臣额勒登、保将军明亮等，先后剿平民乱；复命额勒登、保明亮等，一驰四川达州，一赴湖北，专任剿教匪事宜。又督敕各省督

抚、将军、都统等认真会剿，如再无功，立即拿问。此谕一下，各路统兵将帅均慎重起来，有议分剿，有议合攻，纷纷不一。于是，将军明亮、都统德楞泰率兵连败徐天德、王三槐等。

川中乡勇罗思举起应清兵奋击，先后击毙教徒数万余名。

不料又有河南大股教徒分道入川，徐天德等势又振，会合齐王氏、姚之富等，将清将明亮、德楞泰、惠龄、恒瑞等东西追奔，意欲向北侵扰。幸亏清总兵王文雄带了劲旅三千，奋力击退。

齐王氏等复退奔东南，复由山阳趋湖北。明亮等闻知，引兵急追，到郧西界，一面飞檄郧西乡勇邀截，一面悬赏购齐王氏等首级。

适四川东乡县乡勇罗思举、桂涵投营效力，受令斩齐王氏首级。罗思举这人，智勇兼全，胆略出众，遂率桂涵等攻破王三槐所在。桂涵前曾为大盗，能飞檐走壁，日行千里；闻清帅募兵，才同罗思举前来投效，一入营即立大功。又探知齐王氏驻大寺内，两人遂于夜间改装，使起飞檐功夫，直入寺内，俯伏屋上，见室外护持甚众，不便下去，即将瓦揭去两层，往下一看，正对齐王氏卧室。室外人仍然未散，两人不耐久待，即缘檐而下，挨至牀前，手执大斧，向帐内砍人。忽帐中飞出一足，直扑桂涵两目，幸眼快，将斧旋又砍去。剩下一支莲钩，只听哎呀一声，恐外人惊动，不能出室，遂提足而出，复飞上屋，回营而去。时已天明，即呈明亮前献功。明亮验讫，即传令速攻。此时，齐王氏被人削去二足，正在牀上昏卧，闻清兵大队前来，即由姚之富令部众抬起逃走。之富在前开路，向外冲出，走据山中。

此日一阵，被杀死者八九千，王如美被俘，暂不处斩，着其指明齐王氏等聚处。明亮等带同王如美登山瞭望。如美言驻左山，明亮遂令兵猛攻。又恐右山来援，德楞泰即当先，左手执牌，右手提刀，迈步直上，兵士亦随后跟进。此一阵好似宋朝岳武穆大破朱仙镇一样，一时左山教徒被杀得干干净净。因齐王氏、姚之富两人为首，令兵士将两人之尸检出，另分其尸，将首割下，传知各省，尽说渠魁殄灭，从此可以荡平。偏偏的死一个又生一个，死两个又生两个，竟弄得年年不得太平。头目王三槐、徐天德前日奔逃，后接着齐王氏等众又猖蹷起来。

今齐王氏、姚之富又被剿死，也觉势孤。现闻四川道台刘清奉川督勒保令，前来招抚，心中也愿投降。何以刘道台一出，三槐即服？因这刘道台前做南充知县时，百姓都称他刘青天，人人都佩服他的。且说勒保前日剿灭教徒时，是一个蛮寨女子帮他造成的功，他就冒了人的功，

谎奏皇上，皇上不知，以为就是勒保本领，所以命他督川。哪知川中教徒格外猖横，勒保率兵进剿，被王三槐杀得大败，束手无策。他手下有一个办文案的先生，替他想一条计，说现在建昌道刘请，百姓皆佩服他的，叫他前去招抚三槐。三槐若来，将他获住，解送京师，岂不是大帅功么？于是勒保从计，即遣刘清前往招抚三槐。刘清奉命，带同随员二人前往，一是刘清文案，一是勒保属员。三槐闻刘青天到寨，忙出拜迎。刘清把前来招抚叙说一遍。三槐恐川督遣他前来诱捕，未便即允。刘清往返三次，并将随员留押，三槐始允，随同刘清出寨，众人素信刘清，也不阻挡。三槐将到大营，由刘清引入。勒保故意摆出威势，喝令将三槐拿下。刘清一见，遂上前道："大帅如此办法，其如二随员何？"勒保大喝道："三槐是白莲教首，已是不赦的，两个随员有甚要紧呢。"刘清叹恨而回。一日，文牍刘星渠逃回，刘清问他逃回缘故，答道："贼众见三槐未回，意欲将吾及都司偿命，吾等无法，只得哄称，勒公要重用三槐，暂且留住，贼等疑信参半，我说前去代为探信，贼知我是大人这边，故未阻挡，都司亦要同来，被贼留住。倘勒公变卦，其属员能保性命？"刘清道："他既失言，我亦不能在此了。"于是写了辞禀，遣役夫送去，自己带了文牍，匆匆回去。过数日，上谕下，加升勒保官衔，一面将三槐解送京师，交刑部治罪；一面进兵攻余党。其时，白莲教众见三槐已问罪，遂奉冷天禄为首，拒抗官兵。官兵昼夜攻打。看看粮尽，冷天禄诈请投降，夜间劫袭清营，清兵不防备，杀得清兵大败而退。勒保又想招抚，哪知这番真不上当了。

此时嘉庆四年正月，太上皇忽然得病，医药无效，竟然薨逝。乾隆帝由二十五岁嗣位，在位六十一年，观政四年，至临崩，共九十年。嘉庆帝捶胸大痛。越数日，命军机大臣拟一道谕旨，颁给各省诸将帅。各省将帅接旨，觉得比前日严厉非常，个个皆栗栗祗惧。一日旨下，命拿大学士和王申，交刑部议论擅专大罪。原来嘉庆帝素恨和王申，因太上皇在日，不便疏斥。

今太上皇崩，个个皆疏陈他的劣迹，共列成二十条大罪。嘉庆帝一见，立即传旨赐他自尽，所有和王申引用的人员，统行革职。和王申既诛，遂传旨提王三槐亲讯。三槐只供"官逼民反"四字，余无一言。嘉庆帝再三讯问，只此四字。嘉庆道："难道四川官吏，连一个好的没有么？"三槐道："只有一个刘青天。"嘉庆道："哪个刘青天？"三槐道："现任建昌道刘清。"

嘉庆道："余外就没有么？"三槐道："巴县老爷赵华，渠道老爷吴桂，虽不及刘青天，也就是好官。"嘉庆闻言，感叹一声，即将三槐下

狱。嘉庆帝经王三槐一供，随即下谕旨。内外官吏接旨后，方知帝平日留心政治，所有统兵将帅，虽然不能尽换，也就渐渐更易。从此，嘉庆帝每颁一道谕旨，皆雷厉风行，无论内外官吏，皆凛凛祇遵，不敢再蹈故辙。于是各省领兵将帅，皆振刷精神。惟勒保因冒功而得握大柄，每令人为先锋，自己居中，获收渔人之利。此次额勒登保一军，斩了冷天禄，德楞泰一军与徐天德相持，明亮一军奔走陕西境内，未得全胜。勒保终是见敌生畏，按兵不动，被新任湖广总督倭什布据实参他一本。嘉庆见表大怒，即命官前往拿京问罪，其经略事务，着明亮代理。后明亮因剿匪无功，与永保互讼。二人均被拿京逮问，着令额勒登保代任经略。额公接了经略任，便施展他平日用兵才略，遂筹划全局，于是左发兵，西痛剿。

适德楞泰追徐天德，与高均德相遇，德楞泰奋击，将高均德擒斩，申表泰闻，旨下，授德楞泰为参赞军务大臣。高均德既死，又有冉天元为乱，亦被德楞泰擒斩。余如王廷诏、徐天德、樊人杰等，至嘉庆六年，亦先后擒斩。嘉庆九年，始报肃清。不料西北已定，偏偏东南海寇又起。乾隆末年，安南阮光平父子窃位据国，国用很不足。他想个主意，召集沿海盗贼，封他官爵，叫他在海中劫掠商舶，以充国用。于是海寇日盛一日，胆子越弄越大，劫了海舶，又想上岸劫掠。浙江定海总兵李长庚，生长闽海，素知海中险要，而且忠勇可钦，一日闻报，率领三镇水师，出口勇剿。是日值飓风大作，雷雨交加，将寇艇多半撞沉，其余潜踪上岸，被兵士搜索净尽，一个不剩。其中有四个头目，佩有安南总兵的印，长庚大怒摘下，将四人磔死。行文至安南，将印掷还。会安南有内乱，系广南王后裔阮福映自暹罗入国，灭了阮光平，恢复旧国。此时见清朝的文书，惟恐清朝兴师前来问罪，遂一面声明此事是阮光平父子所为，一面上表入贡。嘉庆见表，恐罪非其主，遂封他为越南国王，令严惩海寇。福映接旨，遵照办理。无奈海寇一时难以扫尽。

内中有两个寇首，一个叫蔡牵，一个叫朱濆，号召群寇，把闽海口岸作出没根据。又结通陆地上教徒，暗济枪械，猖獗万分，官兵都无可如何，只有李长庚还能与他对战。嘉庆帝知长庚忠勇可嘉，遂升他为闽省提督，后又调任浙江，与巡抚阮元甚为投契，即筹款十数万，置造大船数十只，铸大炮四百尊，向各船配搭。每日向海岸往来游弋，败蔡牵于岐头东霍等洋，擒张如茂，兵威大振。后蔡牵被长庚剿得无路可逃，赍银至闽督王德处乞降。闽督见了数万银子，如见父母一般，遂遣人前来招抚。长庚明知蔡牵不是真降，况且是闽督招抚，不能作梗，只得叹息而退。哪知蔡牵经此一庇，遂暗暗将船修好，粮米装足，又暗地买通

奸商，叫替制造一只大船，装好货物，只说装货出口，哪知一出口，即交蔡牵，牵得了船，即扬帆而去，横行海上，与朱濆合势，再犯温州。温州总兵胡振声率不整不齐水师出来抵御，被蔡、朱一挥，化为齑粉，连胡振声也入水中矣。

蔡、朱回舟入闽，闽中无一人敢前来抵敌。嘉庆帝闻知，遂命长庚总统闽浙水师。长庚奉命，遂将温州海坛二镇水师为左右翼，昼夜操练。于嘉庆九年，向马迹洋出发。至冬月，败朱濆于甲子洋。次年春，又败蔡牵于青龙港。蔡牵屡败屡愤，索性聚集百余艘，东犯台湾，并结岸上土匪，侵犯府城，自称镇海王，全台大动。闽督王德飞奏朝廷，嘉庆帝忙饬成都将军德楞泰，佩钦差大臣印，调四川兵三千赴剿。将军赛冲阿为副，分兵两路。两将军尚未出境，李长庚已至台湾。他见鹿耳门被阻塞，遂向他处寻出小港，港名安平，直通府城，急令总兵许松年、王得禄驾小舟率兵潜进，自督大队守住南北两汕要隘，以截蔡牵归路。蔡牵只道总门塞断，只顾放心前进，不想许、王两人率兵由间道攻进，直前进剿。蔡牵分兵御之，每战皆败，人数船只损失甚巨。料台湾难拔，想从北汕逃走。将要出口，见口岸有大船无数，塞住出路，遥望一只大舰上立一大将，手执大令，如天神相似。仔细一看，正是那百战百胜浙江提督李长庚，遂叹一声道："遇此公，吾无命矣。"谁知陡然起阵怪风，兵士站立不住，蔡牵趁此逃走，一出海口，哪里挡得住，仅夺了数十号战船。哪知嘉庆帝昧着良心，说他纵贼远扬，旨下摘去他翎顶，德楞泰等一律退回。长庚大愤，复率部众力剿。

退至福宁岸上，无一兵来击，蔡、朱见长庚势孤，合兵来攻，被长庚猛力杀退。牵遂与朱濆分窜浙江定海。长庚跟追，专击牵舟，牵受创又退。旨下复长庚翎管，庚方稍安。不料浙抚阮公丁忧去任，长庚抚膺叹息。部众曰："阮公虽去，何患无人，现闽督王公，不比阮公犹胜乎？"长庚道："不要提起王公还可以，吾自出师以来，多亏阮公；若王公，连一样也做不到。"

不料闽督王德激起众怒，遂群起促长庚据实列奏。嘉庆帝明白如镜，将王德革职拿问。另命阿林保继任。不料去一个坏的，又来一个丑的，真是患无已时了。阿林保到任，又与长庚不合，不到一月，弹劾三次。皇上心疑，留中不发，密令浙抚清安泰查复，虽不及阮公，也不甚胡涂，把长庚海上情形统笼起来，具表奏闻。嘉庆本是明君，一见此表，即知阿林保忌功，遂下旨督责阿林保，倘再忌功诬劾，王德就是你镜子。命长庚督造大船三十只，长庚内无掣肘，外无阻碍，可以得志。不料阿林保受此一责，格外大怒，总要置长庚于死地。长庚正想修理船

只，无奈阿林保催战文书，三日一道，五日两封，不许休战，不满一月，下了十数道檄文。长庚叹道：“我不死海贼手，也难逃奸臣手中，看来与贼同死为幸。”遂召集将士，克日出师，凭一股锐气，驶船出港。蔡牵船一见长庚来，望风而逃。追至竿塘，擒获蔡牵侄儿，名叫天来。长庚往来海面，追得蔡牵无路可归，命许松年击朱濆，自己败蔡牵数仗。蔡牵逃至黑水洋，再逃已无路了，只得决一死战。长庚亲自擂鼓，战有两个时辰，牵船上风帆被弹击裂，急令兵士迎风放火，火势炎炎，燔及牵船。不料牵船一声炮响，穿入长庚船中。兵士回头一望，见长庚已跌倒船板上，连忙来救，弹子已中咽喉而死。张见升是阿林保之人。他见长庚死，引军退回，牵乘势逃入安南去了。这信传至京中，嘉庆帝不胜叹息，追封壮烈伯，赐谥忠毅。自此闽督改任方维甸，浙抚复任阮元，命长庚部将王得禄、邱良功升任提督，分领长庚旧部，同心协力，为长庚报仇。

王、邱二提督闻许松年在闽海击死朱渍，濆弟朱渥率众乞降，已立大功，自己恐落后，被人笑无能，遂慷慨誓师，决擒蔡牵。此时牵势日蹙，招集余贼，再入海面，直至定海渔山。

王、邱二人跟追至绿水洋，又被逃脱。二人愤甚，遂议分兵，指定蔡逆进剿。次日，又跟追至黑水洋，不料良功船与牵船并列，王得禄船亦至，合攻蔡牵。不料良功船少停，被敌众扯毁，又用绽扎住良功坐船。良功执刀前去砍绽，忽被敌众用长矛将良功脚刺中，良功部下见主将受伤，毁绽脱出。蔡牵又想逃走，王得禄又率众而上，敌船弹已打尽。王邱大呼道：“贼弹已尽，望极力擒获，擒者受赏。”军士一拥上前，一面放火，一面用矛钩扯船篷。牵知不能逃出，遂用炮将船击裂，连船带人均进龙王宫了。余党乞降。王、邱二人收兵而回，忙用红旗报捷，饬封王得禄二等子，邱成功二等男。

嘉庆十六年，彗星见西方，钦天监奏星象主兵。嘉庆帝问在何时，经钦天监查核，应在十八年闰八月中，将十八年闰八月改作十九年闰二月，或可消弭，亦未可知。嘉庆准奏，不料转眼已是二年，嘉庆已把前事忘了，七月闲秋狩木兰，启驾而去。不想宫中竟闹出一个大祸。原来京南有一班亡命，立了一个教会，叫作天理教，又叫八卦教，大意与白莲教差不多，召集党羽，遍布各省。内中有两个教首，一个叫林清，传教直隶；一个叫李文成，传教河南。这两人内外勾引，蛊惑愚民，一心要想做皇帝。听钦天监说星象主兵，移改闰月，便欲乘间为乱，造了两句谣言，说道：“二八中秋黄花落，清朝最怕闰八月，天数是难逃，改也不得了。”适直隶旱灾，流民成群，林清费数万银子，买通内监刘金等三

个太监作为内应，一面暗招李文成来京，作为外援。文成到京，约定九月十五日举事，就是钦天监说的十八年闰八月十五日。林、李二人以为人不知，谁知滑县知事强克捷早已闻知风声，飞遣人报知巡抚高杞、卫辉府郎锦麒，请速发兵掩捕，莫待此事发生。巡抚、知府反责他造谣生非。克捷急得了不得，申详两回，皆不应。暗想李文成是本县人，他谋为不轨，朝廷见罪下来，不说上司不发兵，反罪我知情不举，我前后总是死，不如弄一个先发制人，就是死也是为国为民的了。主意已定，等候天晚暗传人众，齐集县衙听差。衙役见县主已经坐堂，便道："你们随我来，将一切用物备齐。"衙役遵令。克捷出衙，上轿前行，来到李文成住宅，把前后门把住，内中虽有通声，也不敢多言。克捷由前入后，直至内室，将李文成捉住，用铁链锁上，带入衙门，即坐堂审问。文成故笑道："老爷要拿人，也要访明罪过。我也不犯法，拿我何为？"克捷大怒道："你私结会匪，谋为不轨，本县访得明明白白，你还敢赖吗？好好招出，免得受刑。"文成不招，克捷道："你胆大妄为，不用刑如何肯招。"令衙役将夹棍套上，遂一收一紧，把文成夹得死去活来，脚胫爆断，晕过数次，总是不招。克捷心想道："他脚胫已断，谅不能逃，再设法讯问。"

且说文成党羽闻首领被擒，遂商议劫狱，将他救出。大众议妥，于九月初七日聚众数千，直入滑城县署。这县署只有几个衙役，并无有一兵一座，所以他们一入，役吏皆跑光了，内中只剩克捷一门家小。这些人不由分说，走上前去，你一刀，我一刀，连克捷带家小剁成肉糊。急忙到狱中将文成救出，舁逸而出。文成道："直隶林首领本约我奎十五日到京接应，今日闹将起来，路上必有官兵阻拦，如何过去？"当下，众教徒既将官府杀死，也无处可容，只得分兵入犯，遂攻山东直隶，以期克成。哪知嘉庆在木兰业已闻警，飞檄六百里，加紧谕旨，着山东、直隶、河南督抚等，迅速派兵防堵截剿。此旨一下，各省纷纷出兵防堵。

且说京内林清，见已近期，只望李文成率众前来入援，不料事泄被捉，幸亏党众救出，致各省鹤唳风声，所以文成不能如期。及至林清发难，外援断绝，故此一事无成。却说嘉庆帝在木兰，忽想起钦天监之言，遂即启驾而来。京中文武亦议前往接驾。再说林清至期，先派党羽二百，暗藏兵器，潜入城中，自己却在外候信。哪知这二百人在禁城内四处游行，专等内应。

至日暮，见有两人前来，向前一看，见是刘金、高广福两个太监，一齐向前引了几步而去。众教徒等遂即发难，一半攻东华门，一半攻西华门，均以白布包头作为暗号。那守东华门的侍卫，见有教徒入来，猛

力格拒，教徒退去，将门关好。西华门不及防御，竟被教徒冲入，反把门关好，以拒禁兵。随即向内，奈不分路径。正在分辨，忽见阎进喜到来，指引路径，叫他向西直攻大内。这些教徒指望立时攻入，抢个满载而归。哪知宫中层楼环绕，莫辨路途，左旋右转，见前面一所大屋，疑是大内，遂一齐斩关扑去。到里一看，连什么皆没，众人打火一看，匾上写的是文颖馆。众人越过数进，皆是声息俱无。追闯至尚衣监，乃大噪起来，也不问东西南北，分头乱闯。有闯到降宗门的，也有闯到养心门的，皆关得好好的。内中有一个说道："我们只顾乱闯，哪时才入大内。我看这墙里面必是皇宫。我先爬进看看，你们随后爬进，免得紧急时寻找。"遂手执一面白旗，正要爬上墙头，忽墙内飞出一弹，正中这人左目，"哎呀"一声，跌落墙下而死。连爬数人，均被弹伤跌下而死。列位，你说放弹的何人，原来是皇次子是旻，时在上书房，忽听外面大喊，问："何事？"内侍出视，方知有匪攻入城内，忙回告皇次子。皇次子遂佩上撒袋，挂了腰刀，手执鸟铳，带了内侍，来到养心门，命内侍布好梯子，缘梯而上。正往四望，见一执旗贼正要上墙，皇次子随发一弹，口打中人左目而死。

又上，又中弹而死。贝勒旻志，也弹中人脑而死，余者竟不敢上了。众人无法，遂到隆宗门放起火来。皇四子正着急，忽听霹雳一声，雷雨交加，将火熄灭。众教徒见事不成，都想逃命，哪知天色昏暗，不分路径，有失足跌水而死。此时，王大臣带兵入卫，各处一搜，擒获六七十名，实时讯问，俱称由内监刘金、高广禄、阎进喜等引入。遂命兵士将三人拿到讯问。三人见已供明，无可抵赖，只称"该死，该死"。

且说嘉庆帝在行在，接皇次子察报禁内一切情形，立封智亲王，其余亲王贝勒俱升赏。遂尚书托津英和回京，查办余匪。饬陕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，督兵剿河南。然后从白涧回銮。托津英和将到黄村，闻林清已擒，旋即回京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帝御殿，亲讯教首林清及通匪诸太监属实，旨下，均凌迟处死。

是时，李文成因胫断不能从行，只得留守滑城，其余本欲如期赴援，不料为天雨阻住，又为官兵堵截，不能前进，只好聚集道口镇。哪知嘉庆帝派钦差大臣那彦成，偕提督杨遇春，率兵至河南卫辉府。遇春自率亲兵数十人至道口，奋勇直剿。

教徒一见清兵前来，预备迎战。忽见大旗飘扬，当中一个"杨"字，

教徒素知遇春声名，早已吓得逃入城去。遇春向前径追，杀死教徒数百，方欲回军，查视亲兵尚少二名，复单身前往，冲入敌阵，又杀死多名，方将二尸夺回，暂住北岸，待彦成到来，一齐进兵。哪知彦成胆怯，不敢前进。后嘉庆知此消息，遂传谕催促速进，才敢前进。遇春进攻道口，教徒一见大呼曰：“不好了，杨鬍子来了。”忽报马说直求教匪已平，又报山东教匪亦肃清。遇春闻知，与彦成曰：“二处已平，独吾未见成功，奈何？”正论间，忽报索纶奉旨率兵前来助剿，彦成召入，遂分兵三面进攻。教徒不能支，护李文成出城，将逃走太行山。

杨芳跟追至辉县山，奋勇杀入。忽山中火起，文成烧死火中，教徒逃走入城。杨芳又逼城，用大炮四面进攻，约时许，城角崩坍，官兵争先夺入，守城首领牛亮臣、徐安国等均被擒，槛送京师磔死。河南大定。天理教教歼灭无遗，传令班师。有旨：命彦成率本部移剿陕西三才峡贼。三才峡贼，缘多木商夫役，因岁饥停工掠食，地方官捕急，推万二为头目，集众抗命，后被祝廷标等剿灭了。此后各地乱民亦纷纷剿平。

嘉庆二十五年，帝循例秋狩木兰，亲王贝勒扈从侍。不料嘉庆驻避暑山庄，竟染寒热病症，日渐沉重。帝即传召诸大臣道：“嘉庆四年，朕遵守家法，已立次子旻宁为皇太子，今旻宁随朕驻此，着即嗣位。”未几驾崩，在位二十五年，寿三十八岁。皇次子智亲王，擗踊大恸，当命御前侍卫驰驿回京，尊母后钮钴禄氏为皇太后。皇太后懿旨着驰谕皇太子，早正大位。

皇太子遂奉梓宫回京，安厝干清官，始即位于太和殿，颁诏天下。明年，改元道光元年，是为宣宗，尊谥大行皇帝为仁宗，卜葬昌陵。

道光即位数日，想起干末嘉初以至于今，东征西讨，库款已算用尽，若再不节省，国用何能充足。遂把宫中糜费并一切奢浮，自后妃而下，一律皆从节俭朴实上做去，何怕国不富，民不兴呢。并令亲王、贝子、贝勒、王大臣等，不准广纳姬妾，任意挥霍。王大臣等听命之下，也有真真奉行的，也有阳朴实而阴仍照常奢华的，皇上如何能察觉。虽有此谕，至于奉行不奉行，不过在其自己。

却说道光五年，回酋张格尔纠众叛边，原因钦差参赞大臣斌静与回部伯克章京表里为奸，种种万恶。道光帝命将军庆祥往勘，庆将军暗将斌静平日不法情形，据实奏明，奉旨革职拿问，派永芹代任。张格尔格外猖獗，清兵屡败，永芹不敢隐讳，拜本乞援。道光帝召回永芹，命将

军庆祥往代，庆祥缺，命长龄往代。庆祥率兵进战，被张格尔连克七城，逼得无路，投缳自尽。清帝闻报，命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，统陕甘兵五千，驰赴回疆，会诸军进剿。又授长龄为扬威将军，又命山东巡抚武隆阿率吉林、黑龙江兵，会陕甘总督杨遇春合剿逆回。

白杨遇春到此，军务稍有起色。道光七年，清将军长龄、杨遇春率领中军，分武隆阿、杨芳为左右翼，三路进兵，个个敢战。

回众不能敌，纷纷溃败，遗下粮草牲畜等物。此时清兵正乏粮，尽被搬取营中。清兵得食，格外胆壮。复令兵士追剿，勇气百倍，杀死回逆无数。一退一追，清兵遂逼薄喀什噶尔城下，一鼓登城，擒住张格尔侄并两伪帅，逆伯克等杀死数万，活擒四千多名，申表奏捷。长龄指望升赏，不期旨下，反说未擒获张格尔，临巢脱免，长龄、杨遇春、武隆阿皆夺去职衔，敕令勒限捕获。长、杨等复率兵前进，把已失数城均克复回来。有旨责诸将，师久无功，孤军深入，暂且罢兵。诸将得旨后，即遵旨分任各事宜。长龄上表，请释回酋等语。道光帝得表，大怒，责他昏愦，有旨革职，幸亏杨遇春为他划策。原来回众分白、黑两派，一叫白山党，一叫黑山党，张格尔屡虐黑山党，黑山党大怒，阴通清兵，谋袭张格尔，长龄表中就用此意。杨芳命黑山党扬言清兵尽撤，喀城空虚，诸回统望和卓回来。此语传人张格尔耳中，遂纠合残众，派人探知，果不见官兵踪迹，遂入阿尔古城。至岁暮，拟待除夕日袭城。是夕，张格尔巡城，见东北人马行动，大惊道：“清兵来了。”急开城出走。杨芳率兵径追，奋勇一鼓擒之，遂用红旗报捷。道光帝大喜，命长龄等帅师凯旋，亲御午门受俘，廷讯张格尔罪状，即寸磔枭示。

道光帝闻内外安静，遂召那彦成、杨芳回京。不意道光九年召回，安集延即于十年入寇。后来浩罕要请通商免税，奏知道光，道光命长龄从浩罕要请，定了和约，此事算已了结。

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，生一皇子，取名奕讠宁，就是后来嗣位的咸丰。道光十九年，皇后钮钴禄氏崩，道光帝甚为忧伤，命皇四子奕讠宁拧守着苫块大礼，居侍梓宫。不料丧事才了，忽东南疆吏报称西洋国英吉利国，见各国在中国通商的不少，他就造许多航海商船，运货到中国通商。不意亚洲西南印度国见英国通商，就生嫌隙，两下开仗，一阵被英国就灭了。英国就强盛起来，把印度国出产品鸦片运到中国，高价售销，贻患无穷。道光即位，头一件就禁鸦片，一面颁发禁鸦片谕旨，一面命重要大臣于进口船只立予查检。奈刁商猾吏从中受贿，鸦片输入格外加增。有湖广总督林则徐，剀切上疏，言烟不禁绝，患无底止。道

光帝见疏，召林则徐进京，授以方略，给钦差大臣关防，令赴广东查办。

林公奉谕后，即赴广东，发出一道雷厉风行告示，内载“吸烟绞罪，贩烟斩罪”条例。手下府吏胥徒尽心办事，皆无私弊。

后在零丁洋查获英运烟土二万数千箱，申表奏闻。旨下，即命林则徐就在广东销毁。林公遵旨，即照会英领事义律，眼同销毁。从此，英国就与中国多事了。英领事将侨寓英人数十家移居他处，暗招英国兵舰突击九龙岛，被清兵将英舰击沉一艘。

义律心惊，央葡萄牙人代为疏解，愿遵清律，请削去人即正法一条。林公未允。义律即报知英主，英国朝臣议论不决。英主道：“总从多数为是。”即照会义律为陆军统帅，伯麦为海军统帅，水陆并进，向中国而来。清帝知战端已开，命林则徐督两广，调邓廷桢督闽，守御闽海。则徐购外洋新闻报纸，侦察西事，知英国决意主战，急备海陆军兵，以便开战。募壮丁，练水师，军势甚盛。

道光二十五年五月，英军驶舰直抵澳门口。则徐率火舟堵搴，乘着风潮，向英船纵火，英军急退，已烧毁英舰两只。英将伯麦募贿汉奸，千方百计，不能损则徐分毫。伯麦无法，率兵攻厦门。则徐见英舰北去，遂知照闽督廷桢。英兵将到厦门。

被廷桢派水师袭击。金厦兵备道刘曜春固守炮台，英兵来攻，被炮弹将舰打毁几只，料此处也不能入。又向浙海，浙省官吏失于防范，被英舰驶入，进攻城池。定海总兵张朝发阵亡。道光帝即命两江总督伊星布视师浙江。未至，英将分兵去攻天津。

哪知清廷满官听英兵攻天津海口，合奏林则徐办事太躁，致英主怒开战端，今英将前来，不过要求许他通商，赔偿货价，望圣上招抚，宜以罢兵息战为是。次日，义律登岸，带英兵二十多名，直入总督衙门。琦善闻英领事来，忙出迎入。义律即呈上一书，系载的要约款子六条。琦善阅毕，沉吟不语，义律知他胆怯，又拿大话一吓，反去央他说情。

且说林则徐加意海防，杜绝私贩，不料琦善奉旨赴粤查办。

一日旨下，责林则徐办理不善，着解来京交部议处，命琦善署理两广。琦善到任，终查则徐罪状，又反则徐政策。义律看琦善已入其壳中，备文一角，索前六款，并让香港一岛，率兵进港。副将陈连升接

战，阵亡，连升子举鹏、千总张情鹤均战死。

英兵进攻，沙角、大角炮台俱陷。李镇台廷钰入，向琦善道：“沙、大两炮台俱陷，英兵又进攻虎门，请大帅速发兵救援。”

琦善道：“吾已令鲍鹏前去议抚。”廷钰道：“鲍鹏是英兵汉奸，何可过信？虎门一失，省城不保。”说之再三，两次发兵五百，廷钰只得带往保守炮台去了。忽报圣旨下，琦善接读，方知家产籍没，大痛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吾亦不来，况怡良我与他无仇，何故参我？”着人将奏表抄来一阅。内中说他擅专，尽把香港割让，并承认要求六款。

义律知清廷决意主战，与伯麦商议，趁清廷派奕山、杨芳、隆文等未到，遂调齐兵舰，向虎门进攻。水师提督关天培正守靖远、炮台，见英兵来攻，开炮轰击，未中要害。英兵冒死攻入，天培无援，被英兵击死。靖远、威远、横档三炮台并虎门均失守，总兵、游击、守备等同时殉难死。幸亏参赞大臣杨芳率湖南兵五千赶到，城内赖以保全。琦善已解京问罪，英兵屡次来攻，皆杨芳督兵杀退。次日，美国领事来营求见，杨芳命兵请入。美领事言英人本不愿生事，但要求通商等语。”杨芳言候上谕再议，遂将美领事为英求请通商等情，与怡良会冲具奏。道光帝不允，旨下促剿。是时，奕山等均到粤，看此局势艰难，遂议请林则徐出来筹议。则徐言现在敌已深入，惟有将他诱出，将要口暗设梅花桩，用重炮把守，方能万全。道光帝复授林则徐四品京堂，赴浙海会办军务。忽英领事命人亲索烟价，被奕山喝退，于是整兵出战，连烧毁英船三只，毙英兵数百名，又误伤美人数十。正然喜慰，忽飞报英兵率大队前来，将天字炮台攻陷，港口水师六十多船亦被英兵使汉奸烧尽，现正攻打四方炮台，甚为吃紧。又报四方炮台全陷，奕山闻言大惊，几乎跌倒。杨芳即率兵上城防守。英兵越战越勇，清兵实难抵御。经广州府余保纯出去议款，由美人调停，议出四款，赔款让香港等条，英人方才退兵。奕山捏词谎奏，道光以为是亲信老臣，传旨准奏。清帝只道和议既定，从此可以无事，哪知英人阳奉阴违，一面率军舰退出虎门，先整顿香港，恢复广东营业。伯麦与义律心想趁此兵威，兴兵北犯，不意为飓风将坐船撞破，沉船无数。

此时林公与邓廷桢皆被劾谪戌伊犁。闽督换杨伯焘。杨公亦热心拒外，见英兵攻厦门，急率兵抵御，轰毁英舰数只。奈英兵太猛，连陷炮台三座。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及副将都司等均阵亡，厦门失守。

两江总督裕谦视师至浙，正值清廷谕促裁兵。裕谦道：“英兵常增，

我反裁兵，这是彰穆阿误国了。”忽报：“英兵来攻定海，已进竹山门，被我军击断大桅，现已退去。”次日报晓，峰岭失陷，王总兵阵亡，竹山门失守，郑总兵战死，葛镇台云飞亦战亡。裕谦道：“各处失守，浙海去矣。”一面飞章出奏，一面召集部将，盟神誓众，亲读誓文。正读间，忽报英兵到来，裕谦即分遣兵将出城抗御，杀死英兵数百。不料英兵势重，招宝山、金鸡岭一时皆陷。英兵已临城下，清兵纷纷逃避。裕谦无法，遂投泮池自尽。经家人救活，舁奔宁波余姚，数日方逝。英兵乘势入城，搜获裕谦，又攻入宁波。

清帝命奕经为扬威将军，驰赴浙江防剿。奕经调集各省军兵，先定进剿方略，然后出攻镇海。总奈英军势重，又买通乡勇，抗拒官兵，把清兵前队全行覆灭。先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事涉通番，被逮人京。浙抚刘珂上表一道，说他并无私通情事，英人素所敬服，倘命他督浙，可弭战祸。道光帝哪知他是一类，遂照准赦伊里布罪，命他督浙。一到浙江，密令奕经暂勿出战。

英兵攻破浙海，转入江苏至吴淞口。提督陈化成甚得兵心，闻英兵到来，亲自上台督战。一炮将英舰击沉，接连数炮，击死英人数百。总督牛鉴见清兵得胜，大喜。忽见英舰一弹飞来，正落在面，他心一吓，实时奔回。众兵见大帅奔回，以为炮台失守，遂纷纷逃散。英兵乘势上岸，据了东炮台。化成竟中炮弹而死，英兵遂得两炮台，转陷上海。即由长江直入，连克瓜洲、镇江，径入江宁，经两江总督牛鉴、浙督伊里布、钦差大臣着英三人，议出赔款让地各种卖国的条例，英人始允，中英和议告成。此道光二十四年也。

不料为各国觊觎，均要仿照英例，与中国订约通商。道光二十七年春月，授徐广缙为两广总督，叶名琛为广东巡抚。英人又申请二年前条约，经广缙婉言谢却，又见广东绅民愤气勃勃，恐犯众怒，遂不敢再逞故志。道光二十九年四月，上谕嘉奖徐、叶两督抚内安外之功，甚为荣耀。道光帝现已近古稀，不意经此一气，时常也就有病，又经皇太后一死，皇四子福晋萨克达氏又病殁，因悲伤过度，竟致一病不起。至三十年正月，乃召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等，令到正大光明殿匾后，取下秘匣，宜示御书，乃是“早四子奕讠宁”五字，即立为太子。遂下顾命道：“朕死后，尔大臣等，宜夹辅太子，匡逮王室，宜以国计民生为重，朕亦不多言。”延至日中，竟尔驾崩。皇四子率文武大臣等哭临视殓，王大臣等奉皇太子奕许即位，是为文宗。

次年改元咸丰元年。即位后，留心政策，亲贤远佞，如林则徐、周

天爵、达洪阿、姚莹等，擢升重任，把穆耆这班奸佞革的革了，降的降了，真是朝野讴歌，万民称颂。

咸丰元年，两广岁饥，盗贼四起，东抢西掠，闹得民不聊生，禀官官不理，弄得百姓无法，只得自办团练，以资保卫，这也是清朝的运气，中国人民的大劫数。且说金田村内有个大首领，姓洪名秀全，是广东花县人氏，生于嘉庆十七年，幼失怙恃，及长，胸怀大志，因无家业，难以为生，遂想出一个救急的法子，以卖卜餬口，往来两粤。有位朱九涛先生，信奉耶稣，到处劝人行道。一日，秀全行至村市中，正遇朱先生讲说基督教义，云基督教推耶稣为教主，也尊崇上帝，上帝就予福禄，予人寿算，直说得天花乱坠。秀全听之，半信半疑。次日，秀全就邀了同邑冯云山去访九涛，彼此各道名姓。九涛道："久仰大名。"秀全道："昨闻先生法语，拓开心胸。"越谈越投机，遂拜九涛为师，诚心办道。九涛死，秀全继传师道，后与云山赴广西，居桂平、武宣二县间。桂平人杨秀清、韦昌辉，贵县人秦日纲，武宜人萧朝贵等，素与秀全莫逆，就将妹子嫁与秀全。秀全得了这些帮手，就派他们分投各处，设立教堂。

秀全与冯云山等想了一策，装成假死，各处的人纷纷前来吊丧，赙义甚厚。过数日，说洪先生复生了，此事一哄，外面的人以为奇事，均来教堂瞧看。秀全道："我死七天，走尽了三十三天，遇多少天神天将。我本不欲再历尘世，总奈天帝说我尘根未净，叫我仍回凡间，劝化愚民，俟功成缘满，自然将我接升天界。临了有几句话，叫我不要泄漏。我想你们皆是愚民，不能不把这几句说明。列位：现在清朝气数已尽，人民将要受害；如要免害，可以入我的会，赶紧前来报名。每人会费银五元；如未带来，可以暂欠，改日纳还可也。"于是，萧朝贵捧出一本簿子，摆在桌上，一面报，一面写，登时写清。此时，秀全见人已有数万，遂欲刻期发难，共图大事。一面令云山去邀杨秀清、韦昌辉等，聚集金田村中，专候秀全到来行事。众人闻秀全在土豪胡以晃家，即率众前往，迎至金田。秀全见金田村来了许多豪客，互通姓名，秀全大喜。遂歃血订盟，推秀全为首，秀清次之，其余挨次序及。就在金田村中，竖起写着"兴汉灭胡"的大元帅旗帜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曾文正左文襄同心秉政

诗曰：

干戈未定欲何之，一事无成两鬓丝。

踪迹大纲王粲传，情怀小燕杜陵诗。

鹊鸽音断云千里，乌鹊巢寒月一枝。

安得中山千日酒，酩然直到太平时。

却说洪秀全、杨秀清等，一日召集党羽，假以“兴汉灭胡”为名，就在桂平县金田村中竖起一面大元帅“洪”的旗帜。一面分派党羽，召集附近州县前来附会，倘有抵抗者，立即派党羽攻陷之。于是，州县官有弃逃者，有被杀者。不料桂平县官闻报以为谣传；及至风声日紧，谅难卸责，只得申详道抚，派兵往剿。那抚台郑祖琛，庸懦无能，忽接此报，如天空霹雳，愁虑得了不得，遂急召将士会议出兵往剿，并具折飞奏清廷，迅派大员前来助剿。咸丰帝览奏，即派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向荣为广西提督，速赴广西剿办。并命郑祖琛出师督剿。

哪知郑巡抚虚心胆小，虽遵旨出师，只到半路就不进了。此时向荣已到桂林，心想道：“郑巡抚已率师南行，谅此路可以保安。”自己遂向柳州、庆远等处先剿土匪，后再乘胜向金田剪灭洪杨等乱党。遂一面饬知郑抚台，叫他便宜行事；一面出柳州，向南宁进发，沿途杀贼无数。谁知郑巡警扎平乐，无论外间如何紧急，也不防备。洪、杨等见如此主将，已料其胆虚，手是厉兵秣马，蓄粮储械，以备大举。正在筹划，忽报咸丰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来。秀全一闻，惊慌异常。石达开急进曰：“林公既来，不过抵御罢了，何故惊慌？”秀全既派人侦探林公行径，忽见洪大全迳入大笑道：“恭贺恭贺，林钦差死了。”秀全亦笑道：“是真么？”大全道：“现已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前来继任，郑巡抚亦遽职遣戍了。”秀全闻言，遂集党羽，议论出发。石达开进曰：“若要出兵，必须先发一道檄文，宣明宗旨，使百姓阅之，皆引领前来响应。”遂命大全草檄，立刻而就。檄文一发，遂制造旗帜，皆用红色，并用红布包头，各执器械，分前、后、左、声、中五大队，由金田寨向大黄江出发，一路望风归顺，势如破竹，直抵象州。

清廷闻此警报，即授周天爵为广西巡抚，加总督衔，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会同夹剿。广缙得旨后，派副都统乌兰泰赴广西，与向提督各统一

军，进剿洪、杨。向荣兵进，洪军败走，向军步步紧逍，夺得许多要隘。洪军乃弃紫荆山袭入永安州。原来永安州本没守兵，洪、杨窥他空虚，遂领兵攻入，竟夺永安城。

秀全遂与众会党拟定国号，叫作“太平天国”，自己称天王，封杨秀清为东王，萧朝贵为西王，冯云山为南主，韦昌辉为北王，石达开为翼王，洪大全为天德王，其余秦日纲等四十多人各有差，即分遣各王等率兵防堵要塞，以与清国争衡。但是清兵见洪杨等蓄着长发，都叫他长毛贼，洪、杨亦称清将为清妖，表过不提。

秀全既立国号，声势浩大。清将向荣、乌兰泰各率一军，进逼永安城下，连营数十座，日夜攻打，总不能下。一日，秀全见城北无兵，率杨秀清等出北门，令洪大全等出东门，萧朝贵等出南门，林风祥等出西门，乘着黑夜，一齐向四门扑出。且说清朝乌兰泰正守东门，见洪大全出来，遂前进接战，未数合，将洪大全活捉过去。秦日纲见大全被捉，猛力来救，又被清兵四面围住。幸亏萧朝贵、韦昌辉两路杀人，将日纲救出，清总兵率众拦阻，皆被萧、韦两人杀死。此时，秀全从北门而走，正遇向荣，两下酣战多时，奈秀全部下皆是健将，又经林风祥前来助战，向军不能支，退人城中去了。秀全等遂北据大塘圩，乌兰泰仍率兵跟追。将进圩口，副将金玉贵阻止不听，催兵前进，行未数里，一声炮响，伏兵齐起，弹如雨发，身中数弹而死。部将田学韬亦中炮弹而死。乌军前队统行杀尽，幸后军未入，尚得保全，所有残兵，由副将金玉贵收拢，遂整束部众，缓缓而退，秀全等也不追赶。

秀全既获大胜，遂攻桂林。一到城下，见城上布置整齐，不敢进逼，退五里下寨。次日，派北王、翼王率众攻城，被守兵射住，只得退下。忽报鸬鹚洲又有清兵到来，秀全忙派冯云山前去迎敌。顷探说冯南王追妖兵至蓑衣渡，中弹身亡。又报天德王被捉解京惨刑。秀全一听，竟往后一仰，呜呼哀哉，众人扶救半日方苏。秀全问道：“害我云山，是哪个妖将？”答道：“江忠源。”秀全道：“众位兄弟兵发蓑衣渡，拿江妖报仇。”众人各称得令，统向蓑衣渡进发。将到渡口，见对岸有兵不多，命部下劫船过渡。将至中流，船竟不动。岸上一声炮响，四面纷纷小船飞来，一齐火炮火箭，向太平军船射去，一时皆着。秀全急弃大船，忙乘小船，好容易划到岸旁，遂上岸，率众东窜。江忠源一想，洪贼东走，必攻永昌，遂飞报钦差赛尚阿出兵堵剿，不使太平军入湖南。哪知这赛大臣是无用第一，他见太平军一来，不思防剿，只图规避，总以不见太平军为幸。

此次秀全东走掠地，攻城势如破竹，直至长沙。长沙巡抚骆秉章与秀全同乡，幼时又同学，智略在秀全上，秀全未免惧怕三分。今至长沙，秀全不敢进攻，只得暂驻。朝贵道：“大哥何不去攻长沙，留此何用？”秀全道：“你不知道骆秉章本事，若要性急，定吃大亏。”正议间，急报骆秉章已罢官了。

朝贵遂请令去取长沙，秀全应允。朝贵入内，辞别洪宜娇，迳率部下千人，一路破安仁，陷攸县、醴陵，直至长沙城下叫战。

哪知新任巡抚尚未到任，原来骆秉章因未交卸，还在城中，一闻太平军到来，忙率提督鲍起豹登城守御，一面飞檄各镇，率兵人援。朝贵连攻数日不克，下令猛攻。忽报清各镇总兵等领兵前来入援，朝贵又下令停攻。各总兵见他壁垒深固，队伍整齐，也不敢合围，只得暂扎城外相持。适清廷因长沙紧急，赛尚阿、程矞彩畏贼如虎，观望不前，有旨革职，调徐广缙督两湖，并饬向荣进援湖南。向荣接旨后，急速起程。江忠源由蓑衣渡战败，秀全等亦率兵倍道驰至，遥望萧兵，已分据城外天心阁，营垒森严，欲扑不得。忠源心想道：“阁上地势高，今被贼占，凭高视下，势如破竹，长沙不保矣。”遂督兵争取天心阁。众兵猛力扑攻，才将朝贵攻退。朝贵又攻南门，被守城兵一弹射中头颅，坠城而死。此信传至秀全，秀全大痛，遂率众北行，来攻长沙，为朝贵报仇。朝贵之妻宣娇，亦整一班女兵，来与丈夫报仇，跟随军后。此时长沙城中援兵丛集，秀全屡攻无效，意欲退军，宣娇不允。秀全许她任意招致男妾，方领军西行，遂一路破州克府，直至岳州。岳州官兵已逃得一个没有，遂得岳州。悉查武库，所得器械不下数千，遂传令进攻汉阳。知府董振铎死守数日，因救兵不至，城遂陷，振铎巷战而死，知县刘宏庚亦自尽。

却说向荣自援救湖南，至洪山下寨，闻汉口已失，不欲妄动。方才扎住停当，不料秀清率众来攻几次，皆被向军击退。

秀清料向军初到不敢来袭，便安心安息。谁知时将半夜，外面声如鼎沸，大叫不要走了杨贼。秀清连忙率众迎敌，怎奈向军厉害，杀得秀清兵十去其八。正在危急，幸石达开来援。还不能够，又来陈、郜两支生军，方将向军杀退，计上贼兵死去数千，器械亦失去不少。此时武昌城被秀全用地雷轰破，城内官员统同殉难。清廷闻警，授向荣为钦差大臣，起故大学士琦善驻兵河南，令骆秉章署湖北巡抚。

此时秀全占据武昌，一日有浙江人钱江来见，秀全令入。

钱江进内，先谈明他的履历，后言他来的宗旨。秀全与谈，句句投机，恨相见之晚，遂封钱江为军师。于咸丰二年正月元旦，连舟万余，载资粮等物，弃武昌东下，沿江守卒，闻风奔避，遂破九江，陷安庆，安徽巡抚蒋文庆自缢。秀全遂入安庆，得藩库营三十余万两，米四十余万石。乘胜东下，又破太平芜湖，击死福山总兵陈胜元。

正月二十九日，已逼江宁城下，连营数十座，水陆兵号称百万，把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。城内总督、将军、都统，率兵防守。总奈太平军众多，昼夜攻城，炮声隆隆，城内弹丸又尽，外援又无，勉力守了七八日，被太平军在仪风门外挖筑地道，埋藏地雷，一声响亮，把城角崩坍数丈。太平军遂纷纷入城，外城遂陷，陆制台自尽。秀全复攻内城，将军祥厚守城，亦力尽而死。内城亦破，城内官绅士民死难者不下数万。时咸丰二年四月十日也。秀全遂大出金帛，犒赏将士，部众皆呼万岁。

于是召集东王、北王、军师、丞相等会议。钱江复上条陈，第一注重北伐，其余如开科设捐、置官通商、种种诸大端，一一奏明。秀全道：“军师的奏议，朕无不次第施行，但金陵之地，朕欲在此建都定鼎，未知诸卿以为何如？”东王道：“金陵定都，以长江为天堑，必要先取镇江、扬州，梗塞南北交通，以固金陵根本。”秀全道：“取镇江、扬州，但不知何人敢去？”林凤祥出班奏道：“臣愿往取。”东王道：“丞相愿去，定获大胜。”于是令罗大纲等为副，发兵数千，直向镇江进发。不数日，镇江、扬州捷音至，并言所有钱米财帛，赍送天京，祈赏收。天王大喜，遂留凤祥指挥官曾立昌防守镇江、扬州，以备北伐。

一日，秀全向诸王道：“朕既建都南京，难道还称南京么？”

秀清道：“我朝既称天朝，我主又称天王，何不就改南京为天京呢？”秀全称善，就把朝天宫改为皇宫，总督衙门改为东王府，又将故大家住宅改为诸王府，复令匠工大加修饰，以期华美为尽善。又定官制，起朝仪，订法律一切礼制。又设立女官，又立种种禁约，号为天条，犯者死刑。又造盖龙凤殿，匾额是“龙凤朝阳”四字，旁边又有对联两副。各制定就，于三月初一日升龙凤殿，即天王位，受百官朝贺。礼毕，就在殿中大宴文武诸臣。忽报清廷命向妖领大兵五万，已到城东下寨。又报清琦善与陈金绶亦统兵到，又胜保亦领兵数万，由河南来攻都城了。秀全大惊道：“朕国事初定，未能安枕，就有许多妖兵前来作耗，真是朕的国运不振呢。”钱江道：“妖兵虽多，不足为虑。不过，向妖一军尚称劲敌，琦善那妖是没有一点能为的，臣前在林公幕中是知道的。胜保这一军，未知如何？”秀全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如何抵御？”钱江道：“第一，

我兵不要与他对敌，于各要隘添设重兵，旷日持久，他不得一战，自然退去。再派兵分取安徽、江西，断他饷道，他兵虽多，无能为也。”秀清道：“安徽一带，派翼王去取；江西一带，派北王去取；我与天王共守此城，静待捷音。他如李秀成、陈玉成等皆是人中佼佼者也，向、张二妖虽然强悍，何足惧哉？”秀全称善，即命北王、翼王各领贼兵，分取安徽、江西。两王领令，各带太平军数万，分道而去。秀清又遣天将防堵京城内外要隘，如雨花台、天保城、株陵关等处，皆布得铁桶相似，使敌兵无隙可伺。

却说林凤祥既取扬、镇，又与吉文元各领一军，一出滁州破凤阳，一出蒲口克亳州，两军会合，直趋河南。江岸清兵见贼势熏焰，急令胜保进剿。哪知胜保兵还未动，林、吉两人已下归德。河南巡抚陆应谷闻报，方欲领兵往剿，林、吉等又转入开封矣。陆抚台遂飞檄沈藩司。藩司接檄，正思守备，那林、吉已逼城下。城兵正在无法，幸新任江宁将军托明阿路经河南，与城兵夹击，方将林、吉杀退。林吉遂分兵向荥阳、怀庆，意图牵制清兵。哪知清廷迭次闻警，派直督讷尔经额为钦差，与尚书恩华率兵至河南援救，将至怀庆，与林、吉相遇。城内闻有救兵，亦出城助剿。林、吉等奋力接战。又兼胜保兵亦到，三面夹攻，并令兵放炮纵火，吉文元中弹身亡。林见损伤太多，遂弃寨北走，竟入山西，连陷曲沃，直至洪洞县。又得天京派太平军二万，由曾立昌率领。凤祥得此一支生军，遂令兵士改充清兵，潜行至临氵名关。讷钦差因才旋师，不辨真伪，被凤祥冲入，将关袭破。清兵除死伤外，悉逃深州。林兵追至，遂陷深州。清廷闻警，咸丰帝即命惠亲王曼愉为大将军，科尔沁僧王等督京旗精兵，兼程驰剿。且说这僧王格林沁，是清廷第一个有谋有勇的人，他今奉旨出师，自比汉人格外出力。一到深州，即督手下亲兵奋勇杀敌，不过半日工夫，将风祥大营连破十数座，杀死太平军千余。凤祥支持不住，遂弃深州东走，又被胜保迎面一击，只得退入静海去了。

却说安徽省城被石达开攻破，江西省城又被韦昌辉攻破。

杨秀清又遣胡以晃、赖汉英占据两省要隘，以便往来接应。幸清廷授江忠源江南按察使，闻江西急紧，间道往援，打一个胜仗，才将南昌的围解了。江忠源入南昌城协力助守，一面将小胜捷音飞奏清廷，一面飞书至湖南告急。湖南巡抚骆秉章集众会议。言湘省有一个大绅士，抱经天之才、济世之略，因咸丰元年诏求真言，他详陈圣德三端，语甚切直，致干天怒，亏大学士祁隽藻并会试时房师季芝昌两人极力解救，方才免罪。咸丰二年，因丁母忧在家。当洪、杨起时，有旨令他帮前任张

巡抚办团练剿匪，他因守制，不欲闻军事。后经友人郭嵩焘劝他效汉姚期故事，墨经从戎，可以生显死荣。他遂奋袂而起，募乡民为义勇，用官长皆书生。但是他的官长，皆是怀揣经略，不是同学的，就是至亲契友，真可谓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现已创成数营。但恐此人不出。若得此人出来，何愁洪、杨不灭，太平军不平哉？列位，你道此人是谁，就是清朝大忠臣，姓曾名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县人，道光十八年中进士，道光末年升至礼部右侍郎，与骆巡抚最莫逆，时相往来。今见江忠源乞救书，遂向骆抚道："江岷樵有拨乱才，不可使其坐困，请救之。"岷樵是忠源字，国藩曾与有识，并深知箕才。

骆曰："请兄助之。"国藩应允。遂与骆抚议定，即遣湘勇千二百，楚勇二千，营兵六百，属编修郭嵩焘、道员夏廷樾、知县朱孙贻三人带领。又忠源弟忠济暨诸生罗泽南二人，亦各率乡人前往江西赴援。

将到南昌，正遇太平军攻城，郭等即督义勇上前抵敌。哪知义勇皆操练未久，又未经过大敌，被太平军杀死数百。幸亏江忠源出兵接应，方得入城。遂与忠源商议破敌之策。忠源道："兵不练不精，剑不磨不利，湘楚义勇皆未经训练，不能与这些悍贼争衡，不如先用他去剿匪，若能把土匪平，也就可以少可应援，未知众位如何？"众人称善。于是，夏、罗、江、刘四人分领义勇出攻樟树、安福、泰和等各县土匪，未到一月，次第皆平，义勇亦先后回城。忠源遂会同众将出城，与太平军一战，竟将太平军杀退，追至数十里方回。郭嵩焘向江忠源道："南方地势非比北方，但南方数省，大半皆是水多，沿江一带尽是贼舟，贼用舟，我步陆，彼逸我劳，何日能平？欲要平贼，非办水师沿江防堵，不能有效。"忠源称善，遂遣郭嵩焘回湖南请国藩代奏。国藩具疏陈请，造船购炮，募兵习操，为补充水师应用。朝旨准奏，即命国藩照奏施行。国藩奉旨后，即由长沙至衡州，赶造战船，创办水师。经多少阅历，选多少机心船，作才造成三种船：一叫快蟹，船最大；一叫长龙，略小些；一叫舢板，船最小。快蟹是营官坐船，长龙是哨官的船，舢板是副哨船。由衡州、湘潭募水师五千人，共编十营，令褚必航等四人为营官，日夜操练，选谙练水师的，任为总统。又募陆军五千，分十三营，派周风山等分营统带。又保举游击塔齐布为副将充先锋。水陆共得万余人，由国藩自己管辖，一俟船炮齐备，粮械充足，即拟沿江顺流，与太平军决一胜负。忽报太平军率大队已攻陷九江，分窜湖北。一日，忽接湖广总督乞援公文一角，拆开一看，乃是新任座师吴文熔求救公函。国藩正苦炮械未齐，一时不能赴援，因有朝旨催促，又兼座师，不得不酌派数营前往赴援。要知国藩初次出兵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十八载灭洪杨四海安宁

诗曰：

积德存仁是宝珍。贪图权势必伤身。

拔山盖世终成幻，如愿相偿有几人。

却说曾国藩因湖广总督吴文熔致书求救，正虑炮械未齐，碍座师情面，不得不派兵往援。正在调遣，忽又接吴督一书，拆阅后，方知太平军已被击退。并说衡湘水师宜留心训练，切不可轻忽，关系甚大，云云。国藩方才放心，停兵不发。不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忽接安徽警报，言太平军连陷舒、桐二城，又趋庐州。朝旨授江忠源安徽巡抚，并饬国藩出兵前往赴援。国藩因部署未定，不敢轻发。忠源见庐州紧迫，遂先赴鄂。

将至六安，奈将士多病，不能前往。忠源无奈，只得留总兵音德布及病卒留守六安，自己选劲卒数千，并亲兵数百，约共三千，驰赴庐州，竭力防守。不意太平军秦日纲密结知府胡元炜，作为内应，将南门潜开，放太平军入城，杀掠焚烧。势如鼎沸。

忠源知不可为，遂身中数枪，投水自尽。报传至衡州，国藩叹息不已。忽又接黄州噩耗，言湖北总督吴文熔阵亡。国藩大惊，探悉黄州失败情形，原因巡抚崇纶倾陷之故，遂愠结于心。忽接朝旨到营，令速率炮船出援武昌。国藩遵旨，乃大集水陆兵马，由衡州出发，到长沙集会。

水师沿江而下，陆军分道而行。途中迭次闻报，言太平军已陷岳州，破湘阴，入宁乡，不禁大声道："了不得了。"遂急命水师趋湘阴，陆军趋宁乡，令褚汝航率数船前行。将至湘阴，太平军闻风遁去。国藩听前队得胜，督船速进。行至湖口，陡起飓风，将船乱荡。及至风定，船只已损数十号，兵士溺水死者数百名，忙下令将船统收入港，再作计较。忽报宁乡又得胜，太平军统行遁去。又报储统领，因追贼中计身亡，国藩大为惋惜。又报邹、杨二统领追杀太平军，被王统领鑫败兵冲动，太平军反败为胜，将官军亦冲败了。国藩深愤王统领鑫，平日不听我言，自树一帜，致遭大挫，可惜我军反被牵动，若不去救，未知何止。遂命褚汝航带水师三营，赴岳州援应。汝航甫去，又接警信，言太平军已杀湘江，踞靖港，分股绕袭湘潭，占住长沙上游，掣住我军肘腑，此皆王鑫负才使然。国藩心中虽愤，不能因他一人而破坏全体，于

是飞檄塔齐布，迅援湘潭，自督水师迎击靖港。正要出兵，正值贵州道胡林翼到来。缘林翼系故督吴文熔调来，今见文熔战殁，只得来见国藩。国藩素慕林翼，相见之下，深为欢悦，便令林翼率黔勇，与塔齐布同往湘潭。国藩自出靖港，被太平军乘风杀入，兵士奔溃，国藩猝投水中，亏左右捞救，退入城外妙高峰寺暂住。国藩便召众将商议道："靖港一败，摇动北面；若湘潭失守，南面又要受挟。"杨载福道："此事只有添兵去救湘潭，方保无虞。"国藩道："谁人可去？"载福道："杨某不才，愿率水师一营，去助塔副将。"彭玉麟道："杨某之言善，彭某愿同一行。"国藩见二人意思雷同，当即应允。彭、杨二人遂集齐船只，扯起风帆，向南速驶。将近湘潭，遥闻一片喊声，知道正在开战，遂急加樯急进。见太平军水陆夹攻湘军，塔、胡二人分头迎战，杨、彭二人当先冲入，火药火弹直飞贼船。太平军酋正督兵进攻，不意水师突至，弹如飞蝗，烟雾乱飞，闹得太平军手忙足乱，不敢对敌，遂舍舟登岸，只剩小船数艘，划桨飞奔上岸的，被塔、胡两军截杀过半，乘船逃走的，又被杨、彭两人防剿，杀得太平军水陆难容，一溜风已逃得光光了。此阵计杀死太平军四五千人，塔、胡等将收复湘潭，差弁至长沙报捷。国藩接得捷音，甚为喜慰，即将靖港战胜情形，具折陈奏。有旨湖南提督鲍起豹，畏贼规避，着即革职，即命以塔齐布署理。国藩接旨后，即檄知塔齐布赴省莅任，并将水陆各军整顿停当。

适有广西知府李孟群，广东副将陈辉龙各率水勇战舰，来长沙会同曾帅，克日进剿。二人俱意气自负，国藩勉励一番。

忽探报华容等县及澧州等城均陷。国藩闻报，遂分水师三路，陆军三路，一齐进剿。太平军一见，即弃澧州，退守岳州。第一路水师营官褚汝航赶到，与太平军接战。曾帅率杨、彭等第三路亦驶到，接连第二路陈何等亦到，三路夹攻，把太平军杀得弃船逃去。曾帅乘水师得胜，即传知陆路塔、胡等与水师直驱岳州，并力攻击。守城太平军见曾军如此大势，吓得一齐弃城逃走。塔、胡二人遂迎曾帅入城，安民已毕，探报太平军逃得不远，即在岳州门口。曾帅即命各将分路出发，自己在城防守，俟听捷音。忽报城陵矶水师大胜，获贼船七十六艘，斩太平军千余名。又报擂鼓台大胜，斩贼酋曾天养。又报水师追贼至螺矶，途遇逆风，被太平军顺风放火，烧毁战船三十多只。

褚汝航等五将不退，先后战殁。曾帅大惊，幸杨、彭二将抵御一阵，太平军方退。又报陆军大胜，塔军门大破擂鼓台，心中方定。一想水师连伤五将，受此大挫，还亏陆军大胜，尚不致损威，意欲再整顿水师，会合陆师，进攻太平军，又恐塔军不敷调遣。正在踌躇，忽报周凤

山、罗泽南自长沙到来。二人入见，便道某等奉骆抚命前来勘剿。又报李孟群亦到。国藩见陆续添兵，大喜。遂令周凤山赴擂鼓台，罗泽南赴城陵矶，孟群禀请愿为前敌，曾帅令他赴城陵矶帮助水师。曾帅调度已毕，水陆进剿，塔军当先杀入，湘军继进，杀得太平军号天动地，连破数十座营垒，夺回港口数道，进驻螺山。，曾帅得捷，拜疏奏陈。有旨：赏曾帅三品顶戴。曾帅因母服未除，上疏恳辞。并附陈李孟群猛勇，为父报仇杀贼。朝旨：擢孟群为道员，随曾营效用。曾帅复饬水陆各军出金口向前追剿，声势赫赫。适荆州将军亦遣将魁玉、杨昌二人，各率水师五千来助。是时愈战愈勇，直至武汉。又兼各省总督将军等出兵会剿，杀得太平军无处可容。曾帅又集诸将议取武昌，罗泽南袖呈一图，指示诸道要隘，某处可以进攻，某处可以防堵，一一明白。塔军攻洪山，罗率弟子李迪庵号绩宾进攻花园。将至花园，太平军出迎，战不一时，忽见北岸火光冲天，太平军知北岸有失，遂弃武昌，溃围而遁。

曾帅连复二城，上表秦捷。旨下，赏曾帅二品顶戴，并加赏花翎，着署湖北巡抚，不准疏辞。诸将亦赏戴有差，饬国藩顺流进剿。曾帅遂领水陆各军沿江东下，一路拔营攻垒，至田家镇。田家镇是太平军要隘，太平军倚为天堑，经曾帅率劲旅猛扑，尚不能得手。幸杨、彭等率军大至，将太平军四面夹击，炮火连天，连破二三十座营垒，太平军落水死者不计其数。首领陈玉成逃奔广济，与秦日纲、罗大纲等分守要隘。怎奈塔、罗二军猛勇，步步进剿，杀得三人不能抵御。遂弃广济，走黄梅，直至小河口驻扎。方才扎定，塔军又水陆大至，太平军不敢战，只得率众逃入九江。湖北大定，顺流进攻九江。九江太平军极力守御，一时不能攻下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咸丰四年正月，太平军丞相林凤祥自深州被僧王格林沁杀败，退据静海，清将胜保屡攻不克，反被太平军胜一阵。

幸僧王兵至，两下夹攻，方将凤祥杀败。凤祥不敢入城，遂率众南奔，人据阜城。僧王追到，立派副都统副将侍卫等分头纵火，东燃西烧，将太平军要隘守兵全行杀死，惟阜城不能遽破。

忽报金陵天王派曾立昌、许宗杨偷渡黄河，分扰山东，现已将金乡县攻陷。此警传至清廷，清帝旨下。令胜保速赴山东堵剿。

胜保奉旨前往，尚未到境，闻临清州被太平军攻破。旨下山东巡抚张亮基，说他防堵不力，并胜保亦并褫职，令戴罪自赎。

胜保大愤，偕善禄急向临清拚命进攻，日夜不息。太平军被胜保攻

得不堪拒守，议有空隙好逃。至夜，太平军看南面稍松，一齐冲出，向南逃走，城遂拔。胜保不及入城，即尾后直追。

到了冠县，见太平军在前，一齐奋勇上前放火，将太平军烧得焦头烂额，首领陈世保亦被烧死。曾、许二酋不敢迎战，只顾逃命，至曹县方住。胜保议道：“此番不可再令二贼漏网，若只顾一味蛮攻，何时能止？”于是令众将四面埋伏，一面攻城，一面放火，吓得曾、许二酋四散逃奔。逃至漫口，二酋见无去路，一齐赴水而死。余众皆杀尽，无一漏网，整队而回。途次闻林酋又陷连州，及至僧王追到，已是不及。原来林酋守阜城，被僧王围困甚急，只望李开芳出城，会合曾、许二酋来援，不料二酋已死，无处求救。见高唐州无人，竟一拥攻破，杀死知州魏文翰，遂据州城，迨胜保兵到，屡攻不下。至咸丰五年正月，城内粮尽，又兼僧王悍勇，与胜军合攻，方将凤祥擒住，解送京师。遂移师高唐，开芳亦坚守不亚凤祥。坚持两月，经僧王决河灌入，开芳无路可逃，被僧王擒住，解送京师，与凤祥并凌迟处死。僧王凯还，清帝颇加优宠，北方肃清，这且不讲。

却说湖北巡抚陶恩培，接任两月，因省城初复，元气未振，方思筹防，不意太平军猝至，竟将汉口、汉阳、武昌一律攻破，迳扑省城，一时不及防御，被太平军攻入，力战身亡。胡林翼率一军来救，已不及，只得防守金口，收拾残卒，再思恢复。

朝旨擢林翼为湖北巡抚，并饬国藩遣军救援。国藩一时不决，幸募宾刘蓉从中划策，请其整饬水师，接应陆师，务要攻克九江，再用声东击西法牵制各贼，方可有效。国藩称善，遂檄塔军攻九江，只可声张，不可轻动。自己赴南昌，添设炮船，以备进战。忽报饶州、广信等府先后失陷。正在计划，罗泽南见曾帅焦急，遂进前请令，愿领一军往剿。国藩遂令李迪庵为副，一同前去。不数日，捷音至，内称罗、李杀死敌酋，并克广信等府。忽接九江陆师递来一封烧角文书，报称塔军门病故。国藩闻信，不胜哀悼。知九江空虚，忙出城领水师，向九江进发。

途中遇敌来扑，被国藩传令水师杀出，敌众不支，随即奔溃。

国藩也不令军追赶，只得迳至九江营内，向灵前哭奠一番，然后命人护送丧柩回籍。再令水师攻湖口，互有胜负。忽接罗泽南来书，言义宁失陷，现已克复，并言东南大势全在武昌，若要控制江、皖，非得武昌不可，如株守江西，于大局毫无所补。

国藩见书，称赞不已。因塔军门新死，杨、彭尚未到，一时未能答

复。罗君见无捷音，遂亲来营，见国藩陈明一切，甚合机宜，即派兵五千为助，并令募宾刘蓉随同前往，以资一助。罗君大喜，并告曾帅道："九江陆师，只宜防守，不可进攻。"

国藩道："敬听台命。"泽南道："此去如不克武昌，誓不见公。"国藩见泽南口出不利，心中又感叹，又请嵩焘同去。嵩焘道："公去武昌，此处必不能持，如有他虞，如何是好？但某不克同行。"泽南道："曾帅自治水师，谅能自立，必无碍。"

遂与嵩焘揖别，向西进发。沿途迭接捷报，云鄂抚胡林翼已下武昌，心中大喜，分军三路，自率中军赶入湖北，连克通城、崇阳，进拔蒲圻，复咸宁。

适林翼军败，自汉阳渡江，与泽南相会。泽南道："今德安一路如何？"林翼道："德安比从前大好，前为杨制军所弃，今任官为湖广总督，稍为振兴。"正论间，忽报伪翼王石达开领兵五万，将到蒲圻城下。泽南闻报，即道："我去杀他一阵再讲。"林翼道："君行我继，但愿将悍贼扑灭，再合攻武汉。"

于是泽南、林翼先后启行。至蒲圻，正遇达开前队，泽南勇往直前，毫无惧却。胡军亦到，两下酣战，罗、胡竭力猛扑，石酋遂领众退入江西去了。泽南道："贼入江西，恐曾帅危迫，但待武昌克复，方可去救江西。"遂同胡合攻武昌，石亦屡出劫营，总被罗军杀退。咸丰六年三月朔，忽见大星落西北，次早大雾漫天，石众蜂拥围城，直扑罗军。幸罗君指挥得法，奈石众不退，越杀越多，又兼弹如炮雨，罗公忽被弹中左额，负痛收军，不数日遂殁。林翼遂具疏申奏。旨下抚恤赐谥，并令李迪庵带领其众驻扎洪山，林翼驻扎五里墩。不料江西告急屡至，林翼派兵四千往救，援军未至，江西省已被石达开攻陷一半。先是石达开战败，退入安徽，攻破省城。又接秦日纲攻破庐州，击毙江忠源，达开又从旁出至湖北，被胡军一击，才退入江西。会合广东太平军，侵掠江西边界，连陷县城数座，南昌戒严。此时江西陆军，只有周凤山一军，水师又在湖北，今大股太平军来扑，所以危急万分。国藩情急，故驰书救援。正在筹划，急见一人布衣草履，徒步入营。国藩一见，乃是彭玉麟，不觉大喜道："你来正好，赶紧去领水师，赴临江县扼剿。"

玉麟尚未启行，周凤山败耗已到。国藩赶急赴南昌助巡抚文俊守城。

江西统共七府一州五十余县，通皆陷没，只有南昌、广饶、赣南等

五郡，尚为大清所有。广信一府，是一位女将军助夫守住，杨辅清屡扑不下。列公，你道这女将军是何人？就是广信知府沈保桢之夫人、林公则徐之女。此时，这知府正在河口办粮，闻太平军到，城中兵吏皆逃走一空。知府赶急入城，见守兵皆无，及至衙中，也是一人皆无，只见夫人出堂。保桢道："长毛将到，夫人何不逃避？"夫人道："君为节守，亲为义守，赶紧设法守城。"保桢道："孤城如何能守？"夫人道："内库金银尚有，可以犒军，堂上大锅一口，可以饷军，且令民兵守城再论，公牍文书，一切不劳君心。"于是保桢召集民兵入署，夫人取出金银等类，指民兵道："长毛将到，此城不保。现有金银在此，尔等随便取些，留为途中盘费，免得受累。"

民兵道："我等情愿同老爷守城，不愿逃去。"保桢道："汝等既出忠诚，应受本府一拜。"民兵齐呼曰："不敢，不敢。"

夫人出堂司炊，民兵望见，一齐叩辞。夫人道："汝为我守城，我为你司炊，无甚了得。"民兵格外感激，竭力固守。夫人又写血书一封，派人至浙江总兵饶廷选前求救。饶见夫人血书，兼程驰到。适值太平军首领杨辅清亦到，见城上旌旗蔽空，心中迟疑，不料城中忽拥一队生力大军，如龙虎相似，将太平军杀得大败亏输，退五里下寨。次日，饶镇台复领军进攻，太平军如何能支，即便逃去。后太平军亦不敢犯此城。此信传至曾帅营中，将夫人设谋守城，申奏朝廷。旨下：擢保桢为兵备道。

后人名此城为夫人城。

国藩自得林翼救援军四千，并骆巡抚兵数千，及弟国华募义勇数千，分路接应，将新昌等城连日克复，江西与两湖，道亦渐通。

咸丰六年五月，钦差大臣向荣因瓜州被琦善疏防，为太平军首领赖世英率贼攻陷，遣众四扰，牵动江南。向军分兵往援，指望收回瓜州，遣张国梁驰剿。国梁屡战屡克，太平军均退入金陵。国梁仍向前跟进，遥见大营火起，知营中有变，遂急回军。到了孝陵卫，不见大营，亦不知向公下落，左冲右突，寻不着大帅踪迹。心正焦灼，急见东南火光灼天，露出"向"字大旗，遂奋勇上前，见向师正危急万分，大呼道："国梁来也。"

忙冲入敌队，保大帅出围。向军见国梁来，个个精神振作，突围而出，遂退屯丹阳。自此向荣忧愤成疾，不数日而殁。临终将兵权付与国梁，一面具表申奏。旨下：令国梁带领其众。

却说洪秀全自破向军后，格外骄侈，杨秀清更肆淫虐。不料祸起萧墙，因东王府承宜陈宗扬暗通秀清妃嫔，被秀清斩首。

宗扬系韦昌辉妻弟，昌辉闻信暗恨。适值秀全密令昌辉来京，秀清不许入城，昌辉再三恳请，方许轻身入城，朝见秀全。秀全故意道："天国军权尽在东王，你擅离职守，快去东王府请罪。"昌辉入见，婉辞求赦，秀清扶起留宴。酒酣，秀清道："我欲于八月生日，进称万岁。"昌辉道："何不早正大位？"

遂跪下呼"万岁"，随从等亦跪呼"万岁"。秀清大喜。随又入饮，大醉。昌辉召从人入内大呼曰："天王有命，秀清图谋不轨，着即诛讨。"秀清欲避不及，被从人乱刀砍死，府中人等一律杀净。不意东王余党，集众攻天王府。昌辉复将部众召入，两相互杀。忽翼王石达开、燕王秦日纲受天王密召回京，正遇两下决斗，遂与调停，昌辉不允。达开愤愤而出。是夜，翼、燕两府被昌辉手下围住，连日纲通通被杀，惟达开缒城出走。昌辉复攻天王，秀全暗与东党讲和，同攻昌辉。昌辉败走出城，被东王余党获住，解送天京，秀全命即磔死，将首级送与达开，达开遂入江宁。秀全心疑，达开出城而去。此次秀清谋乱，皆是钱军师划策，召诸王入京，他见韦、杨内哄，竟不知去向，从此秀全大事去了七分。

却说曾国藩在江西得了两湖援军，又得了洪、杨内乱消息。

一时各镇水陆诸将个个精神焕发。江西境内太平军，杀的杀，擒的擒，仅十余日，竟全省肃清。于是杨载福率水师四百余艘，李续宾率陆师八千余人，由江西直达两湖，连战皆克，迳至九江。曾师闻捷，亲赴九江劳军。途次闻弟国荃亦组成一部吉字军，已会周凤山取安福。及到九江，见水陆各军声势甚壮，遂出饷犒赏三湘军士，慰劳杨、李诸将。人人奋勇，个个欢腾，遂思踏平九江城池。

不觉已是咸丰七年，国藩就在九江度岁。才过了新年，忽接家中讣报，乃是父竹亭公病故。国藩正痛未已，又接王璞山病故。原来璞山奉骆秉章命赴临安，适江西巡抚耆龄初莅任，恐临江失守，遂调璞山至吉安，正逢达开兵到，两下交战，一场未能得胜，竟忧闷成病而死。幸国荃驰至，军心方定。国荃遂率军攻达开。达开因韦、杨内哄，全家被杀，哪有心肠争战，忙率军退走。国荃又追杀一阵，方始退军。

却说杨、彭二人悬军九江城下，与陆军总统李续宾，会合内湘水

师，一意进攻石钟山。不得谓太平军中竟无能人，他也防着清军夹攻，屡次派人寻探。忽见李续宾拔营往宿太而去，太平军也就专力防御水师。杨、彭两人闻水师已出湘口，遂将战船分两翼，鼓浪而前。那山上太平军遂分兵御敌，两面皆列成阵，一声喊叫，冲杀过去，战有四五个时辰，仍然不退。忽见山上火起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太平军胆落心寒，遂率众退扎小孤山。及至天明，已被清军夺得战船八九十只，大炮一千余尊，杀死一二万人。但此一战，若非李续宾佯赴宿太，乘夜渡江，达石钟山后，登山放火，也难有此大胜。

迨一日，杨、彭合兵进取小孤山，太平军首领赖汉英出兵抵御，杨、彭令兵士佯败。赖酋率太平军追赶，直至急水沟。

忽听一声炮响，四面伏兵齐起，杨载福亲统大军，从太平军背后杀来。赖酋知事不好，遂弃小孤山，各处逃生，清兵紧紧跟追。赖酋急中生智，遂脱去军服，除下红巾，暗暗地逃脱。所余的太平军，被清兵杀得一个皆无。

杨、彭、李既克九江，上下游数百里贼氛已经荡尽，惟九江城被太平军将领林启荣所据，急不能下。于是，杨、彭、李三将会议道："进攻江宁，非取九江不可。"时和春、张国梁自丹阳合兵，攻取江宁属县，连克句容、溧水、瓜镇，一路皆是张军门大旗。太平军走投无路，多被清兵杀死。和春、张国梁仍旧进攻江宁，复组成一个江南大营，此时江西已大半平定也。由湖南派来一军，援助攻城。不料此时内患未平，外侮又至。广东总督叶名琛不理政事，弄得英、美、法、俄四国联军驶至天津，攻陷大沽，要求种种无谓之条件。满朝文武都是无用之辈，咸丰帝不得已，准其所请，命钦差大臣前往议和，订约签字，四国才将兵舰次第退出。这回就叫《天津和约》。

且说江南战事，各有胜败。此时曾帅业已终制，其弟国华闻杨、彭、李三将屡攻九江城不下，亦由长沙趋至，助续宾攻城。续宾遂派兵连夜挖掘地道，安下地雷、火炮，饬水师十六营，四门合攻，由地道举火，地雷爆发，把城垣轰坍百十多丈。

兵士一齐奋勇登城，呼声动地，不一时，把太平军杀死一万七八千之多。启荣再强悍，也难免被兵士杀死。还有悍酋李兴隆，见不能逃出，也自尽了。九江乃平。其余吉安太平军，因意见不合，丞相翟明海被其将领李雅凤所杀，其部下开城逃窜，被国荃乘间攻入，将雅风擒住，当即正法。江西大定，遂奉表奏捷。朝旨，命续宾图安徽，并起国

藩督师。国藩至江西，闻太平军皆分窜闽、浙，遂令萧启江、张运兰领兵往剿。

却说李续宾奉旨图安徽，守安徽的太平军首领叫陈玉成，又名四眼狗，洪秀全封为英王，最悍无比。自续宾入皖，虽克数城，杀几千太平军，终不能把其首领擒住。正往前进，忽闻四眼狗攻扑庐州，遂催军急进，一心赴援。又恐太平军截其后路，遂驰书湖北，请兵救援。一面派兵守舒、桐，自己简了锐师，星夜驰往，直抵三河，只望援师继进。待数日，未见一兵到来，原来胡林翼因丁忧去任，总督官文本是满人，见了书不甚为意，所以连一兵皆无。续宾愤怒曰："就无助兵，我亦要破他坚垒。"诸将不敢言。次日，即令进兵攻垒。续宾争先冲入，连平敌营九座。正攻间，忽见敌兵如墙而至，露出两面大旗，一面"侍王李"，一面"英王陈"，遂严阵以待。哪知四眼狗前队已到，两下混战起来，敌兵越杀越多，一层层把续宾围住。续宾左冲右突，不能出围，仰天叹曰："吾命毕于此矣。"

遂令诸将各自逃生。诸将曰："公不负君，吾岂肯负公吗？"

续宾遂传令月出则走。一时月出，太平军丛集，续宾力竭而死。

诸将负难死者，约二十多人。兵士死者不计其数。湖广总督官文、湖南巡抚骆秉章飞章入奏。朝旨：调曾国藩移师援皖。国藩请起胡林翼任湖北巡抚，朝旨准奏。林翼受任后，出驻黄州，拊循兵卒，谨防敌酋入犯。国藩提兵入皖，方入皖境，报庐州失守，李孟群阵亡。忽又闻石达开入犯湖南，国藩因桑梓攸关，情急无法，遂咨湖南巡抚骆秉章抵御。谁知秉章幕中有一大人物，此人姓左名宗棠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人，常以管乐自许，未免有才高招怨，险些把性命断送在骆抚手中。幸亏曾、胡二公上疏，荐宗棠才堪大用，方保宗棠脱罪回里。适逢石达开犯湖南，秉章再请宗棠出山，委以军务，择险设防，召募义师，一月间成军四五万人。达开攻湖南不得志，遂窜入西南去了。

国藩闻湖南无恙，方才放心。忽朝旨促国藩入川，堵剿达开。

及至黄州，闻达开并未入川，遂与林翼相会。谈起季高为人，此次石逆犯湘，若非季高在此，吾真照顾不及。国藩道："圣旨着我图皖，我若往剿，兄须助我。"林翼道："不劳嘱咐。"

国藩告别，迳去武昌，拜望官文，两下格外谦恭，遂由武昌赴建昌而去。林翼亦移军英山，命多隆阿统领诸军，派鲍超为前队、蒋凝学为

合后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太湖。四眼狗闻清兵大队来攻，急纠集匪首龚瞎子等由庐州上犯。隆阿闻报，急令鲍超回剿，正与陈玉成相遇。玉成兵多鲍超数倍，把鲍兵围得水泄不通。屡冲不出，即飞书至隆阿处告急。数日见无救兵，遂驰书至曾、胡二处告急。曾公见书知鲍超被围危急，随发兵前往救援，胡公亦发兵相助。鲍超得援军，遂精神倍增，又遇顺风，乘风放火，火势炎炎，敌军大乱，四眼狗率众溃散，一时间连破贼垒七十余座，捻军亦逃散无踪。太湖内太平军闻信，遂弃寨逃走，太湖遂复。忽报江南大营溃败，张国梁战死，和春退守常州，亦受重伤而亡。国藩不甚叹息，遂把死事诸人申奏朝廷，朝旨一一抚恤。另简大臣为江督，朝议多推胡林翼，独肃顺奏称用曾国藩为宜。咸丰准奏，遂命国藩任两江总督，办理江南军务。国藩奉旨后，即保荐左宗棠襄办军务，特旨加宗棠四品京堂。又与林翼会商，调的超六千人，及朱品隆唐义训等部三千人，渡江而南，驻扎徽州祁门县。秀全闻国藩出驻皖南，料必来图江宁，遂令李秀成带同古隆贤、赖裕新等，率太平军数万直犯安徽。国藩因鲍左两军未到，当令戒严。正布置间，忽接北京八百里加紧排单，促国藩带兵勤王。未知京中有何紧要大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庚子年拳会起迁都陕地

诗曰：

热血时时洒，忧怀字字垂。

篇篇皆挽到，句句尽扶危。

往往来来惯，凄凄切切悲。

忙忙书告竣，恳恳奏丹墀。

却说曾国藩因李秀成率大股太平军连陷德州、宁国，因鲍左军未至，正布置戒严，忽接京中八百里排单，催他率兵勤王，但不知北京有何要事，如此紧急。原因上回《天津和约》，须至次年调换。次年，英国会同法、美、俄三国，驶舰赴天津，遵议和约。适值僧王格林沁在大沽修筑炮台，遥见洋舰飞来，忙派员出口，商晤各国使臣，告以大沽设防，请改北口驶入。

诸国多半遵循，惟英舰长卜鲁士抗不遵行，竟从大沽驶入，把设防用炮全行轰裂。英舰当先驶入，随后三国亦陆续驶入，遂竖起红旗，要与中国开战。僧王遂传令不许妄动，倘外人逼近炮台，再行还击。不料英人不识进退，遂将港口设伏全行毁去，进攻炮台。守兵还击，把英舰击沉数艘，其余船只亦被击伤，不能驶动，只有了船未伤，遂行驶去。此次英兵死有数百，台弁亦死数名，惟美使若翰遵约，改道行走。

清廷因此一胜，遂私相庆祝。哪知英人不肯甘心，在广东香港复修船只，意图报复，于咸丰十年六月，复率兵舰直犯天津。僧王格林沁料英人必袭大沽，遂派重兵守大沽，一面暗埋地雷、大炮。不料英人贿通汉奸，将各港口步步侦探。清兵以为英人前次受此大创，失于疏防，讵料英人早已将虚实情形全行探去，于夜间用舢板小船暗入港口，将地雷全行挖去，毫无碍窒，即率大舰长驱而进。副都统德兴阿与战皆败，英法联兵，率一万八千余众追入港内。值潮水退去，舟被陷住，恐清兵攻击，忙竖起白旗，诈为和议。僧王格林沁以为英人有意求和，遂缓攻击，约数小时，潮水又至，英人即驶船拢岸，舍舟登陆，英法联兵，排成一大队，各执利炮，一声号令，众枪齐发，登时把三千铁骑完全摧枯，只剩数人逃回。僧王知中洋人诡计，大愤失策。英法联兵，遂从后面攻北炮台。提督乐善上前迎敌。

英兵掷开花炮弹，飞入火药库，不独守台兵飞空，连炮台也被轰坍，乐提督被炮轰得连尸骨也无有了。僧王遂自守南炮台。

朝旨令其退还，僧王遂退至张家湾，正遇大学士瑞麟统旗兵九千出防。借王道："我守南炮台，可以抵制洋人，如何令我退回，实所不解。"瑞麟道："顺亲王端华，尚书肃顺皆主张和议，现已令侍郎文俊、奥海关监督恒祺往天津议款去了。"忽报天津被英法兵攻陷了，文、恒两人又被拒回。朝旨又令桂良前往。桂良抵津，英入开了议盘，一要增军费，二要天津通商，三要各国公使酌带洋人数十名，入京换约。桂良奏闻，咸丰帝严旨拒绝，饬令僧王并各港口守将戒严，防堵英人内犯。英人见和议不偕，遂增兵从天津向北，骚扰河西一带，京城内外惊异非常。有的请咸丰帝驾幸木兰，暂避敌氛，有的请帝不可行动，纷纷不一。咸丰帝踌躇不定，及至胜保勤王兵至，抵御败绩。英人越加强横，率洋兵直趋京城。咸丰帝被二三奸臣怂恿，立意北狩。于是率皇后贵妃及皇子载淳并四春娘娘，收拾完备，于十年八月八日启驾北狩，命恭亲王奕沂留守京师，僧王瑞麟、胜保各军仍驻城外防剿。恭亲王复命恒祺赶英使抚议，时英使正督洋兵放火烧圆明园。恒祺赶到，请止放火。英使含糊答应。

恒祺无奈，回报恭王。复遣桂良邀法使从中调停，再四磋商，英使提议条约。除八年原议五十六条外，又增加数条。恭王无法，只得应承，遂与英使换约，便将此事奏闻。时咸丰帝已至热河，心中甚为叹息，只得降旨允准。英法合约已成，各率兵舰退出港，才算无事，此回叫作《天津专约》。外患稍平，即传旨禁止勤王兵入京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曾国藩驻师祁门，及接勤王诏书，与巡抚胡林翼往还筹划，一时不能分兵。太平军分兵三路来攻，亏鲍、左两军连战连胜，把太平军驱出境外，心中稍定。又接朝旨阻止入援，遂一意专力于南方。祁门解严，即移驻东流县，饬鲍、左合军攻克景德，军威大振。太平军首领陈玉成，因安庆吃紧，带兵来援，被国荃分出精锐冲入队中，把太平军希得东逃西窜。玉成思再整队相搏，忽被胡林翼遣多隆阿、李续宜分头截击。玉成知难得利，遂改图上攻，连破英山、黄州，分取德安、随州，太平军势又一振。胡林翼急檄书续宜回援。玉成留党羽守德安，自率大股并调杨辅清回安庆，扑国荃营，被多隆阿自东岸进攻，便退据集贤关。国藩檄鲍超、杨载福、多隆阿率水陆大军截太平军后路，相持七昼夜，连破太平军十九垒。陈、杨两酋见后路无援，遂连夜溃奔，被国荃攻破安庆城，擒获悍酋刘玱林，解京正法，并杀死敌酋叶芝来和敌兵一万六七千人，安庆始定。

自咸丰元年，安庆被太平军占据九年，今始被国荃攻破。国藩闻报，遂至安庆受俘，即飞章报捷。忽接到自热河发来公文一角，拆开一阅，内开七月十七日，咸丰帝在热河驾崩，遂捶胸大哭。原来咸丰帝在位十一年，寿止三十一岁。从驾大臣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遵受顾命，扶六岁皇太子载淳于柩前即皇帝位，谥大行皇帝为文宗显皇帝，上皇太后徽号为慈安皇太后，牛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，后人称为东太后、西太后。

且说载垣、端华、肃顺三人扶嗣王即位，自称参赞军务王大臣，先颁喜诏，后发哀诏，在京王大臣，多至恭王府议事。

恭王道："现在皇上大行，嗣主年幼，一切大权总在怡、郑二王及尚书肃顺，在京王大臣皆怀怨。"肃顺见恭王不悦，便一齐道："王爷是大行皇帝胞弟，今主上幼冲，理宜王爷摄政，怡、郑二王如何可总揽，那肃顺更不待说的。"正议间，忽报宫监安得海自热河来。恭王知有机密事，遂引入密室，密议半日。次晨，即匆匆而去。恭王遂发奔丧折子到热河，怡、郑二王接阅毕，递与肃顺一阅。肃顺道："恭王来此，是以奔丧为名，想总揽大权。"怡，郑二王道："此事如何办理？"肃顺道："不难，即说京师重地，不可无人，况梓宫即日回京，毋庸来此，将原折批回，免得别人再来缠绕。"怡、郑二王道："好。"即由肃顺加批。颁发斟后，三人只说此事平妥。谁知咸丰帝临终时，这世传受令的御宝早被西太后取去。肃顺等虽再狡猾，终是无用。西太后见怡王等独断独行，一切表折皆不入禀，所以商知东太后，把此事说得非常危急。东太后见西太后一说，也就心动，说道："怡王等不便奈何。"西太后道："除召恭王外，别无法。"东太后应允。西太后遂拟定懿旨请东太后用宝，仍差安得海星夜去召恭王。不一日，恭王到，肃顺即报知怡王等。怡王闻报大惊，正思对待法，报恭王入见，三人接入。怡王问："六王爷到此何事？"恭王答道："叩谒梓宫，并问两宫安。"正论间，忽怡王后有一人大声道："叩谒梓宫是该的，入见太后是不便。"恭王见他人多口众，不便争论，说道："既是不便，请诸公代问可也。"遂辞回寓。哪知安得海已在寓等候。恭王又与他密议，安得海竟想出一法，恭王应允，安得海辞出。是日天晚，避暑山庄门外忽来一乘车子，车中坐一位宫装妇女，侍卫见是妇女，由他随安太监进去。

次日天明，宫门一开，仍由安太监引出，乘舆而去。至午前，恭王即赴梓宫前哭灵，后往怡、郑二王处辞行。列公，恭王是奉太后懿旨召来；何以不见太后即行，但上文说的宫装妇女忽来忽去，就是恭亲王巧

扮入宫，计已定妥，敬才回去。所以怡王等不知就里，才中了宫中的秘计。

恭王去后，两宫太后便传懿旨，准即日奉梓官回京。怡、郑二王等又开秘议。肃顺道：“我们人宫去见太后再定。”三人人见，太后便谕道。”梓宫回京日子，你们拟好么？”三人道：“闻得京城尚未平静。”太后哼一声道：“京城有何不平静，你们受先生顾命，又自称赞襄王大臣，自己问心，哪一事能对得起先王呢？就是董元醇一折，也有可采处。你们果肯竭诚赞襄，我辈女流，何必要干预政事。但梓宫奉安，幼主回京，这两件事，究竟你们办好没有？”怡亲主听太后这话，心中不自在，便道：“我们赞襄皇上，也不能事事听命太后。”太后大怒道：“我也叫你赞襄皇上，我等哪个要你赞襄？但皇上是天下共主，日不回京，人心一日不安，皇上也是一日不安，所以叫你们定个日子，奉丧扈驾，好早到京，把你们赞襄责任也卸了。”端华道：“只因京城未平定，故尔迟些。”西太后道：“京城早平定了，不必多疑，宜早回去为是。”三人退出，会议一策，预备派怡亲王侍卫护送太后，于古北口将西太后刺死。

哪知西太后格外乖滑，密令侍卫荣禄带一队兵，紧紧跟随。

到了奉衬启行这日，照清室礼制，一切仪注行毕，太后及皇上先行，鸾舆在前，梓宫在后，以便在京奉迎。怡、郑二王等见荣禄不离左右，竟不敢下手。一路安安稳稳到京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太后、皇上安抵京城北门，恭亲王率王大臣出城迎接。东太后传旨，令各王起身，恭王．谢恩，随鸾舆入城。怡、郑二王见城外总是军营，心中惶恐，遂回原邸安歇一宵。次早起身，方思入朝，见恭王奕沂、大学士桂良等带侍卫数十走来，便道：“有旨，着怡王解任。”怡王道：“我奉大行皇上梓宫，哪个令我解任？”忽见郑亲王亦走来，见两人相争，不知何故。恭王见郑王亦到，说道：“真巧。现奉谕旨，着怡、郑二王解任。”郑王笑道：“上谕须要我等拟定，这谕旨是哪里来的？”恭王道：“现放御宝在上，难道不遵么？”

怡王问：“此印何来？”恭王道：“大行皇帝临终时，亲给两宫太后。”怡、郑二王道：“太后不能解我的任。皇帝幼冲，更不必说。”恭亲王闻言大怒道：“你两个敢不接旨么？”怡、郑二王道：“无旨可接。”恭王道：“这御宝是先皇传授下来，你敢不算么？”喝令侍卫将两人拿下，怡、郑二王道：“我两人得何罪过？”恭王道：“你听着。”遂宣读谕旨。二王道：“你捏词祸人，同你去见太后。”恭王遂令侍卫将二人牵出，三

送宗人府交宗令看管，回宫复旨。毕竟西太后辣手，将怡、郑二王先革去爵职，复着宗人府会见九卿严行议罪，另派睿亲王仁寿、醇亲王奕让，速将肃顺拿问。睿、醇二王奉旨，带侍卫百名出城，托以迎接梓宫为名，诱擒肃顺。行百余里，正遇梓宫。两王下马口，肃顺亦下马相见，礼毕，二王又至梓宫前行过礼。肃顺欲探鸾舆消息，并问两宫太后及皇上安，二王说安，醇亲王奕诉说到驿站再谈。及至馆驿，奕沂起身道："有旨拿革员肃顺。"肃顺大惊道："我犯何罪？"奕沂道："多呢，至宗人府再谕。"肃顺絮絮叨叨，也不多辩，命侍卫押着肃顺，连夜进京。次日，便降旨将肃顺革职，交宗人府议罪。

家产即着员发抄，即授恭亲王奕沂为议政王，在军机处行走。

过二日，梓宫至德胜门，太后及皇上出宫跪迎，奉梓宫入禁城，停干清官。于是王大臣、大学士、都统等，请太后垂帘听政，并拟新皇帝年号。初拟"祺祥"二字，嫌其意义重复，两宫太后命军机大臣改拟。议政王窥太后慈怀，拟以"同治"二字进呈。西太后见"同治"二字，寓意正合两宫同治，遂以明年为同治元年，颁告天下。次日，即降旨一道，宣布载垣、端华、肃顺三人跋扈不臣，罪大恶极，有负先皇付托之重，免其凌迟，均着斩立决。三人既死，个个不敢违忤。清朝大政，一切皆归西太后慈禧独断；东南军务，专责成两江总督曾国藩，令他统辖苏、皖、赣三省，并浙江全省军务，所有四省巡抚提镇及以下官员，皆归节制，此样重大责任，从古未有。

且说湖北巡抚胡林翼，自太湖还援湖北，收复德安、黄州等处，积劳成病，得咯血症，竟殁于武昌，遗疏荐李续宜代己职，朝旨准允，即命续宜为湖北巡抚。曾国藩以辖地太广，特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，朝旨令左宗棠赴浙剿灭，提镇以下，悉听宗棠调遣。

却说曾国荃自克安庆，只望一鼓歼贼，遂与国藩会商进攻江宁。国藩恐兵力不足，令国荃回湖南招募湘勇，以厚兵力。

朝旨赏国荃头品顶戴，任浙江按察使；授鲍超浙江提督，恰是叫他援浙。是时浙江巡抚已改任王有龄。贼酋李秀成、李世贤，一窜安徽，一窜江西，皆被左宗棠、鲍超两人杀得无处可入，仍窜浙江。时曾国荃于湖南募来数万湘勇，与曾帅会商进攻江苏。曾帅檄调各路兵马，分路进剿。自己居中指挥，真是万旅丛集，眼见太平天国保不住了。军事倥偬，捷报飞陈：都兴珂克天长，左宗棠克遂安，曾国荃、国葆连克数城，彭玉麟克巢县、和州、太平府等城。"多隆阿击败陈玉成于庐州，玉

成遁走，往依练总苗霈霖。玉成不知霈霖已受胜保招抚，被霈霖拿住，解胜保营，转解京师。有旨将玉成正法。后来霈霖复叛，胜保亦因被逮口，此事不提。

却说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被鲍超击走，国荃、国葆遂进克株陵、大胜两关，驻兵雨花台，合攻江宁城垣。洪秀全焦急万分，急调李秀成、李世贤两军前来入援。秀成先至，径扑国荃大营，连攻数日，不得一利。其后世贤又到，拥众十余万，来助秀成攻国荃大营，总被国荃杀退。国荃虽受伤数处，犹然忍痛抵御。太平军死有三四万，国荃营兵也死有千余人。贼酋见不能胜，设法断国荃饷道。守饷道的乃是国葆，早已布置严密，屡攻不克；国荃又分兵援助，阵阵得胜。相持四十余日，太平军实支持不住，遂分途溃去，其围遂解。初国藩闻警，焦灼之至，欲分兵往援，奈无兵调遣，即申表请救，朝廷连一兵皆无，只好自己设法。今闻国荃大捷，心甚安慰。

且说李鸿章带领淮勇，与程学启同到上海。现毛酋据住苏册，与上海毗连，欲东图上海，扩充势力。今鸿章到沪，与苏淞道吴煦，及程学启、郭松林等会商，联络英、法各军，设会防局，分防抵御，以期肃清贼党。即檄调美领事华尔来营，用好言抚慰，并令他倾心练勇。华尔见鸿章很客气，遂满口应允。

即募兵三千，归华尔督练，叫作常胜军。华尔本得罪本国，逃匿上海。今见鸿章倾心待他，他也就尽心为中国办事。适朝旨授鸿章署江苏巡抚，鸿章接篆后，令参将李恒嵩会同华尔，并联络英、法兵，进攻各县。正布置出发，忽报李秀成已攻下太仓，后进兵攻嘉定，洋兵大败，嘉定已陷，现攻青浦。

鸿章遣程学启往击，又檄英、法两提督援救。时英、法兵正攻奉贤，接文即回兵往救，正遇秀成大战，法督中弹死，英督遂退，美督亦走。看成进攻上海程学启营，学启因兵少不敢迎战，防守甚固，秀成扑一阵，死一阵，尸与濠平。秀成将借尸登城。忽一声炮响，学启抬头一看，见鸿章亲自督师来援，遂大呼出击。太平军见众兵施威，大骇而走。鸿章遂与学启合兵，奋力追杀，连复嘉定等县。伪慕王谭诏洸听陈炳文合集败残太平军，从太仓入犯。鸿章令华尔往救，中炮弹而死。遂令美人白齐文统领其众。哪知白齐文一味坏极，闭城索饷，纵兵抢掠。鸿章撤退，反投秀成。又被浙军擒住，溺水而死。一时苏淞所属县城悉皆克复。所有伪降贼酋，按名检阅，尽数正法；其余贼兵降者免死，不降者并皆杀讫，申表奏捷。旨下加太子少保衔，诸将亦皆升赏。遂分军

两路进攻，一路鸿章自领，进攻常州，一路由程学启进攻浙江、浙西，势如破竹。至攻嘉兴，不料被黄文金自湖州来援，学启中弹而亡。鸿章攻常州，连日不下，愤甚，遂调回嘉兴兵，并力攻城。鸿章首先士卒，诸将奋勇，一齐登城，城遂克复。所擒敌酋，均皆斩首，江苏全省，除江宁一城，余都尽平。

却说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出走，入江西，走湖南，皆不能立足，后至广西，遂自树一帜，与秀全已不通信。心想独霸一方，非联络川、滇大寇不可，遂乘机入蜀。时清廷令骆秉章督川，命他先剿川寇蓝大顺、李永和，再专擒达开。时正逢达开入川，秉章素知达开生平，与幕友刘蓉商议，祷计就计，逼达开至柴打地方，于老鸦河擒之，解至成都，讯问后，即行磔死。

洪氏所有要地，均被曾、左、李及诸将荡平，现只有一江宁，拿者虽分奔各省，已势成弩末。秀全见悍酋已尽，穷蹙万分，即将各处头目一律封王，以期再图振举。时国藩闻各处皆克，只江宁未下，即激励诸将，节节进攻。李秀成由上海败后，奔入江宁，此时见大势已去，遂劝秀全迁都避难。秀全不允，秀成贻书世贤，叫他就食江西。自己留守江宁，屡扑国荃大营，均被杀退。国荃新募兵勇已训成劲旅，国藩即檄知杨载福、鲍超、彭玉麟等诸将，分路进攻，截太平军援路。再令李鸿章助攻江宁。国荃费多少心机，好容易把江宁城围住，江宁一破，大事定矣。今见鸿章前来，恐他分功。哪知鸿章亦因自己是国藩所荐，也不愿分国荃功，遂托病在身，延久不至，并将各项经费拨充国荃军饷。国荃闻知甚感，即鼓励将士攻克地堡城，即龙膊子山阴坚垒（太平军改的别名），由城上造起炮台，用炮向城内轰击，城内惶恐。又值城内粮草尽绝，不独军民忍饥，连天王府亦无食。到同治三年五月，秀全挨不得苦，遂饮毒自尽。

秀全弟仁发、仁达等，扶立秀全子福瑱嗣位，年十六岁。

国荃闻信，饬军士猛攻不息，又掘地道三十余处。地道告成，国荃悬重赏，进前者有功，退后者必诛。军士一齐奋呼，遂从诸将攻破各门，搜杀三日，死太平军十余万人。幼主福瑱乘夜从攻破地方遁走。遂飞报国藩，由国藩申奏，旨下论功行赏。

国藩移驻江宁，令将季全死尸掘出，焚骨扬灰。并将洪仁发、仁达、秀成等正法。只洪福瑱不知去向。不料洪福瑱逃入湖州，依黄文金。为左宗堂、李鸿章探知，率兵往攻，文金又走淳安，遇黄少春，与

战，中炮而死。福瑱逃至石城县杨家牌地方，亦被黄文英擒住，解送南昌巡抚沈葆桢处，当即正法。一班首领同时授首。其余各省太平军首领亦次第荡平。此时正是同治四年十二月。

太平军虽尽数歼灭，不料又有捻军出来。清廷命僧王格林沁及湖广总督官文会剿。究竟捻军能灭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灭拳会订和约太后回銮

诗曰：

一年又过一年春，百岁曾无百岁人。

能向花中几回醉，十年沽酒莫辞贫。

却说洪秀全占据金陵一十八载，一旦被曾、左、李诸人歼灭，所有余部又结联捻军等，聚众肆扰。

其先，西太后派钦差大臣曾国藩专任剿捻，驻防徐州。迨国藩开缺后，复派李鸿章为湖广总督。同治六年，鸿章抵徐州，定议先剿东捻，后剿西捻。一切计划，不改曾帅旧制。闻得任、赖尚在鄂境逗留，遂檄各路统领，四面围攻，赖文洸与任柱再窜江西。经各统领夹击，擒捻酋汪老魁、陈大狗等十六人，斩捻众二千余名，阵亡总兵刘启福一名。任、赖经此大创，折回皖境，又被刘铭传拦剿，连败数阵，又窜南阳。鸿章闻报，调推军全营三面兜剿。捻酋又窜即墨，由东抚率军击退。迨至冬初，任、赖又欲图苏境。经各军前后截击，进退不可，遂返山东。不意刘铭传跟后尾追，把捻酋分作数截，斩捻军甚众。任、赖二酋又向南窜，刘铭传亲率全军，摇旗追至。任柱望见铭传，亦亲身接战。酣战多时，忽赖文洸一股先行溃退。铭传乘此时机，遂派刘克仁步兵六营，又丁寿昌、滕学义二人，率军绕城北出攻任捻背后；自率兵攻任捻前队。任捻分兵相拒，指麾自如。不料后军纷乱，任捻心慌。铭传遂传令：有得任捻首者，受上赏。怎奈任捻手下。尽皆悍勇异常，一时急难攻入。忽听大呼道："任柱中弹死了。"众捻闻声，一时大溃。铭传遂率兵穷追二十余里，斩捻千余名。后任柱被手下党羽潘贵升暗施枪洞胸而死，遂携首降清。任柱既死，只剩赖文洸一人，无能为也。捻众遂推赖酋为首领，赖遂激励众捻，为任柱复仇。遂自赣榆奔海州，收集余捻，再图大举。

却说清将郭松林，因平苏常有功，任福建陆军提督，前因病乞假，今病愈来营。鸿章遂拨马步二十营，交他带领，令赴前敌，助铭传剿捻，会潘昆新至海州，击败赖文洸。途次正遇溃捻，拦头一击，杀得赖酋一筹莫展，捻众叫苦连天，即向寿光、昌邑、潍县三处逃奔。突见清军大队鼓舞而来，见旗上大书一"刘"字，赖军到此，已手足无措，遂整队迎战。正战间，只听四面八方，口口只叫："快拿赖酋文洗。"赖酋慌张，忙冲开血路，向东狂奔，一气驰奔杞县。闻前面炮声响彻云际，随

声闪出清军一队，为首一员大将，红顶花翎，跃马冲入，原来就是郭松林。赖酋不知他厉害，呼众迎战，被松林手刃数捻，才知他不是好惹的。正思逃走，不料铭传又至，赖捻已势蹙，不得不舍死求生。怎经郭、刘两军猛勇，逼至河曲，浮水逃遁，其余壮捻均被杀尽，只剩七八千残捻随赖酋窜至寿光县界。官军四面相逼，至海隅南、北洋河、巨弥河中间，捻众背水死战。

经松林、鼎勋两军从东攻入，铭传从西攻入，把捻众冲作数段，文洸死拒，看看不敌，赖酋遂弃辎重等，轻身东奔。追至沵河，又折回淮安。有鸿章弟昭庆迎击，不能过去。又逃扬州，至瓦窑铺，天方大雨，适吴道台毓兰奉李督檄，统带淮南防戍，闻捻众突至，出队迎战。文洗且战且走。此时文洗已人围中，无路逃出，遂心想一计：将民房纵火焚烧，指望借此逃遁。不料吴道员已成竹在胸，防他一着，遂麾军冒火搜剿。遥见火光中有一巨酋，正指麾残捻，知是赖文洸，迭发数弹，击中文洸马首，随马仆地。吴道员急亲率兵突进，将他擒住。审讯属实，就地正法，余捻擒斩殆尽，东捻遂平。朝发捷书，夕颁恩典，李鸿章及诸将均升赏一级。曾国藩筹饷有功，升授体仁阁大学士。

却说捻军中有一位张七先生，其初本江南仪征人，因屡试不售，投奔周星垣门下，拜他为师。后星垣集徒招摇，被江督拿去正法，门徒等逃匿山东，以传教为名，全行收录。适捻军滋扰山东，他借筹防为名，不论男女，遂占住黄崖山。后来约会捻军，揭竿起事，至捻军失败，官军遂将黄崖山一阵乱杀，已都无完卵了，东捻遂平。

西捻首领张总愚，自河南逃入陕西。”又值叛回骚扰陕甘，遂与他联成一气。陕回头目白彦虎，甘回头目马化隆，因发酋肇乱，乘乱扰清。清廷赦胜保罪，令他往讨，师久无功，逮问赐死。又调多隆阿往代，迭被重伤身亡。再命杨载福督师，亦告病乞归。西警闻报，其中却恼了恪靖伯左宗棠，自请往讨。

两宫太后欣然批准，立命移督陕、甘。宗棠到了陕西，闻捻回联络，遂上疏二条：剿捻宜急，剿回宜缓，朝旨准奏。宗棠即令提督刘松山、郭宝昌总兵等率兵驱捻，不令捻、回合势。张总愚自秦入晋、入豫、入燕，及保定深州等处，京都戒严。朝旨调盛京将军都兴阿赴天津防堵，并调李鸿章督师北上，会剿西捻。鸿章既到京，遂先清野，使捻众无所掠食，并令当地绅民筑圩防御，免为匪掠。绅民遵谕办理。无奈张捻来得突涌，筑堡不迭，随派郭松林率一军，破张捻于安平城下。接连河南、陕西各军皆到，与郭松林会合，袭斩捻酋数名。捻众逃窜，松

军跟踪，杀死甚众。张捻遂率众向南逃逸，自直隶复窜河南，复由河南逃直隶，往来回窜。朝旨将左宗棠责谴，连李鸿章也革职留任。左宗棠被此一谴，遂负气督兵前敌，亲至京南，与鸿章会商，严守运防，蹙贼海东。张捻遂走天津，松林等冒雨忍饥，日夜行数百里，绕出敌前，袭败张捻。张捻从陕西到京？

迅速异常，只望马到成功。不料淮军亦来得迅速，日夕痛剿，未能如愿。遂往来回窜，牵制淮军，再犯津沽，出其不意，占住隘区。偏遇郭松林出来，与捻众角逐。深悉捻军计划，防他回袭，赶他上风，遂折入运东。李鸿章力主防运，先扼西北运河，绝捻出路。鸿章飞饬郭松林，并调淮、直、豫、陕、皖、楚各军，各守汛地。鸿章又亲率周盛波行队，由德州沿运河察勘形势。尚未回辕，张捻率众来扑。淮军整队出迎。料不能敌，即行退走。行近盐山，遇两支大军：一支是湘军刘松山，一支是豫军张曜、宋庆，由左宗棠统来。两下对阵，张捻大败。从此清军一阵胜一阵，捻军一步衰一步。张捻退至沙阿左近，又被松林探悉，即率马步全军连环而进，无不以一当十，枪弹如雨。捻众大败，张捻中弹落马，众捻忙将扶起，挟之向东而遁，毙捻众三千余名，生擒千余名，斩捻目数十人。鸿章奏调刘铭传赴军，联络各路。捻被逼无路，逃入山东济阳境内。斩尾捻二百余，生擒捻目郑文起，余捻逃入黄河沿岸老海洼，浮水狂奔。官军亦浮水进逼，由水登陆，把捻中最悍头目程二、老坎等四人统行杀死。张捻退转德州，连番抢渡运河，被水师炮船击退。各捻见无路可逃，有著名悍酋张正邦，会同张正位、邱麻子等七人，率党羽缴械乞降。张捻手下已零零落落，不能成队。刘铭传等已率队来追，追总愚于黄河、运河间，八面围攻，擒获总愚爱子张葵儿，及其兄宗道、弟宗先、侄正江，并悍目数人，即就阵前枭首。总愚遂于乱军逃出，向东北而走。至徒骇河滨，回顾只有八骑，不禁大痛。又见官兵追到，谅难逃出，下马与八人永诀，投水而死。及官军到时，六人皆死刀下，两人被擒，亦即正法。西捻肃清，申表奏捷，朝旨复左宗棠？李鸿章官职，其余将弁亦奖赏有差。由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欣，及贝子、贝勒、王公、大臣，因襄办军务有功，均着加升一级。

真是拨开云雾，重见太平。

虽然捻匪已定，奈陕、甘未宁，由左宗棠入觐，奏称五年以后可以奏绩。两宫太后非常欣慰，遂命左宗棠即日赴陕，宗棠受命而去。又云南一带，亦有叛回滋扰，云贵总督潘铎被叛回杀死，幸亏代理藩司岑毓英，密抚回酋马如龙，合击马荣，一鼓歼灭。朝旨命劳崇光继任。崇光一见毓英，大加赞赏，即将云贵军务委任毓英。值云苗陶新春兄弟倡

乱，经毓英讨平。

师出未归，迤西回酋杜文秀，聚众数十万，攻陷二十余城，直犯省垣。劳制军急檄毓英回援。毓英接檄，倍道返省，戈矛耀日，剑戟如林。回酋闻他威名，尽皆懈弛。及至交战，岑军个个如虎，一阵踏破回垒数十。文秀回据大理府，毓英遂升云南巡抚。

两宫太后及同治皇上，料想陕甘云贵一带不日可以荡平，遂把宵旰的心思改为安逸的态度。慈安太后倒也坚贞，惟慈禧太后，想着自己花容月貌，兼一种灵性，不觉放诞起来。自咸丰帝崩后，在宫无事。古云："静极思动。"宠幸一个安得悔。

哪知安得海先意承志，百般献媚，甚得太后的欢心，宫中称他"小安子"。朝中有位贾铎，素性鲠直，闻得小安子擅权，专引导太后每日看戏，心中甚愤，竟切实的上了一本。表中不便指斥慈禧，只说太监妄为，请份速行禁止，方可杜渐防微。太后览表，即下一道谕旨，懿旨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察：如太监有不法行为，由总管太监举发，否则定将总管太监革退，还要重处。各臣工见旨，都说太后从谏如流，歌颂得了不得。哪知此旨是西太后沽名，安得海仍然照常引导。该应小安子阳寿已满。他想出游玩一番，适值同治皇上年已成童，两宫太后欲替他纳后，派恭王等会同内务府及礼、工两部，预备大婚典礼。

遂乘机密请太后，拟亲往江南督办龙衣。西太后道："我朝祖制，不准内监出京，看来还是不去好。"小安子道："太后有旨，焉敢不遵。但江南织造龙衣，每回进呈，多不合式，现在皇上大婚，这龙衣总要讲究的了；就是太后的常用衣服，也要合式。奴才去督办，不过想顺便看看景致。"太后被小安子说得心动，又不好就答应。小安子道："太后慈明，像这办龙衣，还遵照祖制，这祖制两字，连太后也被他束缚呢。"西太后本是高傲的人，听小安子说的一番话，连太后也不能自由了，遂口答道："你去便去，但是要秘密，倘被王大臣知道，又要弹劾，连我也不能袒护。"小安子闻太后应允，遂叩首谢恩。太后又叮咛一番，小安子终不以为然。即辞了太后，于同治八年六月出京，乘坐太平船二只，一路浩浩荡荡，船头悬着龙凤大旗，空中飘舞。你想小安子这出京，那班州府县官，都知道他是太后宠监，又是钦差，哪个不巴结他呢？偏偏就有个对头，把他性命亡去了。

一日，小安子正行至山东，山东巡抚丁宝桢正在签押房阅卷，忽接到德州递来一角详文，报称钦差安得海过境，应否责令地方供奉。宝桢

道："安得海是个太监，如何敢出都门，莫非朝廷忘了祖制么？"遂拟定奏稿，委幕友抄就，派得力人员，加六百里驰驿，赶到京中，先到恭亲王府，托他代递。恭亲王素恶小安子，接丁抚台奏章，见小安子擅威作福，遂立刻入宫，去见太后。适值西太后在园观剧，不及与闻，恭王便禀知慈安太后，将丁抚台奏章递上。慈安太后一看，便道："小安子应该正法，必须与西太后商量。"恭王道："安得海违背祖制，擅出都门，罪在不赦，饬丁宝桢捕拿正法为是。"慈安太后道："既如此，饬军机处拟旨，颁发山东。"恭王拟好，令太监取过笔砚，写了数行，慈安太后用过御印，恭王取出，即交原人带回。丁抚台接了密谕，饬总兵王正起率兵往捕，驰至太安，方赶上坐船，王总兵喝令住船。水手毫不在意，以为不是叫他住船，仍顺风行船。王总兵即在河边，雇了民船，飞棹赶上，一齐跳入安得海船中。安得海闻知，大喝道："哪里来的强盗，敢入我船？"王总兵道："奉旨拿安得海。"安得海大笑道："我奉旨南下督办龙衣，并没犯法，何故拿我？你有什么廷寄？"

王总兵道："圣旨也有假的么？"便令兵士锁拿。安得海发怒道："当今皇上也不敢拿我，你要寻死不成？"兵士被喝，不敢动手。王总兵两目圆睁，亲自动手，先挥去他的蓝翎大帽，然后将安得海扯倒，令兵士把他锁住。兵士见主将动手，遂一齐动手，将他捆住。船上之人全行拿下，水手实时放回。

丁抚台正候消息，过两日，王总兵已将安得海解到，立即在见，谈了数言，即传令两旁出坐大堂。兵士带上安得海。安得海仍然大言不惭，说道："丁宝桢，你安老爷从不犯法，你真是混帐！"丁抚台也不与驳辩，离座将密谕宣读，至"就地正法"四字，安得海才有些惧怕，心中总疑没有此事。安得海央求丁抚台代为转奏。丁抚台道："圣旨已说明，毋庸再请。"

遂传令绑出，将安得海首级斩了，其余人犯全行收禁，请旨定夺。旨下，令将随从太监一齐绞死，其余男女戍的戍，放的放，当时发落停当。慈禧太后这些事一毫不知，至案情了结，方传到李莲英耳中，转告慈禧。慈禧心中只恨慈安太后不曾商议，欲穷水落右出。经莲英解劝，方才息怒。莲英遂补安得海缺，宠幸亦如安得海。

光阴似箭，又过一年。天津地方又闹一宗教案，经曾国藩和平解决，把起事的人正法十余名，方免交战衅。不料了一事，又生一事。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客张汶祥刺死，凶信到京，朝旨又调曾国藩复督两江。曾帅谢恩退出，于同治九年十月出京，沿途无事，至江宁接篆后，

办理刺马案件。清廷以江督被刺，事关重大，并命钦差郑敦谨南下，会同审问。令将各队排列整齐，威严赫赫。曾候同郑钦差同升公座，两旁兵役推张汶祥上堂，当面会讯。曾、郑二公先用威吓，后用刑讯。张汶祥毫无实供，只说刺死马新贻可以泄忿，大事已了，愿即受刑。曾候问他何人主使，汶祥大呼道：“要刺马新贻是我，要杀马新贻也是我，好汉做事一身当，凭你处治便了。”郑钦差百般诱骗，终无实供。再讯问，他说：“主使的人就是你。”弄得曾、郑二公无法可施。只得奏称该犯实无主使，应处极刑。朝旨准奏。

且说同治帝自即位以来，忽忽的是十年了，年纪已十七岁，在百姓人家，将要授室，何况早天子至尊。满蒙王公家有几个待字的女儿，哪个不想嫁入宫中，做个淑房贵戚。慈禧太后也只有这个儿子，也想择一佳妇，成就一对佳偶。自同治八年起，就着礼、工二部预备大婚典礼，直至十年冬月，方才挑选几个淑媛：一个是崇绮的女儿；一个是凤秀的女儿，是富蔡氏：一个是崇龄的女儿，是赫舍里氏；一个是赛尚阿的女儿，是阿鲁特氏。这几个女子，才貌皆差不多。慈禧太后已经选定，遂与慈安太后商量。慈安太后道：“女子以德为主，才貌次之，未知四女中哪个德性好，堪为中宫。”慈禧太后道：“闻四女中崇绮的女年纪最大，今年十九岁；凤女年最少，今年才十四岁，太年轻了。”慈安太后道：“皇后母仪天下，还是年长的好，年长也老成些。”慈禧太后道：“凤女虽年轻，闻她很贤淑。”

慈安太后道：“皇后册定妃嫔，也不可少，这等女孩子，均选作妃嫔便了。”慈禧太后道：“且传恭王奕沂进宫，叫他一酌。

慈安点头，即命太监去召恭王。恭王入宫，行礼毕，慈禧就说立后的事情，恭王也主张年长，名正言顺，慈禧不得不从。遂于次日降旨，着钦天监择吉，于同治十一年九月举行大婚礼。

正拟筹备，忽接两江巡抚奏报，江督曾国藩出缺。恭王吃了一惊，即忙入奏，两宫太后甚为叹息。命同治辍朝三日，即下谕追赠太傅，照大学士例赐恤，谥文正，并于湖南、江苏两省建祠祀享，将生平政绩宣付史馆，着伊子纪泽承袭等侯爵，长孙等均赏给有差。曾侯既出缺，两江督席着李鸿章继任。

却说同治帝大婚，已届吉期。至九月十二日甲午，先遣官祭告天地太庙。次日乙未，同治帝御太和殿，视皇后国宝，钦差正副使奉册诣皇后邸，册封鲁特氏为皇后；又钦差正副使至三女子邸，册封为贵妃。又

次日，饬正副使及太监奉鸾舆至皇后邸，导引皇后入宫，行合卺礼。此等大婚，非常热闹，自不必说。越日丁酉，皇上率皇后诣寿皇殿行礼，并两宫太后前行礼。礼毕，上御干清官，各贵妃等由皇后带领朝贺。又越日，上两宫徽号，并受群臣朝贺。隔了数天，内阁传出上谕一道，因皇上已册立中宫，两宫太后意欲息肩，遂倡议归政，着钦天监择吉，于同治十二年正月举行。

皇上既亲政，即将日期颁布各省。忽接云南捷报，云贵总督在任病故。朝旨以前抚刘岳昭升任，与巡抚岑毓英商议，合剿回匪。刘督坐守省城，岑抚出省剿办，令马如龙招抚倒酋等众，协攻杜文秀。文秀穷蹙势孤，自知不免，遂服毒自尽。酋官杨荣、蔡廷栋被岑军擒住，一齐磔死，捷报云南肃清。同治帝初亲政，就有陕甘总督左宗棠收降匪首董福祥，迭复名城，逐陕倒，擒甘回，表奏肃清。旨下，赏左宗棠一等轻车都尉。

同治帝非常快乐，心中就是与慈禧太后意见不合。但慈禧太后既撤帘归政，意思总想干预国政，凡有军国大事，先着内监探听明白，后问同治帝，望他和盘托出。同治帝不独不尽言，反要隐瞒，就此有些不悦。有时把皇后传进宫去，叫她劝说。哪知皇后少年夫妻，与帝意旨相同，竟把太后话全行说出，同治帝越加烦恼。太后又怨起皇后来，视若同仇。有两个内监，怂恿同治帝饬造圆明园，正中同抬下怀，遂批准奏。旨下，饬总管饬日兴工，恭王奕讲留心大局，因财政支绌，遂进谏阻止，絮絮叨叨。同治大怒，退入内去了。适恭王子载澄进见，同治怒未消，遂不见。载澄莫明其故，无心说了“帝摆架子”一句，被内监奏明，同治格外大怒，立传军机大臣文祥入见，着他拟旨，说：“恭王父子无礼，着即赐死。”文祥跪下求免，同治笑道：“你们是一党，纵不赐死，着革职便了。”文祥拟旨呈阅毕，遂至举王邸密报。恭王心慌，邀知己商议。密报慈禧太后，太后将草谕收起，留中不发。后同治登殿，恭王侍班仍服前职，被同治看见，立召文祥入内，文祥均推在西太后身上。

同治斥骂一顿，随提朱笔写数行，令内侍张挂。恭王、文祥二人见皇上如此，即入宫见西太后哭奏；太后安慰二番，即召帝入内严训，令还恭王原职。同治只得命内阁再降旨，复恭王爵。

自此以后，每日怏怏。内监文喜、宝柱二人，欲替主上分忧，想出一法，导同治帝微行。京城南一带，皆是娼家居所，同治帝听了内监的话，微服出游。瞒着太后，每日花天酒地，秦楼楚馆，虽有忠言，不能

入耳。太后虽知，也无可如何，只得把朝中大事，着恭王及王大臣等格外勤劳。同治帝越加放荡，不想乐极生悲，竟受了淫毒。及到十月、连头面皆有，宫中传说皇上生天花，其实是杨梅。御医不识病原，将敷衍药搪塞，越过越重，竟致不起。于十二月初五日，竟崩于养心殿。

同治帝既崩，立传亲王、郡王、贝于、贝勒、王大臣等入见。各王入宫，见太后状态与往日不同，亦不敢问。太后道：“皇上驾崩了，闻皇后虽有孕，不知何时诞生，亦不知是男是女，”恭王道：“皇后诞生之期，想亦不远，不如秘不发丧，如生于自当立嗣，倘生女再议立新君。”慈禧太后道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何能长守秘密？一经发觉，反摇动国本。”军机大臣李鸿章等跪奏道：“太后明见，臣等佩服。”两官太后遂议立醇王奕子载湉入嗣文宗，继承大统，尊谥同治为穆宗，改元光绪，即以明年为光绪元年，是为德宗。皇后阿鲁特氏心中凄楚，自不待言。又兼慈禧太后待他恶毒，心中一想：纵然生子，也属无益，不如寻个自尽，倒还完全名节。遂见父崇绮一面，与他诀别。次日，宫中即传出皇后凶信。宫中治丧，同治帝还照旧例；皇后丧事，却草草了事，不过加了“孝哲”二字谥法。至光绪四年，葬穆宗毅皇帝、孝哲毅皇后于惠陵，同治事情至此已了。

时左宗棠已平回乱斑师，现在朝中，闻崇厚使俄，受俄人百般要索，订了十八条约章，签订了押，咨报总理衙门。王大臣等见了报章，总说俄国不是，遂奏闻两宫太后，都要调兵与俄开战。有的说崇使诛戮，即可吓倒俄人。两宫皿众臣纷议，即将原报批驳，一面将崇厚拿问，一面问左宗棠和战情形。宗棠遂上一表，太后照准：即着世袭勇毅侯曾纪泽使俄改约，并整顿海防，着北洋大臣李鸿章预备战舰，饬彭玉麟操练长江水师，起用一班旧将。俄国亦派军舰游弋海上，险些开仗。幸亏曾袭侯多谋能言，反复辩难，俄使总执前约，不能解决。适值俄皇被刺，新主登基，俄使不敢再执前约。重行开谈，另改前约七条，方才妥拾，签字画押，时已光绪七年。惟新疆西北边境，一时不能尽归中国。沿江海一带，照常戒严，改新疆为行省，各方告平，依然太平世界。不料宫中传出凶信，说慈安太后无故骤崩，王大臣等甚为惊讶，亦未闻太后有病，忽然崩逝，令人不测。王大臣等又不敢多嘴，只得照例办丧，将慈安太后合葬东陵，加谥孝贞。

葬毕，忽东方朝鲜国又出一场祸乱，险些酿成中日交涉。

原来朝鲜是中国属国，国王李熙系由旁支入嗣，封生父李应昰为大院君，主持国政，拒绝日本通商。李熙年长，亲裁大政，大院君退处无

权，王妃闵氏才貌兼全，为李熙所宠，闵族中仗王妃势，反大院君所为，开通口岸，与日本通商。一班守旧派。

见闵族势横，请大院君出头，与闵族反对。光绪八年，值朝鲜兵缺饷，军士哗变，守旧派趁势作乱，闯进京城，把朝中大臣杀死几个，又杀入王宫，寻奉闵妃。闵妃知风逃避。遂率众至日本使馆，杀死日本官数人。时报传至中国，署直督张树声急调提督吴长庆，率军入朝鲜。长庆多才，谎称来助大院君。院君信以为真，遂至清营会议，被长庆拿住。所有党羽均被长庆拿住，押解天津，按律正法。及日本兵到，朝鲜事已被长庆平了，遂按兵住了，索偿人命银。长庆又居中调停，令朝鲜赔款了事。日本遂在朝鲜开埠驻兵，国王只得遵循。中国亦驻兵朝鲜京城。大院君到津后，由直督请旨发落。

朝鲜事方了，不料又有中法开衅战端。中法交涉，起自越南。咸、同间，越南国屡受兵，皆是割地，请和订约了案。法人贪心不足，得步进尺。越两年，法人又起兵衅，说越南虐待教士。其时恼了越南一个好汉，姓刘名永福，系洪、杨余党，勾结越人黄崇英，帮越王抗拒法人。永福闻法将安邺屯兵河内，竟出间道攻破法兵，将安邺杀死。越王恐法报仇，遂遣使至法议和，法人认越南为独立国，令与他国断绝。越边两次有乱，皆向清廷求助，清兵一出，即为平定。”越王甚感中国，奈法人得知，据约切责，越王毫不答复。法国遣将李威利进攻河内，被黑旗兵刘永福杀败，连法将李威利一齐杀死。法人大举入越，海陆并进，攻陷数县，只山西一带是刘永福把守，不能攻入。法遂转攻越南都城。守城兵见法兵来攻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一齐保着越南王出都逃难，法兵遂进越都。越王又遣使求和，法人要越南降为保护国，且割东京与法。越王应允。

此事传入清廷，大惊，急檄驻法公使曾纪泽与法交涉，不认法越条约；令岑毓英调督云贵，出关督师，与刘永福协力防法；饬一班老臣宿将，分地任事。法人见清廷布置完密，不敢暴动，差舰长福禄诺等到天津访直督李鸿章，说愿归和好。但越南总要归法保护。鸿章也不允，也不拒，用两可手段对付外交。粤关税司、美国人德摧林居中调停，与鸿章订约五条。双方允议，申表朝廷，随即批准，着鸿章订约签字。此事云南兵将尚未得知，滇兵已至谅山，法兵亦入谅山驻扎。两下相遇，竟起冲突，约半日，法兵损失甚多。中国闻此捷音，个个主战。

法人行文总署，硬要赔款一千万磅，总署不允，法愈增兵，攻陷北宁，复督舰进攻台湾，夺去基隆。幸刘铭传奉旨督办台湾军务，似守为

战，法人才不敢犯，法提督孤拔转入闽海。驻守大员张佩纶有虚名而无实学，时为福建船政大臣。及法规入口，他毫不在意，至法兵攻毁炮舰，他才焦灼起来，带了亲兵二人，暗暗的逃走了。法舰乘胜进攻，破了福州炮台，占领各塞要口。

朝廷闻报，急令左宗棠飞速赴闽，饬故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闽省军务。宗棠到闽后，即查办张佩纶在彭田乡，寻着已非从前气习，遂自拟一篇奏表，请求处分。清廷遂传旨，逮京治罪，谪戍黑龙江了案。忽报马江败仗，谅山失守，镇南关守将杨玉科阵亡。慈禧犬怒，将统兵主将分别治罪；另有懿旨一道，把恭亲王罢免。清廷另用一班人物，与法会战，如浙抚潘鼎新，提督冯子材、王孝祺等，皆英勇异常，任你法人枪炮厉害，只是直前。法人见此猛勇，心中反惧怕起来，遂弃谅山，退出境内。此次杀死法将七人，法兵三四千名，所得器械不计。法将孤拔闻败，遂上书请兵再战，法政府和战不决。孤拔大愤，遂率舰闯入浙江三门湾。宵深月朗，爬上桅竿，想观内地形势。

忽一声炮响，由桅上跌下，登时毙命。提督欧阳利表奏战绩，旨下甚为嘉奖，以下将弁皆有升叙。孤拔一死，法军气沮。清将弁闻此捷音，个个兴勃，恨不得立复全越。忽接得天津议和消息，个个又叹息，却把个彭督玉麟气得须发皆乍，说：“这是哪个和事佬做的事？”遂上一回《五不可和，五可战》的表章，申奏朝廷。朝廷因和议已成，也没有甚说法。由此一事，惹出后来多少事情，如越南、朝鲜、缅甸、暹罗相继丧失，皆由此而致，这且不提。

且说光绪十四年，光绪帝年已十八，届期册立皇后，总由慈禧太后主持。此番非比前日，心想胞弟桂祥有一女，与光绪年纪相仿，遂与光绪帝定婚，即下一道懿旨：立副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，并选长叙两女备作妃嫔。次年大婚，一切仪注如前，不必再表。越年，醇王病殁，慈禧太后因是光绪帝生父，又兼向来顺意，一切葬礼自然格外优崇。醇王殁后，光绪帝自然就要亲政，慈禧太后恐蹈同治覆辙，时常派李莲英窥探。光绪帝倒也没甚违忤。

自十五年至二十年，其中与英吉利、俄罗斯稍有交涉，中国派出使大臣先后定议：无非是英、俄二国得利，中国吃亏，不过把不疼不痒地皮割些了事。不料又因朝鲜国酿成中日交涉，兵舰被日本击沉五艘，逃回海口避锋。陆军一败涂地，真为中国大耻。警报迭入北京，光绪帝大加懊恼。旨下，即将统兵主将革职，严责李鸿章，鸿章自请处分。日兵连夜进兵，攻破威海卫等要塞数处。光绪帝派北京大臣李鸿章赴日本议

和。鸿章至日本，日本要山海关、大沽口、天津三处，才允议和。鸿章正在为难，心中忐忑，不意为刺客击伤颧面，动各国公愤，皆说日人不是。日本自知理屈，先向各国谢罪，后至李寓道歉，才允转圜和议，订立条款十一条，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签约。

中日战争，至此结局。不料又生出中德交涉，亦提出六条要约，将胶州湾周围百里租与德国，限期九十九年。起初本是先允租与俄国，今又转给德人，俄人自然要向总署诘问。总署无言，只得令李鸿章出来，把胶州湾一处换了旅顺、大连两处，租期二十五年，才算了结。英国要租威海卫，拓九龙司租界，照胶州湾期限。德国又租广州湾，亦如德国期限。意大利也无故来索租江浙三门湾。总署见此行为，免得饶舌，索性将门开放，给各国通商，任各国爱哪处租哪处。各国亦见各海口全行开辟，也再没有要索，自此中国也就不能再振了。

光绪二十四年二月，恭王得了肺病，至四月病殁。即令恭王孙溥伟承袭亲王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醇王福晋又生成一病，竟尔长逝。光绪帝内丧生母，外失贤辅，势成孤立，又被太后压制，及李莲英百般谗构，甚为抑郁，只有翁师傅还可谈谈。翁师傅见帝忧闷，遂保荐工部主事康有为。光绪立时召见，遂洋洋数万言，俱皆采纳。于是有为立陈三疏，统是维新政策。

光绪帝有心变政，连下数旨：废时文，立学堂，裁冗员。又下决意变法的上谕，先往颐和园禀白太后，太后也未阻挠。光绪遂实行新政。有为又荐梁启超等多人，说均是学问渊博，光绪各赏四品衔，令在军机处行走。自康有为一进，遂分出两派来：一派维新党，就是康有为等人；一派守旧党，就是一班旧臣。

维新党以欲行新政，必斥太监。李莲英无法，带着妹子至颐和园，泣求太后。太后遂与莲英定汁，密寄荣禄。荣禄即上一折，请帝奉太后赴天津阅兵。光绪入奏太后，太后很是欢乐，命光绪即行传旨，定期九月初五日，奉太后赴津阅操。光绪心中不决，遂召维新党入见。康主事缕晰陈奏，此番阅操前途艰险。光绪摇手，令出去会议，商妥再奏。有为退出，与同志商议：先杀荣禄，后劫太后。商定后，即由康有为入宫密奏。光绪听了康有为话，心想：畿内兵权握在荣禄手内，非得先夺荣禄兵权，不能成事，就无这样一个人能做到。适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，光绪想他胆木敢为，立即召见。先探问他新政何如，袁极力赞成。光绪又道：“倘给你统兵，你肯尽心么？”袁奏道：“愿尽微忱。”次日，即下谕道：“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劳，校练认真，着开缺以侍郎补

用，专任校操。”此谕一下，守旧党甚为诧异，急入宫奏知太后。太后即令光绪下谕：凡二品以上官受任，须至颐和园谢恩。世凯遵饬奉行，到颐和园谢恩。太后召见，袁一一答对。太后令他谨慎小心，袁自然答应。

到八月初五日，袁请训出京，光绪召见，告以窜谋，又付小箭一支，作为证据。袁坐车出京。不意袁上午出京，荣禄下午就抵京。遂入宫，将光绪帝密谋如此一说，又呈上小箭一支，现已带兵数千，随后就到。太后道：“甚好。”你快召兵进来，速将禁城侍卫调出，即回天津，截拿康党。”荣禄奉命而去，不防内有一个太监，素为光绪亲信，随将此事报知光绪。光绪知事已泄，恐康有为被捕，急着内监密递康有为，令其逃跑。

有为接谕，连同党皆未与闻，自己暗出城门，行至车站，乘火车逃往塘沽，搭轮至上海，将进吴淞口，被西人持照片将康获住，带回关上，改坐英国军舰，直赴香港去了。此时荣禄在京，捱门逐户查拿康党。余众皆被捕，惟康、梁二人未获。即飞饬各省督抚州道，速即查拿，毋任漏网。京中闹了一夜，次日清晨，光绪帝登太和殿，忽宫监传出懿旨，宣帝至西苑。帝出殿，内监引入西苑，由李莲英将帝拥入舟中，送往瀛台。光绪到此，谅无好事。不一时，太后、皇后皆到，光绪急忙跪接。太后手指光绪，如此如此，痛骂一顿。皇后代帝恳求，又被一骂。遂将皇后幽闭密室，将光绪监囚瀛台。即行回宫，饬将所获康党下禁刑部狱中。一面召集王大臣等，商议废立之事。太后心想：“妄行废立，恐惹动外交干涉，只得用光绪名义，请太后训政。”此谕一下，只好把光绪当废人了，就是康梁未获，心中不快，随传谕将余党斩讫。

太后既除新党，力反新政，安安稳稳又过一年。一日，太后忽想召集群臣会议，为同治立后，恐众臣以帝年正壮为词，出来阻止。适值崇绮、徐桐、启秀三人密谋废立之计，想把端王子溥俊代光绪帝。心想朝中大权统归荣禄掌握，若不与他联络，恐事难成。遂往见荣禄。礼毕，即请荣禄行伊霍之事。荣禄恐事不成，怕有后祸，当未见允。经崇、徐两人上疏密陈此事，太后见了，正中心怀，急召诸大臣，拟将端王子溥俊为大阿哥，承继穆宗。拟定后，即颁发谕旨通知。旨下后，召大阿哥入居青宫，大阿哥既入青宫，端王势力益大。

不料从此就闯出一场天大祸来。你说是甚么祸？就是义和拳兴起。何以谓之义和拳？就是白莲教遗绪，书符念咒，蛊惑百姓，练习拳棒，谎称神人相助，凡遇对敌，枪刀不入。山东巡抚李炳衡闻得此事，反不

阻止。后换一个满员，名叫毓贤，更是顽固，反视拳众为义民，所以拳众日盛一日。迨天津北开河掘出一碑，内有文二十字，似像歌诀，其文道：“这苦不算苦，二四加一五，满街红灯照，那才苦算苦。”众人不知其故，至拳众作乱，才有效验。拳众中有两种技艺：一是金钟罩，刀枪不入；一是红灯照，皆是妇女，身穿红褂裤。巡抚毓贤本是端王走狗，心想报效端王，把此事密报端王，说东省出一班拳民，技艺高妙，后保大阿哥登基，逐出洋人，真不费力。端王大喜，即入宫奏明太后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遂饬直督查明。行文到山东，着毓贤将一班拳民送来，一一验明，便令设立团局居住，竖起大旗一面，上写“义和团”三字。不数月，越聚越多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，山东、直隶一带，已为拳众布满。拳众中有大首领三个，一叫王德成，一叫曹福田，十叫张德成。还有首领，不计其数。局中不敷居住，分散四乡民屋，练习拳棒。至于天津拳众；格外更多。于是，徕水县有天主堂，亦招教徒，因某乡民与教徒涉讼，屡不胜，遂勾结拳众，将教堂围攻，劈开大门，闯入内面，逢人便杀。及至官兵前来弹压，反把副将杀死古直督裕禄不得不奏，下朝旨令严拿首徒，并令大学士等三人出京剿办。虽有拿住的拳众，令皆释放，由大学士等带回京师，入朝复旨，请太后任用义和团，抵制洋人。太监李莲英亦从中附和。太后听信，即命大学士刚毅带领拳众。京城内外，又为拳众布满，横行无忌。又加董福祥一军，本是甘军，毫无纪律，当下毁电线、拆铁路、烧洋房，无所不为。又耙各国使馆连日攻打。各公使诘问总署，总署不理，反加赞拳众甘勇。忽报日本使馆书记被拳众甘勇杀死，端王正在得意；忽报德国公使又被拳众杀死，端王只是称好。不料由直督递进一角公文，端王拆开一礁，把眉一皱，忙入宫奏知太后。太后道：“洋人真可恶，十八国联军来索大沽炮台，这事很难办。”端王道：“有拳众甘勇，怕他什么？请太后降旨宣战便了。”端王又假造洋人一个照会，激怒太后，太后不辨真假，遂大怒。即由启秀取出宣战谕旨，呈太后看过，即命军机颁发宣战的谕旨，电知各省。各省虽上疏谏阻，奈北方已经开战。

且说各国兵舰，齐集大沽口，即索让炮台。提督罗荣光拒绝，经各国开炮轰击，罗提督不支，奔回天津。各国联军统帅西摩尔登岸来援，途遇拳众，开一小仗，以众寡不敌，遂即退回。拳众得此小胜，直督裕禄连忙报捷，朝旨赍赏拳众甘勇甚厚。会洋兵鼓舞而来，势如破竹，直逼天津城下。直督裕禄令聂军门抵战，未逾时，聂军大败，聂军门阵亡。又令拳众对敌。

洋兵一开炮，拳众即回奔，反冲动官军。及洋兵薄城，令拳众防御，拳首说：“不妨。”次日，召集拳众，托词出城开战，一哄而散。洋兵乘势入城，裕禄逃出北门，投马玉昆营而去，天津遂陷。联军大振，遂长驱北向。朝中大惊，端王急报宫中。

太后道：“前日照会，是你同启秀唆使军机连文冲捏造的，我已查出，你不要痴心妄想，你小心点罢。”端王出宫，正在外打听消息，忽内监密报，说太后令荣中堂办礼物，饬庆王往各使馆慰问，并拟旨发电各省勤王。当时所有上疏谏阻，并与端王反对的，皆被端王捏奏杀死。此时洋人又破北仓，日逼日近，杨村失陷，裕禄自杀，李秉衡亦饮毒而死，武卫军各处乱逃。

七月十七日，联军入张家湾。十八日破通州，二十日直逼京城下。荣禄连忙入宫，禀知太后，但已悔不及。荣禄道：“太后速筹善法。”正议间，载澜忽入宫报道：“不好了！洋人来了！已经攻城了！此时皇太后、皇上不如出幸，免受洋人气。”太后道：“如此暂避。”随即传旨，着刚毅、赵舒翘、王文韶三人，整顿行装，候旨启行，随时改作汉装。又命光绪帝及皇后瑾妃全行改装，扮作百姓模样。召三辆常行车子，带进宫中，于天未明齐集，着帝上车，皇后瑾妃同坐一车，大阿哥跨辕，自坐一车。三辆骡车天未明出神武门，端王等四人跟走，一直至颐和园，方要歇息，忽内监报洋人追来了，太后忙率皇帝上车急奔。行了一日，太阳已下，尚未有饭到嘴，到了市上，也没有买，好歹弄点稀粥吃吃。行了数日，才到怀来县。县官吴永也未接报，及太后到署，才连忙跪接，迎入署中。太后住下，众大臣也就赶到，两下不过诉说途中况味。太后命庆王回京，与联军议和。庆王只得休息一天，遵旨回京不表。

且说两宫西幸，京城已自失陷。各国洋兵统已进城，土匪乘势抢劫。幸日本兵保护，尚未有大损失。各大臣见京城失守，内有十数员殉难。真叫国存与存，国亡与亡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庆王自奉太后令回京，来与联兵议和。究竟议和与否，拳众如何失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孙逸仙造革命排满兴汉

诗曰：

争名夺利总成空，万里山河一梦中。

由此看来都是幻，问君谁是主人翁？

却说两宫被洋人八国联军逼得西狩，一路忍饥挨饿，始至怀来县。县官吴永迎接入署，才得饱餐。不到一日，护驾大臣亦陆续赶到，各诉途甲苦状。次日，太后即命庆王入京，与联兵议和。庆王不得已，于第二日启行回京不提。

且说联军入城，大肆抢掠，土匪乘势骚扰。幸亏日本悬顺民旗保护，方免蹂躏。满汉各员殉难的，约十数人。承恩公崇绮同荣禄随两宫奔走，至保定住莲花书院。崇绮见国家多难，遂赋绝命诗，投缳自尽。荣禄即将绮遗稿，持赴太后行在。太后急速召见，先问京中情形，并崇绮死状。荣禄道："此番乱事，皆因端王庇护拳匪，只有先杀端主，以谢联兵，后灭拳匪，以清乱源。"太后迟疑不决。光绪帝见国事狼狈，心甚着急，遂传荣禄进见，着他速杀端王，不可迟缓。荣禄道："太后无旨，奴才不敢擅行，圣上又非独断的时候。"

且说庆亲王奕劻奉太后谕旨，会同李鸿章与联军议和，李相遂由广东入京，先与庆王会议，后去拜会德帅瓦德西。德帅闻李相前来，欢洽道故。及谈起和议，德帅说："此事要与各国会商。"庆王亦去拜会各国公使，各公使议论不一，遂与德帅及李相会晤。德帅先提出两大款：一要惩办罪魁；二要请两宫还京，力可议及。庆、李闻听，遂电奏太后。此时太后已走西安，因各国联军未接复旨，紧跟逼迫，所以太后西走，今接庆、李电奏，心中总不想办祸首。庆、李又电太后道："此时若再袒护，恐动各国公愤，一决裂即难收拾。"太后遂下谕道："刚毅现已病死，毓贤着充戍边疆，董福祥革职留任，惟端王革职监禁。"即将此谕颁发北京，各公使不允。庆、李又将各国不允电奏。太后见无效果，谅难保全，遂令英年、赵舒翘自尽。启秀、徐承煌于京城陷时被日兵拘住，庆、李遂密奏行在，称启、徐两人是国家大臣，今被日本拘辱，不如赐旨正法，倒保全我国主权。太后允奏，命庆、李照会日使，将两人索回，行刑市口。毓贤亦在甘肃正法。庆、李遂往来于各使馆，将各国提议两条，遵照便宜行事。谕旨应允，然后再论和义。议了多次，才有点眉目，共计十二条款。庆v李将各款电奏太后，太后遂命庆、李两人全

权，签订草约。一面电谕各省督抚，所有拳众地方，极力剿灭；面电谕总署，催解贡银，准备回銮。

并将进谏被黜的大臣。均皆起复。再命亲王大臣等，分赴德使、日使等处，遵约谢罪。再下一道保护洋人上谕，颁发回京。各国见清廷悔过，亦将联兵撤回，各归汛地。

太后闻联兵已退，京城平靖，遂决意回京，择定秋凉后，挈带光绪帝等由西安启驾回京。行不数日，忽报全权大臣李鸿章病殁。太后下旨优恤，赐谥文忠，命子李文韶继职，接办其父和议未了手续。直到十一月始抵京，遂入宫休息。过数日，心中想联络洋人，即接待各国公使及公使夫人，殷懃款待。因自己不懂洋文，不好直接，意中总想有能精通洋文的，替她招待。可巧有个旗员裕庚，由军功升公爵，曾出使外国，先出使日本，后出使法国，他出使时，家眷皆是随着，膝下有两个女公子，一叫德菱，一叫龙菱，皿时任满回来朝覲。木后闻之。

饬裕庚着二女至颐和园陛见。裕庚遵旨，回邸着夫人带领二女，遵旨入园。来到仁寿殿外，由太监引入殿旁耳房，暂行休息。

少时即有总管出来，裕夫人一见，好像面善，起身相迎。那总管走至裕夫人前，略谈数句，即转身回去，裕夫人忽然想起，向二女道，这总管就是李莲英。不多时，又有几个宫眷出来，引他母女出了耳房。走到正殿，殿额上书“乐寿堂”三字。殿内立着妇女多人，内中有一个旗妇，装束各别。裕夫人看着，认得是术绪帝皇后，正欲入殿请安，忽见众宫女拥着太后，从屏后出来，望中坐定。后面是总管李莲英，忽传旨着裕夫人带二女陛见。裕夫人遂率二女入殿，一齐跪倒报名。特旨起身，太后略问数语，裕夫人一一对答。太后又瞧二女，不觉生爱，遂起身握二女手道：“你两人肯在此伴我么？”二女即跪下谢恩。本后道：“不要拘礼，你遵我意旨，叫我个老祖宗，我就欢喜你了。”两女各称：“遵旨。”又令光绪皇后与她母女相见，裕夫人母女即过来请安，后又与各宫眷相见。太后令皇后道：“你可领她母女宫内玩玩。我到朝房了走就来。”不一刻，太后回来，即赐母女御筵。至夕阳西下，方令母女回家。裕夫人谢恩辞归。太后叫她不时进宫，裕夫人道：“遵旨。”自此，裕夫人常率二女进宫。太后谕菱姊妹道：“我不通洋文。闻你通数国言语，倘有外人人覲，你替我当翻译，平日无事，与我管珠宝库。”德菱奏道：“臣女年少，恐不任其事。”太后道：“不用过谦，看你很伶俐，谅不误事。”德菱姊妹只得谢恩。

过数日，忽报俄使夫人勃兰康觐见。太后即令德菱往迎，自己带李莲英往仁寿堂受觐。德菱引俄使夫人到殿行礼，两下寒喧，总是德菱代翻。又命德菱引俄使夫人去见皇后。温慰毕，即赐午宴。宴后，俄使夫人谢太后宴，即行回归。太后语德菱道："你通法语，怎么也通俄语呢？"德菱道："俄使夫人讲的亦多法语。"

正论间，忽报荣中堂病殁了。"太后大恸，次日太后临朝，朝房内递上荣中堂遗折。太后阅毕，谕王大臣道："自庚子之乱，荣中堂尤为尽力，今病故，令人悼痛。"于是赐银治丧，令亲王前往致祭，赐谥文忠，令其子袭职。

一日，忽宫里来报，说日、俄将要开战，把东三省作战场了。太后焦灼道："日俄交战，我国地方又要糜烂了。"此时日俄宣战，正是光绪二十九年，太后焦灼什么？皆因祖宗陵寝在此。遂召庆王大臣等商议道："此次日俄交战，不知可碍陵寝么？"且电问各省大吏，征求同意。庆王遵旨，遂拍电各省。

各省复电，一致赞成。太后传谕颁发，咨照日本钦使，遵照万国公法，宣告中立。便令驻日杨钦使与日本交涉，凡交战国无论胜败，不得有碍中国陵寝及城池官署民人财产等情。战后东省仍归主权。日使照允，遂酌议中立章程及战地规则，颁告中外。过数日，连报俄军舰被日兵舰击沉数艘，又报俄陆军被日兵连败几仗。太后道："俄大日小，反为日败。"德菱在旁答道："交战全在上下一心，方能取胜。日兵取胜，实由一心。"

太后道："日胜，辽东可以保全。"言未已，忽外面递来西报，由德菱译出，太后看毕，甚为惊讶，乃是日韩订约，韩政府由日本保护。太后道："外国是不讲公法的，照此看来，朝鲜是不能保了。"忽庆王人宫禀报，说俄舰逃入上海，现日使照会我外交部，迫令俄舰退出，现正交涉。太后道："俄舰逃入上海，坏我中立章程，饬外交部电南洋大臣，迫令俄舰出口。"庆王遵旨照办。至光绪三十年，日俄战事已近一年，未有了局，俄国海陆军屡被日兵所败，日兵进陷旅顺口，把中国奉天省城硬行占住。俄人不肯罢休，竟派波罗的海舰队直捣日本京城。不料被日本设伏，杀得大败，战不可战，逃不可逃，只得归降，成了俘虏。经美国总统调停，两方息战。俄人也因屡败，调兵不及，日人又怕俄大，迁延时日，恐难讨好，两下趁势，听美调停，将就了事。日使小村氏提出条件十一条，俄使承认七条，取消四条，日使允准，和议告成。中国土地如北满洲、南满洲，均为日俄人势力范围，至东三省，虽名为中国领

土，实已归日俄掌中。中国失地，冤莫能言。

自日俄战后，中国人士都说民气未开，国势不振，皆是被专制压住，倘能立宪政体，自有效果。人民振刷精神，何患国势不振。自是中国人士群起反对专制，于是把专制政体，改作立宪政体。慈禧太后心虽不愿，也是无法，只得召集王公大臣，会商计策：停科举，立学堂，革除旧弊，采用新章。复派王大臣五人出洋，考察政治，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启行，百官扈送。

正到正阳门东站，忽听“哗啦”一声，飞来一个炸弹，炸褥满地烟飞，五大臣虽未受伤，已吓得魂飞。

明公，这颗炸弹从何而起？缘由康梁出走时，经英人保护，送至香港，又游历各国，召集同党，立了一个保皇会。凡在外侨民，被他联络不少。此时单讲一个大伟人，原来是广东人，姓孙名文，字逸仙。少小时在教会堂肄业，把平等博爱道理时常讲解。他阅洪、杨历史，就把排满兴汉宗旨注入脑筋。及见康梁立保皇会，他想与自己宗旨不合，遂入广州医学校内习医。

学成后，遂在广州借行医为名，结识几个同志，立个秘密会社。

同志越聚越多，又改为“兴中会”，自己做会长。曾冒险入京，会晤李鸿章，谈些革命事体，李辞年老。复入广州，凑集银钱，向外国购办枪械，指望约期举事，不料事泄，粤督购捕甚急，他逃至外国。粤督又飞电各国公使，秘密访拿。有了个同志史坚如，他想杀两广总督德寿，不意被德寿拿住正法。又有唐才常，想在汉口起事，占住两湖，又被鄂督拿住正法。文联络广州三合会首郑弼臣，在惠州发难，亦遭失败。他如湖南人黄兴，湖北人蔡元培、章炳麟，在上海结社，开设报馆，鼓吹革命；四川人邹容，造《革命军》册。均因事泄，或逃或亡。迨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，有桐城人吴樾，闻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观政，遂奋臂而起，怀着炸弹，暗行入京，将到车站，正遇五大臣入站，即取出炸弹，平空飞去。岗警闻声，即行搜查，不见影响，惟见火车外面有数个死尸，除被炸仆人外，尚有一尸无人识者，细检身中，只有名片一张，上书“吴樾”，下书“湖北人”三字，遂料为革命党人。闹了月余，方得平静。当时五大臣经此一吓，皆不愿出洋。清廷又另派尚其亨、李盛驿等五大臣驾舰出游，由美转英达德，考察各国政治，即从外洋拟了一折，将各国宪政详叙一遍，电奏清廷，请速改行立宪政体。慈禧太后见于此折，心中尚不决。至次年七月，五大臣返国，两宫召见数次，五大臣遂

各抒己见，说得委婉可听。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，颁发立宪上谕一道，派载泽等编纂新官制及编制馆等。命亲王奕劻为总核大臣。亲王奕劻具折陈奏，除军机处仍旧外，把六部改为十一部，每部设正副员各一，五分满、汉，算是京内官制改革。外省由督抚以下，亦照新编增定官制设额，就算是外省官制改革。复开宪政，编查馆建资政院，中央立统计处，外省设调查局。派汪大燮等分赴英、德、日考察宪法。

清廷正在忙碌，忽报革命党赵声肇乱萍乡，嗣后闻萍乡戒严，革命党皆被获住正法，惟赵声一人逃匿无踪，现在督抚已饬所属密拿，萍乡已安静如常。至光绪三十三年，安庆大阅，安徽巡抚恩铭被革命党中伟人徐锡麟击毙。徐本绍兴人，曾中癸卯科副贡，在绍兴办几所学堂，得了两个学生，一叫陈伯平，一叫马宗汉。后他二人赴东留学，学成回国，徐与二人谈起宗旨，竟尔相合，徐遂联络同志，结成一团体。把前立大通学校认真接办，暗隐作革命军。后同乡陶成章劝徐厕身仕途，以便暗中行事。徐遂纳款捐官，补授安徽候补道。徐谈风适中恩抚意，恩抚就委他作陆军小学堂总办，兼委他作巡警会办。徐得此差，正中下怀，暗中通信海外，托同志密运军火，相时而动。

不料两江总督端方发来密电，内称党人潜入皖省，叫恩抚查拿严办。恩抚即召徐进见，将电文给徐看过，徐佯作不知，略谈数句，不过叫徐认真查拿。徐退后，即与马、陈密商，谋以先发制人之策。于光绪三十三年，值安庆大阅，锡麟遂传集全堂学生发难，自己首先掷弹，将恩抚击毙。各官逸出，当将陈伯平击死，马宗汉擒获。复由方医家将徐获住，带至督练公所，经藩司冯煦审问，徐遂具供毕，掷公案前。藩司得，实，拟照张汶祥刺马案惩办。一面电奏北京，一面将徐、马收监。不一日旨下，照电惩办，即将徐、马正法。

皖事方了，粤事又兴。自洪、杨事败后，余党隐姓埋名，遁迹江湖，多闻革命党起，遂乘势出头。以“三点会”、“三合会”为名，暗隐洪天王的姓。革命党人就利用这两会，暗与通信，叫他起事。因此，广东省境乱事纷起，官兵一出马，把这会党击得四散无踪。惟直督袁世凯、鄂督张之洞，以内忧外患，各校学生好谈革命，一奏请实行立宪，一奏请设存古学堂，以挽颓风。清廷遂将两督召京，均授军机大臣，以化满、汉界域。

令内外大员条陈办法，各员条陈不一。慈禧太后接阅，遂改考查馆为宪政编查馆，叫他按年筹备，拟自光绪三十四年起，至四十二年止，所有预定各事，陆续办齐，按年列表，上陈慈鉴。

宫中意见，以为谕旨一下，可以消弭祸患。哪知民情愈焰，良志愈张，所有提议，一桩一件，都来与政府交涉，军机处真是忙得无闲。忽报广西镇南关被革命党夺去三座炮台。旨下切责，令桂抚指日克复。桂抚接旨，忙调兵将与革命军对敌，清军各样完备，革命军只是孤注，相持数日，遂四散逃走外洋。桂抚报捷，旨下升赏有功。到光绪三十四年，忽日本公使来了一个照会：内称粤海关扣留汽船，侮辱国旗，要求外务部赔偿损失云云。外务部吓得心慌，正想拍电去问，忽粤督传来译文，系日本二辰丸私运军火接济党人，被海关查获，搜得枪枝子弹各数十箱。当将该船扣留，卸去国旗云云。偏日使不肯承认，硬与清廷交涉，竟用强权手段，弄得外务部无法，只得赔款谢罪，方才了结。

时正值太后万寿，光绪帝前往拜寿。太后见帝抱病，形容枯槁，未免动心。光绪病日渐沉重，太后遂议立醇王子溥仪为嗣王，大臣纷议不一。太后道："我已决意立醇王子溥仪，不必多议。"饬醇王子溥仪入宫，授醇王为监国协政王。光绪帝时两目紧闭，气喘吁吁，昏迷不醒，太后命官监取出长寿衣，帝用手阻拦，不肯即穿。太后见帝不愿穿衣，便令从缓。顷刻驾崩，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。太后见帝已崩，急急回宫，传谕降帝遗诏，并颁新帝登基喜诏。庆王阅毕，禀太后道："新皇入嗣，是承继穆宗，还是承继大行皇帝？"太后道："自然承继穆宗。"庆王道："承继穆宗，置大行于何地？不如兼祧，两全其美。"太后即令庆王拟旨。庆王拟毕，皇太后阅过，大行皇帝才算有嗣。次日，太后即召军机与协政王商议，用新皇名目颁发上谕。一切礼制已毕，不料太后忽然看病。自知不起，即召王大臣道："此后一切国政，归协政王办理。"令军机大臣拟旨。到了晚间，太后渐渐昏沉，随即薨逝。时仅两日，遭了两层国丧，宫中非常忙碌，越日传布遗诏，备办丧礼，协政王扶溥仪登基。以次年正月为宣统元年，颁告天下。

不料安徽又起革命，京中惊慌异常，后来查探明白，乃知是炮队队官熊成基，因徐死后，心怀不平，值炮队营正目范传甲与徐故交，徐死后，抚尸大恸，被抚院看见，当时逃脱。今闻两宫崩逝，暗至安庆，运动成基。成基应允，即召营兵宣布革命，营兵均皆赞成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命令，又召弁目薛哲在城接应，至期全队出发，先至枪械室，又至于药库，抢了枪弹，只望直趋入城，不料城门已闭，又不见薛哲接应，遂于沿城小山上架炮轰城，连放数炮，城不能破，反被城内还击，伤死多人。心正着忙，忽闻长江水师奉江督端方命令，来援安庆。成基料不能支，遂率众而逃。途中闻范传甲谋刺大吏不遂，被获，业已正法。成基遂走辽东。到了宣统二年，载洵出使英国，成基想于路中行

刺，不得下手，拟回国时再行谋刺，遂邀石往宽、喻培伦相助。不料事未即发，身已就擒，遂解至吉林。

由巡抚讯供不讳，随即就义。

且说协政王见四方平静，遂想起光绪帝临死遗嘱，着他亟图报复。一日，协政王召集各亲王大臣至邸中，取出遗嘱，乃是光绪帝亲笔朱书“袁世凯处死”五个大字。庆王道：“这事行不得，畿辅兵权，统在他一人手中，恐激变军心。现闻他有足疾，不如给他数天假，再作计较。”只得照庆王意计划。世凯亦闻风声，遂以足疾为名，辞骡回籍。协政王命他开缺回籍。

他即收拾行李，回项城原籍养痾。协政王见老袁已去，遂调江督端方任直督，辅卫京畿，这且不提。

宣统二年，朝鲜国被日本吞并，国王被废，亚东震动。各省政团纷纷派代表赴北京，呈请愿书，清政府不允。于是革命党密谋益急。粤人汪兆铭等纠集同志，创办民报馆，自为主任，鼓吹革命，又被日本兵干涉，不准发行。兆铭遂回国，一意决计办革命事体，潜至北京，与同志黄树中在前门外开一照相馆，暗中布置，不料被巡警窥破，报知警官，带领多人到馆，将汪、黄拿去。二人知事已泄，遂随巡警至厅。厅长问明姓名，二人直供不讳。遂交民政部尚书善耆问明后，随报知协政王。协政王道：“他图谋不轨，理宜重办。”善耆道：“革命党人，如此办法，尚不怕死，纵把他二人杀死，他们越聚越多，办也办不完，不如将他收禁，使他感恩，或可消除。”摄政王照允，便将汪、黄送交法部狱中监禁。

不说汪、黄失败。且说赵声、黄兴一班首领，商议欲先夺广东为根据地，再谋他省，以便扩张。又从南洋筹集二十余万金，由外洋购办大批军械，恐路中盘查，遂用女革命党运入广州，租了多间大房，屋门上贴某某公馆条，或某某工厂字样，又把各种文声及营中告示，并保护外人告示，照会各领事文约，一切预备停当，专等相机而动。其时已是宣统三年，清廷欲实行立宪，开设国会，饬民政部令国会请愿团速行解散，不准逗留，倘有不遵，即行拿办。各代表纷纷出京，大张物议。革命党见机会已到，遂公推黄兴为总司令，集合同志，约宣统三年四月朔举行。不料至期，温生财将粤将军孚琦刺死，当场被获，问后正法。黄兴等闻信，顿足不已道：“此为温生财所误。”

遂召同志密议，论议不一。独黄兴主张先期举事。时省城格外戒

严，黄兴道："与其束手待死，不如冒险，尚可保全。"遂于下午六点钟，着敢死团坐了轿子，充作拜客，直向督署抬入。

一进大门，哔哔拍拍，乱掷炸弹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清宣统逊帝位民国成立

诗曰：

古往今来有圣贤，道宗无荡又无偏。

礼门义路人当守，甘就邪途惹罪愆。

却说黄兴等听得温生财行刺粤将军孚琦，当场被获，问后正法，顿足道："此事为温生财所误。"黄兴道："今事已至此，与其束手被擒，不如冒险，成败在此一举。"遂议于下午六点钟，分路出发。先着敢死团，坐着轿子，抬入督署，充作拜客，直向督署抬入。管门的人道他是拜会总督，不敢阻挡。

哪知敢死团一入衙门，乱抛炸弹，将头门炸坏，又炸二门，直至内房，不见总督家眷一人。原来粤督张鸣歧前已闻风，先将家眷移至别处，就是自己一人留署。此时听得外面炮声不绝，吓得手脚忙乱，忙差人探问，尚未离步，外面已报革命党进衙。

幸亏巡捕将他扯住，从室中上楼，开了楼窗，窗外正是典当后墙，遂由窗爬出，径入当铺中去。铺中朝奉认得总督，连忙接待。又由铺中走入水师统领署内。水师统领李准闻督署起火，正欲调兵往护，忽报督宪微服过署，连忙接迎。张督即令发兵拿革命党。李准将张督安置书斋，自己即调城内防营速往督署，及至赶到，营兵正与革命党酣战，党人汹势勃勃，营兵看看要败。李统领大叫道："拿住革命党一人者有赏。"营兵听得有赏，遂奋勇格斗，党人虽拚命死战，到底寡不敌众，不一时即杀得大败，中弹死者不计其数，被拿住的也不少，看看人数无几，只得想逃。李准督营兵团团围住，不曾走脱一人；来援党人，亦被杀退。城中搜索党人，闹了多日，到了四月初旬，方才平静。此次约死党人数百余名，经党人自查，著名首领八十九人，内有七十二人葬黄花岗下。刻下张督已经回署，将所获党人一一讯问，并无一人讳供，便命一半正法，一半收监，惟有黄兴、赵声、胡汉民、李协和四人幸未遭获，逃往香港，这是广州革命党第一次流血。赵声见事不成，愤恨已极，呕血而死。捷报到京，清政府赏水师统领李准黄马褂。

自此以后，明说立宪，仍是暗行专制，遂组织新内阁，令庆王奕劻为总理，令徐也昌、尚书桐为副总理，所有前时内阁尚书、侍郎等名目全行更改。另增一海军部令，载洵为大臣。

又设军咨府，命载焘为管理。各省咨议局、联合会上书，内称内阁负责甚重，不宜任用亲贵，请另简大员，改行组织。连上两次，方得复旨，言：“用人系君主大权，议员不得妄议。”

此旨一下，全国大哗。还有邮传部大臣盛宜怀，倡起铁路国有的议论，怂惥协政王施行。谁知百姓不肯忍受，竟群起反对。

资政院也奏请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。这位盛大臣不但不理，反怂协政王狠狠的下了几道谕旨，说甚么“不准违制”，说甚么“格杀勿论”。百姓看了越加愤怒，川人格外愤怒，开了个保路的大会，与政府为难。适值端方入京，花了十几万运动起复。盛大臣帮他运动，要他去压制川民，可以能升川督。端方也是利心很大，遂满口答应，草草整装，立刻启行。将到武昌，闻川民已闹得不可收拾，暗想川督赵尔丰听民要挟，何能做总督，忙连夜拟就一表，呜文稿缮就，翌日即发。嗣得政府复旨，令他人川查办。端方遂向鄂督瑞澄借兵两队，克日南下。川督赵尔丰闻端方带兵入川，不禁焦灼起来，忽外面传进一纸，自保商榷书，列名共有十九人，竟有五人先来进见。尔丰阅五人名片，是咨议局议长蒲殿俊、罗纶，并川路股东会员颜楷、张澜、邓孝可等。尔丰道：“皆是这些人作崇，若不惩办，反为所累。”遂传令坐堂，着五人进见。五人到堂，大加诧异。尔丰大呼道：“你五人来此何为？”邓孝可道：“来见制军，求保路事。今闻端督办带兵入川，求制军奏阻。”尔丰道：“尔等敢违旨么？本制军只知遵旨。”不料这一句，便恼了蒲殿俊道：“这是朝廷立宪谕旨，制军何故不遵？四川铁路是先皇令归商办，即令皇亦承继先志，哪能容卖国之奸臣妄为呢？”尔丰无言可驳，恼羞成怒，说：“你们担保全路事，必须好好商量，如何罢市罢课，抗粮免捐，非谋反而何？”殿俊道：“此是川良全体本意。”尔丰即将自保商榷书掷下道：“这明明书十九人，你五人为首，难道朝血宪，叫你们叛逆吗？”五人正欲再辩，忽听一声令，将五人拿下。卫兵正来绑缚，听外面哗声震耳，头上都顶德宗神牌，声声叫释蒲、罗等。尔丰怒牟，命卫兵施放洋枪。此令一下，枪声四起，弹射如雨，竟把前列伤了数人。大众愤怒，皆拚着性命，闯入署中。幸亏将军玉昆赶来，先将民人安爨，后挤入督署，向尔丰磋商，木要激变。

尔丰坚持。玉昆不待应允，硬将蒲、罗等解放，又劝大众散归。

尔丰怒犹未息，竟将乱民围攻督署，意图独立，幸先事预防，将首要擒获，会同鄂督端澄联街上奏，说如何与匪徒大战七日，捏词谎奏。鄂督瑞澄闻川省议员萧湘过境，亦差人将他拘获，送武昌看管。清廷接

川督奏折，只道川省大乱，遂起用岑春暄前往四川，与赵督会商剿抚事宜。尔丰闻信大惊道：“前有端方，后有岑春暄，两路夹攻，来夺我位置。”连忙写书阻止春暄，说是月内可肃清，毋庸劳驾。岑得书，便托疾不往，暂寓武昌，借八旗会馆做行辕。宣统三年八月中秋，鄂省戒严，说有大批革命党到来。春暄初不在意，后闻督署拿了革命党几个，他也不派人去探。至十九日夜，毫无动静，到一两点钟，忽听外面哗哗拍拍声，又闻脚步声、马蹄声、枪声、炮声、人音嘈杂声，声声入耳。连忙起身，出外一望，只见清风徐来，火光烛天，屋内照得通红。

忽仆人走来，急问：“何事？”仆人报道：“城内兵变。”春暄道：“怕是革命党。我因查办川事，本无地方责任，快些走罢。”连忙收拾，自己乔扮商民模样，只带了一个皮包，挈仆出门。至城门口，守城的兵皆臂缠白布，不知其故，遂混出城来，到汉口搭了轮船，径回上海。

列位，这夜兵乱正是民军起义，光复武昌日子。原来，鄂督瑞澄于八月初九日接到外务部密电，说大批革命党私运军火来武昌起义，并运动三十三标作为内应，期于十五六日起事，宜速防范云云。他见了电文，急饬第八镇统领张彪分段布防，督署内外布满警兵。过了十六日，方才安心。过一日，接到荆襄巡营电，说在汉口英租界拿获革命党人刘汝魁、邱和商两名，已派护兵解省。次日又接电，说在小朝街拿获革命党八人，内有女革命党一名。又有陆军宪兵队什长彭楚藩，私通革命党，亦被拿下。接连三起拿获党人八名，当即讯明正法，无供收禁。

并搜出印信公文等件极多。随传张彪阅过，带营查办。兵士人人自危，遂约于夜间起事，放火为号。先到子弹房，搬出子弹，后攻督署。瑞澄、张彪哪里得知。时至半夜，忽然火光四起，直冲牛斗，大众排齐，左臂上皆缠白布，肩章全扯去，遇官长拦阻，皆送他归位。到了楚望台，有旗兵拦阻，一排枪打得无踪。遂奔入弹药房，搬出子弹。此时，十五协、工程营两下会合。齐集大操场会议，去攻督署，适遇防护督署兵士上前拦阻。

兵士大叫道：“彼此都是同胞，何苦自戕？”军士听得此言，遂入党中，遂分兵三路：一攻凤凰山，一攻蛇山，一攻楚望山。

各将大炮架起，对着督军射击。各兵从炮火中找寻瑞澄，谁知瑞澄早已偕妻出城，转身去寻张彪，一如瑞澄走法，不知踪影。

大众齐集督辕，公推统领，齐声一致愿拥戴黎协统。这黎协统名元洪，字宋卿，黄冈人，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，熟悉海陆军战术，为人

温柔敦厚，待士有恩，所以为众兵拥戴，现为二十一协协统。众议既定，都到黎营内，请黎出做都督。黎道："要我出去，须听我号令。"黎遂与众立约："凡有干法律的，皆不可行。诸公能允，我即可出，免得后悔。"大众齐声道"愿遵"，遂拥黎至咨议局，请他立任都督。即将咨议局改为军政府。请议长汤化龙出任省长。部署渐定，遂传密令，命统带林维新去袭汉阳城，又分兵过河，占了汉口镇。汉口镇外人租界极多，遂照会各国领事，请他中立，并愿保护外人生命财产。

各领事见他做事文明，倒还佩服，即与军政府声明中立条件三条，鄂军政府一一承认，各领事遂宣布中立，又双方签押。鄂军政府遂撰檄文，传达全国各省。

清廷闻武昌兵变，即派陆军两镇，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前往，所有湖北各军，及赴援各军，均归节制。文令海军加派兵轮，令萨镇冰督驶战地。又饬程永和率长江水师，即日赴援。

把瑞澄、张彪二人革职，令他限日克复，戴罪立功。清廷谕旨传到武昌，黎都督不慌不忙，只分派军队，严守武汉，专待北军到来决战。心想兵士只有四协三标两营，不敷防御，遂出示招兵，不到三日，约有二万人入伍。令各队官长日夕操练，复出一剪发令，把前清猪尾巴全行除去。当下择八月二十五日祭旗，分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为标帜。黎都督早同义师等恭恭礼礼祭了旗，与大众饮了同心酒。是日闻北派来第二十二标到汉口，驻扎江岸，清陆军大臣荫昌带领，海军是萨镇冰带领，在江心下碇。两方战势逼紧，黎都督探听，清水陆军已与汉口领事团订约，不准损伤租界。知清水军无用，遂专仿陆军，于二十六日发步兵一标至刘家庙，布列军站附近，与张彪军相遇，鄂军放一排枪，击伤数十人，随即退去，也不追赶。次日至刘家庙接仗，仍来张彪军，与河南援兵会合。鄂军督战员是胡汉民，遂下密令，令军闪开，蛇行前进，与河南兵相接，各施枪炮，约数小时，河南兵退走。不一时，又来又败，至夜又战，江心中战舰开炮，助清军陆战。鄂军队又向江中发炮，正中江中炮船，船身受伤，遂驶去，各船亦随而去。次日，各舰竟遁回九江去了。第三次开战，鄂军又胜，所得枪弹银米不计其数。

第四次开战又胜，得机关枪一架。第五次又胜，清军大半缴械投降。鄂军经此五战，遂将战捷遍电全国。各省接电，一时响应，不下数十州县，遍竖白旗。到，了八月三十日，湖南民军起义，遂去巡抚余诚格，杀死统领黄忠浩。陕西省亦举旗起义，发难的头目是参谋官管带等，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。其时军官等有自尽的，有被杀的，有逃

跑的。九江起义是标统马毓宝，逐去道员保恒、知府朴良。九江是江西全省要隘，要隘一失，全省皆震，省城只在须臾间耳。

各省警传，飞报到京。摄政王无法，急得手足冰冷，急召一班大臣会议。庆王见此情形，说道："欲平北乱，非袁世凯不可。"摄政王不答。庆王又道："不用袁世凯，大清休了。"

摄政王不得已，下谕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并将盛宣怀革职。

过两三日，袁世凯复电，辞不肯出。庆王道："授他为钦差大臣，令冯国璋总统第一军，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并长江水师，统归节制。"袁世凯称："足疾未愈。"协政王道："老袁怀念前嫌。"不欲再召。忽由广州来电，说将军凤山被革命党炸死。

协政王大惊，不得已令大臣荫昌亲至项城，请袁世凯出山。世凯见荫昌亲来，只得应允。荫昌见他应允，遂告别返至信阳州，遂与部下计议道："民军气焰正盛，打仗时先将白旗挂起，待民军就进，群起轰击，可以一战而灭。"部下官员照计而行，及鄂军到来，果将白旗挂起。民军不知真伪，只一阵被他击死好几百人，遂退回汉口。荫昌得意已极，报捷清廷，旨下奖赏。

岑春暄见势局颓靡，上表辞职。摄政王见老臣皆去，留也不中，只得催促老袁赴敌前。老袁遂由河南至湖北，与荫昌相会。荫昌将兵符印信交代明白，即回京复命不提。

且说袁世凯一到战线，军兵个个待战。冯国璋又由南京而来，一到汉口，即与民军对垒，令军兵放火，民军因寡众不敌，只得退走。哪知清兵乘胜之际，无所不为。不料鄂军派敢死队杀来，个个奋勇，无不以一当百，接后又有鄂陆军相继，杀得清军大败而逃，约有三四千人之多。清兵痛恨，正想整队报复。

忽袁大臣命令到来，禁止非为，如以后不奉令出发，即行军法。

军兵不知何故，只得遵令。原来袁钦差暗想道：现在革命党如何能杀尽，不如变通办理，以剿为抚，以战为和，且要议抚与和，必定要先提出几件条件出来，然后乃可。先上一奏章，大意是开国会，立宪法，并斥罢皇族内阁等件。协政王接表，摸不着袁大臣头绪，正虑间，忽报山西省独立，陆钟琦死难，推阎锡山为都督。又报江西省已失，举协统吴介璋为都督，云南省倡义，逼走李经义，举协统蔡锷为都督，与江西

省同日独立。

这报传入清廷，协政王急得不得了，王大臣见大局遂纷纷辞职，京中各机关办事人员，十室九空。协政王到此地位，哭也没得眼泪，庆王心中只有个袁世凯，遂把一个内阁总理位置让与袁世凯，并劝协政王遵袁所议。协政王遂授袁为内阁总理，并取消内阁暂行章程，叫他在湖北把事办完，即行来京。资政院老臣叫他年下罪已诏，速开党禁，好改议宪法。协政王惟言是用，由资政院拟定《宪法》十九条，择十月初六日宣告太庙。怎奈民气日盛，听你如何办法，全要反对。上海制造局被革命党陈其美所占，公举其美为沪军都督。各处响应，遍插白旗。正在相庆，贵州独立电报又到，举杨荩诚为都督。苏抚程德全被众所胁，遂宣布独立，推为江苏大都督。杭州独立，乃是女士尹锐志首抛炸弹，军兵从党，举童训为都督，童训让浙路汤寿潜。

至于长江各省，大半光复，湖南都督推议长谭延闿.此时驻信阳袁大臣奉了回京组阁谕旨，遣蔡庭干、刘承恩到武昌，与黎都督议和。黎要清帝退位，方可允议。蔡、刘再四商酌。黎终不允，只得回复袁大臣。袁见和议无效，遂密令冯、段二统领，布置完密，乘车回京。袁未到京，宜示太庙期已至，由摄政王率大臣等至太庙焚香磕头，宣示。无奈民心终不肯服，两广、安徽、福建皆先后独立。广西独立，由巡抚沈秉坤倡义，遂举沈为都督，原有军队，均称广西国民军。组织既定，秉坤愿担任北伐事，将都督印信让与王芝祥、陆荣廷。沈遂挈眷回籍。

沈公功成身退，真算豪杰。广东亦继续独立。初，推张鸣歧为都督，龙济光为副，当下办就印信，送往督府，张已不知去向，龙亦不愿就职。后推革命党首领胡汉民为都督，时胡将离湖北，尚未到粤。举协统将尊荩暂代，胡到后，才将都督印信交出。

此时只有南京、福建尚未反正。由各省联军进讨，福建乘机响应，由新军统孙道仁与议长刘崇佑联络兴师。先照总督松寿、将军朴寿。两人本是满人，决意主战。民军闻他要战，遂出战各署。松寿自尽，朴寿率满兵与民军对敌。民军奋勇登山，前仆后上，竟将满兵杀退。朴寿亲率满兵来攻汉兵，被民军击毙，满兵只得缴械投降，遂举孙道仁为都督。各省独立，倒也罢了，惟山东独立，倒把庆王吓杀。原来山东抚台孙宝琦是庆王儿女亲家，他想山东总是靠得住，及至来电奏请独立，他说连亲家也靠不住，所以吓倒。追复电去问，方知被民军逼迫，倒也无可如何。这不独各省，连海军务舰计十九艘，也都附民军了。

协政王此时听各处消息，毫无一点希望。惟庆王只望老袁到京。哪知老袁一路，直至多日方才到京。相见以后，袁大臣谈及不肯和议之语。协政王道：“既不肯和，想必还要战。”

袁大臣道：“主战但无饷，奈何？”庆王道：“太后手中现有遗积，请协政王入宫去取。”袁大臣称是。协政王入宫，见隆裕太后，太后只得取出若干万，交协政王转交袁大臣组织内阁。

只道此旨一下，人才毕集，哪知连人影皆无。忽闻吉林、黑龙江、奉天省皆入革命党手中，举党人蓝天蔚为都督，消息日恶。

江南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会集浙、沪、苏、宁，联络各军，攻打南京，江督张人骏、将军铁良、提督张勋率兵抵战。奈各省皆已独立，只剩南京一城，何以能行？遂迫电向袁大臣处求救。

袁复电“无兵可拨”四字。张勋接电道：“既无兵来，守此孤城何为？”又兼黎天才攻打甚急，幕府山、狮子山各炮台均已失守，兵士又死了千余名，越想越难守，遂与江督及铁良会议道：“与其守此孤城，不如带兵北走，再作后图。”即着部将胡令宣出城议和，爰立四条，胡云须候回复。次日由总司令答复，允他三条，惟张勋不准北上。张勋大怒，遂率兵出战。忽四城火起，张督等皆避入使馆。张勋令部兵白旗出迎，自己括尽库款，从旁门逃出。民军入城，已无一人，南京遂光复，遂举林述庆为临时大都督。

且说袁大臣见组阁不成，把内帑输运鄂中军前，令冯、段两人奋击汉阳。冯、段真肯尽力，与鄂军进战。鄂军总司令黄兴指挥兵士，攻击清军。战了两昼夜，清军大败，梅子山一带皆为所占。随希清军统领冯、段令士兵改鄂兵装束，去袭美娘山。鄂军疑为援军到来，遂不提防，被清军一阵杀得大败；及至知道，已不及了，连失了雨淋山、龟山及汉阳城。黄司令见事不妙，即溜往上海。黎都督叹道：“我只道黄司令有点能为，不料把汉阳失了，他反逃走去了。”遂出城将溃兵抚慰一番，说黄司令去集援军，即日就来，万望放心，军心稍安。冯、段既得汉阳，遂向清廷报捷，各大臣皆转忧为喜，独袁大臣心中另有一番计划。

且说黄兴到沪，拟集联军援鄂，遂开军事大会，联军务代表公推黄兴为大元帅，黎为副元帅。黄受职后，正欲派兵援鄂，忽听清廷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，料知罢兵在即，遂缓派兵。

这袁大臣受了全权职任，忙委唐绍仪赴鄂，代表议和。唐至汉口，

见黎都督先抒意见，后导和议。黎道："现黄兴已任为大元帅，一切军事当由上海议决。"唐遂赴上海。是时博士伍廷芳，已为各代表推为外交总长，一切计议，皆他主持，就假市政厅为会议地点。唐相见后，即讨论和议。伍遂提出四事：（一）清帝退位；（二）改行民主政体；（三）给清帝年金；（四）量恤旗民。

唐代表不敢承认，散会后，电达清廷。袁大臣见电，恐怕决裂，电唐再驳。伍不改议，经各国领事团调解，方有起色。忽闻革命党大首领孙文航海到沪，各省代表欢迎。约二日，开大会投票选举，孙文得票最多，遂任为大总统。继举黎元洪为剧总统，电达各省，于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即公历一千九百十二年月一号，组织中华临时政府于上海，建号中华民国，以此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。即日赴南京上任，午后到南京。各界各领事相迎，入总统府，由代表捧呈大总统印信，孙文接受，立中央政府为行政机关，设各院省议会为立法机关。改用阳历。通电各省，仿美国制度，各部设总、次长。

民国政府成立，传檄各省，建议北伐。各国领事、洋商等恐碍商务，即发电清廷，要求早建国体，以维大局。协政王因袁大臣为内阁总理，自己已是无权，遂辞监国职务，退归府第。

隆裕太后令袁大臣为全权办理南北和战事宜，袁又电唐绍仪征求意见。唐复电请开国会解决政体。袁转达皇族，皇族不允。

唐遂辞职，议和事请袁自理。适川督赵尔丰被杀，新疆将军志锐被杀，甘督长庚被杀，蒙古、西藏独立。袁总理真也着急，即奏太后，如唐代表议，太后不决，袁辞总理职。太后无策，令庆王挽留，袁仍就职，与伍廷芳来往电商，非要清帝退位不可。太后遂开御前会议，王大臣往往被炸，皆吓得不敢出门，哪个还能再反对逊位。冯、段二统领又联络北方将弁多人，亦电请清帝逊位。隆裕太后不得已，授袁总理特权，请电民国伍代表，商议优待清室条件适汪兆铭等释放回南，参赞和议，于优待清室条件，主张格外从厚。遂立优待条件七条，呈与隆裕阅过，然后用宝，袁总理亦随后署名。太后遂下谕旨，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，颁布天下，清祚告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民国演义分晓。

第四十九回 移政府北京城袁公就任

诗曰：

干戈未定欲何之，一事无成两鬓丝。

踪迹大纲王粲传，情怀小燕杜陵诗。

鹡鸰音断云千里，乌鹊巢寒月一枝。

安得中山千日酒，酩然只到太平时。

话说孙中山在南京城内正位大总统，真是国旗招展，军乐悠扬，大众皆手舞足蹈，欢欣道："吾等各以个人牺牲，造成民国，此后可以享自由幸福了。"嗣后逐日会议，倏已兼旬。

忽伍代表交到优待清室条件，立等议妥，大众遂将余事搁起，专心致志，公议要项，内中有删有改，经议院议员修正通过，由主稿员誊正，列于正式公文，照会各国，知会海牙万国和平会存案，除关于（丙）款一条另行宣布外，余均列入正式公文，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公使，全文俱已缮清，即咨照临时政府，转交伍代表，电达北京。袁总理瞧阅一遍，即呈入隆裕太后。隆裕后看过说道："这些近支王公，皆是不中用的人物，谅也议不出来什么。你就作主办理，日后必无异言。"袁总理只得退出，即欲拟旨，只因逊位"逊"字有碍清帝体面，且会议时皇族中亦有异论，乃酌改一"辞"字，与南方电议允洽，便草懿旨三道，呈入宫中，请太后及宣统盖用御宝，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，颁布天下。是日，民国南北统一，北京城内悬挂五色国旗，二百六十八年清室，已完完全全地过去了。临时大总统孙文，复提出最后协议五条，交伍代表转达北京。此时袁世凯已奉隆裕太后懿旨，令他组织临时政府，今接着伍代表电，内中四、五两条（有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，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，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，乃能授受事权），已是乐不可支，随即复电。临时总统孙文接电后，展阅一遍，遂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。又发荐贤自代咨文两通，交到参议院。众议员一律认可，准决于二月十五日，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。

届期这日，由孙总统率各将校出朝阳门，共谒孝陵。孙总统主祭，宣布光复汉族，民国统一。司祝官读罢祭文，两边奏乐，声音中节，远近军民，欢呼击节，各国领事前来观望，无不称赞。军士放了十七炮，

依次照前奏乐唱歌，孙总统就位。

各部总长次长，均向孙总统鞠躬敬礼，孙总统亦答礼如仪，即向大众演说道：此番清帝退位，统一南北，全赖志士仁人，无数铁血，换来个中华民国。北京二方面，又亏袁公竭力经营，方得成功。今日选举总统，不可把袁公忘了，如果能选到袁公，他必能巩固民国。前日接他复电，有“永不许君主政体再见中国”二语，想他日后不致食言。但南京是民国开基的地点，惟临时政府宜设立声京，以便永远作为纪念。不像北京地方，受历代君主专制压力，看起来毫无生气，谅后来南京地方必有一番佳境。然我虽辞职，也是国民一分子，自当竭尽愚诚，为新政府效劳一周。祈诸公矢志存诚，鉴我此心可也。”孙总统说毕，大众欢呼击掌，震得耳鸣。复奏乐数通，响彻云中。礼成，大众又三呼：“民国万岁万万岁！”方才散去。

当日下午，参议院即开会选举总统。彼时在者，共有十七省议员，各投一票，计十七票。投票已过，揭开一看，统是“袁世凯”三字，通场一致，遂选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。

众议员即电达北京，请袁世凯来宁就职。孙总统亦以个人名义，电达北京，略谓：“临时政府已报告参议院，提出辞职书，并推荐袁世凯为总统。请袁速来宁共和政府就任，不得听清帝自由委任组织，破坏共和政府宪治。若为北方未定，亦须荐引人材镇抚。”袁接电后，心想：“我的势力全在北方，倘往南方就职，羽翼全无，若再被他们束缚，岂不为他傀儡么。”遂随机应变，复一电文，并请唐君绍仪赴宁，协商此意。

孙总统接电后，再赴参议院核定可否。有全院委员长李肇甫、直隶议员谷钟秀等，言临时政府地点不如改设北京：一者可以统驭全国，能使全国巩固，且能维系四万万人心；二者我民国五大族，从此可以联合，以后就成了一个大中华民国；三者前日由各省代表，指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，彼时皆因大江以北为清军所辖，不得不将就办理。今既以南北统一，不如仍设北方为宜。哪知此论一出，很有些议员反对，有的说还是南京好，有的说不可设在北方，议论纷纷，争执不决，彼此无法，遂用投票法解决。投票后，见主张北京的二十票，主张南京的只有八票，即从多数咨复孙总统。怎奈孙总统意见乃以南京为是。遂授照临时政府组织条例，再交参议院复议（原来临时政府大纲中，有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，如以为未然，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，交院复议云云）。参议院接收后，再开会议，此时又大不同了，均赞成南京，不赞成北京，彼此又争论起来。经中立派两方调和，再用投票数解

决。投票后主张南京者占多数，咨复孙总统，孙总统接到议决文，即电达北京，请袁世凯急速来宁，并派专使北上，以表欢迎。袁接电后，即电致参议院辞职。又临时副总统，也有电致南京参议院辞副总统职，参议院又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，投票解决，仍是黎当选。全院一致，黎以院决议，不能力辞，只得承认。当下，南京临时政府遂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，并副以汪兆铭、宋教仁等，同往北京。方起行，正值唐绍仪来宁，彼此致敬一回。

唐想事已如此，无可协商，也未入城，遂愿同专使北上。起程时，即先电告北京，遥与接洽。于二月二十二日，遂同蔡、汪、宋等出发北上。

至二十七日，到了北京。只见正阳门外搭了彩棚，用柏叶扎着“欢迎”两个大字，作为匾额，两旁竖着两面五色大旗，彩棚左右站着军队，立枪示敬。又有两位是老袁派的专员，一见他们前来，急走上前迎迓，以表欢迎。城门大开，鼓乐齐鸣，一面放炮十余声，这是表示欢迎的至意。蔡使等与唐绍仪下车，径入，由迎宾使向他们行礼。然后两下皆脱帽行礼，即相偕入城。至迎宾馆，早已预备停当，外面侍卫禁军特别保护。蔡使等进入馆内，与迎宾使坐谈数语，迎宾使交代明白，当即拜别，唐绍仪亦自去复命了。是晚，即有多少人士前来谒候，各道寒暄。一方面说及老袁南下利害，一方面说是专为迎袁而来，南方人甚为渴望，倘能早一日离京，可以早慰南方人渴望。一方面说，北方皆以袁公为保障，如袁公一去，北方无所依靠，一旦变生不测，噬脐无及。且前者元、明、清三朝，皆以北京建都，若一朝移动，恐有许多不便。况辽东三省及内外蒙古等处，亦未必驾驭，可忧甚多，此事望诸君变通办理才好。主宾谈了一会，未得解决，彼此皆有倦意。看看天色要晚，遂即辞别。

蔡使等见他们去，也就人寝室安歇。次晨起身，三人会议一番，意欲去见老袁，遂振刷精神，来到老袁公馆。先将名刺递入。

老袁一见，随即迎见，彼此皆见过了礼，分宾主坐定，略叙寒温。礼毕后，蔡专使起立，先交过孙总统书函，又参议院公文。

老袁接过，各坐下，披阅毕，便说道：“我本欲南下，与诸公共谋统一，因北方未静，须待维持，况年又近花甲，行将就木，抚膺自问，也无这才力能担总统的大任呢？不知南方诸君，何以选及我老朽？难道南方多人，究无一人似我的么？”蔡使道：“因先生望高名重，天下景仰，

此时当选，正为民国前途庆幸得人，先生何故自谦？况江南军民极欲一睹颜色，如饥如渴。

倘先生不去，南方人又疑先生别存意见。”老袁道：“此事真难呢，北方人要我留着，南方人又要我去，真真苦死我了。”宋教仁年少负气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袁老先生主张，愚意窃以为未可。此次民军起义，由武昌起手，至南京告成，南京又设有临时政府及参议院，因孙总统辞职，大众特举老先生继任，先生受民人寄托，当以民意为本，何必拘拘北京呢？”老袁道：“南京据属偏隅，六朝以来，偏安江左，终不能统驭中原。北京为历代都会，元、明、清三朝皆以此为根据地。今舍此适彼，不但北人不能向化，即外人使馆也不愿迁徙呢。”宋教仁又侃侃言论一番。老袁正思答辩，忽唐绍仪进来道：“渔父君，你又发议论了。”教仁道：“少川君，你请坐下，今日我等前来，原为邀请袁公南方一行。”少川道：“此时以国都问题，何妨召集国会，公同议决。公等既来邀请袁公，何必烦此舌战？袁先生亦当体贴他们远来，诚意相迎，若可拨冗前去，应当前去一行，免得辜负他们的雅意。”世凯道：“少川责我，甚为有理，我应踵步敬谢诸公，并孙总统及参议院议员等推举的隆情，再候数日，如果北方安静，无甚变动，吾便南行便了。”言毕，即令设席接风，盛筵款待。蔡使首席，余依次而坐，袁老主席。

席间闲谈，无非皆是已过去的话头，敷衍而已。

酒后散席，订了后会，三人告辞，退回宾馆。三人闲谈一会，便议论老袁的行动，三人中惟蔡使忠厚和平，乃是诚恳君子。但宋教仁深谋远虑，总看得老袁狡猾，一步十计，恐怕此番来此，徒劳跋涉，所以忍不住烦闷，他才为老袁所忌。晚膳后，各自安歇。正睡梦间，忽闻外面枪炮如雨，蔡使惊起，开窗向外一望，火光烛天。正惊惶间，忽一粒流弹飞入窗中，险些把蔡使中弹。蔡使着急道：“此事怎了，莫非兵变么？”教仁道：“哪里是兵变，这是老袁计策，显点手段给我看。”

正说着，有人呼喝道：“这是南使所在，不要啰嗦，我们向别处弄点好走。”又一人道：“管他南使不南使，现在袁大人要南去了，横竖是没人管我，越是南使，越要击他，好歹闹一场罢了。”蔡使听得，格外着慌，说道：“这是同我们作对的。”

宋教仁道：“他们倘闯进来，胡乱一炮，难道我等白白把性命送了，不如逃走为妙。”说着，忙将要紧的东西往怀一抱，三个人一齐从后逃跑。后面幸有一短墙不高，急叫役夫搬过桌椅，只望搭脚，谁知叫了数

声，无人答应。可巧墙根有两条破凳，汪、宋二人拿入手中，用全力向壁捣去，连捣数下，凿成一洞，三人也不及审择，竞由洞中钻出。外面是一条小胡衕，甚为逼窄，幸无人拦阻，蔡使心中稍定，说道：“万幸万幸，我等往哪里去？”教仁道：“此处离老袁住宅不远，只好向他处去。他就有心侮我们，也不能不顾。”兆铭道：“甚好甚好。”

三人已经来过，原是熟路，不一刻来到老袁门首，见有无数兵士荷枪而立，一见三人，欲举枪相向。蔡使忙说道：“我是南来蔡专使，快报知袁公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向蔡专使索名片，蔡使向怀中一摸，无有片夹。心又一急，幸衣角袋内有几张旧片；摸出递与兵士，转交门上人，向内报去。好一刻，方见门上人出来，才说一个“请”字，三人至此心才安。遂迈步进内，见阶上已有人迎来，三人一看，正是袁公。老袁开口道：“三位受惊了。”宋教仁道：“外面是什么事，闹得不成样子。是匪徒？还是乱兵？”老袁道：“我正派人去查问。诸公请进厅来，外面冷得很。”三人进厅，老袁亦随进来，里面役夫正搧炭炉，见有客来，退入侧室，取茗进献。老袁道：“不料今夜有此变乱，致三位受惊，抱愧抱愧。”宋教仁道：“北方赖公主持，哪能有此变乱？”老袁正思回答，忽厅外进来一人，报说东安门外及前门外现在还闹，到处放火，哗扰不堪。老袁道：“究竟是匪是兵，为甚没人弹压？”来人道：“兵匪夹杂，弹压官员虽有，一时恐办不了。”老袁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就是清帝退位，难道把我忘了。”蔡使道：“京都重地，乃有此变，如何了得，但不知今夜百姓要受多少灾难呢。先生赶紧敉平，免得百姓遭殃。”老袁心急道：“正为此事踌躇。”又来人报道：“禁兵闻大人南下，以此激变，竟欲甘心南使。”老袁叱道：“休得乱报。”来人道：“乱兵统这般说。”老袁向蔡使道：“你看，我还未南下，他们就闹起来；如我真南下，不知要闹到什么地位了。孙总统纵然催促，我总要审慎办理。昨日宋先生说我舍不得北京，定要住在这里，真是难为情了。”庞袁又道：“你我只顾谈话，不知什么时候了，想夜已深了，想必三位心中饿了，不如且饮几杯充充饥。”便向门外招呼道：“厨下有酒肴，快拿来。”差役领命而退。不一时，将酒拿来，邀请三位入座饮酒。一时天已大明，有人来报，说乱兵已散了。老袁说：“知道了。”酒散，差役引入客寝。胳至辰时，老袁踉跄趋入，便递一纸过来，说道：“蔡先生你看了，一处未了，一处又起，天津、保定也有这兵变消息，昨夜商民，不知被劫了多少家。今两处有此警变，不知他处何如，叫我如何动身呢？”

一连几日，并不会面，只是传入警信。蔡使心中愁烦，向汪、宋二人道：“北京如此多事，也不能强他离京。”教仁道：“这都是他计

策。”蔡使道：“无论是他计策与否，只好撮他上台，他定要在北京设立政府，倘能得中国和平统一，管他在哪里呢。”是夕，老袁向蔡使筹商道，这南下问题很是难的了，连日因天津、保定兵乱，文书如同雪片，现已无暇谈话，请诸公代为转达南方，不胜拜感。”蔡专使应允，即拟就电文，将在北京经过情形电往南京，为今日计，应速建统一政府，余者皆可迁就。孙总统接到电后，即先与各部长商议，有的说袁不来宁，就请黎副总统来宁，代行宣誓礼。或将南京政府移设武昌，袁可来即来，否则，由黎就近代誓。两议交参议院议决，各议员一律反对。直至三月六日，始由参议院议决六条，由南京政府转达北京。袁接电后一看，第一条就是“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，允其在北京就职”。就此一条，已是心满意足。余下五条，更没有不承应的了。谨择于三月初十日，老袁遂遵照参议院议决办法，欢欢喜喜的在北京就临瞅总统职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沪宁站宋教仁中弹亡身

诗曰：

淡月疏星绕建章，仙风吹惹御炉香。

侍臣鹄立通明殿，一朵红云捧玉皇。

却说袁总统择定三月初十日，在北京遵照参议院议决办法，就任临时大总统职。是日，凡在京官员，都济济跄跄，排班谒贺。蔡专使及汪、宋二人，也只得随众入贺。此时军乐齐奏，众口欢呼，非常热闹，无庸细赘。礼毕，由袁总统宣誓，宣誓后，即电达参议院。参议院又援故例，也致颂词遥贺。

先是各省代表组织临时政府，会议《组织法大纲》计四章，共二十一条，此次军事告成，应酌量修改，较前详备。从来中国历史上，并无民主政体，今既创造起来，只得照外国共和国做了标本。但共和国上，现在要算是法、美两国最完备。法国里内阁，推老成硕望人为总理，负全国行政机关上完全责任。

总统并没有什么大权，政法家称他为内阁制。美国法制，内阁也是由各部组成，但是没有总理，是总统自己担任行政上责任，政法家称他总统制。前日南京临时政府《组织大纲》，是采用美国的。因武昌起义，各省联军，与美国十三州联络抗英同是一样，前日南京政府所以也不设内阁总理。现在南北统一起来，就与美国政制不甚殊合，就要用法国的了。况且袁总统就职期迫，各议员虽协力修改，也来不及，待后酌二三十日，始将草案修成。计七章，共五十七条，函达老袁。老袁也无异言，故于就职第二日就宣布出来，约法颁布。袁总统遂依约法第四十三条，任国务总理，组织新内阁。拟欲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一职，袁总统不敢违法，只得照约法第三十四条，电达参议院议决。参议院听任唐绍仪组阁，遂即通过，电复老袁。袁即遵参议院议决，任唐为国务总理，唐亦直任不辞。遂奉袁总统命令，由北京至南京，组织国务员。唐忽提出修改官制，将原有九部，又外增三部，为十二部。如外交、内务、财政、陆军、海军、司法、教育，此七部不动。交通分作两部：一是交通，一是邮政。又分实业为三部：一工业、一商业、一农林。共十二部。

惟有以下两部，分作五部，其实并无甚意思。不过因南北统一了，所有两面的人，位置几个而已。虽然如此，也要通过参议院，方能有

效。否则，参议院定要反对。所以，唐总理现在处境很难，只得亲向参议院申明。果然参议院不能通过，只准实业分为两部，一为工商，一为农林，交通仍旧交通，邮电仍然并入，不能分开。这也还算给唐总理点局面，到底比原有多出一部来。

至三月二十九日，唐总理莅参议院，将各部总长名单提出，请求同意，参议员取单一看，只见上面开的：外交陆征祥、内务赵秉钧、财政熊希龄、陆军段祺瑞、海军刘冠熊、司法王宠惠、教育蔡元培、农林宋教仁、工商陈其美、交通梁如浩，这十个总长，皆有党派，惟陆征祥一人无党。熊是新组的统一党，宋、陈、蔡、王原有同志。唐本是官僚派，前因往宁讲和，才得与同盟会的人联络，至组阁时，又入了同盟会。所以当时，人皆称他为同盟内阁。惟梁如浩一人，并未得大家同意，故此人多不赞成。唐只得退出院来，即电达北京。袁总统即下正式命令，以为各部均已得人，惟交通一席未得通过，刻尚虚悬，即命唐暂行兼理，俟参议院通过时，再行交代。

此时，第一位临时大总统孙文见统一内阁组成，前约辞职，便于四月一日，即向参议院行解职礼，自必又有一番宣言，大家相率赞成，不必细表。孙总统即将临时大总统印信交到参议院，参议院全体议员接受大总统印信，一面由参议长代表全体复电孙中山，孙中山接电，欢谢告退。各议员即将南京临时政府表决移往北京，南京仍属行省，由袁总统任前陆军总长黄兴为留守，节制南方军队，即召唐回京。唐以交通虚悬，口不便兼理，乃提出施肇基为交通总长，交参议院议决，遂得其同意，即电达袁总统，袁总统遂下正式命令。此时十部已全。唐遂邀王宠惠等北行，陈其美不愿同行，自请后行，唐只好任其自意，随同王等北上。参议院各议员，亦择四月二十九日齐集赴都。

黎副总统亦辞大元帅职，由袁总统另行改任。所有前清一切督抚名目，均着改都督为省长。此时之政府外省亦算就绪，惟蒙、藏两部尚未就入政府范围。袁总统因各政粗就，一刻不暇致问，遂派员赍书一份，着其取消独立，拥护中央。谁知此时英、俄两国正虎视眈眈，意欲谋取蒙、藏两部，以图扩充地面。

不料蒙藏活佛喇嘛一点见识毫无，又受外人播弄，哪能就受袁总统一纸空文，拱手受命。袁总统也知无效，只得在表面上略微敷衍。其实袁总统意中并不在此两部，所最注意的总在南方，南方一定，可以无虑。第一着就谋裁兵，裁兵就要用款，但自革命军以来，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分毫无有，节节需用，皆靠借款过活，所借之款，已过五六百

万。如苏路借款，招商局借款，汉冶萍公司借款。至唐绍仪南下组阁，南京政府撤销，移往北京，所有一切欠款，须得北京政府担任。今这次裁兵，又须用大宗款项，实因筹措无着，只得命唐绍仪向四银行团商借巨款。四银行团前因唐密借华比银行款，未曾知会，被四银行照会诘问。袁总统自知理亏无对，遂独央求美公使，代向英、德、法三国调停，美公使邀了唐总理，去会三国公使。唐先向各公使道歉，且婉言相告道："前借比款，实因急用，若贵国肯借我巨款，移还比款，比约当可取消。"后美使又为唐婉言两句，各使才有笑容，当下提出三事，内中有不得向他国借款一层，后又有退还比款，取消比约二语。唐均应允，遂回报袁总统，将各公使所议情形说及。袁总统道："取消比约，这事很难呢。"唐总理道："一个比国银行，哪能及得四银行团，又焉能与抗，想此事也还容易。"袁总统道："那你就去办理罢。"

唐总理受了袁总统命令，至此无可奈何，只得央美公使居中和解，遂与英法两使磋商，阻止与华比银行联合，绝其来源，并勒逼华比银行借款。比公使自知不敌，只得将人情卖在美使身上，并嘱比商取消借约。比商怎肯甘心，奈与已合股的英法银行业已退出，又受公使迫压，无法，只得取消。此刻只有索还垫款一百万镑。唐总理乃与四银行团会议，请他就六星期内，先贷给三千五百万两，余下付一千万两，自民国元年六月起，至十月止，共享七千五百万两，俟大款借成，在内扣还。

哪知银行团狡猾得很，想中国用款如此滥费，究属因何所用，要问个明白。竟各举代表来唐总理府中商蒐。唐接见后，各代表即问所借之款何用，唐未便揣摩，便历指用途，或多或少，口胳不一。各代表见唐言行相违，遂笑问道："总理前借比款一百万镑，又因何用？"唐又言某处用多少，又说明余下的，皆由北京用去。各代表道："贵国用款如此，有借期亦要有还期，难道就是有借无还吗？"唐总理被此一问，也觉难已为情。各代表又道："无论贵国是否裁兵，必须由敝国监督才可，否则终归无效。"唐总理道："若此办法，那是不行的。"

各代表皆起身说道："总理既云不行，只得作罢，吾亦并非定要出借。"各悻悻而行，临行又说道："借款之事，再不要向吾说，请向敝公使径可商量去。"遂各致半礼而散。唐见此事决裂，只得报知袁总统。袁总统见此事不成，再三踌躇，遂多方运动。

有日本正经银行，俄国道胜银行仗义出来，说他们银行不近人情，既承政府认可，帮助中国设旆，为何又有此举动。英美两公使被日俄两下一激，又恐他承认借款，被他占去先着，遂照会临时政府，愿出彩调

停。袁总统心中快乐不尽，仍委唐总理前去协议。唐因屡次受气，不欲再任此事，正在彷徨。忽然财政总长熊希龄来到，熊系湖南凤凰县人，此次来京供职，正遇借款问题。唐总理为难，凑巧他到，遂与他谈了几句，就把借款事推在他身上，他就应允。唐即函告银行团，说借款之事，应归财政总长办理，银行团亦复函应允。次日，熊总长即会银行团开了谈判，前后计划，说得娓娓动人，银行团允先垫付若干，至遣散军队时所需之款，仍须选外国军官，公同监督。

熊总长再三折辩，方议定两造各派核计员查核无误，双方签押，始向银行团开支。银行团先允垫三百万两，此不过分作南北两处暂时垫款，如支放军饷，必得由洋关税司监视。俟后大借款，须俟伦敦会议后，方可解决。但此三百万小借款，尚且如此为难，熊总长又至参议院，与议员谈论此事，议员纷纷聚议，不能表决。熊总长又至内阁，即受总统、总理密嘱，与银行团草订垫款合同，共七章。后为参议院闻知，即提出质问。唐总理、熊总长只得据情答复。参议院接文时，谓此次虽系草章，就是将来正式的根据，若不早为预算，恐贻后患，乃提出请愿书，要求总统正式交议。袁总统应允，即交草合同赉交参议院议决。

会议三日，无有实效。唐总理、熊总长一再出席宣言，各议员一律击掌赞成，但所开草合同七条，内有核计员查对，税务司监视，实属有损国权，如政府能与该银行团磋商，不致有损国权，则幸甚矣。

忽一日，由江南方面飞来两角公文，一份达总统府，一份达参议院，内开垫款章程，不独监视财政，直系监督军队，断不可行，请责令熊总长取消草约，一面发行兑换券，并实行国民捐，组织国民银行，作为后盾等语。末尾署名，乃是黄兴。

接连又有江西、四川等省，通电反对。此时袁总统置而不问，参议院也袖手旁观。单有这熊总长，凑着这个机会，不是被人骂，就也被人评，把个熊尽长弄得一肚闷气，他遂拟了一个电稿，拍发各省。各省长官接到电文，也摸不到头绪，个个皆哑口无声。熊总长遂上书辞职，经袁总统再三慰留，始不克行，即与银行团商请，取消核计员及税司监视权。银行团代表答复，以期限急迫，俟伦敦会议后，再行酌改可也。

列位，如何为伦敦会议呢？是四银行团借英国伦敦地方，研究中国大借款，及日俄加入的办法。原先只有四银行团，今加入日、俄，算是六银行，但四银行团，皆各有所指银行应付，余外不准他银行干预。如

日、俄刻下尚未有所指银行应付，未免有些要决裂。经法代表调停怂恿，做五国银行团代表，磋商月余，俄国才得在俄、比银行发付，日本得在日、法银行发付。

至如英国汇丰、法国汇理、德国德华、美国花旗，此四国仍是原旧。但是此六国中，有一国提出异议，即可止款不借。若中国情形，将来要受六国银行监督。又过几日，六银行团已成立，遂相约至外交部，与外交总长陆征祥晤谈。并报告银行团成立日期，又与熊、陆两总长谈论借款情形。谁知陆总长已悉巴黎会议所订条件厉害得很，与熊密商，愿小借款，不愿大借款。

熊甚赞成，遂会银行团代表，便说道："蒙贵银行团盛意，愿借巨款，助我建设，但敝国政府，因借款已是不少，但愿照现在垫款办法，每月请垫付六百万两，自六月起至十月止，仍照前办理罢了。"

列位，你看，六银行因中国借款，费尽多少心思，今听中国不愿借大款，哪肯甘心，把黄眉一竖，碧眼一翻，说道："既是贵国不愿借巨款，索性把垫过的六百万也退还我罢。"

陆总长见话不对，忙答道："非是我国不愿借，但贵行会议所有条件太狠了，恐人民不承认，所以只请垫款。"银行团见话不对。均气愤而出。熊、陆两总长见交涉决裂，遂向唐总理处磋商。谁知到了唐总理寓所，唐已离寓两日了。遂问司阍人，回言不知。原来唐总理既从任职后，各部意见多与不合，开了几次国务会议，大半皆未列席，心中已是不安。追见总统时，又为总统左右所嫉，反与袁总统口角，袁每怀怒视，种种政事，均不相合。唐总理遂乘车赴津，方具呈辞职，呈中亦不说出什么，只"请开职另任"字样。袁遂命梁士贻赴津，假意慰留。

唐再具呈文，决意辞职，托梁带回。即批准呈文，改任总理。

唐驻津月余，即行南归。于途遇刺客黄桢祥，被唐察觉，问是何人所使。黄直言谁主使者，遂将黄释去。唐亦安然南下。袁总统注重陆征祥，遂援临时约法三十四条，提交参议院，求议员同意。议员系同盟会中选出的，今袁总统提出陆总理交议，同盟会极端反对。惟共和党已受袁总统笼络，又代为运动，把统一、共和党也联合好了，所以投票时，除同盟会否决，余俱多数同意，当即通过。次日，即有大总统命令发出，特任陆为国务总理。哪知陆总理一上任，各部总长大半辞职，如交通施肇基、教育蔡元培、司法王宠惠、农林宋教仁、未到任工商陈其美及署长王正廷，依次辞职。袁总统一一照准，财政熊希龄见大众皆辞

职，也上呈辞职，袁总统也批准，遂将自己心中人，拣出一单，提交参议院决议。解决，倘再似这等腐败人物。何以能克壮其猷，如欲改弦易辙，非劾去老陆不可。大众颇也赞成，遂提出弹劾总理案。公议一篇咨文，送入总统府。老袁置诸高阁。陆总理觉不过意，遂呈请辞职。老袁不许，又另拟一班人物，交到参议院议决。因恐参议院不能通过，预遣人先示意议员，果然不得同意。老袁本深谋远虑，见议员屡次拒绝，心甚愤恨，遂嗾军警遍布谣言，说吾辈凭一腔铁血，铸成民国，现为参议院有意中阻，弄得有政府无内阁，到底是何政治？若再没有结果，吾等只得以卫生丸奉敬。这话一传，京城里面人人晓得，又恐像从前变乱，那一百多个议员，个个害怕，每日连门也不敢出。老袁见此光景，心中非常欢慰，谅来众议员再不敢反对，即办好十几桌酒席，邀参议员入府饮宴。众议员真处两难地位，随集众会议，公定一个“谢”字。袁总统知他们胆怯，遂遣秘书长梁士贻往邀。众议员见梁前来，方敢应允。

由梁前引，径入总统府，袁总统也到场应接、周旋。

列位，袁总统手段非常狠毒，何以要如此恭维？皆因议员反对内阁，恐长此阻碍，不过为此敷衍，到了就席时候，老袁就走入内去，令梁士贻秘书相陪。酒过三巡，梁秘书略谈几句，表明总统的微意。众议员哪敢再抗，只得唯唯。一时酒散，各议员也谦恭，一齐谢宴告别。次日，复投票表决阁员，除蒋作宾一人不同意，余均多数同意。又由总统提出刘揆二充任工商总长，交参议院议决。同盟会议员此时敢怒而不敢言，也只得通过。老袁才下正式命令，惟内阁总理陆征祥，迭受参议院凌辱，很觉惭愧，遂托病请假，入医院调理，凡关政治，一概不问。所有国务会议，均由总统府取决。先前总统本无权，自被军警喧后，倒把总统弄出权来了。但同盟会员此次被军警勒逼，心中终是不服，遂发电遍致各省督军，即陈利弊，说军警不该干预政治，并祈劝诫政党，谕禁军警。此电一发，当时人总以为立论很正，不料老袁自有用意。到民国五年时候，才知袁总统自胁服议员后，又用一番手段，令各省督军拥护中央政权，其它着令遣散军队。但南方军队林立，一日不裁，袁总统一日不安。现已南北统一，南京临时政府已移北京，所有军队应归裁并，如上海都督陈其美、镇江都督林述庆、杨州都督徐宝山、清江都督蒋雁行，这几个人，哪个手下不是一二万人。今既统一，应当裁并。遂令南京留守黄兴办理裁兵事宜。又派王芝祥南下，助黄办理。黄接电遂咨各省都督，次第撤销。黄留守办理就绪，即电请销职。袁复电缓辞。袁又派陆军次长蒋作宾驰往商办，奈黄去志已决，再电解职。袁乃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到宁接收，并令黄克日来京，商论要政。且说孙中山游历各

省，到处鼓吹，演说民生主义，未免有些尴尬。袁亦备电相邀，请他入京备询。一面正式任命各省都督。各都督姓名不必尽举，请看民国历卑自知。其后这二十二省都督，更易不一。袁总统又规定任官等级，照例公布，分特任、简任、荐任、委任，又制定勋章等级。大勋章上雕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，其次亦分九章，上刻嘉禾，以绶色分别等级。陆海军用白鹰、文虎两种，亦分九等，亦以绶色分等级。勋章之外，又有勋位，至勋五位为止。官制既定，依次颁行。又制定旗帜，以五色旗为国旗，海军用青天白日旗，陆军旗前用十八星，今加一星，变为十九星旗。商家通用五色国旗。其余一切礼节，及衣冠形式，均列表绘图。外有特别礼仪，另行参订。惟民刑诉讼，亦分等次制订。从前所有参议院，是民国创始的暂行规模。今民国统一，将参议院改为国会。且临时约法五十三条，是限十个月内，召集国会明文，袁总统不能违约，参议院也不能缓议，遂因此开会，议决国会组织法，及参、众两院议员选举法。国会组织法，二十二条。便是参、众两院，参议院议员，由各省省议会选举选出，多寡不一。参议员任期六年，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。众议员任期三年。两院议员职权，共计七条。

至预算决算及议定宪法，概由两院合办。议院须得半数同意，方能决定，可否同意，由议长取决。若遇大事不决，得以展期，亦从国会组织法大略。至省议会议员选举法，亦与众议院选举相同。各项选举法，经参议院议决，呈送总统，由总统公布施行。正在筹划间，忽上川督尹昌衡电报西藏乱事，自请督师西征，袁总统照准，命他西征，川督信印着交胡景伊暂行护理。

尹督遂率二千五百人向西出发。正行间，忽探报递来一角公文，尹拆开一阅，是顾统领克复藏事，遣人告捷。尹督至此非常欣慰，又少一番手续，遂至打箭炉驻节。打箭炉为川藏往来大道，清季已改为康定府治，尹督就在此驻扎，不表。

且说袁总统自裁兵后，所有各省自必发饷遣散，但这被裁兵士，游魂无定，仍逗遛是地。一旦将饷银用尽，未免聚党为乱，尚有未裁遣人，遂秘密开会，仍谋革命，如南京赣军、苏州先锋三营、滦州淮军、山东省城防兵、奉天北关外混成第三标、安徽北门先锋队、芜湖芦军、滁州第一团七八两连兵士，相继哗变。幸各处长官实时剿平。惟湖北是革命军发起地，余氛未静，不独乱兵，甚至高级军官每欲自树一帜，尝谋独立。

襄阳府司令张国荃，此次裁遣，不服省垣编制，拥兵为乱，将调查

员周警亚杀死，经黎都督兜剿，国荃谅难取胜，遂逃向郧阳。又军官祝制六、江光国、滕亚纲等煽惑军队，托词改革，推翻军政、民政二府，被黎都督派警卫缉捕，将祝等擒获。又搜出檄文、布告、文书、名册、徽章，令旗、愿书、伪印等项，三人无可抵赖，遂按律一齐枪毙。又在汉口法租界，搜获乱党多名，黎都督令将名册焚烧，以免株连，遂再三劝导，众等唯唯，当即释放。又报省城兵变，黎都督闻警，急饬各军飞往弹压，把乱兵围住，一面派唐、黄参谋，同黎统制驰入当场，百般劝导，并问起事因由。众兵言刘协统勒令退伍，致使大哗。

黎都督允将刘协统撤换，着将首犯指出，余均无罪。众兵遂将陈兆鳌指出，由黎都督派兵将陈拿获，讯明正法。黎都督自此格外小心，察各兵动静。旋闻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及将校团长方维暗蓄异志，遂不动声色，召二人入署，嘱他调查边务，二人只得听从。黎都督即送出客厅，遂拍电到北京，致袁总统。

袁亦复电，任张振武为蒙古调查员。张因与方至交，密商多时，不欲离鄂，奈黎都督催促甚急，只得向督署辞行，黎令方维同往，二人遂启行北上。嗣又回鄂，邀将校十三人一同到京，寓前门外西河沿旅馆。次日下午，张正出外，突有军警驰入，将方等用铁链锁上。将校等各思抵抗。军警道："罪止张方，与君无干，君等是奉邀，不过到前一质。若要反抗，莫谓无情。"

遂各出手枪，向将校作欲击状。将校等见此，连说情愿同行，军警遂将方等牵入总执法处，将校分别交外城军政执法局。其时张尚未知，正欲回寓午饭，忽迎面来了军官，问道："你是张振武么？"答道："是"。那军官将他揪住，即令兵弁过来，把他反缚。张问："何事？"军官道："到总执法处自知。"及至总执法处，见方也在内。正寻思间，忽道执法官传令上堂。

振武走至堂上，执法官遂将黎督拍来电文，宣读一遍。读毕，又宣布大总统命令一遍。张、方两人闻此两令，吓得汗流浃背，再三哀求。法官道："令出如山，无可挽回。"遂遵令将张、方二人正法，将校等一律释出，发给川资，仍令回鄂。将校等得命，即日离京南下。此时党员闻张、方正法，谓黎督有意苛求，计成三大诘难，电达全国。黎督也令秘书员撰成数稿，陆续发布。此电发过，张、主罪状显然，虽有同党代为辩护，也是不能。鄂事不表。且说孙文自卸职后，游历各省，到处欢迎，后接袁总统电文相邀，仍乘车北上，甫到都门，见有数千人士，经各界代表投刺致敬，孙前总统方知这些人士，都为欢迎而来。孙遂左右

致敬，已表谢忱。袁总统接孙电，早派委员在站伺候，及至相见，代达老袁诚意。遂备好车马，孙即上车，至行辕，略歇一宵。次日，即往总统府拜会，袁遂出迎入厅，彼此略谈，不多时，孙即告别。翌日，袁又回谒，虽然竭力交欢，但两人志趣终是不合，一个是建设共和政体；一个是欲行专制行为，如何能拼拢到一处呢。这日，两人又正谈间，忽报前南京黄留守来电，今晚也到都门了。袁总统道："克强来，正好机会。"孙闻黄将到，遂辞席回寓。袁又派员去迎黄兴，至黄到京，与孙到时一样欢迎。且又与孙同寓，更同孙去谒老袁，老袁也格外优待，黄略谈数语，颇为老袁注意，袁亦不往下说，遂与孙告辞回寓。便与孙密议道："我看项城为人，将来恐有变动违法，如欲防范，先将吾党巩固，倘违法去处，便好抵制。"意欲召集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，到寓密议，双方联络。现参议院中，还有一小半是会中人。拟统改国民党，与袁政府相持。倘不违法就罢，如有变动，参议院提出质问，得以弹劾，谅他也无可如何。孙文极赞成此议，当由黄召集参议员同盟会，及统一共和党议员，两下合并，以后共改称国民党，且各处召致入党。

那知老袁另有手段，一心笼络孙、黄，为他利用。先前已授黄为陆军上将，因孙文有志筑路，更与商议一切。孙欲建大公司，借外债六十万万，分四十年还清。袁知无效，表面上似赞成，遂下令任孙文为全国铁路全权，并一切借债招股事宜，听其裁夺，然后交议院议决，得政府批准。又与孙、黄协定内政大纲八条，电询黎副总统，得了赞同复电。乃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公布。孙文以政体已定，即欲离京，便向老袁辞行，启程南下。惟黄兴尚有一事未决，不能即行。原来总理陆征祥屡次请假，不愿到任。袁以总理一席关系甚大，遂与黄兴商议，拟任沈秉坤或赵秉钧为国务总理。黄以沈初入党，信用未孚，赵因前唐为总理时，已入同盟会，遂回寓与众议员商决，即转告老袁。

老袁得此信，正中心怀，即将赵秉钧开列单中，赍交参议院议决。院中议员即投同意票表决，虽有两票不同意，也从多数表决。总理既定，咨复老袁，老袁即正式任命，陆遂解职。哪知黄等舁赵上台，正中老袁计策。后又遣顾问杨度入党，阴探虚实，凡黄开会讨论党纲，又遣人伪作来宾，听他演讲，暗用笔记，回报老袁，所有党中之事，无有不知。所以总统府国务会议，虽是赵总理主席，暗中却是老袁画策，叫他怎行就怎行。

黄留守后来自悔，反费两月精神，毫无实效，即向各机关辞行，出都南下。及到沪，各同志迎问道："京中情形如何？"黄道："老袁阴险，谅来必定违法，吾辈十数年铁血，换一个假共和。"大众疑信参半。黄过

数日，遂返长沙家中省亲去了。

光阴易逝，倏忽已至民国光复这一日，各省皆悬五色旗，举行庆祝礼，总统府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遣赵总理代表，具牺牲酒醴，致祭革命流血诸烈士。袁总统亦到坛如礼。礼毕，各退回府休息，这且不表。且说外蒙自独立来，袁总统屡电他取消独立，不但不取消独立，反居然设立政府，推哲布尊丹巴为帝，改元共戴，立起个蒙古帝国来。后来见中国革命告终，南北统一，恐怕中国诘问，遂先布置，结俄为援，遂遣杭达充正使赴俄，要求俄主代致中国北京政府，提出蒙古独立，不许中国干涉，俄主应允，杭达遂离俄。俄主即电达驻华俄使，转达北京政府，提出三大要求。蒙古国亦由内阁大臣电达北京，宣布正式独立。此时，袁总统正就任，并申庆贺，袁总统得电后，劝令取消自主。于是电来电往，皆无效。袁总统遂用羁縻手段，对待外蒙。哪知外蒙竟煽惑西蒙，复嗾东蒙各旗，称兵内犯，侵洮南府。袁总统飞饬东三省各都督派兵出剿，一战始平。至国庆之期，内蒙与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入京觐见，袁总统又用笼络手段，赏赉甚厚，又令蒙藏事务局总裁致书内外蒙古、前后西藏，劝其归附民国，同造共和。前藏达赖喇嘛因尹都督驻兵川边，乘机答复，声言内附，以次东蒙古十旗，亦复函政府，情愿归附。袁总统闻报，即派蒙古科尔沁亲王及吉林都督陈昭常、东三省宣检使张锡銮一齐到会，会议三四天。政府又派委员到会，提出意见，宣明五族共和，共戴民国。各旗等均表同情。三委员回京报告，袁总统以为得了蒙、藏两大部，从此可以进行。不料由驻华俄使来一个照会，内中之言，简直说是蒙古地方为俄人势力范围，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，还有附约十七条，所有蒙古种种利益，统为俄国所有。外交部接着连忙拆开一看，内中全文，满纸皆是俄人，把个梁总长吓得了不得，不但中国没有主权，连外蒙古自己也没有主权了，越想越是难办，想了半天，忽然道：“有了，我何不如此办？”

列位必以为他一定有大方法对待俄人，不料他将俄使照会拿起，竟向总统府去了，两日不见出头。众人以为他在总统府议事，谁知他竟假病出都，过两日，总统府中检出一封辞职书，说“偶抱彩薪，另简能员”。袁总统看了，只得一笑置之，一时难觅，只得仍令前陆总理为外交总长，提交参议院议决。众议员亦以俄蒙交涉紧急，当即通过。陆总理遂任外交总长，办理俄蒙交涉。正然想不出头绪，忽英使又来一个照会，催索要求前订条件。陆总长将前次原书检出，内开五大条，踌躇了一会，竟往总统府。袁总统见陆总长来，起身相迎，陆亦见过礼。

袁总统先说热河来电，科布多境及开鲁县克复等情，陆总长复将英

使照会取出呈与袁总统阅毕，袁总统道：“前日已经说过，今日又来催逼，不能不答复了。”遂开国务会议。国务员到会协议，议了多时，才裁决答复各词，呈报英使馆。英使未有答复，中国政府乐得空闲一时，好办理他事。

且说外蒙闻西藏也想与库伦一样同做皇帝，遂遣使到西藏，迎达赖至库，共商独立事情。达赖不允，乃协议彼此联络，双方称帝，遂定蒙藏协约九条。中国得此消息，一班激烈将士皆主张武力解决，有说去征蒙，有说去征藏，纷纷不一。袁总统从容不迫，不肯轻动。且说六国银行团与熊总长会议，始终无效，熊遂辞职。袁以周学熙继任，仍留熊办理借款，因用款紧急，暗托顾问洋员莫理逊赴英运动，借到伦敦款一千万镑，议定本年交三百万镑，明年交七百万镑，利息五厘，以盐课作押，因此政府才有用款，勉强支持，哪有余款拨付军饷去征蒙藏。

且说袁总统因热河紧急，恐昆源办不了，遂将他调回。改任能为热河都统，熊即告辞前往。

倏忽已是民国二年，元旦这一日，各省一切礼节仍如前式。

其中累有各省小节目，皆是随发随平，不必细述。就是蒙古问题，经陆总长提出议案，与俄使商榷一方，不过双方议定，各不进兵，免致决裂，就算了案。又过两日，即阴历正月十日，为清隆裕太后万寿，袁总统遣梁士贻为道贺专使，梁乘舆至干清门，下舆入内。清内务府大臣世续出来迎接。梁前进，见隆裕端坐殿上，满脸病容。梁递上国书，内称“中华民国大总统致贺”，隆裕太后答词，由世续代诵“大总统专使致贺，实佩大德”云云。世续念一句，隆裕后哭一句。梁看不下去，当即辞去。次日，隆裕后即卧牀不起，正民国二年正月中，格外沉重，经御医诊治无效，直至二月二十一日，竟归天去了。清后既逝，一切丧葬如仪。大殓后，停柩体元殿。宫内一班小太监乘机为乱，将珍珠宝物纷纷搬运，弹也弹压不住。世续无法，遂诈言道：“袁总统派段芝贵入宫，你们这般滋闹，将要军法从事。”小内监闻听，这才安静。虽然如此，宫中已失去十余万元，世续这才正式治丧。袁总统又派荫昌、江朝宗等数人前往帮办，一面又令国务院发出通告二通，又派员前往致祭，查优待清室条例，所有崇陵未完工程，代为修妥，所用经费，皆由中华民国支出。将隆裕后社会社会祔葬崇陵。至清宣统帝，归瑾、瑜两太妃抚育，清室事算交代完毕。

袁总统遂发布正式召集国会令，又令各省行政长官召集省议会议

员。这两令发后，各省办理选举事宜，也有手续已了的，也有尚未了的，未了的皆因党派竞争，使选举人左右为难，举这面怕那面，举那面又怕这面，弄得选举人自己连一点主权没有。故此中华民国第一次选举，就生出多少情弊。袁总统得此消息，遂严令各选举区遵守法律。又令选举监督，将刑律第八章摘录，悬示投票所。又令于投票所加派卫兵，保持秩序。各选举区见此行为，方才平静。难免暗地里树党立帜，究竟国民党人数众多，大半皆是国民党当选。袁总统最忌的是国民党，探得参议院中被国民党占去十分之七，料想将来必受牵制，遂想出秘谋，将国民党有人望的，索性敬他一料卫生丸。

且说前任农林总长宋教仁，自卸职后，为国民党办事，主持党务，值孙、黄组织同盟会，他已入为会员，襄助《民报》鼓吹革命。至孙文回国，在南京设政府，皆是他一手编成。他想南北未和，谅难统一。初次就同蔡元培北上，迎袁南来。适京津兵变，袁不果行，仍就职北京。唐组阁时，任为农林总长，未两月，唐内阁猝倒，他就辞职。经此阅历，已见老袁心肠。

他遂决意从政党办起，把共和、统一党联络起来，引入同盟会，皆组为国民党党员，共举他为党中理事。他已经回籍，不愿再出，偏偏党员屡函敦请，劝他再往北京，维持党务。他本少年英雄，含着一腔铁血，见组阁二次，新人物多半赋闲，又兼老袁野心勃勃欲见，遂辞别母妻，道出沪上。闻教育总长范濂源辞职回杭，他欲探听政府详情，即至杭晤范，略谈数节，已不胜愤怒。正值催电交来，遂别范返申，由申至宁。江南国民党支部开会欢迎，都督程德全到会主席，因口疾未痊，托人代表报告，谓：“宋君革命多年。政治有素，请宋君发表政见。”宋遂上台演说，每至切当处，大家皆拍手，声达户外。及宋下坛，又有会中人上台演说，不过说宋君说的切当。不一时，日暮散会。驻宁数日，又至沪，随处演说，内中皆指斥时政。不料北京出现一救国团，通电各省，斥他所谈皆是荒谬。宋皆一一辩驳，登报答复。正在牢骚，忽袁总统来了急电，邀他即日赴京，商议要政。时人以为老袁省悟，召宋入京，置诸首揆。宋自亦以此次入京，定组政党内阁，遂拟三月二十启行北上。

宋启行时，正在晚间十时许，沪上同志，纷纷送行。至车站议员招待室，略坐片时，忽汽笛乱鸣，催客登车。彩遂起身前行，正至剪票处，忽劈拍一声，滴溜溜一颗子弹，从宋背后飞来，直贯前胸。宋忍痛道：“我中弹了。”说未了，又二弹飞来，幸未伤人，行客登时大乱。黄兴等亦非常惊恐，忙扶宋出月台，急呼巡警速拿凶手，哪知连一巡士皆

无，只见有空汽车一乘在此，急扶宋上车，嘱车夫使足劲，送至沪宁车站医治。

及巡警至，宋车已去，凶手亦不知去向了。遂一面电致各机关，请探侦缉。当时国民党办事人于右任送宋至院，时夜将半，医生均不在院，遂于别室少待。登时宋面已白，谅难再生，遂抚着于手，嘱其三事，留了一事道："诸君仍努力进行，勿以我遭不测，致生退缩，放弃国民责任。"于等允诺。医生来，见伤甚重，说要取出弹子，再行医治。经右任承认，医生用刀，将弹取出，又上止痛药，望他安睡。宋呼叫不已。挨至天明，黄兴等皆来探问，宋欷歔道："我要死了，诸君总要向前做去。"

黄遂点头。宋又请黄报告中央，略述己意，由黄代电。黄等复电，召好手医生，到来诊治，医生一见，均云无救，至夜遂长叹一声，气绝而逝。在座诸同志皆大声恸哭，彼此坐待天明，共议殓葬事宜。且议摄一相片，留作纪念，天明即饬人至照相馆，招两人前来，由黄兴主议，先将上身伤痕露出，拍一相片，至后穿衣时，又拍一片，方才大殓。其时党员来送殓的，有男有女，不下千人。越日，自院移棺，往殡湖南会馆，这且不言。

且说袁总统接宋电后，亦迭发两电，前来慰问。并令江苏行政长官，悬赏缉拿凶手。第二电是由上海交涉使电达宋耗，袁乃致复唁词，内有宋身后事宜，望会同沪路总办钟文耀妥为办理，所治丧费用，作正开销云云。且说宋案发生，苏省长官通电地方官，一体悬赏缉拿。黄兴、陈其美又密嘱公共租界总巡捕罗斯，托他密拿，如能破案，定酬一万元。铁路局亦悬赏五千元。俗云：天下无难事，最怕有心人。这一班侦探，均想发这注财。哪知渐渐探出形影来。那日宋在病院时，忽来一封奇怪信，外面署名系"铁民自上海本支部发"几字。拆开一看，皆是嘲笑语，下注"救国协会代表铁民启"。将此信看过，就知不是一人，现仍在租界中。其时正是二十三日晚间，上海地方非常热闹，一班大阔少，游娼狎妓，车马盈途，由总巡捕罗斯与西探目安姆斯脱郎带巡捕在迎春坊李桂玉妓馆，查获应夔丞一名，带至总巡房去了，皆因他是宋案中唆犯。次日天明，捕总巡会同法捕房总目，又至应家拿获操晋音外乡人，并所有男客，一齐带入捕房，当搜出手枪一枝，枪内还有子弹二粒，细看即与宋所中之弹一样。又搜出多少要证，即派人至车站，觅得当时服役西崽，前来细认，西崽同入捕房，将该犯认过，及到操晋音的跟前，仔细一看，说就是他。那操晋音的一听，将首低下，口中自言姓武名士英，与应桂馨素来认识，并无暗杀等情。是日由法领事聂谳员与英界会

审员关炯之，及城内审判厅，一同列坐会审，将武士英带堂讯问。武初不招，经问官诱供，武始言：“本姓吴，名福铭，山西人，此事皆是陈姓朋友叫我做的。陈又是姓应的托出，我将事办过，即将手枪交还陈友。”问官道：“陈姓何名？”武道：“不知。”问官道：“你刺后曾有酬劳否？”武道：“允给我一千元。”问官道：“陈姓哪去了？”武道：“不知。”次日又讯，方说：“陈姓名叫玉生，刺宋一节，皆是姓陈叫我，与应无涉。”

是时，苏督程德全因此案甚大，亲至沪上与黄等商议办法。

孙文亦闻此案，由日本返沪，皆在黄府研究。座中陈其美问程督道：“应称江苏巡查长，是由贵督委任么。”程德全道：“有的，这是内务部洪荫之所荐。”黄兴道：“洪述祖与袁总统有关系，这事不止应桂馨一人。”程督道：“我再细查。”黄兴又再三致谢，程亦答礼。谈够多时，由交涉使陈贻范函致各领事，言此案发生地点是在车站，地属华界，所获之犯又是华人，理应由华官办理。请指定日期，将此案解交过来。英领事接函，有心承认，因目前羽党未尽获，俟此案办有头绪，再送中国法庭办理。陈交涉无可如何，只得耐等。法领事以应居法界，应归法廨会审。英领事以获应地点在英界，应归英廨会审，或者英法会同办理亦可。法领事乃将武犯解至公共租界会审，武并无惧色。应仗外有运动，心中更是泰然。当延著名律师替他辩护，一经上堂，只见律师互相辩难，问官连一句不得问。就是应、武两犯，今日这样说，明日那样说，口供也是不一。问官只得展期，应又买通人，嘱武翻供，就说此事是自己意，谅不妨事，事过后，即将某银行存款为谢。武果到堂翻供，种种皆供是自己所为，我与应姓不识。问官道：“你何故杀宋？”武道：“他自大，恐将来为乱，我杀他为同胞除害。”问官又问桂馨，应亦谎供，将宋案推得干净。孙、黄拟向捕房索取搜出书证，捕房不肯交出。忽国务院来一通电，内述应桂馨曾函告政府，说近日发现一种印刷品，有监督议院政府，特立神圣裁判机关告文。这电一到沪上，更生疑议。又有国民党交通部接得无名倍数通，统阅全文，皆是设词恫吓。大众计划一番，已知戕宋案与袁总统大有关系。又由捕房传出，在应宅搜出之件，内与洪述祖往来甚多。又由程督邀应省长同至沪上。调查电报局中，将应犯送达北京电一一译出，不但洪述祖一人。连赵总理皆有关系。当由程督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，电达北京，请将洪拘留。谁知洪闻风已逃去。孙、黄等屡向领事团交涉，要求将证据人犯交出。北京内务部司法部也电饬交涉员。缘洋泾浜租界章程，内地发生案件，犯人逃往租界，捕房一体协拿，所获人犯，应交中国官厅办理，照此办法，定可将此案交归

华官。陈交涉接电，即向英法领事严重交涉。英法两领事也未推诿，遂将两犯及证据全行移解华官，当由上海检察厅接收，把凶犯看管。不到二日，由看守所呈报，凶手武士英（即吴福铭）

在押暴毙。当由程督、应省长等派西医会同检察厅共四人，剖尸检验，实系服毒自尽。原来武士英听人唆使，做此大恶。又因被骗翻供，心思谅难得生，故此致死呢。

且说程督与应省长，将应证件中有最紧要的检出，公同盖印，并拍成影片，电请政府组特别法庭，审讯案犯。这电发后，袁总统并无复电，连赵总理也无一词。于是上海审判厅开庭，提应质讯，应一味狡展。两造仍请律师到庭互辩，原告律师金泯澜到庭要求，非洪述祖、赵秉钧两人来案，不能水落石出。

你想：洪述祖现在青岛，赵总理更不说了，惟各处追悼宋教仁挽词，类皆指斥政府，到处皆讥谈洪、赵。赵听不过，遂上呈辞职，奉令慰留。宋案遂悬起来，应仍收留狱中。国民党以老袁袒护洪、赵，想从根本上解决，忽北京又来一讣，说林述庆暴卒于京都山本医院中。哪知这电一来，顿使血战英雄登程北上。既见袁总统，谈起蒙古问题，一意主战。哪那知老袁并不在征蒙，总想收揽人才，季以重任，他好畅所欲为。宋、林既逝后，京中正齐集议员，行国会开幕礼。由袁总统颁布正式召集令，所有议员皆已选出，会集京中，准于二年四月八日，行国会第一次开会礼。当时高悬国旗，盛陈军乐，自总理以下，所有国务员全行到会，统至国旗下行鞠躬三敬礼。当推议员年长者为主席，宣读开会词。读毕，应由袁总统宣读颂词，偏这一日，袁总统不到会，遣秘书长梁士贻来代表致颂词。读毕，大礼告成，各员通皆辞去。各议员亦出会场，依约法第二十八条，将参议院解散，又至参议院中，行解散礼。此时美利加洲的巴西国电达国务院，才承认为中华民国。两院议员皆要选正副议长主席，无奈议员共分四党：一国民党；一共和党；一民主党；一统一党。惟国民党人数居多，三党不肯降服，故联成一气，竟与国民党反抗。老袁巴不得将国民党推倒，他好行专制，自是三党合并，还是国民党占多数。为这两院问题，选举两三次才定。参议院议长选张继，是国民党。众议院的议长选汤化龙，是民主党。参议院副议长选王正廷，众议院选陈国祥，这也不表。惟老袁趁选议长争竟时候，竟做出一件专制的事件，未交院议，硬行签字。

列公，你看是甚专制事件，就是银行团大借款。自伦敦借款后，六银行团很不自在，发出闲言，以盐课已抵前清庚子年赔款，不应再抵伦

敦新借款。经外交部答复，说前清所抵赔款是若干，今已增三四倍，前是旧额，今为新增，两无妨碍。六行团说再论。老袁心中因想运动正式总统，正愁无银，巴不得有款来，好为运动，即派财政总长周学熙申议借事，将原议六万万两，改为二万万两。六行团又要求四事，甚为严厉。周总长因要求过严，遂开国务会议，另议借款大纲五条，交院议决。

议院见条约上无大关系，遂认可通过。谁知已入计套中，周总长与银行团会议无效。幸有伦敦每月数十万镑，尚可将就，哪知英使来一照会，叫将民国元年终赔款借款结清，不然，就要将中国厘金全行没收。幸法使、日使在内转圜，与中政府重谈。

由六行代表向赵总理、周总长提出数条，赵、周二人报告老袁，老袁即委周为办理借款专员，一面与伦敦银行团取消优先权。

伦敦行团不允。周又想出妙法去难伦敦行团，伦敦行团自然不能办到，又兼英政府反对，乃与周总长磋商，将续给二百万镑中，多打个折头，一面与六国行团正式开议，议了一个多月，才有头绪。借额本定二千万磅，因伦敦新借款中，减去五百万镑，又向六行团添借五百，乃拟定二千五百万镑，共二十一款，内中很有几条紧要的，节制中政府，当由赵总理运动议院密议，其余皆普通条件，由周总长到院报告，将条件交议。议员此时，已为老袁利用，并无反对，只把无用表决，作为通过议案。周总长即报老袁，老袁非常惬意，将要签字，忽行团以欧洲银根紧，须要加增利息。袁以此次吃亏太甚，遂想出三种办法，照会各公使。公使均不承认，还是英使朱尔典氏赞成一项，又代为疏通俄、法二使。俄、法二使无违，又函咨中政府，叫中政府先聘定洋员，然后订立借款合同。周总长聘定洋员三人，内中只有德人一员，各公使不肯允。美使又出为调停，无效，竟达美政府。各行团又受美政府一番打击，又恐美政府独幸专利，遂集合行团重行支配，并要求条件。袁总统用款需急，也不顾什么主权，另聘各国洋员六员为审计顾问等职。利息照前五厘，才有允洽。其条件二十一条，袁总统也不交院议，即令赵总理、陆总长、周总长于某日先订草合同。越二日，即订正合同。借款已定，两议院俱未接洽。袁总统发一咨文，各议院一看，皆吃一惊。惟国民党见袁违法，不肯承认，遂于某日开会，质问理由，请政府解释。赵总理因属涉嫌疑，此次又同签字，恐受打击，遂辞职。袁遂给假期，令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。段因议院责问，遂出席陈明，言：政府因财政奇绌，无法可想，不得已变通办理，请诸君原谅些罢了。议员大哗。段不能对，又道："此事始终无我，可通融就通融，也是诸君好意。"言完自去，众

议院纷纷不一。有说弹劾政府，有说退还咨文。当由议长汤化龙提出承认不承认两条，付各议员投票表决，结果不承认的多，承认的少。惟统一党是政府私人，从中又代运动共和、民主两党，两党进退两难，承认也不好，不承认也不好。老袁又嘱统一党，用多金运动两党。两党入了贿，遂箝口不问。其余就落国民党，始终一派，不受运动。老袁任他如何，也不睬他。

国民党格外大愤，于是拟出电稿，分发各省长官，说袁总统违法大借款，请他们不承认，主持公论。进步党又代政府申辩，电告各省，说政府大借款，因不得已，议院中反对，皆自己私见。周总长又电告全国，未尝违法，各省长官有为政府的，也是不答复。惟江西李烈钧、安徽柏文蔚、广东胡汉民，皆是国民党，闻政府违法借款，极力指斥，又电议院叫他负责。国民党到此地位，又怕削颜，乃与进步党协商，只要政府不侵害国会职权，也可曲全。又经进步党一说，只得含糊过去。

却说河南地方，原是袁总统家乡，都督张镇芳乃是袁总统表兄弟，借威作福，无所不为，以致盗贼横生。当地绅商各界动了公愤，遂拟张都督六大罪，电达议院，请议员弹劾，议员见此书，先有河南议员孙钟等提出查办案，大众通过。寻得六大案凿凿有据，遂实行弹劾，咨交政府议处。老袁最恨议员，见此咨文，搁置不理。哪知河南一带土匪，愈加日甚。有几个匪首叫秦椒红、宋老年、张继贤、杜其宾、张三红、李鸿宾。

内中有一个白狼，本名阆斋，因他们皆是杀人如狼虎相似，故叫白阆斋为白狼，横行中州，各匪结成一气，骚扰十余州县，官军与他对垒，常被杀败。白狼等抢了春水镇中大户王沧海之女三人，大价勒索，以为购办枪械之用。时南阳镇守使马继增闻信，率兵进剿，白狼等已去远，不及痛剿。忽接第六师师长李纯报调马赴信阳，马遂将印交营务处田作霖护理，即往信阳而去。田接事后，闻白狼等在独树岗，分队往攻，在小顶山小关口，将白狼等杀得七零八落。白狼、李鸿宾挟带王氏女三人，逃入母猪峡去了。秦椒红中弹受伤，被乡民拿解，送县正法。

后王氏赎女，白狼得金助饷，又出峡骚扰，击破营长苏得胜。

团长张敬尧奉李纯命往截，被白狼等杀败，失去野炮、过山炮、机关枪、快枪、子弹、银饷等，皆为白狼所得。白狼此时声势愈大，这张都督才想发兵会剿。哪知东南又起干戈，反把第六师调往南下。原因国会成立后，发生种种案，一是大借款案，沪上宋案，洪述祖、赵秉钧又

逃出法外，河南又发张镇芳案，国会虽弹劾，也弹不动，国民所以格外怨恨。

一日，京中忽来一女学生，竟向政府出首陈明，自言姓周予儆，说受黄兴指使，结连党人，暗来京师，欲施炸弹，击死政府诸人。某处设机关，某处埋地雷，又有炸弹手枪藏在某处。

政府闻报，即派军队破获机关，并拿乱党多名，讯明正法。一面饬沪上法官，传黄兴来京质问。黄自然不肯来，忽上海制造局发一电，内称某日有乱党百多人，突入局中，意劫枪械，幸防范森严，将乱党击退，拿获党首一名。老袁接电，即派海军中将郑汝成、团长臧致平等，乘轮率兵士并卫队千名来沪。过一日。又下令将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安徽都督柏文蔚、广东都督胡汉民一体免职，因他们是国民党，恐其为患，另简员接充。

因江西与湖北毗连，令黎副总统兼理。这令一出，时人以为必有一番大变，哪知三都督竟安然交卸。未几，武昌城内发现讨贼团、诛奸团、铁血团、血光团，多少名目，皆经黎都督破获机关，又搜出文件关防等各样证据。一日，又黎都督来一女子，入门投刺，彷佛女学生，经稽查盘问，行迹鬼祟，唤出仆妇，在女子身上搜出炸弹。当由军法科讯明，实系铁血团副头目苏舜华前来行刺，当即正法。接连又有两个女子，一是周文英，一叫陈舜英，皆来署行刺，被获正法。黎都督见屡发此事，格外戒严，即电告老袁。老袁饬令严拿就办。这班铁血等团不能立足，皆逃入江西。江西绅士恐一时大变，电请黎督到任。黎因不能分身，遂荐欧阳武为护军使，贺国昌为民政长，往江西照例办事。

适有九江要塞总司令陈廷训电黎督云：“乱党挟巨金来江西，运动军队，克期发难。”黎接电，一面密电政府，增兵江西，一面令第六师师长李纯为九江镇守使，以备非常。且说护军使欧阳武电达武昌，言赣地安静，何用重兵来此镇慑；况北军一至，即将各要塞分布严密，商民甚为惊惶。即电达黎都督，请转中央，即日撤防。黎接此电，更为疑虑。只得说陈司令告急，故令李司令前往，以答欧阳。这电才发，不料陈司令又来告急电，说湖口炮台报告，前督李烈钧带领外国人数名，乘轮到湖口，会同九、十两团，调去工程辎重两营，勒令将炮台交出，归他占据。又用该营把住湖口，现分兵进逼金鸡炮台，德安混成旅旅长林虎又为他后援，事机紧急，火速添兵。黎督见此电，虚实难明。又电诘欧阳武，等他复电，谁知竟无电来。

惟镇守使李纯有急电请示，说李烈钧已占湖口炮台，宣告独立。

代镇守使俞毅、旅长方声涛等皆与李联络，扎德安林虎亦与李相应，乱机已发，特电请示。即电李纯留驻九江，并电政府，详告两使情形。政府电诘欧阳武，欧阳武言李虽据湖口，幸他团未变，今已派兵往湖口，竭力支持。政府又据报电黎，黎接电心疑，忽传到讨袁军檄文，为首就是总司令李烈钧，以下是欧阳武、贺国昌、俞应鸿等。其中大旨，皆是痛骂老袁，说他乘时窃柄，帝制自为，暗杀元勋，违法借款，种种行为，实负国民委托，国民亟起兵自卫，与天下共击之。黎阅过檄文，说道："老袁太也专制，应让他们批评。前年革命，涂炭多少生命。才隔一年，又要弄兵。我只得保全秩序，不要被他们牵连呢。"正私念间，忽黄兴、柏文蔚等又有电到来，黎只好置之不问。忽九江镇守副使刘世钧急电，请催李纯速攻湖口。未几，欧阳武通电，说北军无故三路进兵到赣，二人愤恨，由省议会及民意，公举武为都督。武为大局计，不得不暂从民意。又未几，李纯来电，说已与林虎开战了。自从李烈钧据湖口，林率兵来应，过沙河镇，被李纯派兵堵住。李烈钧早知李纯是劲敌，前欧阳武迫他撤兵，就是此意。李纯恐有变，故驻九江，专防林虎到来。

林既到湖口，直逼李纯营，先行开枪，哪知李见林军开枪，亦开营前击，两下战有多时，遂各收兵，李即分电告急。越日，即接袁总统命令，饬令痛剿。李阅电间，即宣示军士，即于夜间出战，直扑林虎军营。林亦麾军出迎，两下战至半日，林军看看弹尽，遂散乱秩序，东逃西散，李军又追一程，方才收兵。

袁前接李告急电，已派段芝贵为军长率军南下，来助李纯，归黎节制，令与欧阳武妥办善后事宜。此时欧阳已为都督，老袁尚未知。黎即将欧阳情状电告老袁。且说段芝贵率兵会同李纯进攻湖口。李烈钧虽据湖口，却是孤军，如何能支？哪知黄兴、柏文蔚、陈其美等，明知李烈钧军单，急分头起事，为李援应，牵制袁军。黄由沪往浦口，运动江宁第八师闯入督署，逼程独立，出师讨袁。究竟程肯独立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摧残国民党宁赣双独立

诗曰：

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常啸。

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

且说黄克强带领江宁第八师，闯入督署，请程独立，出师讨袁。程进退两难，遂托病让位，请黄主持。黄闻言，正中心怀，假意谦让一番，遂允就位。程即收拾行李，携眷并带卫队，向黄辞别而去。黄遂占督署，总揽大权，宣告独立。凡一切应行之事，均由黄办理。

再说柏文蔚、陈其美等闻黄已得手，柏遂至临淮关，组织讨袁军。陈就在上海设司令部，悬帜讨袁。又有长江巡阅使谭人凤、徐州第三师师长冷遹，皆有独立消息。老袁闻此警报，即任张勋为江北镇守使，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，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、兼江淮宣抚使，克期南下。又恐议院国民党引党人扰乱都门，派前总理赵秉钧为警备司令，陆建章为副，防护都门，布置完密。

且说程德全到沪后，即将在宁被逼情形，电告中央。老袁来电申斥 - 番，即令在沪设一临时机关，以便恢复。忽江宁有电前来，说南京四路要塞总司令吴绍璘、讲武堂副长蒲鉴、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等皆被黄兴杀死。袁即将黄兴、柏文蔚、陈其美所受职，一体革去。并令张勋、冯国璋两军赴前进剿，惟张勋格外奋勇，因前次在南京被驱，心中怀恨，今次南来，正好报仇。连夜进兵，正在韩庄，遇黄兴派来宁军，当头遇着，两下开战，战了一日，未分胜败。张勋大怒，亲自出战。兵士见主将出战，个个当先，一阵将宁军杀得倒退。正往前进，忽邮局递来黄兴 - 函，张拆阅后，即将书扯碎，遂道："我只知有老袁，他事不问。"且说第三师长冷遹，闻宁军大败，忙率兵赴援，正遇张勋军，两下交战，并无损失。忽总兵田中玉领兵来助张勋，两下夹攻，将冷军击得四散，张勋遂占徐州。再说九江口李纯，得段芝贵一支军来助，遂计合攻湖口，一面出示招抚归诚。李烈钧军屡出皆败，几难出险。团长周璧阶见势已危急，遂率军投诚。烈钧格外惊慌，竟向各处讨袁军求救。

哪知国民党首领孙文，恐党人一败，无地托足，又发电怂恿各省独立，又电致老袁退位。你想老袁早把帝制之心决定，如何肯听。又见民党失败，向各处告急，遂乘此机会，先把反对的人物全行逐去，再造成

一个袁氏帝国。遂下令先将孙文铁路全权撤销。至如汪兆铭、唐绍仪等，也有电劝老袁退位。老袁遂轻轻用几句答过。各省只道老袁好意，皆说此次肇事，是孙、黄、柏、李等为乱，无辜涂炭，均目为乱党；情愿为前驱，为袁驱除。

且说皖督孙多森，本老袁心腹，今见江宁独立，甚为骇异，说："我无军事学，不便督师。"众议推胡万泰为都督，孙为省长，宣布独立，任宪兵营长祁耿寰为讨袁总司令。哪知芜湖旅长龚振鹏因看不起孙、胡，遂先已独立。知财政困难，说大通盐厂存银甚多，遂率营兵前往，将大同盐厂存银抢掠一空。厂旁有营兵出抗，全被打死。孙、胡见此，谅立不住，遂改装逃走。此时省城无主，格外紊乱，正议改推都督，忽闻柏文蔚到来，大众出城欢迎，柏在临淮闻乱，遂即南来，途中遇胡万泰，相偕同行。柏入城，即自任都督兼民政长。调齐军队，抵抗北军。孙多森逃至上海，即电告中央被逼情形，请任都督讨平乱党。袁接电，遂把皖事责成倪嗣冲，倪遂督师进攻去了。

又广东都督陈炯明，闻黄兴已实行讨袁，遂至会宣示老袁罪状，拔刀威逼，议员只得听命。陈回署即宣告独立，自称粤总司令，并派兵援助黄、柏等。此外湖南、福建、重庆皆相继独立，起应孙、黄。袁政府只得派兵往御，所注重的是宁、赣两路。烈钧已入围中，又兼海陆军双方攻击，烈钧不支，只得弃湖口，逃往他处去了。湖口已为北军所得，老袁闻报大喜，即下令悬购李烈钧，并赉银十万犒赏士兵；所有善后事宜，责成宣抚使段芝贵办理。且说沪军总司令陈其美连攻制造局，屡战皆败，遂退至吴淞口。哪知松江军队公推钮永建为总司令，先派师、旅、团长，开往沪南，与北军决战。一到龙华，即向分厂开枪，谁知内无一人，即整队进厂。由松军将厂内火药子弹检过，贴上封条，令厂长严守，即拔队赴沪。此时制造局督理陈晃，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，正接黄兴来电，苦无办法，正在为难，忽郑汝成领兵到来，见此行为，遂说此处全军，大总统本责成海军，现在枪械又足，又有兵舰驻扎，正好设守，何必犹疑，况领事团又有咨照，谅不能开仗。公守军舰，我守制局，若乱党来攻，有我承当，公可开炮相助。这才两下议定。

且说陈其美在南市设立机关，吴淞台官姜文舟受陈运动，宣布独立，划定战线，照会各国领事，不准在战线内下碇。此时上海遍地皆兵，北兵日渐到来，皆在制局住定，听郑节制。

局中原有警兵，皆被汝成逐出，恐其为患。陈见郑举动，不敢轻敌，请商会团长李平书并王一亭往局，以三万金运郑让局，被郑申斥。

李、王二君只得回报其美。其美遂决意开战，调齐南军，攻制造局，三路进兵。郑汝成分兵御敌，怎奈各军皆被郑买通，内中有不愿战者，业已退去，南军死伤甚多，纷纷溃败。第二日，吴淞台官姜文舟又奉陈令来攻制造局，又被北军击败。第三日，有海军军舰一艘入口，满装北军，登岸时，即入制造局。郑得此一军，声势愈盛。忽陈又由苏调来一军，一到战线，即行开炮。苏军中伤，才知中计，连忙逃走。郑又派兵往追，又遇松军接战，松军死亡甚众，无路逃走。又遇法兵拦阻，令其缴械，始得脱逃。此次南兵，除死伤逃走外，余均送往吴淞炮台效力。沪上绅商，谅南军已败，不能成事，遂出为调停，要求息战。陈初不允，后经红十字会长婉言，陈始应允。惟钮永建心尚未服，另召残兵，意欲再决一战。且请日军炮兵，为最后攻击。哪知这战比前更狠，连兵舰皆被击伤，到底南军不支，越战越少，一时也就散了。

此次沪上战事，至此也就告终，北军也死伤不少。老袁闻沪上战事，屡遣北军来助。今见郑告捷，遂颁洋来申犒赏士兵。

并授郑为上海镇守使。郑遵令受职，嗣闻败兵皆逃至吴淞口，台官姜文舟已逃往他处，现为要塞总司令居正管辖，居与陈木一气，郑决意往攻，遂同海军司令李鼎新遣水陆军往攻。老袁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来攻吴淞。

且说黄兴在宁，闻赣、徐、沪三路失败，自料大事已去，又兼袁总统命令严拿乱党，暗想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，遂改洋装，邀日本人作伴，并拨兵队一连护送出城。兵士送至江边，看黄登舟，始行回城。黄到上海，意欲与孙文等商议行止。哪知上海领事团已饬捕房访拿乱党，第一名就是黄兴。他如李烈钧、柏文蔚、陈其美、钮永建、刘福彪、居正等。又工部局出示，驱逐孙文、岑春暄等出境，不准在租界逗留。此时黄兴无地栖身，遂往吴淞炮台，与钮永建、居正话别。次日，即乘东洋船航海去了。黄兴既走，江宁代理民政长蔡寅，即请第八师师长陈之骥，并第一旅旅长周应时等长官，出维秩序，先以取消独立，再请程都督回宁，并拟出几条出示宣布，人心稍定，于是举代表至沪，往迎程督。并报告第一师师长洪承点在逃，众人公举旅旅长周应时为第一师师长。程督不肯下委，反要连旅长代他取消，于是军士不服，险些变起。及至杜淮川到第一师上任，谁知冯国璋、张勋两军已南来，杜即前往欢迎。忽有民权报主笔何海鸣带领党人至宁，只望恢复独立，不料为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看管起来，并将其党亦并拘住，羁留监中，遂出示取消独立。南京绅商恐张勋军入城蹂躏，遂议迎冯军使入城，并商请张军不必入城。众议已定，遂举代表前往迎冯。当谒见时，所请之事，冯皆照

准。复转告陈之骥亲去谒冯，不意第一师闻之骥出城，竟去抢劫第八师司令部，第八师仓猝遇变，敌不住第一师，遂一齐拥出。第一师将何海鸣放出，拥至督署，遂宣告独立起来。何又用笼络手段，哄诱第一、第八两师，分守要隘。两师被其所惑，竟遵命令，其余不肯附和的，令缴械回籍。及张、冯两军到，未免要开仗了。

且说海军总长刘冠雄，因吴淞口阻住，不得进，遂绕道浦东登陆至沪，住制造局。与郑汝成等合攻吴淞，密令各舰驶抵吴淞，开炮轰击，居正亲自登台还击，约一小时，两下停炮。

越二日，又一小战，炮台破坏几处。旋闻台兵因饷缺乏，皆无斗志。遂函致程德全，劝令居正反正，居、钮二人不听。刘福彪有意献台，又被觉察，被炮轰而走，来投程督。刘冠雄得悉情形，并令水陆合攻。居因钮知兵，遂将吴淞全权让钮执掌。

钮住宝山县城，有红十字会长沈敦和，央西医柯某，借护伤兵为名，冒险入宝山城，投刺谒钮。钮问伤兵如何，柯答尸身满地，不堪侧目，遂进言道：“君是松人，独不为桑梓计乎？君自命讨袁，袁未讨到，家乡已讨尽了。”钮悔道：“我已知过，但今处此，何以教我？”柯劝道：“与其轻生受祸，不如全师而退，也免生灵涂炭。”钮答道：“北军能不伤我部下，我又何求？”柯道：“何不立一条件，我去谒刘总长冒险投递。”钮遂开一条件，交柯出城，径投刘总长军前，袖出条件，呈刘总长阅过，业已心许。又与郑汝成、李鼎新协商，两下皆允。遂致书宝山，请钮践言。钮称如约。柯仍以护伤兵为名，入宝山城，四面察看，已无一兵，钮亦不在，只有职员四名与柯交涉。并将钮留之书，交柯展阅。柯阅过，即驰至炮台，众兵皆钮密令，欢迎柯医。柯到台，见各事皆定，又劝慰几句，遂将红旗一扯，各舰一见，陆续进口，驶至台下，共计八艘。刘总长亦登台，另派水兵，分道把守，随将红旗卸下，另易海军旗，各军遂向柯医行礼道谢，柯医遂将全体拍一照片，留作弭兵纪念，然后散去。刘遂电告中央，恢复吴淞，袁即令刘兼南洋巡阅使，仍令严拿乱党。钮因缉拿紧急，遂同居正航海去了。就是李烈钧、柏文蔚、欧阳武、陈炯明，亦因政府悬赏缉拿，皆逃走了。

且说袁总统见各处党人皆失败，李烈钧退出湖口，柏文蔚被胡万泰驱逐，皆悔心呕气，潜行逃走，已独立的取消独立，未独立的更服从中央，并解散讨袁军同盟会，各处已定，只有南京被何海鸣占住，尚未恢复过来。冯、张二使，先派徐宝珍、张文生进取，鏖战数日，反被何军大炮击死好几百人。徐师长的营连长阵亡好几个，徐亦受伤。张勋阅报

大怒，亲率全队往攻，先占了紫金山，又占天堡城。适柏文蔚由皖逃入城，攻击张军背后，复将天堡城夺去。张勋大怒，复催冯军前来助战，复由徐宝珍夺回天堡城，宁军更番出战，皆被击退。南军越战越少，北军越战越多。柏文蔚登城一望，见北军如柴蓬一样，乃语海鸣道："北军大队已到，将次合围，此城谅不可守了。"

何道："万一此城被陷，张勋入城，尚可巷战。"柏不答，越宿，即带从人，留书一封，出南门而去。何见函，知柏已去，遂改韩恢为都督。忽冯国璋、雷震春军一齐到来，四面合攻。

又兼城内无饷，韩、何勒索又急，稍不如意，兵士即斩门搜抢，居民无法，又举代表筹集十万元，次第缴入。北军攻城益急，韩避匿不见。未几北军攻人，何遂出南门，飞驰而去。张、雷二军也不去追。哪知二军入城，借搜党人为名，直入人室，遇箱就取，遇少女就奸，比何军格外横行。军民不堪其苦，皆避入教堂内面，尚可保全。三日后，雷副使进城，淫掠稍减。及张师入城，兵士才不敢胡行。冯亦率军入城，会同刘冠雄，连衔告捷，电文发去，即有二电到来。一免程德全江苏都督令，一任张勋为江苏都督。张大喜如愿。无奈江宁百姓被张勋荼毒，无处伸诉。哪知这场战事，偏伤了日本商人三名，日本遂向政府交涉，一要政府谢罪，二要严拿凶手，三要抚恤。政府遂派员南下，先向日使道歉，日使说起江宁惨象，袁乃下令一道，张勋接着，也觉不安。哪知冯军入城，一丝不爱，民皆爱冯怨张。冯同刘冠雄皆回原任，南方遂平。至如四川重庆，亦经尹昌衡劝导，只将首犯正法，余亦服从。这次叫作癸丑革命。所有失败党人，中央目为乱党，下令通缉，皆逃往海外。

惟有河南省白朗，他与党人不同，黄兴约他讨袁，如成事，即以河南都督相酬。哪知革命党起，各省军队皆调去防剿党人，他更无人阻挡，格外横行。及党人失败，田统领作霖遂献计张督，三路兜剿，张督不从。任王毓秀为剿匪总司令，又不知兵，反为白朗所败。河南议员等质问政府。老袁才电饬张督，勒令各军剿匪。张督无奈，遂亲自誓师，向马店进发。白朗闻张督来，遂集悍党为三队，潜伏马店左右，见汽车到来，众人各欲争功，不待快军至，遂开大炮，响声动地，张镇芳已吓得不得了，令回车疾驰而去。众人追赶不及。白朗叹道："你的太性急了，竟把张镇芳吓走。"旋攻破皖省数县，及闻黄兴等失败，目黄兴为无用人，乃返身东行，又入湖北去了。张镇芳自被白军一吓，遂托病入京，豫省一缺，改田文烈署理。袁总统因白朗未平，此时只是料理自己私事。也顾不及他，遂运动国会，提出征伐叛党议案。院长张继见党人

失败，因涉嫌疑，遂辞职而去。国民党同盟会，亦因赣省肇事，皆纷纷辞职，也有出京，也有回籍，国民党失势，进步党最占优胜。遂由议员提出议案，说临时政府按照约法组织机关，如有窃据土地，私立名号，反抗政府，就是背叛民国。政府用雷厉方法，以乱党对待。政府得此议案，更觉辉煌。饬北京检查厅，传国民党议员讯问黄兴是否党魁？党中人如与联络，应由政府取缔，或由党人自行宣布，将黄兴除名。议员无法，遂开会表决。此时也有脱党的，也有辞职的。正在交迫时候，忽现一种秘事，原来大借款未成立前，政府却向奥国斯哥打军器公司借三千二百万镑，附有特别条件，双方已签过押，至今才露点形迹，传到议员耳中。议员闻此事，无论甚么党，皆说政府违法，遂提出质问。老袁只得承认。议员不好弹劾总统，遂弹国务员，此时国务总理是段祺瑞代理，此事有前，不与他相干。阁员因借款外露，遂就势辞职，除陆、海军两总长一时不好易换，仍旧任段、刘外，余均易去，内阁又算成立。老袁心中，以进步党既然受用，因借款又来作梗，恐将来怕靠不住，且先将国民党除去，再来摆布他。乃通饬各省，如有国民党机关，全行斥去。一面派探侦缉，如有事涉嫌疑，即拿去处死。

列位，到此也知老袁心了，所有反对的，统把他当匪类。

民党中人，也就减威了。惟袁氏的人，总想把他抬上位，做个开国功臣，可惜还是临时充选。于是大家议论，请国会先举正式总统，倘袁氏当选，慢慢尊他为帝。究竟老袁当选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欧事风云日人乘间要求

诗曰：

世事如棋局，驹光容易过。

劝君休妄想，免叹奈何多。

却说袁氏一班爪牙，巴不得一下把老袁抬上台，改共和为专制，自己好做佐命功臣。遂大家议定，请国会先举正式总统，把袁氏当选，再慢慢图谋帝制。此时国民党声势已减，两院议员，哪个不怕老袁声威，只得随声附和。现在大总统选举法，未曾制定，两院议员遂急于研究。先将选举法宣布，然后才好选正式总统。于是国会开幕，先定宪法，后举总统。仿西洋各国宪法规定，组织两个机关，其中草创讨论，各有责成。遂于九月五日，由众议院开会，投票解决，先举总统问题。至开匭验看，先举总统的得多数。再由议院公决，仍是如此。原因宪法未定，先提出举总统的议案，实是难事，但是既已附和，相应通融，便决定由议院委员会起草，交院议员会议，皆已通过，遂颁布总统选举法全案。选举法既颁，于十月六日，依选举法例，第一次投票，老袁得票最多，老袁虽多，奈不足数，作为无效。一连二次，皆是如此。此时院长已举王家襄，遂向众密语道："我看此次非举老袁不可，况老袁左右皆想立功，尊他为帝，不如速举老袁为正式大总统；他心已足，可以帝制不再见。"名议员只得应允。到了第三次投票，还是老袁占多，再照选举法第二条说明施行。众人正在写票投匭时，忽来百十余人闯入会场。众人问明，说我等是公民团，来看选大总统，把议员皆围住数重。议员见此行为，已见袁总统心肠，遂不及再思，只得草草写"袁世凯"三字，投入匭中。至开匭时，票票皆是袁世凯，遂当场呼唱，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。这声传出，公民欢呼，自不必说。

越一日，又选黎为副总统，得票满足。选举事终，由国务院通电全国，由外交部又照会各国公使。这回袁总统正式就任，一切礼仪自然隆盛。至本年十月十日，全国行国庆礼，又经袁总统正式就任，格外洋溢。由国务院通告礼节，袁总统遂就职于清帝的太和殿，向南而立，随从人员分立左右，侍从捧上誓词，袁总统宣读告终。各官皆趋前行礼，向袁总统鞠躬，袁总统也答礼，侍从又进宣言书，袁总统又照读，读毕，各官又向袁鞠躬庆贺，袁亦答礼如仪。礼毕，由掌礼官引袁总统退入休息室，既而大礼官引外宾入礼堂，排班站立，复请袁总统入礼堂南

向立，鼓乐迭奏，袁又就礼台。外交部长引各国公使至礼台前向袁行鞠躬礼，袁亦向各公使答礼；公使代表外交团宣读贺词，袁亦亲读答词。读毕，各公使均表同情，遂向袁敬礼，袁亦答礼。礼毕，各公使再行私见礼，由大礼官按序引见，彼此皆敬礼如仪，礼毕，外交团皆退入接待室。礼官又引清室世续与袁总统相见，两下皆相致敬，世续退后，大礼告成。各官照例三呼，继以军乐，袁总统退步下台，入休息室稍息。不一时，陆军总长段祺瑞请总统到天安门外阅兵，袁令外交总长邀各公使及清室世续同往校阅，各公使乐从。于是袁在前，公使在后，至天安门，各依座位。一声令下，万兵齐集。一一上前参见行礼，礼毕，各军演技，格外纯熟，袁总统也格外欢慰。

阅兵后，即返总统府去。至下午，即颁命令，各官均加升授。欧洲各国，至此闻正式总统莅任，咨致外交部，才承认中华民国。且由各部颁发通告，一律放假三天。各省长官亦皆上书称贺。黎副总统亦正式就任。国务院暨各省亦电致贺。此时黎副总统已辞江西都督，保李纯署任。就是彼选为副总统，也不甚乐意。虽各省来电致贺，他只淡淡答复几句。

且说袁总统，前因议院种种之事，皆要由国会通过，方才有效以为国会专制，未免心恨，将来事事要国会取决，自己连一点主权没有，如何使得。实因前日选举时，只得隐忍。今日就照各会咨文，刊登公报，收回主权，才是道理。此文一发，议院接到后，皆说这是通例，无庸通过总统。大众因宪法草案正在斟酌，无暇回复老袁。老袁见无复文，更欲越俎。哪知国会正因宪法起草，委员会在此裁决。突有八人趋入，言奉大总统命令，来会述意见，并达总统咨文，请照此施行。遂将公文交过。会员阅过，便对八人道："民国立法，全在国会，概不受行政干涉。诸公来实系违法，请转告总统，收回成命。"八人道："咨文在此，你再看。"议院看过，说道："大旨已定，不能更变，况大总统条例，皆是君主的法例，与民主立宪法不合，本会只知遵例，望诸君自重。"你想这八人，碰一脸灰，回去能有好话说，见了袁总统，自然添些浮词。袁总统道："你去，我有法。"过了一日，老袁发出电文，致各省都督长官，反对宪法大旨，谓制定宪法，关系民国存亡，其权操国会，稍不如意，即行弹劾，而况又有种种背谬，请各长官于电到五日内，速加修改，以便采择。老袁并非不知法例，实因选入正式总统，不好放恣。所以电各省长官，叫他们出头作梗，可以压倒国会。况各省长官见老袁威势，哪个不巴结他呢、这个说解散国民党，那个说取消国民党员，老袁见纷纷电文，皆是为己。忙邀国务总理及各部长商议取消议员事宜。众人主持两

可，乃由袁总统下令，先解散国民党及撤消国民党议员。此令一下，就连各党议员心中忐忑，大家议论，要与政府辩论曲直。哪知老袁手段更狠，一面下令，一面派军警至国民党员寓，追缴证书徽章，稍一迟延，军警即抽出手枪相对。国民党员只得缴出了事。至夜已索得三百数十份，并将在湖口起事前脱党议员，亦并缴出。至天明，已一齐缴清。又派军警看守两院人员，凡不在单的，方准出入。此时两院人已去了一半，如何还能议事。

袁总统虽有令递补，各省议员哪个还敢来京。袁总统见议员没有什么议论，索性下令将各省议会取消。老袁既将议院摧残，心满意足，心想云南都督蔡锷于二次革命时，曾联络各省调停罢兵，哪知又为老袁所忌，遂召他入京。云南都督一缺，令唐继尧兼署，其余湖南都督谭延闿、福建都督孙道仁，皆附和独立，遂下令免职。把湖南一缺任汤芗铭，福建一缺着刘冠雄兼理。老袁既把三督去任，各省皆无异言。惟国会因人数不足，时有烦言。袁总统因此遂选有名人物，组一机关，叫作政治会议。会长任李经羲，又任七人为襄议员，由总理举二人，各部长各举一人，法官二人，凡议事时，各人齐集会议，算作国会代名词。又授意各省长官，叫他提倡取消国会。于是副总统黎元洪，联合各省都督长官等，联名电达老袁。黎都督通电以后，即有参议院长王家襄来鄂，说奉总统命令，邀副总统入京，面商要政。黎遂将各项事交民政长代理，即同王束装北上。那知黎一入京，即有绝大关系。原来袁大公于克定，听老袁语中有刺，遂乘机进言，老袁怕画虎不成，遂着人示段。因段是陆军总长，兵权在手，叫他鼓吹帝制，谁知被段申斥一番，来人返报克定。克定乃派王南下，邀黎入京。以为黎可助己，将段离开，叫他任湖北都督，撤他兵权。谁知黎一到京，即上书辞职。

袁总统即照准，鄂督更换。又下令免张勋本官，任为长江巡阅使，调冯国璋为江苏都督。

原来张勋本是老袁属下，他除清朝外，只服老袁一人。所以至今辫子还未去，老袁也知他用意，惟恐帝制一行，他出来反对，故将他都督免去，任他散职。遂任冯为江督，赵秉钧为直督，先布置停当，后再变政体，拓开帝道。偏两院执着约法，来质政府。国务院见他啰唆，遂答复道："两院既不足数，当然停议，大总统乃是一位豪杰，更不得绳以常例。"议员抵制不过，也就罢了。

春去夏来，已是民国三年，袁总统忽颁一令，并布告一张，内中说是约法不良，议员应全体撤换，改新国会等情，其中有明白的，领几文

川资回籍，不明白的，还在此纠缠。惟袁大公子见父所为与己相合，所有反抗的已经撤去，心想路是上了，就是缺一帮手，遂与段芝贵商议，去联络老冯，老冯势力不亚老段。段芝贵平日自称智囊，今见袁大公子有请，便献了一条美人计，向大公子附耳，如此如此。

原来总统府中，有一女教授周道如，江苏宜兴人，她父在前清做过内阁学士，随父在京，自父故后，她一心事母终身，不愿嫁人，只有一弟。这周小姐因家寒，遂出来当教授。老袁很赞她才学，遂聘她为教员。她同袁三夫人闵氏，更为莫逆。

一日闲谈，偶言婚事。周小姐道："前为老母尚存，有心终事，今母已逝，吾年又长，哪还有此奇遇。"三夫人又用一番手段，说得周小姐心动，满面飞红，只是叹气。三夫人道："我同你情同姊妹，有话不妨直说，我自然代你成全。"周小姐道："我愿学那梁夫人，奈年已就木，只好待来生罢。"三夫人道："我代你觅韩蕲王，以慰夙愿可也。"三夫人遂别去，转告老袁。袁亦愿为撮合，奈总不得人，只得搁下。一日，冯国璋在京，至总统府中议事，忽见周小姐，啧啧称羡，问何人，老袁触动旧事，即对国璋道："此是宜兴周小姐，现在我处充教员，闻你丧偶多年，我代你作伐，聘为继室。"国璋道："我虽丧正室，尚有姬妾，豚于又大，我年又半百，此事如何可行？"老袁道："这周小姐年纪不过比你小十余岁，我再商知周小姐，再议罢。"国璋称谢而退。不一日，国璋出督江宁，各大吏饯行都门。时段芝贵在座，又谈周小姐事，国璋道："我是一个武夫，人家学问又比我高，我是很愿意的，但是难为这胡子呢。"大家又说两句趣话，随时分散。次日，国璋别友出都，赴任去了。一日，克定又问段芝贵，遂将现成美人计说明。一日，又至总统府，乘间言及此事，袁道："吾因事忙，却把此事忘了，究竟两下意思同否？"芝贵道："大总统代他撮合，哪有不愿意的，现两下已经感激，为他玉成，以后大总统要有事，还怕他不效力吗？"老袁点头。芝贵去后，即着三夫人去说。

三夫人道："我早巳说妥了。"袁总统即致函国璋，叫他践约。

国璋复"遵命"二字，择定三年一月十九，行大婚礼。到十二日，即遣大公子克定及三夫人，率周家姻亲及主婚代表等，送周小姐下扛宁完婚。此时江宁热闹光景，不用细说。待周小姐渡过江来，用大轿抬入坤宅。至十八日，由坤宅启行至都督府。

越日，即为婚期，时至下午，冯都督着上将礼服，佩挂勋章，乘舆

出辕，由大总统代表人、介绍人、司仪人、迎亲人，拥着彩舆，全副仪仗，偕冯都督至坤宅。冯降舆入室，行过亲迎礼。

稍息一时，先行告别。又过 - 时，即由送亲人送彩舆入都督府。

司仪员登堂，请冯都督出来，一面请新人降车，有侍女两人，导入礼堂，与冯都督并立，行文明结婚礼式。先由大总统代表读诵词，新郎新娘遣人代答诵词，以下礼节如仪。司礼员唱“新郎新娘行鞠躬礼”，两下对向行礼，至再至三，夫妇礼成。

由两新人对代表介绍人行礼，代表介绍亦答礼，以次行礼已毕。两新人归入洞房，行合卺礼，大婚事毕，袁大公子亦即返京。

且说袁总统密谋帝制，处处皆从变政上人手，如蒙藏之事，无暇顾及，只要自己事能成，就是失去点土地，也不算事。未几，又取消地方自治。地方自治既取消，各省都督长官，又推赵秉钧领衔，呈请将各省议员，一律停止职务。袁总统又有借口，复下一令，皆是违法。惟内阁总理熊希龄，起初是一往无前，欲展心中抱负，造成一法治国。至此一看，国会也倒，袁总统又大半违法，遂上书辞职。袁虽慰留，奈去志已坚，只得照准。所有与熊有关系的，亦相率辞职，袁皆照准。熊内阁既倒，遂即出都，不表。一日，总统府忽来一急电，内称直隶都督赵秉钧暴亡。原来赵是袁的心腹，刺宋一案，很为有功。至赣宁失败，民党中人统海外亡命，应夔丞亦从狱中逃出。应在上海匿迹数月，心想刺宋案有功于袁。遂北上，托赵介绍，适赵任直隶都督，应至天津，与赵相见，赵甚优待，应欲见总统，请赵先电达。赵用电话先与总统接洽，遂送应出署，派卫队送应上车。不一时传来，说应被刺。赵大惊，直向总统问话。答道：“总统杀他。”赵大悔，遂电总统府，请病假。袁即照准，并饬医士来看，诊治后，依方服药，药才入口，即便呜呼。袁接电后，表面上说他忠勤，给金治丧了事。

且说袁总统一意尊重主权，削除民意，把全国海陆兵权收集中央。召段祺瑞回京供职，沿途助剿白朗等军，令段芝贵署湖北都督。此时白朗正扰楚豫，被护军使赵倜等逼入西北，白军死伤甚众，东窜西奔，直至临汝南与官军相遇，飞弹击中朗腰，返至大刘庄原籍而亡，众军亦渐失散。

且说袁总统调段祺瑞再任陆军总长，此时约法会议已经修好了，由袁总统核定公布，共计十章，分列六十八条，其中文字，皆是帝制的施为。袁总统又令徐世昌为内阁协理，所有国务院官制，一律取消。总统

府设一政事堂，由国务卿赞襄政务，承大总统令，监督政事堂事务。又设左右两丞，又设五局一所，各置长官。又选参议员与议政事。袁总统此时只管变政，心想东西各邦，只承认中华民国，难道不承认中华帝国吗？又恐怕实行帝制，各国出来反对，遂想一法，聘几个外人，充总统府顾问员，好运动本国，承认帝制。不料欧洲一方面又起一个大战事来。原来欧洲战争，起自奥、塞两国。奥国太子费狄南，被塞入泼林氏刺死，奥皇即向塞责问，叫他赔偿生命，提出许多条件，逼他承认。塞本小国，原难照行。奥遂向塞下战书，与他决裂。塞亦居然宣战。俄国亦下动员令，出兵助塞，奥亦请德相助抵俄。德皇素且雄心，每欲纵横全球，奈无间隙，今为奥所请，出而抗俄，即与俄宣战。哪知法与俄夙缔同盟，又为俄抗德，德又与法宣战。德、法二国之间乃是比国，原为各国公认，永远中立。今德法宣战，必向比假道，比国不允。德遂长驱直人比境，英国仗义宣战，要求德皇尊重比国中立。德皇不理，英又与德宣战。此时英、俄、法、塞，与奥、德互动干戈，彼此争雄，日本与英同盟，也与德决裂。惟美国与他国均严守中立，中国更不必说，也只得严寺中立。由袁总统依中立条规，下令宣告中立。不料日本因欧战发生，与德绝交，兴兵攻打胶州德祠租界。胶州是中国租与德国的，日本吞为已有，明是破坏中立条规。袁总统心想道：“只要日人赞助帝制，就是违犯点，也好含糊，于是与日本画成数十里战线，战线以外，听其自由进兵，以内不准违犯。日人得此大慰，遂进攻青岛，两下相持数月，皆有死伤。德人粮尽援绝，谅不能保，遂悬旗乞降。日人遂乘此把青岛占去了。袁总统也不去问，只是总缆大权，恢复帝制。至本年十二月底，先改大总统选举法公布，内中有大总统一任十年，或连任，或连二三次者。照此看来，将要终身为大总统。就是后任大总统，亦要前任大总统推荐三人，署名金简，藏诸金匮，倘举后任，除现任得票连任外，只有金匮中推荐三人可举，余外不得参入。列位，你看这大总统也不再举了。自己做一任，连一任，再连一任，以后再把儿子接替，岂不是做皇帝子子孙孙为帝，别人一点希望也没有吗？

袁总统既将总统选举法改定，便节节照行。至书藏金匮之人，也是他心爱的，或自己，或他人，皆未可知。越两日，又定出国玺条例，分作三项：一为中华民国玺；一为封策玺；一为荣典。如“大总统印”、“陆海军大元帅印”，仍称为印，不过附入国玺条例中。转瞬已是民国四年，元旦觐贺，礼节如仪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日本既占青岛，一切特权皆被日本侵占。袁总统得此消息大惊。你道何故？原来德华银行，袁因存有巨款，留为运动帝制所用，一

旦侵占，恐被收入。遂急中生智，即函致英、德、日三国，撤战域。一来青岛战事告终，各处安靖，中国应设兵防海，为此情形，不能不要求日本撤兵。哪知日本处处见老袁揽权，遂即照会过来，说道：“你何必亲近德意志，难道我日本不能帮忙吗？”老袁见了照会，正中心怀。便请顾问洋员商议，请他电达本国政府，极力帮忙。哪知日本内阁大隈煞是外交能手，得了这个消息，当下提出二十一条件，向袁要求，为将来帮忙报酬。即电驻华日使，向袁交涉。袁见此条件，皆是有关国耻，自然不能承认。原来日本屡欲并吞中国，不能到手。今趁欧洲战争，他国无暇干涉，故立此条件，挟制中国。

所以袁见此，不敢发议。段奋然道：此项条件，绝不能承认，不如退还，免生疑议。袁道：“我国极弱，若一件不依，恐致决裂。”徐世昌道：“此责在外交，应着外交部长婉言解释。”

此时外交部长是孙宝琦，知此事难办，遂辞职。举陆征祥代理，陆亦见条约厉害，不原就任。经袁密嘱，陆遂就职，即照会日使。日置益带书记官来与陆交涉数次，皆无效。陆总长道：“请贵国将条件改换，始可议。”日使不允，告辞而去，一连多日未议。原来各国有照会与日本，云在欧战期间，日本不可专谋中国利益，由日内阁答复各国，将重要瞒起，只开十一条，说此是从前未了手续，今提出与中国开议。即电告驻华日使，叫他赶紧议妥。日使接电，遂与陆总长相商，叫他速认。奈总不成，日使大愤，说：“你总统心事，我是知道的。速将山东中德条约以内权利转给我国，以了目前原案。”陆答：“候欧战事解决再议。”日使不待说完，大声道：“就是此事，迁延多日，未免太欺我国了。”遂愤怒而去。次日，日政府即将二十一条件通告欧洲各国，分五号二十一条，说是前次中日议约，恐中国无诚意，今提出交涉，追加条件，并登载外国新闻报纸。至通告时，我国人民至此才知。据条件所立，简直全国所有利权主权，全为日本所有。

中国四百兆人民，看到二十一条件，没有不情愿舍身，为国纾难，与日本抗衡，力图挽救。有的抵制日货，有的组织机关，闹得全国震动。就是外国人士见此条件，也深斥日本，说他非理要求。哪知袁总统竟不张皇，至三月五日，遣陆总长至日使署，正式开谈。日使怒置不理。陆总长低首下气道：“愿将条约中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条承认。”日使仍不甘心。此时中国人民程度也高了，越想这二十一条越厉害，倘政府承认，中国不亡也亡了。遂电告各省长官，请电告政府，极力拒绝。于是江苏都督冯国璋，联络十九省都督民政长等长官，一一具衔，电达中央，力请拒约。此外有巡阅使等，亦联电中央拒约，愤怒主

战。老袁答复道：“此项条约自然不能承认，望尽心军事，不必兼顾外交，如有造谣生事者，请协同地方官禁止。俟解决后，即当宣布。”人心稍定。

却说陆总长与日使谈判，彼此争辩，日使用大言恐吓，愤怒欲退，次长曹汝霖劝慰，方又与议，终无解决。日使见天晚，遂辞而去。越两日，闻日本调集海军，准备出发，以换防为名，增加陆兵，至山东奉天等处，大有欲斗情形。老袁心慌，一面问增兵何意，一面遣使与日使再议，终不决。不料日使为乘马伤足，不能行动，乃改会议地点在日使馆。日使乃派小幡为代表，订三月二十三日为会议期。至期，陆、曹两人前往，日使犹未起。两人只得吞声至牀前协商。过两日，日使疾愈，遂乘车至外交部，大声道：“现奉本国政府训令，所有全案已修正了，如不允，也不用谈了。”遂将修正全案取出，交陆总长，陆总长阅过，也无异言。经袁总统与陆总长会议，日本条件，承认数条，拒绝数条，至第五号完全拒绝，提交日使。日使笑道：“这是本国修正好的，如不承认，我国将要用最后手段，你莫要怪。”果然日本因未承认全案，一面胁迫袁政府答复，一面下动员令，宣布戒严，预备开战。驻山东渤海口日舰亦预备进行。各国公使多至外交部，劝莫开战，和平解决。不意日使派人至外交部，说此案非完全承认不可，否则定要决裂。究竟袁总统承认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袁世凯称帝唐都督誓师

诗曰：

淡月疏星绕建章，仙风吹惹御炉香。

侍臣鹄立通明殿，一朵红云捧玉皇。

却说老袁见了牒文，心中踌躇不定，有几个激烈的，主张开战。老袁心不愿开战，一开战，皇帝就做不成了，主张和平解决，决定承认，由袁咨文答复，遣陆、曹两人赴日使馆送交。

过一日，日使至外交部迎宾馆，订约签字。正文三份，换文十三件。此次中日合约，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国耻。凡为国民者，望永远勿忘，中国尚不至灭亡呢！至合约后，内部要人纷纷辞职，不表。

且说各省长官，皆说政府经此一蹷，总要学越王生聚教训，以图兴复。谁知老袁意不为然，他反倡出个筹安会来。何为筹安会？究是变政主脑，内中六个首领是杨度、孙毓筠、严复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。这六人内中，原有民党硕望，不知何故附从老袁，每日聚谈时事。惟知总统府中，有一洋员，是美国博士古德诺，倡言民主政体，不及君主政体。六人听得此言，遂密商议，组织一筹安会机关。起初，人不知其故，后见宣言书，才知是要改革政体。过一日，忽有两篇呈文：一是贺振雄上肃政厅；一是李诲上检察厅。两人意思，皆是弹劾筹安会杨度六人，说他乱国祸民，从重惩办。呈文去后，只望有点消息，谁知竟无一点音信。惟京中总检察厅罗文干，奉公守法，见费、李两篇呈文，竟至司法却。将原文呈交总长章宗祥批阅。阅后，向罗笑道：“这样文字，问他什么？”罗道：“这筹安会，是鼓吹帝制。”章宗祥道：“前日朱启钤见李诲呈文，说他多事，将文撕破。这事如何能办？”文干无言，即告辞回署。当夜写好一封假书，送至办公处，竟收拾行李，遂带眷出京而去。文干去后，帝制风愈盛，筹安会鼓吹愈大，京中称杨度等六人为六君子，杨度等居然以君子自命。所以设筹安会，鼓吹帝制，本受老袁所嘱。甭则，如何敢为？且说老袁欲实行帝制，恐人反对，正想不出主意来。忽大公子克定到来，向他老子道：“筹安会已通电各省，现来的复电，均表赞成，今将复电带来，呈父一阅。”遂取稿送上。老袁接过，先看上衔，次看电文，阅过即掷一旁，说：“你以为各省军官赞成，就是喜事，如我身旁段祺瑞，他首先反对，不肯助我。”克定正恨老段，说：“现在陆海军权总归大元帅，摔去他便易成了。”老袁道：“我正欲去

他，因无人继任。”克定道：“何不请王士珍出来。”老袁道：“但恐不肯出来。”克定道，“儿亲自去请，定可同来。”老袁道：“你去很好。”于是克定出来，前往王宅，即以子侄礼见过后，谈及国事，说：“奉父命敦请老伯出山，任陆军总长。”

王坚拒。克定回京，复持父手书来邀，再三劝驾，又是跪请，士珍始允，即行订期。次日，克定回京报命，当即下令，免段祺瑞职，以王士珍代任。老袁既任士珍，军人方面可以无忧。

惟帝制用费甚大，处处需钱，又虑财政困难。幸有梁财神一力担任。梁财神又为袁划策，以利用民意二字，号召天下，何患不成。老袁道：“未必如此容易。”于是，梁财神先运动筹政院，令作民意代表上级机关；另设公民团，令作民意代表下级机关。上下联络，数月便可成矣。梁财神又密请沈云霈，提倡民意机关。请张镇芳组织公民请愿团，京内作总机关。外省作分机关，越多越好，不怕帝制不成。越日开会，即举沈云霈为市长。其余各有专职，大家任定职位进行，拟定宣言书。正欲颁布，忽段芝贵到来。他闻袁帝制，特由湖北赶来，为他联络几人，好做帮手。于是鼓吹帝制，越吹越盛，声立帜争功。筹安会见公民团势大，遂合一起。又见段芝贵来蔗，知他是袁的干儿子，更要联络。此时公民团章程及宣言书印就，当由段芝贵阅过，说道：“正副会长选定了么？”梁财神即将正副会长及各员姓名说明，芝贵道：“我返鄂，你们进行罢。”士贻道：“芝贵兄，你是长官巨擘，何妨联络各省长官，联衔请愿。”

芝贵道：“我已电过，尚未得复，你们先办君宪，吾等后再上书推戴，再派人到报馆打通。格外易办。”士贻道：“京中报馆已经说过，惟上海报馆要费手续。俗云：天下无难事，只要有银子，没有办不成的。”大家欢笑而散。段芝贵回鄂去了，参政院由沈云霈运动成熟，请愿书联翩呈进，老袁很是欣慰。

且说黎元洪自被诱入京，老袁恐他反对帝制，将他软禁，任他为参政院长。此时叫梁士贻往说，叫他上书进呈，好作民意请愿话柄。老黎不肯应允，上书辞职。老奉不准。且说段芝贵回鄂时，已得各省长官联衔，遂电请改易国体，速变君主。

老袁接电，即请士贻商议。先令参政院呈请愿书，请愿书上过，即派杨士琦到院，发表政见，大家也晓得他来，为孝袁代表宣言，及上台演说，也拍掌欢迎，追后取出一纸，当场读过。黎元洪虽欲反对，奈当

场人众，总是一气的，没有元洪说话处，只得仍还原座，不一时各散。越十数日，各处纷纷代表请愿，甚至妇人孺子及沿途乞丐，均举代表请愿。参政院收集请愿书又数十件。遂开会集众议事。黎元洪不到。由副长汪大燮主席，开议后，有说应集国民会议，有说应求民意妥善办法，意论不一，由副长汪大燮决定，将两说录出，咨送政府，请总统自择，大众倒也赞成。汪大燮即备咨文，赉送政府。越日，得总统咨复，当提交国民会议，征求正确民意。这复文到院，有一参政员顾鳌，出来反对，遂访沈云霈，同去见梁士贻，申述意见。

士贻道："我岂不知国民会议不能解决政体吗？但总统命令，当然属诸国民会议，不然，设此何用？"沈云霈道："国民会议，议员还要复选，恐来不及。"即告别回寓，属文牍员撰成最后请愿文，邀求政院另订办法，说国民会议未便解决国体，赉交奉政院，院中又要开会议决。不意请愿书陆续进呈，多主另订办法。副院长汪大燮知老袁心急，遂召集诸人开会。议员次第到会，由副院长报告，说收请愿书中，皆表赞成，另订证求民意办法。士贻道："最好开国民大会，选出国民代表，决定国体，这会就叫国民代奉大会。会中章程，就叫《国民大会组织法》，由主席推定起草员八人，议定即行散会。"过一日，梁等到院，即将《国民大会组织法》稿子，共十六条，交主席读过，算经全院通过。又加一咨文，呈交政事堂，老袁接到咨文，料得皇帝已到手一半，遂将民国四年双十节，停止国庆纪念。一面令梁士贻、江朝宗去清室逼宣统撤去帝号。朝宗到底是武夫，一到清室，就逼他撤消帝号。幸士治转圜。世续道："俟禀明太妃，再行报命。"二人回总统府复命。过一日，闻清庆王殁了。老袁道："庆王如何死了？"士贻道："想必因前日废帝事闷死的。"老袁道："我为帝，自然要令但撤消呢。"

士贻道："候主子登了大宝，再令他撤消，名正言顺，难道他反抗吗？"老袁又密语士贻道："此事仗你疏通。"士贻又与顾鳌密议办法，禀告老袁，依次发电，通告各省长官。这筹安会今已联合请愿团，上下一心，此中最有势力的，要算梁财神，凡老袁一言一动，皆是他代表，这且不讲。且说袁总统盛倡帝制，凡老成炼达之人，皆料帝制难成，遂均辞职。惟徐世昌一时不能脱身，仍留京师。忽传段祺瑞夜间被刺，幸未遭毒手。从此杜门谢客，除至交概不接见。奈老袁阴险猜忌，还怕他有变动，密派侦探察他行为，见无动静，他才放心。惟山东将军靳云鹏见段去位，遂联冯国璋为自卫计。

哪知又传入老袁耳中，遂将忌段之心，移人靳、冯身上，即饬长子克定，练模范军，抵制段氏，调第四师、第十师驻上海，第五师内一旅

驻苏州，安武军第一路驻南京。此项布置，皆是防冯变动。

还有云南都督蔡锷，亦为袁深忌，遂免他本职。召他入京，表面甚为加礼，暗中却是拘束。蔡亦恐为袁忌，每晤对时，必作呆言。谁知老袁格外机警，尝对左右道：“松坡太用心了。”

左右道：“哪个不想贵显，倘主子给他美差，还有不听命的吗？”

袁闻言大喜，遂屡加显秩。老袁一心想笼络他，偏他不动声色，老袁终不明其妙。一日召他入府，晤谈后，袁又言及帝制。 - 蔡离座道：“锷起初是赞成共和，及见二次革命后，才知中国不能无主，锷本欲倡言君主政体，因想着宋案，不敢发声，今主子首言及此，我是很赞成的。”袁心想道：“蔡是民党首领，朱必能心口如一。”乃又问蔡道：“你既赞成君体，前时赣宁起事，为何居间调解？”蔡答道：“前时僻处南方，在民党范围内，又隔政府太远，不得不如此做。望乞主子宽容一二。”老袁又与他谈些时，然后送客。蔡回至寓，心中想道：“老袁虽被我一时瞒过，但吾身居虎口，终难久安，可恨当日来京，未曾踌躇，又将家眷带来，实属卤莽，若要脱逃，又恐家眷受害。”

左思右想，心神不定，忽自语道：“我负七尺之躯，岂不能避害吗？”遂安稳睡觉。次日天明，起身后，即去一班帝制派人物中，随波逐流，折节下交。日久渐近亲热，起初落落难合，至此皆说蔡君好人，实是错怪，从此释嫌，遂组织一个消闲会，原来是公事毕，即集合起来，吃酒谈心，这个说帝制好，那个说共和不如帝制。松坡道：“共和非不好，不过我国人不够共和程度，才吃共和亏的。”忽一人大声道：“松坡兄，你也知道共和利害了。”蔡回视其人，乃杨度也，是筹安会首领。彼此争辩，经在座人替他解嘲，一笑而罢。奈杨度终不服蔡，遂检出请愿书一纸，向蔡锷道：“你赞成帝制，应向上头请愿，何不签名？”蔡锷道：“我已在总统面前请过愿了，你叫我署名，有何不可。”遂走至案前，提笔写“蔡锷”二字，又签了押，还交场度，家见他真爽，皆赞赏一番。

且说蔡松坡，每日与杨度日事征逐，花天酒地，早有人报知老袁。老袁见克定在旁，说：“此人果乐此不疲，我可高忱无忧了。”每日派人侦探他行径，回去报告。松坡也自觉着，从此格外胡闹，遂设调虎离山之计，将夫人先送回，自己再设法脱身。当晚回寓，候侍婢睡熟，又四处巡看，见无人踪，遂回房将夫人唤醒，先说明情由，后授以密计，如此如此。夫人道：“若非夫君先说明，我真以为薄幸了。”次早起身，先

至总统府，投刺求见。侍官答言未起、蔡故作懊悔状：向侍官道：“我有要事面陈，总统起时，烦禀报，请立电话，召我即到。”

侍官应诺，蔡乃去。及至老袁起身，侍官照禀，老袁令传电话相召，忽回报道：“蔡将军与夫人殴打，闹得不象样子，家中所有什物，全被夫人掼坏，此时不好进言。”老袁闻言，心正怀疑，可巧朱启钤、王揖唐来进谒。老袁向二人说过，即令去排解，二人奉命，径往蔡宅。见锷正在奋拳欲殴，蔡夫人披发卧地，又见满地皆是什物。夫人带哭带说：“我劝你不要贪色，也是好话，你听了佳人的话，要将我打死，让她来享福，我再在此地，莫要被你打死了。”王、朱二人亲见如此，才劝道：“这样也不能在一处过了，你派人送她回去顶好了。”松坡道：“要去就去。”内里夫人道：“我就走，我是撑眼钉，你见我就气，我在此做甚，让你同心爱妓女要好罢。”朱、王道：“夫人回去，你给他些养费。”蔡道：“谨如命。”于是从怀中掏出钞票，说这是川费，交与仆人。说道：“你送她回去罢。”王、朱道：“总统召你说话。”蔡道：“我倒忘记了，说小弟家事，二公莫笑，可惜便宜这泼妇呢。”蔡又回去催，王、朱道：“你我走罢，让他慢慢收拾罢，女眷出门，不似男子说走就走。”蔡与王、朱来至总统府，先由王、朱入报，并谈蔡宅亲见情形。

老袁道：“我道他是干才，不能治家，何能治国？”遂传见蔡锷。锷谒后，袁问道：“你早晨来，有何要事？”锷答以各省界画，亟待派人调查，特请大总统简派等情，袁道：“就是为经界事件，你去拟定数员，由我盖印，便好派去。”袁总统向王、朱等道：“究竟国民代表大会如何。”启钤道：“现在各省来电，已预备选举投票，不日即可了事。”老袁道：“近省甚容易的，如云南等处，很不容易呢。”王揖唐见老袁目注蔡锷，已知其意，说道：“松坡兄，何不致书与唐任。催他赶办呢。”

蔡道：“正是，我去发电，催他速办。”忙到电局，拍发两电。

一致云南都督唐继尧，一致省长任可澄，电文是“啼制将成，速即筹备”八字。列位，这八个字是双关语气，就老袁派人侦察，也不怕他。锷电只有“筹备”二字，是叫唐、任二位速即筹备兵力，预备举义讨袁。电发后，急忙回寓。又派妥人赴滇，先行告知，就说自己不日脱身来滇，助二君兴师。此时国务卿徐世昌见老袁一意为帝，遂托病请假，袁即照准。令赴天津医病，徐职命陆征祥兼理。过数日，由总统府中委出董康等数人，稽查国民选举事务，并电促各省，选定投票日期。各省答复电，期间不一。复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，电咨各省，以十月二十八起，至十一月二十日止。各省长官接电，也不去辩，皆怀观望之心。不

料法、意两国来到外交部，说袁总统违背民意，私允日本要索，我等出来干涉政体，遂递过警告一纸，令翻译员译出。陆总长阅过，竟发一怔。陆总长道：“总统本无自行之心，况我国政体正待国民解决，请转电贵政府毋虑。”日使哼一声道：“你总统的心，我等早洞悉了。只要你政府能保太平，各国就不干涉了。”说毕，告辞而去。陆、曹二人回报老袁，便令咨复。二人退出，令秘书拟稿，呈老袁阅过，然后缮正，咨复各使。嗣后日、法、意三使又来警告，由外交部答复，只推民意上去，于是各使遂袖手旁观。且说各省投票，次第举行，皆照政府意思，赞成君主立宪，袁总统非常快乐。到了十一月十日晚间，有急电到来，说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，已经殒命，老袁大惊。原来郑汝成因日本国庆，前往致贺，不幸被王明山、王小峰二人刺死，连同副官车夫一并击死，凶手当场被英捕擒获。老袁接电，即饬上海地方官，引渡凶犯正身问明，即于高昌庙枪决；一面优恤郑汝成。不一日，筹安会分会头目蒋士立在日本东京被刺，亦因鼓吹帝制，不过受伤，幸未殒命。老袁正思对待乱党方法，忽袁乃宽来报，说蔡锷勾通唐任反抗政府，并请至蔡寓搜查证据。老袁因无凭，不欲去搜，谁知被乃宽一激，立饬警兵往蔡寓搜查，并无搜出证据。次日蔡回寓，有朱启钤前来说，昨日大总统误听人言，至贵寓搜查，特派某来道歉。蔡后访明，是袁乃宽攻讦，自此去心益急。遂至云吉班，与小凤仙说明，用金蝉脱壳计离了天津，乘日本邮船直达东瀛。

谁知侦探查他不着，只得报老袁。老袁忽又接锷来书，心中恨道：“竖子狡猾，谅难逃出我手。”一面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就近稽查，恐他返滇。又派人至蒙自，等他刺杀。

且说各省都督巡按使，捏造民意投票选举，共选出一千九百九十三人，皆是赞成君主的。即电达北京，老袁接电大喜。

遂令财政部拨若干款，给各省作为代表来京川费，又由参政院密电各省，叫上推戴书。各省接到此电，皆依样电进。也有称臣的，也有上奏折的，并有用皇帝陛下字样的，老袁均皆承认。

过数日，国民代表领了川费，纷纷来京，老袁派专使招待，备极周至，各代表总人招待所中。到了十二月十一日上午，由参政院召集代表，申决国体投票，参政院员通到齐，只有黎元洪一人因病假未到。会场中设有两匭，一是君宪，一是共和。到投票时，大家依次入场，领票直书，均投君宪匭内。揭开时，一千九百九十三张，一张不少，照例宣布，齐呼“万岁”。杨度等乘时提议道：“全国赞成君主，应奉当今袁大总

统为帝国皇帝。”大众又三呼“万岁”。杨度等又道：“本院由各省委为全国总代表，应用总代表名义，恭上推戴书。于是令秘书员起草，当即宣布。全国各省行政区域及全国国民各具推戴书，恭戴今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。读毕，大众齐呼“万岁”。一切手续完备，大众散会。秘书员将奏折写好进呈。不一刻，申令下来，却教他令行推戴，杨度等再集代表到会，恭候上谕。

果然有圣旨下来，大众读过。杨度道：“大总统因民意一致，未便过拂，再由本院用总代表名义，上二次推戴书。”由秘书起草，后即朗诵，诵毕，即散会，即缮呈二次推戴书，老袁遂接收下来。老袁既承认为帝，遂由总统府将登极期传出，说民国五年一月一日，袁皇帝登位。

且说老袁帝位已定，遂颁明令，将内外官员一律加封进爵。

哪知这命令一发，更为朝野注目，皆说新天子登位在即。此时老袁非常快乐，所有皇帝应用对象，饬御侄乃宽一手办理，虽有皇妃世子等筹集数十万元，不敷所用，又经梁财神拨五百万，始行续办。登极期日近，不料外间风潮渐起，上海民党中人，联合海军学生陈可钧，夺得肇和兵舰，攻击制造局，被海军司令李鼎新击败，陆路被杨善德击败，袁皇帝旨下叙功。忽政事堂接到云南密电，翻阅后是来责问老袁，并请战的。政事堂回报老袁，老袁道：“前日并无反对，此莫非乱党假冒的，令陆征祥电问云南，有无其事，叫他署名。”谁知唐继尧自蔡锷遣王伯群到滇后，已宣告独立，竖起讨袁旗帜，因蔡未到，未便举动。不意蔡到日，即赴医院治病，连写十余封信，嘱党人隔日 - 二发，遂赶路回滇。道经蒙自，遇刺客数人，皆被蔡击死。

幸蔡一路皆有保护，故安然到滇。唐、任闻蔡到，出城欢迎，问及军事，皆云齐备。蔡道：“就于年内宣布独立罢。”及袁来电问明，云南已传檄四方各省，露布讨袁。会议军队名目，或称共和军、联合军、靖难军。蔡道：“此次为救国起义，直称救国军或护国军皆可。”于是就用护国军，大家称善，复议组织法，唐仍原职，第一军总司令归蔡锷担任，第二军总司令归李烈钧担任，第三军归唐自任，留守本省。一面布告人民安业，一面照会各国领事。各事完备，即下动员令，向四川出发。老袁接电后，只顾办登极，无暇议南征。各官员纷纷进计，总说云南一省，怕他怎么？老袁道：“蔡锷也到云南，此人实是要紧的。”即电令曹锟，率师征滇，并电唐继尧，叫他不要为蔡锷所惑。又参政院奏唐三罪，令下夺去勋章爵位，听候查办。

老袁正为云南气不可遏，忽袁乃宽进呈龙衣，并问年号，老袁皆一一答对："就是云南，我也不怕，但恐外交干涉，此时也顾不了许多，只好改了元再说。"

次日，即是除夕，到了下午以后，才颁改元命令，即以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。到了晚间，老袁家宴，与夫人于氏闹了一场，未免多吃一杯，及回到居仁堂，以为还是照常。即闪开目时，见国务卿、左右丞，皆排班侍立，静候登基。老袁一看，身上已穿着帝服，向头上一摸，尚未戴冕旒。忽背后御侄乃宽恭奉帝冕。老袁笑道："你们为什么演这把戏？"言未毕，忽听"皇帝万岁"，声传一室。只得向大众谦让两句，那六君子十三太保，恭请升座，老袁徘徊再三，说道："正朔已颁，登极且待后日。"遂返入内室。正值妃嫔前来朝驾，老袁道："你来太早了。"惟洪姨乖巧，说道："哪有改元以后，不见登极天子的。"老袁道："你晓得什么？"洪姨道："不过怕外交，外交也无关系，我袁家做皇帝，与他何干？况是做中国皇帝，不是外国皇帝，更无关碍。今日为元旦令辰，正好就此朝驾。"

遂拥袁入座，一齐跪下，叩首朝贺。老袁此时乐得心开，一切规制统照皇帝例实行。老袁既称帝，与民国脱离关系。

且说云南政府亦于是日成立，仍遵民国旧制，组织都督府。

由大众公推唐继尧为都督，由蔡锷、李烈钧于五年一月，率领全军，至校场祭告天地，正式誓师。由唐继尧亲读誓文，读完返署。即于是日发出一道讨袁檄文，用云南护国军名义，历数袁氏十九条大罪，把老袁隐情全行宣出。此时蔡锷、李烈钧一向四川，一向广西，分道进发。老袁亦派兵三路，前来应敌。

至一月十日，参政院代行立法院，奏请老袁速正大位，以弭内乱。此时老袁正遣专使赴日，不料反被他拒绝。心想，不知何故拒绝我使，摸不着头绪。忽新华宫跑进来段芝贵，见老袁不及行礼，急从袖中掏出一封信来，老袁接过一看，信面写明袁瑛密呈张作霖，内容是约张克日举义，共讨袁逆等情。老袁看了此书，说："你去将乃宽叫来。"不一时，乃宽趋入。老袁道："袁瑛是你爱子，他结张作霖来图我。"乃宽正答不知，忽从头上飞下一纸，正是儿子亲笔，不好抵赖，只是磕头。老袁道："你子在家否？"乃宽道："逆子不在家中。"说着满脸垂泪。

老袁见此，稍平三分气。老袁道："料你未必知情。你赶紧迫问，毋再纵容。"乃宽叩谢而去。忽由宫中查出一颗大炸弹，乃是袁瑛所埋，欲

刺老袁。过一日，忽由邮局递来一信，内中皆警告之言，老袁阅毕，正欲召乃宽。只见乃宽已进来报告道：“逆子已被天津警察厅获住，即日解京来了。”正说间，老袁又掷一纸下来，乃宽一看，是儿子寄袁世凯。乃宽道：“臣知罪了，俟逆子解来，同至陛下前请死。”老袁入内，乃宽亦起身回家，倒卧牀上。忽报二少爷回家了，乃宽爬起，正值袁瑛当面，伸掌去打，袁瑛向外而去。见门外站立警察，是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，乃宽吩咐警吏，将逆子带至新华宫。忽由内传出：着将袁瑛解送执法处，把他收禁；乃宽无辜，着令自去。

过一日，江朝宗奉密令拘拿沈祖宪、勾克明，又搜出盟单，照单拘人。及至讯问，又被沈、勾驳倒，遂将诸人同送执法处。

处长雷震春由段芝贵密嘱，讯问如无实证，即行释放，免得致成大狱。且说自云南起义后，又得黔省独立，公推刘显世为都督，联合滇军，率兵北伐。究竟能推倒老袁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袁项城殡天段祺瑞组阁

诗曰：

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。

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

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

挥手自兹去，萧萧斑马鸣。

却说滇黔联军北伐，老袁亦遣张敬尧、冯玉祥分道抵敌，不表。且说老袁日思登极，择定阴历正月元旦或初四日，举行大典。不料忽来警报，说湖南四境统入黔军手里，现节节进兵。

老袁闻此，即令湖南将军汤芗铭率牢痛剿，特任龙觐光为临武上将军兼云南查办使，率所部由粤西入滇，并饬陆荣廷募兵二十营，助龙攻滇。原来陆荣廷宗旨，亦反对帝制，保障共和，虽有命令到来，只得视若虚文。今见龙觐光到来，反弄得进退两难，所以会面时，推说："心病未愈，难以办公。所有军政事务，托王巡按使代理。今亲翁来此，一切军事，正好凭大才办理，弟可向中央请假。"觐光道："本欲向家兄处借兵，今粤东亦有乱事，只能自保，弟奉中央命令，饬在此地添招十营。"

荣廷道："弟因病不能办理，请亲翁与王巡按使接洽罢。"觐光遂告辞而去。次日，即到王巡按使处，商议募兵办法。王巡按使祖同因饷源无着，正以难办为辞。觐光见王支吾，大急道："政府已有令，款项不日汇到。"王巡按使道："昨已电北京，催解汇款去了。"觐光又问募兵地点，祖同答借军械局开办。

觐光道："同往一观。"祖同遂与觐光至械局周视一遍，觐光就在此寄居。祖同回署不一日，京款汇到，遂赶紧招募，一连多日，任觐光如何劝导，奈总不成军。忽由贵来电："龙济光已击散乱党，现已封为郡王。"觐光遂发电致贺，并请拨粤军，由海道来南宁，以便赴滇。即得济光复电，称乱党虽退，各隘须加防，实无兵可拨，请自募足为要。"觐光见无援兵，不敢再延，遂将新军编成二十营，分五路进发。自己仍驻南宁，即电达中央出兵。中央得电，深喜他效忠。桂边一路可无虑，川湘一带，也是大兵迭出，谅不致有大变动。惟江宁冯国璋，前调他来京，至今未到，特遣蒋雁行赴江宁调查防务。及晤冯谈判时，冯不过言袁心

与事违。雁行道："往事不再提了。既将军与袁在交，应助一臂。"冯道："无奈我抱病未愈，力不从心，请转总统原谅一二。"雁行道："总统亦念贵体违和，特派弟来探望，并嘱代阅防务，候上将军调养痊可，再销假理事。"

冯道："近日政务，已委王镇守使代理。"雁行不好再言，遂退出。向镇守使王廷桢处会叙多时，回寓，即将冯国璋情形，寄达中央。过一日，由政事堂传出申令，冯国璋因病请假，着王廷桢代理。此电一传，凡与冯有交，皆以老袁要免冯职，有电留冯的，有说冯保障东南，实有关系，不宜调动。

老袁此时改了初意，着阮忠枢来徐州说张勋。哪知张勋心中只念故主宣统，至老袁称帝，外面似表赞成，内里却反对，遂上《四不忍书》呈老袁。老袁知他心念故主，并不加责，只用好言抚慰，他本性直之人，可以为我用，不致生变。及阮来时，张接入，先谈些谐话，即入正文。阮于席间用言挑他，说长江一带，多亏大帅坐镇，才保无事。张接言道："百姓并不要造反，只外面革命党，内里袁项城，皆无事生风，所以不能太平。"阮道："项城内望太平。"张道："你是十三太保首领，也有这话。项城此次重行帝制，何不将宣统请出，何等不美。

他自己要做皇帝，我看很难呢。"阮道："大帅前日也曾推举，何故善忘呢？"张赧色道："他屡次密函，要我劝进，我的秘书，不过说我不反对，将来人多，总有反对的。现在云贵已创起护国军，我已料定有这一事，此番叫我替他打仗，我不能惹人骂。我已呈过《四不忍》，劝他省悟。"阮道："云贵之事，大帅如何对付？"张道："我只整自己兵，保卫地方，他事不问。"忠道："项城本意，欲添设长江上游巡阅使，不过欲抽调军队辅助，你看何如？"张道："他添他的，我军队是不服人节制，抽调无益有害。"忠枢知张意，不好再问，酒阑席散，次日辞行，回京复命。老袁遣阮南下，不料空跑一趟，遂于统率办事处，组织征滇第二军。令张勋、倪嗣冲驻鲁、驻陕、驻奉及他省，各出数营，共数十余营，限月终开往战地。谁知各省均不奉命，皆有托词，不是说防务吃紧，就说本省有变。老袁接电，急得没法，遂道："调兵无效，乃欲募兵。"遂于直、鲁、豫三省，募兵二万，静候调遣。一面急电催各军前进，并调两湖四川军，协力接济。自正月至三月，陆续运到川湘，已有十万多人。虽有为袁效力，奈滇军乘此锐气正盛，杀入川湘，或合攻，或分攻，川路自叙川直达湖北宜昌，湘路自沅州直趋常德，战线约二十余里。第一军司令蔡锷，已由黔入川，闻曹锟前来，遣刘、赵、顾三军官，领兵迎击，怎奈众寡不敌，纷纷退后。刘、赵、顾三人只得向蔡司

令告急。蔡闻报，遂计划一番，曹锟用全军力来攻，若与死战，徒伤士兵，不如改战为守。乃令刘、赵、顾三人且战且退，自己亦退永宁固守。曹锟、冯玉祥分兵大进，一克綦江，一克叙州，张敬尧克泸州。马继增见三路大胜，遂攻入黔境。到了辰州，不知如何，竟入阎王殿去了。天明由官长验视，满身青黑，只得电告中央，另简主将。湘黔两造，由此各按兵不动。龙觐光军，由桂攻人滇边剥隘。剥隘是滇边要塞，此处守兵，只有两连，闻敌军大进，一面固守，一面向李烈钧处告急。剥隘兵孤，当被战死军官一名。

龙军遂据剥隘，先锋李文富即向觐光报捷。龙体干亦占个旧，飞报捷书，龙即电奏告捷。老袁得了捷音，赐几个勋位勋章嘉奖。觐光以下，无不欢跃，乘势杀入云南，有灭此朝食之势，即移驻百色，指挥进攻。不料背后广西省内，忽一声雷响，竖起独立旗来，把个龙觐光吓得退不能，进不得，几乎龙屎龙尿都留不住。

列位，你说广西何以独立？原来陆荣廷宗旨，前已言过，因儿子裕勋在老袁处，恐如独立，儿子先伤，遂托病请假，并函嘱儿子回来侍疾。裕勋得信，即禀知老袁，即拟南来，老袁照准，并命人护送，行至汉口，忽得暴疾而亡。忙电告荣廷，极表哀忱。荣廷明知老袁派人毒死，只得以假应假，复电称谢。

遂决计独立，因饷械不足，先向中央要求饷百万，枪械五千支。

自报奋勇征滇，协助觐光。老袁如数拨兑，令他即日赴黔，其职着陈炳焜代理。荣廷接电，正集军官会议，忽梁启超到来，与荣廷晤谈，很表同情，决定进行。并请陈炳焜来议。炳焜赞成，请陆宣告独立。陆邀集全军，把助袁助滇两事宣告出来，请众解决。第一师师长陈炳焜先起座道：“袁氏得罪天下，为全国公敌，罪在不赦，况公又有杀子之仇，如公助袁，即为天下所不容，若告独立，尚可转过为功。再者，公纵不独立，我炳焜亦要独立矣！”陆道：“我宣告独立，大众赞成否？”于是全体军官，同声赞成。于是陆荣廷宣告独立，读毕誓书，即下动员令，星夜赴百色，托名攻滇，暗断龙觐光后路。又亲率十二营驻扎柳州，扬言攻黔，实取道桂林，进攻湖南。龙觐光尚在梦中，饬李文富等攻富州。李烈钧早接消息，令第一梯团黄开儒率军前敌，与桂军约定夹攻。唐继尧亦派司令官黄毓成绕道黔境，暗入西林，攻龙军右面。三路议定，一齐奋勇，马济密嘱营长黄自新先至龙军，佯作助战，龙即调往军前。此时李文富正与黄开儒互战，忽黄自新掉转枪枝，向龙军回击，滇军亦乘势杀入，杀得龙军大败。又遇马济生力军截杀一阵，已十不存八。幸觐

光得知，自率一军往救，方保全一半。又调龙体干回援，奈军心已变，不服调动，自率所部回粤而去了。只剩数十从人，入百色营。觐光见面垂泪道：“我与你死于此地了。”

体干哭道：“速叫兄弟急电丈母，请向老陆说情，果然照办，即复电说有好音，遂双方停战。过一日，陆子裕光传达父命，着龙军缴械投诚。觐光无法，只得应允。饷械一齐缴清，军官遣散回籍，兵士入编。此时老袁正在宫中取乐，忽接荣廷电报，急得无言。内中主战的、主和的不一。老袁说道：“只责成济光，先守后战。”荣廷电达济光，着他速行举义。数日无信，荣廷知他不肯，先照会各领事，仍照条约办理。一面传告檄文，檄文到百色，军民等硬逼觐光读文，读完后，又求荣廷保全生命，放他回粤。荣廷遂馈程仪，饬兵护送出境。王祖同亦就请回籍，荣廷也准。开发以后，一面下战书给济光，一面派兵进攻。此时蔡锷闻粤西已出兵，无东顾忧，遂率军回川攻张敬尧。

敬尧闻南川江安失守，即率兵往援。被土匪头目卢叫鸡诱入纳溪问道，蔡伏兵起，杀得敬尧军大败，幸敬尧逃走，即将卢叫鸡乱刀分身而亡。

敬尧一败，乃会军固守，静待蔡军到来。蔡锷亲至沪州城下，见防守甚固，料难攻入，乃挥军退后，休息一日，将营务交刘云峰主持，亲选五百人前往掩袭。正峰回路转，恐忙中有错，向土民问信。忽有一老翁，自言王思孝，年七十余了，因受北军苦处，不堪言矣。今见将军到来，小民重见天日了。蔡问此地何名，老人道：“松坑，最好伏兵。”蔡疑是北军间牒。

老人道：“我在此看。”便散步登山，向綦江一望，见北军旗动，老人道：“北军来了。”蔡上山一望，果有大队而来，忙令五百人左右埋伏，俟有令即杀。不一时，北军已入伏中，蔡即传号令，众兵一声呼喊，枪声连天，一阵将北兵杀死大半，逃回去无几。查点兵士，一个不少，再找老人，不知去向。四处寻找，见老人中弹死林间。次日再战，互有死伤。蔡令兵佯败。

张军追去，欲进止，见前军已入林间，一声炮响，见前军已被围住，看看要尽。张率军猛击，蔡军稍退。张前军乘空逃出，已死一大半了。张指望曹锟有兵来救，谁知已经一败，不敢出来。张知城难守，遂率兵逃去。蔡遂领兵入城。泸城一下，川省震动。

张遂电中央告急，老袁得电大惊。不料外国公使提出外交意见书，

送外交部，说中国政府既无平乱能力，滇黔系维持共和，不得目为乱党，各国承认为交战团体，请老袁速取消帝制，免得久乱。老袁正忙不了，忽又来一长电，头二句就是：“速行取消帝制，以安人心。”译至末尾，署名是江苏冯、山东靳、江西李纯、浙江朱瑞、徐州张勋，此五人皆是老袁心膂，今来此电，安得不叫他丧气。秘书员见老袁躺倒，还疑他晕过，再一看，眼睁眉竖，令人害怕，叫人去请大太子。不一刻，克定来，老袁忽起身道：“好好好，你劝我为帝，我听你，费多少心，花多少钱，惹出这场祸来。现人心已变，叫我如何下台？”

克定道：“就是三省也没紧要。”老袁道：“你去看五将军电文去。”克定挨至案前，见秘书才写一半，已吓得魂飞。老袁道：“速去请段祺瑞去。”祺瑞闭门不纳。又回往天津请徐世昌，世昌被克定恳求，只得同行入京，一见老袁，叙过寒温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仍行帝制，还是取消呢？”老袁道：“只要外边太平，我无不从命。”世昌道：“你能取消帝制，我请段祺瑞出来维持。于是世昌辞出，去邀祺瑞到来。议论以后，老袁即令秘书草拟《撤销帝制命令》，又经世昌修饰。次日（即三月二十三日）即颁示取消帝制，废止洪宪年号，又决定善后办法三条，通电各省不提。

且说徐、段二人接奉命令，仍任前职，遂调和南北，邀黎元洪联名拍电致唐、蔡等，说已取消帝制，请回原省维持治安。

哪知此电一拍，滇黔均不肯允，且言如欲求和，须要老袁承认六大条件：

（一）要老袁退位，将他驱至国外，贷其不死；（二）要诛戮杨度等十三人；（三）云南起义兵费，要抄老袁及杨等家产赔补。其余三条内，有不准袁子孙三代任事；有老袁退位后，以黎副总统继任；还说老袁一天不退位，和议一天不成。电告徐、段。徐、段报知老袁，老袁仍运动人代其维持，均着无效，所有帝制派及老袁私人，皆求老袁用兵。老袁再电各省拥护，各省见众怒难敛，皆不附和。于是一班老革命党，由新加坡来粤，攻打粤东，你占一府，我占一县。粤将军龙济光见革党众多，奏请独立，假编民军，遂有海珠会议。谋杀汤觉顿数人，徐勤变装逃走。梁启超、陆荣廷闻信愤怒，欲发兵东下，幸广东巡按使代为剖辩，粤省始假告独立，暗中仍拥护中央。不料浙省又闹独立，将军朱瑞出走，巡按使屈映光遂迎旅长童保喧，电知各处长官，宣告独立。此时正式独立的已有数省。粤省即将蔡乃煌枪毙，济光遂与桂省联兵，遵约北伐。其中如老袁派兵，军舰沉没，江阴独立，种种皆不用细述。

且说徐世昌接到冯电，谅已变去，遂入报老袁。老袁惶急道："还请老友为我设法，除逼我退位，万事皆可。"世昌遂拟稿，提出新阁员，有蔡锷、戴戡等六人，交老袁阅过，各电请到京组阁。蔡等复电，非老袁退位不可，余无别议。世昌见电，入见老袁道："你闹到这个样，叫我没法收拾，非请祺瑞出来组阁，或战或和，他有道理。"于是任段为国务卿，先布政府组织令，修正总统公文程序，恢复国体。此电一发，张、冯、倪三将军发起南京会议，电达中央。

是时广东方面，已举岑春暄为总司令，出师北伐。谁知南京会议期已到，各省绵派代表到宁，解决时事。老袁亦派蒋雁行等三人到宁与会。到期，由冯国璋主席，第一条就是总统问题，各代表赞成的少，反对的多。冯见不能通过，只得说改日再议。散会后，徐蚌代表即向张倪告急。倪遂带兵至宁，欲以武力追代表承认老袁为总统。次日开会，倪亦到场，遂出席代表安徽。仍以总统问题宣示，谁知反对的不下数省。倪道："我只知挽留老袁。"冯恐惹出大祸，遂出为调解，议论多方，各代表始表赞成。至四次会议后，仍无效果。于是，山东、两湖等省，相继图谋独立。不料，上海革命首领陈其美被许、宿两姓刺死。隔数日，已将两人拿获，问成死刑。老袁闻其美死，大快。忽陕西来一急电，乃是镇守使陈树藩独立，将军陆建章逃生。老袁看到此电，真正气极，遂渐渐生起病来。接连全国警电纷达京师，不是痛骂，就是劝退，急得老袁又害一种尿毒症，医药罔效，竟致不起。

过了一日，忽接四川将军陈宧独立电文，正值陈妻入宫请安。老袁道："你知你夫独立否？"陈妻道："不知。"老袁将电甩下，说道："他在四川，我不能拘他，只好将你为质。"遂令女官带出，幽禁别室。原来四川陈宧与湖南汤芗铭皆是老袁心腹，今因云贵军逼境，为保求治安，遂宣告独立，拍电劝袁退位，并欲与老袁开战。老袁接电，哪得不气，又兼病体未痊，忽一阵昏迷，似梦非梦，见光绪帝与隆裕后站在面前，怒气勃勃，后又见无数冤魂，前来索命。忽诸公子陆续进来问疾，见父委顿，反怨克定撺掇老父为帝，实是祸首，兄弟竟致阋墙。

到了六月五日，忽觉清醒，命克定去请世昌到来，托以家事，并立遗嘱，使诸子后不相争。又召克定等入宫，令徐读嘱，俾诸子听受。身后事不要过丰，治丧后，即带全眷回籍。嘱毕，舌已强硬。至次日天明，徐、段二人到来，见老袁面放红光，口中连说："杨度误我！"说毕，把嘴张了两张，竟长逝了。老袁死时，正是六月六日，寿五十八岁。全眷大号。

忽一人进来，说“迟了！迟了！”原来段祺瑞拟定遗命，欲呈老袁亲阅，见老袁已死，因此惊呼，只得交徐世昌酌夺。

徐阅过，说：“快颁发出去，速请副总统就任，免生变乱。”一面为老袁治丧，一切丧仪不叙。一面请副总统就任。于是黎总统于六月七日就任，一切礼仪，多半简便，黎就职后，迭下数令，各省即取消独立，上电致贺，惟云、贵三省，仍然反抗，致电政府要求四大条件。内中系恢复元年旧约法，召集解散旧国会，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。如新政府能照行，南中各省即克日取消。河南赵倜、南京冯国璋先后电京，亦是此意。未知政府肯照行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督军团要挟黎总统失权

诗曰：

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

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

话说云贵三省及岑春暄、赵倜、冯国璋先后电京，皆是请复旧约法，召集旧国会，独云、贵三省电中有请惩办帝制祸首，限三十日以前答复，偏偏新政府不睬。谁知旧议员在上海登报，自行召集旧国会，除前附逆外，限三十日以前，齐到上海，定期开会。段祺瑞闻信，乃电南方各省及各重要机关。段电发后，南方各省极力反对，总非根据元年约法不可。段接电未允，拟修正约法。正筹议进行，忽报上海海军独立，推李鼎新为总司令，传檄远近，谓政府若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宣布，那是不行的，非复元年约法。国会开会，正式内阁成立，概不受北京海军部命令。段接电大惊，即电请冯国璋、杨善德设法调停。

谁知冯、杨并不答复，偏接国会议员联电。段阅后，乃有转意。

遂入与黎总统商议，恢复约法，黎即应允，遂迭下数令，皆是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《临时约法》，至宪法成立时止，并续行召集国会，于八月一日继续开会。此令一下，全国欢呼。

段遂任为国务总理，更换阁员，内阁又复成立。改定官制，都督称督军，民政长称省长袁所颁官爵条例及惩办祸首条例，均废止搁过一边。再说陈宧独立四川，政府改蔡锷督川。调陈宧督湘，其中虽有小冲突，也不再述。惟粤东龙济光独立，本非真心，后取消独立，仍与滇、桂军为仇。滇军司令李烈钧与桂军司令莫荣新联络攻龙济光，龙军屡败，甚为惶恐，亟电告政府，说李反抗中央，出兵图粤。乃令龙暂署广东督军，候陆荣廷到任，再行交卸。交卸后，即来京候用。粤中人士，皆愿去龙保乡。自陈宧去川督湘，哪知又被湘人拒绝，自举刘人熙为督军，电请政府任令。中央接电，左右为难，遂召阁员会议，解决湘粤乱事。阁员主张不一，后经段议论，粤事促陆荣廷赴任，湘事从民所请，归刘署理。黎总统应允，随即下令，饬陆赴粤，任刘署湘，湘省无事。惟陆荣廷不愿赴粤；返驻桂林，因帝制派在京，煽惑政府，遂托词告疾。唐继尧、岑春暄亦因祸首未办，时有啧言，政府不得已，遂下申令，严惩罪魁。此令未下时，皆已远扬，及逮捕令下，已久出京，哪能拿获一名。遂由西南抚军长唐继尧等十三人联名布告全国，内中说约法

国会，次第恢复，大总统遵约继任，与独立各省宣言相合，其抚军政务等，皆于宣告日撤除，国事政体，悉听元首与国会主持，即电北京。

黎段接电后，加倍欢慰。黎亦即日复电，随又颁正式命令，于是南北统一，此时政府才算有代表全国责任。惟粤东龙、李仍相持不下，后萨镇冰率军航至粤，陆始到任。龙交卸后离粤，李亦退兵。山东民军被张怀芝袭击，愤怒不甘，欲与怀芝死战。

幸国务院派曲同丰来调和，改编军制，归隶中央，始行就绪。

自是各议员齐至京师，重开国会，由八月一日举行，并订一切礼节，此是第二次国会开会。时京中皆道是国会开幕第二次，民国再造第一日。散会后，政府即改定公文程序，并停止觐见大总统礼。另订觐见礼八条，均仿元年例而行，内阁一律就绪，不表。且说民国再造，转瞬已近双十节，仍照元、二、三年，行国庆大礼，届期一律举行。至赏功一节，亦分级酬膺。缔造民国，推孙、黄为首，余均按功颁赏，并抚恤死难诸人。清室代表并各国公使均至总统府祝贺，黎总统皆赠勋章，大家皆欢声道谢。于是两院联合开会，商议选举副总统，日期择定十月三十日。遂组织选举总统会，议决五条，届期投票，两院共到七百二十四人，投票毕，揭视，冯国璋得数最多，当选冯为副总统，选举会咨照黎总统。黎即电达冯，令仍兼江督，内外及各省均来电道贺。忽接黄上将兴讣闻，竟于十月三十一日病殁沪上。黎总统即下令抚恤从优，以表殊勋，特给治丧费二万，着江苏省长齐耀琳妥为办理，又派王芝祥来沪致祭。此事办毕，忽由日本医院接封川督蔡锷讣音。原来松坡督川时，政务终不就绪，自己吃点心苦，旧病复发，遂离川赴日本福岗医院就医。

起初尚有效，后来日渐沉重，竟至十一月八日，由福岗医院来电译出时，乃是蔡松坡死信。中国人士无不叹息。黎接电，亦下令交院从优议恤，亦给治丧费二万，俟灵柩回国，再派员往祭，着驻日公使章宗祥妥为照料。此令一下，全国皆知。及灵柩回国，返乡归葬、依国葬例办法，不必再表。

且说段祺瑞主持国柄，拥护黄坡，外面甚好，内里无端黑幕，遂令府院两面生出恶感，幸徐世昌出为调解，将两方免职，才算了事。以下如浙督吕公望免职、杨善德督浙、中美借款、中日交涉各案，皆不细述。惟驻京德使，忽来一通牒，内言德政府要采用海上封锁策。政府为此一事，很费难为，照公法上论，德国不应为此。曾经美政府抗议、段总理要仿行，遂再三怂恿黎总统，饬外交部拟定复文，向德抗议。哪知

复文去后，德竟不理。即开国务会议，与德绝交，黎总统不肯绝德，遂致段总理动气，不别而行，竟向天津去了，并遣人上书辞职。黎总统乃亟请冯副总统设法挽留。国璋道：“除非与德绝交，或可挽留。”国璋又说绝交种种的利益。黎总统道：“倘能如此，你去一行。”国璋遂乘车赴津。至晚果同来，径至总统府，商议一切，即发电各国，令各使探明，皆说我国能绝德，将来条约能更改，自是黎、段才表同情。于是国会议员，有对德抗议的，有反对绝德的，有请政府中立的。到三月九日，段总理及阁员请两院讨论绝德宗旨，遂用投票表决，同意票得多数，即表示通过。绝德案决定，正拟草定照会，提交德使，不料德使照会先送至外交部。段总理见照会中虽有保护航业示意，但封锁战略仍不肯取消，我所提出抗议，终归无效，只好绝交，遂缮好照会，请黎盖印，随即发交德使，并发护照，送他出境。

一面电达驻德公使颜惠庆，向德政府索取护照回国。复下一令，颁布各省长官，照现行国际公法办法施行。

此令一下，德使辛慈卸旗回国，各埠领事亦相继出境。遂欲加入各国协约团，提出宣战问题。黎不肯，致使府院生嫌。

川省又一小变，将罗调京，将刘免职，川患始息。惟段祺瑞一心对付外交，定要与德宣战。遂电各省督军都统赴京会议，解决宣战问题。及各督到来，开军事会议，由段主席，即言对德非战不可，各督军皆是武将，均表赞成。段即报知黎总统，即日咨行。黎即着段代拟咨文。段出府，竟遣秘书拟稿，送交总统府盖印，即送交议院表决。谁知议院正待审查，忽外面请愿团纷纷入院捣乱。嗣经议员汤代龙问明来意，始举出六代表，入座旁听。汤遂退入后室，电告国务院，请国务总理等速莅院弹压。过些肘，始见段祺瑞率警兵到来，请愿阻仍闹不止。乃令人婉导，始终无效，遂电召马队到来，即将请愿团冲散。六代表见大众已散，也就溜去。众议员与段等也先回寓。次日，黎总统下令，饬警察厅长派警兵将昨日滋事之人查究，着司法部送交该管法庭，依例惩办。司法部接到此令，知难办理，遂上书辞职，于是外交、农商、海军务部总长均提出辞职书。原来这几位总长皆与段不合宗旨，所以极端反对，又兼黎总统不批答，各议员乐得安闲。只有段总理一人，始终要达到宣战目的，屡催众议员开会，终是耽延。至七八天后，由议员褚辅成倡议，说阁员多已辞职，候内阁组成，再行讨论。段听此论，竟然大忿，遂与督军团二十多人商议，欲图泄忿，即由宪法上着想，拟定一篇改制宪法呈文，由吉林督军孟恩远领衔。除领衔外，共计二十二人。一面赍交总统府，一面通电各省。呈文上去，并无动静。督军团料知无效，遂辞段

出京，均到天津曹锟署内开秘密会议。适张勋密电到津，邀各军长同赴徐州。各军长到徐后，与张勋密议。订约后，各散归。不到两日，黎总统下令，免段本职，着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，并通电各省。各督军会议时，本欲与政府翻脸，恐怕有免段一事，拟先发制人，传电质问，电还未发，忽接政府通电到来，各军长见电后署名，除黎总统，就是伍廷芳副署。正在惊慌，忽又有段祺瑞电到来，内言我已卸职，出寓天津，此后如有国事问题，祺瑞概不负责。

列位，你看段电之意，明是授意外省督军，教他向政府责问，许他违法。哪知各督军尚未有言，惟长江巡阅使张勋首先发电，说此令由伍廷芳副署，不合法律，各督军发电，亦与张勋电相同。此时众议院也提出质问，经伍代总理依约法并引民国以来任免总理先后通电解释，谁知一班督军团坚持电请黎总统收回成命。黎不肯照允，遂籽各军电文高搁，一面戒备非常。

伍本黎任命，未经国会通过，自觉不安，即上书告辞。黎更忧虑，黎欲任财政总长李经羲为总理，维持危局，提交会议通过，奈李不就，黎更焦灼。不料督军团噼拍一声，由安徽省长倪嗣冲通告各省，言群小扰政，国会议员乘机构煽，遂宣布独立，与中央脱离关系。此电一发，与倪一致独立的约八九省，把个黎总统弄得无法了。虽有伍代总理电文劝慰，不过作纸上谈兵，无有效果。于是独立的各省，皆派专员至天津，设立各省总参谋处，任雷震春为总参谋，设临时政府，临时会议，风声一日紧一日，黎更焦灼不安。谁知安徽督军张勋电达中央，历陈时局，劝黎勿固执，自己欲出来代为维持。黎以张是好人，急望他出来调停，李经羲亦劝黎召张，黎遂下令一道。张接电，即率兵赴京。此时明眼人料有大变，即纷纷上呈辞职，副总统冯国璋亦电达两院，请辞副座一职。黎接电越加焦灼，遂促皖督张勋及国务总理李经羲，挽回危局。江西督军李纯亦电达中央，愿出为调停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猛张勋复辟冯总统就任

诗曰：

淡淡长江水，悠悠远客情。

落花风雨梦，到地一无声。

却说江西督军李纯欲挽救大局，遂由赣入京，窥察两方意见。偏黎总统心中注意张勋，各省总参谋处狐假虎威，不容李纯进言，弄得这李督军空讨一场没趣，扫兴而回不表。

且说张勋于六月七日起程赴京，随身带五千精兵，隔宿即至天津，与李经羲晤商，定了密计，先派兵进京，作为先声，后陈调停条件。头一条就是解散国会，二条是撤销警备。黎接电，明知不行，但他是请来调停的，不得不依，遂令把总副警备司令撤散。再电张勋，谓解散国会一事，不能遵议。张电道："国会不散，调停无效。我不便住此，即得回任。"黎接电甚惊，正在磋商，忽美使来一公文。黎总统阅过，向伍廷芳道："友邦来电劝慰，这是美国好处，但目下时局危甚，公可设策。"伍廷芳道："张勋要求二事？警备已照允；解散国会，民国无此条例，况事关重大，他偏要照办，如何可行？前日免段职，有法可援，已为各军长反对。今解散国会，全国皆要群起责问的。且派员与张熟商，看是如何再论。"次日该员复命，说张帅非解散国会不可，限三日内即发命令，否则即南行回任。

又召伍廷芳筹商，伍上书辞职不见。看看到三日了，黎总统再召阁员商定，无一肯作主者。忽有步军统领江朝宗说道："国会又非今日才创的，总统为大局起见，暂且从权，再计可也。"

黎总统道："伍为副署，上书辞职，哪个来此当这担子？"朝宗道："若果无人，我就干一干罢。"黎知事不妥。又无救急方法，只好先试一行。遂命秘书缮令，次第颁发：头一道伍廷芳免职。第二道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；第三道是解散国会。第三道命令，当然由江朝宗副署，江亦恐招尤，遂通电自解。自发令后，黎终不安，遂又通电以明心迹。谁知两院议员接令后，只得束装出都。督军团见已如愿，遂各取消独立，总参谋处亦由雷震春宣布取消，惟广东督军陈炳焜、广西督军谭浩明，本是民党领袖，素附黎氏，今闻黎被逼解散国会，己怒不可止，再得议员出京莅沪，分电湘、粤、桂、滇、黔、川各省，说民国约法，总统无解散国会权，江朝宗乃是武人，更不能代理国务总理，黎总统被

逼，业已自认违法，至解散国会之令，着为无效。两督军互约，俟恢复国会，或组新国会，再行听命。无如两督军虽有啧言，奈僻处方隅，鞭长莫及，督军团只是不睬，此事不提。

且说张勋见国会已解散，遂同李经羲偕行入京，谒见黎总统，再演新闻。这日原是六月十四日，谁知见黎后，也未见有特别举动，乃于京中四处遍贴定武军告示。列位，张本任安徽，为何在京中出示，识者早知他作意，谅来必有大变。仔细探听，无非利国利民的口头，余无甚异处。至二十四日，李经羲就国务总理职。至二十九日，免司法、农商张谷职。张谷本民党人，这令一下，民党大为减色。到六月三十夜间，竟闹出复辟的事来。但复辟本非奇闻，乃是张大帅平日不忘的念头。徐州会议时，就隐下思想来了。二次徐州会议，就是议论复辟。各军奉张帅为盟主，今见黎、段决裂，正是机会到了。明是前来调停，暗却是前来复辟，遂号召同盟。直隶曹锟本列入军团，闻有此议，遂请教徐世昌。世昌道："不可不可，少轩本为忠清，倒反害清。"锟受教后，知张所为不合，遂守秘密，以观成败。

及张到津，实为此事。凡事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前国务总理熊希龄闻张前来复辟，就连发反对通电，并申五大危险。副总统冯国璋接熊电后，即与熊共表同情。黎总统接熊电，也曾明过心迹，内中已提及"复辟"二字。即张好友，也来电劝阻。

张复电道："俟大局粗定，内阁组成，即行回任。复辟一事，自当取消，请放心勿虑。"偏张勋参谋万绳栻日夜怂恿复辟，又电请康有为进京，作一帮手。康接电，即来京晤张。张即令他进言。康遂拟草诏，递呈张勋。勋启视道："这事恐不便即行。"康未及答言，忽万绳栻道："大帅志在复辟，何事不可为？"张道："有理，我干一遭罢。"即唤心腹左右入内，分请几位大员，前来起事。不一时，有数人入内启问，张便提出"复辟"二字。众大员颇有难色。张厉声道："事若不成，有我承当，概不累及。"王士珍等见张勋行为不善，不敢多言。

张复令吴炳湘便于今夜开城，招我兵入城，明日就好复辟了。

又派人先据电局，怕人发电。说着，天已黎明，即报道："定武军已入城了。"张勋闻听，起身道："我等就往清宫，请宣统帝登殿复辟便了。"张勋先穿朝衣朝冠，并令大众照穿，一齐出门，竟向清宫而来。到时门尚未开，由定武军叩门而入，大众也随张勋入内。清宫人员不知何事，忙报知两太妃。太妃与世续出问，张勋道："今日复辟，特请少主登

殿。”太妃、世续皆再三不肯，说道：“如事不成，反累我全家了。”张道：“由我作主，尽管勿忧。”世续恐张有意外举动，只得请出宣统帝来，由张扶他登殿，张先趋拜，三呼“万岁”。王士珍等也只得跪下欢呼。当由康有为草诏，颁布天下；京内各员，谕旨赏封；京外各缺，均照宣统元年颁制。曹锟以下，均改巡抚。复辟既成，把张勋乐得不可支。还有手续，皆是主持完备，张勋即发通电一道，京城里内悬挂龙旗，惟总统府中龙旗未挂，这是张勋保全黎总统面子。即日清室大臣，往总统府说黎，把复辟情形宣示。黎道：“我召张来京调停，不是叫他来复辟的。”

来人只是絮絮叨叨，黎总统不答。来人又大言恐吓，知不可动，遂辞而去。拟欲拍电，闻电局被张看守，遂遣人出都赴沪，由沪拍发，方得电报出来。黎又与府中心腹商量救急方法。大众道：“现京内兵权全在张手，如张来要求，总统不允，他必用激烈手段对付。不如先行退避，俟援兵到来，再图恢复。”黎道：“叫我何处去？”心腹道：“只得求助外人。”黎道：“我已决意辞职，只是无处交卸，但约法中，大总统有障碍时，副总统有代行职权，此事只好交冯国璋罢了。”遂收拾物件逃生。

黎总统正筹划逃走，忽李经羲来谒，并上呈辞职。黎即命草令二道：一准李经羲免职，仍任段为国务总理；一是请冯国璋代行职权，所有大总统印信，派人送天津段处保护。即带唐仲寅、刘钟秀并仆三人，往投日本使馆，恳请保护。日使应允，即由日使馆电告驻京各使馆协办保护，以重邦交。

却说段祺瑞寓居天津，闻张勋复辟，正欲出讨。忽前司法总长梁启超亦在天津，两下会议，力主兴兵。适陈光远亦驻津，有兵数千，段、梁径投营，商议讨张，由梁议出电稿，陆续拍发，段遂自任为共和军总司令。自发电后，各省皆有讨逆电出来，反对复辟。段见众心已愤，料事必成，遂亲临马厂誓师，连发两电，布告天下。适副总统冯电到天津，与段联合讨逆。

冯、段既合，军威大振。于是浙江、直隶均电告出师，公推段为讨逆总司令，就在天津造币厂内设总司令部，一面令曹锟、段芝贵分道进攻。且说宣统帝自复辟后数天，惊心吊胆，一切大事尽听张大帅调度。所放官员知事不成，均不敢来。张勋正在忧闷，忽军报到来，乃是曹、段两军分东西杀来，立出兵抵敌，谁知他只有随身带来之兵五千，余外并无一援，张兵亦知不敌，只得上前抵挡一阵。正往前行，至廊房下，正遇段芝贵兵到来，两下交锋，张军正在不支。忽报曹锟、陈光远两军

又到。张兵前后受敌，哪敢再战，遂即溃散。次日，即由冯副总统褫夺张勋长江巡阅使，并安徽督军职。并令两路司令赶紧入京，扫除逆氛。

张勋闷坐京城，举各路警耗，几乎急死，遂将经过情形电告各省，不过说张勋复辟，各军团皆与谋，冯国璋亦曾赞成，推原其始，责有攸归。及到末尾，则惟有听诸公论。张发电后，遂收集溃兵，聚守天坛、天安等处，只望背城一战。

且说各国公使团见京城危急，惟恐波及，只得照会清室，劝张勋解除武装，取消复辟。清宫只得将公使照会挛给张勋。

张勋如何肯允，定要一战。张镇芳、雷震春、冯德麟见势不好，统想逃走，谁知于路被讨逆军拿住，亦由冯下令，夺去官职。

他如康有为、万绳栻亦想逃生，独张勋不肯下台，仍在前督兵。

到了七月十二日，讨逆军三路进攻。张军虽勇，究竟寡不敌众，张勋自知不妙，遁入城中。部兵见无主帅，遂悬旗投降。讨逆军勒令缴械，方准免死。张军只得缴枪，被讨逆军放条生路逃走了。

且说张勋见势败，遂由公园归家，引妻子等乘坐汽车，逃入荷兰公使馆去了。讨逆军即于本日收复京城，遂电报天津段处告捷。段接电，即乘车入都。适徐世昌来访，说此次复辟，清室本无此心，望勿加罪，张勋原是祸首，乃是个卤夫，望念同胞可也。越日，段祺瑞入都，京中皆定，遂入院办事。一面派江朝宗往日使馆中，迎黎元洪回府，一面下令缉拿张勋。且说黎总统见祺瑞派人来迎，乃谢过日使并齐藤少将，竟回旧宅，即日通电全国，宣告去职。越日，又发二电，详述去职情由。

黎既去职，冯应继任。冯见黎电文，自己也就客气起来，说现在京师已静，应即迎黎入府，所有代行职权，亦应奉还黎，方成正论。黎见电，仍然固辞。段因此再组内阁，遂拟相当阁员，只因此时总统虚悬，实未有命令颁来，段心未免焦虑。此时徐树铮已为阁员，欲为主分忧，遂见黎总统道："祺瑞在野立功，入京讨逆，想公当有相当对待。"元拱道："我已辞职，继任当属河田，不日入都，赏功罚罪，一切归冯主持。"所任阁员如数提出。现国会已散，只得称冯总统命令，特任各部长，然后通缉复辟要犯，竟无一人被捕。惟首犯张勋寄居荷使馆中，一手荷枪，一手持函，说道："这皆是赞成帝制的凭据，倘要相逼，我只将书宣告国人，甘愿同死。"

且说张勋部下闻张失败，个个思变，经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剿平。段接电话，亦发电去慰劳。至于清宫变剧，即由内务府出名致段总理，详叙张勋逼迫等情，段电冯国璋，优待如前。

且说国民党仍欲扶黎，今黎去职，党人未免失望，即由唐绍仪、汪光铭等运动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及他舰队司令，否认解散国会的政府，即于七月二十一日宣告独立。自发电后，即率舰驰往广东。段阅电，即电冯总统，褫程璧光职，冯照允，免程本官。

且说段祺瑞屡促冯入京就任，冯恐段系复盛，为其所制，遂迟迟而行。复思江西李纯，前从征汉阳，暗与相契，不如调他督苏，又可引为自己势力，遂派人往江西，与李商就绪，然后起行入都，是时已是七月三十一日了。冯入都，便至黎府，仍请复职。黎决意让冯，冯遂至国务院与段商议。段提出当仁不让，冯才入府就职。由国务院电告全国，申明大总统莅任事，各省统驰电称贺。惟南中数省，以拥护约法为宗旨，不愿服冯政府。冯既莅任后，前因与李纯约，一经入京，便将李纯调任，遂与段商议，段亦知冯意，因冯初到任，不好龃龉，遂隐忍承认。

遂调李督苏，李缺即以陈光远调充，段亦提出傅良佐督湘，冯亦只得承认。从此冯、段融洽，段自必提出与德宣战问题。要知中德如何宣哉，李督军如何自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任私人遭物议李纯自戕

诗曰：

洛阳访才子，江岭作流人。

闻说梅花早，何如此地春。

且说段祺瑞前因与德宣战，未能达到目的，遂致与黎龃龉。

段走天津，黎免段职，冯继任。段当然又要倡议宣战。此时，国务员是段一手组成，自然皆表同情。段见大众赞成，即入告冯总统，请即下令。冯思中德遥远，何能争锋，遂应允。于是饬秘书拟布告，与德宣战。此令下后，又照会外交各公使，申明与德及奥宣战。奥使接到照会，只得卸旗回国。中央既与德奥宣战，各省，皆取一致。如南方数省，既经中央宣战，不能不查照国际公法，取同一致。于是也就抄大总统布告，出示晓谕，并照会奥领事知照。宣战以后，所有各省区的租界，收回自管，且不再述。

却说岭南各省，总不肯服从中央。原来刘存厚部下，尽是川军，概不许外兵入境。戴戡所部黔军，当然为刘所恨，以致冲突起来，黔军势孤，自然不敌。戴又联络罗佩金及唐继尧，将刘驱逐。刘不甘，遂收残兵攻戴，戴再向滇乞援，川兵不支，退走秦皇寺。两下相遇，开枪相击，戴戡竟中弹而死。川督周道刚据报中央，冯总统下令，追赠戴戡上将衔，并赐恤。

且说黎总统解散国会的议员，自段复任后，又不肯召集，各议员遂陆续赴粤，自行召集，在广东城外会议场会议，否认中央政府，另组军政府。投票公决，选举第一任大总统孙文为大元帅。孙就职后，发出通告，指斥段祺瑞等违法党私，背叛民国，应兴师北讨等语。段闻信后，知道孙好大言，但岭南数省已脱离中央，惟恐被孙煽惑，引起祸患，心想：“欲解决南方，非武力不可。”段因用武，非钱不能，于是会集府中人商议。小徐力主借款，段遂派财政总长梁启超向四银行团借款。

梁委次长李思浩承办。李接密令，即与四行团接洽，商借一千万元。各国皆因与德、奥交兵，用项太多，未便承认。惟日本虽入协约团，用费又少，独承认借一千万元，以中国盐厘作抵。

借款既成，段正要筹办军事，制服南方。不料湘南又出一支独立

军。自傅良佐督湘后，即将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撤任，刘不甘心，遂联旅长林修梅及各隘司令等宣告独立。一面联络海军司令程璧光，反抗良佐。良佐电达中央，宣布刘建藩罪状，出师致计，奈中央所借尸千万元，已经用尽，此番出师，哪有许多接济？遂暗嘱交通银行出名，向日本三银行借到三千万元。款既到手，段祺瑞乃请冯总统速下二令：一是通缉广东大元帅孙文及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；一是通缉蓝天蔚勾结刘景双等分扰西北。着各省长官，务获究惩。复召集各省参议员到京，组织临时参议院，以免外议。

且说冯总统自与周夫人结婚，伉俪甚欢，不幸于民国六年九月病殁，遂择日回籍安葬。冯总统自周夫人殁后，余痛犹存。

怎奈段总理时来扰乱心绪，今日言借款，明日言出兵，冯心虽忌段，但段所陈，无不依允。且说湘督派李右文攻刘建藩，不料李反与刘一气，倒戈向傅，傅改派北军王汝贤、范国璋、陈复初三师长会师再攻刘。又怕谭延闿作梗，迫他退位。谭知冯、段不睦，偏不肯辞职，但向政府请假，段遂准假。另派周肇祥暂署湖南省长。周本段系，今接省长，自与傅相投。段又暗拨京款接济，傅运赴前敌犒军，北军果然一致，连得胜仗，捷报到京，段更欣慰。段因与德奥宣战，派军援助协约国，因军械不足，向日本订购军械，致起谣言，说中国军械归日本主持。

经李纯、陈光远两督质问，段复电云是谣传，说得理由很充，李、陈电被驳，不好再诘，所以段各事放心做去。

且说湘督傅良佐，部下亲兵不多，只望王、范两师御敌，偏他两人宣告停战，且欲倒戈向傅。良佐一急，只得与周肇祥商议逃命，夤夜同上兵舰，逃往岳州。此时长沙无主，由各团体组织军民两政办公处，公推王汝贤为主任，维持秩序。良佐逃走后，即由岳州电告中央。段接电后，即入总统府报明，请冯总统深质王、范两人反命的罪状，冯不答。段知王、范行为定是冯授意，作色道：“总统主和，祺瑞主战，两不相洽，应有此变。祺瑞不能再干了，或战或和，请总统自主。”于是段上呈辞职。未几，国务员一体辞职。冯派人一一挽留。复通电各省，此电一下，看似斥责王、范，却不提出姓名，不过含糊了事。湘军第二师陈复初闻王汝贤代理督事，心下不服，竟在常德宣布独立。两粤援军也是乱扰，长少甚是危急。到十月十七日夜，城中火起，秩序大乱，汝贤只得出走，潜赴岳州。傅、周二人已召入京，免职候惩，当由中央下令，云：“湖南督军傅良佐、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，听候宣办。”此令一下，

段见电，说老冯只罪傅、周，不罪王、范，显见阿私，遂决计辞去，不愿与冯共事。段正拟投呈，忽接直、鄂、苏、赣四省民，均请撤兵停战。原来长江三督军一气串成，推曹锟为首，反对段总理。段遂二上辞呈，冯阳为挽留，段遂不受，竟下野出都去了。冯准免段职，王士珍暂署，段内阁遂倒。王士珍既组阁，一班阁员自然更换。冯既任王士珍，遂令珍调和南方，期谋统一。怎奈南方不肯让步，又加荆州石星川、随县王安澜、黄州谢超三部宣告独立，与冯政府脱离关系。冯政府又生一个掣肘来，还有一个小徐，亦为段氏设法，往来南北。先邀倪嗣冲助段，倪赞徐议。徐又出关联合张作霖，霖亦允诺。适倪欲恢段氏政策，遂邀张怀芝至天津，与曹锟会议对西南的解决。原来曹锟前同长江三督帅联名停战，今忽又主战，岂不是反复无常？

皆因曹锟时往徐世昌宅。徐云段太自信，冯不应阴嗾范、王，两皆失策。北洋团体将致分裂，国民党将乘机篡入了。曹锟闻听，所以又变初心，背长江三督盟约，可巧倪、张又来相邀，于是吉林孟、黑龙江鲍、奉天张、山西阎、陕西陈、河南赵、福建李、浙江杨、上海卢，又苏皖四省剿匪督办张敬尧等，均是段派。各派代表至天津会议，还有热河、察哈尔、绥远亦派代表加入。大家表明意见，竭力平南，反对和议。由曹锟提倡，大众皆表同情，誓师开战。缮就一篇明文，要求中央明令征南。

冯总统明知老段主谋，又不能将来文批驳，左思右想，无法保全，只得召府中人讨论，还请段氏出山维持，给他个假位置，免得再受他挟制，遂授他参入协约国督办战务，复任段芝贵为陆军总长。芝贵遂邀段入京，竭见老冯，彼此各释前嫌，欢笑而散。

段既入京，仍坚持平南政策，拟派曹锟为第一军司令，张怀芝为第二军司令，统兵入湘，克期出发。冯总统不肯下令，一再展期。看看已是民国七年了，此时主战的格外激烈。冯总统竟带卫队，乘车往天津去了，段等皆未闻。嗣由国务院发出一道通电，文中只说大总统出京，检阅军队，以振士气，数日即可回京，所有往来电文，由国务院照常办理，所以在职长官，慎重将事等因，特此转达。此电一发，各省甚疑。直到冯总统回京，方知他潜出京师，并无什么特别政策。不过冯要主和，段要主战，两派不相融。冯借出巡为名，竟往南方，与长江李、陈、王三督军面商要略，抵制段派。先至天津与曹锟商定，再往蚌埠与倪面商，不料竟为嗣冲所阻，遂从倪意，电召李纯。

隔日，李派来代表来蚌。列位，你想代表有何能力，又非本人到

来，只得随声附和。冯见倪等皆动色，只得答道：“诸君既同心，谅必有功，我回下令就是。”倪便送冯上车回京，径入总统府闷坐。有几个心腹人前来探问，冯只是叹气道：“罢了！

罢了！”到二月初旬，接到湖北王占元急电，说湘、粤、桂三省，南军已攻据岳州，现正进逼，请派援师。冯见电大怒道：“我本主和，伊甚猖獗，定是决裂了。”遂下令实授曹锟、张怀芝、张敬尧为各路总司令，赶急出发，由鄂赴湘。两令既下，又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，首赴前敌，张敬尧亦随后由徐州出发。

并将黎天才、石星川、谭浩明等即行褫夺官职，饬前敌总司令一体拿办。

且说张怀芝既授二军司令，理应不让人先，为何落后，他心中觊觎一席。果然，颁令授他湘赣检阅使，怀芝欣然受任，率兵就道，先遣施从滨取道九江，往湖北，自乘火车至南京会过李纯，即趋南昌，云授曹、张两军。且说段派既达到主战目的，只是总理之任未复，心中还是不平。其中有个徐树铮，要算段氏功臣，为祺瑞南北奔波，能使段仆而活，主战政策萎而振，在段氏幕中不可多得。况目前战事，能顺手收湘省，平两广，则纯一威名，皆归老冯，与段实无效力，心想运动张作霖，用一种手段，威吓老冯，叫他不能不用段氏。于是北上怂张作霖。张果首肯，即颁动员令，声言入关授湘。兵至秦皇岛，停兵不进，逗遛海上，伺察往来各舰。适日本运来大批军械，经秦皇岛，被奉军看见，问朋缘由，说是中国在日本办的。奉军道：“我军缺少，正好。”说着，即一齐登舰，搬运上岸，约两时，即已搬尽，载上火车，运往奉天去了。越日，张作霖电告中央，说前日援湘，已至泺州，因军械缺乏，现已将政府所购军械运奉，这是通融办理，特电请备案。冯总统接电，心中大愤，欲要问罪，恐他不服，只好容忍。

且说张作霖既截军械，把奉天军队分驻京奉路线一带，布置完密。尤想京奉隔省，呼应不灵，在军粮城设总司令部，自任总司令，派徐树铮为副司令。军粮城存三千石军粮，亦被小徐拨充军食，也不请令中央。此时小徐骄横，深为冯总统所忌。

但小徐为段内阁，改段内阁，他就寻出张雨帅来，与老冯作对。

冯因奉言援湘，如何屯兵各隘不进，即派人婉问。徐言：“我知有段总理，段教我平南我就去。”冯知是要段复职，自己面子不好看，若不复段任，又有小徐仗张雨帅威风作梗。此时老冯被小徐胁迫无法，只好忍

辱，再任段氏为总理。当时曹锟、张敬尧先后到鄂，又兼张怀芝相助，王汝贤、范国璋等又授曹锟密意，与前更勇气十倍。第三师旅长吴佩孚由曹锟荐为师长，充前敌总司令，感激不已，身先士卒。任你湘、粤、桂三省如何勇猛，统皆败溃。再加海军舰杜锡圭助战，水陆夹攻，连战连克，一时规复八处，再下攻击令，规取岳州。岳州是全湘门户，相持两日，子弹纷飞，南军大败，退奔长沙。北军据岳州，报捷中央。冯总统下令勉励。既下岳州，小徐恐此功为政府所攘，电迫政府，速用段为总理，调度军事平南；如不用，将引兵入京。署理王士珍呈辞职书，冯照准，再用段为总理。段任职后，即组织参战事务处，简任已派人为处长。徐闻段已就任，目的达到，遂将所驻奉军，由津浦路开拔南下，助曹、张各军攻南。曹、张两帅见奉兵来助，军势益盛。南方联牢虽分守要隘，仍不敌北军。曹、张见前军越胜，越是进逼。南军屡败胆惊，遂弃长沙而逃。张敬尧即入长沙，会同曹锟联电报捷。冯下令，遂任张敬尧为湘督，着宣抚使曹锟查被难湘民，拨银赈济。

国务总理兼参战督办段祺瑞接电，喜不可言。言湘省既已得手，此后可迎刃而解。又恐老冯始虽宣战，后怕言和。正在思虑，经小徐一一疏解，始得放心。小徐又致书倪嗣冲，倪接徐书即启行入都，见段时，即将政治诸端解决后，即回蚌。越三四日，段即带交通、财政两次长出京南行赴鄂，与曹锟、王占元、赵倜，及奉、苏、赣、鲁、皖、湘、陕、晋各代表同至汉口，列席会议，商策进行。曹锟道："如欲平南不难，不能缺兵饷方可。"段道："如果用命，我回京设法，自然不缺。"会议毕，段到九江，与陈光远谈过。又返苏与李纯、倪嗣冲、卢永祥叙谈半日，倪、卢皆是段派，惟李纯是冯氏心腹，与段不过假周旋，在段意不平南军不止。既回京，即筹军饷，现为南方事，用已空虚，小徐又为段划策，谋借外债。交通部长曹汝霖乃是亲日派，小徐央他借债，他一口担承。曹遂向日本政府借款二千万元，实收只有八七扣，还要四期交付，以顺济路为抵押品。段明知吃亏太大，此外又无法，只得照汝霖所为。段既得款，奈第一路司令来电催饷，格外厉害。这处拨去，那处又要，饷不拨足，前敌军官按兵不动。段致书催逼，只以饷绌为词。未几，即引兵北归。段总理正欲诘问，冯总统反下特令，加任曹锟为川、粤、湘、赣四省经略使，使镇保定。段气愤填胸，入府问冯，冯振振有词，段无言可驳，遂退出。从此，冯、段又生恶感。原来段氏奔走南北，皆为南方，今反堕冯氏计中，如何不气。只得令龙济光攻粤，嘱李厚基援助。但龙虽志在助段，奈部下皆疲兵，经段氏催促，遂攻阳江。粤军见龙军来攻，因寡众不敌，遂弃阳江。龙得阳江，分兵略高、雷二境。原来粤军司令李烈钧分防四处，不能召集，今既召集，领众邀截。

龙军司令李嘉白连战皆败，但李部皆是锐卒，如何能支。济光仍是不退，竟为李部所围。龙只望闽浙联军攻粤，牵制李军，谁知闽未入粤，粤先入闽，只得向浙呼救，幸浙兵赴援，粤兵稍退。龙遂激励士卒，冒险突围，向南急奔。龙自奔广州湾，此处又是法租界，只得备文向法领事假道。法领事道：“外人入境，不准带武器，按国际公法例，必缴械然后放行。”龙无法，只得令军士缴械，由法领事查明，方许通过。龙得生，奔琼州，遂将所部残兵，交弟裕光管领，着守琼崖。自己乘轮往北京去了。济光一走，雷州余兵被粤攻急，只得缴械投降。龙入京见段乞援，段不救援，只敷衍两句。后任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，奈张已回省，只好再为筹备，此事不提。

且说段总理恨不得削平南方。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大借外债，筹足军饷。外有章宗祥，内有曹汝霖，可以借得到手。遂委曹、陆借债，曹、陆遂电章宗祥，宗祥即向日政府筹商，无不允诺。惟抵押品要稳，借契要密，无论要多少皆有，究竟不知是何抵押品，守何严密，以后再论。且说前炳威将军陆建章，前在陕西，被陈树藩赶走，他心恨段派，奔走南北，运动和议，暗中效劳冯氏，牵制段派。段派积不相容，小徐尤甚。陆时寓津门，被小徐闻知，嗾奉军驻津司令部前往调查，果属有因。徐听火起，遂缮就一书，投建章寓内，诱陆到来。

建章虽知小徐恨己，谅不敢如何，遂前往至奉军司令部。小徐开筵相待，陪客就是军官及小徐。席间只是欢饮，至席散，小徐道：“此间有花园，请入内一观。”建章随徐入内。小徐目视左右，厉声语建章道：“你可知罪？汝为南方走狗，运动和议，破坏政策。”建章道：“主和不是我一人，怎得归罪于我？”小徐即令拿下，将建章绑起，取出手枪，只听一声，已送建章去世。随草电文，拍致国务院及陆军部。老段及芝贵闻小徐报，且惊且喜，当设法为他回护，遂查弹陆成案，汇册上呈。冯思建章已死、不可复生，欲责小徐，又恐得罪老段，遂下一令，褫去建章勋位、勋章。

且说小徐自老段平南失败，遂将军事搁起。冯总统原是代任期限，只止一年，今已满期，就要选举新总统，小徐又忙得不得了，只望老段当选，他就得势横行。于是运动议员，组织政党，联络帝制余孽做一帮手。于是梁财神、王揖唐皆乘机出头，迎合小徐，拥戴老段，取个私党美名，乃是“安福”二字。冯总统代任期满，自应卸职另选，遂颁令召集新国会，并暗嘱私党，设法阻段，如李纯、吴佩孚、曹锟皆不愿拥段。到八月，新国会已齐集都中，不日就要开会。冯总统遂下一道命令，明是自己引咎，却是阻段压力。新国会看到这电，如何肯举段。冯电既

发，南方也继续来电．大意与冯相同。段氏看见南北电文，未免心烦，自已一想，大众既然反对，何苦硬行，遂宣告下野。小徐巴不得老段上台，哪知老段另有心计，遂决定主意不干。小徐见冯、段皆下野，遂想出个徐大老来，现寓津门，主张举他，道是个望重的。立派妥员赴津劝驾。徐怎肯一请就来。小徐促新国会开议，先选王揖唐为众议院长，组织选举总统会，克期举行。到九月十四日，在议院选举新总统，到会议员共四百三十六人，午前投票，午后开匭，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，应当选。由议会备文，咨照国务院，即通电各省，并通告各国。越日，又开副总统会，两院议员大多不到场，以人数不足法，遂议延期选举。嗣后逐日延宕，遂将副总统虚悬起来。

徐世昌闻已当选，未便承认，即通电中外，自表谦让。但是新总统既由小徐运动，再加王揖唐鼓吹，遂选出徐世昌来，怎肯让他辞去。当由两院敦请徐世昌出山，冯总统亦致函敦劝。老段见已选定，亦出函劝驾。各省督军亦皆拥徐，除广东政府劝徐勿就职，余均一致。徐思再待各方面来，就可动身。果不一日，京内外促电，纷如雪片。徐乃提出“息事宁人”四字，作为口头禅，允即赴京就职。过两旬，即民国七周国庆节，徐遂赴都。冯闻徐至，于十月七日发出通电，历述一年经过事情。

又二日徐至，冯即卸职。老徐受职时，正民国七周纪念，本日行就职礼，一切仪注，统照前例。礼成，大众各散。此日是冯政府告终，徐政府起头节目。冯既去，段亦提出辞职书，徐照准。遂任钱能训署理，惟参战督办仍属段。徐总统就职后，专谋南北统一，设法息战。乃令钱代理及各部长通电南方商议息战。南方说：“北方选举新总统，当然反对。”遂开院会议，委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，所有选举总统从缓，先宣布议案，议案定后，即咨军政府，军政府即开政务会议，承认国会议决案。当日电告代行国务院职权，并行大总统职权。越日，又发通电一道：徐总统欲谋统一，怎不相容？遂联络英、美、法、日、意五国，从中调停；一面饬前敌军队，一体罢战。于是美公使电告驻粤美使，向广东军政府提出说帖，劝他息争，自谋统一。广东政府亦令前敌各军一体息战。政务总裁岑春暄等方有电寄徐总统。徐接阅岑电甚喜。国务院亦致一函，北方和议委江督李纯主持。李本主和，今授徐总统委，当然同意。一面欲在江宁议和，一面欲在上海议和，和议算有望，不过地点未决。徐总统先在四照堂作会议场，带全体国务员，段督办，各督军，先议定政策五条。讨论后，即通电各省，各督军亦遂出京。

且说徐总统因南北和议，即令朱启钤南下江宁，作为南北和议全权代表，会同苏督李纯等开始议和。广东也推唐绍仪为总代表，行次上

海，不肯往江宁。经苏督李纯调停，请朱移往上海。朱为速和起见，亦许诺。时已民国八年二月了，李督军遂发通电，宣告中外，即派干员数十人，充朱差遣。各人均来谢委，李出接见，朱亦来拜会。李说“不必客气”，方说“各位”二字，不防脚下一绊，从第一层跌至第四层台上，背骨又为台阶所格，遂闭目忍痛，解经从役扶起，慢慢回入别厅，朱遂别去。是夕尚安，越宿即疼得很，致不能起牀，后由张医施治，直至旬月始痊。此时，朱代表赴上海，至二月二十日，南北代表同莅会所，列席开会。经两代表表明宗旨，先由南代表宣言后，再北代表宣言。两方宣言毕，大众均向国旗行礼，欢呼“民国统一万岁”，随后大众散去。越日，始开正式会议，南代表首先要求撤换陕督陈树藩。原来树藩仗段派势力，玩视中央命令，自由行兵，所以唐代表提出质问，迫令撤换。还有闽、鄂冲突，亦曾言及。北代表言愿达中央，即拟稿令人拍发，请政府令陕陈停战。越日，政府 - 电告南方，谓已派张瑞玑赴陕，监督停战。南方又接陕西于右任来电，言树藩部刘世珑仍率兵进攻，显背和议，应归北方担负。陕西于右任屡来电，言失去盩厔等情。朱代表自知中央理屈，未便和议，与分代表等合电辞职，徐政府复电慰留。虽有电停战，奈陈总不遵，仍战不止。哪知陈树藩密奉参陆处电促，所有军械皆由参陆处或汉阳兵工厂运去。唐代表乃提宣言书，归咎北方停止和议。江督李纯闻知很愤，因疾力起，拟定五条办法，电陈中央，请准速行。徐总统被安福派牵制，不能主张。今接李督电，自然准行。李督又电广东政府，请同意，又通电全国，自此和议复活。

上海朱总代表函致陕督陈及于右任，竭力劝解，中外舆情亦促请速议。南方唐代表因未得陕省停战确信，遂托疾不出。又兼一种外交刺激，传入中国，遂把上海和会又作缓图，外交之事且搁一边。再说江督李纯，已闻陕西停战确讯，又邀鄂、赣二督，电请上海和会，及五十三公团联成一气，催迫南北代表速议。南方代表未便再顿，乃于四月七日再开和议，核定程序，双方协议，互相讨论。南代表提出十三项，另附悬案六项。北代表提出两大纲，节目八项。讨论已定，双方议题。至五月初，还未发表，大众甚为诧异。

忽北京传来警电，乃各校学生为巴黎和会山东问题。从前中日合同，皆是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三人署名，中国人士已指为汉奸，诸公谅必尽知。此事已载二十一条件中，致有“五七国耻纪念”，并发一篇声讨卖国贼文，电达全国。议定四条办法，开会演说，晓谕大众，末了只听着“还我青岛”一语，大众格外感愤。于是编发传单，高悬白旗，旗上书“卖国贼曹、章”名字，竟至曹汝霖家，汝霖闻风已逃。可巧章宗祥

在此，旁有日人数名。众学生见宗祥，不容分说，赏他老拳一顿。幸日人遮护，章遂逃走。学生寻不着汝霖，也就退出回校。

不料在后的反被巡警抓去十九人，学生查阅始知。又恐十九人遭害，遂报校长蔡元培，将经过情形禀明，请校长设法保全。

且说章宗祥逃入医院，经医生调治始痊。有友人来探，遂将被殴情形，请呈报总统。曹亦因逾墙受伤，移居日本医院调治。亦将学生抄家毁物，叙一大篇，分呈总统及国务院。总统下一道令，把过统推在警察长吴炳湘身上，深斥一番。吴受斥不甘，将被捕学生送法庭惩办。校长蔡元培往警厅交涉，吴令挡驾。惹蔡大愤，呈请辞职。教育总长傅增湘因职任关系，亦请辞职。曹、章闻知，以傅、蔡袒护学生，亦提出辞职。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，与曹、章一气，亦呈辞职。曹、章本段派，段见学生闹事，即召小徐入京，商议办法。徐入京，见章已愈，不愿出头。于是上海各团体开国民大会，议论办法四条。内中有释放学生、惩办卖国贼，要求南北代表电京。两代表照允，此事不提。且说上海和会，相持月余，经南代表提出八大条件，通告北方总代表朱启钤，作为议和要略。朱阅八条中，皆与北方关碍，不待电政府即复绝，便电呈辞职。南代表亦向广东辞职。南方还慰留，北方竟照准。原来北方分代表皆是段派人物，探知朱意，即电刁匕京本部，报告机密。段派即请钱内阁出席质问，谓朱受命为总代表，居然在上海，议及国会问题，想必是给他特权。钱无言回答，只敷衍数句，退报总统。徐闻南方条件很严，谅难统一，只得召朱回京，再作后议。

且说日本代表牧野见中国学生人士排日迭起，恐权利上受损，遂发表“山东主权归还”。日代表虽有此语，终不肯加入和约，陆专使亦不签字，由国务院通电各省，各省亦反对签约。

惟段氏派人，还要为曹、章出气，迫政府惩办学生。学生于是公议罢课，到处发布意见书，分作三层：一要争回青岛；二要惩办国贼；三要日本释放逮捕学生，向政府请求照办，故先罢课候令，不达到目的，不得上课。哪知政府下令，反为曹、章、陆隐慫，与民情反背。这令一下，国民更是不服，学生照常罢课，又加商界对学生表同情，于六月四日，各商家全体罢市。

惟上海更烈，连吃食皆买不出。此时段派也无法，只好随政府自己办理。但是未闹事洋人，怎肯受此损失，遂电达政府办理。

政府此时无可如何，遂下令将曹、章、陆一体免职，并将学生释

放。又由驻京英公使证明免职令，遂劝告商、学两界开市上课，外省大埠亦相继开市上课。徐总统恐国民为青岛问题再来要求，又怕得罪段系，遂提出辞职，咨交两院。一面通电各省，各省通电挽留，也不再另议。钱内阁遂辞职而去，徐总统即令财政总长龚心湛代国务总理。且说驻京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日本五国公使，见内外风潮已静，正当把上海和会进行，遂联名向徐政府提出说帖。徐见说帖，反加叹息，一来南方条件狠，二来段派作梗。此回即命段派人去试试，免生枝节，徐正在简委，忽众议院长王揖唐请任此职，徐即派声下。小徐亦因南北停战，又恐失职，遂上条陈，自请防边。徐恐小徐在内生事，将他使开，遂准请，特令为西北筹边使。小徐心犹未足，又呈请为边防总司令。徐总统也就下一命令。小徐得此两职，竟往塞外去了。又任段祺瑞为督办边防鞘。此次小徐出任边防，无非邀功起见，所有边防事务，均归小徐主张，他人毫无权力，言他不着。

且说龚代总理因财政支绌，上书辞职。徐总统遂任靳云鹏代总理。靳一到任，曹锟、张作霖皆有电力保，并云国家政治，须内阁负责，即请靳总理正式组阁。徐总统接电，即正式受任。

靳接任后，亦因财政窘迫，呈报总统。总统道：“国家银钱，皆被这些武夫消耗。”靳道：“非裁兵截饷不可。”总统道：“裁兵非出自军倡议，否则又要反对。曹、张谓君大才，请白办理。

先告曹、张，请他发起，以后易办呢。”靳退出，果电曹、张。

曹、张真为靳帮忙，遂分电各省督军，裁军额二成。各省闻曹、张发起，亦皆赞成，推曹、张为首，联电进呈，大纲就是“裁兵节饷”四字。徐总统见电大喜，遂下令一道，其中皖系、直系、奉系，皆表面虚掩，其实谁肯实行裁兵。

且说王揖唐自请为北方总代表，南下议和。沪上人士，不待他到来，即群起登报反对。哪知王若不闻，道经江宁，入见江督李纯。李自然为东道主，招待甚殷。揖唐谈及和议，请为疏通，李终不答。王急道：“君向主和，为柯不答一言？”李督道：“凤凰已鸣，我何妨且作寒蝉。”原来王出京时，熊希龄已编一篇《排优词》，隐讥揖唐。熊是凤凰人，故李纯亦援此以讥之。遂直言道：“熊凤凰已说过了，君尚来闻耶？”李又言道：“和议不难，如北方诸公果无卖国心，推诚布公，就容易了。”王道：“君处南方，不知北方苦衷。”李纯愤道：“纯一武夫，只知纯正，他不敢问。公奉命南来，必有成竹，但望和议早成，纯得享和

平幸福，这就感激呢！”揖唐遂去。及至沪，沪上煌煌揭帖，非是不闻不见，心想小徐允为暗助，于是仍用包办国会的故智，到处运动，挥金如土。小徐亦派人运动孙中山及代表唐少川，阳为说合，阴谋反间，叫孙与岑、陆诸人各立一帜，免为牵掣。果然粤、滇、桂三派各存党见，唐代表被小徐浸润，也就与王代表言行。会晤后，南代表向唐质问，说与王包办言和，未免失价了。唐不好违众意，乃向广东政府电请辞职，如此和议又停顿了。

且说和议始终无成，此时已为民国八年终期，忽闻前代总统冯国璋病殁京寓，大众记念前情，均往致祭。徐总统亦派员致赙，不表。且说南北政府虽然对峙，惟对外交涉，仍联一气。

闻山东对德和约并未签字，很为赞成。至是反对中日交涉，与北政府一样坚持。但中国虽与交涉，皆无效果。惟苏州枪毙胡宗汉一案，凶犯角间孝二，日领事也不能辩护，乃正式道歉，且令凶犯抚恤了事。至日捷军伤害华兵，经英、法军官调停，亦向中国道歉，抚恤死伤，也就了案。惟山东问题，中国人民反对，直接交涉，所以不答，谁知驻京日使照会外交部三大办法，甚为严厉，遂与靳总理商议办法，靳遂取出一篇电文，交大众观看，原来是鄂督王占元领衔，联名四十八人。大众阅过，想王占元并无甚了得，此次何以独来领衔。其实这篇文，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主使，遂知靳氏依从此议。且说王揖唐为和议南下，寓居爱俪园，逗留沪上，名为议和，实未开谈；唐代表虽辞职未准，亦未开议。徐总统虽促王速议，总无端倪。一夕，王正在园，忽来炸弹一颗，虽未伤人，已将王吓得不得了，心想前在江宁被李纯嘲笑，谅必是他主使，遂不揣冒昧，致书李纯，说他有心暗害。李见电大怒，遂致书与王：“奈何以小人之腹，度君子之心。我何憾于尔，而效此无赖行为？”王得书，终不释，遂与李有嫌。前朱南下，李为帮忙，恨不见效，今王继任，其品行不满人意，所以坐观。徐总统接到南方免唐代表职，改派温宗尧继任，遂令王揖唐停止和议。

列位，南北和议，哪个不想速成，偏是越弄越坏。起初只南北冲突，此时北方又分出两派：一是皖系、一是直系，暗起竞争。南方亦分两派，滇粤派、桂派，互相争竞。致起南与南急，北与北斗，弄得未了。哪知湘省又生出战衅。自张敬尧督湘后，一切多违人意，自作威福。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心想为张效力殊不值得，况兵士皆思归，遂电告曹锟，请代达中央，准撤防北返。偏政府因和议未成，不准。吴与张常有龃龉，敬尧忍不住，因电政府，准吴北返。另保张景惠、张宗昌、田树勋三人接防。政府又不准。过一日，传出一篇电文，申明张敬尧罪

状，内有吴佩孚署名。张得电大惊，知道兵略不及佩孚，倘他撤回，南军必乘势袭入。张又电曹锟，请阻吴军北返。吴与张既不两立，望即日北还，遂电达中央，准予全部撤回，且戍卒辛苦，不能再留。此电一发，不待曹锟复电，先遣参谋王伯相北上，料理驻兵地点。经伯相复电，谓无驻兵地点，总被防边军占住。佩孚大愤，立电曹锟，迫令退让，一面整队起行。

惟段派仇视佩孚，说他目无政府，嗾靳总理黜罚。靳、吴本师生关系，自然袒吴。自徐、靳联合，本想统一南北，再合南方人抵制段派，偏和议不成。靳自然要结吴佩孚，及吴北返，段又责靳，靳遂上书辞职。徐总统不准，给假十日，暂委萨镇冰代理。不数日，湘中警耗，是谭延闿军乘吴北返，攻入湘境，湘督张敬尧飞电乞援。靳在假中，萨又推诿，只得将电送段。

段急派吴光新往援，哪知援兵未到，张敬尧已逃往岳州。谭遂入湘，张不得已，据实呈报。徐总统下令，褫张职衔。谭前锋赵恒惕又攻岳州，张不战而逃，赵又占岳州。张逃入湖北，又报败状。徐总统下令，着张所部军队，交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接管。交卸后，来京候办。着吴光新趋任湘督兼省长，谁知湘省竟为南军所得。

此时吴佩孚驻洛阳，自往保定见曹锟，议出个大题目，就是“保定会议”。吴此次倡“保定会议”，正欲抵制段派，议定办法三条。内有宣布安福系罪状，请总统解散安福部，联络十三省同盟。长江流域七省，黄河流域六省，通与吴佩孚同气，安福系更加心慌，索性布散流言。徐总统心下也惊，暗想直、皖两派愈争愈烈，一旦变生，与自是大不利，遂先派人调解，免生不测。遂电奉督张作霖来京，调和时局。张已染指中原，今接徐总统电，正好乘此瞻仰。那张辫帅也曾请过他的，代为斡旋。张雨帅为此遂乘车入都，一入都，即往总统府谒徐。徐接见时，即谈直、皖两派将起冲突。张不待说完，即自任调解。

又替张勋言两句。徐言：“俟直皖解决后，总可帮忙。”张辞出，即赴保定。曹闻雨帅远来，派员往迎。为张洗尘，陪客中有吴佩孚并各省代表。席间，由张雨帅提议，劝从和平办理。

曹对：“尚模棱。”吴佩孚起座道：“佩孚并未要战，因一班安福派人，实恨他媚外误国，只图肥己，不顾国本，抵押国土，丧失主权，引狼入室，全无一点心肝。国之存亡，就在旦夕。

我等身为军人，只知力捍社稷。佩孚原知军人守不干政名义，奈部

下义愤填胸？并力除奸，恐一时不能禁止。”作霖听说，徐答道：“吴师长亦太性急，事要磋商，何必妄动干戈，徒害民生。”曹锟亦劝坐下再议，作霖再劝一番，吴终不惬意，复由曹、张与各代表商议办法。佩孚道：“不解散安福派，不撤王揖唐，不罢徐树铮，佩孚永不承认。”作霖道：“先撤王揖唐，余两事再议。”佩孚道：“老段劣迹，就是信任安福派，小徐是安福首魁，小徐不去，也是无用。”作霖见佩孚势拗，不好再言。曹道：“且再议。”吴遂告退。次日，吴又与各省代表趋集，又讨论若干时，才议定办法六条。吴阅过，并无免徐树铮。张道：“待我入京商议，可将小徐罢去。”当下议定散会。

次日，张回都，即将议定六条呈徐总统，总统道：“靳提出辞职，我已批准，此外数条，我不能作主，须通知老段，看他如何？就请台驾往段一议。”张亦承认前去。段方出驻团河，张见段先说些和平话，后将议案一阅，段大愤。作霖再劝段，段道：“佩孚不过一师长，何敢欺人？他若不服，就与他兵戎相见。”作霖知说不下去，遂回报老徐。张往返两次，终无效。

张再往保定，劝曹、吴少许通融。佩孚勃然道：“余事皆可，惟小徐不罢，誓不承认。”张见段、吴两人大反对，遂叹道：“我实多此一行，只好回报中央，我即回奉了。”曹道：“后事还请帮忙。”张道：“俟胜败定，用我说和，我再来。”张复命后，即出关去了。越日，即由报纸宣出小徐六大罪，文末署名，为首就是曹锟，以下是张作霖、李纯二人。又越日，徐总统发三道命令，将小徐筹边使撤去，着来京供职，其缺着李垣暂行护理。西北边防总司令着即裁撤，所辖军队，归陆军接收。

且说小徐在边，也防直、奉相连，压迫皖派，不待中央命令，即驰回都门，首先运动雨帅。张遂拒绝。小徐又嗾胡匪扰乱治安，不料被奉军查获，报告作霖。作霖大怒，遂电曹锟、李纯，联名痛斥小徐。曹正乞张为助，李纯亦恨段派，遂与张复电，意皆相同。张遂发表讨小徐电文，向政府献议，请免徐树铮。徐总统还顾皖系面子，留小徐在京供职，却是兵权一律撤尽。小徐甚为着忙，遂往见老段，涕泣陈词，说总统误信奸人之言，将我免职，明是排皖，我不足惜，恐督办亦将不免。段被小徐一激，径自入都，直趋总统府，见老徐说些讥刺话，并现怒容。老徐再三慰言，老段道：“曹、吴拥兵自恣，何不罢免，乃罢树铮。”老徐又说：“曹、吴功高，人所尊崇。”老段道：“总统宠曹、吴，莫要后悔。”竟自去了。

老段回团河，与小徐商议发兵，小徐即带卫队入公府，迫罢曹、

吴，即调一师、三师、九师，任段芝贵为总司令，向保定出发，与曹、吴决战。张作霖闻报，也回奉调兵入关，援应曹、吴。江督李纯与上海护军使卢永祥险犯冲突，幸吴淞司令调解，始未决裂。忽政府明令，任卢为浙督，护军使缺，以何丰林充任。何遂发一电，向中央辞职。中央因直、皖开战，未即答复。任疑李督嗾使，不待探明，即电询李督，语甚愤闷，又请吴淞司令亦拍电问李。李复电谓：“中央命令，如果是我指使，叫我永不为人。奈何总不信？”遂会浙卢，暗地戒严，如临大敌。李督亦恐浙卢乘直、皖分裂时袭苏，亦派兵分防。

何闻沪宁路被拆，愈觉有名，遂派军直上，与苏军相持。幸士绅各团体力为调解，结果李督让步，双方订约。江苏不侵松沪，松沪不犯江苏。撤退兵备，言归于好。且说北方徐树铮带卫队直入京师，迫令各员连呈弹曹、吴，请夺官职，下令拿办，推段祺瑞领衔，吴入总统，逼老徐下令。老徐无奈，下指令一道，当由曹锟出名，联同奉张及长江三督，发一通电，论老段、小徐罪状。奉张回时，立即派兵入关，表面上说是保卫京畿，其实留作后盾。曹知张已入关，料他前来援应，遂大胆出师，亲赴天津，行过誓师礼，派吴佩孚为总司令，号各军为“讨贼军”。天津设大本营，高碑店设司令部，一意进攻段军。段分四路进兵，均归段芝贵调度，总参谋是徐树铮。七月十四日，两军相距只隔数里，徐总统即发命令一道，着一律退归防地。

//])-<

哪知这道命令就是催战符，他要撤防，他偏进战，两面战鼓“冬冬”，炮声“拍拍”，就在疏璃河发作起来。

正战时，直军倒退，边防军只顾前进，谁知直军退到防线，均避壕内不动，及边防军子弹射尽，直军从壕内冲起，竟开枪向边防军射来，吓得边防军无路逃奔，纷纷四散，段芝贵已先逃走。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及边防军三师的第二团，分三路攻直军防线，战未多时，统被直军所败。杨村是曹鍈驻守，亦同日大胜。惟段芝贵晦气，向老段报告，说被直军所袭，因致小败。

老段再鼓励将士，饬秘书草檄文，布告中外，宣曹、吴罪状。

同日曹锟亦通电各省，说开战原由，当归边防行咎，两造各执一见，互争曲直，但战事既开，势难挽回。哪知小徐心中，以为曹、吴一战，可以了事，不料竟为所败，遂气冲牛斗，自往杨村攻曹鍈；高碑店战事，交段芝贵主持。又电鄂、豫、鲁等同党起事，响应京师。再令吴

光新与张敬尧会商，密图湖北，助攻直军。

且说鄂督王占元与曹、吴既合一气，自应要防吴光新，屡派人侦探，怕有动静。及直、皖战起，格外戒严，吴光新所有变动，皆被王占元察知，遂以请宴为名，竟把他软禁起来。吴军闯信，乘夜发难，竟被鄂军击退。张敬尧闻光新被禁，已逃走去了。王即电知曹、吴，甚为喜慰。后又接到广东电文，也是声讨段氏。且说直皖争持，互相角逐，小徐战胜曹锳，已自得意。不料小段又为佩孚所败，从此边防屡战屡败，击毙无数，俘获旅团长等共五十余人。曲同丰遁入涿州，直军即进涿州，曲军不支，只得向吴军前请降，吴遂允降。曲遂带同两旅暨残兵二千余人，缴械乞降。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闻曲已降，遂弃师而遁。段芝贵亦遁入京师，西路完全失败。小徐闻信，正在忧虑，忽听营外枪声，乃是曹锳来攻。小徐部下闻各处败耗，无心恋战，顿时四散。小徐见此行为，也逃入都门去了。老段闻败，愤不可止，即取枪自尽，幸部下夺去，未致毙命。部下又进言道：“劝他回都，请总统下停战令。”老段不得已，返回都中，上书自劾。徐总统笑道：“早知有此，何必当初。”一面派靳云鹏、张怀芝往见曹、吴，商议停战，并下令一道，停止战争，候令解决。边防军尽皆投降，解除武装，段氏一败涂地，虽返躬自责，情愿去官，奈众情汹涌，各处发电，皆有歼厥渠魁，如江督李纯，南北海军将校亦通电请讨安福系。此时吴佩孚与奉军同诣京师，请总统诛斩贼魁。

且言靳、张奉命到吴营，见了佩孚，商议提出四条，徐总统均皆照准，佩孚尚未满意。又经靳、张婉劝，吴言：“待转曹经略，我不敢作主。”靳、张乃往与曹议。曹允停战，奈承认四事，尚未足意。靳、张只好回京复命。徐总统再召作霖调解。作霖奉命与曹、吴再商，共计六项，尚有先决两项，议定。

奉张即转呈徐总统，徐欲稍顾段氏体面，着靳、张请作霖再商曹、吴。曹、吴仍照前议，不过字面稍改。中央遂连下命令，除为曹、吴洗刷外，所有免职各条，皆与段派有碍。至严缉祸魁一令，因曹、吴各军驻满京畿，倘一被拿，尚有何词，故对小徐诸人，特加严厉，使他规避，且小徐、小段已先避东交民巷藏匿。曹、吴意思，本欲罚及老段，幸总统为他曲全，将罪过全推小徐等身上，小徐等幸日人保护，未遭缉获。

且说段派推倒，靳又上台，内阁组成。靳欲谋和平，请徐总统召曹、张来京，商议时局。曹、张应召至京，与靳会晤，蔼蔼可亲。徐总

统下令裁各省经略，曹锟改直鲁豫巡阅使，吴佩孚任副使。张与佩孚未免疑忌，为后决裂伏案。靳总理既谋和平，把统一计划积极进行。奈滇、黔、粤、桂军阀亦是党派纷歧，各成仇敌。旧国会议员去粤赴滇，遂开会议决，取消岑春暄政务总裁，以贵州督军刘显世补职。刘与唐继尧本唇齿相依，不愿合入桂系，经靳总理及南北总代表李纯一致敦劝，唐、刘遂联电通告北方各省。北方接电，由曹、张领衔，复电滇、黔，南北由此接近，和平可望。哪知还有阻滞，北方拟解散新旧国会，新国会是段氏组织，总统又是新国会选出，旧国会已徙滇粤，如何能解散？又怎能和平？

且说李纯因和议未成，愤恨成病，特荐江宁镇守使齐燮元为会办。燮元颇曲承李意。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倪嗣冲因年老辞职，政府乃令张文生暂署皖督，巡阅使一职，令李督兼代。

李辞不受，并辞总代表兼职。徐不允，遂改任为苏皖赣巡阅使，齐燮元为副使。赣督陈光远以李出己上，有愿归鄂不归苏宣言。

皖督张文生亦不服，苏省士绅又极力反对，说李不务政治，拍电请移驻九江、当涂等语。但李被激刺愈愤，遂叹道：“世事如此，人心不公。”至下午三时，阅《上海报》，载有评斥己事，顿足大哭，说：“我治苏数年，为省长、财长两职，毁我如此，我活有何味？”夫人王氏在侧，知不能劝，急令人请齐燮元等来劝，纯不答一辞。齐退后，纯令秘书拍电北京，谓：“我病难痊，保齐燮元为江苏督军。”秘书退后，自己写数封书函，置诸抽屉，始就寝。至四点钟，只听“噼叭”一声，王夫人惊起，连忙呼纯，已不省人事。立召医士到来，业已死了。

检视衣上，血迹模糊，枕下见有手枪一支。李督死后，由王夫人令人请齐帮办到来，商议一切，后查抽屉内有遗书数封，一一照办。一面办理丧事，后送原籍安葬；一面由齐帮办电达中央。徐总统接电甚为悼惜，遂下令照例抚恤，并给银二万为治丧费。令帮办齐燮元妥为办理，并令齐燮元暂署江督。齐接电，遂接任江督，此事不提。

且说靳总理欲谋统一和平，请徐总统召曹、张入都，商议时局。徐总统下令，将经略使撤销，任曹锟直鲁豫巡阅使，任吴佩孚为副使。张心已有疑忌。看看徐总统代期将满，曹、张两人未免皆要存些观望。两人虽然亲家，但心各不同，表面上很是融洽，暗中却都不让。到民国十年间，中央发一道命令，要把新国会解散。奉、直两派闻有此令，均皆赞成。原来张作霖谓左右道：“新国会解散，将来改组国会，必定重选大

总统，我再用银贿通议员，将老徐推倒，这总统岂能到旁人呢。”故此赞成。曹锟心里也是如此。张、曹两人因有亲戚关系，却不现表面，内却怀疑忌。论曹锟个人，张作霖本不把他放在心上，内中最怕的是吴佩孚。张作霖心想，倘两下放起难来，我军队皆在关外，他军队均在近畿，他若堵截，我不得入关，也是无用，不如节节引进，就以保卫京师为名，如曹有龃龉，那时我就不认亲戚了。于是将奉军第一师并第一混成旅分驻在马厂、军粮城、廊坊等处，皆是京畿要道，步步逼进。欲知曹、吴如何对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为选举曹吴联军败雨帅

诗曰：

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

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

却说张作霖将兵运入关内，分驻马厂等处，徐总统见此光景，恐直、奉将来必有大冲突，心想就为这选举事情，要闹得民不聊生。遂说道："天下人人皆可做得，何必争竟呢？"哪知却打动两派心思，暗中格外起劲。但是，曹锟本无甚大调处，吴佩孚见张行为，极力主张对待。保定会议，联络六省同盟，以便抵制奉军，所有师、旅、团、营名目，一律取消，改为模范军，均调加洛阳，与冯玉祥日夜训练，把个模范军练得加倍纯熟。又把军备布置停当，且看张作霖如何，再为对待。

且说张作霖将吴佩孚消息打听清清楚楚，心中也打算设法对待。头一步就联络赵倜，请赵倜暗察吴佩孚举动。第二就联络张文生、齐燮元，说佩孚领衔，密保张勋。第三就亲自带兵入京，借大总统威名，压服佩孚。所有心腹的人，皆替他安定位置，布置妥当。先令那兰州往保定见曹锟，商议约法，再令张作相赴保定，要求三种条件。哪知曹锟见了三种条件，一概不允。作相回禀，作霖大怒，遂派人赴京，请靳总理解散保定会议。靳总理知曹、吴是一气，与佩孚又有师生之谊，两下势力皆不弱，若说不允，张必动怒，反为难起来。遂想特别法子，在自己私囊取出五十万元，写一份书信，送到曹前，请他保定会议缓行。原来靳总理怕直、奉决裂，弄得不太平。曹得了银子，落得卖些人情，况这会总统虚悬，新国会解散，若改组国会，必改选总统，不如先派人探问张亲家意思，再为磋商。张作霖一见曹锟来人，心想曹亲家想办新选举，便故意问来人道："你家巡使办新选举，想推何人呢？"来人惊慌，似答不出来样子。作霖笑道："仲帅莫非欲推黎黄坡吗？如其推黎黄坡，不如推段合肥。"原来作霖本没有推段心，明知曹锟为己，不过拿此话作说，对待来人。来人回禀，曹锟心想："张作霖不肯助己，居然要推段出山，这明是与我为难。"遂愤恨异常。

徐总统闻此消息，暗暗担心，心想两派势力倒也相敌，况吴佩孚当皖直战争时候，原说过战胜之后，一定实行裁兵。及至战胜，不但不裁，反添了若干。但佩孚添兵，亦是因为防奉。若论曹锟这人，本不放在张心，张所惧的，也就佩孚一人。

此时张作霖听得直军兵力很足，料必是佩孚所为，况佩孚时刻阻我进行，我总要与他分个强弱。作霖正气愤不过，忽报湖北第一师师长孙传芳到来。作霖接进，酒筵相待，席间谈起直军的声势如何强悍，传芳道："直军中幸得佩孚为领袖，他的兵训练有方，甚为整齐。"作霖道："听说佩孚现在洛阳练兵，我倒望他来，与我试一试。我虽不算知兵，可也练几年了，我生平未遇敌手，但望他领队前来，倘若我军败了，我从此退避关中，永不侵犯。请你转达与他。"传芳道："大帅切勿误会，佩孚并无此心，以大帅威势，名震环球，佩孚也不敢抗衡。"

作霖道："我此时不下二百余营，兼有这些战具，粮饷足够十年需用，照我这样军队，可以战子玉罢。"传芳听了，颇为子玉胆寒。次日即告辞回鄂，本拟直回，心想道："我与子玉知交，不如迁道往告子玉，叫他防备为要。"及至洛阳，见子玉略谈情形。子玉并不为然，传芳怕他未领略其意，遂明言共事，子玉道："张之举动，兄早知情，前日保定会议，他就轻视与我，我以国事为重，并不想邀功。他要来寻我，我惟陈兵以待，我并不去寻他。"传芳听佩孚之言，知他已有成竹，暗自佩服，遂告辞欲行。忽一人大叫进来，佩孚见是冯玉祥，当请坐下，说道："孙兄由北而来，云奉张兵力甚厚，很注视直军。"并将传芳之言一说。玉祥不禁大怒，说道："既奉军与咱作对，那就不怪咱了，他注视关中，已非一日，看他各处驻扎军队，名为保卫，其实是占我们地步。大帅拍一电给曹帅，看他如何再论，咱先将兵队整好，等他兵入关，再以武力解决未迟。"子玉、传芳二人闻玉祥之论，甚是赞成，传芳告辞回鄂，佩孚即照玉祥之言，电达曹帅。曹锟接子玉警电，心想道："果然亲家要与直派争衡，难得子玉预先防备。"遂复电子玉，叫他慎重而行，一面电知曹锐、曹锳，叫他时刻防备，不准奉军入关。

二曹接电，自然照办，不表。

且说吴佩孚接到曹锟复电，知他意思，就将来电通知各营，一面整顿军队，静待出发。未二日，曹帅果派人到来。佩孚引至密室，来人取书一封，呈递吴使，拆阅过，已知其意。遂款待来使。次日，即请张福来、王承斌、萧耀南、冯玉祥四位师长到来，开军事会议。玉祥道："前次曹帅已派曹锳、曹锐扼守关内，不容奉军进关，谅他也难飞进来。现闻作霖花二百余万，运动叶恭绰出面，把梁士贻推上台去，好替他筹办饷糈，这事务报登载明白，况我兵已训练多年，又兼大帅多谋，大众齐心，何患那张雨亭呢。"佩孚闻玉祥之论，甚为钦佩。却说张作霖，见曹、吴同心，与奉军作对，心中不乐。京畿虽有奉军驻扎，奈各处险要皆被直军把守，不容我张大势力，遂集一班将官商议道："咱们要想与直

军分个强弱，你们有何良谋？”张景惠道：“直军锐气正盛，曹使吴使联络一气。曹锐、曹锳驻扎关内，时刻防奉军入关。咱们进关，又无正当名目。大帅意下有何高见？”正在议论，忽见大公子张学良说道：“现俄党蒙匪作乱，家父派人进京，就以平匪为名，要求政府取消‘模范军’。政府若能承认，必以吾军为主军，坐地索饷，俟军事危急，再为谈心，未知如何？”作霖即点首称是。正派人进京，忽接库伦警报，言匪四起，正待援救。作霖大喜道：“果不出学良所料。”遂派张景惠进京，叫他见靳总理，如此如此。

景惠受了密计，立即起身。不一日至京，此时靳总理正为奉、直两派已弄得力尽筋疲。忽闻作霖派人前来，靳不知何事，心更错愕。及至会面，乃是景惠。景惠将书呈交，请速决断。靳总理听说，神色已经变样，便问雨帅有何事见委。景惠把张帅密令取出，靳接过一阅，已吓得魂飞。另外还有要件，就是请取消吴佩孚“模范军”。靳总理此时已是为难。景惠道：“咱暂告辞，容后再议。”靳总理无法，只得往总统府报告。次日，发出一道命令，叫张使先把库乱平定，余事再议。景惠就剩此索饷，回奉复命。雨帅听来使回禀，心中不悦，任听俄党纵横，蒙匪蹂躏，他总不发一兵。政府得此消息，只得调吴使前来救援。佩孚知作霖心意，也按兵不动。吴使心想一计，密令阎相文进京谒见总理，说库伦军事紧急，张家口一带皆已摇动，京绥一带兵力单薄，愿以所部各军分填要隘，以重防务。张景惠仍在京，闻知此事大惊，一面电告雨帅，一面谒见总理。靳见景惠又来，料想必为此事。景惠先道：“阎相文来京，与总统所商，未知能许略听否？”靳道：“张兄放心，我无欺人心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必相告。况他所言，我已拒绝了。”景惠告辞而出。

且说阎相文回到洛阳，禀明吴使。佩孚遂电曹帅，说奉派阴谋诡密，纵令匪党入关，以危直系地步，京绥沿线要驻重兵，以防不测。曹使接电，即令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所部直军一律调去，相地填防。且说张作霖见曹使分兵填防，遂立意提兵入关，即集军官会议。张雨帅说道：“咱今入关，未奉政府命令，恐外省又生猜疑。”景惠道：“这件事还须缓行，咱兵力虽厚，一经入关，子玉未必不提防，内中就有主客之分。不如先用个反间计，叫他直派自相扰乱，我军乘势入关，方为稳当。”张使闻听甚善，便亲自写书一封，密派副官赴河南见赵倜，呈上书信。赵倜拆开一看，知其就里，遂复书一封，内称弟完全奉派，与佩孚不过表面应酬，如以后有委，弟当效劳。张接到此书大喜，即派人送至洛阳。佩孚正与军官议事，左右报道，奉天差人下书来了，佩孚不胜诧异。来人呈上书信，吴使拆阅，大怒。幸参谋看透其意，说大帅不用动

怒，这是奉张反间之计，使大帅攻豫，他好乘势进关，正好将计就计。遂对吴使耳中说“如此如此”，吴使大喜。对送书人道：“我也不用写信，就烦你口中对张使说我知道了。”来人去后，一面把陕督冯玉祥调署河南，把赵倜调署陕西，先将他分开，再把张使书送他一阅，观其动静。计划已定，派人往河南，将信送赵倜。赵见自己信，已自魂飞，此时无法，只得把张使信拿出，表明苦衷，说有一日，奉张派副官来此相逼，又逼写书，我不得已，阳奉阴违。

吴使见他表白，也就不与他较量，遂令与冯调署。

流水易逝，一日，接来一封急电，说张使已提十万入关，占住曹家花园。吴使见电，十分惊愕。原来直隶省长曹锐请假回保定，曹锳又因部下兵不敷协防，遂请奉军协防。奉张接电，喜出望外，遂领兵入关，填驻马厂、军粮城、南院、长辛店，及津浦铁路北段。曹锳见奉军已进关，即将二十六师全数撤回保定，居民纷纷乱窜。由奉张出示晓谕，又警务长杨以德亦出示，叫居民莫误会。曹使见奉军已入关，又把自己花园作司令部，即将锳、锐二人唤至痛责。忽接到一封电报，曹使看了两句，愤气填胸，向锳、锐道：“你看看！”二人一看，见是子玉打来，已唬一跳，又细看，说他们擅离职守，暗引奉军，该依法惩办，至奉军已入关，各处防线，派直军填驻。雨亭自来，我一人当之。锳、锐无法，只得请曹使作主，三人正在商议，忽报吴副使到来，曹使闻听，急忙出迎，锳、锐亦退避去了。

且说吴使连日接阅电报，已知奉军陆续入关，再打听，始知曹锳、曹锐所为，遂大怒，即电曹使，依法惩办，不可遁情。

一面齐集军官会议，说道：“津汉路以长辛店为紧要，今被奉军占去，只得另布为要。”遂令第一及第十五混成旅驻琉璃河，算第一大队战防线。以第十三混成旅驻松林，算第二战防线。

以第二十师十三、十四两混成旅驻高碑店，算第三战防线。就以高碑店为大本营，其余第二十三师、第二十四师、第二十六师及第十五混成旅，一律开到该处，担任天津一带防务。王承斌为北路总司令，担任北京、保定一带，吴使自为前敌总司令，各处挖掘战壕。分布已定，遂往保定见曹使，商议进行。子玉到了保定，由曹使接入署内。相见后，说道：“承蒙令弟引奉军入关，你想直隶乃财政机关，此处一失，各款何出？”曹使道：“两个舍弟本是庸人，已悔不及，今已拘留，任子玉如何办理。现奉军已入，请以人民为重，万勿推诿。且看雨亭举动如何，望

你慎得而行，若一定决裂，我将家眷送汉口，以表曹、吴永好之决心。”

吴使听曹使之言，心中正想，忽外面送进电报，吴使接过一看，乃是张作霖通告全国电。内中说民国已十余年，一个好好中国，弄到这样。并说自己无一点权利私心，因此统兵入关，以武力解决统一和平。吴使看过，又递曹使，曹使道：“这是他沽名钓誉，你看怎样对付？咱也发一电通告国民。”吴使即令秘书拟稿，随即誊清，派人送电局拍发，遂又拍一电到政府，请任王承斌为直隶帮办，政府照准。是晚，即开军事会议，并请曹使任吴使为总指挥，曹使照允。各事完毕，吴使正要回洛阳，忽政府派王士珍、赵尔巽、张锡銮前来，说有要事接洽，吴使只得住下。原来政府因张使提兵入关，内外惊慌，居民一夕数惊，恐怕直、奉决裂，特派三人前来调停，消除意见。三人到了曹署，两使接进。吴使先说道：“张使煌煌通电，提兵入关，欲以武力解决和平，佩孚让无可让，不自量力，欲为曹使作一前驱，以后再听国民公论，不知总统意见如何？”三人道：“今奉总统委托，特为直奉问题，就在津地开个公会，二公有何意见，不妨直示。”吴使道：“我知保守和平，开会也是无用，不知雨亭何意？”三人道：“二公意思已明，待见过张使再议。”次日，三位辞行，径赴奉天，吴使也回洛阳，不表。

且说三人径来奉天，半路接张电挡驾。三人知去无用，遂回京谒见总统，将曹、吴之语说过，又把张半路之电，呈总统看过，半晌不语。三人见总统不答，料知他的心事。此时内务总理已换周自齐，进来见过总统，就说奉天张使来电，说不久要来北京。据他说已议定六件事，请总统颁令，择期在天津开公共会议。便将电取出，说诸公一看便知。大家一看，六件事连一件皆不行，简直择日出师，何用开会呢。大家见总统发怒，遂劝道：“天下自有公论，好在两下还未决裂，等天津会议后再论。”赵尔巽道：“再请黎元洪出来调解。”王士珍道：“请黎不如请萨镇冰，他两人一去，便可成功。”徐总统拍电，萨接电即到，就把此意向他一说，萨至天津，不日即回来。总统问道：“黎黄坡肯出来解和么？”萨道：“算我空跑一趟，效劳不周，那奉、直事，连一字也未提起。”总统问道：“如何不提？”萨把黎东支西吾一派行为说过。徐总统叹道：“咱惟有退让一法，余无别法。”

且说张使自从与曹锳、曹锐联络后，奉军陆续入关，占马厂等处，随后又将大炮飞机通同运到，即发一电，通告全国。

过一日，又见吴使之电，心中烦闷，便齐集军官，说：“咱奉军入关，计算不过五六万人。吴子玉将各处布防慎重得很，看来居心不

小。”于是张使亦将各处军队开入关内，由师、旅长以下，皆是武装。分派已定，遂拍电至京，请总统发令，开天津会议，共谋统一。总统无法，又请出几位大老联名，两下拍电。

且说吴使得信，便道：“张使欺人太甚，就凭他几位，就能把事平静了。”遂再往保定见曹使再商，当即起行，来至保定，进了巡署，见曹锐在座，大斥一番道：“你欲顾奉军，请早决，等到兵临，降亦死，不降亦死。”曹使弟兄情愿筹饷，以备战用。曹又将各人调停说明，又说张使来电，说我不该与你合，说电报上百般毁骂，吴使将电检出，不禁大笑。阅毕，知他想联曹使，好叫我势孤，即对曹使道：“二公本是至亲，何可附外人，不知如何回复？请见示。”曹使本心地忠厚，说道：“我前已说过，两无偏袒，我已有电辞退，以后直军方面，归弟专责。天津让张使，保定让老弟便了。”复王士珍电，就说不赴天津会议。佩孚心想道：“这人平日是不深说，我所以把直军集在郑州，以少数北行。”遂电告玉祥，即办理后方牢备，如紧急再电调。此时赵倜已与吴使联合，山东田中玉也派两旅策应。又上游司令孙传芳来电，以全部开武胜关。海军有炮舰开秦皇岛，制奉军后路。吴使见各路响应，大喜。又调张福来到郑州，以便北上。此时郑州直军共计有九十三团，布置严密。冯玉祥由陇海向德州进兵，好与保定联成一气。且说徐总统听说奉、直两军已有冲突，说奉军内有土匪几万，从中响应，直军内有某督军援助，真是忧得不得了。又请出多人，今也议，明也议，才想几条章程，又不敢直拍电与曹、张。连吴使共拍三电，过两日回电说，曹、张不日来京，惟吴使不赴会。

左一天，右一天，盼望二位到来，哪知连个影子也不见。这几位调人，心终不死，说咱们再往保定一行。不料几位正走半途，可巧碰上两军战线上，只听大炮连天，再听听，才知两军已开战起来。你想他们几位，哪受过如此惊吓，到此时，却没命的逃跑。

且说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见奉军势大，便电知各处，加兵填防。他决定主意，将军械军器开在汉口巡署，装运来枪弹一千六百余箱，炮弹八百发，又从上海运来大机关枪三百余件，前赴巩县，将洛阳、郑州均设无线电。忽探报奉军前线皆是马队。

吴使闻听，便差人往各处，星夜赶造挠钩三千把，以备临敌应用。又令杜锡圭领军舰四艘，往渤海以断奉军后路，自己便亲临前线督战。此时张作霖亦由军粮城赶赴前线，张景惠、邹芬在长辛店，长辛店奉军总司令却由张学良指挥，东至马厂，西至长辛店，都设无线电。直、奉

两军战线相连，吴使便下攻击令，两军就在马厂开战。奉军第三、第四两队上前攻击，枪声大作，两下战有多时，互有损伤。后面奉军大队齐到，直军站立不在，只向河间、任邱退去，奉军遂据青县。此是直奉初次开战，直军阵亡军官五人，兵士百余名。奉军也伤营长一名，伤势甚重，送往医院救治，兵士伤十余名。吴使见头阵小败，赵杰军又退败下来，把后军约退。正在筹划，忽见一个军官手拿一张赏格，吴使接过一看，乃张作霖赏示。内开：获敌军主餚赏五万，能致其死命者赏二万，高级军官赏二千，中级军官赏百元，得敌炮一尊赏五百元，机关枪赏二百元，小枪一支赏十元，后面署“张作霖示”。吴使阅毕大怒，正在设施，忽报河南赵倜与弟赵杰现已宣布独立，各军闻听皆发急，惟吴使毫不在意，哪知他已有成竹。忽陕督冯玉祥来电，愿领军亲赴前敌。吴复电，说我军已打胜仗，请你将兵分驻郑州、洛阳，以便监翠赵倜。且说赵倜自联吴后，完全是直派，他又在吴范围内，又见吴声势，更不敢异志。至冯玉祥过境时，军士又甚文明，及冯至洛阳，吴又为冯、赵两人周旋，从此各释嫌疑，和好如初。

一日，赵倜正与军官闲谈直、奉之事，忽听说直军溃败不堪，被奉军得去大炮枪弹机关枪不计其数，死伤兵士若干，军官几位。又听说吴佩孚也阵亡了。赵倜大疑，正想间，忽赵杰进来，冒冒失失道：“吴佩孚真死了，咱不如就此宣告独立，看他们如何结果。”赵倜也糊胡涂涂，信以为真。一面发出命令，地方戒严，一面宣布中立。正在布置，忽传来北方战耗，说直军连得大胜，奉军已退出关，张景惠也领兵逃走，张学良身受重伤，吴佩孚前线指挥甚为得手。赵倜闻信，如高楼失足，急得无法。又闻陕督冯玉祥已领大兵前来攻击，吓得魂飞，心想此事如何处置，惟有背城一战。哪知冯玉祥善于用兵，转瞬间已将赵杰杀败。赵杰逃至乃兄处，商议求助。怎奈冯督步步进逼，赵氏兄弟见势不妙，遂抢了几家商店，连夜逃走。冯督一步不放，紧逃紧追，非擒获赵氏兄弟，不肯放手。幸吴佩孚来电阻止，冯督才止兵不追。原来赵倜误听赵杰之言，弄得立足无地，若非吴使电阻，险些把性命送掉，这且不讲。

冯督遂进城，出榜安民，督署事就叫省长代理，一切办清，即提兵赴保定来助吴使。且说吴使连日战奉，起初用诱敌小策，奉军连得胜仗，军心遂骄起来。又派员来吴营，约军投降，吴使明知，皆不与较。只暗传各军在险要地方埋设地雷，以待追来，一齐发作。哪知奉军也暗设无数地雷。一日，直、奉又开战事，吴使便下总攻击令，在琉璃、长辛店一带，两军一齐开火，枪炮不断，奉军不支，且战且走。吴使当前指挥，奉军将直军引至设伏处，暗将药线引着，只听一声响，地雷发

作，直军在前的，皆被轰死。吴使也受有微伤。奉军见直军中计，心中大喜，以为此次可以将直军杀尽。直军见已入奉军伏内，又不知向何处逃走是好。正在心慌，忽大雨倾盆，把药线全行湿透，心想地雷被湿，全行无用，趁此当儿，直军一齐奋勇，攻杀前去，把奉军杀得大败，退走十余里，得了许多器械，杀死官兵一千余人。直军反转败为胜，就此占住长辛店，将营扎定。

吴使遂乘飞机察看地势，又照张使前日赏示，也大出赏格，派人乘飞机在空中各处散布。下面奉军拾得传单，都来观看，只见单内写的，说张作霖不惜同胞，跋扈横行，咱们被逼，不得不设法自卫，同胞们能把张作霖一人除去，从此永无冲突，大家皆享幸福。望速醒悟，弃暗投明，咱们官兵，皆欢迎的。奉军看过，大家成群密议，也有军官议论的，奉军正在咕咕咕咕，忽见张学良持着手枪大喝道：“尔等敢惑乱军心么？”众军正要分辩，听得一声响，当中军官已被学良打死。原来学良因未得利，在伊父前告奋勇，愿赴前敌指挥。即日来到军中，于路拾着传单一看，冲冲大怒，说吴佩孚惑我军心。遂于晚间信步出营，正走此处，见大众议论此事。学良大怒，用手枪将军官打死，随即又把这几个兵士，推出营外，一齐枪决。

且说直军听得奉军营中出了此事，已知军心不固，呆使遂授密计。次日，又与奉军开战，张学良、张景惠领生力军向直军进攻，直军接战数小时退去。次日又战，直军又败。一连数日，皆是奉军胜，直军败。有一位参谋向学良道：“我军连胜，恐是诱敌，不可不防。”且说张学良见连日大胜，遂派人往大本营报捷，作霖见报，大加犒赏，就在军粮城设宴庆功，一面鼓励将士奋力进攻，一面集军官会议战事。正议间，忽听四面枪声大作，遂下总攻击令出御，又不见有一兵一卒，令各营用千里镜来照，果见远远树林中，有敌军发枪，奉军便一齐前往攻击，约有数十分钟，又不见直军动静，奉军大疑作怪。正在揣测，忽听大炮轰轰，四面八方，皆是直军，如潮水涌来，枪炮子弹如下雨相似，炸弹又从空落下，奉军欲要抵战，子弹又不足，无奈何，只得四散逃命。哪知直军越战越勇，不一时，奉军死者尸如山积，血如流水。又兼冯玉祥、张福来两军随吴副使分三路追击，奉军跑不及的，只得缴械投降。幸红十会解救，吴使才算不追。此次奉军一败涂地，皆因张使倔强所致。

直军此次获胜，亦因吴使用谋，又兼冯督等援助。张使见大势已去，只得将原驻地点通同让出。遂收兵出关回奉，养精蓄锐，待兵精粮足，再思报复。究竟奉能报直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奉直失睦张吴再决雌雄

诗曰：

野外无人问落花，绿荫冉冉遍天涯。

林莺啼到无声处，青草池塘独听蛙。

却说张作霖被吴佩孚用埋伏计杀得大败亏输，谅想站不住，叹曰：“不料曹锟不顾亲戚之情，与吴联络，同我作对。今大势已去，只得率领残兵退回奉天，效越王之法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再来讨吴，岂不为妙。”于是令各将校，将所有败兵收容，退出关外，加意训练，以图报复，这且不讲。且说曹锟既胜了奉张，心中非常得意，谅来作事无有掣肘，况此次选举，无不畅所欲为。看官，你道曹氏真有此能力，表面上不过担一虚名，其实此次战事，一切指挥操持，皆是吴佩孚设施，与他毫无一点效果。就是直系首领，人亦但知为曹氏，其实吴佩孚才是直系真正首领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吴佩孚自战败奉张，心想张作霖此次虽败，谅来不能甘心，虽然退出关外，终久必来报复。况吾又不能久在京城，为人借口，说我干预国政，不如仍回洛阳，将士兵训练，留为抵制奉军，岂不是好。一面整旅凯歌而还洛阳，一面请徐大总统下令，惩办梁士贻、叶恭绰、张孤等煽惑酿祸之罪。徐大总统见直系势大，不好拂意，遂下一滑稽命令，将梁士贻等均着免本职，开褫夺勋章，查交法庭惩办。又令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着免本职，听候查办。其奉天督军一职，着吴俊升署理；奉天省长一职，着袁金铠署理；所有张作霖兼任各职，着即一律裁撤。那知此令颁后，吴佩孚见之，心中甚为抱歉。原来吴佩孚前因徐总统派王士珍、赵尔巽等数人为他两下调解，吴佩孚决意与奉张开战，遂不遵命令。此次虽毕退奉军，总觉心下不安，又见疮痍满目，闾里为墟，遂电徐总统自请处分。其内容谓此次战争，皆是张作霖、曹锟、吴佩孚三人所造之罪，乞应蒋吾主人同时罢免本兼各职。

诸位，吴佩孚此电，俗语所谓口头禅，其实他毫无一点真心，他今已胜奉军，中枢纽要又在自己掌握，徐总统虽有免张作霖职之令，他又窥破是个滑稽命令，于此遂生出嫌隙来，一心想乘战胜余威，同冯、王诸人将徐总统推翻，力捧黎黄坡复职，主复民六国会之两种计划，大举表面法统文章。所最注重者，则为将来军需问题，遂引董圣人、高贤人分掌财政交通，凡关于财政上能活动的，皆援引自己心膂把持，不松一

步。又以孙丹林为内府秘书，以为耳目。就此数事而论，他请免职，你看果是真的吗？且说豫督赵倜前因中张作霖反间，改投奉派，后为吴佩孚探悉，又入直派，哪知已为佩孚所恶。及奉直接战，其弟赵杰误信叶玉虎之言，说佩孚中弹阵亡，迫兄倜拍电援奉，竖旗独立，反对直系。前日佩孚檄调冯玉祥援直，战胜后，遂留冯坐镇洛、郑，以防赵之反侧。但赵与冯甲芦税款一事，两下已有嫌隙，况吴又有去赵之心，赵亦明知不能兼容，结果只得让位，还不足蔽其辜，又下令通缉，遂任冯玉祥为豫督，刘镇华遂坐升陕督。则直系势力日增，地盘也扩大了。遂一意注重军事，闻奉张志在训练，意存报复，恐秋高马肥，叩榆关内犯，故力主军队集中京汉路线，作为准备。

且说张作霖自战败后，卧薪尝胆，生聚训练，而以勾践自拟，意图报复。心想欲要报复。非用离间惰兵之计不可，于是派吉林印花税处处长李壮飞持函赴保定修好，曹亦令团符麟持函赴沈阳报聘。张非常优待，同时又令其子学良潜至天津，谒省长王孝伯，求其向吴疏通，劝吴勿要过逼，免得再起战祸，并乞代恳曹使，令吴勿再相逼。王即密电保洛，谓奉张经此一败，精华已损大半，若再相逼，难免致成困兽犹斗之虞。吴亦实时答电，谓："此是奉张懈我军心之计，我当时本欲乘胜捣巢，曹使疑我有二心，力主适中而止。我当时志气灰颓，遂离保返洛，对于曹使，所有举动，格外反对。况中国大局，多半未定，又劝左右勿轻动，诸事总要见机，不可性急，否则政客频来，难以对付。"并电曹使，谓："奉张时各事已定，现正利用我内部有事之时，他先得手，此是进一步离间惰军之计，愿孝伯为我谨陈于曹帅之前，凡事注重，望勿轻易为人所愚。"

王达曹，曹闻之，恍然大悟。遂以榆关防务，全权责成吴使，自己仍假意与奉张晋接。吴受此任后，乘张福来由岳州来、孙岳自沪来之时，遂电召各将校并诸代表等，开一联席会议。对于榆关防范，如何办法，倘奉不来最妙，如奉来攻，总要首尾相应，犄角相恃，不致为他所乘，就算具体了。

且说张作霖本欲派人前来，联络保曹，间疏洛吴，不料又为洛吴窥破，致电曹使，曹使觉悟过来，即将榆关防务，专任洛吴。心想此计未成，还从根本上设施，遂将左右新旧两派将校加意挑选，推其子少帅学良为领袖。自己就亲赴绥中彰武、锦西一带视察军队。每视一军，即作简便演说，云："我起初目的，本为力谋统一，以望同胞等享自由幸福，而直派曹锐，一则迎我入关，二则逼我退兵，三则我退之时，又加以袭击，使我失信于三省诸父老子弟，此则诸位所共闻见也。况当时本徐总

统在位，自己欲得保全地位，先诱我入关，继而又令直军将我邀击，哪知结果倒未保得地位，终为直系推翻。及至今日，黎总统乃是我们公认的，今又欲将黎氏推翻，自己立为总统，你们想岂不全体扫净吗？则我将欲与之周旋，就是战，剩至我一人，亦所不惜。我现在不得不为之准备，一为我们表示人格，并扫除误会，也使国人知他们邀我奉军，为争总统而设，纵然失败，教国民知道我非为地位的，实则为谋统一，则最后之五分钟，到底看属哪个。”

于是遂整理军队，凡属不能战的，及不守纪律的，全行淘汰。迁调军官，着其子学良提议。学良遂亲主其事，大家洗刷。

一意注重军事教育，并劝其父收买人心。所有前次在京汉路线及榆关阵亡的，旅长恤金五万元，团长三万元，营长万元，连长五千，兵士五百元。此项抚恤，真算破例。此皆少帅学良谋划。又鼓励关东三省人民兴办民团，补助军队之不足者。其三省人民所有之枪械，皆日本明治三十年式，甚合军用。所缺乏者，不过步军事识耳。又求军事训练人材，实行设施。仿日本军民一体政策，无事时，满地是民；有事时，满地是兵。张少帅之此种计划，很为乃父赞成。

张因初次战后，费约一二千万元，遂百般罗括，于是扣留车辆，要求京奉路南北段管理权，又截留盐税。致起日政府抗议，由小幡公使与各公司接洽，向中央政府严重交涉。总统府顾问辛博森遂谒张，问其扣留路款及车辆，张谓是沿吴佩孚京汉前例。经辛氏再三劝导，张不得已，将车辆放还，其盐税尚在交涉中。张既受中央免职令，究竟心中有点芥蒂，意欲发起联省自治，又恐惹起国际交涉。遂想一保安名义出来，则个人地位可以稳固，即设成一个接洽机关，以便号召。定于八月二十四号，为东三省保安联合会开幕之期，于是日下午，在奉天省议会开成立大会。临时由张作霖主席，演讲开会宗旨，为立三省根本法则为目的，并附规约二十条，其为规约者，为将来复任时留余地也。张既被举为保安总司令，较之昔日声威，不减分毫。又有杨宇霆为其参谋，运筹帷幄。杨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甚有谋略。少帅学良改革军事之时，作霖嘱其与子共商进行。所有东三省一切军事设施，由学良负责，宇霆从中指导。

杨又荐引人才，皆擢显职。杨见张信任，格外奋励，遂提拔人才，规定三种资格：以留日学生陆军毕业者为上等，其次如军官卒业，或为咨议，或差遣，则为起码格也。张得杨筹划，凡关于军事政治一概不问，如训练军备整顿财政，以待时机，一雪此耻。苟有隙可乘，终不能

让他一步，是要为奉天赎回面子。

至直系方面，令保曹与吾联络，予再为利用之，谅不难治吴也。

又发起三角同盟，以厚自己势力，如粤孙、浙卢皆与直派反对的，不妨引为同盟，以反直为目的。及至江浙战事发生，张以同盟关系，遂亦起而响应。谁知此时黎总统已被直系逼走，无法，只得欢迎保曹接任。不料曹接任未久，忽有江浙战事发生，曹接总统时，吴甚不乐，以为时机未至，上台容易，下台倒反难以为情。及江浙事起，曹见乱事扩大，必统筹良策，不足应付。即于秋节日，分电洛吴、津王来京筹商。哪知洛吴并未到府，仅复一电，惟副使王承斌于十四日下午应召来京。谒曹后，即在府与诸要人开一秘密会议。至晚八时，仍乘车回津。至十六日，吴始由洛起节，抵京后谒曹。曹、吴会后，即谈正事。

曹曰："余老矣，无能为也，请子玉、孝伯两人摄行大元帅、副乖帅职权，统筹对付，全权办理。"吴、王两人谦让再三，始应允。又闻曹曰："东北事关系甚大，须专心对付，不能再顾东南。现江浙战事已有转机，可由抚万一人办理。"吴亦认可。旋出府，赴四照堂办公，阅看各处电报，凡有来宾，着参谋长接见。及阅到苏齐请援之电，吴遂复一电云：东北军事亦急，请齐直接电商皖闽赣各省，抽调军队，全权筹划。此间应付东北，实不能兼顾。但吴此次来京，完全是为东北，其最要问题，是支配军队与措筹军饷两项，追军队支配好了，遂一致对奉。至筹饷问题，谅政府不能独筹。其在洛阳时，已电各省，请代协筹，以外又有数省代筹，一面再催中央力筹。吴计算，此次非预备两千万元不敷支配，亦不能有把握。此次战事，倘能战胜，则直系之幸，不胜则大家牺牲，大有孤注一掷之势。

不三四日，即出京，其大本营非滦州即在唐山，现尚未定。据某机关调查，奉军现在约有十八万人，直军之数只有七与五之比。奉军枪械又坚利，直军是杂凑，观此两样，识者早知五胜负之有在矣。

十七日，吴又谒曹，陈说对奉作战态度，已有把握，请将讨伐令颁发。哪知吴未至京，曹已将讨伐令拟好，及吴来京，遂与冯玉祥、王承斌、王怀庆等正式交换意见。至夜间，府中又有秘密之讨论，至三时余方交印铸局。至早晨六时，才将公布命令发出。本日下午六时，公府怀仁堂召集联席会议，列席者吴、冯、颜及三王等，会议一切军事。正论间，忽热河都统朱振标、朝阳镇守使龚汉治等来电报告，说奉军节节前进。张作霖支日通电，破坏大局，请中央大加挞伐。列席各要人相继发

言，皆谓国家维持纪纲起见，应即明令讨伐，当将国务院秘书厅所拟之稿，略加修饰，交印铸局发表，并饬印铸局火速铸就讨逆军关防。

至十八日，始申印铸局正式发表。总司令办公处设于四照堂，或设大本营中，总司令部内分九处，皆是参谋副官等名目，副司令部则不另设，吴此时心满意足，说道：十一年间，直奉决裂，直军不及奉军之半，尚能取胜，今直军一呼数十万，又有大总统明令讨伐，何患不胜。且说苏督齐燮元接吴电后，遂约皖、赣、鄂四省出兵攻浙，原订战略，约于一月内可的士浙卢扫除，收回上海，在自己掌中，所以自己任为前敌总司令，出兵进驻昆山。浙卢见苏齐出兵，不敢懈怠，即下动员令，亲往上海，与何护军使会师，出兵兵抵敌双方在宜兴、浏河、黄渡、嘉定、青浦一带，鏖战四十余日，不分胜负。浙卢见苏齐用全力前来攻击，不得不向奉张求援。谁知作霖正筹对洛吴计划，忽接到东南战事报告，又不忍轻易开衅，仍然坐镇东三省，派侦探进关，侦探曹、吴举动如何。哪知吴佩孚欲达到武力统一目的，静候东南战事开始，再定进止，忽见东南开战，他即调重兵开往关外布防，暗中下动员令，专等东南战事弗束后，他即率兵攻打奉天，以便实行武力统一计划。侦探得此信息，径回奉天报告。

谁知张作霖接到关内密电，皆言吴使计划，先平东南，后扫东北。阅电后，仍然按兵不动。后侦探回来，所言皆是一样。

作霖闻知，甚为惊惶。遂低头沉吟，心想子玉欲谋统一，实行武力计划，我向来力主和平，今日被他逼近出兵，但是我兵虽然单薄，尚堪一战。若守，他率兵来攻，岂不是被他看轻吗？

我想不如用个先发制人。主意已定，遂发电召集三省军官，到署会议。先将吴氏武力计划宣告，然后发表意见出兵。众官长听得霖如此说话，遂说道："吴氏今行武力计划，大帅何不就调全军，与他共决雌雄。前日在关内损失，此仇尚未得报，咱等正要寻他。他今无端开衅，妄起祸端，请大帅赶快传令，调集三省士兵，即日进兵，与吴佩孚决一死战。此番若不得胜，誓不回兵。"张作霖见各官长个个奋勇，一致主战，均以报复为念，谅此次进关，可操必胜之劵，遂欢慰不已。随即函电纷驰，限定二十四小时齐集奉天省城署内。于是三省官长接到雨帅急电，果然于二十四小时内，齐集省城。张大帅见此情形，格外欢喜，遂将三省之兵，编成六军，分道出发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吴佩孚失机退驻鸡公山

诗曰：

平生志气与天高，莫把文章结富豪。

胆大锯龙头上角，心雄拔虎嘴边毛。

却说张作霖将三省之兵，编成六军。第一军军长姜登选，第二军军长李景林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，第四军军长张作相，第五军军长吴兴权，第六军军长许兰洲。编制完全，即发命令。

一、三两军由北大营乘火车出发，直达万家屯前线，以第四军张作相作援军。又令第五军吴兴权出发开鲁，吴即率部前往，不敢延迟。因第二军李景林素通战术，令他作先锋，攻打北票。

总共六军，一齐奉令出发，号称三十万，浩浩荡荡，各奔地点开拔。沿途遇到敌军，实时开火相攻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第一军姜登选、第三军张学良、第四军张作相，各率所部奔万家屯进发，沿途有尖兵在前搜索，遇有敌军，即来报告，三军长即下火车扫除。不日，火车已抵万家屯前线。三军长正开车前进，忽尖兵前来报告，说前面已到万家屯，敌军步哨已达此地，我军不能再进，请令定夺，三军长闻报，张作相道："此地名叫周家屯，屯上居民颇众，不如将司令部即设于此，今晚休息一夜，明日五鼓进兵，举行攻击，使敌军猝不及备，可以一鼓而获大胜。"姜、张二人称是。说罢，各传命令，一齐下车，往周家屯寻找民房，设下司令部，埋锅造饭，各人饱餐一顿，然后进帐休息。张作相即派侦探前去，窥探敌军将领是何人，速来报告。侦探去后，未一刻即来报道：敌军将领是彭寿莘，步兵甚整，大炮甚多，又有一旅骑兵埋伏在树林之内。兵力约有两旅，请军长设法平敌。作相点头，命侦探："再去窥探，本军长自有设施。"作相暗道："彭氏是个劲敌，上年间他在前线指挥，甚为合法，今日又在此地防守，此人鬼计多端，不可不慎，谅他今夜必来攻咱无备，倒要小心才好。"主意已定。遂与姜、张二人商议，说道："此人战术颇佳，我军初到，地势不熟，又因在路受些风霜，各军皆有疲困，如其不预为防备，恐直军今夜前来偷营，岂不受他所欺。"学良道："上年在马厂，咱们中他诱敌之计，今又与他相遇，非小心不能保全。既然如此，如们先派步兵一队前往东面埋伏，再派机关枪一连往西布置防线，枪口均朝南待战。若果他来劫营。咱兵四面包抄，可以获胜。"学良布置已毕，作相自己也去整

顿，静候直军到来。

且说彭寿莘闻尖兵报奉军到来，说奉军战线内毫无埋伏，指挥官是张作相与张学良，还有个姜登选，目兵四散逍遥。彭司令闻尖兵所说，低头暗思，说道："张作相、张学良二人本是悍勇善战之将，上年在关内，受张景惠、邹芬二人通情致败，若非学良、作相两人十分沉着，必致全军覆灭。后来奉军退守榆关，又得他二人亲冒矢石，勇猛冲杀，所以奉军反败为胜，这两人非寻常之将可比。据尖兵所说，奉军毫无准备，内部纷乱，大可乘他初到之时，攻其无备。但怕他用诱敌之计，咱今先率小部分前往试探，看奉军什么动静，再作道理。"主意已定，急调步兵一营，带机关枪两架，重炮两尊，悄悄出了营门，直奔奉军前哨，实行袭击。彭司令率兵到了前线，一齐散开，开炮轰击。直军以为奉军无备，谁知张作相同学良二人令左右翼用迫击炮冲锋过来，只见那开花弹如雨点相似飞来，直军前线伤亡颇多，尸如山迭。总司令见有准备，又见直军纷纷退奔，阵脚已动，只气得暴跳如雷，连叫反攻。直军此时只顾逃命，哪里还听他命令。彭司令无法，只得退回。复调来大兵一团，加入前线，子弹充足，纷纷向奉军飞去。又用小钢炮、机关枪乱击，势甚凶恶。张作相在前线指挥，正逼令直军缴械，忽见直军一支生力军冲杀过来，奉军抵死保守战线，急传令向两翼报告，令众兵前进，取势包围，自可获胜。左张、右姜两司令闻报，急令实业界士分三路实行猛扑，子弹直向直军射来。直军战线内死尸堆积，不能再去，纷纷倒退彭司令无奈，只得随溃兵东奔，逃回大本营。检查兵士，死伤大半。次日，奉军司令张作相又进兵攻夺万家屯直军战线。直军被昨夜一阵，已失战斗力，不能抵抗，一见奉军来，即行退走，沿途抛弃枪械军用品不计其数。彭司令见此，无可如何，只得退入山海关，谨慎保守。

张作相遂夺了万家屯，真可谓兵不血刃。即传令布置防线，又命飞马传令向后方，催张、姜两军开拔万家屯住扎。忽侦探前来报告，说旧俄营直军兵力甚夺取，布置严密，防线内埋伏甚多，遍地皆设地雷电网，特来报知，请令定夺。作相叫再探。

探子去后，作相道："彭寿莘逃入山海关，与守将董政国商议，将旧俄营各军调出作战，即令董政国实行反攻，阻咱军不能前进。诸军长有何妙计？"各军长闻作相之言，个个无语。姜司令道："如直军旧俄营难攻，不如用重炮轰击，若能将城门攻破，我军一拥而入。倘若搭云梯爬城，恐他防守甚严。"作相道："吾自有法。"次日，张作相即率奉军来攻旧俄营。直军司令董政国见奉军来攻，又甚悍勇，所向如破竹一样，说道："前日兵已失战斗力，不如全体调回，再从山海关调来生力军，加入

前线防守，或者可以获胜。”即向各长官道：“万家屯第一道防线已失，今当竭力保守旧俄营第二道防线，看奉军来势甚锐，吾军与其受逼，不如向前反攻，尚可不受他制。”各长官道：“司令所见甚是。”董司令又道：“如其反攻，他战线埋伏也多，必先设伏破他埋伏，才可进取，不然必中他埋伏。前日吴司令送来马猴、狗熊颇多，不如去取来，叫到战线内挖他埋伏。”

那管猴的说：“司令有命，部下即刻就行。”董司令又派敢死队一排，跟着猴能为掩护队，领令前往。管猴熊的将猴熊带来交过，众目兵率领猴熊径赴前敌，解去绳索，只见他向猴熊唧唧咕咕，那猴熊点头示意，原来是叫将敌军地雷电网挖出，带转回营。只见那猴熊穿踪跳跃，向前而去。列位，真正奇怪，这猴熊一到战线，与人一样动作，一路走着，用鼻子向地下四处闻嗅，一直到战线内，将地雷挖出，转身就跑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奉军张作相连战了几个胜仗，心中不胜欢喜，心想这旧俄营仍被直军占着，心中又生忧闷起来。所以在战线内设伏，哪知直军用猴熊前来挖掘，不料又被奉军看见，口中说道：“直军太也奸猾，竟用猴熊前来作战，如不将它打死，一时刻被它挖尽。”遂将枪端平，对准猴儿，“轰”的一声，这枪弹从猴儿身边穿过，猴儿竟跳跃起来，直向奉军战线内横冲。奉军一听枪声，一齐轰击，众猴熊一时逃得干净。直军敢死队赶来掩护，怎奈奉军势涌，不能支持，只得向后而退。直军董司令急忙出队迎战，亦奋勇向前猛攻，无奈奉军迫击炮厉害，也只好向后急退。董司令下令道：“如有向后退者，定按军法。”直军闻听，险些激成军变。有程度高的兵士道：“司令未见战线内死的兄弟吗？如再相逼，恐生别故。”董司令也怕激成兵变，说道：“非是本司令不惜生命，奈上命如此。既各弟兄不愿战，何能强迫，暂且退下休息再论罢。”于是直军遂退入关中。旧俄营二道战线完全被奉军占领。奉军就在旧俄营休息，大赏三军。连电报捷，一面再商论进取之策。直军董司令见连失两道战线，遂与彭寿莘、张福来、冯玉荣等，并各将领相会，并报告连败情形，言奉军悍勇，战术甚好，与前年在关内情形迥不相同了。张福来道：“诸君休长他人志气，吴巡阅使命咱来关中布置防线，临行时，命咱传谕战线内各将校，务要小心坚守，联络坚固，以便传达灵通，切勿攻击。他另派舰队开往秦皇岛，攻取奉军侧面，约三日内，舰队可以获胜，奉军断了联络，不战自乱。又调长江各省大队，前来援助，兵力现在很厚，约在二十多万，奉军纵然悍勇，只要一月内，管保他完全扑灭。”

各将领听张福来说词，个个皆陡长精神。福来又道：“张作相、李景林等虽悍勇善战，倒不足惧。怎奈我军一见奉军，皆即散胆。只要咱们将关下战线防守严密，就算尽职了。”令军士将关下挖了三道壕沟，埋上地雷电网，上面盖上钢板，以便掩护壕内目兵。如奉军来攻，必中埋伏。奉军虽猛勇，其能奈我何！诸君放心勿虑。”

不说直军筹备，且说奉军司令张作相既得了二道战线，遂率兵奔山海关而来。到关前驻扎，传令各布防线，暂且休息，俟后队到来，再议进攻。正在布置，忽听侦探报道：第二军李军长大获全胜，现已领兵到关前驻扎。作相闻报，正要去会李军长，忽闻营内兵士大噪起来，不知何故。第三军军长张学良随派传令去查，不一时，传令兵带进几位下级官长。学良道：“你队下为何大噪，从实说来。”有下级官敬礼道：“各目兵闻听李军长大胜，连得多少城池，各目兵即欲前来攻击，与第二军争功，部下止不住。请军长赶紧下令攻击。不然，各兵要自由行动，与直军开战。如军长不下令，部下不能负责。”学良闻听，随传令站队，即下总攻击令，说道：“众弟兄听真，有功者赏，退后者本军长即以手枪轰之。今日是有进无退，如将敌兵攻退，回营自有重赏。”各目兵齐道：“情愿力战。”学良大喜，遂下总攻击令，他自己在后督师。各兵到了战线，一齐散开，各举枪向直军轰击。于是迫击炮、过山炮、小钢炮均上上开花弹，一总的向直军轰来；子弹猛烈异常，如雨点相似。

直军司令彭寿莘、张福来、董政国、冯玉荣皆亲自前来指挥，拚命抗抵，数时未分胜负。张学良想道：“如此战法，徒耗子弹，不如猛扑，抢他战壕。”即传令各兵皆上刺刀，向前冲锋，一声令下，奉军个个奋勇，直往前冲。谁知直军也是如此施为，不一时，遍地尸身存积，连插脚地皆无，只听手枪炸弹，声如爆竹一样，血迹乱飞，惨不忍见。张学良只得令军士退回防御线，仍用枪炮与直军鏖战。后又心想一法，不如用牛羊挖他埋伏，再用流弹对准直军掩护钢板打去；又调来一队敢死队，命他向前冲锋，各带炸弹，向直军壕内抛去，使他不能存身，能得战壕；再架大炮攻城，可以获胜。各兵闻听，皆有难色。张学良见此情形，知各兵胆怯，自己遂脱去外服，身穿绒衫，左手执鬼头大刀，右手提了炸弹，亲自奋勇上前，大声道：“本军长身先士卒，你等还不随我来杀敌吗？”各兵见军长上前，谁敢退后。各兵齐声道：“司令已经向前，咱们快些蜂拥向前杀敌罢。”一众奉军，不顾性命，直奔战壕，乱抛流弹。直军在壕内哪能存身，知道难守，只得出壕逃奔。张福来见此大怒，用手枪将败兵击毙，无奈兵败如山倒，只得退进长城，将城门关闭。奉军遂得战壕，即将埋伏破去。一面犒赏士兵，抚恤死亡，一面传

令攻城。谁知奉军在关前，一片皆是平地，又无掩护；直军在城上，凭高视下，弹发如雨。奉军恐惧，皆要退却。

学良道：“今日是我们生死关头，如要退后，定用手枪轰死。众弟兄竭力抵抗，攻破城池，自有生机。”奉军个个复行向前，连传三次命令，皆未攻破。此一阵奉军死伤太多，学良心中甚惨。只得硬着头皮向前，令兵士架起重炮，对准城楼上面开去，只听咕咚一声，将城楼打坍，再复一炮，又将城门打破，城上死尸直落。学良见城打开，令敢死队上前抢城。敢死队闻令，蜂拥向前，抢入城内。奉军后面全部跟入。直军纷纷退走，张福来止遏不住，只得随众退走，长城遂失。奉军得了长城，随即布防，并传令催后军速入，如迟，恐直军大队到来，不独前日之功尽弃，大家皆要牺牲。于是调第一军姜登选速彩赴援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直军张、董、彭三司令沿途收拾残兵，直向九门口退御。此一阵直军伤有一旅，奉军较直军加倍，所以学良急调后军前进。直军退至九门口，在九门口布置防线，即令尖兵向后方总司令部告急请援。吴司令接到告急电，唬得真魂出窍，说道：“长城何等坚固，况且又有重兵防守，如何能失？”想道：“是了。奉军注重正面，用全力大炮攻破。今我兵已退九门，我若再从正面去，徒增伤亡，不如用舰队赴秦皇岛，舍舟登岸，攻他侧面，袭奉天城，倘能得手，奉军必撤山海关大队回救，此所谓攻魏救赵之法。”主意已定，遂电知九门口，切宜坚守，切勿出攻。如奉军来攻，只宜抵御，等我有令来，再行反攻。

吴司令遂传令率第三师往秦皇岛进攻。哪知张作霖早已料知此路是攻奉天省要道，特命奉省舰队，全驻于此，以资防守。吴司令水陆并进，皆无有效。且说张学良将长城防线布置停当，遂传令进兵攻九门口。张作相仍为前敌总指挥，率队前往，一到九门，将地势看明，即用大炮轰击。直，军彭司令忙率队竭力抵御，两方皆伤亡甚重，终不肯退，连攻三次，皆未攻入。

学良心中焦急，说道：“九门口是天生的险阻，其中只能用一人一骑，能有何法可破？”一看旁边有一土阜，不甚高大，比九门口次多，不如先夺土阜，再攻九门。计议已毕，遂进兵往攻。不料直军已知奉军必先夺土阜，遂将口内架上机关枪，不住施放。冲上土阜，奉军亦用大炮向口内轰击，口内直军被炮轰稍有退避。张作相看见，说道：“只要你能退避，我就好设法冲进。”遂全神窥探，两下皆在口门乱放，直军不能出来，奉军也不能冲入。约一时久，忽听直军大噪起来，纷纷倒退。

张作相见直军退走，知有内变，遂领队冲入，向前直追。列位，直军何以倒退，原来直军误听，说后方被奉军绕道攻来，截吾去路，若不早退，恐全军覆没。张作相遂夺了九门口，心中大喜，一面犒赏前敌，一面报捷。

正在犒赏，忽见冯玉祥副官到来，说冯帅已撤兵回京戡乱。

学良心中不实在，以为是直军诱敌，遂派侦探前去查探。不一时，回来说，前面果无冯帅兵队，学良遂电告其父。作霖接电大喜，随复电说："既是冯使来说，各军长原守皆有防线，叫我军不可前进，我兵可勿进取，暂且休息，切不可疏忽，以待后命。"且说冯玉祥率领部下回京戡乱，将队伍驻扎京奉铁路。

自率二万人回京，分驻各门，即入府谒曹总统，请下令命吴佩孚退兵，免伤生灵。曹总统不但不允，反电吴佩孚，叫他回来讨冯。吴接电，始知冯玉祥回京，遂将前线事托张福来、董政国、彭寿莘三人办理，自率部下回京，与冯玉祥宣战。且说冯见总统不允，知道吴佩孚必回，即命胡景翼带兵赴天津堵截佩孚。佩孚回到天津，就在火车上设了司令部，令兵士沿津浦路布置防线，与冯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开战。冯玉祥见吴佩孚在津浦路布防，即命孙、胡二人亦即布防，会师抗吴。吴即传令攻冯，怎奈久败之后，又兼寡不敌众，只得率残兵逃上战舰，往青岛而去，由青岛转奔长江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张、董、彭三人受吴使所托，只得会议保守原防，怎奈九门口已失，奉军又悍勇异常，三人无奈，遂率领残部逃上兵舰。哪知奉军随后追来，各兵争命夺舰，秩序大乱，奈舰只有三只，不能容纳多人，看看要沉。董司令道："不能再顾岸上人了。"忙起碇开船。碇手见兵涌上，谅难开船，遂用大刀将众兵砍下，沉江死者甚多。遂开船赴长江而来。在岸败兵顾命，只得缴械投降。学良传令收容，暂且不说。

且说吴佩孚率领三舰败入长江。此时江浙战事已经告终，浙被孙传芳所取，苏督已经回宁。及佩孚到宁，遂派代表上岸，与苏督商议，请他派兵援助。哪知他此时已受段执政命令。原来冯玉祥因曹总统不允所请，反令佩孚回京讨他。及佩孚兵败，乘势将他推翻，软禁府内。遂会议往天津欢迎段棋瑞进京为临时总统，又议将总统名目取消，改为执政。段遂于北京就临时执政。及佩孚败溃后，苏督齐燮元已受执政命令，电齐云："能不助吴，苏督位置不动。"迨吴佩孚到宁，心想齐亦是直系，谅可以出兵相助。既至，令代表往会，齐却婉言拒绝。吴心中知

道齐受人愚了，遂离宁径往湖北，心中想道：“齐已变心，不知鄂萧何如，不如派人察看，再作道理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派刘副官乘车往湖北而去。刘到湖北，表明吴使欲在湖北组织护宪军政府，请鄂督援助，特命部下前来示意，先行通融请示。

鄂督闻言，即答道：“本督与吴使关系甚深，莫说护宪军政府，保全直系原有势力，无论吴使何事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无不相助，请贵代表速电吴使到来，再行面商。”刘副官闻听大喜，即发电请吴使速来。吴接电即至湖北，舍舟登岸，来至督署。鄂督非常欢迎，殷懃备至，设筵相待。酒罢，萧督将吴使引入密室，所有左右一齐屏退，关防甚密，外人不知。次日，萧督发表，说吴使要在湖北组织护宪军政府，传令各官员，照策进行。不料湖北各公团纷纷具请愿书，请吴使离鄂，免得湖北又起兵端。吴使接阅请愿书，表面允许容纳，不日离鄂，暗中仍与鄂督出兵讨冯。各公团见吴电文，即召集，各路联合会，一致表示反对，举代表数十人，齐到督署请愿，请吴使早日离鄂，以息战祸。吴使心中一想，此事又不能成。次日，即发长电宣布护宪政府大纲，皆用各省督军省长名义。哪知这电文一发，各省皆不承认，群发电反对。吴使无法，只得叹口气，将带来残部，交鄂督改编。自己退向郑州，与张福来、彭寿莘、董政国商议，调集军队沿铁路布防，与胡景翼作战。谁知各官长月兵皆无战心，又无粮饷，河南人民个个反对，纷纷派代表赴天津请愿。

此时冯、张两人已成一体，商议一致对吴。遂入府见段，说吴佩孚在河南组织护宪政府，势甚汹揙，不如率兵南下，将他扫除，顺便逼齐下野，收复长江。段道：“雨帅切不可再动干戈，咱已令各省当道，勿要助吴，再电督办胡景翼会同孙岳，早为布防，用实力将他扫除，直捣洛阳。请你在京多住几天，再为商量。”

且说胡景翼接到段执政电，会同孙岳，实行赴洛阳攻击吴使。吴使兵无斗心，没奈何，只得通电退兵，径往鸡公山安扎。

从此逍遥世外，不问国家政事。每日兀坐观书，遇贪杯时，且乐他一杯。冯玉祥亦因反戈，为施行和平改革之法，遂向段氏辞职，竟往天台而去。惟苏督齐燮元见外面空气不佳，遂向苏省各公团疏通。哪知各公团说这次苏省战祸，实由齐开，战地百姓损失又多，死亡又重，均要他赔偿。齐见如此行为，谅难自保，遂用搪塞法，先向政府辞去兼职，又发通电宣告下野。

段执政见齐通电下野，甚为赞成，随电召齐北上，另有倚重。

一面电催韩省长接督篆办公，并委卢永祥为宣抚使，急速南下。

卢即向张雨帅借奉军以厚势力。张雨帅即拨张宗昌部第二军助卢南下。谁知齐燮元闻卢使带领奉军南来，不由得表明反对意见，随即调兵抵御。哪知各地防军皆不复调。齐见大势已去，谅不可为，遂请韩省长到署，交代印信，自己乘了日本邮船，径往上海租界居住。韩省长虽将印信收下，并不就职，随电告段执政，请别简贤能，表明自己不愿就职。段复电慰留。韩无奈，只得令署中各员照常办事，又电卢使请他早来，勿要带多兵，恐致生疑。南京城各公团亦致电卢使，请他早来。卢心料无反对，甚为大悦。遂将奉军留驻徐州，自己即乘轻车南来。

且说齐到上海，急忙运动，收买前日旧部保守炮台，命第十九师开往镇江防守，命第六师攻打南京大炮台。一面派代表联络浙督孙传芳，组织联军司令职衔。哪知卢使早得密电，遂急调奉军过江，委张宗昌为总司令，带领奉军开赴前线，与齐军对敌。一面电告张雨帅，请拨援兵相助。张接电，知道卢使兵单，又拨第一军南下助战，以厚兵力。卢使见张宗昌军已发出，即调本部第十师向宜兴、长兴开拔，以防浙军进攻，好为抵御。调拨已毕，哪知前线早已接触，奉军非常猛勇，战术又高，加之追击炮又厉害，齐军指挥官又五军事，各兵又无战心，一对面即行溃败，竟向各村抢劫，奸盗邪淫，无所不为。不到数日，齐军全部溃败，一直追到上海。张军长就在闸北火车站设下司令部。幸上海总商会推出代表与张军长商议，收容溃兵，以免地方糜烂。南京卢使与韩省长特电令第十九师宫邦铎出任收容溃兵事宜，上海各公团甚为感激。虽然齐兵覆灭，惟浙江与齐同体，浙兵在上海颇多，皆是布置严密，静以候战。幸陆军总长吴光新来申解和，向双方疏通意见，以后百里内两不驻兵，各派代表签了和约，将上海改为商埠，两方各遵和约，将兵撤退。

愚下叙述至此，暂且告一段落。欲知后事，有志者再续下篇。这正是：

洪荒宇宙辟天地，茫茫九派亘中华；长江滚滚东流去，炎黄子孙绵远长。

（完）